黃錫全 撰

古文字論叢

選堂題

藝文印書館印行

黃錫全 撰

古文字論叢

選堂題

藝文印書館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古文字論叢 / 黃錫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藝文, 民 88
面 ;　公分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520-086-1 (精裝)
1.古器物 - 文字 2.金石 - 文字 3.甲骨 - 文字
791.2　88012689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初版

古文字論叢　精裝全一冊　編號：二九九一

定　價　新台幣一、五〇〇元整（外埠酌加郵寄費）
著作者　黃錫全
出版發行　藝文印書館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五三號四樓之三
郵政劃撥　０００—９６０１０
電　話　０２—２３６２—６０１２
傳　真　０２—２３６６—０９７７
E-MAIL：yeewen@ms9.hinet.net
印刷者　崇寶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20-086-1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發給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三一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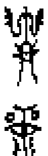
2001.11.5
中图公司
No. 0021741
¥637.65

序

一九七八年冬，在吉林長春南湖舉行的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大會上，我同黃錫全君初次見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當時正在著名古文字學家于省吾教授門下攻讀碩士學位，參加了會務工作。別看他個子瘦小，言語、動作卻非常俐落，辦事效率很高。他有一點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入學前已經是位頗有名氣的湖北省考古隊副隊長，參與並主持過楚都紀南城遺址和隨縣曾侯乙大墓等大型考古發掘工作。也許正是這段不平凡的經歷，養成他善於苦幹加巧幹，堅毅又自信的獨特性格。一九八四年，他在吉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被分配到武漢大學歷史系工作。為了要完成于老先生定下的幾個大項目，他同幾位同窗好友，在姚孝遂先生的率領下，集中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館，從事編撰甲骨文大型工具書的攻堅工作。那時他與眾不同的是，膝下還有一位幼兒，需要他的關懷和照料，可是一待就是”三見桃花紅“，其中苦樂相信祇有他自己纔有真切的體會。回武大從教後，他的博士論文《〈汗簡〉注釋》很快就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有幸得到一本樣書，讀後深受啟迪，立即寫了一篇書評，題目叫《是正確評價〈汗簡〉的時候了》，發表在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的《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二四九）期上。《〈汗簡〉注釋》充分吸收了考古的新發現和戰國文字的新成果，對《汗簡》所收的傳鈔古文一一加以疏證和釐定，為今人正確認識和評價《汗簡》提供了可靠而充分的依據，是一部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術專著。一九九三年，錫全君因工作需要，奉調到北京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中國錢幣博物館擔任領導職務，在日常工作之餘，還發表了許多富有獨到見解的學術論著。目前已經出版或將要出版的著作（含合作）就有十來部，論文七十餘篇。最近，他從近二十年來發表的論文中選出三十八篇，結集為《古文字論叢》，行將殺青，征序於余，因而勾起上面這段難忘的回憶。

《古文字論叢》所收的論文，大多是通過解決古文字的疑難問題為突破口，進而揭示與其相關的歷史、考古、文物和文化等內涵的。它的內容幾乎涉及古文字學領域的各個分支學科，而且幾乎篇篇都有翔實的材料和新穎的見解，是一部內容廣泛，勝義紛呈的學術論文集。

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可以看到作者遵照于老「治契以釋字為先」的教導，對甲骨文中的常用字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于老在《甲骨文字釋林》的〈序言〉中就鄭重地指出：「截至目前為止，在發現的甲骨文字中，已被確認的文字還不到三分之一。常用字中不認識的字所佔的比例還相當大。」舉例來說，很多學者都知道甲骨文的「㞢」字在句中的意義和用法相當於「有」和「又」，但對其構形卻一直不得其解，現行的幾種說法都不大可信，成為甲骨文考釋中的一大難題。據說當年于省吾先生就曾鼓勵他的研究生們對此不妨一試，並半開玩笑地說，「誰解決這個問題，就馬上授予誰的博士學位！」《論叢》中開章第一篇《甲骨文「㞢」字試探》，可能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作者在仔細分析比較這個字不同構形的基礎上，根據大量少數民族誌中所反映的有牛即表示富有，又以牛首懸掛家中代表財富的材料，首次提出「㞢」字可能就是牛首的象形，其本義應是表示有無之「有」，但為了區別於「牛」而在形體上稍加變化。這一見解雖不能說就徹底解決了所有的問題，但卻有理有據，顯然比舊說為優。據說于老閱讀該文即表示「可備一說」，並稱讚其勇於探索和鑽研的精神。現在，錫全君的這一見解已基本上得到學術界的認同了。如何理解甲骨文兆旁刻辭也是一個難度較高的問題，其中涉及一個關鍵的「凷」字。此字或釋告，或釋吉，爭論不休，迄無定讞；而且釋吉一說在學術界影響甚大。作者在《告、吉辨》一文中，就甲骨文兆旁的一告、二告、三告、小告與吉、大吉、弘吉做了全面的比較研究，對甲骨文中文句內或兆旁的告、吉二字作了深入的探討，最後得出了結論：即兆旁刻辭的「凷」只能釋為告，不能釋為吉。並指出過去釋為吉是站不住的，由此得出的相關結論也是不能成立的。作者的這一觀點，目前已為多數學者所接收。在《甲骨文字釋叢》這一篇，作者還對甲骨文中不少疑難字、詞作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一些個人的見解，頗有創意。此外，作者參加了《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和《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的編撰工作，這二書固然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其中也凝聚著錫全君多年的辛勤勞動和獨到的研究心得。

金文和楚器銘文的研究，是作者涉足最早和用力最勤的一個領域，在《論叢》中佔有頗大的份量。作者原是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生，在湖北從事考古工作有年，後又師從于省吾教授研究古文字之學，學成後又回到楚之腹地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故對楚文化有切身的體驗和深入的研究，出版有《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一書，因而其成果也就自然而然地比較側重於楚器銘文的研究，且多有創獲。舉其要者，如宋代出於湖北嘉魚的楚公逆鐘，由於原器早已失傳，銘文僅有刻本傳世，千百年雖經不少學者的不懈努力，如孫詒讓、王國維、郭沫若等都續有新説，也解決了一些問題，但仍不能通其讀。特別是過去有學者考證出銘文中有楚的先祖「吳回」，在史學界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由於銘文扞格難通，甚至有人否定其為楚器。作者有鑑於此，年就下定決心要將此器的銘文弄個水落石出。經過多年的反覆研究，終於提出了通讀全銘的新見解。作者首次指出過去認為銘文中有楚先祖「吳回」是一種誤解，並旗幟鮮明地提出由此造成的誤導必須在史學界予以澄清，受到學術界的贊同。劉彬徽先生在《楚系青銅器研究》中即採納了錫全君這一研究成果。後來，在山西侯馬晉侯墓地中意外地發現了一套楚公逆編鐘，證明作者的很多見解是符合實際的。於是又撰《山西侯馬新出楚公逆鐘銘文初釋》，對其中的疑難字和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研究，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筆者《宋人著錄楚公逆鐘銘文補釋》一文，就是利用該文首次刊布的摹本撰成的。又如，湖北枝江出有過去稱之為「秦王卑命鐘」一器，銘文雖祇有十二個字，由於牽涉到很多重要的歷史問題，對鐘銘的不同見解竟達六、七種之多。本書所收《〈救秦戎〉鐘銘文新解》，即對此鐘銘文重析釋文和斷句，並考證出楚平王和秦哀公兩個王名。其中，楚平王之說已為近出楚簡所證實，李零即利用新材料對此作進一步的闡明。作者在眾說紛紜而又沒有新材料的情況下能有這樣的預見可說是獨具慧眼的。再如，戰國銅戈上常見有構形奇特的二字，前一字過去或釋為蔡國之「蔡」，以為是人名。作者通過分析諸家所釋的得失，辨明第一字與「蔡」字其實是形近字別的兩個字，在銘文中當釋為「夫」；第二字應從陳夢家在三〇年代所釋的「鋁」字。「夫鋁」與銅器銘文中常見的「膚鋁」、「鏄鋁」等同類，是鑄器所用之金屬原料的名稱。因作成《「夫鋁」戈銘新考》一文。文中還蒐集了銅器銘文中出現的三十餘種金屬名稱，並就名稱中哪些是銅、錫、鉛等發表了個人的意見，這些都為進一步研究青銅鑄器的金屬成分奠定了基礎。它如《關於晉侯墓地幾位晉侯順序的排列問題》，就考古新發現的熱點問題提出了個人的見

AU本03/17

解；〈古文字中所見楚官府、官名輯證〉，對楚國官府名稱和職官制度作出系統的論證。處處都表明作者在解讀古文字的同時，能緊密聯繫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揭示文字載體的底蘊，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對於傳抄「古文」的認識和評價，也是作者多年來潛心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自本世紀初王國維先生證明《說文》古文一系的資料與出土戰國文字是「一家之眷屬」之後，人們對傳鈔古文的認識已有重大的轉變，但懷疑者仍大有人在。本世紀下半葉以來，由於戰國文字大量湧現，出土材料中一些難解之文與難明之義，竟然在古文一系的材料中找到重要的線索而獲得圓滿的解決，於是學術界普遍認為，對於「古文」一系的材料必須重新加以評價，呼聲甚高。在這種形勢之下，錫全君還續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傳鈔古文的研究論著，除上面提到的《〈汗簡〉注釋》之外，還廣泛涉及《說文》古文和三體石經古文，並對《古文四聲韻》的古文做了大量驗證和甄別的工作。其方法是：羅集大量相關字形，理出形體嬗變的序列，抓住產生訛變的關鍵環節，揭示其形音義相互制約的特殊關係，使字形訛變的軌跡無所還形。這些都為我們研究古文字，特別是研究戰國文字提供了十分可貴的經驗。

另外，作者近幾年來由於工作的關係正致力於先秦貨幣的研究，寫了不少考釋貨幣文字及論述相關問題的論文，已匯集成《先秦貨幣研究》和《先秦貨幣通論》二書，將分別由中華書局和紫禁城出版社出版。這則消息對於研究先秦貨幣的讀者來說，相信是感興趣的。

黃錫全君是恢復學位制之後第一批由國內自己培養的碩士和博士，他們正成為學術界的帶頭人和主力軍。記得二十年前在長春舉行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期間，新華社針對當時專業隊伍青黃不接的問題，特地發了一則「長春專訊」，題目是：《迅速改變古文字科研工作的落後狀況》，指出「現在我國從事古文字研究的專業人員不足百人。一些著名專家大多數年者體衰；四十歲以上的中年專業人員，真正研究基礎好，工作能力強，有成果的為數不多；三十歲左右的專業人員稀如鳳毛麟角。”與會專家還提出了加強古文字工作的四項建議。從二十年後的今天來看，當時提出的四項建議已基本上實現了，學術隊伍青黃不接的問題也已經順利解決了。據粗略估算，二十年來僅北京、長春、廣州、四川、上海五地培養的、屬於古文字學專業的碩士和博士約有二百

人左右。目前，一個以中青年古文字工作者為主體的研究隊伍正迅速成長和壯大起來，他們既繼承了老一輩古文字學家治學的傳統，又朝氣蓬勃，勇於探索，大膽創新，這表明古文字學這門學科的未來是大有希望的。黃錫全君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我們相信，錫全君這部《古文字論叢》的出版，對於促進古文字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定會有所裨益，也一定會受到考古、歷史、古文字工作者和愛好中國傳統文化讀者的歡迎。

曾憲通

一九九九年六月於廣州中山大學康樂園

古文字論叢 目次

曾憲通序

甲骨文研究

甲骨文「㞢」字試探……一
「告」「吉」辨……一三
——甲骨文中一告二告三告小告與吉大吉弘吉的比較研究
甲骨文字釋叢……三三

商周銅器銘文研究

商父庚罍銘文試解……五一
黃陂魯臺山遺址為「長子」國都蠡測……五七
「安州六器」及其有關問題……六三
㝬𣪘考釋六則……七五
啟卣啟尊銘文考釋……八九
「瑚璉」探源……一〇三

「取子」所鑄鐃器考……一一一
山東臨朐新出銅器銘文考釋及有關問題……一一七
新出晉「搏伐楚荊」編鐘銘文述考……一三一
子犯編鐘補議……一四七
關於晉侯墓地幾位晉侯順序的排列問題……一五一
晉侯蘇編鐘幾處地名試探……一六七
「夫鋁」戈銘新考……一七五
——兼論鑄器所用金屬原料之名稱
鄭臧公之孫鼎銘文考釋……一九三
古文字考釋數則……二〇三

楚器銘文與楚史研究

楚公逆鎛銘文新釋……二一七
山西晉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鐘銘文初釋……二二七
欒書之孫書也缶為楚器說補證……二四三
「救秦戎」鐘銘文新解……二五一
楚器銘文中「楚子某」之稱謂問題辨證……二六一
——兼述古文字中有關楚君及其子孫與楚貴族的稱謂
「蔵郢」辨析……二八一
古文字中所見楚官府官名輯證……二九一
楚系文字略論……三四五
肴服考辨……三五七

鄂王城戈銘應為陳往……三六九
「洛前」玉圭跋……三七一
湖北出土兩件銅戈跋……三七九
楚簡續貂……三八五
「大武闢兵」淺析……三九三
楚地「句亶」、「越章」新探……四〇一
曾侯乙編鐘音名綴詞 司 與 [illegible] 的釋讀問題……四〇九

傳鈔「古文」研究

利用《汗簡》考釋古文字……四一三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說文》「古文」的研究……四三三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義雲章》「古文」的研究……四六五
《〈汗簡〉注釋》自序……四八九
後記……五〇七

甲骨文「㞢」字試探

甲骨文中的「㞢」字，前人多有論及（詳見下），但迄今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疑難問題。研者大都知道這個字在卜辭文例中確與有無之「有」同義，而又可以假借為又、侑、佑，但對其形體及造字本義還沒有比較合理而恰當的解釋。本文打算就這一問題，提出一點新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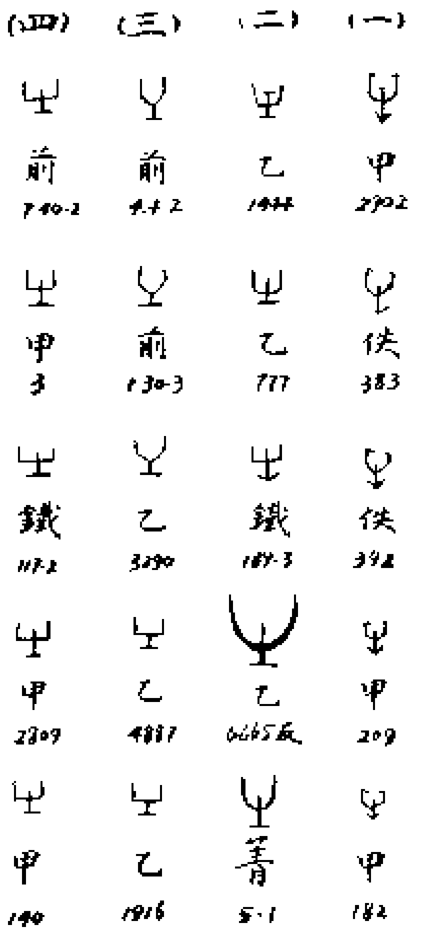
最先對這個字加以詮釋的是孫詒讓。他釋為「之」，並認為：「凡云『之』者亦甚多，其義當為『適』（《爾雅．釋詁》適，之往也）……蓋竝謂卜適其廟而祭……。」①羅振玉、②王國維與孫說並同。③胡光煒認為：「㞢」與《說文》㞢形近，卜辭用「㞢」之例或以為「又」，或以為「有」，或以為「告」之省。④葉玉森不同意是「告」字之省，但他仍從孫詒讓之說釋為「之」，訓「適」，又用為「獻」。⑤郭沫若先生說：「㞢殆又字之異文，惟字形尚未得其解。」並可讀解為有、右（佑）、侑。⑥吳其昌說：「今綜合萬餘片甲骨，悉索其㞢字，駢臚而通觀之，始知『㞢』之一字，其賦形有五，而其含義有六。」⑦胡厚宣先生認為：「惟㞢字究為何字，終不可確知，但其字除有、又二義之外，在早期卜辭中為一極普遍之祭名則毫無可疑。然觀其既常用為有、又之義，則用為祭名者，或即假為侑之一字也。」⑧

以上諸家所釋，就形義而論，釋㞢為之，形義俱乖，㞢與之卜辭書寫不同。之字作㞢（《鐵》一六．一）、㞢（《前》七．一四．三）、㞢（《佚》一〇三）等形，與㞢字迥然有別。釋㞢為之，形體不符，其義訓就無從論及了。卜辭「告」字雖有作告、告、告、告諸形，但亦有作告、告等形，胡氏未能明瞭「告」字的造字本義，就認為「或以為『告』之省」當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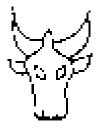
精測之詞。吳其昌說「㞢」字賦形有五，是誤合㞢與𠂹、㞢為一字，因此就解釋出含義六種，其實祇有三種，其餘三種實不可信。郭沫若、胡厚宣兩位先生認為「有」、「又」之義，又可假為「侑」、「右（佑）」，這是對的。《甲骨文編》將「㞢」字列於「有」字之後，並解釋說，「以文義覈之確與有無之有同義」，也是正確的。但「不知偏旁所從」及造字本義。

我們認為，「㞢」字的原始含義應當來源於社會生活實際，而又為當時人們所熟知的很普通的槩念。仔細從文字形體偏旁分析出發，並與有關聯的文字相互比較，再鈎稽古籍記載，參攷或利用少數原始民族所保存的生產或生活上的某些風俗習慣，這個「㞢」字是應該能夠弄明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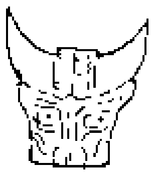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㞢」字大都出現在武丁時期即第一期卜辭中。⑨這個字在武丁以後即已逐漸消失，而先後以其同音字「又」所代替，⑩至西周金文中纔出現了從手持肉的「有」字。⑪綜觀全部甲骨卜辭，「㞢」字的形體大致可分下列幾種：


(一)
甲 2902
佚 383
佚 392
甲 209
甲 182
(二)
乙 1444
乙 777
鐵 187·3
乙 6665反
菁 5·1
(三)
前 4·4·2
前 1·30·3
乙 3290
乙 4817
乙 1916
(四)
前 7·40·2
甲 3
鐵 117·2
甲 2309
甲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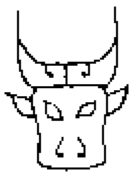
我們認為，上舉「㞢」字的基本形體就是人們熟知的牛頭象形字。商代的牛首鼎文、殷虛出土的牛頭形飾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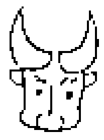
鼎　文　⑫



玉牛首　⑬



鼎　文　⑫



牛頭形飾　⑭

就是上舉二、三種形體的原始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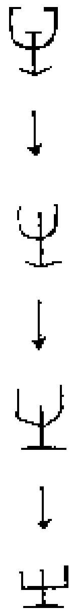
上舉第一種形體的㞢字，牛角呈弧形，現在的牛像這種牛角形也是很普遍的。因契刻衹能作方筆很少作圓筆的關係，纔刻成凵形。工表示牛頭的上下端。卜辭中有「卯黃牛」、「幽牛」的牛字作Ψ。⑮Ψ無疑是「牛」字。天字有作天（《甲》三六九〇）、天（《前》二二七·八）。所从的「口」、「一」均為指示，表示人的頂部。《說文》：「天，顛也。」「顛，頂也。」㞢字所从的口，㞢字所从的一，猶如天字所从的口，天字所从的一，應是指牛的頂部。下端略呈弧形「﹀」。「工」表示除了牛角以外的頭部象形。這種形體，衹是出現在𠂤組卜辭中，而𠂤組卜辭有些文字的構形，是比較特別的。㞢與㞢無別。郭老曾指出：「㞢即常見之㞢字」。⑯

第二種形體，大都屬于賓組卜辭，表示主要特徵的牛角，較之𠂤組卜辭要直一些，由「∪」形趨于「凵」形。牛頭頂部的「一」形逐漸省去，下端由「﹀」形逐漸變成「一」形。斜劃與直劃互作卜辭習見，如屯字作屮也作屮，羊字作Ψ也作Ψ。在這種形體中，尤其是賓組卜辭中的大字，表示牛角的象徵性特別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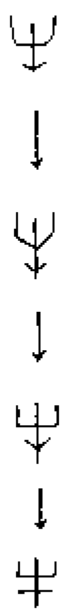
第三種形體是因牛的頂部不太突出的緣故，加上正視牛頭的角度不同所造成。牛首鼎文，及安陽出土的很多牛頭形飾，都呈「㞢」形。這種形體在卜辭中並不少見。

第四種形體，已脫離象形文字的基本形態而變為直綫條了，時期較上例幾種為晚，而且成為比較通行的形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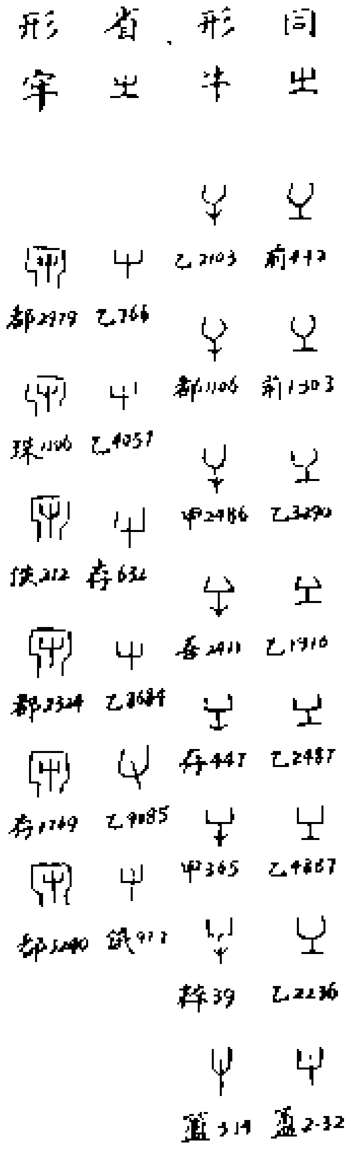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㞢、㞢、㞢字象牛頭形。其演變序列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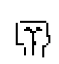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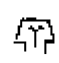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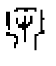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文字產生的早期階段或圖形文字階段，是以牛頭表示整頭牛的。如前所舉商代的牛頭形鼎文，後來演變作「ψ」形，以表示牛角、牛頭上下部的綫條勾劃出一幅牛頭形字。《說文》：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許慎實是以後來變化了的牛字作半形為說解。早期的牛字下端作斜劃，不出頭，後來纔變成直劃，下端出頭。甲骨文中「牛」字的演變序列應該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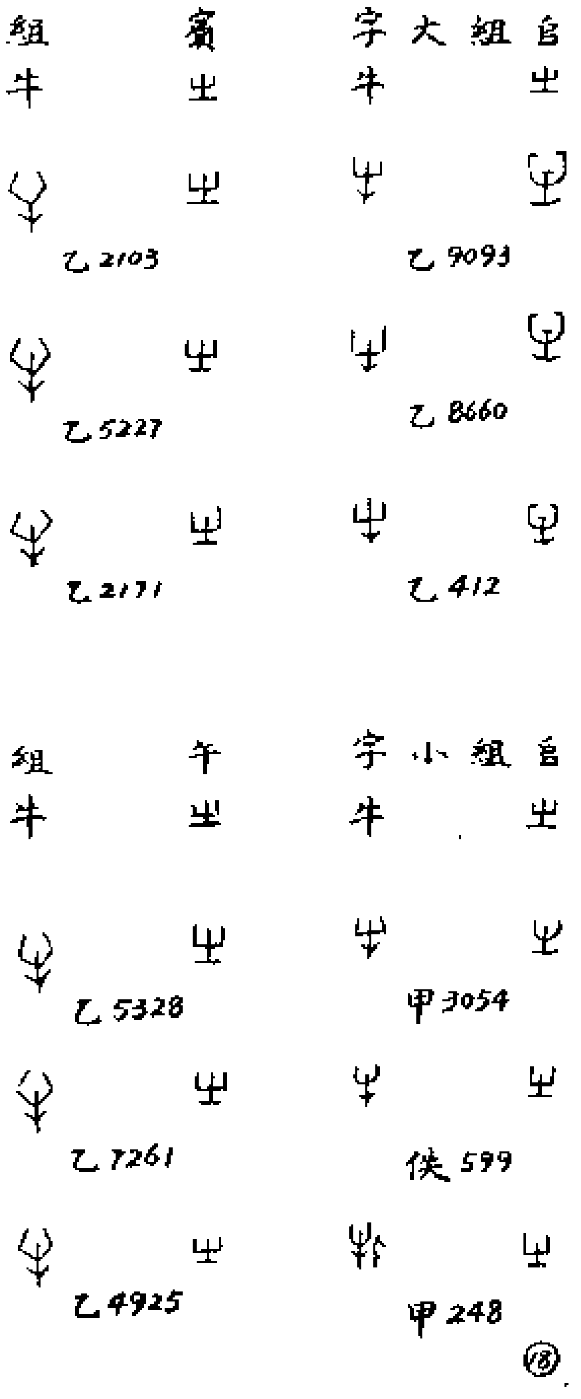
「出」與「牛」字在形體上是略有區別，但透過區別的表面現象可以看出實際存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繫。下列的兩種現象能夠說明一定問題。


同形
出
牛
省形
出
牢
前442
乙2103
前1303
都1106
乙3290
甲2486
乙1916
吞2411
乙2487
存447
乙4867
甲365
乙2236
粹39
盂2·32
盂3·14
乙766
都2979
乙4057
珠1106
存632
佚212
乙3684
都2324
乙9085
存1749
鐵91·1
都5040

同形的一組，表示主要特徵的牛角完全相同，牛頭上端不出頭，區別的地方僅：在於「出」字下端作直劃，而「牛」字下端作斜劃並稍出頭（如前所述，直劃與斜劃每：互作。同一版上的「牛」字，一作ψ，一作半，是其例證）。⑰省形的一組，表示主要特徵的牛的角部相同，省略的祇是下端的「一」和「﹀」。「牢」字省形作（《甲》二七五九）、（《乙》八六八四反），與「牢」字省作類似。《乙》四○五七「甲午卜殼貞翌ロ未ψ于祖乙」、《乙》

七六六「丙戌卜屮于父丁叀羴」，與「㞢于祖乙」（《佚》一五四）、「㞢歲于父丁」（《合》二五六）相同，「屮」無疑是「㞢」字的省形。

還有一重要現象值得注意，即在一組卜辭中，每有當「㞢」字上部表示牛角的部分作彎筆「U」時，牛字變作直筆「凵」，而當「㞢」字上部作直筆「凵」時，牛字又作彎筆「U」。這種現象恰好說明了它們之間的關係，例如：


自組大字
㞢
牛
乙 9093
乙 8660
乙 412
自組小字
㞢
牛
甲 3054
佚 599
甲 248
賓組
㞢
牛
乙 2103
乙 5227
乙 2171
午組
㞢
牛
乙 5328
乙 7261
乙 4925

⑱

又如，从「牛」的「告」字作告，也有从「㞢」作⿱㞢口（《甲》一五八一）、⿱㞢口（《甲》三三八二）的，說明从牛从㞢無別。⑲所以，我們說「㞢」與「牛」字既有區別，又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同屬牛頭象形的主要特徵是很明顯的。

那麼，為什麼同屬牛頭象形的字要在形體上有所區別呢？這是因為隨着社會的不斷發展，文字的不斷演進和引伸，本來同屬一個形體的字，為了表達幾種意思，往往在形體上稍加區別的緣故。如「人」與「尸」（夷），同為人之側視形，為了表明兩種意思，即以「亻」表示「人」，以「㇉」表示「尸」（夷）。「白」與「百」，為了表明兩種意思，「白」作白

而「百」便作白或百。又如「戌」與「王」，同屬斧鉞象形字，為了表明兩種意思，即以ㄐ表示「戌」，而以「戌」字上半部豎直之形的「五」表示「王」。⑳「牛」與「㞢」也與上述諸字一樣，為了表明兩種意思，使在形體上稍加區別，即以Ψ或Ψ表示牲畜「牛」，而以𡳿或㞢、㞢表示特定含義的「㞢」。

關於「㞢」字的音讀問題，我們既然認定「㞢」與「牛」字一樣同屬牛頭象形字，祇是在形體上略有區別，那麼，「㞢」與「牛」字的讀音應該是相同或可通的。在某個獨體字上稍變其形賦予它以新的含義，但仍因原來的獨體字以為音符，而其讀音相同或略有轉變，這在古文字中是不乏其例的。㉑如上舉人與尸（夷）、戌與王、白與百等等。我們知道，「㞢」與「又」字在卜辭文例中是可以通用互作的。如：

壬子卜，賓貞，苹乞步伐𢀛方，受㞢又。十二月。　粹一〇七二

壬戌卜，我弗入商。我又㞢。　粹一二九八

……辰卜，賓貞，受㞢年。　甲三四三〇

……籍[illegible]雀其受又年。　甲一三六九

「又㞢」即「㞢又」，亦即「有佑」。「受㞢年」、「受又年」即「受有年」。「㞢」、「又」、「有」三字音同字通，與「牛」字音近可通。「又」、「有」屬喻母三等字，「牛」屬疑母字。疑母字與喻母三等字可以相通。如「偽」从「為」得聲，「偽」是疑母字，「為」屬喻母三等字。喻母三等字歸入匣母，㉒所以，疑母字又與匣母字相通。如「完」从「元」得聲，「元」為疑母字，「完」為匣母字；同是从「艮」得聲的銀、齦、垠為疑母字，而很、痕、恨又屬匣母字。疑母字與喻母字往往混讀，如讀顒如容，讀魚如余，讀銀如寅，讀堯如遙，讀牛如由等等。㉓牛與又，有古韻又同屬「之」部。所以，从聲韻上講，「牛」與「又」、

「有」讀音可通，與「㞢」字讀音亦通，應是沒有多大疑問的。那麼，為什麼以尾別於牛的牛頭象形字來表示「㞢」即有無之「有」呢？這是需要認真探討的。

如前所述，由於表示有無之義的「㞢」字，武丁以後已逐漸消失，而先後以其同音字「又」、「有」所代替，因而「有」字的原始含義到後來就辨別不清了。《說文》「有」字下說：「不宜有也。」段注：「謂本是不當有而有之稱。」這說明許慎臆測無據，後來解釋《說文》者亦曲加附會，無可凭信。王國維曾指出：「有無之有，古本無正字，所用又、友、有三字皆假借也。」⑭從文字的發展變化看，最初表示有無之「有」的正字應是牛頭象形的「㞢」字，「又」、「有」屬「㞢」字的同音假借字。

牛是一種大牲畜，以牛這類牲畜表示「有」或「富有」，這從古代典籍中可以窺見一斑。如《禮記、曲禮》：「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漢書、五行志》：「牛，大畜。」《詩、無羊》：「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詩、魏風》：「胡瞻爾庭有懸特兮。」

商的先公王亥僕牛，《世本、作篇》作「服牛」，《說文》：「服，用也。」《易、繫辭》：「服牛乘馬」疏：「服用其牛。」《管子、輕重戊篇》：「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⑮甲骨文中有不少「省牛」的記載。⑯由此可見，殷民族是重視利用養牛表年取利益的。

安陽殷墟出土的有些陶器上，⑰以及有些銅器上，就有以牛首形作為裝飾的圖案。⑱在殷墟，經考古發掘，有的房基遺址內的窖坑中專門儲有牛骨，⑲墓葬中經常有以牛的大腿骨隨葬，甚至有的墓葬的填土中或二層臺上墊有牛頭。⑳這些現象也可看出殷人是重視牛的。

根據有些少數民族志的材料，發現有不少民族都以牛這種牲畜表示富有，如雲南的拉祜

族、景頗族、西盟佤族、獨龍族、崩龍族，㉛貴州的海巴苗族，㉜西藏的僜人等。㉝「牛或為人們占有和積累的主要財產。……牛的多少成為區分貧富的標志，人們把宰殺的牛頭骨積累起來」，或者「懸掛在房屋內外」。「牛頭骨越多越顯示富有」。這就意味着，這些少數民族心目中的概念是，有了象徵富有的「牛」就表示「有」。再從考古發掘的材料看，如雲南江川李家山，㉞晉寧石寨山㉟等古墓中，有以銅牛角、銅牛、牛首銅杖頭等作為隨葬品，不少的骨銅器上都以牛的形象作為裝飾的圖案。又如，河北懷來㊱與內蒙古扎賚諾爾㊲一帶地區的古墓中，大都有以牛頭或牛骨隨葬。這些現象，從一定程度上再現了「牛」在當時當地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另外，還有的民族，依托于「牛」來表示豐年的。如《廣東新語》：「韶州十月朔日，農家大酺，為米糍相饋，以大糍粘牛角上，謂之『牛年』。」「牛年」就是慶祝有年、豐年之意。這就猶如商代甲骨文中的「受㞢年」，周代《詩．有駜》中的「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也」），亦即富有之年。新疆出土的回鶻文〃書中，有可能是依托于牛表示記年的。如「牛年十一月初九（一日）」、「牛年十二月……」。㊳

再從甲骨文「㞢」字材料看，它的基本含義的確等于有無之有的「有」字，而「㞢」字我們已認定為表示「牛」的牛頭象形字，而「牛」與「有」又具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說殷民族以區別于「牛」字的牛頭象形字，來表示「㞢」即有無之「有」，是不足為怪的。

「㞢」字在卜辭文例中，除了用作基本含義的「有」字之外，還用作祭名。祭祀用牛稱為大牲。《易．萃》：「用大牲。」鄭注：「大牲，牛也。」也稱牢或大牢。殷代甲骨卜辭中以「牛」、「牢」或「大牢」作為祭祀的犧牲是很多的。用數少則一頭、數頭，多者竟達三百牢、五百牛者。㊴由此可以看出，殷王室祭祀的規模和擁有的經濟實力。據《禮記．郊特

牲》記載：「殷人先求諸陽……用牲于庭，廾首于室。……首也者，直也……升首報陽也。」鄭注：「制祭之後廾牲首于北墉下，尊首尚氣也。」「所以廾首祭也，直或為植。」按「直」為「植」，亦即「特」。《韓詩》：「賓維我直」，《毛詩》：「賓維我特」。「特」即「特牛」。《說文》特：「朴特牛父也。」《禮記．王制》：「用特。」注：「特，特牛也。」由此看來，殷人祭祀用牛牲還需登其牛首，所以，卜辭中以區別于牛的牛頭象形字「㞢」，假借為祭名即後來之「侑」，應該是可以理解的。《禮記．王制》記載周人「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這一套用牛作為犧牲的祭祀制度，也應該是有一定的歷史淵源的。

綜括上述，我們以為，甲骨文中至今尚表明瞭形體結構的「㞢」字，應該是人們熟知的牛頭象形字。由於社會的不斷發展，文字的不斷演進和引伸，到商代武丁時期的甲骨文中，出現了本來是象徵牛頭的「㞢」字，為了表明兩種意思，便在形體上稍加區別，即以屮、屮、屮、屮表示牲畜「牛」，而以㞢、㞢、㞢表示特定含義的「㞢」。武丁以後，這個「㞢」字逐漸消失，而先後以其同音字「又」、「有」所代替。「牛」與「㞢」、「又」、「有」，不僅聲紐可通，而且古韻同屬之部，聯繫有關的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材料，可以窺視出牲畜「牛」與「有」字含義的一些關係，可以看出商人是重視和利用牛的。參致雲南、貴州、西藏等地少數民族以牛作為財富的象徵，有牛就表明富有的材料，再從「㞢」字在卜辭中的用法的確又等于有無之「有」這一客觀事實，商民族以象徵牛而又區別于「牛」字的牛頭象形字，來表示「㞢」，即有無之「有」這一特定含義，應該是符合造字原義的。商代祭祀大量用牲，用牛又為大牲，因而又借「㞢」字作為祭名。

注釋

① 孫詒讓：《契文舉例》上卷第十七頁。

② 羅振玉：《殷虛書契攷釋》增訂本下卷第二十四頁。

③ 王國維：《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攷釋》第十頁。

④ 胡光煒：《說文古文考》，據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一卷第三頁所引。

⑤ 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一卷第三頁。

⑥ 郭沫若：《卜辭通纂攷釋》，參見十七、三五〇、三三一等片。《粹》一八二、一八六、四二五等片。

⑦ 吳其昌：《殷虛書契解詁》第一片，載武大《文哲季刊》三卷二號。

⑧ 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三冊《卜辭下乙說》一——二頁。

⑨ 這裏所說的第一期卜辭包括𠂤組，午組。

⑩ 第二期祖庚卜辭以後廢棄㞢，𠂤組、，午組卜辭中㞢，又並存。

⑪ 第五期卜辭中有一見，《後》上十一、五：「癸未卜才𢦏貞王旬亡畎。」「𢦏」不是「㞢」字。島邦男：《綜類》將此字錄作「犾」，不確。

⑫ 參見《金文編》附錄八四二頁。

⑬ 天津藝術博物館藏，見《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七期，范汝森：《商周時代的幾件玉雕》。

⑭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一九六九——一九七七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圖版十六。

⑮ 牛字作𢆉形，如《續》二、一八、八，《明》二八〇。

⑯ 郭沫若：《卜辭通纂別一》第九頁下。

⑰ 洲：《後》上二一、一三。《戩》一七、一八牛作半。

⑱ 參見林澐：《甲骨文斷代中一個重要問題的再研究》表一。此文尚未正式發表。

⑲ 所說的「告」字从牛，有另文專述。

⑳ 吳其昌：《金文名象疏證》，載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三期第四九八——五〇九頁。林澐：《說王》，《考古》一九六五年第六期。

㉑ 參見于省吾著《甲骨文字釋林》第四四五——四六三頁。

㉒ 曾運乾：《喻母古讀考》東北大學季刊一九二七年第二期。

㉓ 江永：《音學辨微》第十四——十八頁。

㉔ 王國維《觀堂別集》二卷五頁上。

㉕ 王念孫說「帛」當為「皁」字之誤，皁以養馬，牢以養牛。見《管子集校》引。

㉖ 如：《乙》八四六一、《合》二二〇等。

㉗ 李濟：《殷周陶器初論》，《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一九二九年出版。

㉘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二期。參見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二冊（圖錄）。按：殷商銅器上的所謂「饕餮」紋，有些實際上就是牛首形紋，甘肅靈臺白草坡墓所出銅器上「銘文保持濃厚的殷商族徽遺風」，很多銅器上飾有牛首紋。

㉙ 《一九五五年秋安陽小屯殷墟的發掘》，《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六六頁。

㉚ 《一九六九——一九七七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一期。金按：《禮記．祭統》：「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髀指大腿骨，這裡記載的雖然講的是俎祭，但反映了殷人貴髀的思想意識，聯繫到殷人墓葬中常常以牛的大腿骨隨葬，當可窺見殷人貴牛的意識。

㉛ 宋恩常著：《雲南少數民族社會調查研究》。滿都爾圖：《論父系家庭公社》，《民族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㉜ 吳澤霖、陳國鈞著：《貴州苗夷社會研究》第二三二頁。又見《社會研究》第十六期，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㉝ 張江華：《略論原始社會瓦解時期的僜人社會》，《民族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吳从衆：《僜人父權制的家庭與婚姻》，《民族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㉞ 《雲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M二四、M一七、M二一、M二三等，《考古學報》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㉟ 《雲南晉寧石寨山遺址及墓葬》，《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第一期。

㊱ 《河北懷來北辛堡戰國墓》，《考古》一九六六年第五期。

㊲ 《內蒙古扎賚諾爾古墓群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六一年第十二期六七五——六七六頁。

㊳ 耿世民，《幾件回鶻文文書譯釋》，《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㊴ 胡厚宣：《釋牢》，載史語所集刊八本二分一五三頁，一九三九年本。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告」「吉」辨

——甲骨文中一告、二告、三告、小告與吉、大吉、弘吉的比較研究

殷商甲骨文中，有一種契刻在成段卜辭之外，並以獨立形式出現在卜兆之側的一告、二告、三告、小告之類的文字。①另外，還有一種獨立於文句之外的吉、大吉、弘吉②之類的文字。前一類文字，究竟代表什麼意思，屬於什麼性質，目前學術界並沒有一致的意見，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對這類文字的攷釋未能確定。有的學者釋為一告、二告、三告、小告；有的學者認為是上吉或下吉、小吉，並與前舉獨立於文句之外的吉、大吉、弘吉等聯繫起來加以解釋。每讀卜辭，如涉及這類問題，總苦於是非莫辨。如果這類問題不弄清楚，則對進一步研究卜辭中幾種兆辭的相互關係，及其與卜辭內容的相互聯繫，就是一個障礙。因此，有必要對這個問題重新加以研究。

一、兩種不同的觀點

對於這個問題，學術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告是吉字，二告是上吉或下吉。首先持這種觀點的是孫詒讓。他認為：「龜文中絕不見吉凶字。」「疑告為吉字之省。」二告為上吉或下吉。③葉玉森、④王襄、⑤胡光煒、⑥董作賓、⑦陳邦福⑧等先生都從孫氏之說。張秉權先生認為：「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比孫詒讓更進一步、更客觀、更精密的說法。」⑨並專文進一步維護孫氏之說，在《殷墟文字，丙編》中將二告、小告全釋為上吉、小吉，貝塚茂樹、伊藤道治、永田英正等先生合著的

《甲骨文字研究》，許進雄先生所著《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所藏明義士舊藏甲骨文字》等書，對於這類文字的釋讀，多從張先生之說。

第二種觀點認為：凷是告字，⿱二凷是二告。如商承祚、⑩容庚、⑪瞿潤緡、⑫孫海波、⑬胡厚宣先生⑭等。郭沫若先生原在《卜辭通纂．攷釋》中認為，⿱二凷、⿱小凷之類的字是「上吉」、「小吉」等，後來在《殷契粹編．攷釋》中改為「二告」、「小告」。李孝定、⑮李學勤⑯等先生也認為⿱二凷是二告。但持這種觀點的學者為什麼釋為二告而不同意釋為上吉或小吉，至今未見有專文論證。

另外，還有對這類文字的釋讀取闕疑態度者。如羅振玉在《殷商貞卜文字》、《殷墟書契考釋》中，對⿱二凷、⿱小凷之類的字就審慎地缺而未釋。陳夢家先生所著《殷虛卜辭綜述》中，有關這類文字也僅存原篆。有的學者如涉及這類問題，為慎重起見，每每也兼采兩說，在「二告」、「小告」後綴以「或釋『上吉』、『小吉』」。

由此可見，卜辭中⿱二凷、⿱小凷之類的問題，並沒有真正得到解決，「上吉」、「下吉」之說在學術界仍有一定影響。

二、「二」字辨別

主張凷字是吉字的學者，認為⿱二凷的「二」是「上」或「下」字。其實，卜辭中上、下字與⿱二凷之「二」是有區別的。

⿱二凷之類的文字，出現次數最多的是武丁王室賓組卜辭。以此組卜辭為例，上、下兩字均為一長劃、一短劃，長劃幾乎均為弧形作⌒、⌒，作直劃二、=者少見，而且兩劃長短相差明顯。⿱二凷之「二」均為平行的直劃，兩劃基本等長。偶而不等者，祇是契刻不慎所致。這就猶如

「二大」,有時也刻成了二大(例《後》二.四.一四);「二羊」,有時刻成了二羊(《甲》三四○六)。但二告之「二」的長劃,却無一例刻為弧形而作二告或(二告的,這是不能釋讀為「上」或「下」的佐證。如果二告之「二」是上或下字,那麼,絕大部分二告之「二」兩劃等長,這類「二」是讀「上」呢,還是讀「下」?二告之「二」與卜辭中一、二、三、亖等字的特點相同,祇能是數目字二,釋讀為上或下是不對的。就是主張告是吉字的學者,把一告、三告也是釋為一吉、三吉的。一告、二告、三告是有聯繫的,為什麼僅二告之「二」就是「上」或「下」?於理難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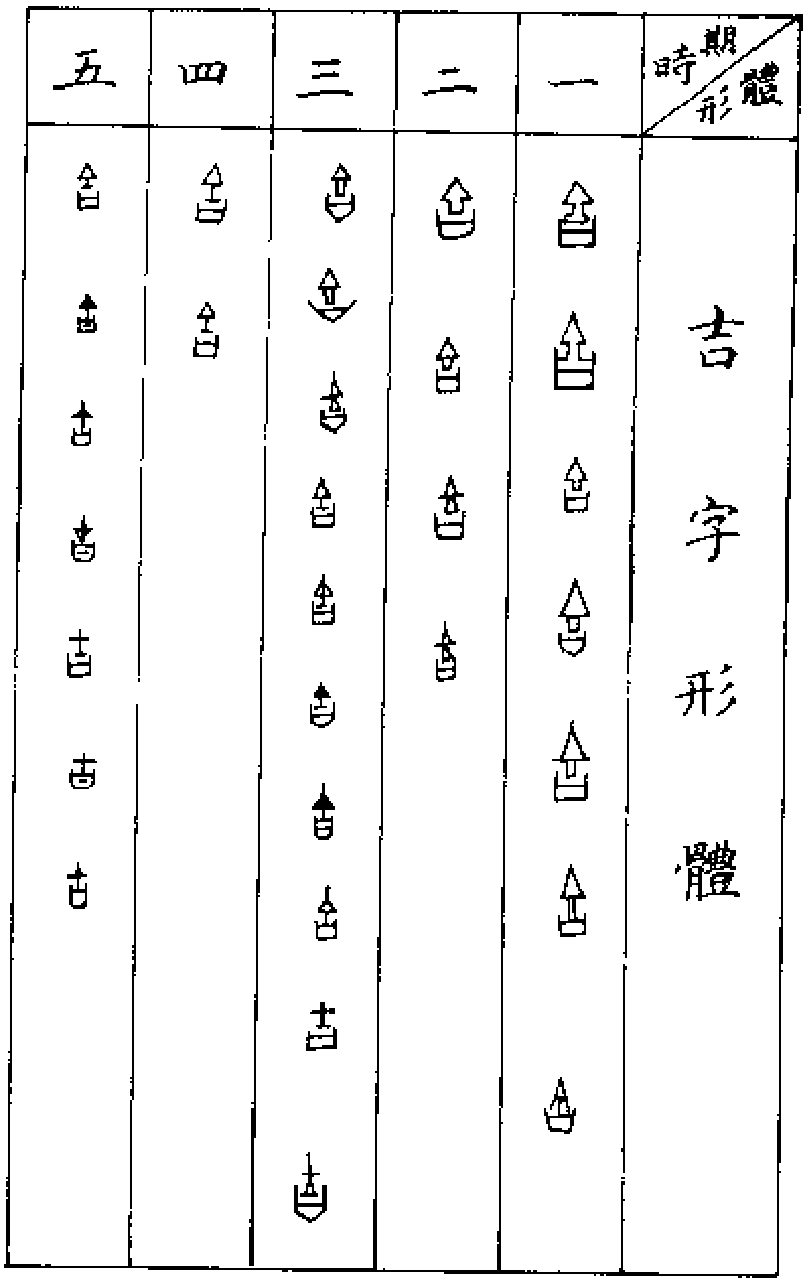
三、告與吉字的辨別

甲骨文中吉字的形體雖然很多,但綜觀全部卜辭,我們得不出告字就是吉字的結論。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吉字形體演變與告字無關

吉字是卜辭中最常見、也是形體變化最多的文字之一。董作賓先生曾根據安陽所得甲骨卜辭中不同的吉字,並參以《簠室殷契類纂》及《殷虛文字類編》中所錄的吉字,排成「吉字之演變系統表」。②但此表問題很多:(1)把不是吉字的字誤認為吉字,如古是古字,告是告字;(2)沒有按時代標準去排列;(3)把告字也一併排入此列,因此,他的「系統表」無法說明吉字的演變關係。

根據我們對吉字的收集與分析,並按不同時期(傳統五期分法)給以分類,其基本情況列表如下:


吉字形體
體形
期時
一
二
三
四
五

注：三期中包括獨立於文句外的吉字。四期見《甲骨文合集》十一·三三六〇六、一〇·三二六一三。一期中吉形屬午組卜辭，見《乙》四五〇八、《善》二〇四〇二。

由上表可以看出，不同時期吉字的形體既有變化，又有聯繫，其相互交迭的關係是可尋的，即由吉、吉而吉、吉，塡實作吉、吉，綫條化變為吉，⑱省作古。另外，有的吉字作吉形，似是由吉變作吉、吉，再變為吉。

二凷、小凷之類出現最多的是武丁賓組卜辭，而此組卜辭中的吉字，無一例作凷形，吉字的變化與凷字毫無關係。

（二）凷與凷、凷為一字而與吉字絕不相混

卜辭中與二凷部位相同、性質相同、辭例相同、時代相同還有作二凷、二凷的（詳見後），凷、凷是告字則毫無疑問。

張秉權先生曾經找出一個所謂吉字作凷的「孤證」，來進一步證明二凷是上吉。⑲張先生所謂「孤證」的一條卜辭是《乙》二六九四（見圖版）。這是一片龜腹甲反面刻辭，「二凷」

與「王固曰羽」因避開鑽鑿而分刻。《庫》一五〇八片與此片辭例相似。「……貞……王固（曰）羽二告」（見圖版）。《屯南》七一三、《甲》二二六〇片文句中有「三告」作三告、三告（見圖版）。告、告是公認的告字，《乙》二六九四中的告怎麼就是吉字呢？

卜辭中吉、告二字是絕不相混的。如：

《佚》三八五　癸酉卜，王貞，旬亡𡆥？吉。告。才三月。

吉字作吉，告字作告。

《存》一、一四七五囗午卜，王貞曰，雨？吉。告。允雨。

吉字作吉，告字作告。

《甲》二二六〇吉、告二字同版，吉作吉、告作告。

吉、告二字形體結構根本不同，這是以證明所謂「孤證」的告也並不是吉字。

由於張先生認為=告是標明卜兆性質的上吉、下吉，因而測量了記有=告的卜兆，結果有=告卜兆的角度並不一致，低者五五度，高者一一四度，相差懸殊，卜兆向上、向下、平直的現象均有。同時又測量了沒有任何兆辭的一般卜兆，情形也相差無幾，低者四四度，高者一一八度。七〇——一〇〇度者佔多數。兩相比較，凡記有=告的卜兆得不出就是吉兆的結論。⑳我們認為，=告根本就不是上吉或下吉，張先生以錯誤的釋讀去附會卜兆的吉凶，是難以得出正確結論的。

四、告字形體結構的比較與分析

告字不是吉字，它究竟是一個什麼字呢？我們認為它就是告字。為了論證這個問題，打算從兩個方面進行闡述，一是把告字的不同形體加以比較，二是對告字的形體結構加以分析。

（一）告字形體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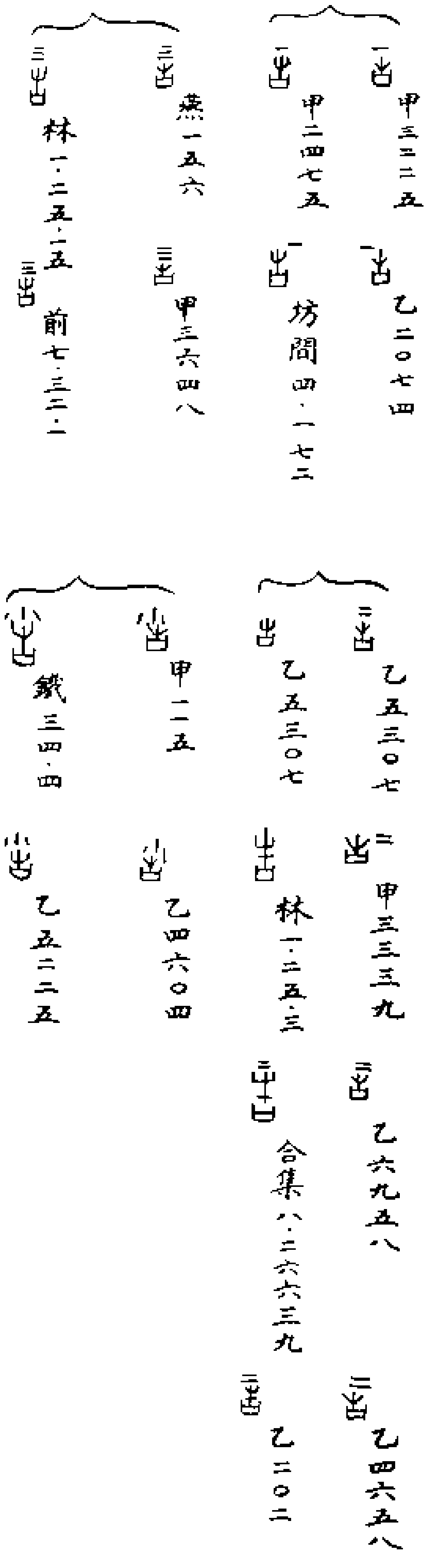
卜辭文句中告字作吿、告、⿱㞢口、⿱屮口等形，如同爲「告吾方」一事，告字就有幾種書寫形式：

《續》一．七．二　貞告吾方于唐　告字作吿

《合集》三．六一四一　告吾方　告字作告

《續》三．七．四　告吾方于且乙　告字作⿱屮口

又如同一版上的告字，就有作吿、⿱屮口（《合集》三．六一四二）、⿱㞢口、⿱㞢口、⿱屮口（《合集》三．六二五〇）幾種形體。告字所從之⿻牛、牛、㞢、屮等偏旁衹是繁簡之別，這些形體是文家公認的告字，在此不必多加贅述。問題是⿱屮口字是否與上述形體同爲一字的異體呢？下面我們把相同部位的同一類刻辭進行比較：



甲三三二五
乙二〇七四
甲二四七五
坊間四．一七二
燕一五六
甲三六四八
林一．二五．一五
前七．三二．二
乙五三〇七
甲三三三九
乙六九五八
乙四六五八
乙五三〇七
林一．二五．三
合集八．二六六三九
乙二〇二
甲一二五
乙四六〇四
鐵三四．四
乙五二二五

上列這類文字在卜辭中的位置相同、性質相同、用法相同、辭例相同，⿱屮口、⿱屮口、⿱屮口與卜辭文句中的告字形體一樣，完全可以認定爲告字，那麼，⿱屮口非告字莫屬。

⿱屮口就是告字，還有更直接的證據，那就是卜辭文句中，有的告字與卜兆旁⿱屮口字的形體完全相

同。如：

《乙》四九五七	勿告于妣庚	告字作𠱓
《乙》二〇四五	勿羊告于且丁	告字作𠱓
《乙》六四七六	貞告且丁	告字作𠱓
《乙》三三七五	貞告父乙	告字作𠱓

文句中告字作𠱓形多例，在此不必一一列出㉙（見圖版）。我們上舉文句中的𠱓無疑是告字，如第一例「勿告于妣庚」，《合集》二、二三八九片正好是該片與《乙》四二八二片的綴合，其對貞卜辭是「貞告于妣庚」，告字作𠱓，而同版兆辭又作二𠱓（見圖版）。𠱓無疑是告字，則𠱓非告字莫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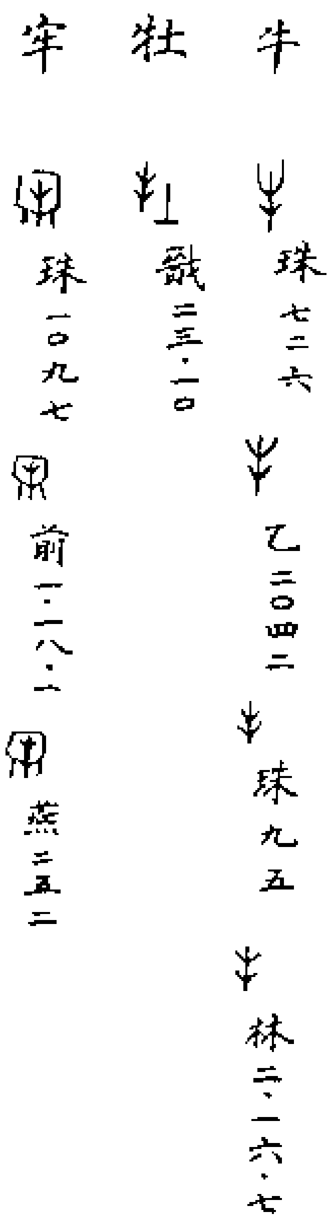
（二）告字構形的分析

我們再對告字的構形加以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說文》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林義光謂告字从口，从㞢（之），口之所之為告。㉜吳其昌謂告字：「最初本義確為斧形……，告根本不从牛，中形乃斧之柄。」㉝段玉裁謂告：「當入口部，从口，牛聲。牛可入聲讀玉也。」而徐承慶《段注匡謬》又痛駁其說。㉞近來又有學者認為告字：「是木鐸之形，Ψ像木鐸之舌。」㉟如此等等，諸家異說紛紜，至今沒有一致的看法。

我們認為告字从牛、从口。卜辭中牛字作屮、Ψ、屮諸形，下部作斜劃。告字偏旁作牛、屮等形，下部作直劃。斜劃與直劃可以互作。如羊字作Ұ也作Ұ。牛字作屮，也有作牛的，如《鐵》一七、一八、《後．上》二一、一三之牛。《後．上》一三、二之𦍌，《屯南》二七九二之冊、《甲》八七八之冊。周代金文中，如疑字，伯疑父簋作𠤕、齊史疑觶作𠤕，牧字，

免簋作特，南宮柳鼎作牧。後来，牛字下部就大多變為直劃書作屮形了。因此，告字所从之屮或屮應為牛字。告字又有作出或出形，所从之屮、屮為牛字的省形。如牛字可以省作屮（《盂》三·二四），从牛的牢字很多就省形作牢（《佚》二一二）、牢（《珠》一一〇六），是其例證。至於告字還有作𡴀、𡴀形者，當屬告字的異構。㉖

告字作出形，所从之「屮」僅僅三筆，由於這類字形大都較小，結構緊湊，契刻時便往往刻成了斜劃。但所从之屮仍是从牛，為牛字的省形。如卜辭中有的牛字或从牛的牡、牢字，表示牛角的筆劃就有作斜劃或近於斜劃的：


牛　珠七二六　乙二〇四二　珠九五　林二·一六·七
牡　戩二三·一〇
牢　珠一〇九七　前一·二八·一　燕二五二

更有牢字直接省作牢（《乙》一五四六）、牢（《乙》一四五四）、牢（《乙》一五一八）。所以，从牛的告字可以省變為出。

牛屬疑母之部字，告屬見母幽部入聲（覺部）字。見、疑僅清濁之别，而同為舌根音，可以相通。如「分」屬見母字，从今得聲的「吟」就屬疑母字。「危」屬疑母字，从危得聲的「詭」就屬見母字。同从「艮」得聲的銀、齦、垠屬疑母字，而艮、根、跟又屬見母字。之、幽二部音近通諧。如裘字，甲骨文作裘，金文次卣作裘，𤔲伯毁作裘，从衣、又聲，不[illegible]毁作裘，从衣、求聲，又、求互用通作。裘屬之部字，而求屬幽部字。又如「尤」屬之部字，从尤得聲的「就」又屬幽部字。所以，我們認為告字是从口、牛聲的形聲字。

以上從兩方面對告字的形體結構進行了比較與分析，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吿字就是告字。

五、一告、二告、三告、小告與吉、大吉、弘吉的時期、特徵

兆旁刻辭中的一告、二告、三告、小告與吉、大吉、弘吉的時期、特徵是不同的，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一告、二告、三告、小告在第一期武丁賓組卜辭中出現最多，僅對《乙編．上輯》的粗略統計，就有八百八十三見。子組、午組卜辭未見。自組卜辭少見。㉗第二期祖庚卜辭及第三期貞人何、四期歷組卜辭少見。㉘獨立於文句之外的吉、大吉、弘吉，似見於第一期（如《合集》六．一五四二二、《乙》四五○八），大量出現則是第三期，尤其是康丁卜辭。

（二）一告、二告、三告、小告與「不舌黽」性質類同，常同見於一個卜兆下，或每見於一版，而獨立於文句之外的吉、大吉、弘吉則否。

（三）一告、二告、三告、小告，通常契刻在卜兆的左下端（坼兆向左者）或右下端（坼兆向右者），如二二吿、五小吿。而吉、大吉、弘吉之類所在的部位就不一致，或與貞辭連寫，㉙或與貞辭分開寫而獨處於辭句之外。㉚據對《甲編》的粗略統計，與貞辭連寫的有四十六見，與貞辭分開寫而處於辭句之外的有一百八十三見，類似二吿、小吿等處在卜兆下的並不多見。

（四）告字前面的附加詞是一、二、三、小，而吉字前面的形容詞則是大、弘、至。

（五）二告、小告之類的告字作吿、吿、吿、吿，而吉、大吉、弘吉的吉字作𠮷、𠮷、𠮷、𠮷、吉等形。

主張二吿是上吉的學者，為了說明吿是吉字，不顧不同時期兩種用語的具體特徵，生搬硬套地將二者混為一談，認為二吿、小吿與大吉、弘吉的關係，「我想這與第二期卜辭的不用標

記卜兆的術語有關，因為第二期的一度廢棄，所以到了第三期時再加使用的時候便感到生疏了，於是『上』、『下』、『小』等形容詞改為『大』、『弘』、『至』等形容詞了。出字呢？第一期卜辭中原祇有在標記卜兆時纔用它，在文句中另有王占曰吉的吉字，經過一個時期的不用標記卜兆的術語，『出』字自然更生疏了，於是『大吉』等的吉字就索性采用了王占曰吉的吉字……。」㊃我們認為，這是據不全面的認識得出的結論。比如，三期貞人何卜辭中二告就作二出、二出，按張先生的觀點，出應該是上吉，為什麼沒有刻作同期卜辭中習見的二告、三告呢？又如，第一期卜辭中出字除了用於標記卜兆外，在文句中就有不少使用的例子（見後列圖版），怎麼是「祇有」在標記卜兆時纔用呢？那麼，文句中的出字又該怎麼解釋呢？文字演變是有發生、發展、變化規律的，是長期使用而約定俗成的，𠮷是吉，出是告，使用起來根本不存在什麼出字「更生疏了」而就互相「索性采用」的可能。

六、吉、大吉、弘吉與一告、二告、三告、小告性質、意義的分析

（一）吉、大吉、弘吉的性質及其意義

如前所述，吉、大吉、弘吉與貞辭分開寫而獨處於文句之外的現象，大量出現在第三期卜辭，而尤其是康丁卜辭。這種現象通過對卜辭的比較與分析，我們認為與一告、二告、小告之類的性質有別，而是一種簡化了的占辭。㊄這可從第一期至第五期卜辭中帶有「吉」字占辭的變化得到驗證。

第一期武丁賓組卜辭中，「王占曰吉」之類的占辭比較完整，吉字大多與貞辭連寫。如：

《乙》二〇七三　癸巳卜，賓貞，臣㚔？王固曰吉。

「癸巳卜賓貞」是「前辭」，「臣㚔」是「貞辭」，「王固曰吉」是「占辭」。

《合集》二．二四九六　癸巳卜，爭貞，出白彘于妣癸不……王固曰吉。弓左。

但也有稱吉、似與貞辭分開寫者。如：

《合集》六．一五四二二　……貞弜龠……吉。用。

《乙》四五〇八　壬子卜貞，又其歸婦亡黑(?)?吉。

第二期卜辭中有占辭「吉」者，一般也是與貞辭連寫。如：

《佚》三八五　癸酉卜，王貞，旬亡囚？吉。告。才三月。

「癸酉卜王貞」是「前辭」，「旬亡囚」是「貞辭」，「吉」是「占辭」，「告」似指告祭，「才三月」指舉行告祭的時間。

《存》一．一四七五　囚午卜，王貞曰，雨？吉。告。允雨。

「囚午卜王貞曰」為「前辭」，「雨」為「貞辭」，「吉」為「占辭」，「允雨」是「驗辭」。「告」似指告祭。

二期卜辭中有簡者為祇有前辭和占辭的。如：

《河》二〇〇　癸卯卜王，吉。

《河》八七五　辛酉卜王，吉。

第三期占辭為吉、大吉、弘吉，但所在部位不一，同為一個貞人而占辭「吉」所在的部位就不一致。如：

與貞辭連寫：

《甲》三九一四　庚午卜，狄貞，王其田于利，亡災？吉。
戊午卜，王其田，不雨？吉
壬申卜，狄貞，王其田衣，亡災？吉。

《甲》三九一三　壬戌卜，狄貞，及方？大吉。
壬戌卜，狄貞，弗及？吉。

與貞辭分開寫：

《甲》三九一五　甲子卜，狄貞，王異其田，亡災？　吉。
丙辰卜，狄貞，弜爰？　吉。

《甲》一五五〇　叀戠田亡災？　大吉。

《甲》一五八九　貞叀……戈？　大吉。

上舉之例同為貞人狄所卜，吉、大吉應為占辭，但它們的位置就不一致，或與貞辭連寫，或與貞辭分開寫。象這種例子，還有《甲》三九一八、三九一六、三五九三等，可資比較。

第五期卜辭中，占辭吉與一、二期相同，幾乎都是與貞辭連寫。如：

《前》二·一〇·三　癸巳王卜，才叔貞，旬亡畎？王占曰吉。

《前》二·三六·五　☐☐卜，貞，王征于召，往來亡災？王占曰弘吉。

《粹》八九六　癸丑卜，今歲受禾？弘吉。才八月。隹王八祀。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文句中有吉字的這類卜辭，第一期至第五期的變化是可尋的，也是一脈相承的。三期卜辭中吉、大吉之類的占辭所在位置不一，祇不過是三期卜辭書寫形式的特點而已。我們知道，三期卜辭文辭簡省，書法比較草率，行款也欠整齊，同為貞人狄所卜，而占辭吉的位置不一，但性質、文字相同是其佐證。這種吉、大吉、弘吉的意思，是根據占卜後多方面的因素而裁斷占卜吉凶的總判語，自然與卜兆有聯繫。因此，這段時期將此類占辭與貞辭連寫，或與貞辭分開寫，甚至書寫在卜兆周圍，是不足為怪的。

（二）一告、二告、三告、小告的性質及其意義的探索

那麼，一告、二告、三告、小告屬於什麼性質，又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讓我們看：這類文字在卜辭中的現象。

⑴這類文字出現次數最多的是二告，其次是小告，再其次是一告和三告。據對《乙編．上輯》的粗略統計，計有二告七百八十見、小告八十七見、一告二見、三告一見，

⑵龜甲刻辭中左右對貞或者一事數卜，這類文字每每祇出現在一個兆序的卜兆下面，如《乙》四六〇六、五四〇六、六三七〇、六六四二等；也有同時出現在左右兩邊的某些兆序的卜兆下面，如《乙》七〇四九、五五九、七四九、六七〇八、七三一〇、四五三六等，或者如《乙》八一三、六八八一等。

⑶這類文字每有同見一版的現象，而且與「不吾黽」常見一版，如《乙》一二〇四、三三二五、九七一、六三七〇、六八八一、七一二六、七一三〇等（參見圖版）。

⑷有這類文字的卜兆角度，與沒有這類文字的卜兆角度還看不出有多大區別，通常在七〇度——一一〇度之間。㉝

⑸這類文字出現在哪一兆序的卜兆下面則不一定，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或九、或十，但以出現在兆序一、二、三卜兆下的為多數，據對《乙編．上輯》的粗略統計，二告在兆序一下的有一百二十五見，二下的一百二十見，三下的八十九見，四下的二十八見，五下的二十七見，六下的二十見，七下的九見，八下的十四見，九下的八見，十下的七見。小告在兆序一下的八見，二下的九見，三下的十二見，四下的六見，五下的三見，六下的一見，七下的一見，九下的三見。這裏僅據部分資料揭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兆序一至十卜兆下的二告似有從多到少，依次遞減的現象。

(6) 骨版上的這類文字與龜甲上這類文字的特點大體相同。

根據上述二告、小告這類文字的特點，我們認為它們應該是標明卜兆性質的「兆辭」，㉞似是對卜兆顯示現象的幾種初步判斷。

1. 從後世的文獻記載看，占卜後呈示的兆象是比較複雜的，吉凶與否是根據多方面的因素而判定的。

《周禮・春官・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體，兆象也。色，兆气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

《周禮・春官・太卜》：「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胡煦謂：「三兆者，坼之所形，其大小有此三等也。」

《史記・龜策列傳》中講到內外、首足、伏仰、開、肣、橋、榆等，名目繁多，區分細微。

由此可知，周人或後世龜卜之法日趨繁複，而兆璺的辨識尤非易事，至今我國西南方有的少數民族占卜定吉凶，也是根據多方面的因素而判定的。㉟殷人占卜定吉凶是否如此，雖不敢判定，但至少可從中窺見一斑。

2. 二告、小告之類的兆辭，與「不舌黽」性質相似。「不舌黽」也是武丁卜辭中的習慣用語，它與二告、小告的特點相同，性質相似，大多契刻在卜兆的下側，儘管對這類文字的釋讀有爭論（或釋為「不玄冥」），但有不少學者認為，這是指兆璺的不昏暗、不模糊。㊱這說明，它是標明卜兆性質的「兆辭」，也是辨別卜兆以定吉凶的某個方面的判斷語。

3. 告有「示」義。卜辭中告字一般用作祭名，也有某方來告即表示相告。而二告、小告

之告似為「示」義。㉗如《易．蒙》：「初筮告」。《釋文》：「告、示也。」《荀子．禮論》：「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注：「告、示也。」《書．序》：「雅誥奧義」。《釋文》：「誥，示也。」《後漢書．隗囂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告訓示，亦即呈示、表示或顯示。《左傳》昭公五年「……龜兆告吉。」是指占卜後兆象所示為吉。《詩．小雅．小旻》：「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意即占卜次數太多，使靈龜已經厭惡我們，因而占卜後不顯示策謀的吉凶。

因此，兆辭中的一告、二告　三告、小告，似是記錄卜兆呈示的幾種不同現象，或是對卜兆某方面吉凶所下的判斷語。占辭吉、不吉等與兆辭一告、二告、三告、小告、不告黽之類，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前者是後者的綜合，即總的判斷。後者似是前者的幾種不同體現或表示，即初步判斷。另外，有一種「用」、「茲用」、「茲不用」，用幾卜等習慣用語，乃是一種選擇卜兆之辭。至於二告、小告、不告黽之類的兆辭所包含的具體內容，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揭示。

七、結語

以上我們對一告、二告、三告、小告這類兆辭，與吉、大吉、弘吉這類占辭，進行了分析與研究，本文旨在探討的問題約舉如下：

（一）兆旁刻辭中的凷字，亦作凷、出、凷等形，與文句中告字的形體相同，為从口、牛聲之告字。

（二）二告之「=」不能讀為「上」或「下」，都應讀為二。

（三）吉字的形體演變與告字無關，吉、告判然二字。

（四）一告、二告、三告、小告的時期、特徵及其性質，和吉、大吉、弘吉不同。後者一、二、五期大多和貞辭連寫，三期卜辭中有些和貞辭分開寫者，仍爲占辭。這類占辭，是占卜後的總判斷語。前者則和「不舌黽」相類似，是標明卜兆性質的「兆辭」，似是對卜兆所呈示的某方面性質所下的判語，其實際含義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五）孫詒讓的「上吉」、「下吉」之說，並非「確不可易之論」。張秉權先生維護孫氏的基本觀點及其論證，是難以成立的。

注釋

① 《存》一四三〇、《平津》一九一有三告，均殘辭，是否四告，不能肯定，或許是兆序。

② 于豪亮先生釋爲「引吉」，見《說「引」字》，載《考古》一九七七年五期。此因行文的方便，姑從舊說。

③ 孫詒讓：《契文舉例．釋例．第十》。

④ 葉玉森：《說契》、《殷虛書契前編集釋》。

⑤ 王襄：《簠室殷契徵文．考釋．天象》二頁。

⑥ 胡光煒．《甲骨文例》二六面。

⑦ 董作賓．《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二〇七——二〇八頁。

⑧ 陳邦福：《殷契瑣言》七頁。

⑨ 張秉權：《說吉》——上吉、小吉與大吉、弘吉的比較研究，載史語所集刊第廿三本下冊。

⑩ 商承祚：《殷契佚存考釋》、《殷契卜辭釋文》、《福氏所藏甲骨文字考釋》。商先生謂：「小告昔讀小吉，非也。吉作𠮷，此作㞢即告之省。」

⑪ 容庚《殷契卜辭釋文》。

⑫ 瞿潤緡《殷契卜辭釋文》、《殷契卜辭文編》。

⑬ 孫海波《甲骨文錄釋文》、《誠齋殷虛文字考釋》、《甲骨文編》。

⑭ 胡厚宣：《卜辭同文例》，載史語所集刊第九本一四四頁。

⑮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告字條下。

⑯ 李學勤：《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載《文物》一九七七年十一期。

⑰ 同注⑦。

⑱ 參見于省吾先生著《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釋吉。

⑲ 同注⑨。

⑳ 張秉權：《殷墟卜龜之卜兆及其有關問題》，載中央研究院〻刊第一輯。

㉑ 告字在文句中作𠱂形還有《乙》一八五七、《京津》七三〇、《庫》三八四、《存》一、一二七二、《六元》四七、《六束》一〇七等，見圖版二、三。

㉒ 林義光：《文源》。

㉓ 吳其昌：《金文名象疏證》，載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三期五〇九——五一一頁。

㉔ 據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引。

㉕ 伍仕謙：《甲骨文攷釋六則》，見一九八〇年中國古文字學年會論文。

㉖ 告字作𠱂、𠱂，似在𠱂、𠱂之上重作牛角部分，這與羊字作𦍌，也有作𦍌者類同。

㉗ 𠂤組卜辭有二告者如《甲》三〇四七、《乙》二〇二、一〇三、《鄴》三二二〇、《存》一一二二、《鐵》一九三．一等。《屯南》四五一四（三告）。

㉘ 祖庚卜辭有二告者，如《粹》一四三二、《合集》八．二六六二九、二六六三〇、二六六三九、二六六五四等。三期貞人何卜辭有二告者，如《甲》二七四二、《續》四．四八．四、四．四八．八、《龜》一．三〇．一二、《錄》七八（三告）。
楚組卜辭有二告者，如《存下》八五二、《庫》一六七八、《屯南》七一三（三告）。

㉙ 與貞辭連寫，如《甲》一一三〇、三九一三、三九一四等。

㉚ 與貞辭分開寫，如《甲》二六九六、三九一五等。

㉛ 同注②。

㉜ 胡厚宣先生已主此說，參見史語所集刊第八本第四分冊《釋𢆶用、𢆶御》。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四三面也有此說，但未見具體論述。

㉝ 同注㉔。

㉞ 張秉權先生稱為「術語」，陳夢家先生稱為「兆記」，現在大多數學者均稱為「兆辭」。

㉟ 林聲：《記彝、羌、納西族的「羊骨卜」》，載《考古》一九六三年三期一六二——一六四頁。林聲 《雲南

永勝縣彝族（他魯人）「羊骨卜」的調查和研究》，載《考古》一九六二年二期九八——一○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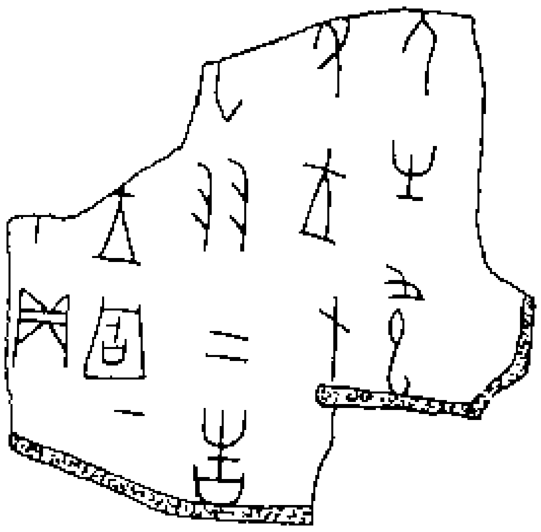
㊱ 郭沫若：《殷契粹編、攷釋》第五二片：「不[illegible]黽乃兆辭……謂兆璺之鮮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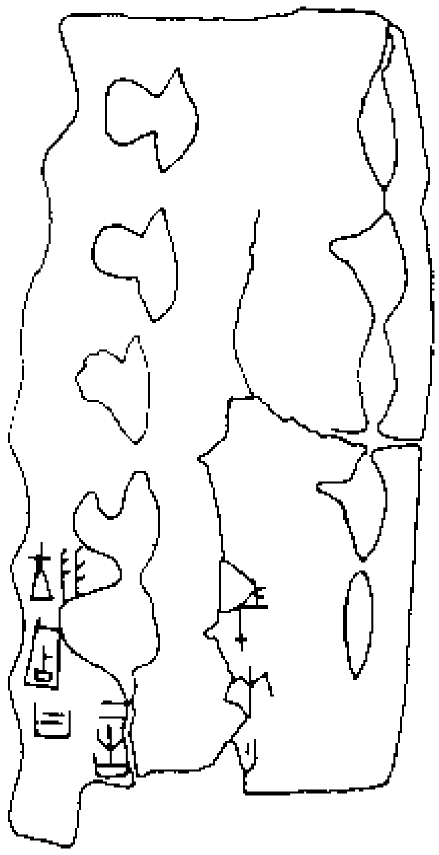
于省吾：《釋不午黽》，載《雙劍誃殷契駢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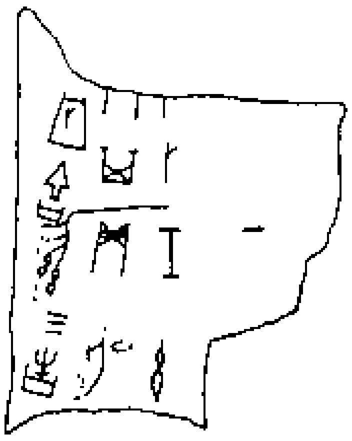
楊向奎：《釋不玄冥》，載《歷史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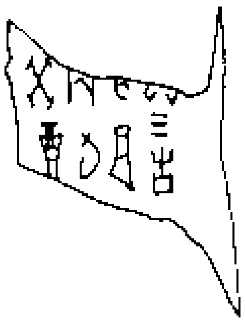
㊲ 文句中有二告、三告者，如《乙》二六九四、《庫》一五○八、《甲》二二六○、《屯南》七一三。此二告、三告之義與兆辭二告、三告似有聯繫。據《屯南》七一三：「癸酉（貞），旬亡囚，（自）三告。」「自」有「用」、「從」之義，此似是指凶吉與否用兆辭三告或從兆辭三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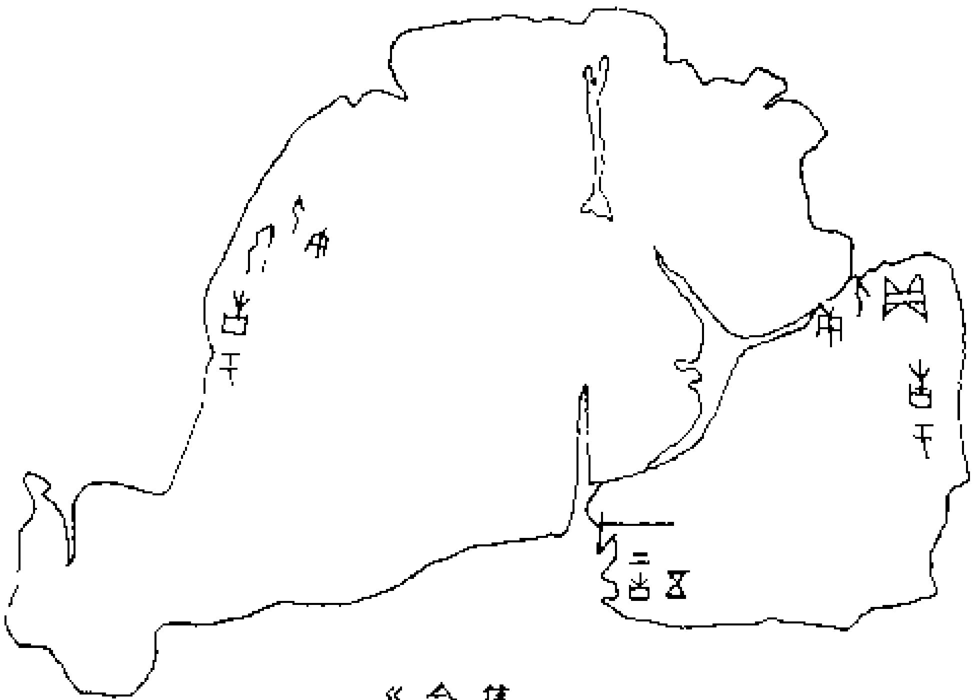
（原載《吉林大學研究生論文集刊》一九八二年第一集）


《庫》1508


《乙》26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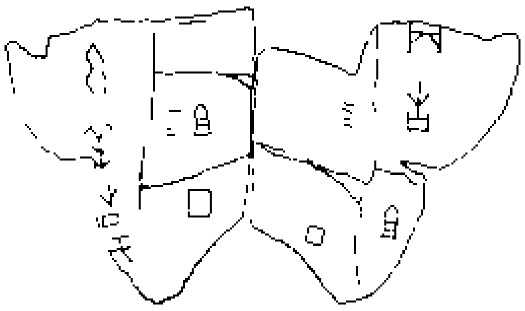

《甲》2260


《屯南》713


《合集》2.2389

左：《乙》4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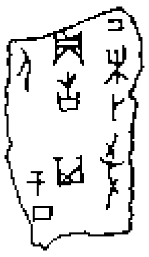
右：《乙》4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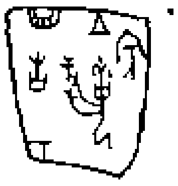
《合集》2.1860

左·《乙》2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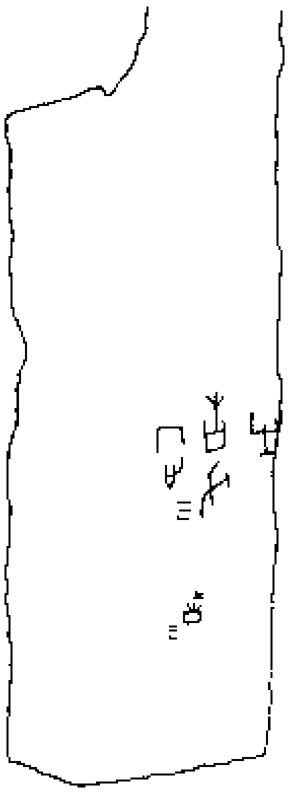
右·《乙》6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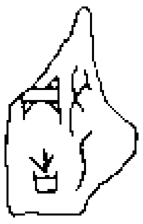
《京津》7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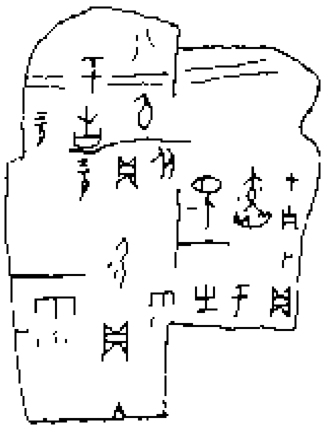
《存》2 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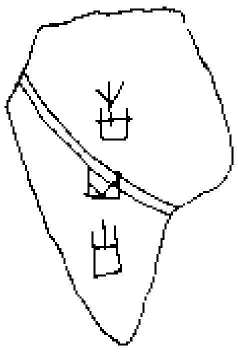
《乙》18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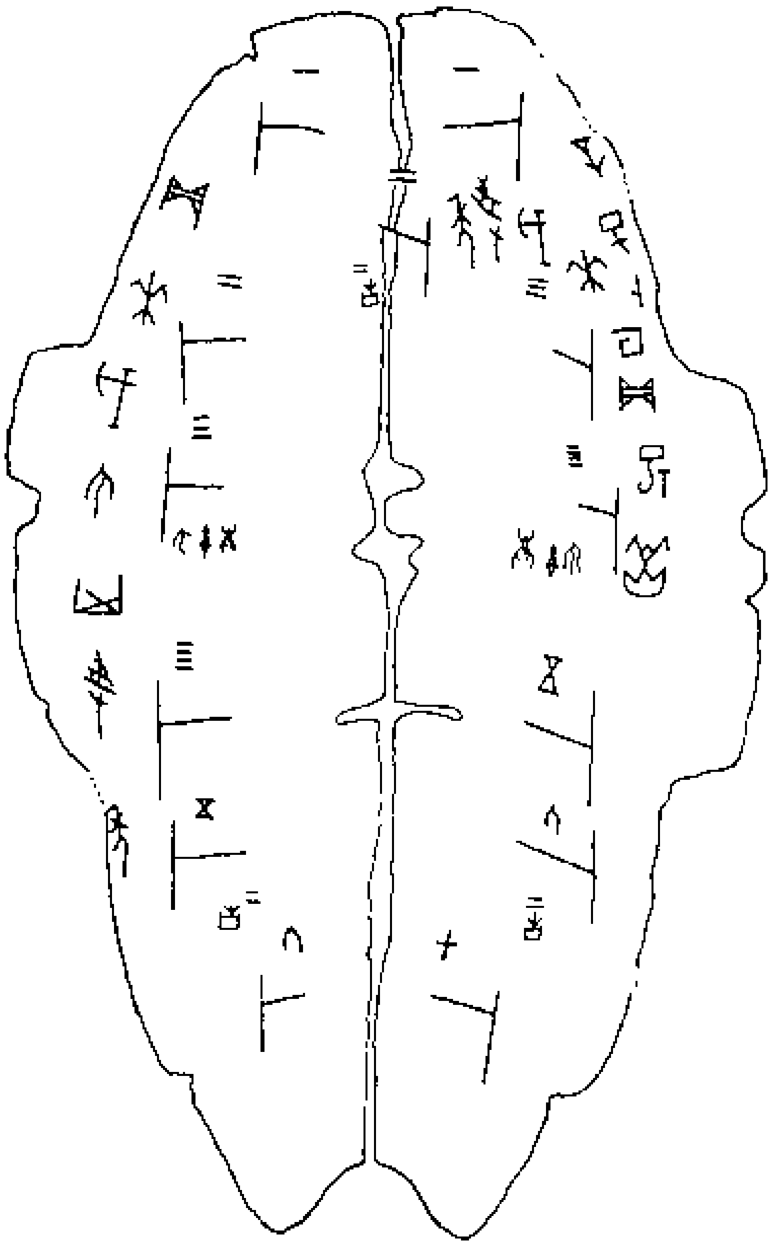
《乙》3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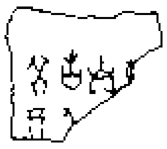
《六元》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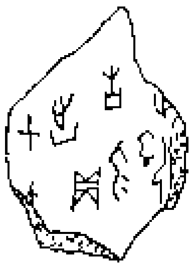
《六束》107



《乙》6881



《存》1.1272



《庫》384

甲骨文字釋叢

一、盥字補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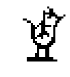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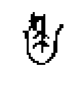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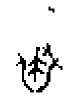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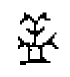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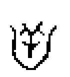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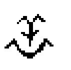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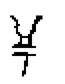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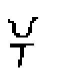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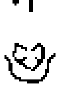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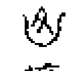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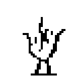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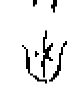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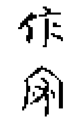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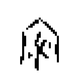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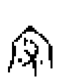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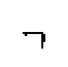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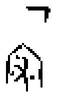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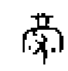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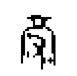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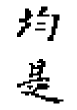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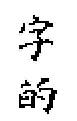
甲骨文有字作、、等，羅振玉釋為盥，並謂：「《說文解字》『盥，澡手也。从臼、水，臨皿』。此象仰掌就皿以受沃，是沃盥也。」①其說甚是。甲骨文中又有一個作、、等形的字，《甲骨文編》列入附錄上三八，金祥恆釋為盥字，②至確。除盥字本義可以倒書示倒水流手外，古文字中倒書之例也是常見的。如甲骨文及字作，也作。受字作，也作·侯字作，也作。盄字作（《甲骨文編》附錄下六）。金文作字作，也作（伯睘卣）、（番伯酓匜）。匋文皿字作、，也作、等。③《甲》三一一三有如下左右對貞的兩條辭例：

庚戌卜，隻（獲）羅八。

庚戌卜，串隻（獲）羅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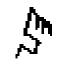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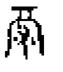
串就是毌字，後世通作貫。《唐韻》、《集韻》、《韻會》、《正韻》盥，並古玩切，音貫。貫、盥同屬見母元部，自可通假。古有毌姓，即毌丘氏，又作貫氏。《姓氏急就篇》有「趙相貫高」。《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國，在曹州濟陰縣。即今之山東曹縣南，春秋時為宋地。盥、毌互作絕不是偶然的巧合。這一例證，不僅說明了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盥與毌音同可通，而且也更進一步證實了就是盥字。

甲骨文中又有作、、、等形之字，《甲骨文編》列入附錄上七二。我們認為，這些字也是盥字，是、、等形的省作。因為甲骨文中器皿之每：可以省作，如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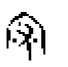
字作，省作、。盖字作，省作、。咢字作，省作。益字可作。盇字可作等。因此，自然可以省形作，④倒書作、等。「伐舌方」、「伐西土」、「伐土方」，與「伐𢦏」辭例也相同。、均是字的倒書之形，當是問題不大的。⑤

甲骨文的盥除用作人名、地名外，多與「伐」字連文，指戰爭的性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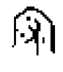
《乙》二九四八

辛未卜，爭貞，帚好其比沚戓伐方，王自東伐𢦏，卤于帚好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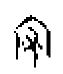
《金》五二五

乙丑卜，㱿貞，令戉來，曰：戉，伐舌方。才十月。

《前》六．三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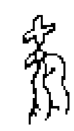
貞……王伐土方，受……。

《卜》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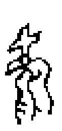
……伐西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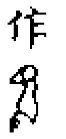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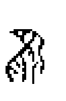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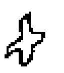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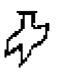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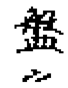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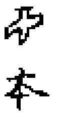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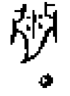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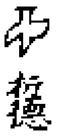
過去，或以為「東盥」連讀，指地名，是不確切的。盥的本義是「洗手」，引伸之則與灑、滌、洗、浣、濯等字義近。《說文》「盥，澡手也」。「澡，洒手也」。「洒，滌也」。《後漢書．獻帝紀》注謂「洗」謂蕩滌也。《孟子音義上》引丁音：「洒之謂洗雪其恥也」。《儀禮．鄉飲酒禮》「盥洗」。鄭注：「今文盥皆作浣。」因此，「盥伐」意即蕩滌、洗劫性的進伐，表明戰爭的徹底或殘酷，類似于後來的「掃蕩」、「雪洗」之義，與卜辭的「逆伐」、「敦伐」、「征伐」、「往伐」同類，來示不同性質的戰爭。

二、釋鸛

甲骨文有字作，《甲骨文編》列入附錄上四八。僅一條殘辭：

《粹》一五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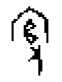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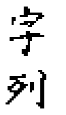
……田……鼑……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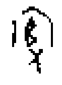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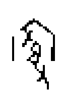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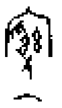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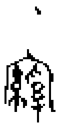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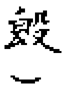
此字下部應是鳥形，如甲骨文的鳥作、等。上部的與西周牆盤「⿱折德康王」之 形同。牆盤之目前有兩種釋讀，一釋淵，一釋肅。⑥本應是淵字，金文中可與肅字通用。如輪鎛「肅=義政」之肅就作。王孫遺者鐘的「肅悊聖武」，即與牆盤的「⿱折德康王」類同。「肅哲」為周人常用語，典籍習見。如《尚書．洪範》：「曰肅，時雨若。……曰哲，時燠若。」《詩．小旻》：「或哲或謀，或肅或艾。」牆盤當釋為「肅哲」。上列甲骨文當隸作⿰𣶒鳥，釋讀為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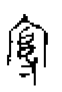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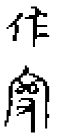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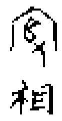
《說文》鷫，「鷫鷞也。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鷫鷞，北方幽昌，中央鳳皇」。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馬似之，天下稀有。」高誘注《淮南》云：「鷫鸘，長頸，綠色，似鴈。」（參段玉裁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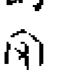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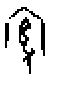
上列殘辭，當是貞問王去田獵，捕獲鷫鸘之事。

三、釋寁

甲骨文有字作，《甲骨文編》與字列在一起隸作寁。並云：「从宀从疌，《說文》所無。」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也將上揭二字列在一起，隸作寁。云：「从宀、从㠯、从又（或从叉），《說文》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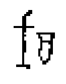
與有別，前者从宀从㠯，後者从宀从疌。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將寁字單列是可取的。金文綰字作（𤼈鐘）、（蔡姞簋），與字構形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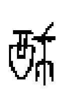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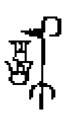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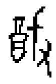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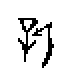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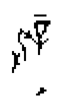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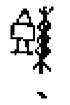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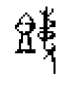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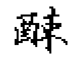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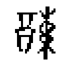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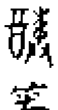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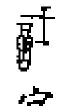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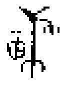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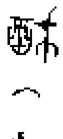
《汗簡》錄王存乂《切韻》守字作，《古文四聲韻》錄《古孝經》也作，形體與甲骨文相合。甲骨文依傳抄古文應釋為守，傳抄古文有甲骨文此形為據，說明其字形來源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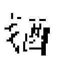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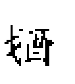
古，結構可信。⑦甲骨文中還未見可以肯定的（守）字，當是「守」字古文。《說文》守訓「守官」，似有根據。

《甲》三七三〇「寧圃」，即「守圃」，當讀為「狩圃」。《詩‧大雅》：「王在靈圃」疏：「圃者，築牆為界域而禽獸在其中也。」「寧圃」應即「狩獵于圃」。「守圃」一詞，又見於《周禮‧秋官‧掌戮》，「刖者使守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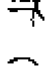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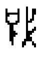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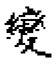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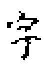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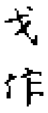
四、釋酨、酸

甲骨文有字作，《甲骨文編》列入正編戈部，隸作酨。云：「从戈从酉。《說文》所無。」

將此字隸定作酨，不誤。其形與金文（馭八卣）、（殷文）類同。甲骨文又有一字作，舊不識，應隸作酸，與酨應是一字。如同甲骨文新字作，也作，餘字作、也作，字作、也作等。《甲骨文編》附錄上一一三又列一字，也應釋為酨，與金文（父乙觶）、（馭八卣）形類同。

酨字出現兩讀，一音戈，一音代。《集韻‧戈韻》：「，酒之色。」即酨。《篇海》待耐切，音代。《篇海類編》酨同醠，酒色光也。《說文》有酨無酨。酨亦訓「酒色也。从酉，弋聲。」

我們認為，酨、酨古當一字，就是見于《說文》的酨。古文字中很多从戈的字往往讀如「弋」。如蔡侯鐘的「不戝」讀為「不貣（忒）」，信陽楚簡的「三伐之子孫」即「三代之子孫」，長沙楚帛書的「四神相戈」、「敬之毋戈」，當讀為「四神相代」、「敬之毋忒」，古璽「郕昜君鉨」之「郕昜」即弋陽，趙國郕布之郕即郕等。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弋、戈二字形近易混之故。古从弋之字每譌从戈。如國字本作或（保卣）、或（何尊），从弋，變作或（盂

鼎）、（毛公鼎），从戈；戥字本从弋作（班簋），譌變作（戥伯鼎），从戈；甲骨文字从弋，又从戈作。因此，上舉諸⿰酉戈字，《甲骨文編》均應列入正編酉部⿰酉戈字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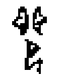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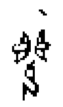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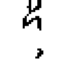
⿰酉戈、⿰酉戈古當是一字之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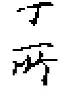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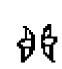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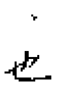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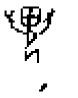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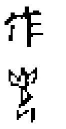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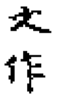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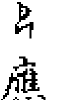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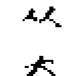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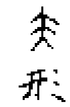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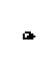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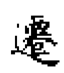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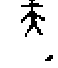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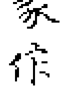
《栢》八

癸亥卜，王貞，勿彭。翌⿰酉戈于黃尹，𢦏三月。

由此條卜辭可以看出，彭與⿰酉戈（⿰酉戈）字含義相近，均指酒祭。

五、釋⿱臦卩

甲骨文有字作、，《甲骨文編》列入正編目部釋為⿱䀠儿，謂「从䀠从儿，《說文》所無」。金祥恆《續甲骨文編》三卷二頁下又錄有《簠雜》一三八，釋為䀠。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四從之，又將其列入卷十臩字條下。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釋為奭。高明《古文字類編》、徐中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均未采錄。因此，這個字目前尚屬未定之字。

甲骨文橫目為目，豎目為臣，文多如此。上揭字所从之，我們主張隸定作臦，即《說文》「乖也，从二臣相違，讀若誑」之臦。又，古文字中从大與从卩往往不別。如甲骨文的異字作、也作，光字作、商器觚文作等。⑨因此，應隸作⿱臦卩，釋為臩，即《說文》夰部之臩。古大、夫乃一字之分化，二字互作習見。如「善大」（大鼎）即「善夫」，「大差」（攻吳王鑑）即「夫差」。臩字篆文作，从夰。實乃夫或形譌變（大鼎、邾公牼鐘夫作）。這種變化如同暴字。三體石經古文作、邊邦石作，从夫，《說文》小篆作，譌从夰。因此，《說文》之臩實从臦从大作⿱臦大，或从夫作⿱臦夫，甲骨文作⿱臦卩。

《說文》臩，「驚走也。一曰往來也。从夰、臦。《周書》曰伯臩。古文臦，古文冏字。」段玉裁注曰：後「七字當作『古文以為冏字』六字，轉寫譌舛也。」「伯臩」見《周書·冏

命序》，今《書》作冏。《釋文》云「冏字亦作臩」。臩乃臩字，即《說文》之臩。臩、臩形音義皆近，疑古本一字，後來分而為二。《說文》臩，「舉目驚臩然也。从夰从䀠，䀠亦聲。」

就字形而言，上列甲骨文臩等應該釋為臩，當列入卷十夰部。卜辭「叀于臩」之臩，應是地名。

六、釋吅、咢、⿱吅从、⿱吅乙、⿱吅束、⿵門吅、吾、⿱旦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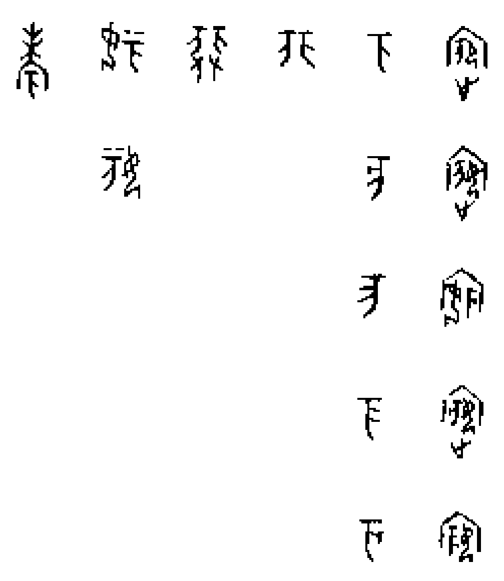
甲骨文有字作吅，《甲骨文編》列入附錄上十六。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卷二收此字，以為是《說文》「驚嘑也」之吅。李孝定肯定金氏之釋，亦列入《集釋》吅部。

今按，吅乃四面封口之方形，與从日之吅判然有別。魯實先在考釋甲骨文⿱吅从字時曾指出：「吅即鄰之古文。」《古文四聲韻》錄《古老子》鄰作吅。漢孫根碑「至于東吅大虐戕仁」。班固《通幽賦》云「東从虐而殲仁」。注：「从，古鄰字。」中山王鼎⿱吅大字所从之吅，張政烺先生認為即古文鄰。何琳儀先生認為象兩城比鄰之形。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鄰國相望」之鄰，乙本作⿱吅大。《說文古籀補補》錄古匋吅，吉林大學文物陳列室收藏戰國吅字印，均與甲骨文吅形類同。因此，吅即古鄰字是可以肯定的。

甲骨文又有咢、⿱吅从等字，《甲骨文編》列入附錄上十六。魯實先釋⿱吅从為麗，以為所从之⿰丂丂乃「从」字或體，亦二人相儷之義，以吅（鄰）為聲（參《集釋》）。

今按，甲骨文「从」字作⿰亻亻、⿰卜卜，「比」作⿰匕匕、⿰卜卜，⑩机作⿰丂丂、⿰丂丂等，並與⿱吅从字所从之⿰丂丂有別，⿱吅从字非从「从」可以無疑。甲骨文中與⿱吅从、咢所从的⿰丂丂、丂下有關係者有下列諸字，根據《甲骨文編》，各列舉數例如下

賓 ⿵冂卜 ⿵冂卩 ⿵宀卜 ⿵宀卜 ⿱⿵宀卜止 六・一〇



嬪　一二·九
亥　一四·二四
非　附錄上八二
𦋴　附錄上二九
妨　附錄上一一九
考　八·一〇

考、妨所从的丂，乃是丅增加一邪劃，如同亐字作亐、亐，方字作才、才、巾等，乃「丂」之演化，與我們討論的這個字關係不大。非、𦋴二字，思泊師釋為非、排。⑪非或省从丌，究竟是什麼形體還有待進一步斟酌。从上列形體分析，賓、嬪所从的丂的演變與亥的演變有密切關係。關於賓字所从的丂及其構形，以及亥字的本義究竟如何，則歷來說法不一，⑫我們暫且在此不作討論，就字形結構而言，我們認為罒、罠所从丅有可能就是「亥」。如此分析不誤，則罒當隸定為𦋺，釋為獜。由於後來亥與豕混同，獜可能就是《山海經·中山經》之獜。此獸「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獜，見則天下大風。」郭璞注云：獜「音鄰，獜亦作鄰，音瓴。」卜辭用為地名。「叀于𦋺束」，即燎于獜（鄰）束。

罠當隸定作𦍘，釋為麗，示二亥並列而行，鄰（吅）聲。《說文》麗，「旅行也。从鹿，丽聲。」古文作丽，《汗簡》作丽。丽為會意，麗、𦍘為形聲。卜辭「𦍘室」當从魯釋，讀為「麗室」，即《國策·燕策》「故鼎反乎歷室」之「歷室」。《史記·樂毅傳》作「磿室」。

《甲骨文編》附錄上一一七有字作𡛷，李孝定《集釋》卷十二云：「从女从吅，《說文》所無。辭言『帚𡛷』，女字。」此字从女从吅（鄰），應釋為嫾。「帚𡛷」即婦嫾。《集韻》嫾，「女字」。同頁又有字作𡠠，从每从吅（鄰）。卜辭每、母、女可通。如「每己」即

「母己」，「女庚」即「母庚」，「每癸」即「母癸」，「女辛」即「母辛」，姖字或作⿰阝⿱中冂、⿰阝⿱中冂等。因此，⿱吅母應是⿰女毒字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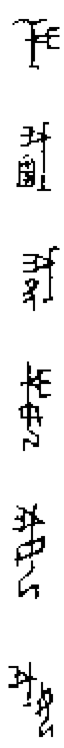
《甲骨文編》附錄上一一一有字作⿵門吅，从門从吅，當是古閝字。《集韻》閝，「門上窻謂之閝。或从霝。」吅既象門上窻，又以其為聲符。鄰屬來母真部，閝、靈屬來母耕部，二字聲同韻通。《楚辭．怨思》「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考異》：「憐一作怜。」《詩．盧令》：「盧令〻」。《說文》犬部引「令〻」作「獜〻」。《楚辭．九歎》：「乘龍兮轔〻」。《考異》「轔，《釋文》作軨，音轔。」《補注》：「令《詩》作鄰」。《說文》「軨或作⿰車靈」。卜辭「貞，閝（閝）……允值。」（《乙》三四一三反），文義不詳。「閝（閝）」可能是人名或方國名。

《甲骨文編》附錄上十七有字作⿱吅言，从言从鄰，應釋為⿰言粦。字書有⿰口粦無⿰言粦。《集韻》⿰口粦同譂。《玉篇》：「譂誕，言不正。」

《甲骨文編》附錄上一二九有字作⿱⿱目一吅，⿱目一即卜辭真字，吅當是所加之聲符。真屬定母真部，鄰屬來母真部，二字不僅疊韻，而且聲母同屬舌尖音。因此，⿱真吅就是真字異體，《甲骨文編》應歸入真字條下。㉓卜辭「……弓……⿱真吅……」，與「貞，今日弓步于真」、「貞，弓于祖真」等句式類同。

七、釋我𢦏

《甲骨文編》附錄上三有字作木，附錄上三五有字作𢦏、𢦏等，至今尚未確釋。武丁王室卜辭中「我」字一律作⿰扌亅，㉔如从我之字作：



等。我們認為上列木就是⿰扌亅之橫立之形，與上舉娥字所从之⿰扌亅、⿰扌亅形同。⿰扌亅本是一種刃部有

齒的斧鉞形器。⑮戉字橫書作戌，如同金文鉞字豎立作𢦏，橫置作戉。甲骨文王字作太（斧鉞形簡化）、𤣩。⑯因此，戌就是戉，即「我」字。𣲘即涐字，水下增从又作，如同前舉戠字或作戠、新字或作𣂷等。

《說文》：「涐，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卜辭用為地名或方國名。如「丙口卜王隹涐𦎫」、「丙……涐戈」等。

八、釋倗

《甲骨文編》附錄下二二有字作𡘥、𡘥，舊不識。我們認為，此形从大从朋，即倗字合書形。甲骨文朋字作拜、拜、拜，倗作㑶、㑶等。金文倗作㑶、㑶、㑶，或合書作㑶、㑶。⑰古文字中人與大形可互作。如甲骨文併字作𠀤也作𠀤，金文幾字作𢆻（荓伯毁）、也作𢆻（幾父壺）。亻、大均象人形，祇是側立正立之別，作為形符意義相同，故可互作。合書之例（或借筆），古文字中也常見。如甲骨文娥字作𡚁，又合書作𡚁，娸字作𡝩，又作𡝩，四千作𠦃，五千作𠦃，金文無疆作𤰈（都伯祀鼎）、公子作𡥀（曹公子戈）、孝孫作𡥀（鄀侯殷）、五朋作𡘥（卯卣二），百朋作𡘥（㝬鼎），古璽倜作㑶等。因此，倗可从大作𡘥，可合書作𡘥。《汗簡》鳳字作𡘥，當是大與拜合書之形，本即倗字，如同古匋倗作㑶。⑱《說文》鳳字古文一形作𪁇，實為㑶或㑶等譌變之形，即倗字。卜辭的𡘥似借為鵬或鳳字。

九、釋𩫏𩫏𩫏𩫏

甲骨文有字作𩫏，舊不識，《甲骨文編》列入卷五高部，云：「从高从內，《說文》所無。」又有字作𩫏、𩫏，《甲骨文編》列入附錄上五九、五八。李孝定《集釋》韓𩫏、𩫏、𩫏三字，云：「从高从丙，《說文》所無。」李又將其列入待攷字。甲骨文的𩫏、𩫏等字，

《甲骨文編》列入高字條下，而李氏《集釋》及島邦男《綜類》並來采納，而將⿱亯丙、⿱亼丙分列。總之，上列諸字目前還需要進一步分辨。

甲骨文中的㕣、㕣等形之字，過去釋為亯是正確的，但對其構形則說法不一，令人莫衷一是。⑲我們主張㕣象房屋建築之形。經考古發掘，商代二里岡期宮殿建築大體呈㕣形。介即屋之象形，口即臺基。殷人建房，先挖出房基，然後取土質較硬或黏性強的泥土填築夯實，然後再在填實的基上挖出牆基。甲骨文的㕣，恐怕就是殷人「茅茨土階、四阿重屋」的象形。因此，㕣實是一個象形字，《說文》的解釋顯然有誤。

⿱亯丙字，我們認為从亯从丙。卜辭內與丙有別，一般來說，丙作内或冈，内作冈。⿱亯丙字所从之丙應是所加之聲符。亯丙同屬古韻陽部。《說文》亯字篆文作亯即享。典籍享、方、丙音近可通。如《周易》之享，漢帛書本每作芳。《說文》仿字籀文作俩。《左傳・隱公八年經》：「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公羊傳》、《穀梁傳》祊作邴。甲骨文更作⿰丙攴、⿰丙攴，象以手持鞭形，丙為聲符。⑳因此，⿱亯丙即亯字加注聲符丙，而⿱亼丙則是其省形或合書形，⿱亯丙、⿱亼丙都應釋為亯。

甲骨文高作髙、髙等，釋高毫無疑問，唯對其構形則異說紛紜。㉑我們認為，髙从亯省，口聲。高屬見母宵部，口屬溪母侯部，二字雙聲，韻可旁轉。如《詩・小雅・皇皇者華》：「我馬維駒」，《釋文》「駒本亦作驕」。駒屬見母侯部，驕屬見母宵部。《古文四聲韻》錄崔希裕《纂古》高作髙，从上舉之⿱亼丙，尤具初形。《說文》以為亯是从高省，是顛倒了二者的關係，⿱亼丙、⿱亼丙應是㕣（亯）省，《甲骨文編》應將其列入亯字條下。

十、釋⿱至皀

《甲骨文編》附錄上五六有字作⿱至皀、⿱至皀，舊不識。我們認為此字从至从皀。至字形體甚

明，下部皀形如同既作䬳、即作飤、食作𩚃等，應該隸定作䬳或餟。

字書未見䬳字，䬳當是餟。甲骨文从食之字每每从皀作。如飤字作𩚁、餗作餗、餐作𩚫等。《史記．秦本紀》：「臣常遊困於齊，乞食餟人。」《索隱》引徐廣曰：「餟一作銍」。《集韻》餟，「餟人」，地名，一曰刈禾人。通作銍。」

《前》四．一六和《後》下三四．二有兩條相同的辭例：

戊辰卜，爭貞，弜疑帚娘子子（早早）。

卜辭就「帚娘」生子貞問者數見，如《後》下三四．四，「帚娘⿰女冥（娩）不其幼。」卜辭也習見「帚某子」之稱，如《佚》七五二，「貞，帚姝子其𡧍」，《粹》一二四〇，「乙巳卜，貞，帚妥子亡若」等。稱「帚某子子」者，此例僅見。山東臨朐曾出土鄩仲為集次女所作陪嫁之器，盤銘稱「仲女子」，而匜銘「子」下增一重文符「=」。李學勤先生曾引《儀禮．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注「女子子者，女子也，別于男子也」，指出「女子子」是當時的習語，「仲女子」、「仲女子子」，都是次女的意思，[illegible]上引「帚某子」和「帚集子子」如果都是指「帚某」的話，將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疑」可能是祭名，類似「……知帚⿰女冥子于匕己，允有𡆥」（《續》一．三九．四）之「知」。但也可能是對「帚娘子子」有所「保佑」或「加害」之義。疑（䬳），典籍可通秷（祇）、致等。

十一、釋⿰王辰

甲骨文有字作⿰王辰，《甲骨文編》列入附錄上一〇九。甲骨文中玉字作王也作丰，如琀作瑞也作⿰丰吾，珏字作玨也作⿰丰丰等。因此，上列之字左形从玉。⿰王辰為反辰，即辰。如振作⿰彳辰或⿰辰止、永作非或⿰彳永等。非應該隸定作⿰王辰。

字書中未見⿰王辰字。古文字中金、玉因義近每可互作，如古璽鈢字作鉩，从金，《說文》

籀文作[illegible]，从玉。《說文》鈕字古文作玨。⿰王𠂢當是鎃字。字書鎃又譌誤作⿰金爪。梅膺祚《字彙》鎃同⿰金爪。《汗簡》錄《義雲章》劈作[illegible]，為[illegible]譌，即鎃字。《玉篇》鎃，「普的、普賜二切，裁名也。」《漢書．藝文志》：「鉤鎃析亂而已。」注：「鎃，破也。」《方言二》：「梁益之閒裁木為器曰鎃。」《說文新附》作⿰金爪，「裂也。从金、爪。普擊切。」《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劈，古文𠂢、鎃，」是鎃古有劈析、破本之義。

《甲》三九一三

壬戌卜，狄貞，亞旅其涉遷入。

壬戌卜，狄貞，⿰王𠂢入。

「遷入」與「⿰王𠂢入」對貞。思治師指出，「遷入」是指乘遷（驛）傳以入。㉘那麼，「⿰王𠂢入」解釋為劈析道路而入，文義似可通。

十二、釋旰⿰𠂤千

甲骨文有字作旰、[illegible]，《甲骨文編》列入卷七日部，隸定作旰，云「从日从千，《說文》所無。」又有⿰𠂤千、⿰𠂤千、⿰𠂤千、⿰𠂤千等字，《甲骨文編》列入卷十四𠂤部，隸定作⿰𠂤千，云「从𠂤从旰，《說文》所無。」唐蘭先生曾釋旰為易（《天》七〇），認為「旰當是易之本字，與昊、夙等字同義，字形小變即為早矣。」㉙上列諸形究竟是什麼字，還需進一步研究。

此字的基本結構當是从日从千。《甲骨文編》隸作旰、⿰𠂤千是對的。人、千形音均近，旰⿰𠂤千就是旰、⿰𠂤千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如年字本作[illegible]，从人，又作[illegible]，从千；《說文》仁字古文作[illegible]，从千。因此，此字應是一個从日、千聲的形聲字。作⿰𠂤千者，應是旰之繁構。猶如征字，卜辭又作[illegible]。郭沫若認為即征之繁文。㉚楊樹達認為：「殆征伐之征本字也。征伐必从軍旅，故从𠂤，正則其聲符也。」㉛然字書中未見有从千之旰，致使對此字的認識一直迷惑

不解。

經過我們的比較分析，我們認為，旰就是見於字書的旰。《說文》日部有旰、旱二字。旰訓「晚也。从日干聲。」旱訓「不雨也，从日干聲。」旰、旱形音相同，為何意義有別，這就暴露出其中一字似有疑問。古文字中的干作Y、Y、Y（刀背文）等形，千作千、千、千、千（古璽）等，二字形近易混。至于隸書、楷書的千與干，形體更相近似。干屬見母元部，千屬清母真部，二字聲音亦近。因此，後来將从千的旰誤認為是从干，於是旰行而旰失傳。

認為旰即旰，於卜辭文義也可通順。

《天》七〇

丁卯卜，亦貞，王旰。

《前》六．二一

弓旰

《乙》八八九二

弗旰

《續》五．一一．一

丁亥卜，穷貞，羌舟啟，王旰。

《摭續》三一五

……王旰

《乙》一一三三

……王旰

《甲》三三一八

貞……其宿其眲，亡巛（災）。

典籍「旰」字除有「晚」義外，還有「盛貌」、「日行」等義。如《文選．景福殿賦》：「晧晧旰旰，丹彩煌煌。」李善注：「旰旰煌煌，皆盛貌。」李周翰曰：「晧晧旰旰，丹彩煌煌，皆旌旗之光明。」《集韻》「旰，日行也。」

古代出征往往稱前軍為𢼸。《詩．六月》征伐玁狁：「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甲骨文中征伐方國，往往用聯盟方國的將領率軍在前，而商王則比次在後以督陣，因而稱前軍為啟。㉗「貞，羌舟啟，王旰」句式，如同卜辭「貞，沚戠啟，王比」（《綴合》四七一）。「旰」字相當于「晧旰」之義。第四句是說，聯軍首領羌舟率軍在前作為先導，商王則率大軍在後，晧晧旰旰，旌師挺進。第七條的餅，當有「行進」之義，由「日行」引伸，是就停止下來宿營，還是繼續行軍，會不會遇到災害進行貞問，其辭義當是比較明瞭的。其餘文義可比較二例推求。

十三、釋咰

甲骨文有字作吋、𠮷、𠯑等，《甲骨文編》列入卷九旬部隸作叼，云「从勹从口，《說文》所無。」

勹即旬之初文。旬匀古同字。金文匀毀作𠣏，王孫鐘作㝉，是旬之演變由勹而旬、昀。㉘古文字中形旁口與言因義近每可互作，如詠字作咏、訊字作叽，《說文》嘖或作謮、吟或作訡、嘆或作謨、唶或作諎等。因此，咰即呴，亦即詢或訽。咰字見于《玉篇》：「所律切，飲也。」《集韻》詢或作咰，「《春秋傳》咨親為詢。」

《乙》二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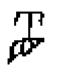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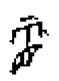
⧄五卜，旬……隻（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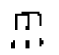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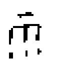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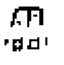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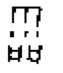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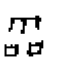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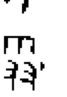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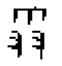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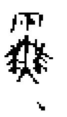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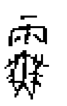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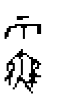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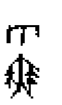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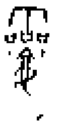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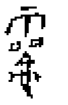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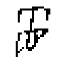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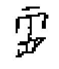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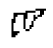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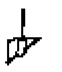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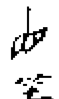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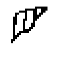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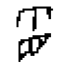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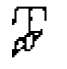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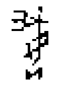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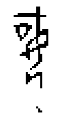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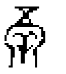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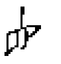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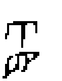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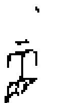
《乙》三一六

⧄⧄卜，旬罠，隻（獲）七十。

典籍訽多訓「謀也」。如《說文》、《爾雅》等。《書．舜典》「訽于四岳」，《史記．五帝紀》作「謀于四嶽」。《玉篇》謀，「計也」。《易．訟卦》「君子以作事謀始」，疏：「凡欲興作其事，必先謀慮其始。」「上列罠字象以网捕兔形，與羅、罠等字義近。「咰罠」當是設計謀以捕捉野兔。因此，將舊所未定之旳釋為旬，與訽同字，于卜辭文義也是吻合的。

十四、釋⿱雨直

甲骨文有字作、，《甲骨文編》列入附錄上四四與上二，是一個疑難文字。島邦男《綜類》據李孝定《集釋》引陳邦懷先生之說，將此字釋為「視」，然上揭之字所从之巾、帀與卜辭示字作丅、示、帀等判然有別。釋「視」絕不可从。

卜辭中雨字作、等，也省形作巾、帀等。如霝字作、，也省作；霸字作，也作；⿱雨無字作、，也作、；⿱雨龜作，也作等，均其例證。因此，我們認為、所从之巾、帀即雨省，甲骨文的雨及雨旁的巾、帀，表示雨點的三豎長短一般較一致，大多近似相等。可是上揭之字所从的巾，中間一豎貫下與目（）形相接，顯得較長，這是最使人迷惑之處。檢卜辭中直字作、等形，上一豎均較長。由此，我們纔聯想到、應該就是雨和直的合書之形，即直上一筆與雨中一筆相互借用。這種現象於卜辭中常見。如戠字作、職字作、五牢作、七十作十等。巾、帀與，自然可以寫作、。字書未見从雨之⿱雨直。古雨、水義近，⿱雨直與淔當是一字，如同《玉篇》隫字或作濆、⿱雨合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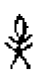
合同、⿱雨冡字亦作𩆜等。《公羊昭五年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廣雅．釋水》：「直泉，涌泉也。」⿱雨直字从雨从直，其義當是形容雨水之大。《說文》淔，「淔水也。从水，直聲。」《集韻》、《類篇》曰出穎川。朱駿聲以為即「灌水」。

卜辭⿱雨直字除用作地名或方國名外，還用作祭名和征伐等。

《前》三．二三．三

貞，⿱雨直牛百。

《存》二．三三二

丙午卜，貞，⿱雨直羊于。

《佚》九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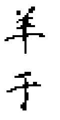
庚寅卜，品貞，⿱雨直三千人伐……。

《南南》一．六三

庚寅卜，殼貞，旬⿱雨直人三千乎望𢀛。

《京》一三五四

貞，⿱雨直人三百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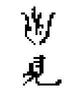
用作祭名的⿱雨直當假為直。《禮記．郊特牲》「直祭祝于主」，與上列「⿱雨直羊于」句子類似。鄭氏注云：「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當作動詞用為征伐的⿱雨直，當假為植或持。《集韻》植，持也。《老子》九章「持而盈之」之持，漢帛書甲本、乙本作植，《廣韻》持，執也。《說文》持，握也。《呂氏春秋．至忠》「而持千歲之壽」之持猶「得也」，卜辭「⿱雨直三千人伐」，當是指率領三千人出征。「⿱雨直人三百歸」，則可能是獲得三百人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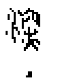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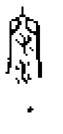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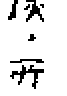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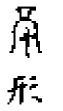
注釋

①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簡稱《集釋》）卷五、一七一九頁引。

②金祥恆《釋盟》，載《中國文字》第十二冊。

③金祥恆《匋文編》五．三四。

④所舉之例具見《甲骨文編》。見《續》二、二五．一，《簠人》三八。

⑤此形或釋罙，見《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九二頁，《古文字研究》十六輯一一二頁亦采其說。全按：石鼓文深字作，中山王壺作，《說文》探字正篆作，所从之罙與此形有別。此形乃由形省作，與罙不能視為一字。

⑥釋罙者見《文物》一九七八年三期唐蘭、裘錫圭文，《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二期李學勤文。釋鬳者見《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二期徐中舒文。鬳字變化，可參見拙著《汗簡注釋》一七一頁獻。

⑦鄭珍《汗簡箋正》認為，寡是因《說文》守訓「守官」遂增从官，是沒有證據的推測。現有甲骨文為證，《說文》當有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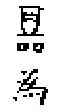
⑧詳見《古文字研究》第三輯李家浩《戰國邙布攷》。

⑨可參見于省吾《釋从天从大从人的一些古文字》，載香港中文大學編《古文字論集》初編，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

⑩詳見林澐《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載《古文字研究》第六輯。

⑪詳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巿、釋非𩏂》。

⑫詳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周法高《金文詁林》。

⑬思泊師曾於《甲骨文字釋林．凡例六》釋為冀，但未解釋，不知拙說是否符合先師之意。

⑭同注⑩八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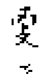
⑮林澐《說朕、我》，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

⑯王字作㞷，說見注⑩。

⑰見《金文編》一九八五年版五六○頁。

⑱見高明《古文字類編》二○頁。

⑲可參見注⑷高字條。

⑳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

㉑見注⑷高字條。

㉒ 李學勤《試論山東新出青銅器的意義》，載《文物》一九八三年十二期，銘文拓本見同期第三頁。

㉓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遠》。

㉔ 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文字考釋五五頁。

㉕ 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一〇九頁。

㉖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七頁。

㉗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敀》。

㉘ 可參見于省吾《雙劍誃古文雜釋》釋均。

㉙ 《甲骨文編》附錄上一一三還有一個[illegible]字，所从之[illegible]與我們討論的[illegible]形十分相似，區別祇是[illegible]上中間一豎的長短。如是兩字，[illegible]當隸定作戠，如是一字，則應隸定作戲。[illegible]、[illegible]乃其省形（省形符而不省聲符）。卜辭習見之「祉[illegible]」，或作「祉吋」，二者究竟是什麼關係，以及[illegible]究竟相當于後來的什麼字，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另外，本文所引甲骨文著錄簡稱，詳見《甲骨文編》。

※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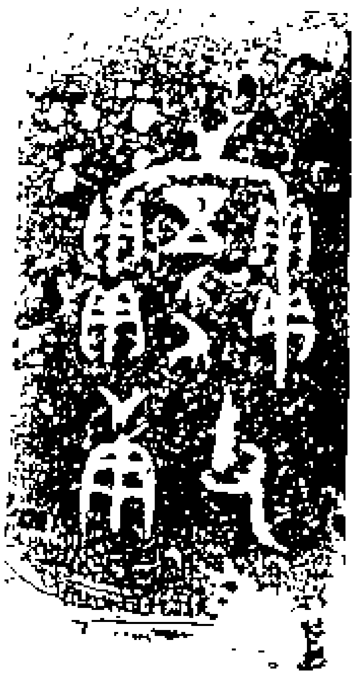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年，筆者在吉林大學從于省吾先生學習古文字，一九八一年前，曾對《甲骨文編》附錄及有些疑難文字作過一番探討，寫過一些心得筆記，現選擇其中一部分發表，供學術界討論。拙文至今已經十年，如其中某些說法與後來他人之說合而筆者未曾覺及者，祇算作為對他人的補充。

謹以此文紀念先師思泊教授逝世八週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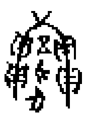
（原載《考古與文物》一九九二年六期）

商父庚罍銘文試解

遼寧喀左小波汰出土一件商代銅器，其上有如下一組銘文：



這組銘文因為涉及到古代貨幣的有關問題，頗受錢幣界的關注。朱活先生首先作了這樣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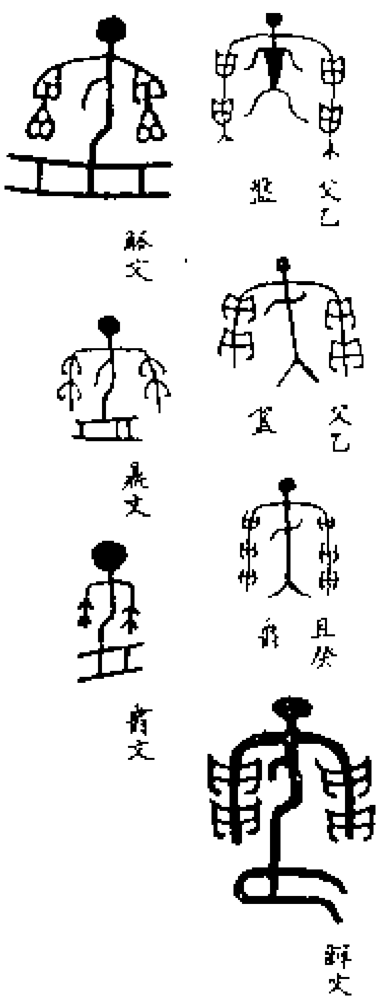
器徽作，上為百朋貝（二十乘五）。在商代百朋是大數，頗有後世所謂「腰纏萬貫」之勢。中為兩「止」相疊，當為「步」字。《說文》：「步，行也。」這組族徽清楚地揭示肩擔貝百朋，出門做生意。①

這種看法在學術界已有一定影響。②筆者對這組銘文也頗感興趣，曾函詢朱活先生。朱先生惠賜銘文搨本複印件一份，並云搨本系遼寧孫守道先生所贈。因銘文「五」下一字不夠清楚，又蒙孫守道先生復賜較清楚拓本複印件。孫先生提示云：「五」下一字「為兩足，做步行之姿，當可讀為『步』字乎？請酌。」

因為這組銘文罕見，又涉及到商代貨幣經濟及這類「族氏文字」的釋讀等問題，頗為重要，筆者在此也提出一點不太成熟的看法，聊供學術界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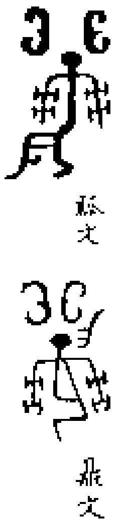
商代金文較早者，字數一般較少，且每々在祖先名字上有一個或一組文字，過去稱之為「族徽」，現在多稱之為「族氏文字」。這種文字的內涵比較複雜，說法不一。有的文字能夠釋讀，粗知其大義；有的文字一時還不能認識，不明其義。但一般學者多認為，其含義當與作器者的族氏有一定關係。有關「族氏文字」還是一個有待繼續探討的重大課題，③本文衹是就父庚罍銘文談一點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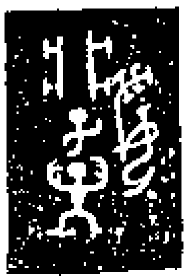
族氏文字中與罍銘有關係者，有下列數例，大多出現在祖、父私名上：④



這種文字，過去或釋嬰，像人項掛貝，表示美觀，或釋為倗。但多數學者以為是會意字，像擔貝以行；或從舟者，像擔貝乘船，出門做生意；是商人經商的生動寫照，學術界似乎沒有過多的爭議。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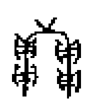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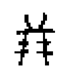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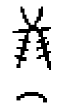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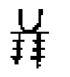
與罍銘及擔貝以行這種文字有關者，還如下列幾組：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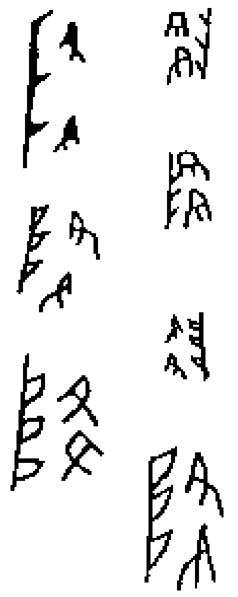



簋文

前兩組，上部似從二耳，當即聑，下部為一手阻止或按住擔貝之人腿部或頸部，使其不能前進，如按「六書」分析，當為「抑」字。第三組左為「舉」字，⑦右為一女子兩手之上掛一串貝，不知是否可釋為「嬰」。這三組文字的「聑」、「舉」應是族氏文字，其下的

「抑」或「嬰」與「聑」和「舉」之間可能有關係，但也可能沒有多大關係，而是表示另外的意思。其間的確切關係目前還很難說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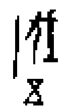
我們討論的銅罍銘文，與上列幾組銘文含義不同，而是一組數字。所從的為「廿朋」，如省其形，即金文習見之（衛盉）、（德簋）、（效卣）。朱先生釋為「廿朋」是正確的。「廿朋」五下為兩倒「止」形，一左一右，為倒寫之「步」。古文字中正寫倒寫是有區別的，不能一律視為正倒不別。如ㅂ與夂、凵與冂、ㄅ與ㄑ等。因此，「五」下一字不能釋為「步」，而應釋為「夅」，即今之「降」字。「降」字已見于甲骨、金文，⑧从阜，从二倒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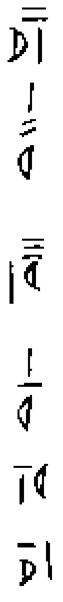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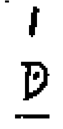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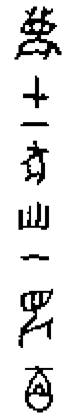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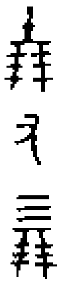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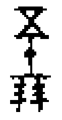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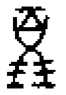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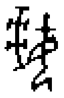
《說文》夅，「服也。从夂㐄相承，不敢竝也」。段玉裁注：「凡降服字當作此。降行而夅廢矣。」《說文》降，「下也」，段注云：「下為自上而下。以地言曰降，故从阜。以人言曰夅，故从夂㐄相承」。高鴻縉曰：「按夂夂即陟降之降之初字，从兩足（止）向下行，會意。後以陟从兩足登阜而陟降兩字相連並常用，故亦於夅加阜為降，而為从兩足下阜矣。動詞，至降服之降，乃會意，非本意也。」⑨是降古本作夅。

「廿朋五夅」如何理解，是讀為「廿朋又五夅」，還是「廿五朋夅」，或者「廿五夅朋」，還需要加以分析。

甲骨、金文中稱幾十或幾十幾者有下舉之例：

十五伐　《甲骨文編》六一三頁

	十二月、十三月、十一月	《甲骨文編》六三二頁
	十一月	肄毀
	鹿七十一豕卅一麛百	《佚》四三
	十朋又四朋	遽伯毀
	五十朋	效卣
	百朋	壆鼎
黄金廿=益二益	黄金十益一益四兩	《包山楚簡》一〇七、一一一。

根據上舉數字的讀法，我們以為壺銘當讀「廿朋五夅」，或者「廿五朋夅」。夅作二倒止形，故有下、落、差等義。如《爾雅．釋詁》「降，落也。」《說文》「降，下也。」如讀「廿五朋夅」，當即二十五朋弱或不足二十五朋。如讀「廿朋五夅」，則「夅」就應是「朋」下的計量（數）單位。然「夅」相當於今之何種量詞名稱，一夅是多少，目前還說不清楚。估計「一夅」應少於「一朋」，是否如前舉所从之帀，指半朋貝，尚有待研究。如「夅」指半朋，一朋以十貝計，⑩「廿朋五夅」即二百二十五貝；「廿五朋夅」則為不足二百五十貝。不論怎樣理解，這組銘文不能讀為「二十乘五」，為百朋貝，則是可以肯定的。

金文中記載銅器價值的唯一的一件器物，是成王時期的遽伯睘簋。銘云：「遽伯睘作寶𨽍彝，用貝十朋又四朋」。父庚壺「廿朋五夅」很可能是記載銅壺的價值數額。其數目與遽伯睘簋接近，多出數朋者，當與銅器制作的難易程度、銅料的優劣及器物的大小輕重等因素有關。

總之，我們認為，商父庚壺銘文應釋讀為「廿朋五夅」，讀為「二十朋又五夅」或者「二

十五朋夆」，很可能是一組標明銅器價值的數字，是研究商代物價的唯一的一件珍品，也為進一步研究所謂「族氏文字」增添了新的內容。

注釋

① 朱活《商幣篇》，《四川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又見其著《古錢新譚》七頁，山東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

② 如尹進《中國古代商品經濟與經營管理研究》三二頁，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③ 可參攷林澐《對早期銅器銘文的幾點看法》，《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④ 見容庚《金文編》（一九八五年版）一〇三〇頁。

⑤ 可參見李孝定等編著《金文詁林附錄》一一七頁下引各家說。

⑥ 見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三二五、三九、一二〇號，又見《金文編》一〇四五頁。

⑦ 于省吾《釋⿱丮共》，《考古》一九七九年四期。

⑧ 見《甲骨文編》、《金文編》。

⑨ 轉引自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卷十四「降」字條下。

⑩ 王國維《說珏朋》，見《觀堂集林》一六〇——一六三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黃陂魯臺山遺址爲「長子」國都蠡測

據報道，經考古調查，在湖北黃陂灄水左岸的魯臺山範圍內，分佈着許多古文化遺迹。其範圍，南北長約一六二五米，東西寬約七七五米，面積爲一二五九三七五平方米。在魯臺山對面僅隔一條灄水，又發現了面積約三萬平方米、文化內涵與魯臺山相當的椅子山遺址。兩處遺址總面積約一百三十萬平方米，其規模是相當文的。考古工作人員在遺址範圍內，採集有新石器時代、商周及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遺物。在墓地周圍及西周墓葬填土中，又發現有商代二里崗期的紅陶、灰陶鬲足及西周時期的紅陶豆柄等，並推斷這一帶還有商周時期的遺址。一九七七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元月，爲配合灄水改道工程，在魯臺山西南清理古墓三十五座（西周墓五、東周墓三〇）和一個直徑二米、深約四、七米的灰坑。出土了一大批珍貴文物，尤其是五座西周墓，共出青銅器四七件，其中九件有銘文，這對於探討有關問題提供了重要綫索。①

簡報發表後，不少學者對這一重要遺址和五座西周墓的年代及族屬展開過討論。②經過大家的努力，西周墓的年代問題已漸趨一致，而該處的族屬或國別問題則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曰周王朝控制南國和南夷的一個重要軍事據點

二曰「漢陽諸姬」之一

三曰荆楚地區的方國之一或其統治中心

四曰荆

諸說均有一定根據，各自成理。本文不打算就上述問題展開討論，而祇是提出個人的一點不

太成熟的看法，供學界討論時參攷。根據有關材料，我們以為晉臺山遺址應是當時長江邊上「長子」方國的統治中心，這從銅器銘文、遺址內涵及殷墟甲骨文中能夠得到启示。

五座西周墓均出有青銅器，其時代的劃分可以陳賢乙、張亞初先生的意見為代表：

	M28	M34	M26	M30	M31
陳	成王前後	成王前後	成王前後	康王	昭王至穆王
張	成康之際	康王	康王	昭王	昭王

這五座西周前期之墓，多為中小型墓，祇有M32規模最大。此墓：室長六米、寬三米，幷有八米長的墓道，墓平面呈「甲」字形；出土文物也最多，僅銅禮器就有圓鼎一、方鼎四、毀二、甗二、卣二、爵二、觚一等，其等級身份可算五鼎墓。根據目前的材料及有關研究，商周墓葬有墓道，幷出有不同方鼎者，祇有王和王室重臣，及諸侯夫婦或方國＝君夫婦③因此，M32的主人身份應該是僅次于王和王室重臣的諸侯夫婦或方國＝君夫婦。這種身份與如此較大規模的遺址是相稱的。

M32中的八件有銘銅器可分兩組，一組是「長子狗」為其「父乙」作器，一組是「公大史」為「姬𡚸」作器。這個「公大史」，研究者已經闡明，他不是畢公高之子，就是召公奭之子，畢、召都是姬姓。「公」是尊稱，「大史」即太史，為其職稱。太史而稱公，表明其地位甚高，「公太史作姬𡚸」之器，姬為姓，𡚸為名，是公太史為其女兒所作之媵器。這是中原宗周銅器帶至南方者。能與周室「三公」之一的太史女兒匹配者，絕非等閒之輩，同墓所出「長子狗作父乙」器銘的「長子」的地位身份應與之相當。我們主張M32的墓主，不是長子狗的父親「父乙」，就是他的母親「姬𡚸」，長子狗所作之器要晚于公太史作器，可能就是這個原因。古同姓不婚，「長子」絕非姬姓。所以，「長子」不大可能是「漢陽諸姬」

之一。

張亞初先生曾對「長」或「長子」作過比較深入的研究，他根據陝西長安縣普渡村發現的穆王時的長甶盉及宋代出土的高卣蓋銘，認為長甶和長子狗都是長氏人，是殷箕子的後裔，「長」為姓氏，「子」為爵稱，地在山西。同時，張先生又提出另一種可能，即不是以「長」為姓氏，「子」為爵稱，而是以「長子」二字為氏名，與春秋時期晉器「長子□臣匠」之「長子」類同，是以國邑名為氏，并主張「長子」周初為史辛甲所封國，後歸晉，為趙地；辛甲是西周文武時期的賢臣，因此，長子狗也可能是以國邑名為氏，當為辛甲之孫子輩，其器出在魯臺山，可能是因參加周昭王南征才到達這個周王朝控制南國和南夷的軍事據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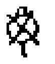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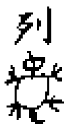
我們同意「長子」、是以國邑名為氏稱一說，但周初墓於魯臺山的「長子」，恐怕與山西一帶周初殷箕子後裔之「長」或辛甲後裔春秋晉器銘文之「長子」有別，而存在另一種可能，那就是，這個「長子」可能是南方長江、漢水匯合處的一個方國（詳下），其身份和等級與周室「公」的女兒也是般配的。

魯臺山遺址及西周墓的填土中都出有商代陶鬲、豆等器物，離魯臺山不遠的黃陂盤龍城、袁李灣等處以及孝感、安陸、應城等地都發現有商周時代的遺址，並有西周早期文化壓在殷代文化層上的地層關係，說明這一地帶西周文化的前身是商文化。④殷商甲骨文中也反映出這一地帶還有不少方國，如沓、虎方、舉等。這些都說明漢江地區的大小邦國一直是歸屬於商朝以及後來周朝的，⑤也就是說，魯臺山遺址一帶西周文化的前身是商文化的統治區，⑥中的「長子」，我們認為很可能就是殷墟甲骨文中的「長子」。

殷墟甲骨文第三期中有兩條相關的材料：

《合集》二七六四一　其又（有）長子惟□至王受又（祐）

　　《合集》二八一九五　乙未（卜，晅貞）：長：不：（辭殘）

甲骨文中稱「某子」者習見，如妍子、邑子、唐子、爵子等，均為人名。甲骨文中的人名，往〃同時又是地名、國族名，如習見之「望乘」、「祉戜」等即是。又如「妍子屯我」（《合集》三二七三正），是指「妍子」對商有所加害；「貞，于唐子伐」、「貞，唐子伐」（《合集》九七二、九七三正），則可能是商王對「唐子」有所征伐。因此，上列甲骨文之「長子」應是國族氏名。「隹」下一字，過去著錄多缺釋，根據字形，它應是龜而不是黽。龜與黽的區別主要在于尾巴，黽無是而龜有尾，見附圖。即上列之簡省形，《甲骨文編》將這種形體列入「龜」下是正確的。

　　根據前輩學者的研究，殷墟占卜用的龜甲，大多是來自南方長江流域，安陽本地並不產龜。⑥殷墟卜辭中記南方向商王貢龜者多見，如「有來自南以龜」（《合集》七〇七六正）、「貞，有來自南以龜」（《合集》五七七五正）、「允至以龜」（《合集》八九九六正）、「獻龜翌日」（《合集》一〇〇七六）等。甲橋記事刻辭中約有五百餘條是關於入貢卜龜的記錄，稱「某入若干」、「某來若干」、「某以若干」等。向商王貢龜最多者是來自南方的「雀」，「雀入二百五十」的甲橋刻辭就有幾十條。⑦漢東舉水流域的「秉」也多次向商王貢龜。⑧因此，前引卜辭「其有長子隹龜至」，當是商王貞問「長子」方國是否來貢龜。⑨

　　上面我們已經談到，向商王貢龜者多來自南方長江流域，三期卜辭中記有「長子」來貢龜，而長江之濱的黃陂魯臺山的墓葬中又出有西周早期名「長子」的銅器，這一地帶周文化的前身又是商文化，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魯臺山的「長子」，就可能是甲骨文中的「長子」，本是商代長江、漢水滙合處的一個向商王納貢稱臣的方國，周滅商後又臣服于周，其統治中心應該就在魯臺山一帶，說不定離其不遠的盤龍城（直綫距離不過三十公里左右）就

曾經是其早期使用過的都城。

魯臺山遺址堪稱一方國的統治中心應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很多學者也是這樣認為的。儘管在其遺址上還沒有發現城牆，但其規模之大、內涵之豐富非一般村落所能比擬。這就如同安陽殷墟和陝西沣鎬遺址，儘管也沒有發現城牆，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們曾經是商周時期的都邑。

總之，我們根據魯臺山遺址的規模和幾座西周墓的材料，以及M30出土的長子、公太史所作器的銘文及其關係，結合殷墟三期甲骨文中「長子」向商王貢龜，而貢龜者多來自南方長江流域等情況，認為M30中的「長子」可能就是殷墟甲骨文中的「長子」，為長江之濱一方國，商時向商王納貢稱臣，周滅商後又臣服于周。周王室與之聯姻，為的是加強對南方長江中游的控制，魯臺山遺址的內涵及其周圍商周遺址以及魯臺山西周墓銅器銘文多以日為名的作風等，基本能夠反映這一歷史的連續性。其統治中心，西周時在魯臺山一帶，商時的中心如不在魯臺山，也當在其附近，盤龍城商代遺址說不定就是其曾經使用過的都城。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政治局勢的變化，這個「長子」最終未能逃脫被楚滅掉的命運。

注釋

① 黃陂縣文化館等《湖北黃陂魯臺山兩周遺址與墓葬》，《江漢考古》一九八二年二期。

② 陳賢乙《黃陂魯臺山西周文化剖析》，《江漢考古》一九八二年二期。
王光鎬《黃陂魯臺山西周遺存國屬初論》，《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四期。劉啟益《黃陂魯臺山M30與西周康王時期的銅器墓》，《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一期。
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與族屬》，《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二期。
劉彬徽《湖北出土兩周金文國別年代考述》，《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胡勝利《論魯臺山西周「公大史」銅器銘文》，《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一期。

③ 楊寶成 劉森淼《商周方鼎初論》，《考古》一九九一年六期。又可參上列王光鎬文。

④ 可參陳賢乙《漢江地區的商文化》，《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⑤⑧ 可參江鴻《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文物》一九七六年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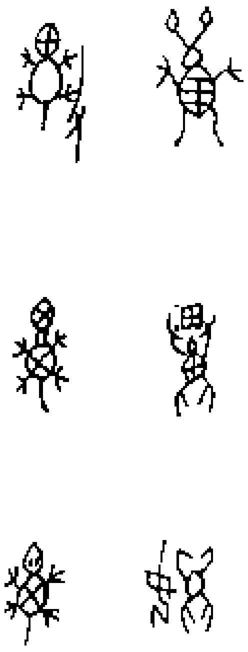
⑥ 胡厚宣《殷代卜龜之來源》，《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

⑦ 參見董作賓《殷墟文字乙編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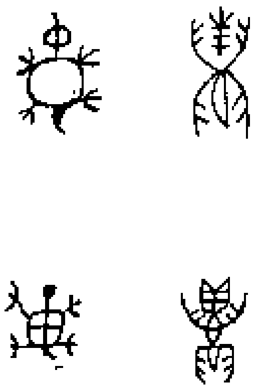
⑨ 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二四六頁所謂的「貞」字，我們認為都是「龜」字的不同形體，可參考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

（原載《江漢考古》一九九二年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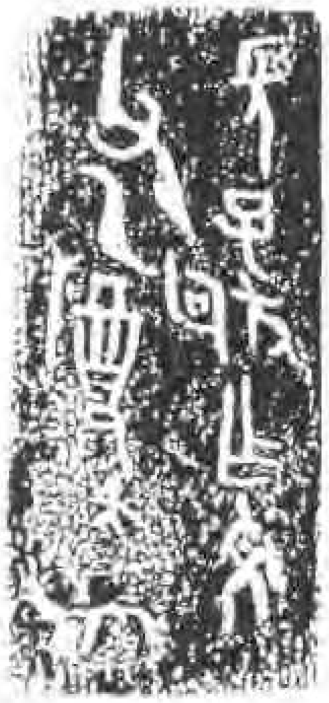
甲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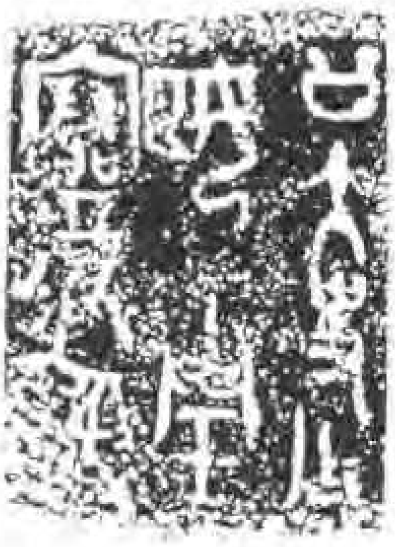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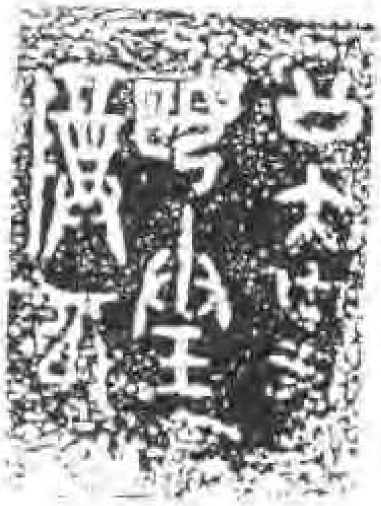
从龜 从黽



長子狗鼎



公大史方鼎



公大史方鼎

「安州六器」及其有關問題

所謂「安州六器」，是指北宋末年在湖北安州出土的六件西周早期的青銅器。據宋人王黼等著《博古圖録》記載，重和戊戌（公元一一一八年）出土於安陸之孝感縣，凡方鼎三、圓鼎二、甗一。這六器，在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稱為南宮中鼎（卷十、方鼎一——三）、中鼎（卷九，即圓鼎）、召公尊（卷十一，即圓鼎，實為觶，即中觶）、父乙甗（卷十六，即中甗）。另外，薛書中所謂圓寶鼎二（卷九）、方寶甗一（卷十六），也「同出于安陸之孝感」。那麼，得之安陸之孝感者就有九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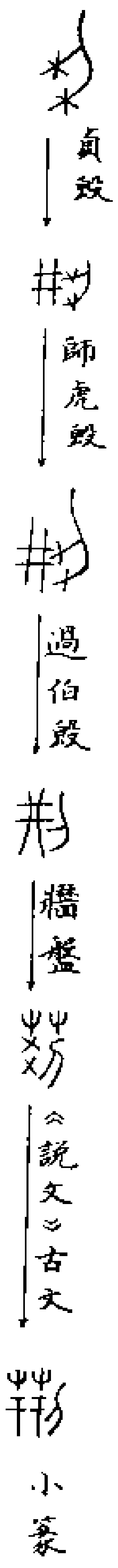
上述六器，都是「中」所作用以銘功報先的祭器。②銘文涉及到很重要的歷史、地理甚至《周易》等問題，尤其是昭王南征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因此，研究探討者不乏其人。遺憾的是，由于器物失傳，銘文多屬翻刻，致使有的銘文字形走樣，令人難以辨識和通讀，尤其是最為重要的中甗。筆者對這幾件器銘中的某些問題也蓄疑多年，現就其中的幾個問題提出來討論，相信經過大家的努力，將不斷會有新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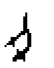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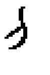
一、中方鼎的「虎方」與「夒障真山」

兩件中方鼎銘文相同，首句便云：「隹王令南宮伐反△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字，或釋為虎，或釋為荆楚之「荆」，雖然僅僅一字，可這是牽動諸多重大問題的一字。儘管已有學者為之辯解，③我們覺得還是有必要再作一些申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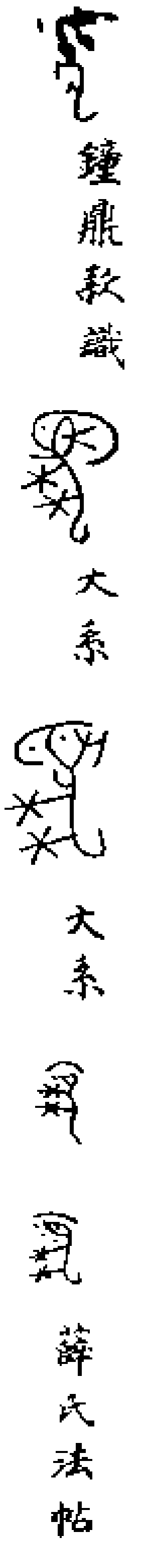
商代甲骨文中，目前還沒有發現可以確定為荆楚的「荆」字。此字最早見于西周金文，

新版《金文編》「荆」下收有五形，除師虎𣪘外都與伐楚荆有關；除牆盤屬恭王外，其餘諸器唐蘭先生都定爲昭王，與昭王南征有關。④其荆字的演變關係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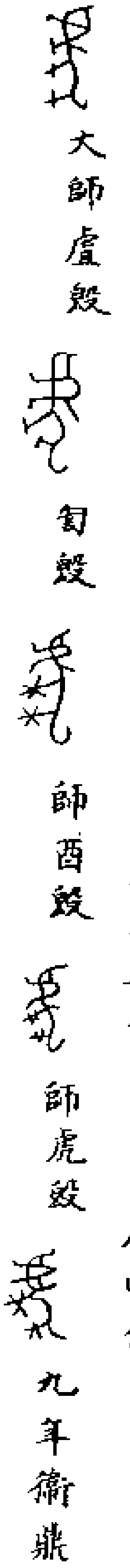

貞𣪘
師虎𣪘
過伯𣪘
牆盤
《說文》古文
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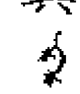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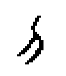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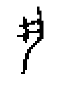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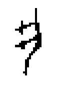
「荆」本爲會意字，後增从井，又省从、，戰國「古文」增从艸。⑤

中鼎的△，流傳之摹刻本略有區別，如


鐘鼎款識
大系
大系
薛氏法帖

不論孰是孰非，其基本的構形則是類同的，它無疑與金文的「虎」作


大師虘𣪘
訇𣪘
師酉𣪘
師虎𣪘
九年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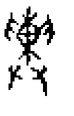
等形類同，而與（荆）字沒有關係。虎强調的是虎尾上捲，與「荆」字所从的形根本不同。金文虎字也未見有省略上部而僅留虎爪者。古文字中的部分相似不等于是同字，這就好比金文凡形作、，我們則不能說它就是上列虎字的省形。認中鼎的虎爲荆，源于吴其昌《金文曆朔疏證續補》，他認爲虎乃荆之本字。⑥唐蘭先生也釋讀爲荆。這在學術界已造成一定影響，故在此略作辯解。

中鼎以伐虎方作爲紀年，足見這是周初的一件大事。這個虎方的方位，應該就是商代的虎方，見于殷墟甲骨文。

《合集》六六六七　……貞，令望乘眔輿途虎方。十一月。
……輿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與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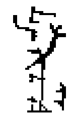
……與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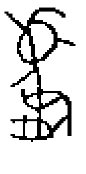
丁山先生曾攷證卜辭的「虎方」就是春秋時代的「夷虎」，亦即「死虎」，地在今安徽壽縣東南四十餘里。⑦郭沫若先生曾認為虎方「當在江淮流域，疑即徐方」。⑧另外還有一些不同的說法。⑨上列與字作，江鴻先生認為「象眾手共舉沉重的囊橐」，應為「舉」字古體。離舉不遠的還有「曾」，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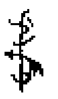
《合集》五五〇四　乙未卜貞，立事于南，右比⧄，中比舉，左比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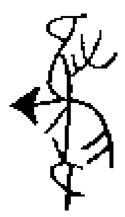
這是指商朝的三軍各與一國的武裝配合。「曾」在隨棗走廊一帶，則「舉」應在漢東舉水流域。⑩途讀如屠。《漢書．高帝紀》「令屠沛」注：「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望乘」是商朝的方國，經常奉王命出征。上列卜辭記載的是，商王武丁命令望乘與舉征伐虎方。據此，則「虎方」距漢東舉水流域不遠。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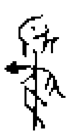
「夒陮真山」的夒，過去或釋夔、或釋射，⑫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因翻刻本有誤所致


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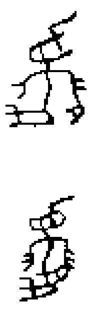

大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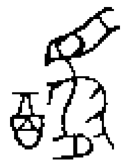

薛氏法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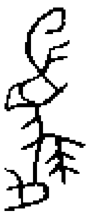

大系


薛氏法帖

根據字形，我們認為其與金文的夒字形近。如


啓卣


盂鼎

丁山、郭沫若等將其釋為夒應是正確的。金文有字作舲尊　過去或釋為夔，似與上舉之形有別。丁山先生曾以為「夒陮」可能即安徽之夏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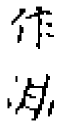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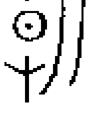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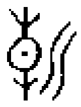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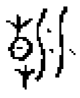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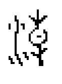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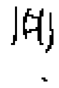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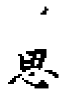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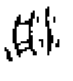
夒古與夔通。《書．皋陶謨》「擾而毅」之擾，《玉篇》牛部引作犪。《禮記．樂記》

「獿雜子女」。《釋文》獿作擾。盂鼎「無敢醲」之醲，乃擾之異文。啟卣「堇不夒」，應讀「謹不擾」。㉓因此，鼎銘夒即憂，亦即鄾。鄾為古地名，我們認為就在今之湖北襄樊市西北。《左傳》桓公九年：「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據石泉先生考證，今襄樊市西北之鄧城即古鄧國遺址，㉔鄾乃其南部邊邑。因此，「隮真山」就是鄾境內的一座山。其大致範圍，就在漢水北岸與鄧城遺址之間。

這樣，這件中鼎銘文的大意是：周昭王命令南宮征伐反叛之虎方那年，昭王命令中先視察南方諸國，為昭王南下打通行道。中在鄧南鄙鄾的隮真山為王設置行帳。王呼饋中以活的鳳凰。中將此事刻在寶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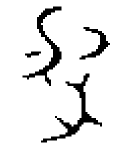
二、中甗的洀、琴、鄂等地及「昭王」之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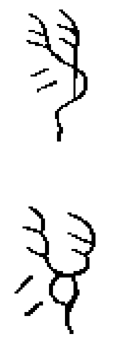
中甗涉及的地名較多，尤其是中省視南國的路綫存在諸多分歧。其中幾處關鍵的地名字還有必要進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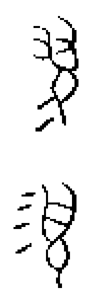
「中省自方登洀」之洀，唐蘭先生以為「當即朝」，其地據《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朝陽縣應劭注「在朝水之陽」，即今河南省鄧縣東南。此字原形作，从水从舟，與金文朝字作利毀克盨𦚔伯毀陳侯因資錞等構形不同，決非朝字。甲骨文有字作、，思泊師釋為洀，並謂當讀汎，㉕至確。《古文四聲韻．梵韻》錄《籀韻》汎即作洀，此字又見于啟尊，作。過去，我們曾將「洀（汎）水」推定為河南襄城縣南之南氾水。現在看來，此水為漢水支流，其入漢水處應在今之襄樊市以西。《水經．沔水注》：「汎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汎口也。」㉖中省鄧後至洀（汎），其路綫也是吻合的。啓尊銘文記述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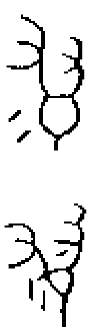
從王南征「在洀（汎）水上」，可互相印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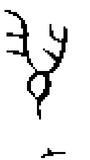
洀（汎）下一字，由于有脫筆，難以辨認，過去多缺釋。根據字形及中省視南國的路线，我們認為這個字應是「翏」。如金文翏作


中甗


翏生盨


此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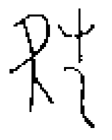

此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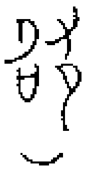

無叀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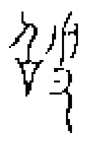
翏就是古蓼（鄝）國。按流行說法，古鄝國有二。一為己姓，即古飂國，在今河南唐河；一為姬姓，相傳為庭堅之後，在今河南固始。按甗銘路线，此「翏」應是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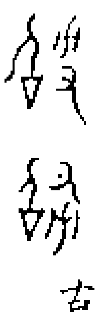
郭沫若先生釋「帥（次）」前一字為噩（鄂），學術界多從其說，惟有西鄂（南陽）、東鄂（鄂州）之爭。按照我們對銘文地名的考察，這個鄂應是指西鄂。中從駐地繒関出發，先視察方城，再到鄧國、洀（汎）水，北返至鄝，到西鄂駐紮，迎接绥：南下的昭王並向王滙報南巡的情況。中在鄧之南鄙鄝之障真山為王設置了行帳（見中鼎），白買父在漢水中的幾個洲佈置了防线，為昭王南下采取了安全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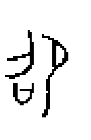
銘文倒數第二行「日傳△王☒休」的△，過去多缺釋。根據字形及其所處的位置，我們認為此乃「劭」之走形字，與《汗簡》、《古文四聲韻》劭形類似，从力从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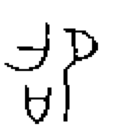

中甗

（）（估計應如此）


汗簡


古文四聲韻


牆盤


頌鼎

《說文》「劭，勉也。从力，召聲。讀若舜樂韶。」金文昭王之昭作卲，見于宗周鐘、牆盤等器。此假劭為昭。「日傳△王☒休」，應是「日傳昭王魯休」，與善夫克鼎「克其日用䵼朕辟魯休」類似，意即日：傳頌昭王的嘉美。如此說不誤，這就為「安州六器」屬于昭王時代（或稍晚）找到了直接的證據。

三、昭王南征的路綫及對象

中觶（召公尊）記述了昭王南征後「于唐振旅」的情況。王省視公族，賜給中四匹來自厲地的馬，以表彰其先行之功。李學勤先生認為唐、厲即隨州北面之唐國、厲國。中方鼎一記述了昭王十八年十三月，昭王回到中原寒地駐紮，論功行賞。王令太史賞賜中以「褔土」作為其采邑。李學勤先生認為這個「褔土」就是器物出土地「孝感」。李云：「安州六器是中所作銘功報先的祭器，出土的地點孝感，應該就是中受封的褔地。不管這批青銅器是出于墓葬，還是窖藏，都可以這樣推斷。」⑰

安州六器中的「中」，張亞初先生曾有精闢的論述。他根據辛中姬鼎「辛中姬皇母作尊鼎」（《三代》三·四一·二），認為辛中姬皇母是出嫁到姒姓的有辛（莘）氏去的「中」國的姬姓女子，字叫作皇母的人，從而致證「中」國是姬姓，屬「漢陽諸姬」之一，其方位在隨州均川附近。他說，「出土的和傳世的中器相當多，就安州六器講，就包括了成套的炊器、食器和酒器。從這些情況看，『中』國必然是西周時期漢陽諸姬中比較強大的和重要的一個。『中』國既然是周王的同姓國，而且又是熟悉這一帶情況的較強大的一個諸侯國，這樣，昭王南征時，『中』國就必然成為昭王主要的依靠對象。」⑱

根據對「安州六器」的分析和對某些疑難文字的辨證，我們認為，昭王這次南征的主要對象是反叛的「虎方」，主要將領是「南宮」，主要先行者是「中」。結合啟卣、啟尊銘文，其經由的路綫及有關情形大致如下：

昭王從成周出發，越過嵩山腳下的上侯、滍川南下。昭王命令中先省視南國，為南下打通行道。中在方城之外的曾（繒關）為王安排了行帳。中按照史兒傳達王的命令開始出省小

大邦國。從繒關出發，先到達方城，而後到鄧國，到溳（汎）水，北返至鄂國，最後在西鄂駐紮，迎接南下之昭王。中省視鄧國時，看中了鄧南鄙鄭的隞真山（離漢水不遠），在那兒爲王設置了行帳。白買父在漢水一綫，尤其是在其中的幾個洲佈置了防綫，爲昭王南下作好了充分的准備。昭王征虎方勝利後，班師于隨州北面的唐國，在那兒大省同姓諸侯，賞給了中來自屬地的四匹良馬，以表彰其先行。在鄭隞真山時，昭王饋中以生鳳。昭王十八年十三月，昭王回師中原寒地駐紮，論功行賞，令太史賜給中以福土，作為其采邑。中記述了昭王一系列的賞賜，作了這些銘功報先的祭器。

昭王時代伐楚荆，有一系列銅器銘文為證，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器記述的這次南征是伐虎方，沒有提到「荆楚」，說明昭王時的南方是不安寧的。昭王曾進行過多次「南征」，恐非如典籍所載衹有兩次，征虎方衹不過是其中之一。牆盤所記「弘魯昭王，廣懲楚荆，惟寏南行」，應理解為弘大嘉美的昭王，大規模的懲罰楚荆，為的是打通＝往南方的道路。我們推測，這次南征，昭王抵漢水後很可能沒有南渡，而是（或沿漢水）向東南疑進，因為「虎方」在距漢東舉水流域不遠，「漢陽諸姬」多在漢東，行走安全可靠。當然，此時的「虎方」也可能屬于廣義的「荆楚」。

總之，「安州六器」銘文記載了非常重要的內容，對于弄清有關問題有重大意義。上面所談，衹是一些膚淺的看法，提出來供大家參攷。

注釋

①唐蘭、宋煥文先生均有類似看法，分別見《西周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安州六器辨證》（《江漢考古》一九八九年二期）。

②李學勤《中方鼎與周易》，安徽《文物研究》第六輯，一九九〇年。

③段渝《「古荆為巴」說攷辨》，《貴州社會科學》一九八四年五期。

④見注①唐蘭文。又《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⑤荆、楚二字比較複雜，我們另有專文討論。

⑥吳其昌《金文曆朔疏證續補》，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二卷二——四號，一九三一年。

⑦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⑧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

⑨可參見劉敦愿《雲夢澤與商周之際的民族遷徙》，《江漢攷古》一九八五年二期。朱俊明《古荆為巴說》，《貴州社會科學》一九八三年四期。

⑩江鴻《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文物》一九七六年二期。

⑪「虎方」的具體地點還難以確指，如甲骨文「舉」之攷釋不誤，則「虎方」應在鄂東。

⑫參見注⑲、①唐蘭文，及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等。

⑬何琳儀、黃錫全《啟卣、啟尊銘文攷釋》，《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

⑭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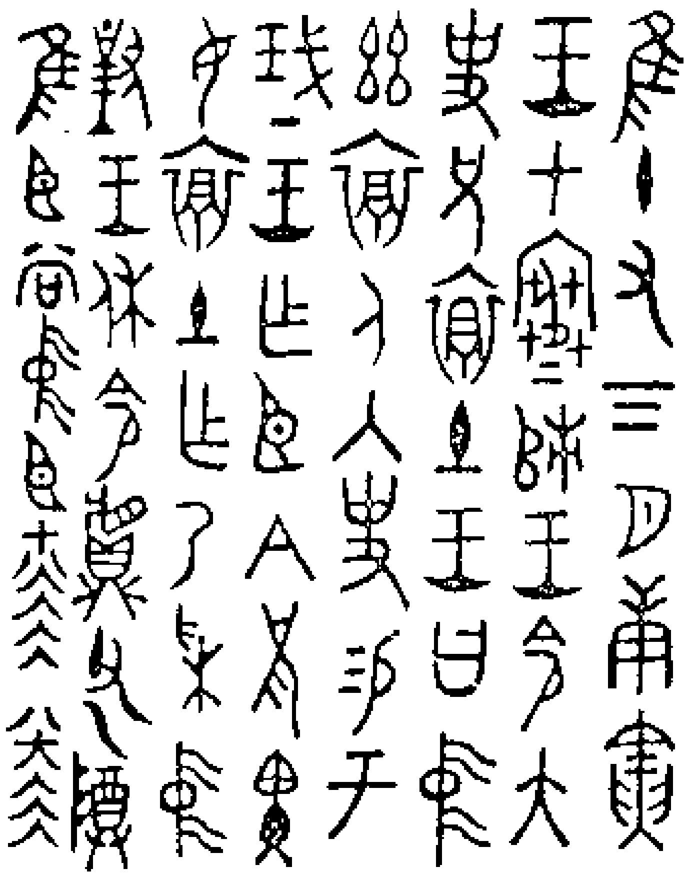
⑮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

⑯見注⑬，又何琳儀《釋洀》，一九九〇年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次年會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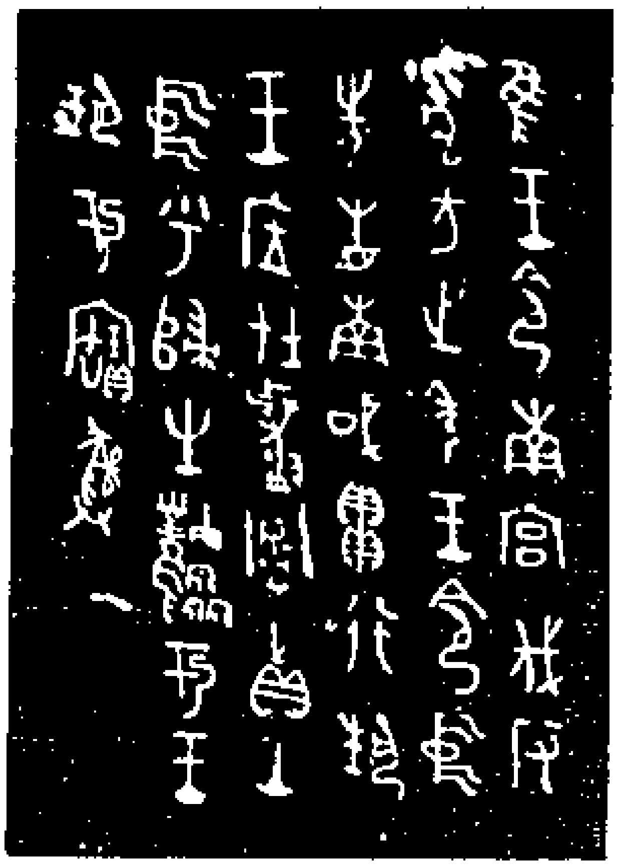
⑰同注②。

⑱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與族屬》，《江漢攷古》一九八四年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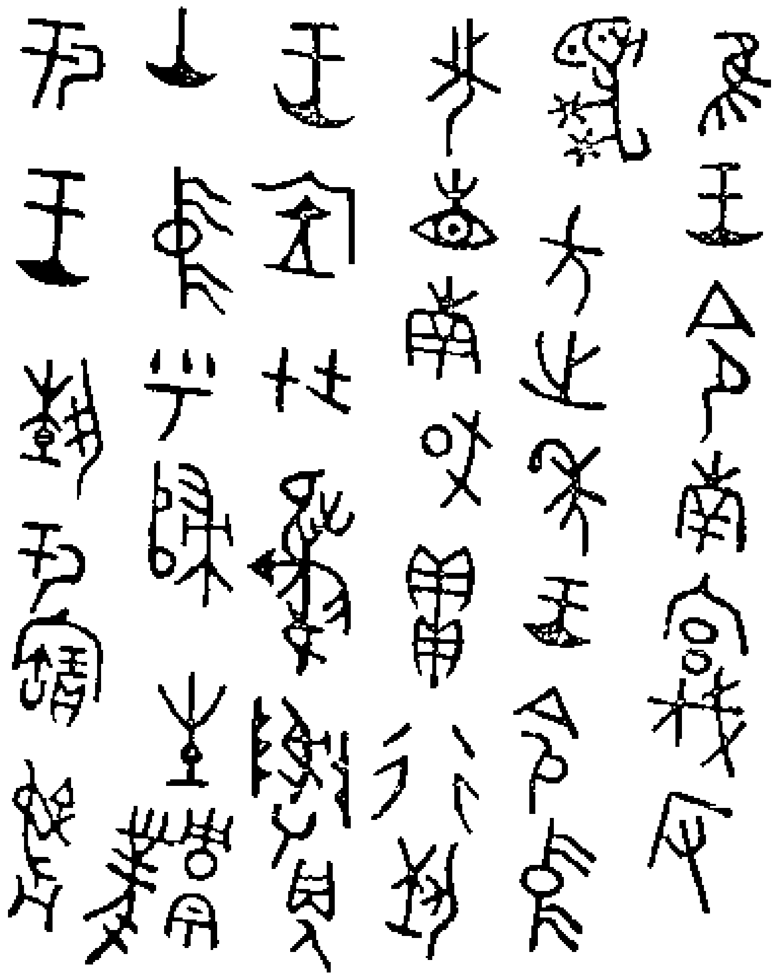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一年草定，摘要收入拙著《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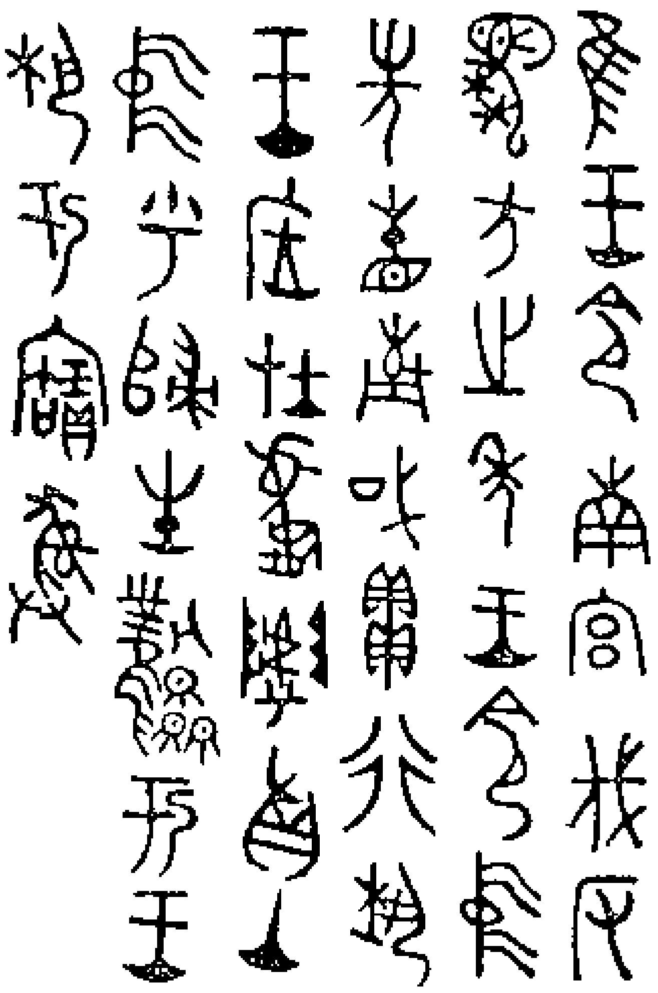
中鼎一



中鼎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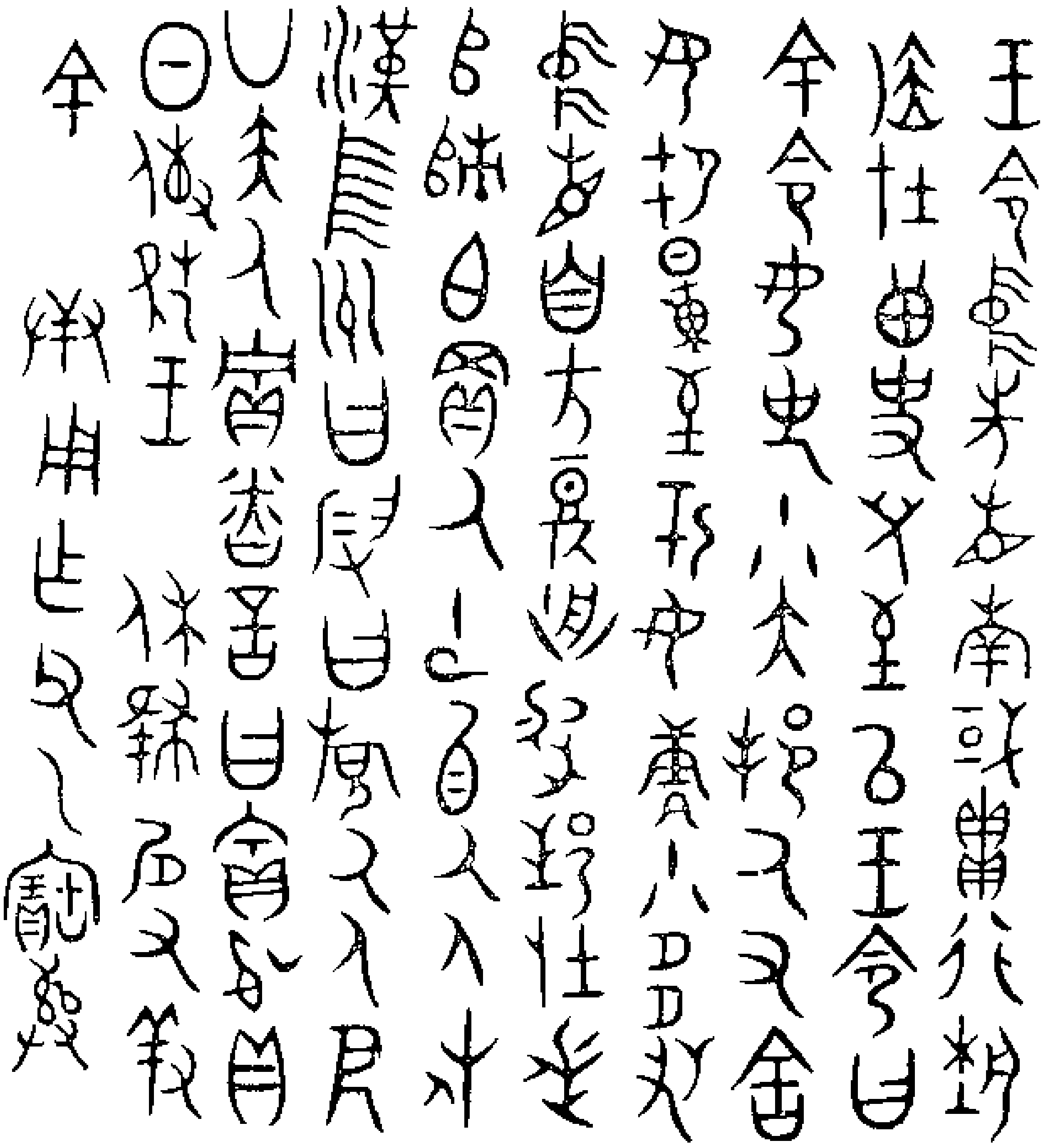


中鼎二



中鼎三

中甗



才立，巨叀才下。隹王十又二祀。

今僅就銘文中有關文字、聲韻、訓詁、校勘和職官制度等方面凡六則，試加詮釋，未必盡當，謹望讀者批評指正。

一　有余隹小子

師毀毀「女有隹小子」，郭沫若讀有為又。②何尊「爾有唯小子」，唐蘭謂：「有字通或。」③按：上引二器與本銘「有余隹小子」同為西周誥命中的習見語例。其區別為前二者有字前加第二人稱代詞女和爾，而本銘則于有字後加第一人稱代詞余。三者的共同點至為明顯。

攷《尚書、大誥》：「已！予惟小子。」某氏傳曰：「已，發端嘆辭也。」《康誥》：「已！女惟小子。」以《尚書》和金文相較，知《尚書》之已應即金文之有。有、已均古之部字，有古讀以。④《尚書、皋陶謨》：「車服以庸」。《春秋繁露、制度篇》引作「轝服有庸」。《詩經、大雅、皇矣》：「臨下有赫」。《潛夫論、班祿》引有作以。《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社稷以奉」。《史記、吳世家》以作有。《韓非子、內儲說》上：「立有間」。乾道本作「立以間」。均有、以音通之證。以、已古本一字，然則有實可讀已。《戰國策、齊策》：「客有於此」注：「於此止無走也，」裴學海謂：「有，已也，止也。」⑤是有可讀已的確證。又《漢書、翟方進傳》引《大誥》作「熙！我念孺子。」注：「熙，歎辭。」熙亦古之部字，此尤證嘆辭隨音而轉，本無定字。推而廣之，噫、譆亦已、熙之假借。⑥至于《通俗文》：「痛殼曰痡＝」，《搜神記》：「聞呻吟之聲唷＝」，痡和唷可能也是金文嘆詞有字的異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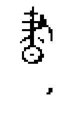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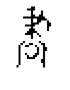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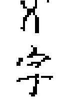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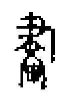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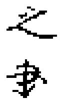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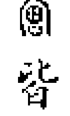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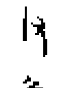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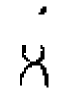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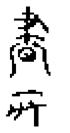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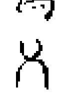
隹、唯通用，典籍亦作惟或維。本銘隹當讀雖，秦公毀「余雖小子」是其證。

總之，根據毀銘和典籍相比勘，知有字是已、然之類的嘆詞，「有余隹小子」猶今言「唉！我雖是小子」。至于師毀毁「女有隹小子」，何尊「爾有隹小子」與《康誥》「已！女惟小子。」《洛誥》「已！女惟冲子。」應是一種句式的兩種表示法。「女有隹小子」應讀「女，有！隹小子。」金文和典籍均有類似的句型。盂鼎：「已！女妹辰又大服。」劉心源引《大誥》釋已為發端嘆辭。⑦已在句首，但毛公鼎：「父厝，已！曰彼此卿事寮、太史寮。」徐同柏謂：「已，語辭。」⑧已則在句中。《尚書．堯典》：「咨！汝羲暨和。」傳：「咨，嗟也。」《漢書．王莽傳》：「咨！虖群公。」注：「咨者，嘆息之言。」咨在句首，但《堯典》：「疇（誰），咨！若時登庸。」咨則在句中。又《堯典》「疇若予工」與「疇，咨！若予采。」同文互見，尤證嘆詞在句中位置相當靈活。其實清代學者對此亦早有論及，⑨本文不贅。綜上所述師毀毁、何尊的有也應讀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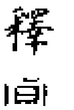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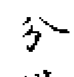
典籍中有字作為句首前綴已有兩種：一，「有虞」、「有周」、「有司」、「有北」等，王引之稱為「語助」。⑩二，「有蕡其實」、「有頒其首」等，王引之稱為「形容之辭」。⑪我們在金文裏又發現了句首前綴有字的另外一種用法，即做嘆詞用；並知其在句中位置相當靈活。凡此無疑均為先秦的語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

二　余亡㝩晝夜

㝩，亦見晉公盨「永康寶」。本銘下尚有「用康惠朕皇且考」，㝩、康同銘互見，義本無別。此猶如金文殷或作⿱宀殷，新或作⿱宀新；甲骨文福或作⿱宀福，鼓或作⿱宀鼓。《說文》：「㝩，屋㝩㝗也。」引申有康逸之義，故亦可讀康。《詩經．周頌．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夙夜」箋：「不敢自安逸」，⑫又《尚書．康誥》：「無康好逸豫」，均與本銘「余亡㝩晝夜」其義相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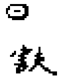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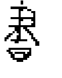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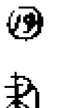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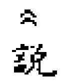
晝原篆作，金文中僅此一見，應為晝之初文。《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為界，从畫省，从日。，籀文晝。」王國維謂：「卜辭有字，吳尊蓋之，彔伯敦之，毛公鼎之皆从之。象又持筆，象畫文，殆畫之初字。籀文所从之冂當為之譌變矣。」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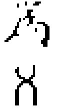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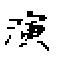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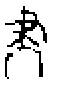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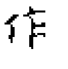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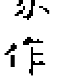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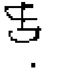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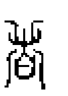
按：許慎所謂「从某省形」之說多有疑問，何況「日之出入」乃晝夜之分界，怎知其必指「晝」而言呢？故晝「从畫省」一語殊為含混。王國維雖于字形譌變之說略有可取，但由于他未見晝之初文，且泥于許慎「从畫省」，故終不得其解。

甲骨文無晝字（羅振玉釋為晝，⑭不確；葉玉森釋其為暉即暈，⑮可備一說）。金文分明从日从聿，不可能是象形，也不可能是會意。因為，如果是會意，即从日从聿；聿，古筆字，但太陽或抽象的「日」（即白天）與筆全然無涉，豈有意可會？所以對晝字祇能从形聲上考慮。

晝字日為義符，表示白天；聿則為音符。聿，余律切，屬以紐合口三等；曾運乾歸喻紐四等，并謂當讀定紐。⑯晝，陟救切，屬知紐開口三等；古舌上歸舌頭，故當讀端紐。端、定均古尖音，惟清濁之別。董同龢以聿屬[d]，晝屬[t]。⑰故以音理而言，聿、晝雙聲。證以典籍古讀育如胄，《尚書．堯典》：「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鄭注引作「育子」（《說文》引同）。按：育，余六切；屬俞紐四等，古當讀定紐。胄，直祐切，屬澄紐；古亦當讀定紐。然則育胄雙聲猶聿晝雙聲。⑱

金文晝何以演變為篆文晝？試觀左列各形體即可知其原委：

 鈇𣪘  長沙帛書⑲  《說文》籀文  《說文》篆文

長沙帛書與《說文》籀文之間是形體演變的癥結所在。王國維所謂「冂當為之譌變」，實則應是演變為。這與秦金文作，小篆作；者金文作．小篆作的演變規律完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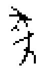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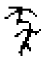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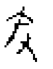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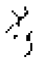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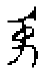
吻合。「殷代通常稱晝為日，稱夜為夕。」⑳周代出現了从日夕為義符的形聲字「晝夜」，這種由象形演化為形聲的文字發展規律，頗值得注意。

附帶也談談晝和夙、肅的關係。毀銘的「晝夜」與金文屢見「夙夜」（或作「夙夕」，越王鐘作「夙莫」。）應是一音之轉。夙，息逐切，屬心紐。心紐每與其濁音邪紐相通。㉑錢玄同謂邪紐古當讀定紐，㉒故夙、晝亦雙聲。夙、肅音同（均息逐切）義近（《毛詩．大雅．生民》：「載震載夙」箋：「夙之言肅也」。）。《說文》：「肅，持事振敬也；从聿在𣶒上戰戰兢兢也。」㉓殊為不辭。按：肅亦由聿得聲之字。攸，以周切；古讀定紐；筱，先了切，古屬心紐。筱由攸得聲猶肅从聿得聲。肅、晝均从聿得聲，且同屬古幽部字，㉔決非偶然。

另外，金文屢見的肇也是从聿得聲的形聲字。《說文》：「肈，擊也；从攴，肇省聲」。「肇，上諱；从戈，肁聲。」「肁，始開也；从戶，从聿。」許說三字音義一無是處。段注「聿于語詞有始義，故从聿」，附會許說尤屬牽强。聿作為語詞當是欥字的同音假借，㉕聿乃古筆字，何嘗有始義？按：肇，治小切，屬澄紐，古當讀定紐。聿亦古讀定紐，然則肇、聿雙聲。肇古宵部字，宵、幽二部關係密切，故肇、晝聲韻均近。這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總之，肇依《說文》體例當云：「肇，始開也；从攴，聿聲。」

由于金文第一次出現了晝字，使我們對其造字原理有了新的理解，通過音韻分析按照《說文》體例當云：「晝，明也；从日，聿聲。」㉖同時我們也附帶解決了肅、肇的聲符問題。晝、肅、肇均从聿得聲，這無疑也就澄清了自許慎以來的錯誤認識。

三　墜于四方

羅西章先生據原篆隸定為墜，甚確，㒸即豖字，屢見于金文作、㉗、、㉘等形，其字像獸身上著一橫劃（或稍曲），而邾公華鐘「悉穆不豖于氒身」豖作，其獸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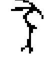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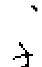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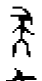
口，應即橫劃之衍化。古文字从口从一往往互作，如叀即叀，聿即聿。本銘貫穿獸身之口亦顯系口形之稍稍譌變。又甲骨文彘或作彘，㉙是从一與从口可以互作的確證。

㒸孳乳為隊，金文屢見。隊即墜，後世字書每以墜為俗體。以本銘觀之，實則遠有所本。《說文》：「隊，从高隊（墜）也，从𨸏，㒸聲。」墜乃隊之疊加義符字，金文習見其例：陳或作塦，隊或作墜。㉚這是因為所加義符土和原有義符𨸏意義相近的緣故。《說文》垝或作陒，阯或作址，墉或作𨼆，陸或作𡐨，均其佐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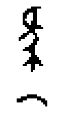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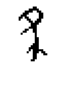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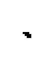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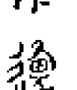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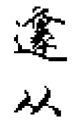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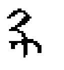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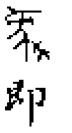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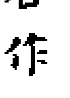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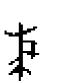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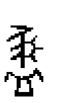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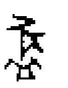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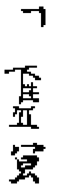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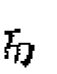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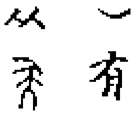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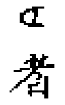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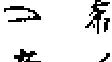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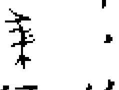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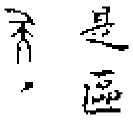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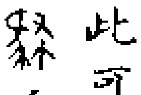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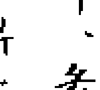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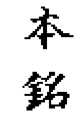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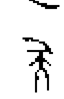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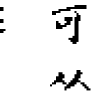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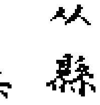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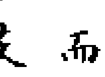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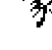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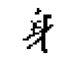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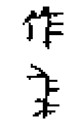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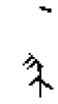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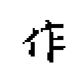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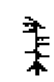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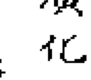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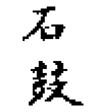
墜當讀遂。朱珔謂：「《易．震》震遂泥，釋文，遂，荀本作隊。遂當為隊之假借，即今之墜字。」㉛按：朱說甚確。檢《呂氏春秋．圜道》：「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瀸于民心，遂于四方，還周復歸，至于主所。」注：「遂，達。」這是𣪘銘「墜于四方」當讀「遂于四方」的有力佐證。又遂訓達亦見《漢書．司馬相如傳》和《管子．君臣》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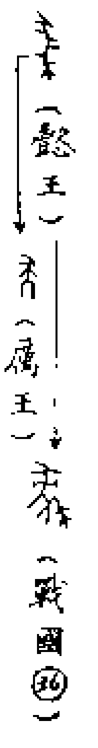
總之，墜應隸定為墜，與隊同字；隊、遂音通。𣪘銘「墜于四方」即《呂氏春秋》的「遂于四方」。墜、遂訓達，于典籍和銘文均吻合無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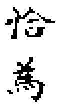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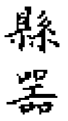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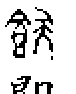
四　肆余以餙士獻民

餙，羅西章先生隸定為餯。按：原篆作餙，與金文常見的豕字作、等形有別。但據兩者頭部相同這一特點，知亦屬豕類。故《說文》：「彖，豕走也（走字衍，見下）。从彑从豕省。」「㣇，修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按：許慎割裂字形為釋殊不可據，但保存古義則有所可取。嚴可均謂：「彖，宋本作希，即上部首字也。毛本改作彖，亦即希字也。」㉜按：嚴氏謂彖、希于古本《說文》為一字，頗值得注意。《說文》所謂「豕走也」當是「豕也」之誤，彖、希不僅形體相近，聲韻亦通。彖，通貫切，屬透紐。希，羊至切，屬喻紐四等，古當讀定紐（這與《說文》「讀若弟」正合）。透、定互為清濁，然

則彖、希雙聲，希屬脂部，脂、歌通諧，故與元部之彖為陰陽對轉。由形音義分析和嚴氏之說，知彖、希乃一字之分化。兩者在造字時應有一共同的來源，均為「修豪獸」之象形。雖然在甲骨文中兩者的關係尚不敢肯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在金文中卻不相涵。茲闡明如下：

希，常見于金文偏旁。如（肆）、（肆）、（肄）。彖，亦見于金文偏旁，如遂陳公子甗作，石鼓文作。遂从彖得聲（《說文》誤為从㒸），諸家訓釋均無異詞，故或即彖字確切無疑。據後來陝西省郿縣新出土懿王銅器群有人名作、、、等形者，諸家多隸定為盠；㉝岐山縣董家村出土衛鼎（乙）有「」一詞，《簡報》釋「彖慎」㉞均可从。本銘「肆余以餯士獻民」肆从，而餯从，兩者的區別很明顯在于獸形的頭部：从者為希，从者為彖，這正是區別二字的關鍵。由此可見希、彖在金文中是可分的。至于郿縣器之何以演變為本銘之，可以縣妃毁的肆作，而盂鼎作中得到證明。換言之，彖、希的「修豪」狀身體作、與作無別。演化為石鼓文的，其頭部基本特徵仍被保留（彖身上加，猶或作，或作。㉟）所以和是的兩種繁簡不同的演變結果：



總之，彖、希古本一字，金文分化為二，北宋本《說文》混為一，今本《說文》又歧為二。本銘恰為金文分化時期的產物，故據石鼓文之遂上溯郿縣器之盠，知即彖，而即餯。

《爾雅・釋畜》：「餀謂之餯。」釋文引李巡云：「餀、餯皆饑也。」《說文》：「餀，食臭也。」以上引諸訓釋毁銘之「餯士」均無當于文義。餯應讀掾或彖。掾之作餯或彖，猶撰亦作饌或巽。《論語・先進》：「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本作饌。《毛詩・大雅・卷阿》

箋釋文：「餼本作撰。」《廣雅‧釋詁》三：「餼、撰，具也。」《說文通訓定聲》：「餼字當爲巽之或體。」均可資佐證。《說文》：「掾，緣也。」段注：「掾者，緣其邊際而掾也。陳棣猶經營也。《易‧卦辭》曰，彖謂文王緣卦以得其義。然則彖者，掾之假借字與？漢官有掾屬，正曰掾，付曰屬……此等皆翼輔其旁者也，故曰掾。」東駿聲謂：「本訓當爲佐助誼，故从手。《玉篇》：公府掾史也，亦佐助之一事。」㉛按：史、事本一字之分化。《說文》：「士，事也。」《論語‧述而》：「雖執鞭之士。」《鹽鐵論‧貧富》引作「雖執鞭之事」。《荀子‧致仕》：「然後士其刑賞。」注：「士當爲事。」然則士可通史，因此本銘的餘士應即掾史。

根據上引資料，知餘士本取義于翼輔天子，而漢代掾史則爲三公的屬官。《後漢書‧百官志》一：「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王先謙《集解》：「惠棣曰，崔寔《政論》曰，後漢品秩屬下，優禮甚宏。三公乃天子之肱股，掾屬則三公之喉舌。故三府掾乃言行之本，禍福之主。及其遷除，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總之，掾士在漢初與《禮記‧王制》的「元士」相當。（掾、元聲韵亦通，从彖得聲之邍與元均愚袁切是其證。）元士乃天子之上士。《孟子‧萬章》下：「元士受地視子男。」疏引《周禮》注：「王之上士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由此可見掾士的職位並不低，它是三公的高級參謀，相當上士等級的中央職官，尚有晉升爲公卿的可能。丞相可以有掾士（見《漢書‧翟方進傳》），御史大夫也可以有之（見《薛宣傳》），乃至最後成爲地方屬官的通稱，據《後漢書‧百官志》五記載郡太守、郡丞、縣令、縣長、縣丞、縣尉「各置諸曹掾士」，《通典》卷三十二職官十五：「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史。」這種職官變遷的差異，在古文字

材料中也可得到說明：甲骨文稱商初開國重臣伊尹為小臣，可見小臣的職位相當高；但是，春秋時期的小臣則是「掌陰事陰令」的「閽士」（見《國語．晉語》注）。膳夫一官由大、小克鼎和《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知是出納王命「遹正八師」的高級官吏，可與卿士、司徒相並列；但是，在《周禮．天官》中祇是「掌王之食飲膳羞」的小官。因此，掾史可由輔佐天子的上士演變為漢代以後下吏小官的通稱，實不足為怪。

獻民典籍屢見。《逸周書．作雒解》：「俘殷獻民于九畢。」注：「獻民，士大夫也。」獻民亦作民獻，《尚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予翼。」傳：「獻，賢也。」《說文》：「獻，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段注：「《曲禮》曰，凡祭宗廟之禮，犬曰羹獻。按羹之良也。」今按：由孔傳和段注知獻有賢良之義。

綜上所述，餯士乃翼輔天子之士大夫，獻民乃賢良之士大夫。對文見義，知餯士和獻民的身份頗為相近。餯士于西周金文首見，它是漢代以來典籍中掾史一官的濫觴。這但發現為研究兩周秦漢職官制度的流變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同時也為探索掾史的本義找到一把鑰匙。

五　譸匓皇上帝大魯令

譸匓，銅器銘文屢見。譸即緟，訓繼；自孫詒讓以來的學者均無異詞。㊳但對匓字的解釋則莫衷一是：楊樹達讀恪，㊴唐蘭讀周，㊵于省吾先生讀貊訓為勉勵。㊶按：三說相較，以後說為優。

皇上帝，「上帝」僅存殘筆＝＝。以宗周鐘「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與本銘相較，知本銘的「皇＝」應是「皇上帝」的殘泐。因為宗周鐘的「上帝」和「小子」均為合文，本銘的「小子」亦為合文；況且二器本為一人所做，書法作風的雷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

本銘「二」也只能是「上帝」合文的殘餘部份「上」字。「上帝」合文也見于邩卣、天亡毁、牆盤等器。在「皇上帝」一詞中，皇是修飾「上帝」的形容詞。《尚書．湯誥》：「惟皇上帝」傳：「皇，大也。」

魯讀旅，訓嘉。令、命為一字之分化，本銘指天命。「魯命」一詞又見于蔡伯星父毁、何毁。毛公鼎「讎圖大命」承上句「仰邵皇天」為言，與本銘語例頗近。

綜上所述，本句殘文「二」當是「上帝」合文的「上」字。「讎圖皇上帝大魯令」，譯成現代漢語是「繼續勉勵以奉皇大上帝、嘉美的天命」。

六　用⿰龺令保我家

⿰龺令，張政烺先生隸⿰龺令訓善，甚確。今試作說明，以伸其誼。

齊侯鎛：「隹王五月初吉丁亥，齊辟覃弔之孫，遣仲之子[illegible]乍仲姜寶鎛。用祈侯氏永命萬年，⿰龺令保其身……。」張之洞謂：「⿰龺令左畔乃糸字，右畔乃令之假借。左糸右令，其本字當為紷。字書雖無此字，以義求之，當仍讀為令。」㊷按張氏根據當時傳世銘文中僅此一見的⿰龺命字隸紷訓令頗具卓識。但謂字書所無則失檢（詳下文）。張氏以後，這一見解並未得到普遍承認。如吳大澂認為「遣仲之子」後之殘文「隱約有糸旁不可辨識，與下文⿰龺紷字相似，當是作器者名」。㊸郭沫若更索性將器名易作⿰龺命鎛。㊹至于楊樹達根據《說文》堇之古文𡏳而隸定⿰龺紷為⿰龺命，㊺就更令人費解了。今就齊侯鎛以及後來新出土諸器⿰龺命字詳為攷訂：

⿰龺令臣先王　（師克盨）

⿰龺令辟前王　（師𩛥鼎）

⿰龺紷保其身　（齊侯鎛）

⿰龺令保我家　（㝬　毁）

⿰日允⿰素令才立（秦公鎛）

以上除秦公鎛外，其餘四條辭例基本相同。⿰素令或⿰索令（令、命古本一字）均為修飾保、辟、臣等動詞前面的副詞（辟、臣本名詞，轉化為動詞）。由此可見吳、郭、楊三說均不足為據。

其實甲骨文⿰糸令、㊻⿰素令、㊼⿰索令㊽即金文⿰素令的初文，它們在卜辭中雖均為人名或地名，但從形體分析，其从糸从索从素作糸、索、素與金文糸、索、素，小篆糸、素、索顯係一脈相承。三者作為古文字形符用，其形義均近，故可互作。甲骨文⿰糸彡㊾或作⿰索彡㊿是从糸从索互通之證。師嫠毀「索黃」讀「素黃」，是从索从素互通之證。多數學者將甲骨文和金文中這些从索从素，令聲的字隸定為⿰素令或⿰索令，其實也可隸定為紷。蔡姞毀「繛⿰素官永命」即「綽綰永命」，祈伯毀顯作⿰素令，《說文》繛、⿰素爰分別或作綽、緩，《說文》之⿰素率，《廣雅．釋器》作繂，《爾雅．釋水》作⿰素率，均⿰素令、⿰索令、紷一字之證。

《玉篇》：「紷，綷縩總。」《類編》：「紷，繲絜。一曰絲細綀（練）為紷，布細綀為總。」綜合這些後代字書所保存的古義，知紷不外乎為一種比較精美的絲織品——這是紷的本義。精美的絲織品自然可引申有美善之義，這與純本訓絲（《說文》），引申為美（《楚辭．離騷》王逸注：「至美曰純。」）又引申為好（《方言》）的道理相同。

《爾雅．釋詁》：「令，善也。」此「令」之本字當作紷。故令之本義為「發號也」（《說文》），而經傳多訓善，與本義無涉。令、紷均訓善，紷為本字，令為同音假借字。金文令字不勝枚舉，有「命令」、「命運」、「賞賜」等義，但決無一例訓善。這不僅證明在金文中令、紷二字用法涇渭分明，同時也是紷訓善的有力佐證。茲列令、紷二字關係表如下：

	令	紷
本義	發號（金文）	細練之絲（《類篇》）

引申義　命運、賞賜（金文）　善（金文）

假借　善（典籍）

綜上對紷的形體、本義和引申義的整體分析，可以肯定其在上引四條銘文中均應訓善，猶今言「好=地」。「黔臣先王」意謂「好=地臣事先王」，「黔保我家」意謂「好=地保佑我家」。如是逐條按之，無一不合。

注釋

① 《陝西扶風發現西周厲王時款毁》，《文物》一九七九年四期八九—九〇頁。下引羅說亦同。
② 《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一四四頁。
③ 《何尊銘文解釋》，《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六三頁。
④ 陳第《毛詩古音考》，顧炎武《唐韻正》。（以己同音均羊己切）
⑤ 《古書虛字集釋》一五八頁。（五四年版）
⑥ 劉淇《助字辨略》一三二頁。（五四年版）王引之《經傳釋詞》一〇三頁。（五六年版）楊樹達《高等國文法》五三四—五三八頁。（五五年版）
⑦ 《奇觚室吉金文述》上二·二
⑧ 《從古堂款識學》十六、二八
⑨ 《助字辨略》二二頁。《經傳釋詞》一九一頁，
⑩ 《經傳釋詞》七四頁。
⑪ 王引之《經義述聞》第六·會同有繹條。
⑫ 舊注皆于「成王不敢康」斷句，以款毁驗之非是。
⑬ 《史籀篇疏證》一一頁。
⑭ 《增訂殷虛文字攷釋》中五頁。
⑮ 《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四卷十三頁。
⑯ 《俞母古讀考》。

⑰ 《上古音韵表稿》一六九頁、一三三頁。

⑱ 《史記．五帝本紀》引作「以夔為典樂教穉子」，集解：「穉、胄聲相近。」穉，澄紐脂部；胄，澄紐幽部。穉、胄相通亦猶如聿、畫的諧聲關係。

⑲ 商承祚摹本乙八、八，《文物》一九六四年九期。

⑳ 董作賓《殷曆譜》殷曆鳥瞰四頁。

㉑ 昔心紐，夕邪紐，典笈互作。

㉒ 《古音無邪紐證》，《師大國學叢刊》一卷三期。

㉓ 聿《說文》原作聿，此據徐灝《說文解字注箋》引戴侗說改。王孫鐘肅作𦘒，是肅本从聿之明證。

㉔ 晝屬幽部，見王國維《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

㉕ 《經傳釋詞》四四頁引《毛鄭詩箋正說》。

㉖ 《廣雅．釋詁》四：「晝，明也。」

㉗ 牆盤。

㉘ 《金文編》三九頁。

㉙ 《甲骨文編》一八五頁。

㉚ 《金文編》七三二頁、七三〇頁。

㉛ 《說文假借義證》四卷二七頁。

㉜ 《說文校議》，引自《說文詁林》。

㉝ 《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四年四期五——九頁。

㉞ 《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二八頁。

㉟ 《雙劍誃殷契駢枝》四四頁。

㊱ 石鼓文年代采秦襄王說，詳見馬衡《凡將齋金石論叢》一七〇頁。

㊲ 《說文通訓定聲》乾部。

㊳ 《古籀餘論》卷中，叔向殷條。

㊴ 《積微居金文說》三〇頁，毛公鼎條。

㊵ 《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文物》一九七八年三期二三頁。

㊶ 《牆盤十二解》本（油印）六頁。

㊷ 引自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二卷一一頁。

㊸《愙齋集古録》二卷二四頁。

㊹《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二〇九頁。

㊺《積微居金文説》一〇二頁。

㊻《前》八・一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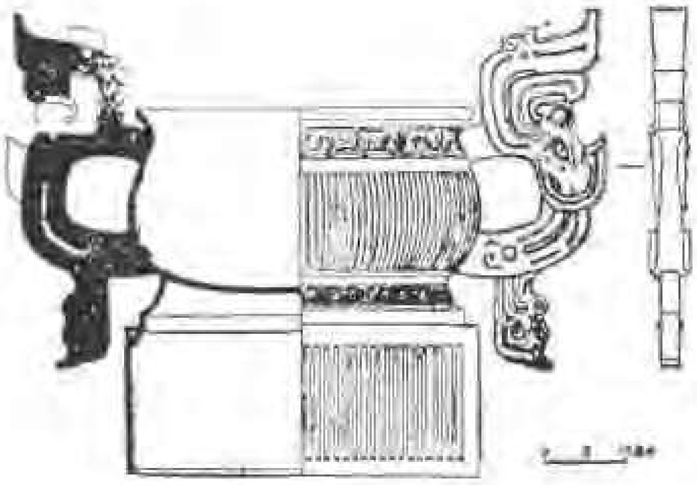
㊼《京都》二一六一。

㊽《粹》一一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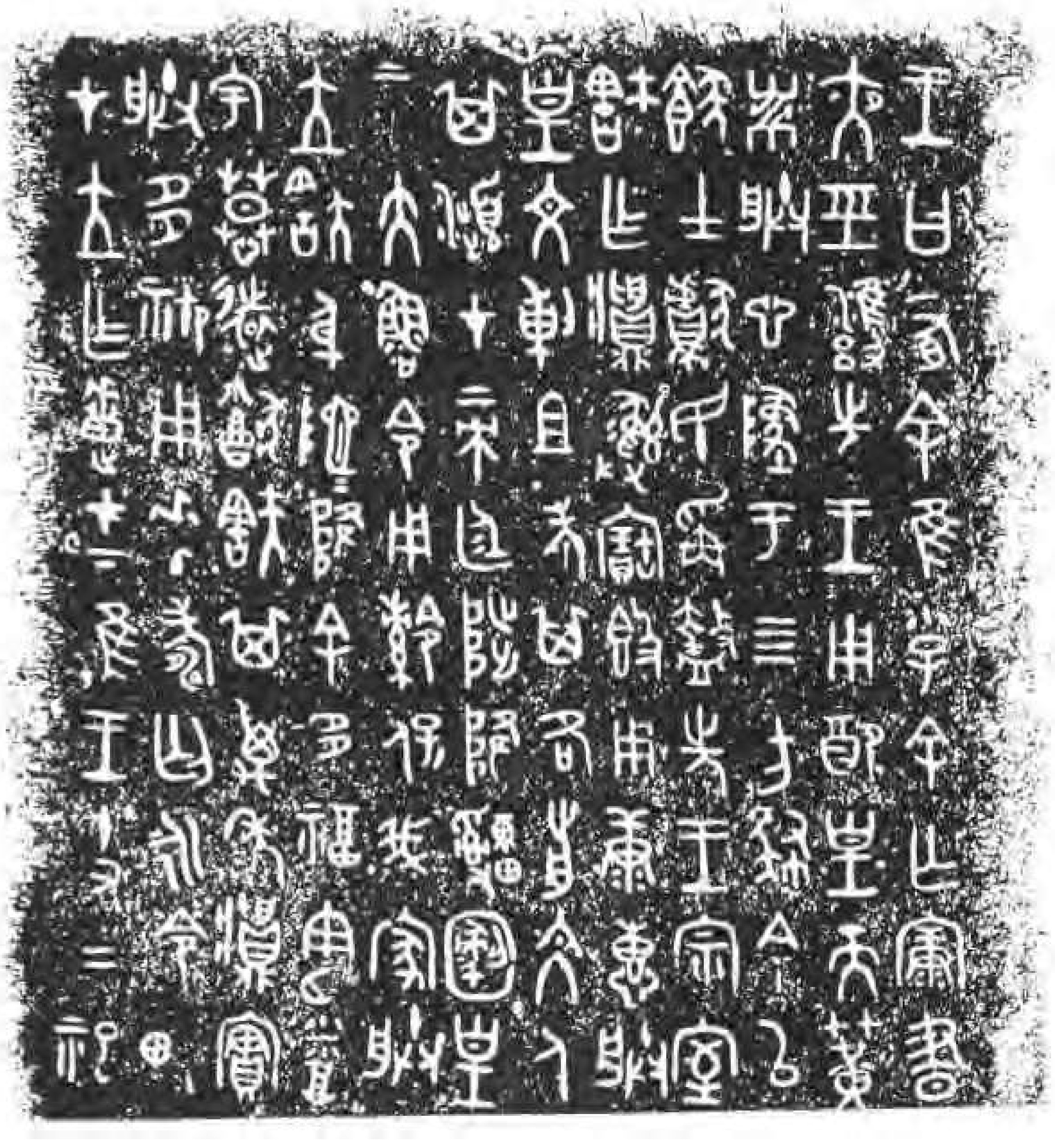
㊾《前》五・三六・七。

㊿《前》二・八・七。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與何琳儀合作。）



㝬𣪘



㝬𣪘銘文

啟卣啓尊銘文攷釋

《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五期刊登的齊文濤先生《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一文（以下簡稱《概述》），擇要地介紹了一九七二年以前山東各地出土的商周青銅器，其中黃縣歸城小劉莊出土的啓卣和啓尊尤為重要。《概述》對二器銘文作了簡明的介紹和釋讀，毫無疑問，這為今後的深入探討奠定了基礎。

啓卣銘文五行三十七字，加族徽符號二字，共三十九字（器蓋對銘）。啓尊銘文三行十九字，加族徽符號二字，共二十一字。兩篇銘文字數雖然不多，但其中幾個關鍵字的辨識對正確地釋讀全銘至為重要。本文試圖通過解決這些關鍵字，從而攷證銘文中出現的山川城邑，以及有關周王南征的史實。我們這些粗淺的看法很不成熟，提出來僅供大家參攷。

茲將兩篇銘文隸寫如次：

王出獸南山。①宂遡山谷，
至于上厌峴川上，啓從
征，堇不夒。乍且丁寶旅
隮彝，用匄魯福，用
夙夜事。戊箙。

以上啓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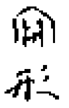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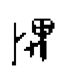
啓從王南征，逡
山谷，在洀水上。啓乍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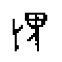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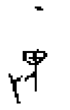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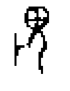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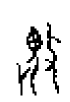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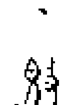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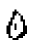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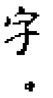
丁旅寶彝．戊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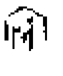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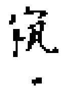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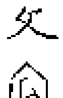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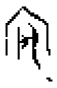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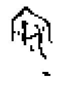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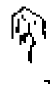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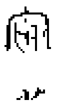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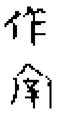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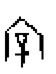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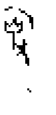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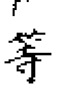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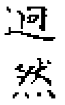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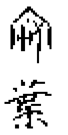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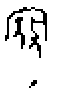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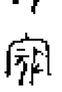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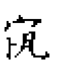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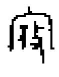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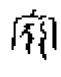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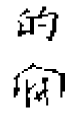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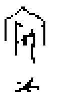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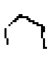
以上啓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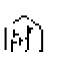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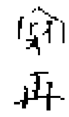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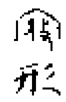
啓卣蓋銘與器銘基本相同，惟筆劃與行款稍有出入，故蓋銘隸定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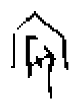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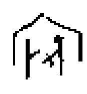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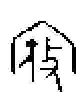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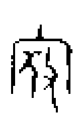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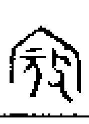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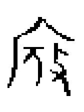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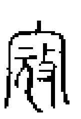
一、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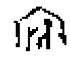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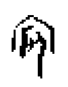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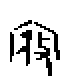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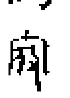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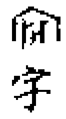
1、啓卣首行第二字原篆作形。《概述》祇存原篆，未予隸定，但又認為與畏字形近：「盂（按應是盉字）鼎畏字作、與此形近，唯不从宀。孫詒讓說畏應讀如威。這裏有征伐的意思。」

按金文畏字習見，作、（并見盂鼎）、（毛公鼎）、（王孫鐘）、（沇兒鐘）等形，但決不能省作才形。畏本从鬼从卜，鬼之所从「甶」（《說文》：「甶，鬼頭也。」象形。」）雖然可省作「」形，卻不可省作「·」形，因為如此省減鬼頭和人頭就無從區別了。故不是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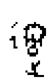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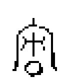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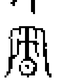
，從形體分析，是由宀、卜、才三個部件所組成，應隸定為。它與甲骨文（《甲》一一二二）形，非一字而異屬。《甲骨文編》附錄（上七二）又收、、、等形均為此字之或體。葉玉森釋寇，②郭沫若釋宰，③唐蘭釋傻（搜）。④按甲骨文宰本作、等形，突本作、等形，均與形迥然有別，不能混為一談。至于對此字還有其他一些解釋，⑤茲不稱引。甲骨文，葉玉森認為「疑寇之初文，象盜寇手持干梃入室抨擊，小點或象室中什物狼藉形」。衛姬壺寇作，虞司寇壺作，人从左向，已失持械之意……」，頗有一定道理。我們認為啟卣的亦為寇之初文。金文寇作（曶鼎）、（揚簋）等形，它們與啟卣的，乃至甲骨文的並無本質差別，唯（宅之初文）下攴形一在左一在右而已。至于才恰好是才與又的合文，相當于丮字。古文字从丮从又往=互作，而从又或从攴在偏旁中又往=無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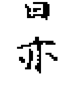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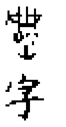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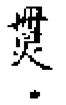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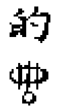
如甲骨文叙本作 ，或作 ；啓本作 ，或作 ；敝本作 ，或作 。換言之，如果將分解為再與形相較，其遷變之迹宛然可尋。寇字形體演變表解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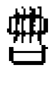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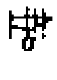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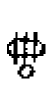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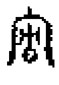
時代		形體	出處
殷			甲骨文
西周	早		啓卣
	中		曶鼎
	晚		揚簋
春秋			虞司寇壺
戰國			侯馬盟書
秦漢			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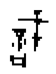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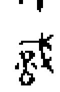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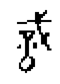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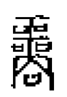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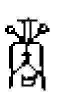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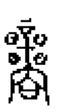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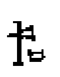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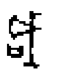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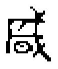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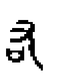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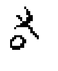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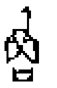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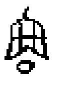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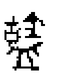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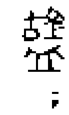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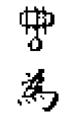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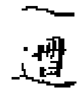
從表中不難看出啟卣是甲骨文和曶鼎之間的過渡形體。寇演變為，估計是在西周中期以後。金文字的辨識為我們確定甲骨文寇字增添了一個新的佐證。關于卜辭中「寇」的用法，另有專文論及，茲不贅述。

《說文》：「寇，暴也。」《書．舜典》：「寇賊姦宄」，傳「群行攻劫為寇」。均為寇字本義。《說文》所謂寇「从攴从完」，支離形體為釋，固然不足為訓。但其訓寇為「暴」，如果以古文字「从人从攴在宀下，會意」⑥來分析，則完全可以得到印證。寇本義為動詞，引申為名詞。《易．解》：「致寇至」。《左傳．僖公五年》：「晉不可啟，寇不可翫。」《呂覽．壅塞》：「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注：「寇，兵也。」是其證。啓卣寇乃名詞。

2、𣍘．原篆作，舊不識。其冊下加「。」，金文首見。此應隸定為𣍘。《說文》：「𣍘，告也。从曰从冊，冊亦聲。」段玉裁謂：「簡牘曰冊，以簡告誡曰𣍘。冊行而𣍘廢矣。」⑦《汗簡》引《尚書》冊亦作（卷上之一），《古文四聲韵》引裴光遠《集綴》冊亦作（入聲麥韵的二十一）。鄭珍謂：「《一切經音義》屢云『𣍘，古文冊』。」蓋漢以後字書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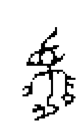
裴氏所本。」⑧按𠕋非漢以後文字，甲骨文速常作𠕋形。羅振玉謂：「从口，口與曰同意」⑨卜辭「爯冊𠕋某」句式常見，「冊」「𠕋」連文，前者為名詞，後者為動詞，正與段注吻合。𠕋實乃冊之分化字，𠕋从冊得聲，音義相因。甲骨文冊或作亦可資佐證。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期卜辭有一字（《前》五、二一、五），舊不識。按當隸定為。⑩啓卣的應是甲骨文與《汗簡》之間的過渡形體，其遷變之跡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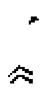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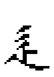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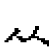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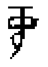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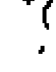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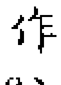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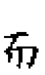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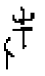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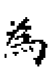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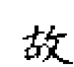





《汗簡》及《古文四聲韻》所錄𠕋字「曰」內趁隙加點，乃晚周文字通例，不足為異。如甲骨文（《京津》四三〇二），金文或作（豆閉簋）、（趩簋）；殷代金文（巽尊），春秋金文或作（蔡侯盤）、（秦公鎛）；甲骨文（《乙》一九八八），（乙752），金文或作（國差𦉜）；金文（矢方彝），鉨文或作（右司馬敀鉨）。凡此均早期文字「曰」形，晚期則演變為「○」或「⊙」之佐證。其實即便是同時期銘文中的「曰」亦有誤作「○」者。如無㠱簋蓋銘（一），⑪器銘（四）則作；⑫新出土伯公父簠器銘，⑬蓋銘則作；是其例。總之，不同時代和同時代「曰」和「○」的形體都有相混的現象。然則隸為𠕋殆無疑義。又由甲骨及後代字書推知𠕋、冊本一字之分化，啓卣之即遄。⑭

遄于本銘當讀速或迹。冊，楚革切，初紐，古讀清紐；朿，七賜切，清紐。金文中習見的「冊命」，典籍多作「策命」。《書·金縢》「史乃冊祝」，《史記·魯世家》引「冊」作「策」。《左傳·定公四年》「備物典冊」，釋文：「策本又作冊，或作筴。」王念孫謂冊「通作策」。⑮故遄可讀速。又據《說文》「迹，步處也；从辵，亦聲。蹟，或从足責。速，籀文迹从朿。」知迹本應作速。師寰簋「弗速我東國」，速正讀迹或蹟，是其明證。迹的本義為「足迹」，乃名詞，引申為動詞則可訓「循」（《詩·小雅·沔水》「念彼不蹟」，

傳「不蹟，不循道也」。）訓「蹈」（《小爾雅》、《廣雅》），訓「尋」（《漢書・季布傳》「迹且至臣家」，注「謂尋其踪迹也」。《後漢書・儒林傳》注「迹猶尋也」。）啟卣「迹山谷，至于上侯。」與《漢書》「迹且至臣家」語例相近，然則「迹山谷」猶言「循山谷」。

3、，《概述》未釋。按當隸定為夒。夒、憂二字形音義均近。《書・皋陶謨》「擾而毅」，《說文》引「擾」作「𤜵」；《禮記・樂記》「獶雜子女」，注「獶或為優」；孟鼎「有柴烝祀無敢醻」，醻乃擾之異文。⑯「無敢醻」應讀「無敢擾」；⑰儼匜「自今余敢夒乃小大事」，夒應讀擾。啟卣「堇不夒」應讀「謹不擾」。擾本訓亂，見《左傳・襄公四年》「德用不擾」注、《書・胤征》「俶擾天紀」傳、《一切經音義》卷八引《廣雅》。其中《左傳》「不擾」與本銘「不夒」正合。「謹不擾」猶今言「謹慎小心，沒有錯亂」。

4、，《概述》隸遼。按字从辵从。乃之形譌，很可能是製範者的筆誤。啟卣與啟尊字體雖然典雅峻整，但也時有荒率之處。如凤字，卣器作，而卣蓋則誤作（與金文揚字如無上下文意制約，幾不能區別）；又如旅字卣作，而尊則作。因此， 為之形譌是完全有可能的。旁，妊理簋作，故 當隸作逄。

古文字从辵與从彳往往無別，如金文後作𨒥，得作𢔶等例不勝枚舉。逄與《說文》訓「附行」之「徬」字本同，典籍多假旁字為之。《莊子・齊物論》「旁日月」，注「旁，依也」。《漢書・李尋傳》注：「旁，附也。」尊銘「逄山谷」與卣銘「迣山谷」顯然是同例語。逄、迣均从辵，有行動之義。逄（徬）訓依，而迣（速、迹）訓循，依、循義本相因。所謂對文則殊，散文則通。

二、釋地

1、南山。山名稱南山者何止千百，但可能與卣銘「南山」相比附的主要有兩個：其一是陝西省南部著名的終南山，唐蘭就是主張周師由終南山「出武關，由陝西省東南部直接經過河南西南部而入湖北境內的」。⑱其二是山東省曹縣的南山。《太平御覽》卷四十二地部七曹南山引《十道志》：「曹南山，《曹風》所謂『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是也。有氾水出焉。即《漢書》云『高祖即位于氾水之陽』，今壇存，氾音汎。」

我們覺得如依唐說，周王自武關入楚，一路上既找不到上侯，更找不到氾水（即啟尊的洀水，詳下文）。而曹南山雖是曹氾水的發源地，其方位卻與「南征」（詳下文）似不相涉。⑲其次，自成王「作雒」以後，西周有了「宗周」和「成周」兩個政治和軍事（宗周六師和成周八師）的中心。因此，成王以下諸王的「南征」就不一定必以宗周為軍事出發點。根據啓卣和啓尊銘文中出現的山川城邑之名通盤考慮，我們則認為啓卣的「南山」應是五嶽之一的嵩山。嵩山何以稱南山呢？所謂「南」，是就當時以成周伊洛一帶為中心而言。在這一帶北方的邙山（亦寫作芒山）古亦稱「北山」，《左傳．昭公廿二年》「王田北山」，注「北山，洛北芒也」。這與終南山亦稱「南山」，是以宗周渭水一帶為中心而言的道理相同。在這一帶北方的羣山古亦稱「北山」，《通鑑》注「關中有北山，自甘泉延至嶻嶭九嵕為北山」，⑳可資參證（《詩．小雅．南山有臺》「南山有臺，北山有萊」，也是以「南山」與「北山」相對而言）。至于《魏書．李平傳》「嵩京創構，洛邑俶營」，竟以「嵩京」作為「洛邑」的代稱；《宋史．沈倫傳》「少習三禮于嵩洛間」，亦以「嵩洛」連言。凡此雖屬後世文獻的慣用法，然而也間接地透露出西周時代嵩山與成周相關的消息。

總之，嵩山和邙山基本是以成周為對稱中心點的「南山」和「北山」。更重要的是下文將要涉及的地望均在嵩山四周，這也是我們將本銘的「南山」定為嵩山的基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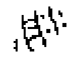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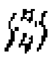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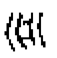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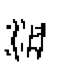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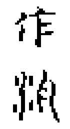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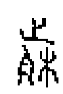
2、上侯。啓卣的「上侯」亦見出土的不栺鼎「隹八月既望戊辰，王才（在）上侯庄」和穆王以後器師艅尊（傳世品）「王女（如）上侯」。可見上侯是周王的經常駐蹕之處。按古地名中「上某」之「上」多表地理方位，如「上洛」、「上棘」等。考嵩山西北古有緱氏城，緱亦寫作侯（《左傳．昭公廿二年》），這與曾（曾侯乙鎛）亦寫作繒（《國語．鄭語》），盧（《書．牧誓》）亦寫作纑（《書古文訓》）是同類現象。因此，金文中的「上侯」應即後世文獻中的「緱氏」或「侯氏」。至于古地名後加「氏」字，如「盧氏」、「綸氏」、「高氏」、「雍氏」等，乃是氏族社會的遺風。

緱氏，在今河南省偃師縣東南伊洛平原東嵩山口，歷代為軍事要地，周時屬滑國。顧棟高謂：「滑，伯爵，姬姓，國于費，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緱氏故城是。」又謂：「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城為滑國……僖公卅三年為秦所滅，後屬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後又屬周，定六年鄭伐周之馮、滑、胥靡，皆此滑國也。周人又謂之侯氏。昭公二十二年子朝之亂，晉軍于侯氏即此。」㉑

3、⿰山竟川。⿰山竟原篆作[illegible]，毛公旅鼎[illegible]字亦以此為聲符。川、水形義均近：甲骨文[illegible]（《乙》四六六八）或作[illegible]（《乙》四五），金文[illegible]（矢方彝）或作[illegible]（陳侯因資錞），是其證。然則《概述》隸⿰山竟為滰亦可。《說文》：「滰，浚乾漬米也，从水竟聲。」本銘「滰川」應是古京水。竟、京均古見紐陽部字，聲韻可通。《詩．大雅．抑》「無競維人」、《桑柔》「秉心無競」，張參《五經文字》人部「競」均作「倞」。《釋名．釋天》「景，竟也」、《釋首飾》「鏡，景也」。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而竟逐之」，其「竟」書作「涼」，

朱駿聲謂：「勍，經傳多以競爲之。」㉒凡此均沆可讀京之佐證。

《讀史方輿紀要》河南滎陽縣條下云：「京水，源出嵩渚山，經鄭州西南十五里，東北入鄭水……《水經注》黃水發源京縣之黃堆東南流，俗名祝龍泉，謂之京水也。」又河南滎陽縣京城條下云：「漢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間。蒯通曰，楚人起彭城，轉鬬至滎陽，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間迫西山而不敢進。謂此也。」㉓

4、洀水。，《概述》隸定為洀，可從。《玉篇》：「洀，水文也。」啓尊之「洀水」應是水名。甲骨文有、，等字，于省吾先生釋洀，並謂當讀汎，甚確。㉔甲骨文舟、凡（盤之初文）本為一字之分化，故可通用。《古文四聲韻》梵韻引《籀韻》汎作，正从水从舟（舟形傳鈔有誤，同書先韵引《義雲章》箋作，舟形亦誤，與此同例）。啟尊洀水應讀汎水。汎水亦寫作氾水（凡、巳音同，汎、氾典籍互作之例習見，不備引）。典籍中氾水主要有四條：

a、《山海經．中山經》：「浮戲之山，氾水出焉，北流注于河。」《水經注》卷二：「河水又東合氾水。」按氾水本應作氾水。《漢書．高帝紀》：「大司馬曹無咎渡兵氾水」，注「如淳曰，『氾音祀』。師古曰，『此水舊讀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此水發源于河南鞏縣東南，北經滎陽氾水鎮西，北流入黃河。

b、山東曹縣之氾水，今已堙。詳見上文《太平御覽》引。

c、在河南中牟縣南。《左傳．僖公卅年》：「晉及秦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俗稱東氾水。

d、南氾水，在河南襄城縣南，南流入汝水。《左傳．僖公廿四年》：「王適鄭，處氾。」《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襄公廿六年》：「楚伐鄭，涉於氾而歸。」注：

「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也。」均此南汜。

以上四條古汜水，根據我們對啟器銘文中「南山」、「上侯」、「滰川」的綜合考證，最有可能與啓尊「滑水」發生關係的應是最後一條汜水，即南汜水。因為其他三條汜水都不能在「南征」路線上，祇有南汜水處於成周與楚交通的要冲汝潁之間。春秋時期這裡仍然是楚北伐的必經之地（詳見上引《左傳》），這也間接地說明南汜應是歷代南北軍事冲突的必爭之地。

綜合本章節四處古山川城邑的考證結果，可知啓器銘文中的「南山」、「上侯」、「滰川」、「滑水」，應即河南省的「嵩山」、「緱氏」、「京水」、「南汜」。這組以嵩山為中心的古地，都距離西周東方政治和軍事中心——成周不遠。這對于我們進一步探索周王這次「南征」路綫，無疑起着非常關鍵的作用。

三、釋讀

依據上文「釋字」、「釋地」，茲將啓卣和啓尊銘文譯為現代漢語如下：

啓卣：（周）王往南山出狩（征伐）。㉕「寇」沿着山谷，到達緱氏、京水的上游。啓隨從（周王出狩征伐），謹慎小心，沒有錯亂。（因此啓）做珎貴的行軍銅器，㉖以紀念祖丁，用來祈求美好㉗的福祿，用來早晚服事（周王）。鉞箙。㉘

啓尊：啓隨從（周王）南征。依山谷，在汜水上游。啓為（紀念）祖丁做行軍的珎貴銅器。鉞箙。

也許會有人提出：卣銘「遇山谷，至于上侯，滰川上。」與尊銘「遼山谷，在滑水上」，句式如此相似，況且卣、尊本為姊妹作，那末這兩句的主語為什麼又不一致呢？我們認為句

式的相似，祇是銘文的表面現象，何況「相似」並不等于「相同」，下面就從兩個方面進一步解釋這兩個句子。

首先從卣銘、尊銘自身分析，很顯然，卣銘「遇」、「至」的主語不可能是周王，因為在「王」和「遇」之間分明著一「寇」字。《概述》釋其為「畏」，並謂「有征伐的意思」。將名詞誤解為動詞，這自然要將遇的主語當做周王。其實「遇山谷至于上侯皖川上」是「寇」的行軍路綫。而「遼山谷在洀水上」才是周王的行軍路綫。其次，宗周鐘開端云：「王肇遹省文武，董疆土。南國𠬝子敢臽處我土。」這與啟卣「王出獸南山，寇遇山谷，至于上侯皖川上」句式頗近。「王」分別統繫「南國𠬝子」和「寇」，這似乎有先諸夏而後夷狄的意味。兩銘參照，說明「寇」是「周王」的敵方。

既然卣銘「南山」、「上侯」等地均在今河南省中部，那末西周時的「蠻夷」勢力能否波及到這塊中原腹地呢？檢《書．立政》（《書．序》「周公作立政」）：「夷微盧烝，三亳阪尹。」鄭曰：「三亳者：蓋東成皋，南轘轅（緱氏南），西降谷也。」俞樾謂：「其地皆有蠻夷錯處，故以夷字冠之。」㉙這是成王時「蠻夷」曾逼近中原緱氏一帶之證。同時這也與本銘「寇」活動的範疇基本一致。

因為尊銘有「王南征」的記載，這自然很容易與《古本竹書紀年》所載「昭王十六年伐楚荊」一事聯係在一起。《概述》引《紀年》並結合啟卣、啟尊的形制、書體及花紋等定為昭王後期器當是正確的。眾所周知，昭王伐楚是西周早期的大事，但在昭王十六年以前周、楚之間就已經有了軍事摩擦。如中甗銘云：「隹王令南宮伐反荊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國」。唐蘭謂：「應是昭王十四、五年的時候。」㉚啟尊「南征」很可能是昭王十四、五年的那次軍事行動的序幕，或者更早些時的行動。其絕對年代由于材料不足，目前尚不能肯定，但根

據啟器銘文所載周王南征活動的範圍近鄰東都成周這塊中原腹地，這無論與《古本竹書紀年》「十九年……喪師于漢」，睘卣「惟十又九年王在庠」，折尊「王在庠……隹王十又九祀」；還是與《古本竹書紀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漢，遇大兕。」的地望均不合。因此，啟器所載「南征」必在「涉漢」之前。

通讀啓器銘文，既要看到它們都與啟參加「南征」有関這一共同點；也要看到由于它們記述地點的不同，而所記事件的時間自然有先後之別。據啟卣知「寇」基本是沿着京水上游至上侯——嵩山北麓的「山谷」之地活動。由不指鼎和師艅尊知「上侯」是周王經常駐蹕之處，而緱氏又是歷代軍事重鎮；因此，我們推測昭王與「寇」的軍事冲突就發生在上侯附近。又據啟從征「謹不擾」做「寶彝」這一綫索分析，這次軍事冲突的勝利者應在周王一方。但上侯之戰祇是「南征」的序幕，掃清了「南山」之「寇」以後，昭王便躊躇滿志地麾師南向，穿過上侯附近「道路險阨，自古為控守處」㉛通往南國的門户——轘轅關，來到汝潁之間的南汜水上游，正式踏上征楚的大道。啓尊明確地記載「王南征」「在淯（汜）水上」是其證。

為了摸清楚國的虛實，并擬建下一個新「应」，昭王又派大將中「先省南國」。中甗銘云：「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埶应才（在）曾……中省自方复淯⧄⧄才噩𠂤餗（次）。」曾即古鄫國，方即古方城，噩即今之南陽。㉜「中省自方复淯」顯然是中省察方城後，又返回周王駐蹕之處（淯水）滙報「省自方」的結果。

總之，昭王這次「南征」是由成周出發，越過嵩山脚下的「上侯」，掃清了這一帶「寇」的騷擾，進而駐蹕「淯水上」。為了圖謀繼續南下，中奉王命往返于方城與南汜之間，完成了建立「曾应」的重任，緊接着開始了十六年的「涉漢」之行。參讀啟器和中器，可知上述歷史事件和地理方位的脈絡是很清晰的。

有關昭王十六年「南征」的戰績，其他銅器銘文記載頗詳。楚國的「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詩．魯頌．泮水》）吸引着西周奴隸主大小頭目的貪慾。于是，十九年昭王又動用了宗周六師傾巢而出，開始第二次南征，最後竟以「南征而不復」告終。至于葛山脚下昭王的「戰績」，除了保存在啟器的隻言片語裏外，便祇能從昭王的後人將昭王埋葬在葛山西谷裏以見其「深意」了。㉝

附言：我們對古地理學十分陌生，因此攷釋中涉及的古地望未盡允當。今不揣譾陋以其公諸同好，非敢强作解人，聊充引玉之磚而已。

注釋

① 「山」字，《概述》隸定為「土」，以為「南土即𫹂駮簋的楚荆。」細審器蓋銘文照片均作⊥形，并非「土」字。

② 《說契》三頁。

③ 《甲骨文字研究》七一頁。

④ 《論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見《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六八頁。

⑤ 如商承祚釋浴，見《殷墟文字類編》卷十一；胡厚宣釋僕，見《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下篇，載《文物》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⑥ 《金文編》一七一頁。

⑦ 《說文解字注》。

⑧ 《汗簡箋正》卷一。

⑨ 引自《殷虛文字類編》卷五。

⑩ 卜辭「貫其再㞢」疑當讀「冊其偁有祐」。

⑪ 《三代》九．一一．一。

⑫ 《三代》九．三．二。

⑬《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三、九四號。

⑭[illegible]》是否可以認為是由「是」、「彳」、「冊」三個部件所構成的字？我們認為雖然「是」與「止」義近可通，但在古文字中由「彳」與「止」組成的「辵」習見，而由「彳」與「是」組成的「辵」則尚無其他旁證。因此本文不采此說。

⑮《廣雅疏證》釋詁四下。

⑯《雙劍誃吉金文選》卷上之二。

⑰《大系攷釋》第六冊三十三——三十四頁。

⑱同④一一二頁。

⑲啟器出山東，不一定銘文內容就必與山東地望有關。如徐器庚兒鼎出土于晉都侯馬，沇兒鎛出土于湖北江陵。參見《文物》一九八〇年八期三十八頁。

⑳引自臧厲龢《地名大辭典》一八一頁。

㉑《春秋大事表》卷五、卷六。

㉒《說文通訓定聲》壯部勃字下。

㉓滰水也可能是淁水。《說文》滰下引《孟子》曰「夫子去齊滰淅而行」，今本《孟子・萬章》下「滰」作「淁」。《說文》有淁字，列于湞字之下，按《說文》水部體例，凡兩木名相次，多表示兩水相近。如「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澇，水出扶風鄠北入渭。」段注于「湞水」下云：「《集韵》《類篇》曰，『出潁川。』」因此，淁水亦應在潁川一帶，或即其支流。果如是，以其地望解釋「寇適山谷至于上侯滰川（淁水）上」亦合。

㉔《甲骨文字釋林》九十三頁。

㉕獸即狩。《周易・明夷》「明夷于南狩」，注「狩者征伐之類」。

㉖旅訓行旅，或訓祭祀，釋文采前說。

㉗魯當訓嘉。《書・嘉禾》序「旅天子之命」之「旅」，《史記・周本紀》作「魯」，《魯世家》作「嘉」，是其證。

㉘「戊箙」族徽除啟器外，又見《三代》五・四・三，《三代》六・四一・一，《三代》一三・二一・一，《三代》一三・一一・一四，《美錄》A四五二，《文參》一九五七年第八期四十三頁。

㉙《羣經平議》（《皇清經解續編》卷一九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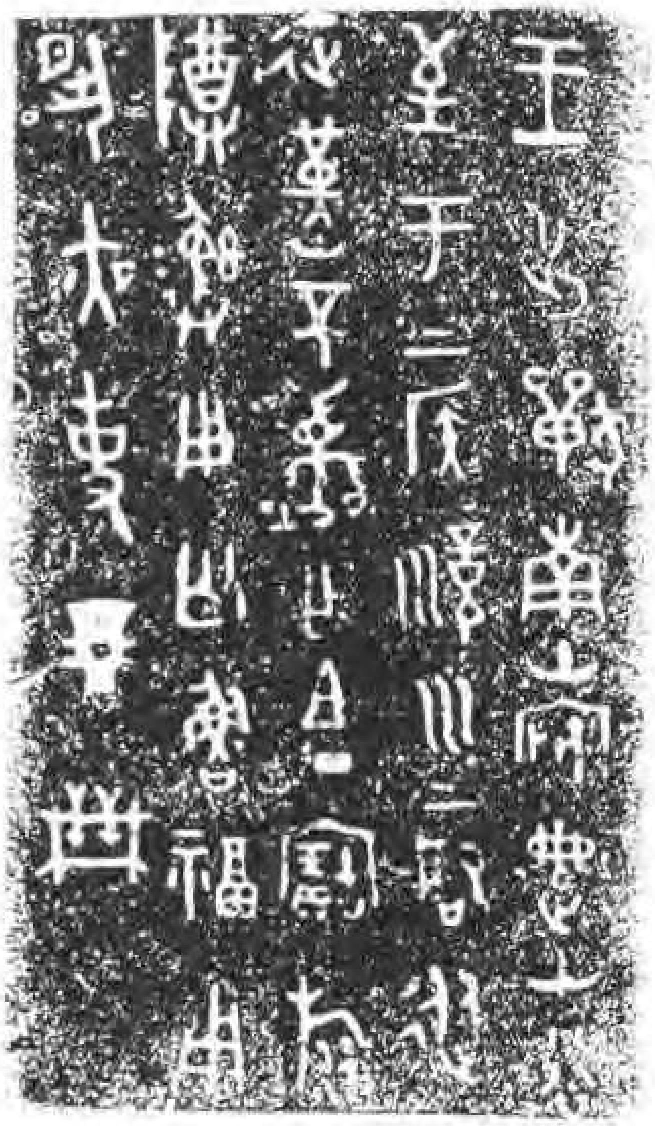
㉚《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載《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三十四頁。

㉒《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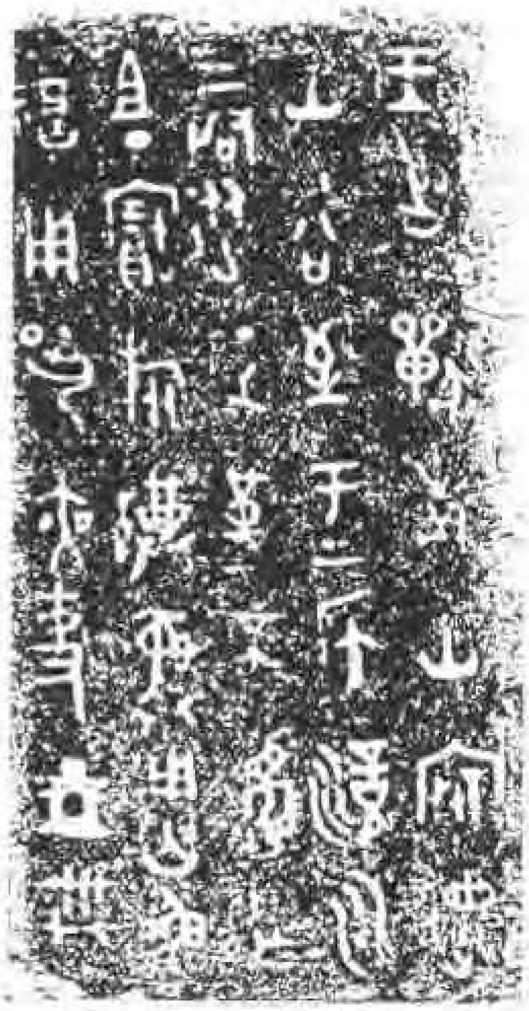
㉒同④八十八頁。又參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載《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三期六十三頁。

㉓《太平御覽》卷三十九地部四嵩山條：「《山海經》曰，『少室之山有木焉……』，郭氏注云，『陽城西谷名李室，亦曰少室山，願有玉膏服之仙。山有周昭王陵也。』」按昭王「卒于江上」（《史記·周本紀》）葬于嵩山，是嵩山與「南征」相關的旁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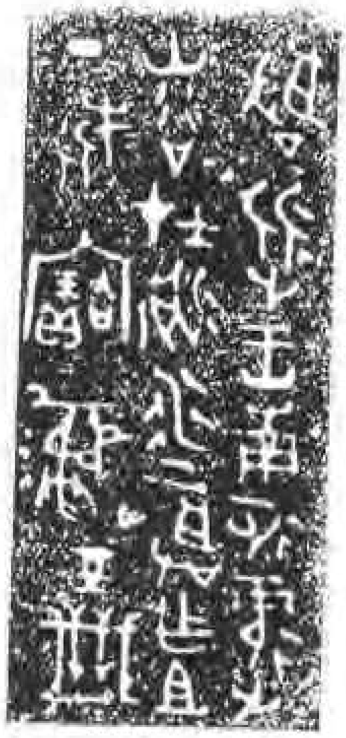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 與何琳儀合作）



啟卣器內銘文



啟卣蓋內銘文



啟尊銘文

「瑚璉」探源

先秦禮制，典策記載雖然豐富，但由於種種原因，流傳到漢代，其中有些問題即便當時的經師也不十分明瞭，以至後世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當今，我們要想弄清這些問題的原委，就不得不依賴地下出土的實物資料。所謂「宗廟之器貴者」的「瑚璉」便是其中的一例。

「瑚璉」二字連用始見於《論語．公冶長》：「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自漢以來注釋《論語》者皆不得其解。何晏注引漢人包咸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這裡包咸並沒有舉出任何證據。清人劉寶楠撰《論語正義》號稱博洽，然而對此也無新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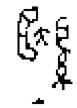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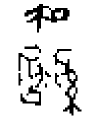
《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玄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孔穎達疏：「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簋異同未聞也。」按，鄭玄自稱未聞，可見東漢經師對「瑚璉」的情況已搞不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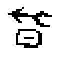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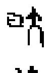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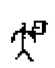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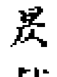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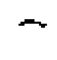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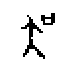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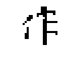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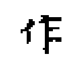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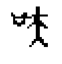
從以上記載知「瑚璉」或單稱「瑚」，或單稱「璉」，或「瑚」、「璉」互稱。如《明堂位》稱「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而包咸謂「夏曰瑚，殷曰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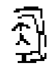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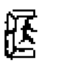
「瑚璉」究竟是什麼器物？後人一般都根據包、鄭舊注，認為璉是簋的別稱，瑚是簋的異名。近人陸懋德綜合舊說，考訂瑚是簋之古文𠤳，即𠤳之誤，後訛作胡，又謂璉為匭（簋）之誤字。①最近，高明先生結合出土器物和文字資料分清了𥂴（𠤳）與簋是兩種不同的器物，前者為方器，後者為圓器；進而指出經傳中所載「胡簋」（《左傳》哀公十一年）之「胡」和銅器銘文中之𠤳，本應作𥂴，或作[illegible]，並非如宋人所謂之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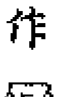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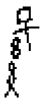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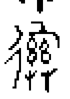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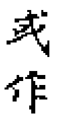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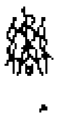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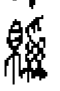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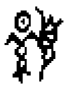
「瑚璉」，這個千百年來一直令人難以捉摸的名詞，其具體含義究竟是什麼呢？一九六四年洛陽龐家溝西周墓地410號墓出土的一組完整銅器對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一條新的線索。③據報導「此墓有盜洞兩個，距墓底高1.6米的填土已被擾亂，但在墓的東北隅（距墓底1.9米處）的填土層中，發現一組銅器，它們的位置距墓內擾土僅有10釐米，因此，盜墓人的黑手尚未觸及，所以這些銅器幸存於墓內。」這組銅器計有鼎一、簋一、壺一、罍一、鬲一、觶一、共六件，每件器上均有銘文：

鼎：史唬作旅鼎
觶：邑作寶尊彝
簋：考母作医聯
壺：考母作医聯
罍：考母作医聯④
鬲：作医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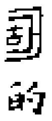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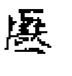
除鼎和觶自銘「作旅鼎」、「作尊彝」外，其餘四件不同器物均記有「作医聯」同一銘文。「医聯」原報告考定為「簋之异體字」，我們認為這不是一個字，而是兩個字。和文字偏旁全同，唯「糸」之位置有在側和在下之別，均應釋作「医聯」的合文。

匽中所从矢，實與大字同，矢與大均象人形，在古文字中往往易混，如甲骨文昃作、等形（《甲骨文編》7.2）「从日在人側，象日昃之形」。⑤古璽亦作，均从大；然晚周文字或作（滕侯昃戟）、（《晉錄》7.2），均从矢。又如西周金文吳作（吳方彝、師酉簋等），从矢；晚周文字或承襲此體作（石鼓文），或从大作（吳王光鑑、侯馬盟書等），或从夫作（《說文》古文）。然則匽實可隸定為医，當然也不排斥另一種可能，即本銘矢本來

就是鑄範所致的走形字「大」。大與夫是一字分化，甲骨文大、夫互作習見，金文「善大」（大鼎）即「膳夫」，「大差」（攻吳王鑑）即「夫差」。至於典籍中大、夫通用之例尤多，茲不贅引。王筠《說文釋例》引《博古圖》匜作，謂「借文為夫」，甚確。總之，本銘與《說文》簠之古文「医」應是一字。

聅乃聯字初文，从耳从糸，亦見甲骨文。④聅字演變至戰國則作形（《古璽文編》12.3），从耳从絲，為小篆所本。古文字糸與絲為一字分化，在偏旁中亦往往互作。如甲骨文孫或作（《甲骨文編》12.22），金文彝或作（曾姬無卹壺），絅或作（師酉簋），《說文》繇古文作，《汗簡》引王存乂切韻綿作，金文顯或作（芾伯簋）等，均其佐證。

合文在甲骨文和戰國文字中不勝枚舉，金文中也不乏其例，如「小子」、「小臣」、「小牛」、「上帝」、「八師」、「尊簋」、「寶用」、「永寶」等特殊詞組均合寫如一字。本銘「医聅」，以音求之，即《論語》之「瑚璉」。

「瑚璉」，惠棟謂本應作「胡連」。⑦另外尚有「瑚連」（《禮記．明堂位》）、「瑚槤」（《說文》）、「胡輦」（韓勅禮器碑）、「瑚璉」（孟郁修堯廟碑）等異文。過去有人認為胡是金文的訛變，⑧連則是《說文》簋之古文匭的訛變，⑨均無確證。按，《說文》簠古文作医，楊樹達云「簠字古之音讀，於脣音讀法外，別有淺喉音一讀也。」⑩夫與胡同屬古韻魚部，器形為方口的季宮父匡，自銘為「」（从夫得聲）；宗周鐘，㝬簋之㝬，即典籍中周厲王胡。⑪均其例證。夫可讀胡猶夫可讀乎，信陽楚簡之「烏夫」即「烏乎」。聯、連聲義均通，《說文》：「聯，連也。」段注：「周人用聯字，漢人用連字，古今字也。」《周禮》「官聯以會官治」，鄭注「聯讀為連」。總之，《論語》「瑚璉」的初文應是本銘之「医聅」，而並非惠棟所謂之「胡連」，

那麼，簋、壺、罍、鬲這組器物為什麼自銘「医縣」呢？我們推測：医和縣原來分別為兩種器物的名稱，由於詞義外延的擴大，遂演變為器物的泛稱，這與「尊彝」頗相類似：典籍中為專名（《周禮·春官·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又「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銘文中則為共名（包括卣、尊等酒器或水器，也包括鼎、簋等炊器與盛器）。医是盨？還是簋？是否屬於「医縣」一類？由於沒有直接出土資料的證明，姑且存疑。但無論對「医縣」一詞如何解釋，四件不同的器物均自銘「医縣」，這一點完全可以說明其為通稱或泛指。原報告指出其應為「青銅禮器的通稱」是比較恰當的。

漢人包咸、鄭玄均以「瑚璉」為「黍稷之器」。龐家溝這組自銘「医縣」的四件器物中，鬲是炊器，簋是盛器，可稱其為「黍稷之器」，但罍、壺則是酒器或水器。我們認為籠統地稱「瑚璉」為「黍稷之器」與「医縣」組合似乎不符，宜稱其為「飲食之器」。

至於「医縣」是怎樣產生、變化？以及是否有一整套嚴格的制度？由於文獻缺乏記載，加以出土文物資料有限，目前還難以作出肯定地回答，我們祇能從出土實物資料中窺其一斑。鼎、簋、壺、鬲、罍這類器物，本是新石器時代即已有之的普通生活用具。⑫作為祇有一部分人纔有使用權的青銅禮器，現知最早在二里頭文化第三期即已出現，殷商中期已出現銅鼎、銅鬲、銅斝，殷墟文化第二期已出現銅簋、銅壺。⑬但商代的禮器往往是「重酒器的組合」，⑭隨葬品多有觚、爵、斝三器，尤其是觚、爵二器相配出現，鼎、簋、壺、罍、鬲之類似乎尚無規律性的配合，一般也並不起作用。

到了周代情況就不同了：早周時期雖以酒器爵和觶為組合形式，但它們都有共存的陶器鬲、簋、壺、罐等生活用具，⑮之後形成以鼎、簋為中心的，有規律性的配合，而又以鼎和簋數目的多少作為貴族等級身份的標誌。⑯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早期以來重食器而輕酒器的組

合比較明顯，⑩這種「重食器的組合」與商代「重酒器的組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周禮」和「殷禮」的不同。龐家溝這組包涵有「医聮」的青銅禮器或許反映了西周「重食器組合」的這一特點。

以上我們對典籍中談到的「瑚璉」進行了分析研究，我們探討的問題是：洛陽龐家溝410號墓出土的一組青銅禮器中鬲、簋、罍、壺均自銘為「医聮」即《論語》《禮記》中記載的「瑚璉」，「瑚璉」是一種泛稱或通稱。這組自銘「医聮」的器物組合屬於日常生活的飲食器具，似不能籠統地稱之為「黍稷之器」。聯繫到周墓隨葬品中「重食器組合」的特點，可能與「瑚璉」的組合有關，由於材料的局限，我們在探討這一問題所做的推測，還有待於今後地下出土資料的進一步驗證。

附言

這篇文章草成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後來偶然在《考古》一九八二年四期全國考古論著資料目錄中發現蔡運章先生有《釋聮》一文，但該文載於《中原文物》一九八一年特刊，甚不易得。後函請郝本性先生轉寄蔡文，方知我們的觀點與蔡文不謀而合，然而我們與蔡文論述的角度並不盡相同，故不廢本文，聊作對蔡文的補充，特誌於此。

注釋

①陸懋德《瑚璉考》，載《齊大國學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四零年。

②高明《盨、簠考辨》，載《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③洛陽博物館《洛陽龐家溝五座西周墓的清理》，載《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十期。

④據報導銅器亦有銘「考母作簠」，但簡報未附文字照片。

⑤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中六。

⑥郭沫若釋「觧」（《粹編》五六九頁），丁山釋「牂」（《殷商氏族方國志》八六頁）。

⑦惠棟《九經古義》。

⑧參見《金文詁林》卷五，二七八五—二七八七頁。

⑨同①。

⑩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九八頁。

⑪唐蘭《周王㝬鐘考》，載《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年刊》一九三六年。張政烺《周厲王胡簋釋文》，載《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九八零年。

⑫鄒衡《夏商周考古論文集》一六四頁指出夏文化的瓦足皿「或許就是璉瑚之類」，待考。

⑬參見張長壽《殷商時代的青銅容器》，載《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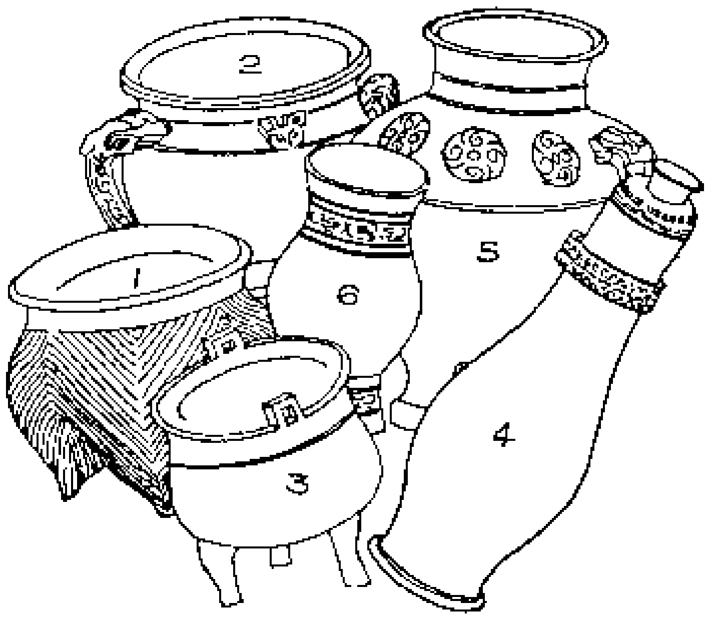
⑭參見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編著《商周考古》八八、九二頁，郭寶鈞《商周銅器羣綜合研究》一二三、二〇四—二〇八頁。

⑮同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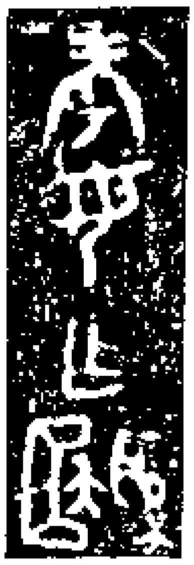
⑯參見俞偉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上、中、下，載《北京大學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一、二期，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⑰同⑭。

（原載吉林大學《史學集刊》一九八三年一期與何琳儀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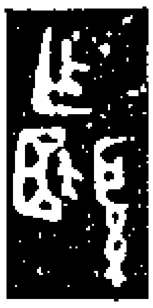


墓410銅器出土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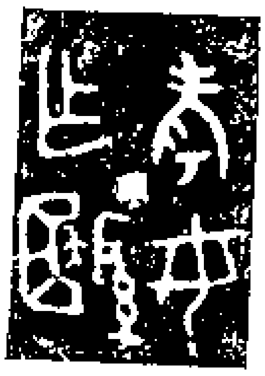
銅壺銘文

(M4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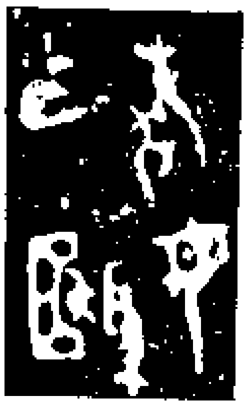
銅鬲銘文

(M410:1)



銅壺蓋銘文

(M410:4)



銅毀銘文

(M410:2)

「取子」所鑄鉞器考

一九八三年，山東鄒縣文物保管所胡新立先生，給當時正在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班學習的濰坊市博物館孫敬明先生書信一封，告訴一九八二年鄒縣文物普查時在一廢品收購站發現一件有銘銅兵器，同出還有一件銅鬲。孫敬明先生將該器拓片及信件轉給我，囑為研究，記得當時曾撰有一小文，因材料一直未見報導，故小文一直擱着。近見《殷周金文集成》第十八集已刊此器，可舊稿已不知去向，僅存拓片、照片及信件。現重新對此器作一小考，也算不負二位先生之重托。所攷未必準確，聊供學術界參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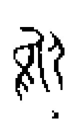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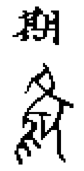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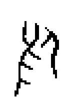
此器形制較罕見，半環狀，耳形，整器似一卷龍，刃似龍背，內環似龍肚。內環飾乙形紋，下鑄有穿孔，可以裝柄，上對含鑾龍頭，龍眼可能為一橫穿孔。據拓片，此器高二一．五，刃身寬四．六釐米，柄孔外有銘文三行九字（行三字），從左至右讀。這種器形，筆者知道在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中曾有發現，上海博物館藏品中亦見一器。①白草坡的一件，高二三．一，刃身寬七，厚○．七釐米，重六八五克，半環形，龍首含鑾，并有橫穿孔，內環飾龍爪，龍背為利刃，尾下有短胡二穿，該報告附有拓圖和綫圖，稱之為「半環形鉞」。上博的一件，已在新館陳列，形與白草坡的一件更接近。半環形，龍首含鑾，口內上下牙間有一橫穿孔，尾下有短胡三穿，半環內有紋飾。

上述三器，共同點都是半環耳形，龍首含鑾，不同點是白草坡及上博的一件有內帶穿形，而鄒縣的一件則為鑾形穿孔，鄒縣器有銘文，而前二者無。這種器形，過去雖稱為鉞形器，但究竟應該叫什麼名則無法確定。鄒縣發現的這件器正好有此器之名，但卻是一個比較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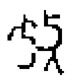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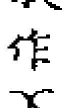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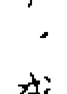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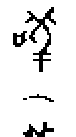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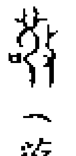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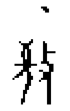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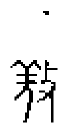
的新字，因此，仔細考察這篇銘文的內容，對於探索有關問題非常重要。

銘文雖僅九字，卻有幾字比較特別，有的金文首見，我們初步釋為：

隹（惟）取（郰、鄒）子／敬（？）𣪘盥（鑄）／鋺元喬

隹，原篆作，粗看不像「隹」字，細審則當釋為隹。其形乃由早期（見隹爵）形省變，貌似戰國時之「於」字作（信陽荊篇鐘）者。隹即惟，語首助詞，金文習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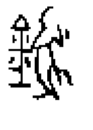
取子，與取膚匜（《三代》一七，三四）之「取膚」義同。取即郰或陬，也稱邾、邾婁和鄒等，與《說文》郰下所云「魯下邑，孔子之鄉」之郰同字，可能不同地。金文或作鼄，即蛛，取膚、邾婁當即取、邾之緩讀。取、邾、鄒古音相近可通。②很可能西周稱取，春秋稱邾、戰國稱鄒。此國相傳為顓頊後裔挾所建立，受封周武王都于邾（今山東曲阜東南=郰村），公元前六一四年邾文公遷至繹，即今山東鄒縣東南紀王城，戰國時滅於楚。此器稱「取子」，子為爵稱。金文稱公，如邾公華鐘、邾公釛鐘等。稱「公」者當為僭稱，因邾或鄒本子爵。因此，此器當為邾文公遷繹（鄒縣）前所鑄，時代當為西周中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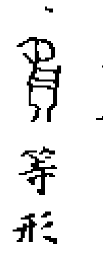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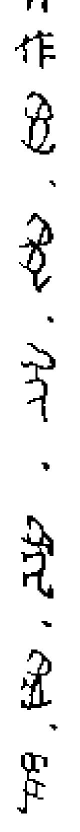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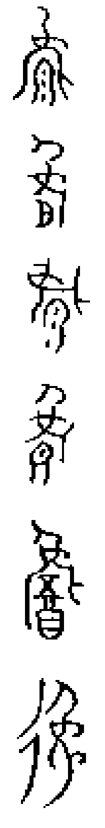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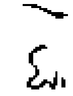
𣪘，取子之名。第一字頗難確定，似敬，又似敖或它字。今暫釋為敬。大保簋敬作，孟鼎作，或从口从攴作（楚季苟盤）、（蔡侯申盤）、、（中山王鼎、鉞）等。第二字从豆从殳即𣪘字，金文初見。《說文》：「𣪘，繇擊也。从殳，豆聲。古文𣪘（段注改作投）如此。」段注云：「《說文》無逗字，此即其逗字。繇擊者，遠而擊之。」

根據金文、《世本》及《春秋》三《傳》等文獻，邾的世系大致為：顓頊高陽氏後裔陸終氏為邾之祖先，有邾公釛鐘「陸融（終）之孫邾公釛作厥禾（龢）鐘」為證。周以前世系已不可考，周武王滅殷後封曹挾于邾。據《世本》，「挾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父。」夷父即周宣王時之夷父顏，顏生夏父及友，夏父繼顏為

邾君，別封友于郳，即春秋小邾國。夷父顏去世後，其弟叔术短期為君，後讓位于顏子夏父，叔术出居濫，另為一國。進入春秋後，邾君為儀父，名克，事見《左傳》隱公元年。其後為邾子瑣（前六六六年卒）、邾文公蘧蒢（前六一五年卒）、邾定公貜且（前五七四年卒）、邾宣公牼（前五五六年卒）、邾悼公華（前五四一年卒）、邾莊公穿（前五〇七年卒）、邾隱公益、邾桓公革、邾子何。其後世系不詳，僅知隱公曾孫為邾考公，《孟子》中有鄒穆公。顏注《漢書、地理志》云：邾傳二十九世，為楚所滅。③

邾或鄒之世系，西周可能有缺環。器銘「取子敄（？）毀」究為何君一時還難以確定。

此字左形从金，右形比較特別，金文首見。我們與相關字形反覆比較，現提出一種意見，供學術界討論。

《說文》㲋，「似兔青色而大，象形。頭與兔同，足與鹿同。」兔，「象踞後其尾形。兔頭與㲋頭同。」甲骨文中的㲋字有作等形，兔字有作等形。④金文的㲋字或⿱㲋番、⿰彳㲋等字或變作，因此，此字右形當為「兔」字的坐或站立之形，後腿省略，「巾」為前腿，尾上翹，其上之應為兔背與耳朵。鉞銘與上舉甲骨文之㲋和兔形的頭部極為相似，如此分析不誤，此字當釋為「⿰金兔」。⿰金兔字不見於字書，其所在的位置無疑是器名，而此器又是鉞形兵器，故我們認為這個字可以讀如錫或揚，就是典籍中的揚鉞之揚。兔，透母魚部，錫或揚為喻母陽部，古俞母四等可讀端透定母。魚陽二部陰陽對轉。甲骨文中相當于「陽甲」的先王名作「魯甲」，有學者論證兔甲就是陽甲，⑤是兔、陽可通之確證。《史記、楚世家》熊揚，《索隱》鄒誕本作「熊錫」。一作「煬」。是从易之字相互可通。

《詩、公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毛傳：「戚，斧也。揚，鉞也。」

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繇。」《史記·樂書》：「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集解》引鄭玄曰：「揚，鉞也。」

元喬，二字連稱，金文首見，過去祇見有「鈇鐈」（叔夷鐘）、「鏷鐈」（弭仲匿）。喬，作為金屬名稱，我們曾推定為鉛，如單舉，則為鉛錫合金之統稱。⑥元者，善也。「元喬」就是好的鉛錫合金，在本器中可能泛指好的金屬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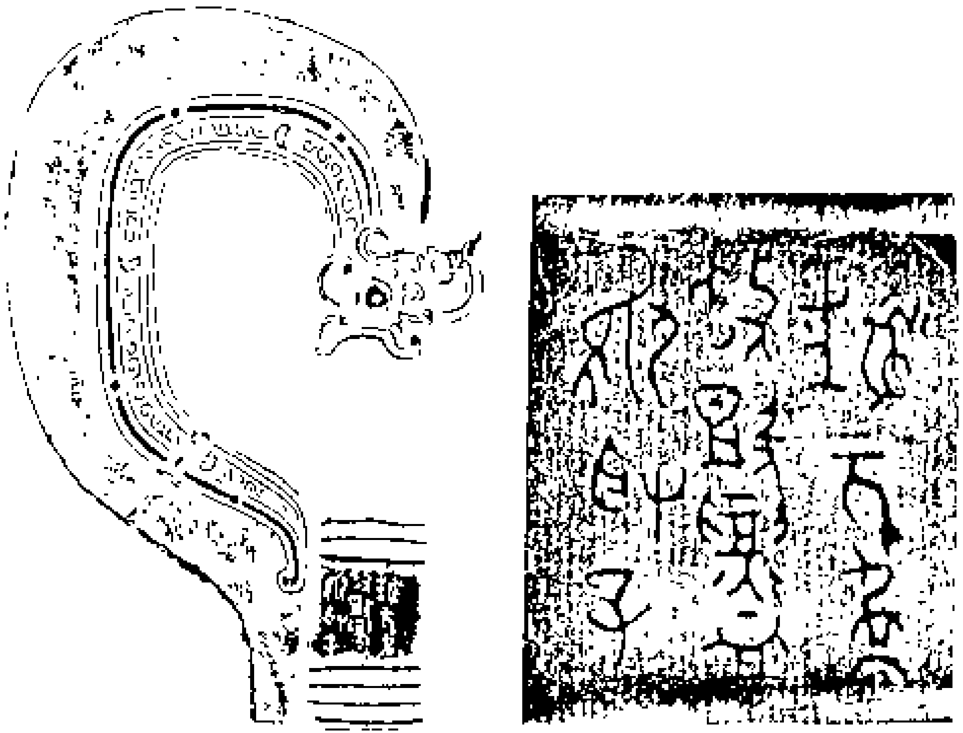
銘文九字的大意是：鄬國＝君「取子」名「敬（？）毀」者用上好的金屬材料鑄作了這件名「鈋」的鉞形兵器。

上述三件這類兵器，時代均為西周。白草坡的一件，報告定為西周康昭時期，上海的一件，該館陳列定為西周早期，鄬縣的這件，從形制風格、花紋及銘文字形分析，年代要晚於以上二器，當為西周後期之物。這種器形，白草坡報告者曾推測「似是殷商彎刀和周初康侯斤一類兵器的演變」，我們認為，這種鉞形器是將傳統的中有孔形的有納鉞與銎形鉞有機結合創造出的一種新的形式，流行於西周時期。鉞是奴隸社會統治者行使司法軍政大權的權杖，如武王克商誓師，「左杖黃鉞，右秉白旄。」紂王失敗自焚，武王以黃鉞斬紂頭，以玄鉞斬紂之嬖妾（《史記·周本紀》）。虢季子白盤銘云：「賜用鉞，用征蠻方。」中山侯鉞：「作茲軍釿（斧或鉞），以警厥眾。」白草坡鉞出於地方「方伯」之墓，此鉞又為「取子」所鑄，均以龍形，不難看出這種兵器的意義和作用。根據鄬縣之器銘，這種形制的鉞形器，本名「鈋」，即典籍之「揚」。今後當以「鈋」或「揚（鍚）」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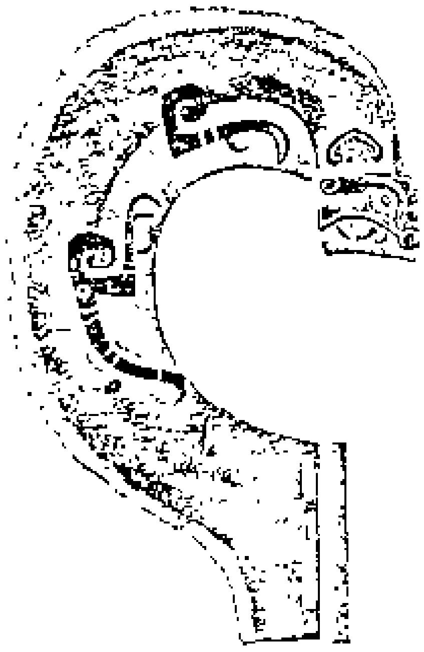
注釋

① 《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二期。
② 詳王獻唐《春秋邿分三國考》及高亨《古字通假會典》三六〇頁等。
③ 可參郭克煜《邿國歷史略說》，載《東夷古國史研究》第一輯，三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④ 參《甲骨文編》四〇四、四〇五、五八七等頁，《金文編》六八二、六八一、一一七等頁。
⑤ 裘錫圭《殷墟卜辭所見石甲兔甲即陽甲說》，《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
⑥ 《「夫鋁」戈銘新考——兼論鑄器所用金屬原料之名稱》，臺北《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三卷第一期，一九九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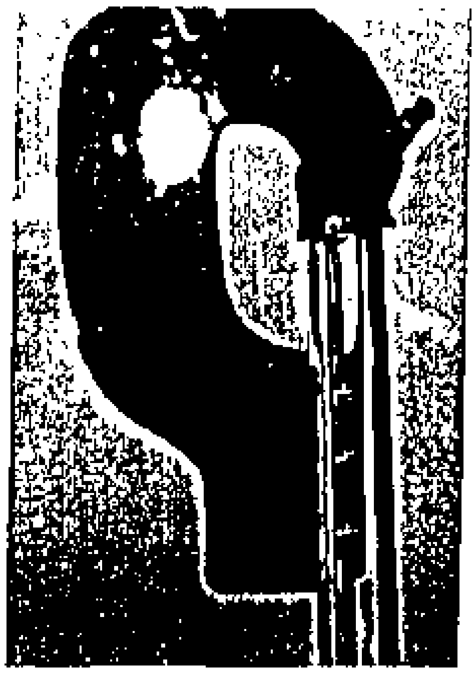
（此爲一九九七年十月在山東桓臺舉行的殷商文化與齊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鄒縣出土器及器上銘文



白草坡出土器



上海博物館藏器

山東臨朐新出銅器銘文攷釋及有關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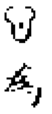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在山東省臨朐縣泉頭村先後兩次發現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銅器，其中包括不同國別的鑄銘銅器凡六件。這些銘文，有的國別尚屬首見，有的辭句別致新穎。它們不僅使我們對山東地區西周至春秋時期的歷史文化有了新的認識，而且為目前史學界正在討論的曾國歷史文化問題也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下面試就六篇銘文的某些字句先加以詮釋，然後闡明所涉及的有關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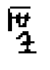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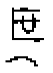
一 銘文考釋

(一) 般殷鼎

上曾大（太）子般殷，乃①
擇吉金自乍（作）䵼彝。
心聖若慵，哀=利錐。用
考用享，既龢無測，
父母嘉寺，多用旨食。

心聖若慵

金文為心。

，細審原拓，其下半部从壬猶可辨識，而壬上短橫似與上半部形體相連作（本銘筆劃偶有殘泐，如「用享」之「用」作「目」），疑是「耳」和「口」的重疊，據銘文=義，姑且

隸定為聖。

若，訓而，連詞，典籍習見。

𢡺，依原篆可隸定為懎。凡从盧得聲之字亦可从膚或盧。《左傳》定四年「鑢金初宦于子期氏」。《漢書．古今人表》作「鑪金」。《說文》「臚」之籀文作「膚」。《春秋》僖廿九年「介葛盧來」，魏三體石經作「臚」。本銘懎从心膚聲，與慮當為一字。《集韻》：「慮，憂也」，疊加心旁，實亦慮字。

「心聖若懎」當讀「心聖而慮」。本銘「聖」特指心靈，通悟。《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注：「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②《禮記．大學》：「安而後能慮。」朱注：「處事精詳也。」《列子．仲尼》「亡變亂于心慮」則是「心慮」連文之證。無論是「心聖」，抑或「心慮」都是頌揚之辭，意謂心靈通悟而又有深謀遠慮。

哀＝利錐

《詩．小雅．蓼莪》：「哀＝父母，生我劬勞。」箋：「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悽者。」《小序》：「孝子不得終養爾」。《爾雅．釋訓》：「哀＝悽＝，懷報德也。」「利錐」一詞首見于《晉書．祖納傳》，據上下文義知所謂「利錐」乃喻梅陶、鍾雅的才思敏捷。「哀＝利錐」與「哀＝父母」句式基本相同，可譯為哀＝悽＝啊，才思敏捷的人。③

用考用享

第二個用字作「冃」，顯係壞文。考、孝音義可通，依銘文通例「用考用享」當讀「用孝用享」。

既穌無測

穌，金文習見，多形容鐘音的和諧，但也可形容食物的調合，如庚兒鼎「用穌用煮」。本銘穌顯係後者，即《說文》訓「調味」之「盉」，典籍均寫作「和」。如《詩．商頌．烈祖》「亦有和羹」。測，在金文中尚屬首見，其義為水「深所至」（《說文》），引申訓「極」，訓「盡」，乃典籍通詁。「既穌無測」意謂「調和祭祀父母的酒食無有休止」。

父母嘉寺

寺，金文屢見，可讀持或特。本銘「寺」承蒙于省吾先生面教當讀「之」，為指示代詞。按：寺从之（止）得聲，故可與之通假。《說文》時古文作旹。《易．隨》彖曰「而天下隨時」，王肅本作「隨之」，是其佐證。《詩．大雅．大明》：「文王嘉止。」傳：「嘉，美也。」《儀禮．覲禮》：「予一人嘉之。」注：「嘉之者，美之辭也。」本銘「父母嘉寺」意謂「父母以之（指「䵼羹」）為美」，此屬古漢語意動用法。

多用旨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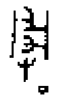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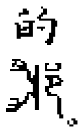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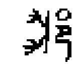
「旨食」，伯旅魚父簠作「旨食」。《說文》「旨，美也。」《論語．陽貨》「食旨不甘」，集解引孔注「旨，美也。」本銘「多用旨食」意謂「多多享用甘美的酒食」。

本銘有韻：穌，諄部．彝、錐脂部。諄、脂通韻。測、寺、食之部．

(二) 尋仲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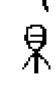
1、尋仲盤

樳（尋）中（仲）媵中（仲）女子
寶般（盤），其萬（萬）年無
疆，子＝孫＝永寶用。

捋，原篆作。《方言》一「捋，取也。」捋是尋迭加義符「又」而已。《孟子．滕文公》「枉尺而直尋」，議郎元賓碑則作「枉尺直捋」。本銘「捋」為古地名，即齊侯鎛的。，舊釋邛、郎、邵均非：④唐蘭釋鄩，甚確。⑤鄩，典籍亦作尋，似姓國，在今山東濰縣西南（詳見下文）。

本銘尋仲是人名。

賸，原銘稍有漫漶，據上下文義知其確為賸字。《說文》：「送也」。仲女子之「仲」與上文尋仲之「仲」有別。前者指排行次第，後者為字。本銘指尋仲的二女兒。

另外，第二行寶字所从貝作，下分三叉，金文罕見。

2.尋仲匜

此器銘文與盤銘相較，除行款稍有出入外，基本相同。所不同者為第一行女字下多出「c」形，子字下有「=」形。我們認為「c」是未完成的子字上半部，即寫到「c」時，因考慮到以下行款布局，廢掉「c」，而在其下接寫「子」。為便於說明或區別起見，又在「子」標明類似重文符號的「=」以示之。這與郭老在考釋號仲簋所提出的「鈎倒」現象頗為類似⑥。因此，本銘「=」可能不是一般的重文符號，而是特殊的「棄字」符號。

(三) 齊侯子行匜

齊侯子行乍（作）
其寶也（匜），子孫=
永寶用享

「子」下無重文，「孫」下則有之，按銘文一般規律「子孫=」應讀「子=孫=」。雖

母乙鼎（三代三．三一）、諆鼎（三代四．六）均屬此例。

(四) 齊趫父鬲

齊趫父作孟姬寶鬲，子＝孫＝永寶用享。

趫，原篆作趫，从走从喬，喬字叔夷鐘作喬（鐈字偏旁）與本銘正合，但曾伯陭壺作喬（鐈字偏旁）、郘鐘作高或喬，這可能是齊、曾、晉三國書體的不同所致。

二、時代及墓主的推定

從器形和花紋分析，M乙：一般殷鼎與湖北京山蘇家壠出土的一套曾侯仲子游父鼎、⑦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曾子斿鼎相似。⑧M乙：二鼎近似於扶風莊白出土的微伯車父鼎、⑨藍田出土的鈇叔鼎⑩和岐山董家村出土的亞鼎。⑪M乙：三鼎與《商周彝器通考》（以下簡稱《通考》）附圖六〇的雍作母乙鼎類同。M甲：二鼎與《上村嶺虢國墓地》（以下簡稱《上村嶺》）M1692、1819的IV A式鼎相似。

M乙：六壽仲盤類似於《上村嶺》M1601、1820的Ⅲ式盤。M甲：八盤，下有三人跽坐承盤，此盤與《劫掠》A823以三個裸體侏儒為足的盤、京山蘇家壠三獸足盤⑬和羅山高店出土下有四伏獸的叔單盤類似。⑭

M甲：九齊侯子行匜與M乙：七壽仲匜的形制花紋基本相同，類似於《通考》附圖852屬西周晚期的頌匜和春秋早期的單匜，⑮與《上村嶺》M1820、1601的I式匜亦相近。

M乙：八簠與《通考》附圖352的鑄子叔黑臣簠、《劫掠》A256商丘弔簠以及山東滕縣出土的薛子仲安簠相似。⑯

M乙：四——五齊趫父鬲與M甲：三——七的五個鬲形制、花紋類同，如出一範，接近

於西周中晚期的仲枏父鬲，⑰與邛（江）叔炊鬲以及《上村嶺》M1631:4式鬲、山東鄒縣的魯宰駟父鬲類同。⑱

這批銅器中不見流行於西周早中期的爵、角、觶等酒器，也未見春秋中晚期出現的鑑、敦等器。兩墓出土器物的基本組合是鼎、鬲、盤、匜等，與上村嶺墓地的器物組合大致相同。鼎足作中間細兩端粗的半筒狀馬蹄形，鼎耳大多直立口沿上，不同於西周早中期的柱足鼎，也不同於春秋中晚期的帶蓋鼎。鬲也不同於西周早中期的繩紋鬲。盤匜與春秋中晚期的形制、花紋不同。

這批銅器紋飾為竊曲紋、垂鱗紋、重環紋、瓦紋、環雲紋、象首紋、獸首紋等，不見西周早中期盛行的以雲雷紋襯底，饕餮紋為主的花紋，也不見春秋中晚期常見的蟠虺、蟠螭紋、圓渦紋等。銘文字體具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特點，如般殷鼎的字體與曾子仲宣鼎和曾伯陭壺的字體類似。⑲

根據以上對銅器形制、花紋、銘文特點等的分析，可以看出M甲與M乙的時代基本一致，均與上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銅器類似，可以推定其相對年代為兩周之際。

甲乙兩墓相距僅為三米左右，所出器物的時代又基本一致，二者應有一定的聯繫。甲墓出有齊侯子行匜，但是出土器物僅有兩鼎、五鬲、盤、匜、舟、戈各一件，墓底僅長四、寬三米，因此墓主可能是齊國的貴族，與公室關係密切，子行匜似為齊侯所賜之器。

乙墓雖出有上曾太子般殷鼎和壽仲為其女兒所作之媵盤，然山東之曾與壽均為姒姓，古同姓不婚。同墓另一件有銘之器是「齊趫父作孟姬寶鬲」。這段銘文的內容與郜伯鼎和鄭義伯匜等銘文的內容相似。郜伯鼎銘云：「郜伯肇作孟妊膳鼎。」郭老說：「此郜伯為其其所作器，蓋郜與妊姓之國為婚姻也，與郜相近之國薛、祝均妊姓，不知孰是。」鄭義伯匜銘云：

「鄭義伯作季姜寶匜用。」郭老指出：「鄭義伯猶稱鄭井叔，義伯乃作器者之字，蓋鄭之大夫，娶姜姓女而為作御器也。」④準此，「齊趫父作孟姬寶鬲」則是齊趫父娶姬姓女而為之作器，此鬲為孟姬所用。我們認為，此墓的墓主如在曾、尋、齊三者之間推測，最有可能為齊趫父之夫人孟姬。上曾太子般殷鼎有修補痕迹，與尋仲匜很可能是由於某種歷史原因輾轉到齊趫父之手，為孟姬生前所用，後來隨葬入墓。如果甲乙墓是夫婦墓，那麼，墓主就可能是齊趫父和孟姬。

三、其他問題

(一)齊侯子行即齊莊公購

根據先秦命名字前加「子」表示尊稱的慣例，可以判定「行」是「齊侯」的字，「齊侯」則是其封爵。兩周之際齊國君主是下列諸公：

公元前841——825	武公	壽
824——816	厲公	無忌
815——804	文公	赤
803——795	成公	脫
794——731	莊公	購
730——698	釐公	祿甫
697——686	襄公	諸兒
685——643	桓公	小白

我們認為，「齊侯子行」可能是莊公購。

按：《史記．齊世家》「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十二諸侯年表》作「齊莊公贖」。檢《世本》齊譜「莊公名贖」，據本銘，知《世本》、《十二諸侯年表》的贖是本字，而《史記．齊世家》的購則是借字，因為「贖」與「子行」有意義上的聯繫，如《管子．五行》「贖蟄蟲卵菱」，房玄齡注：「贖，猶去也。」《廣雅．釋詁》二上：「行，去也。」「贖」與「行」同義。「贖」是莊公的名，「子行」是字。

(二)有關「鄩」的問題

鄩本夏之後，《通志．氏族略》：「鄩，姓也，古斟鄩之後。」斟鄩，古國名，字本作尋，以為國邑，故作鄩，祝融後斟姓居之，故曰斟鄩。斟姓無後，夏人以封同姓，故《世本》謂斟尋氏，姒姓，㉑

鄩之地理方位，史籍中計有三說，一說在山東北海平壽縣東南（《漢書．地理志》北海郡）；二說在河南（《史記．夏本紀》正義、《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杜注）；三說在東周時衛地（《史記．夏本紀》正義）。另外，《夏本紀》正義引臣瓚云：「斟尋在河南，蓋後遷北海也。」總之，古之斟尋的地望一直是個懸案。其實，古代國家或部落的遷徙，不僅遷其民人財產，往往連地名也一起「搬遷」，猶如酈道元所謂「寓其居而生其稱，宅其業而表其邑，縱遺文，沿褫亭。」斟尋也許就是先在河南，後遷山東。

這次臨朐出土的尋器以及齊侯鎛中記載的齊侯以「鄩之民人都鄙」賞賜給陶叔一事，說明在山東昌濰一帶兩周之際尚有姒姓的尋氏在活動。後來鄩被齊國吞併，以致齊侯將其民人都鄙賞賜給陶氏。

(三)關於「上曾」的問題

關於曾國的歷史、分布及其族姓，一直都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傳世有銘文的曾國銅器，

由於缺乏明確的出土地點，殊難與典籍相互印證。現在，臨朐新出土鑄有「上曾」銘文的銅器，這為曾國問題的討論提供了新材料。

據文獻記載，曾國有三個（曾亦作鄫或繒）。一是山東嶧縣之曾（《春秋》僖公十四年杜注）；二是河南東部柘城縣北之曾（《春秋》襄公元年杜注、《水經．溴水注》）；三是河南南陽之曾（《國語．晉語》、《鄭語》）。有的學者認為南陽之曾與山東之曾、河南東部之曾是族姓不同的方國。㉔

這次曾國銅器出在遠離湖北、河南的山東臨朐，曾字寫作曾。據李登先同志的研究，山東姒姓之曾的銅器銘文中的曾字下作扁圓狀⊌，湖北之曾下作尖狀或三角形∀。㉕看來「上曾太子般殷」鼎屬於典籍中記載的山東姒姓之曾。曾國銅器在山東有明確出土地點者，此鼎尚屬首見。這就為山東確實有過一個曾國找到了物證。「上某」、「下某」往往指地理方位而言，如上鄀、下鄀，上蔡、下蔡，上郢、下郢，上陽、下陽，上鄩、下鄩等。本銘「上曾」之「上」也應表示方位。典籍和出土文獻中沒有發現「下曾」的稱謂，這還有賴於今後出土資料的證明，也可能祇有「上曾」和「曾」兩種稱謂，如金文中有「上洛」、「上戻」，但迄今為止，無論在金文或典籍中均未見到「下洛」和「下戻」。我們推測，一種可能是臨朐一帶有一個「曾」，沂水、泗水之間也有一個「曾」，前者為上曾，後者為曾或下曾。另一種可能是「上曾」即山東之曾，祇是相對於河南東部之曾或南陽盆地之曾而言。我們傾向於後者。

附記：本文的寫作得到臨朐縣文化館、濰坊地區藝術館的支持和幫助，謹致謝忱。

注釋

① 殺殷父母已故，為什麼不稱「曾子」而稱「上曾太子」呢？我們試作如下推測：舊傳曾子仲宣鼎為山東曾器，其形制、花紋、字體均與本銘時代相似，詳陳德大《曾鼎說》。據陳文「曾子仲宣者：子，爵；仲，次。諸侯稱字，春秋所貴也，」知仲宣是曾子之字，而本銘殺殷有可能是他的名，因為「宣」與「殺殷」有義訓聯繫，如「宣」《說文》謂「天子宣室也」。朱駿聲云「按當訓大室與寬略同」，而「殺」訓「大」（《方言》），「殷」也訓「大」（《廣雅·釋詁》一）。又郭老解釋曾子仲宣鼎的「宣喪」一句謂「蓋曾子新立，其喪服將除，爰初作器以饗燕親族也。」果如其說，則殺殷鼎恰好應是「太子」喪服未除時所作器。太子之稱，不一定其父在世。如，《春秋》桓公十五年鄭世子（即太子）忽，昭公十一年蔡世子有，哀公二年衛世子蒯聵，皆父死而稱太子。

② 《古經解滙函》陳壽祺本。

③ 另一種解釋是，「哀＝利錐，心聖若憒」都是殺殷的內心活動。「哀＝利錐」均脂部字，分別為兩組謎語（《釋名·釋用器》「錐，利也。」「利」與「錐」音義均近）。「哀＝利錐」喻心如錐刺。與此相應「心聖若憒」則讀「心忘若憶」。朢也似朢之訛誤（師虎簋朢作朢，可資參證）。《說文》朢古文作朢。朢亦作望，从亡得聲，可讀若忘。《釋名·釋姿容》：「望，茫也。」「心忘」乃六神無主恍惚之貌。《文選·嘆逝賦》「心其如忘」注「忘，失也。」憒同憶，《集韻》「憶，憂也。」總之，「心望若憶」，「哀＝利錐」意謂「心茫然憂愁，哀痛有如錐刺」。

④ 《金文詁林》一八六〇頁。

⑤ 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四二片甲。

⑥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一八一頁。

⑦⑬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京山發現曾國銅器》，《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二期。

⑧ 馬承源《記上海博物館新收集的青銅器》，《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七期。

⑨ 史言《扶風莊白大隊出土的一批西周銅器》，《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六期。

⑩ 尚志儒等《陝西藍田縣出土𣪘叔鼎》，《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⑪ 龐懷清等《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

⑫ 劉興、李長隽《江蘇丹陽出土的西周銅器》，《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八期。

⑭⑮ 歐潭生、朱躍和《河南羅山縣發現春秋早期銅器》，《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⑯ 萬樹瀛、楊孝義《山東滕縣出土杞薛銅器》，《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17 吳鎮烽等《陝西永壽、藍田出土西周銅器》，《考古》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18 劉式今等《河南淅川縣下寺一號墓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王軒《山東鄒縣七家峪村出土的西周銅器》，《考古》一九六五年第十一期。

19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二一〇、二〇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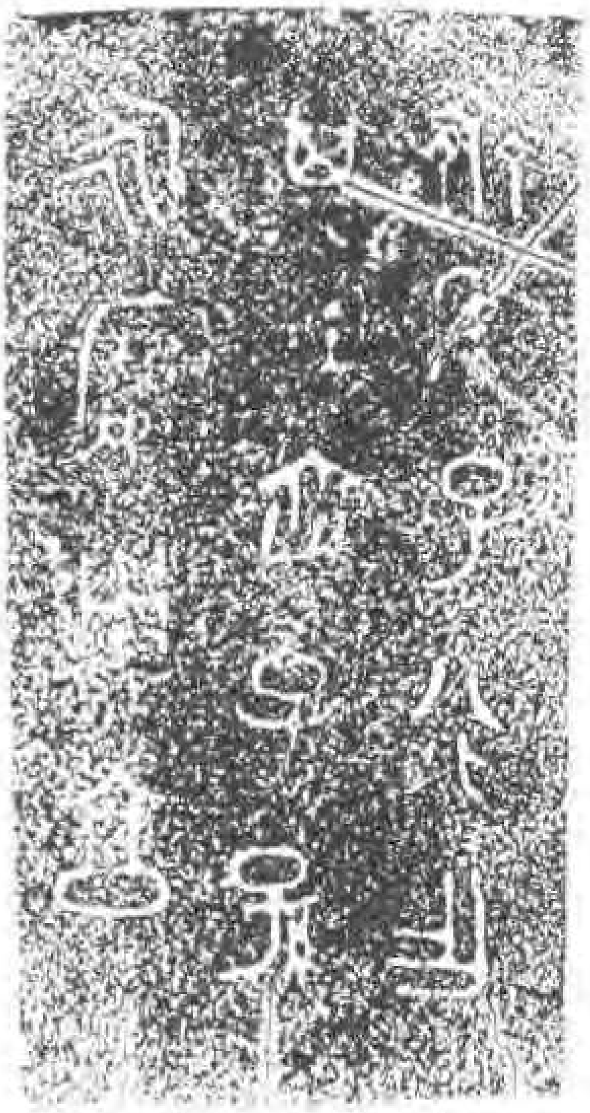
20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九五、一八〇頁。

21 參見《夏本紀》、《吳世家》索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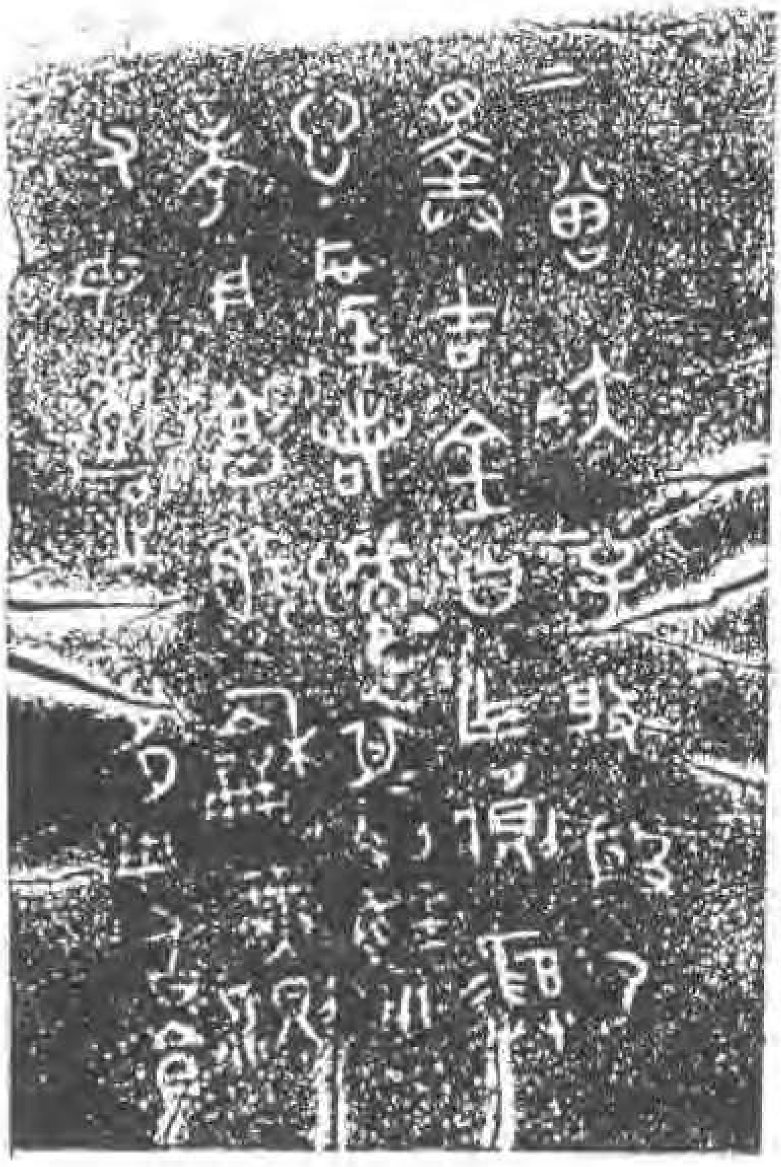
22 參見⑨五〇頁；周永珍《曾國與曾國銅器》，《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九——四四一頁。

23 李先登《曾國銅器的初步分析》，中國考古學會一九八〇年年會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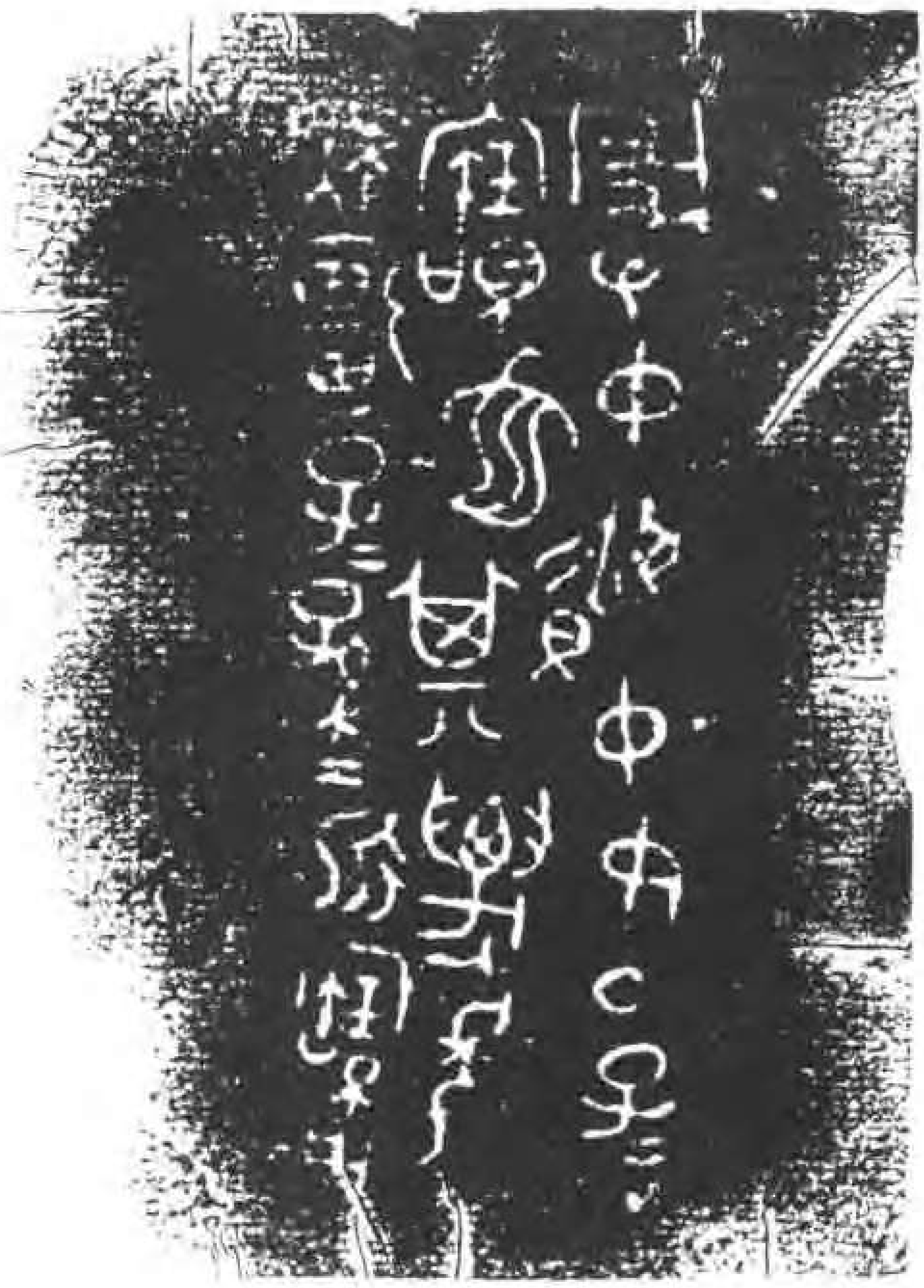
（原載《文物》一九八三年十二期，與孫敬明、何琳儀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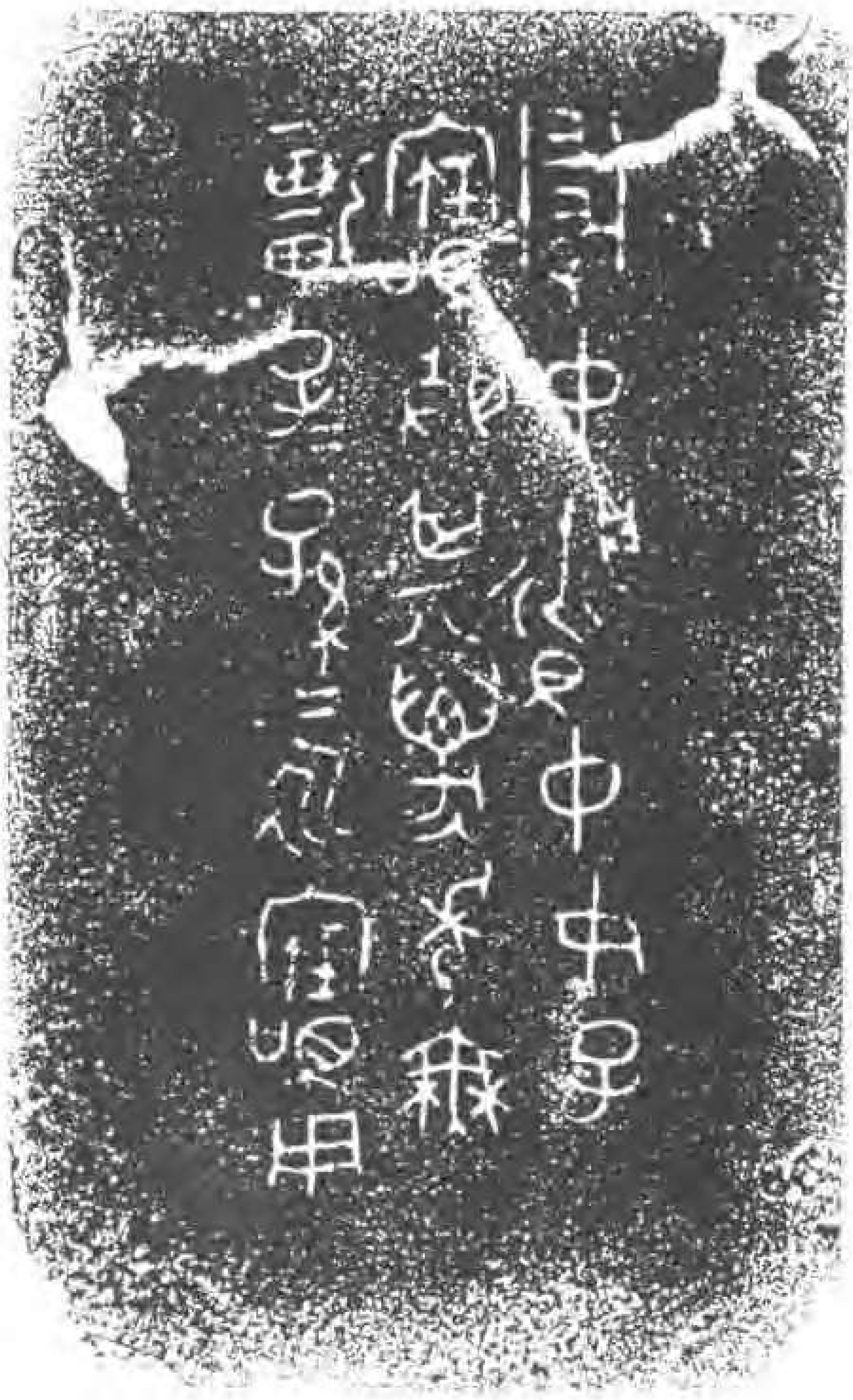
齊侯子行匜



般殷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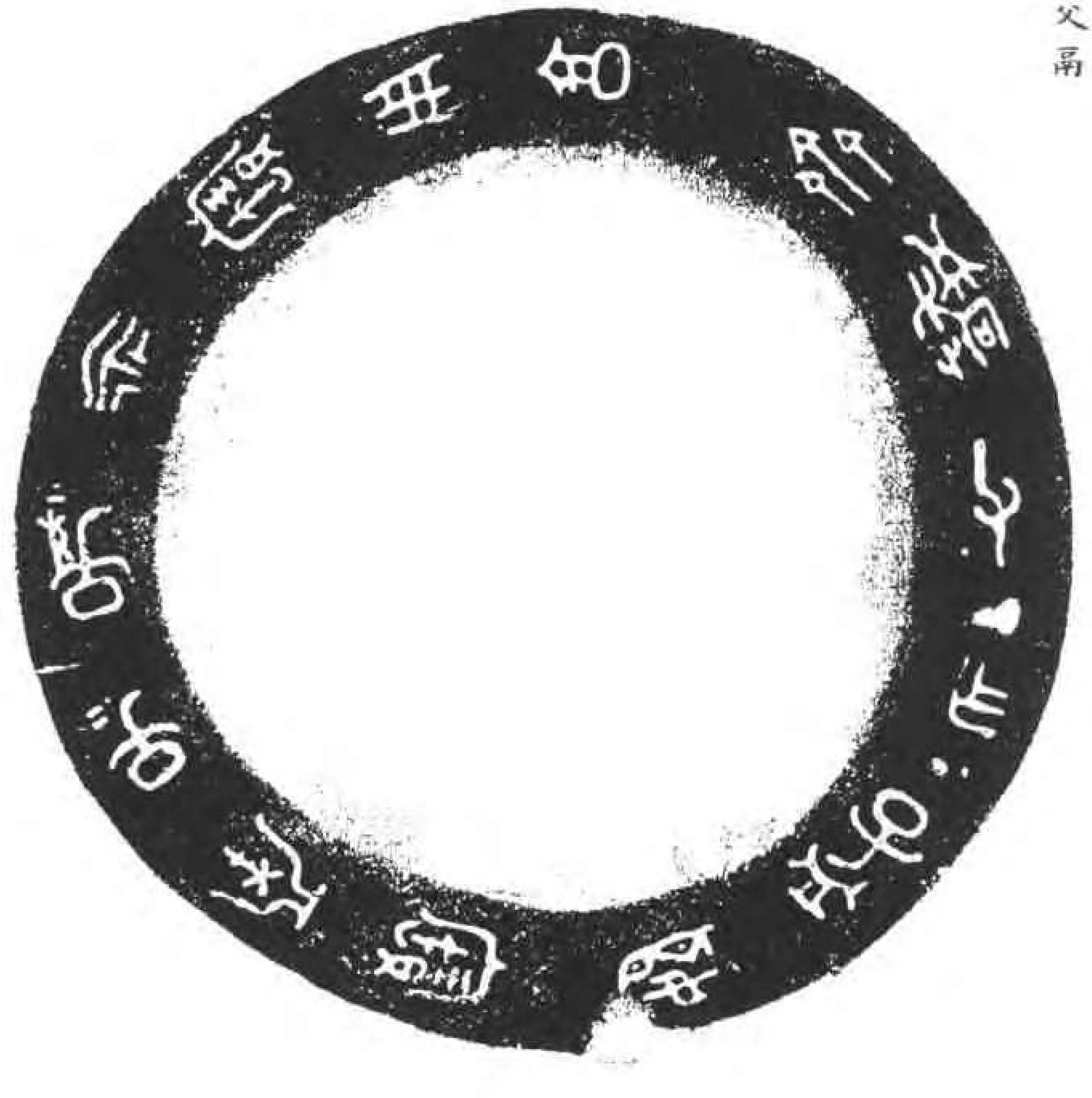


鄢仲匜



鄩仲盤

齊趫父鬲



新出晉「搏伐楚荊」編鐘銘文述考

一九九四年八月下旬，中山大學在廣東東莞市主持召開「紀念容庚先生百年誕辰暨中國古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八月廿四日上午集中發言的討論會上，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張光裕博士，首次披露了他新近見到的十五件編鐘的消息，并當場投放了照片的複印件，宣讀了他對鐘銘的初步釋文，引起了與會學者的震動與興趣，接着，由我講述了新近在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地所出楚公逆編鐘銘文的情況，並指出張先生所報告的編鐘很可能就是出自山西侯馬一帶。張先生起身告訴大家說：「不錯，是出自山西。」當晚，我與何琳儀、曹錦炎、劉彬徽、陳松長先生等，至張先生下榻處，反覆觀看了編鐘照片的放大複印件及張先生的摹本，並細〻琢磨了銘文內容，鐘銘除模糊不清者外，多數能夠辨識。會議結束後，我又趕赴山西侯馬、太原，參加「丁村文化與晉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會間得悉這組編鐘乃出自山西聞喜，并已歸臺灣故宮博物院器物處收藏。最近，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甲骨室蔡哲茂先生，將臺灣故宮博物院張光遠先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舉行的「海峽兩岸博物館事業之交流及展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故宮博物院的器物研究與蒐集兼論春秋晉文勇氏編鐘》複印給我，始知這組編鐘的基本情況及銘文內容已正式公諸於世，臺灣故宮博物院收藏了這批珍貴的古代文物，使其未能流失國外，張光遠先生又及時報導了這批重要材料，這對於研究中華民族的古代文化，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張光裕先生講述的編鐘是十五件，張光遠先生報導收藏的是十二件，另外三件尚不知下落。張光遠先生在報告中講到，「尤其比較各鐘相次的高低輕重，其中頗有二處差距較大，

這很可能是當中尚有缺件，」據張文報導，十二件編鐘大小不一，高低輕重相次，粗計其最大者通高七十二釐米，重四十四公斤，最小者通高二七、八釐米，重五、五公斤，十二件總重量為二五五公斤，全為甬鐘，鑄銘，銘文均在鉦間，每間字數不等，其中廿二字者四件，十二字者二件，十字者六件，共計銘文一七二字，其中較小的八件銘文，兩=重複相同，若計其相異的銘文，實為八件一三〇字。

根據可辨識的編鐘銘文，張光遠先生已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結論多屬可信。如定器物年代為春秋中期，定編鐘主人為晉文公之舅「子犯」，攷證史實與晉楚城濮之戰有關等。我們在此不打算作全面的論述，祇是就編鐘銘文的釋讀順序、所缺釋之文字及有關文義等問題，根據在東莞時所見照片之印象，談一點不成熟的補充看法，聊供學術界研究、參攷。

為方便討論，先將張光遠先生報導的每件鐘銘的釋文轉錄於下，然後逐條擇要闡述。

(1) 隹（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範（犯）宕（佑）晉公左右，來復其邦；□□□

(2) 大上楚荊喪厥𠂤（師），滅厥□，子範（犯）宕（佑）晉公左右，□者（諸）侯得朝，

(3) 不聖（聽）令（命）于（於）王所，子範（犯）及晉公率西之六𠂤（師），搏伐楚荊孔休，

(4) 王克奠王立（位）；王易（賜）子範（犯）輅車、四馬、衣常（裳）黼市（黻）、佩。者（諸）侯羞元（原）

(5) 金于（於）子範（犯）之所，用為龢（和）鐘九堵

(6)孔淑㪤（且）碩，乃

龢（和）㪤（且）鳴，用匽（安）

(7)用寧，用享用孝，用旂（祈）眉壽，

(8)萬年無疆（疆），子孫永寶用樂。

首先需要討論的是編鐘銘文釋讀的順序，張先生對銘文的解釋，主要是根據編鐘大小的次序，本無可厚非，但如這樣解釋，不僅前後文義不夠通達，而且出現晉文公時有兩次率兵伐楚之大事，於史無聞，從當時的情況分析，在短＝的幾年中，晉楚之間連續發生兩次大規模的戰爭似無大可能。因此，如鐘(1)至鐘(3)之間沒有缺環的話，我們認為鐘(2)與鐘(3)的次序應該顛倒一下，銘文內容方能貫通，我們估計兩鐘大小差別可能不大，如根據這樣的排列順序，這八件編鐘可能就是完整的一組，所缺者當為另一組，估計此墓出土編鐘至少兩組，每組八件，銘文相同。下面的討論，我們徑將鐘(2)與鐘(3)的順序顛倒來理解，不知是否妥當。

佳（隹）王五月初吉丁未

此與東周初年晉大侯夫人晉姜所作之晉姜鼎①「隹王九月乙亥」類同，「王」指周王，是此時晉用周正紀年，根據編鐘形制、銘文特點及內容，其時代為春秋中期，與晉文公復國有關，晉文公在位九年，即周襄王十六至二十四年（公元前六三六——六二八年），在這九年中，晉文公六年前每年五月均有「丁未」。②六年中，除晉文公五年四月發生晉楚城濮之戰，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外，未再見有二國激烈交戰之記載，從當時的情況分析，晉弱楚強，晉文公剛復國不久不大可能與楚大戰，城濮之戰一年後也不大可能接着再戰，因此，張光遠先生推斷此是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應是正確的，據《史記·晉世家》記載，晉文公五

年「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據下面銘文，子犯在這一天也一同受到周王的賞賜，感到無尚榮光，故而鑄器，并以此日作為永久的紀念。

子範（犯）宕（佑）晉公左右，來復其邦；□□□

範字从車从巳，其形又見於江陵、荊門等地楚簡。③子範即晉文公之舅子犯，俗稱咎犯、舅犯，名叫狐偃，狐偃為其名，子犯、咎犯為其字。子犯之「子」當是男子的尊稱或美稱，典籍中「子某」者習見。「咎犯」之咎可能是因其原為戎狄咎（高）如國人氏。咎、舅音同字通。《左傳》稱「子犯」，《國語》、《晉語》稱「舅犯」，《史記》或祇稱「犯」，或子犯、咎犯並稱。狐偃（子犯）之父叫狐突，其弟叫狐毛，其妹叫狐姬，狐姬乃文公之母，「子犯」於鍾銘中出現五次，史書對子犯言行記述較多，他一直伴隨文公左右，是輔佐晉文公復國稱霸的頭號功臣。正如顧棟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所指出，「余觀晉狐偃、趙衰、胥臣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從公子於外十九年，幸得返國，即使其才庸下，亦當居首功，況三人皆天下才。」

子犯生年不詳，其卒年，張光遠先生推斷在文公七年。又以文公之齡估計，子犯卒時宜享八十高齡。據《左傳》，僖公三十年（文公七年）九月，子犯還在為文公出謀獻策，秦鄭結盟而還時「子犯請擊之」。僖公三十一年「秋，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御敵」時，據《國語·晉語四》子犯已卒。因此，子犯卒時當在晉文公七年九月至八年秋季之間。

關於晉文公與子犯的年齡，學術界有不同意見。如依《史記》司馬遷所記，文公四十三歲出奔狄，六十二歲返國，立九年而卒，享年當有七十，則子犯卒齡當在八十以上。如依《左傳》等記述，文公於僖公五年自蒲奔狄，在狄十二年，在齊五年，又至曹、宋、鄭、楚，最

後至秦，二十四年而返，在外整＝十九年。《國語．晉語四》云「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則晉文公出亡時年僅十七歲，亡十九年返國，時齡三十六，立九年卒，享年四十四歲。④如此，則子犯卒齡當在六十歲左右。後一種意見比較符合事實，否則，八十左右高齡的老人，豈能從文公出征，出謀劃策。

宕即佑助之佑，金文多作「右」，此从宀者，乃首見，佑也有「護」義。《漢書．王商傳》：「擁佑太子，頗有力焉。」「佑晉公左右」反覆出現，表示其間的關係極為密切，非同一般，與史書記載晉文公與子犯之間的關係吻合。《左傳》昭公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周）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以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子犯與文公的關係，類似於周王稱頌衛襄公與周先王的關係。

「來復其邦」，這是追述晉文公流亡十九年後，終於在子犯等人的輔助、擁護下，回返到他的邦國。有關晉文公復國一事，史籍記述較多，張文論述較詳，此不贅述。

「來復其邦」後三字，記得當時在東莞閱讀編鐘照片時是「者（？）楚荊」三字，「者」字待落實，「楚荊」無疑是指南方大邦楚國。這樣，銘文內容則與鐘(3)相銜接，

（楚荊）不聖（聽）令（命）于（於）王所，子範（犯）及晉公率西之六𠂤（師），搏伐楚荊孔休，

這是講述戰爭的原因，是「楚荊不聽命於王所」。所謂「王所」，有兩種理解：一是認為王在京師外所居之處稱王所；一是認為不論在京師還是在京師之外，凡王所在之處皆稱王所，回根據文獻，後一主張比較接近事實，如《左傳》隱公七年「鄭公子忽在王所」，時公子忽為質於周，則在京師，《詩．小雅．出車》「自天子之所」，《儀禮．覲禮》「女順命於王所」，《周禮．考工記》「不屬於王所」，是天子無論在京師與否皆言所。因此，銘文

的「王所」當是指洛陽京師，是指楚荆在京師不聽王命，城濮之戰前，周天子拜未來踐土，晉文公也未築王宮，這是追述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前發生城濮之戰的起因，「子犯及晉公」之「及」，似有疑問，按理當是「佑」字，不知是否如此。

「率西之六自（師）」，張光遠先生主張是「率領由西方晉國開來的六師大軍」，這是一解，但也有一些疑問，如是晉國軍隊，就勿需增一「西」字，因為站在晉國一邊，次於城濮的，除齊宋以外，還有真正來自西方的秦軍，如《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西師」即指秦軍欲經晉伐鄭，按當時制度，祇有周天子有六軍，諸侯祇有三軍。城濮之戰晉參戰者為上中下三軍，即便加上晉文公在城濮之戰後新增二軍，也祇有五軍。如「自（師）」為軍下一級編制，按《周禮．夏官．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及《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計，「六師」為一萬五千人，祇相當於一軍多人。城濮之戰，晉軍有「七百乘」。如每乘按七十五人計，⑥共有五萬二千五百人。如每乘以三十人計，也有二萬一千人。相互矛盾處較多。因此，是否存在另外的可能，「西之六師」，如不是指布署在陣地西面的軍隊，就很可能是指周王的軍隊，也就是說，建於西周的「西六師（或稱六師）」的編制或名稱此時仍然存在，駐紮在洛陽成周，因楚荆在京師不聽王命，「六師」奉周王之命也參加了由晉文公率領的「搏伐楚荆」的戰鬥，子犯為歌頌周王，故着意點出是因仰仗周王的「六師」大軍纔得以獲勝的，「西六師」或「六師」，多見於西周金文，有時也在東土奉命出征。如禹鼎「王乃命西六師，殷八師曰：『□伐鄂侯馭方』」。鼓䍙簋「隹巢來钕，王令東宮追以六師之年。」⑦當然，這將會牽涉到很多問題，還值得進一步討論。如真是如此，則於史無聞，可

補文獻之不足。

「搏伐楚荊」同虢季子白盤銘「搏伐玁狁」。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謂「搏，迫也。搏伐，迫而伐之也。」根據史料，晉文公復國後其與他國交兵規模最大者祇有晉楚城濮之戰。因此，這是研究城濮之戰的珍貴史料，有的情況可補文獻之不足。

「孔休」之後應接張文鐘(2)。

（孔休）大上楚荊喪厥𠂤（師），滅厥□。

「上」應是「工」字，即功。「孔休」，即《詩．豳風．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之「孔休」，義為甚美。⑧「大工」即「大功」。金文中假工為功者多見，如「休既又（有）工（功）」（師寰簋）、「魯侯又（有）囚（過）工（功）」（明公簋）、「休又（有）成工（功）」（中山王方壺）等。《周禮．大司馬》「若師有功」，鄭注：「功，勝也。」《左傳》文公十三年，記述晉秦麻隧之戰，「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戰於麻隧，秦師敗績。」正好印證了出師前孟獻子所說的「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大功」即「大勝」，「孔休大功」，這是特別稱美晉「率西之六師搏伐楚荊」，大獲全勝。

「滅厥□」之□，原作古，「大」形下多一筆，與金文「亢」形類似，當釋為「亢」。亢與上面「荊」、「工」等也合韵，《說文》：「亢，人頸也。」或體从頁作頏。「滅」即絕、斷之義，《易．噬嗑》有「滅趾」、「滅鼻」、「滅耳」之懲罰，「滅厥亢」即斷其頭斬其頭，相當於金文習見之「折首」。

此句之義是，楚荊之師不僅喪失慘重，而且晉軍還斷其頭顱，可見晉軍是大獲全勝，給了楚荊以沉重的打擊，這與史籍所記城濮之戰的結果是相合的。《史記．晉世家》云：「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

子範（犯）宕（佑）晉公左右，□者（諸）侯得朝

這是記述城濮之戰大勝後，子犯佑助晉公左右，諸侯得以朝見周天子之事，與有關記載相合。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大公五年）所記四月己巳日（三日）晉楚城濮之戰後云：

> 晉師三日館、谷，及癸酉（七日）而還。甲午（廿八日），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五月丙午（十日），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十一日），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己酉（十三日），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

衡雍，據杜預注，其為鄭地，當在今河南原陽縣西，踐土東北。杜注又云：「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此宮乃象徵性的「王宮」，故數日可成。這次諸侯前來朝會，確立了晉文公霸主的地位。子犯也一同受到王的嘉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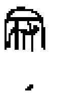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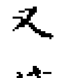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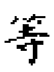
王克奠王立（位）

周襄王因此而穩定其王位，此句含義深遠，據《左傳》、《國語》、《史記》等書記載，周襄王時，王室內亂，賴晉文公得以平定，「納王而誅叔帶」（《周本紀》）。此次楚荊不聽命於王，又賴晉文公率師征討，大獲全勝，內憂、外患都得以平息，諸侯前來朝拜，故云周襄王之統治地位因此得以鞏固。

王易（賜）子範（犯）輅車、四馬、衣常（裳）、黼市（黻）、佩。

輅車，即路車，曾侯乙墓竹簡又作逸車，是古代諸侯所乘之車。按古代禮制，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周天子賜文公大輅，賜子犯輅車，可謂特別重視。《禮記、樂記》·「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則所以贈諸侯也。」《詩·秦風·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大雅·嵩高》：「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 黼市（黻），鐘銘作「黹屯」，金文習見。孫詒讓認為即《書．顧命》「黼純」之省，是以黼文為玄衣之緣。所謂黼文，即黑白相次之紋（見《說文》）。或以為諸侯之衣。⑨根據本銘，「黹屯」當是一種上有黑白相間的有花邊的諸侯所穿之衣服。

「佩」字銘文作，从冂，从巾，从又（手）。金文佩字作保（頌鼎）、保（頌壺），从人、从巾，从凡，與此形不同。《字彙》有字作𢂡，同冠。古从巾與从衣義同，如《說文》裳字或作常，裙字或作帬，幝字或作褌等。从又與从寸同。如「守」字古本从又作，尃字本从又作等。鐘銘𢂡當即《字彙》之𢂡，乃冠之異體。是周王不僅賜予犯車馬，還賜有衣服冠帶。

> 諸侯蓋元（原）金于（於）子範（犯）之所，用為龢（和）鐘九堵，

《說文》蓋，「進獻也」。「元金」當是善金、上等美金，即好銅。《易．乾》：「元者，善之長也。」《禮記．王制》：「天子之元士。」鄭注：「元，善也。」

《周禮．小胥》：「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注：「鐘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根據曾侯乙編鐘等出土情況，我們曾經主張，所謂「鐘一肆」，可能是指大小相次的編鐘一組，多少不等。所謂堵，可能就是一虡，即一排，似一堵牆，有上下二層或三層。邾公牼鐘「龢鐘二堵」，即編鐘兩虡（排）。郘鐘「大鐘八肆，其竈四堵」，可能就是八組大鐘，懸挂分為四虡（排堵），每虡兩層，鄭玄所謂「二八在一虡為一堵」，指的當是一虡兩層，一層八件（一組）。⑩「龢鐘九堵」，即龢鐘九虡（排），如每虡兩層，每層八件，計有編鐘一四四件，當然，「九」也可能泛指多數。從收藏的編鐘末八件銘文兩兩重複分析，子犯至少做了一堵，兩層，有十六件，

> 孔淑（且）碩，乃龢（和）歔（且）鳴，用匽（安）用寧，

「孔」與「甚」通，說見前。淑訓善、美。碩訓大。和即諧和。鳴指鐘聲。楚公逆鎛鐘稱「自作大雷鎛」，即指形大聲如雷鳴之鎛。⑰匽即安。此句是稱美編鐘甚善美碩大，聲音和諧響亮，用以平靜安寧。其用句與《詩經》「孔曼且碩」（魯頌．閟宮）、「和樂且湛」（小雅．鹿鳴）、「既安且寧」（小雅．棠棣）等類同。

以下銘文，乃金文習見套句，無須再談。

此鐘當鑄於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後回到晉國不久，其年代為公元前六三二年。

此鐘銘有韵，其入韵字見下面錄文「△」號。

根據我們的分析，這八件鐘銘的順序及釋文如下：

(1) 隹（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範（犯）宕（佑）晉公左右，來復其邦△（陽部）。者（？）楚荊

(2) 不聖（聽）令（命）于王所△（魚部），子範（犯）及（佑？）晉公，率西之六𠂤（師），搏伐楚荊△（耕部），孔休

(3) 大工（功）△（東部）。楚荊喪厥𠂤（師），滅厥亢△（陽部）。子範（犯）宕（佑）晉公左右，□者（諸）侯得朝△（宵部）。

(4) 王克奠王立（位）△（物部）。王易（錫）子範（犯）輅車、四馬、衣常（裳）、黹（黼）屯（純）、冐（冠）。者（諸）侯羞元

(5) 金于子範（犯）之所△（魚部），用為龢（和）鐘九堵△（魚部）。

(6) 孔淑䖒（且）碩△（鐸部），乃龢（和）䖒（且）鳴△（耕部），用匽（宴）

(7) 用寧（△耕部），用享用孝（△幽部），用旂（祈）眉壽（△幽部），

(8) 萬年無疆，子孫永寶（△幽部），用樂。

意譯為：

這是周襄王（二十年）五月初吉丁未。（此前）子犯佑助晉文公回返到晉國，楚國在京師不聽從周王的命令，子犯與晉文公率領西來之六師迎伐楚荊。這次大勝堪稱嘉美，楚荊不僅喪亡其師，（晉軍）還斬斷其首級。子犯佑助晉文公，諸侯得以朝見周王。周王因此而穩定其王位。周王賞賜子犯輅車、四馬、衣裳、黼純、冠帶。諸侯進獻上等好銅於子犯之所。（子犯）用此作了諸和的編鐘九堵，甚是美好碩大，聲音和諧響亮，可用以平靜安寧。用以祭享先祖，用以盡其孝道，用以祈求長壽，萬年無止境，子孫永以為寶，用以歡樂。

記載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子犯輔助晉文公復國稱霸及晉楚城濮之戰史實之編鐘，現在得以重見天日，這該是何等的重要！我們之所以在此轉述張光遠先生大作的內容并陳述了一些個人不成熟的看法，其目的祇是為了向學術界提供一些進一步研究的材料和意見而已。由於有關編鐘的大小數據及銘文拓本或照片尚未全部公佈，有的問題還有待於繼續討論。儘管如此，現已報導的材料及初步研究成果，不論對於研究晉文化還是楚文化，抑或未周的歷史文化，都是難得的新資料，對於促進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必將會產生較大的影響。

編鐘當名「子犯鐘」。本文之標題，祇是為了使銘文所記史實更加醒目而已。有關史實文獻記載較詳，張文也多有闡述，故本文暫未過多論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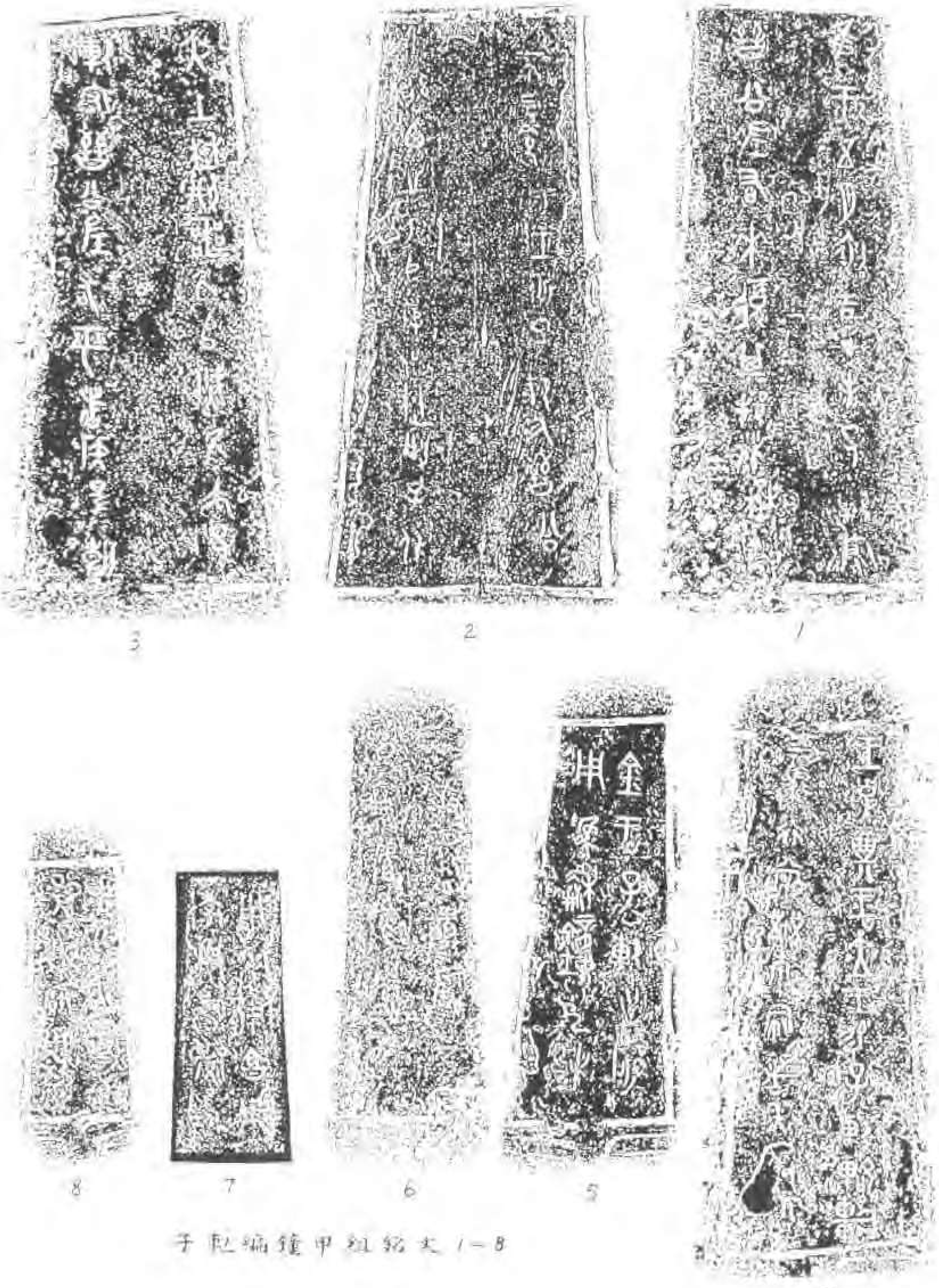
注釋

①可參考李學勤《東周與秦漢文明》三三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②可參考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齊魯書社一九八七年版．
③見江陵天星觀楚簡及荊門包山楚簡．
④可參考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四五六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⑤可參考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四四九頁．
⑥見藍永蔚著《春秋時期的步兵》一〇〇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⑦可參考于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𠂤」和「八𠂤」及其屯田制》，《考古》一九六四年第三期．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第三期．
⑧孔與甚通．《說文通訓定聲》孔，假借為甚．「古讀甚與堪．戡同．孔．戡一聲之轉．」《爾雅．釋言》「孔、甚也．」《詩，周南．汝墳》：「父母孔邇．」毛傳：「孔．甚也．」
⑨可參考《金文詁林》卷七[illegible]條下引諸家說．金祥恆《說[illegible]與樊》，載《古文字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三年版．
⑩黃錫全、于炳文《山西晉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鐘銘文初釋》，《考古》一九九五年第二期．
⑪黃錫全《楚公逆鎛銘文新釋》，《武漢大學學報》一九九一年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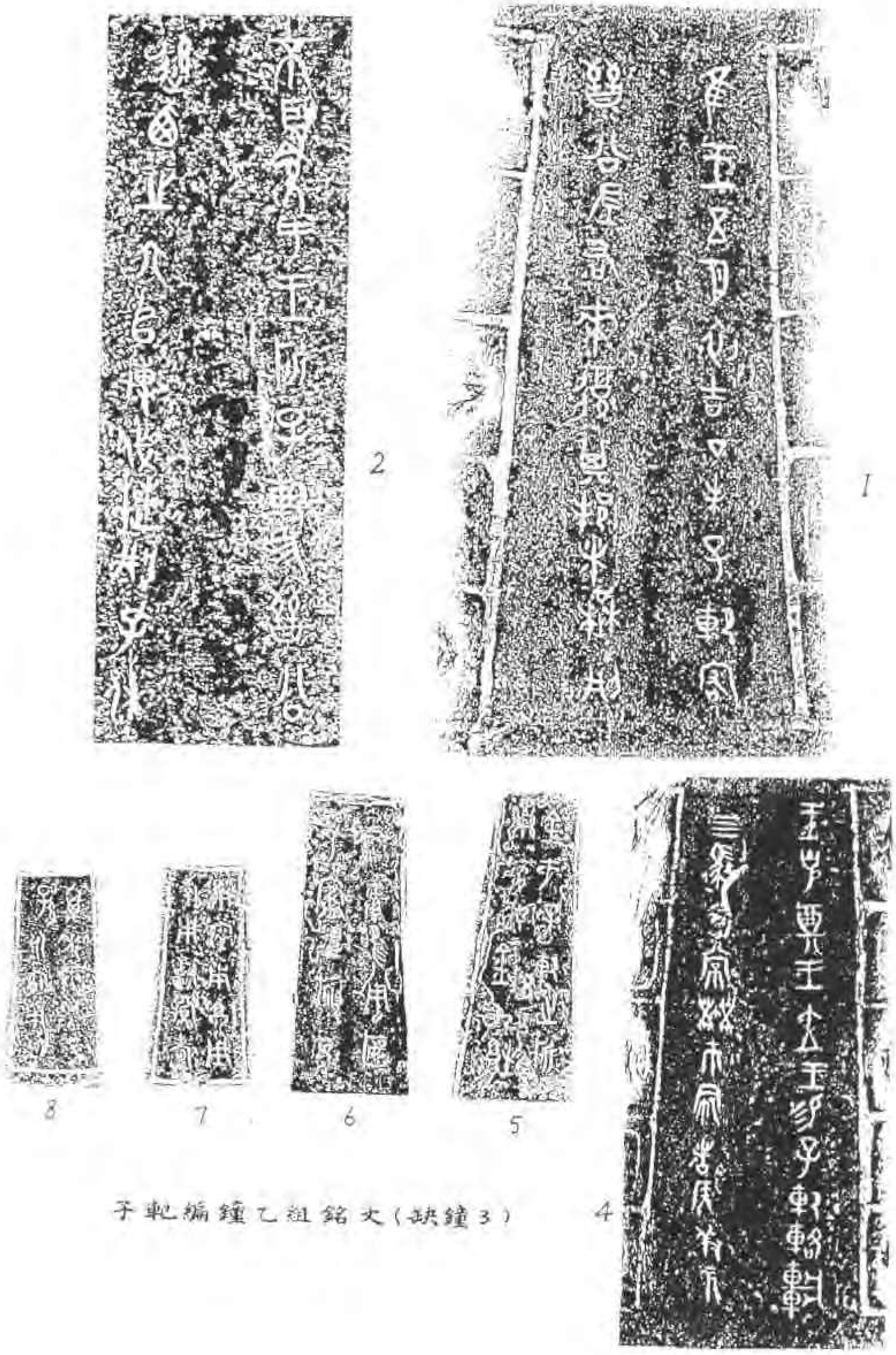
補記：最近見到張光遠先生正式刊發之大作《春秋晉文稱霸「子範和鐘」初釋》（刊今年臺灣故宮文物月刊），公佈了編鐘照片及銘文拓本，行文較原文略有修正．因拙文據其原文早已草就寄出，不便改動，故補記如下：

⑴張文修正後的某些意見與拙文不謀而合．如補鐘一「者楚荊」三字，認為編鐘當為二組（套），每組八件等．但「者（諸）楚荊」當指與楚聯盟諸國（包括楚）．編鐘順序，我們仍堅持原來意見．⑵鐘二之「丄」究竟是「上」還是「工」，還值得考慮．如確是「上」，「孔休大上」義也可通，「上」有盛、進等義，是讚美晉文舉進攻楚之盛況．⑶鐘三「諸侯得朝」前一字為「燮」，即協和，⑷鐘八「子孫」有重文號，即「子=孫=」．這樣，鐘銘共計一三二字．⑸拙文提到張光裕先生所見十五鐘，臺灣故宮收藏十二件，另外三件，據張光遠先生文，知一件已歸臺北陳鴻榮先生收藏，同鐘一；另二件在香港坊間，大概是鐘二至鐘四中的兩件，除此，應還有一件，不知下落．現補上編鐘銘文及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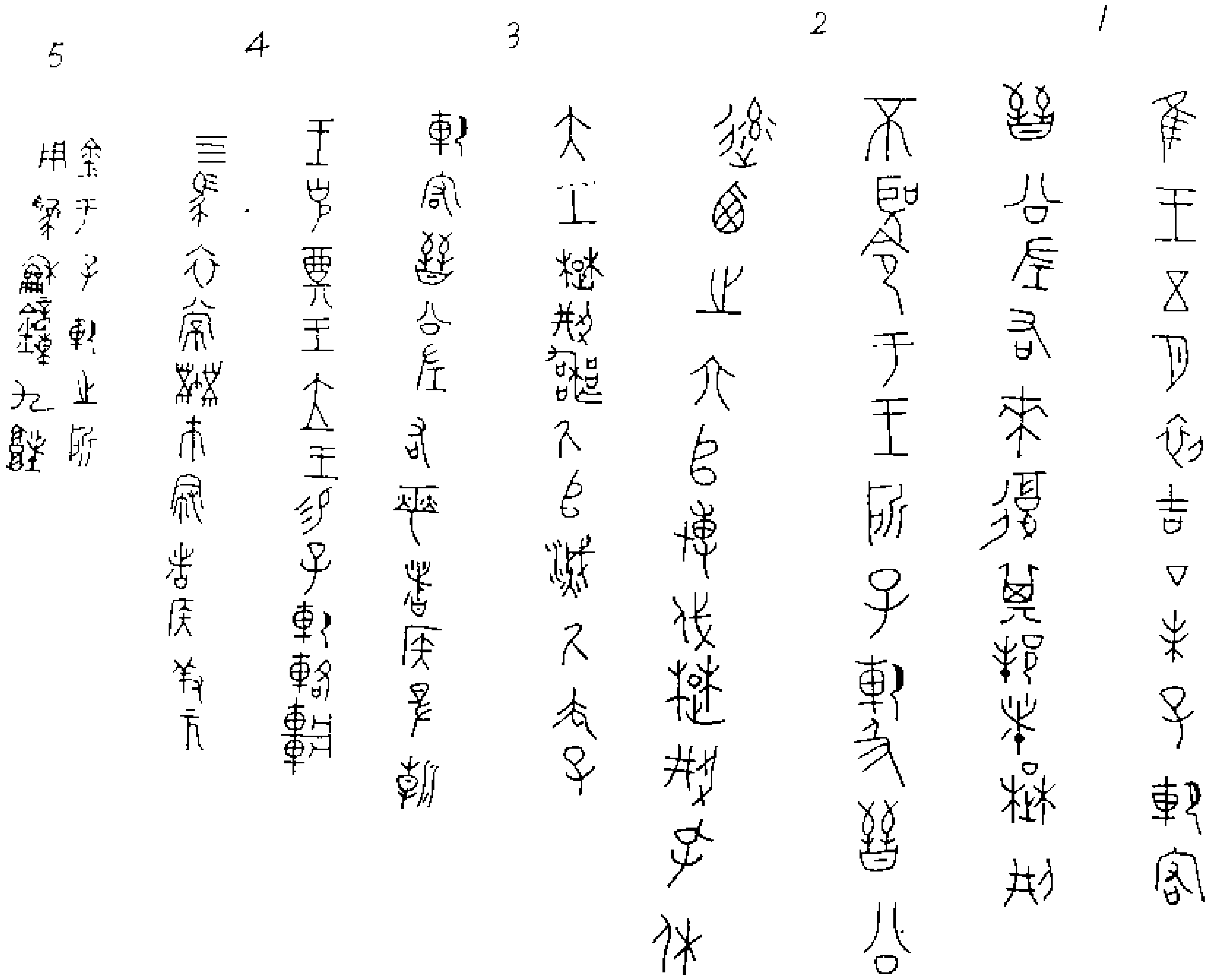
（原載《長江文化論集》第一輯，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



子犯編鐘甲組銘文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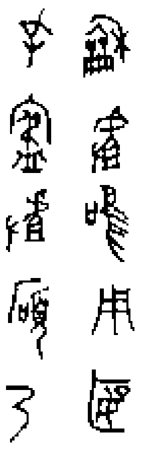


子軋編鐘乙組銘文(缺鐘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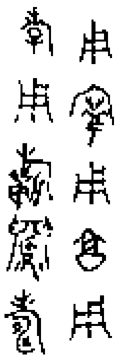


子軋編鐘乙組銘文摹本(鐘3為甲組之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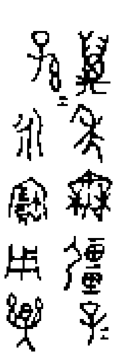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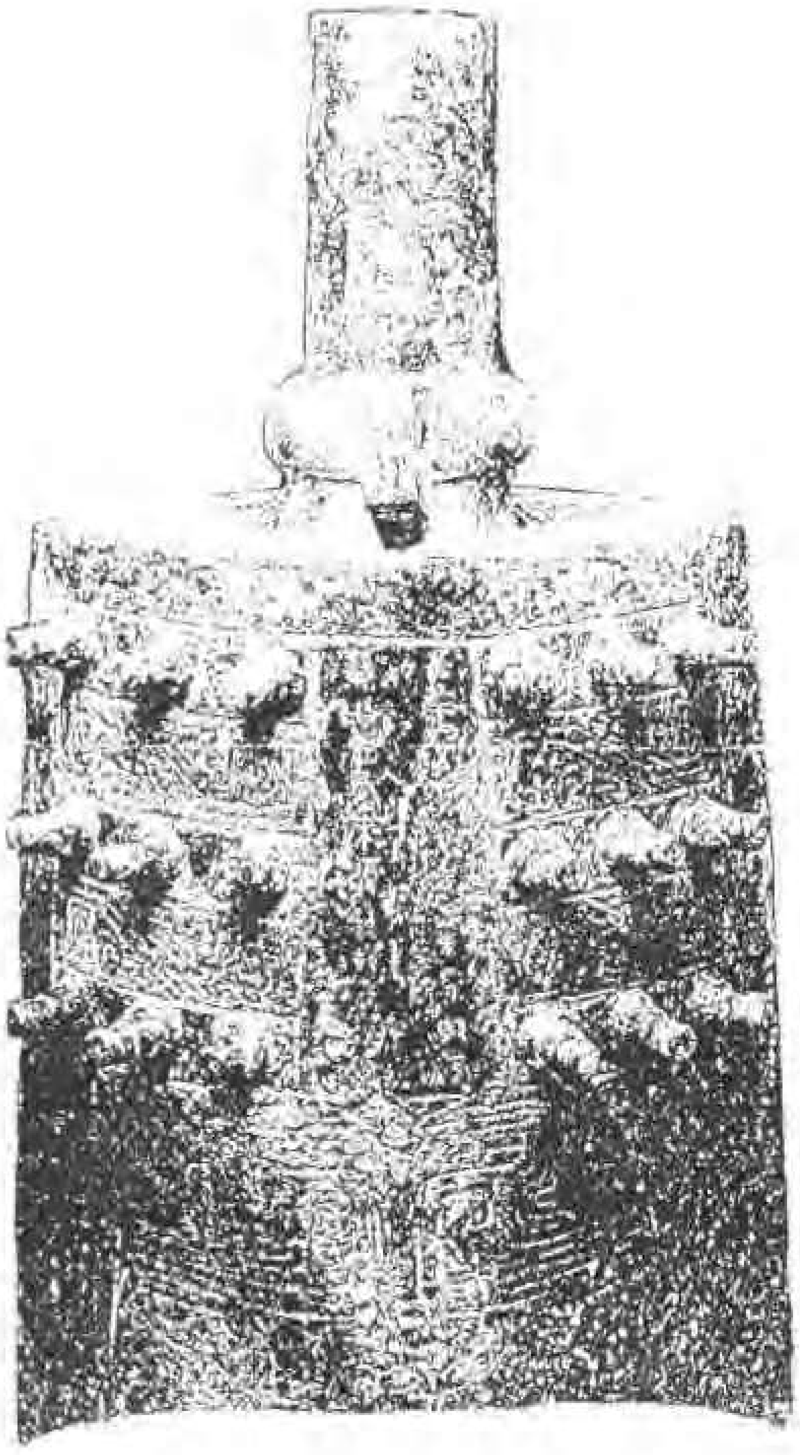


7



8





子軋編鐘甲組鐘一

通高71.2釐米,重44.5公斤

子犯編鐘補議

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子犯編鐘，自其材料公佈以來，先後已有十多篇文章予以討論和介紹。在短期內對於一組鐘銘討論如此熱烈，實不多見。筆者於一九九四年底，曾根據張光遠先生的論文及在東莞所見編鐘照片的印象，起草了《新出晉「搏伐楚荊」編鐘銘文述考》一文，之後，又據張先生正式刊出之大作了《補記》，載於《長江文化論集》第一輯（一九九五年八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於是會議論文集，發行量不大，故有的學者至今未能讀到。《中國文物報》一九九六年一月廿一日刊發了朱啟新先生《子犯編鐘討論資料續補》，簡要介紹了拙文，此不贅述。由於撰寫拙文及作《補記》時祇見有張光遠先生的論文，故有些問題需要在此補充和修正。

現定鐘三之「大工」，討論諸大均釋為「大上」，并在現定鐘二「孔休」後斷句，這是有問題的。如是「上」字，「搏伐楚荊」與「大上楚荊」，不僅前後重疊，而且文義特別彆扭，以至諸家因此對「大上」提出了種〃不同理解。拙文曾根據前後文義及「上」之上方比較模糊的情況，定此字為「工」，讀為「功」，與「孔休」連句，現在看來，無疑是正確的。《詩．小雅．六月》「薄伐玁狁，以奏膚公」，與鐘銘「搏伐楚荊，孔休大工」句式類同。「膚公」即「大功」。《左傳》文公十三年：「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功」即功勞、勝利之義。「孔休大功」，是稱美子犯佑助晉文公率西之六師搏伐楚荊，大獲全勝。這與後句講楚方大敗，損兵折將正好形成對照，不僅上下文義貫通，而且也是原定鐘三應與鐘二對調的重要證據。這雖僅一字之差，但關係重大。這一問題，已從去向不明的那件鐘（另一組

鐘二）上得到了證實。拙文刊出後，曾寄贈張光裕、蔡哲茂先生指正。蒙張先生函告云：「『孔休文上』確應讀『大工』，另一鐘銘正作『大工』。」蔡先生亦函告云：「聽說『孔休文上』確另有一鐘銘文作『大工』，馬承源先生在港古董店中曾見到并作了拓片。馬先生以為故宮之鐘是由於範不好所致，變成『大上』」。我們希望馬先生能夠公佈這張拓片并發表高見，更希望這件編鐘能早日復出，以決是非。

第三鐘第十字，是鐘銘中最難且意見分歧最多者，已有釋為禹、瓜、亢、蜀等意見，現在看來，諸釋均有未安之處。不過，李學勤先生認為此字是指楚師，則為眾多學者所贊同，拙文因張文此字空釋，根據在東莞所見照片為人形「大」下多一筆之印象補釋為「亢」，故理解為斷其頭，斬其頭。此字象一正面人形，右脛曲而長，下部似男勢，與金文「亢」形有別，頗疑其為「尢（尪）」字，與《汗簡》、《說文》的尢形類似，僅多其下部「乚」。這與像正面人形的「文」與「大」，金文及貨幣文中就有中部向下伸出或多出一豎筆的現象類似（見新版《金文編》六三八頁及張頷《古幣文編》九頁）。《說文》尢：「尳曲脛人也，从大，象偏曲之形。」朱駿聲《說大通訓定聲》「按，从大而曲其右，指事也。」鐘銘尢（尪）當讀如「狂」，指子玉，意為楚師子玉狂妄，戰敗後為楚王所誅殺，與史書記載相合。《史記．晉世家》：「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尢與前後之「工」、「王」也叶韻，以尢為狂，并畫出男勢，也可能帶有醜化、侮辱敵方之意。當然，這祇是一種推測，供大家討論。

第四鐘第十八字，已有佩、冠、冕三釋，此字與金文佩字有所不同，恐非佩字。拙文釋為冠字異體，主要是根據《字彙》及魏碑中冠字有从冂从衣从寸作者，古从衣與从巾每不別，

古文字及《說文》中其例頗多，寸即又（手）變。故鐘銘有可能是冠字。裘錫圭先生改釋黹為帶，「衣裳帶市冠」文義也貼切。如碑文、《字彙》冠字所从的「衣」為「元」之訛變或隸變，則鐘銘此字當另行考慮。

現根據諸家研究成果及個人意見，重新釋讀鐘銘如下（為印刷方便，除幾處外，釋文用寬式）：

1、惟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晉公左右，來復其邦。諸楚荊
2、不聽命于王所，子犯及晉公率西之六師，博（搏）伐楚荊，孔休
3、大工（功）。楚荊喪厥師，滅厥九（狂），子犯佑晉公左右，燮諸侯，俾朝
4、王，克奠王位。王錫子犯路車、四馬、衣、裳、帶、市、冠。諸侯羞元
5、金于子犯之所，用為龢鐘九堵。
6、孔淑且碩，乃龢且鳴，用宴
7、用寧，用享用孝，用祈眉壽，
8、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樂。

意譯為：

這是周襄王某年五月初吉丁未日，子犯佑助晉文公回返到晉國。楚荊諸國不聽從周王的命令，子犯與晉文公率領西來之六師迫伐楚荊，大獲全勝，特別值得讚美。楚荊（不僅）喪失其師，（而且）誅殺其狂妄之師（子玉）。子犯佑助晉文公，諧和諸侯，使其朝見周王，（周王因此）而穩定王位。周王賞賜子犯路車、四馬、衣、裳、帶、市、冠。諸侯進獻上等

好銅於子範之所，（子犯）用此作了諧和的編鐘九堵，甚是美好碩大，聲音諧和響亮。可用來龢飲，用來安樂，用來祭享，用來盡孝，用來祈求長壽，萬年無止境，子=孫=，永以為寶，用以享樂。

（此文摘要刊登於《中國文物報》一九九六年六月二日第三版）

關於晉侯墓地幾位晉侯順序的排列問題

一九九二——一九九四年，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位於山西省曲沃縣北趙晉侯墓地先後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取得了重大收獲，出土了一大批舉世矚目的珍貴文物，尤其是八組十七座晉侯及其夫人墓的全部清理，以及墓中出土的記有不同晉君名號的銅器，為確定西周中晚期諸位晉侯、研究當時的歷史文化面貌等方面提供了難得的原始材料。另外，值得稱道的是，上海博物館馬承源館長，通過多種渠道追回了不少珍貴文物，為維護晉侯墓地資料的完整性，也做出了同樣不可磨滅的貢獻。

晉侯墓地出土的文物豐富多彩，其重要價值及要研究的問題是多方面的，有關該墓地的材料及諸家的研究成果，《文物》、《中國文物報》及有關雜志已做了很多報道。本文不打算涉及過多的問題，祇是在上述報道材料及諸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目前尚未確定的晉侯墓地所出銅器銘文中涉及到的幾位晉侯順序的排列，談點個人不成熟的意見，聊供學術界討論參攷。因為這是探索其他問題的基礎，也是首先要弄明白的大問題。

《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五日，及《文物》一九九五年第七期相繼刊載了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簡報，①，該文根據出土文物的時代特徵，實地發掘的情況及銘文內容，按照《史記．晉世家》所載之晉侯世系，曾將各墓＝主與《晉世家》對應排列如下：

M9：？　武侯（寧族）

M6：？　成侯（服人）

M33：（僰馬）　厲侯（福）

M91：（喜父）　靖侯（宜臼）
M1：（覲）　釐侯（司徒）
M8：（蘇）　獻侯（籍、蘇）
M64：（邦父）　穆侯（費王）
M93：　？　文侯（仇）

這樣排列，就整個墓地的時代先後順序而言，無疑應是正確的，但其中的問題或矛盾仍然存在，尤其是作為一代晉侯的「晉侯斷」未能排進去，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問題。墓中所出銅器銘文中的晉侯名(或字)與《晉世家》所記不同，其中究竟是什麼原因也值得探討。所以，以上的排列還有必要做進一步的研究。正如報告所云：「以上祇是初步的推測，其中還有不少問題，需要做進一步的論證。如M8所出晉侯斷器的歸屬問題尚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

為便於討論，我們先將報告所記每一組墓葬出土或殘存的銅禮器（實用器）列成表格(見下頁)。

另外，被盜的上有晉侯名字的銅器，目前已知其下落者有下列器：

流入日本者，有晉侯覲盨一、晉侯覲盤一。②

流入臺灣者，有晉侯覲盨一，臺北故宮收藏，圓足，鏤孔，高一八.九釐米、口徑一六.五釐米，有銘四行廿三字，銘云：「隹九月初吉庚／寅晉侯覲作鑄／隮闌用旨食／大[illegible]其永寶用。」③倒數第五字，从食、从林、从五(五當是聲符)，金文首見，究竟相當於今之何字，還有待研究。「旨食」又見於太子[illegible]殷鼎「多用旨食」。

流入香港未收回者，還有晉侯覲盨二(長方形一、橢圓形一)，晉侯斷簋一。④

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收回者，有晉侯覲盨四(長方形三、橢圓形一)、晉侯覲匜一、晉侯

𩰫鼎一、晉侯断簋一、晉侯蘇鼎一、晉侯蘇編鐘十四、晉侯詮父甗一。⑤

上列流入外地的所謂晉侯𩰫諸器，發掘整理者及有關學者都主張是M1和M2內之物。根據上列之表及統計，結合墓葬是否被盜過的情況，我們認為，晉侯𩰫器可能大部分出自M1和M2，但也可能部分出自M8，因M8也曾被盜，時代與M1、M2也相近。上海博物館所藏及流入香港的晉侯断簋，很可能出自M1、M8是大家公認的晉侯蘇的墓，晉侯断與晉侯蘇器雖同出於M8，但二者決不可能是一位晉侯。M64屬晉侯邦父墓似乎應無問題，因此，M1就應當是晉侯断之墓。M91所出代表墓主身份的七鼎五簋上沒有銘文，同出的晉侯僰馬壺及晉侯喜父器之晉侯并非該墓=主，而應是前一、二代晉侯之物流傳後世者。按照晉世系的推算，M91的墓主應該是晉侯𩰫，M92所出晉侯𩰫鼎應是其夫君之器。M33、M32和M6、M7被盜嚴重，目前還未見到該墓被盜出的器物。依上面推算，M33當為晉侯喜父墓，M6當為晉侯僰馬墓。按照我們的分析，晉侯墓地與銅器銘文、晉世家之晉侯名字的關係當如下面的排列：

M9：？	武侯（寧族）
M6：（僰馬）	成侯（服人）
M33：（喜父）	厲侯（福）
M91：（𩰫）	靖侯（宜臼）
M1：（断）	釐侯（司徒）
M8：（蘇）	獻侯（籍、蘇）
M64：（邦父）	穆侯（費王）
M93：？	文侯（仇）

我們這樣推斷與發掘簡報基本是一致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在晉侯蘇前加一位晉侯断，

晉侯墓地諸墓隨葬銅禮器及保存情況簡表

銅禮器 組墓		墓中存留銅禮器（實用器）	墓葬保存情況	所見刊物
晉侯夫人	M9	殉車 7 輛。銅器銹蝕嚴重，保存較好的有鼎、簋、斝、編鐘等。據云有晉侯祭祀晉公的銘文。	保存較好	《文物》1994.1.
	M13	殉小車 1 輛。5 鼎 4 簋，并有銅甗、盨、盤等，還有銅突鼎。銅器上有晉侯作器的銘文。	保存較好	同上
晉侯夫人	M6	隨葬器物幾乎被洗劫一空，殘存有銅戈、鑾鈴、銅容器殘片。殉車 1 輛。	被盜	同上
	M7	隨葬器物幾乎被洗劫一空。殉小車 1 輛。	被盜	同上
晉侯夫人	M33	殉車至少 5 輛。可辨器有鼎、簋、壺、甗、觶、盂等。其中有晉侯僰馬方壺 1、鼎、盂。	被盜數次	《文物》1995.7.
	M32	僅剩銅鼎、簋器物碎片。殉車 1 輛。	盜掘嚴重	《文物》1994.8.
晉侯夫人	M91	殉車2輛。青銅禮樂器可確認者35件，其中3件器種暫不能辨認，其餘32件中鼎7，簋5，爵、鬲各2，方壺、圓壺、盤、匜、盂、尊、卣、甗、豆各1，編鐘7枚。其中有晉侯僰馬方壺1，晉侯喜父不明器形1。	未被盜	《文物》1995.7.
	M92	鼎、盨、壺各 2，盤、盉各 1。其中晉侯對鼎 1、晉侯僰馬圓壺 2、晉侯喜父盤 1。	未被盜	《文物》1994.8.
晉侯夫人	M1	隨葬器物均被盜掘，殘留有銅容器腹片 1 件，上有“……月初吉……乍寶障……年子=孫=永寶……”。	被盜	《文物》1993.3.
	M2	殘留銅鼎 1 件。	被盜	同上
晉侯夫人	M8	晉侯穌鼎 1、鐘 2。晉侯断簋 2、方壺 2、銅兔尊 3。另有甗、盉、盤各 1。疇侯爵 1、西周早期器。	被盜	《文物》1994.1.
	M31	鼎 3、簋 2、壺 2、盤 1、盉 1。一玉環上有銘“玟王卜曰……”。	未被盜	《文物》1994.8.
晉侯夫人	M64	鼎 5、簋 4、尊 4 及壺、盤、匜、簠、爵、甗等。其中晉侯邦父鼎 2，簋 1、𤔲休作叔氏簋 3，有“晉叔家父”盤。楚父逆編鐘 8。	未被盜	《文物》1994.8. 1995.7.
	M62	鼎 3、簋 4、壺、盤、匜、爵、尊、方彝、鼎形方盒各 1。有字玉牌 1 件。	未被盜	《文物》1994.8.
	M63	鼎 3、簋 2、壺 2、爵、觶、方彝、盤、盉、鼎形方盒、筒形器各 1，其中“楊姞作羞醴壺”2。	未被盜	同上
晉侯夫人	M93	編鐘大小二套 16 件，編磬、鼎 5、簋 6、壺 2、盤、匜、甗各 1。其中“晉叔家父”方壺 2。盤底有銘，不清。	未被盜	《文物》1995.7.
	M102	鼎 3、簋 4、盤、匜、壺各 1。	未被盜	同上

其餘依次上推一侯，這樣排列，與墓地所出遺物幷無多大矛盾，不僅可以解決晉侯断的排定問題，而且銅器所記之晉侯名或字也能與《晉世家》所記之晉侯名或字找到其間的對應關係（即意義上的聯繫），下面分別予以闡述。

M9、M13保存較好。M13銅器上有晉侯作器的銘文，據云M9有晉侯祭祀晉公的銘文，據《晉世家》：「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M9為武侯寧族之墓，M13為其夫人之墓，「晉侯」當指燮父，「晉公」應指「唐公」，是武侯之父為祭祀唐叔所作之器。唐叔稱公，見於晉公盦：「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祖鄙公，應受大命，左右武王。』」鄙公即唐叔，晉公，唐蘭先生認為是晉定公。⑥

M6、M7雖被洗刼一空，但M33出有晉侯僰馬器，M91也出有晉侯僰馬器。我們主張「僰馬」就是「服人」，M33、M91的僰馬器則為流傳後代之物。僰从棘聲，古屬幷母之部。服屬並母職部。棘、服雙聲，韻部陰入對轉，音近可通。《說文》：僰，「犍（段注改為揵）為蠻夷也。从人，棘聲。」《呂氏春秋．恃君覽》：「僰人、野人、篇笮之川。」高誘注：「僰讀如『匍匐』之匐」。《詩．大雅．生民》：「誕實匍匐。」《釋文》：「匐本亦服。」《禮記．檀弓下》：「扶服救之。」《釋文》：「扶服本又作匍匐。」李善注《文選．長楊賦》「扶服蛾伏」云：「扶服與匍匐音義同。」是僰可讀如匐即服之確證。至於「服人」即服後多一「人」字，我們認為就是「僰」之誤書誤讀所致。古人豎書，「僰」字稍＝馮分離點很容易讀成「棘人」，棘、匐、服音近字通，於是「棘人」也就變成了「服人」。「僰馬」作「服人」，後面無「馬」字，這可能是晉侯「僰馬」或衹稱「僰」，也可能是典籍脫「馬」字。這種現象就好比晉穆侯之名字，《晉世家》作「費王」，《索隱》「鄒誕本作『弗生』，或作『瀆王』」，而M64所出之鼎銘作「邦父」。《左傳》中的晉侯「燮父」，《晉世家》衹稱「燮」。銅器銘文中的越王「者旨於睗」，典籍急讀作「鼫與」（《越世家》）、誤書作「鹿郢」（《索隱》）、「適郢」（《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又或作「與夷」（《越絕書》「於賜」之對音），又誤書作「興夷」（《吳越春秋》）等。⑦所以，晉成侯服人，銅器銘文作「僰馬」，不足

為怪。

M33被盜數次，據報道，「棺內隨葬物已被洗劫一空，槨之南北兩側的隨葬品亦已蕩然無存。幸免於難的有鼎二件、壺一件，以及為數不多的車馬器和兵器。」「鼎、盂及壺上均有『晉侯僰馬』作器的銘文。據此，考古學家推定該墓的墓主即為一代晉侯——僰馬。」⑧我們認為，上述的分析雖不無道理，但也祇是「推定」而已，既然幾乎「洗劫一空」，剩下的幾件器物就難以肯定該墓=主就是僰馬。僰馬之器當是上世傳下來的。M92也出有僰馬壺，與此墓所出之壺形制相同，也是上世流傳後世之物。根據我們的排比，此墓=主晉厲侯福就是銅器銘文中晉侯之名「喜父」。「福」是名，「喜父」是字，二者之間有意義上的聯繫，典籍中二字義近互訓習見。如《周禮．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注：「喜，福也。」《國語．魯語下》：「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注：「慶，猶賀也。喜，猶福也。」漢焦延壽《易林》：「昊天白日，照臨我國，萬民康寧，咸賴喜福。」喜也讀如禧，《爾雅．釋詁》：禧，「福也」。《說文義證》：禧，「告神致福也」。喜、禧、福皆有吉慶之義。因此，晉侯喜父就是晉厲侯福，《世本》作輻者，乃福之借字。「喜」後之「父」，乃男子字之常用字，表示尊稱或美稱，如齊趫父、白公父、仲殷父等。上舉晉侯燮，《左傳》便作燮父。至于M91一件銅器銘文中有「晉侯喜父作朕文考剌侯寶□」之「剌侯」，《簡報》據此以為喜父是靖侯，是其為其父厲侯所作之器。我們認為，銘文中的「剌侯」並非一定要讀作厲侯，其義當與大簋「用作朕皇考剌白障簋」之「剌白」句式句義類同，應讀作烈伯、烈侯，烈為光、顯之義，為讚美之詞，是晉侯喜父為其光烈的父侯所作之器。列祖、烈考的「烈」，金文作「剌」，如史牆盤銘「微史剌祖」即「微史烈祖」。

M91未被盜，七鼎五簋是代表墓主身份的禮器，可惜上面沒有銘文。同墓所出晉侯僰馬

壺及晉侯喜父器不能代表墓主身份和墓主，乃是前輩之物流傳後世者。根據前面的分析，此墓的主人應是晉侯穌，即晉世系中的靖侯宜臼。M92為其夫人墓，故有晉侯穌鼎。

晉侯穌應從裘錫圭先生釋「對」，與「臼」為一字一名。裘文「認為晉侯對的『對』也是字而不是名，可能以『對』為字的晉侯有兩位，即厲侯福和靖侯宜臼。」我們主張「對」為靖侯宜臼說，⑨正如裘先生所分析，對與碓古音相同（端母微部），《說文》「碓，舂也」，與宜臼意義上有聯繫。宜臼為名，碓即「對」，為字。

晉侯斷，或主張與穌為一字一名，⑩恐難信從。M8是大家公認的晉侯穌的墓，有代表其身份的晉侯穌鼎及晉侯穌編鐘為證。因此，同墓所出晉侯斷的簋和壺就不大可能是墓主，而應是上世傳下之物。在晉侯墓地諸墓中，也未見另有同墓所出屬於一位晉侯一有名一有字的器物例證。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晉侯斷簋并非一定出自M8，而很可能出自M1或M2。

關於斷字，或主張釋為「匹」之初文（斷），匹、仇同義，斷即文侯仇。⑪或主張釋為斷，讀咎通仇，即晉文侯。⑫或同意釋斷，但認為是靖侯宜臼，讀斷為咎，咎、臼可通，斷稱宜臼，與重耳或單稱「重」同例。⑬或釋斷為斷，即文侯仇。⑭或从斷釋，懷疑他是晉釐侯司徒。⑮我們傾向於釋斷一說，根據我們的排列，晉侯斷應該是晉釐侯司徒。正如裘先生所分析，斷當為斯之異體，因從𦣞聲的姬、茝等與從其聲的基、箕等同音。《說文》：「斯，析也。」《詩·陳風·墓門》：「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傳：「斯，析也。」司徒為官名，金文作「司土」，相當於「土均」，為掌平土地之官。《周禮·地官·司徒》：「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斯與司徒意義上似有聯繫，有析、平之義。

當然，斷與司徒之間的關係還可以探討。

M8為晉侯穌之墓，《史記》穌作籍，《世本》及譙周皆作蘇，穌、籍古音相近，籍可

能為蘇之借字，所出晉侯蘇鼎及編鐘即其確證，這也是唯一一座能與文獻直接對應的墓塟，也是推定該墓地各位晉侯順序的基點，大家論述的理由皆較充分，此不贅述。

M64未被盜，出有二件晉侯邦父鼎，這位「邦父」無疑應是該墓的主人。至於「邦」字，雖小有變化，但釋「邦」可以無疑。這位邦父就是晉穆侯。穆侯的名字《晉世家》作「費王」，《索隱》：「鄒誕本作『弗生』，或作『潰王』，並音秘。」李學勤先生認為「邦」是「費王」的合音，「弗生」是「弗王」的誤字。裘錫圭先生認為弗、弼古音相近，「弗王」當是輔弼周王之義，「把邦父看作他的字就很合適了」，不論怎樣理解，M64為晉穆侯之墓似無异議。

據報道，M93出有五鼎六簋，其上無銘文，另出有「晉叔家父」方壺二件。早於此墓的M64（邦父墓）中也出有一件上有「晉叔家父」的盤，⑯證明M93並非「晉叔家父」之墓。另外，M93一盤底下有銘，不清，《簡報》根據器物特徵已跨春秋，推定此墓「很可能就是晉文侯之墓」，當可信從。

「晉叔家父」壺顯然要早於M93，很可能與M64邦父墓同時。「晉叔」有可能如同楚器中之「楚叔」，當是穆侯之弟名家父者，而很可能就是「殤叔」。《晉世家》：「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正如《簡報》所分析，「殤叔即位已屬非常，後來又被文侯所殺，因此，也不可能入此『兆域』」⑰但殤叔之器出在穆侯、文侯墓中，則不足為怪。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晉侯墓地所出銅器中的侯名，晉侯斷與晉侯蘇不是一侯，晉侯斷理應排入諸侯之中。根據墓中隨塟的器物關係，尤其是鼎上的銘文及銅禮器，以及《晉世家》侯名與銅器上侯名實際存在的相互聯繫，推斷晉侯斷當是晉釐侯司徒，由此，另外幾侯就應

按原《簡報》所排順序依次上推一侯，如此排列，與該墓地所反映的情况及侯名之間的關係并無矛盾。至於晉侯穌編鐘三十三年屬厲王還是宣王，則不影響本文的討論。⑱

附記：一九九四年八月，筆者赴山西侯馬、太原參加「丁村文化與晉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并參觀了晉侯墓地及出土文物，回北京後即草寫了此文，有關材料正式發表後又做了一次修改。一九九七年三月赴美國芝加哥參加學術會議，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行學術交流，題為《晉侯穌編鐘的地名與晉侯墓地侯名的排列問題》，部分材料曾分送國內外有關學者，特記於此。

注釋

①⑧《晉侯墓地發掘告一段落》——清理晉侯及晉侯夫人墓五座，出土大批珍貴文物，晉侯墓地面貌基本清晰，《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五日。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一九九五年第七期。

②李伯謙《晉國始封地考》，《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③一九九四年八月在山西太原舉行的「丁村文化與晉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臺灣故宮陳芳妹女士論文具體介紹了這件器物的有關情况。

④《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期第三八、四一頁。

⑤馬承源《晉侯穌編鐘》，周亞《館藏晉侯青銅器概論》，《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期。

⑥白川靜《金文通釋》第四卷第九八頁。

⑦陳夢家《禁器三記》，《考古》一九六三年第七期；林澐《越王者旨於賜考》，《考古》一九六三年第八期；曹錦炎《吳越青銅器銘文述編》，《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

⑨裘錫圭《關於晉侯銅器銘文的幾個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孫華先生也主張此說，《關於晉侯對組墓的幾個問題》，《文物》一九九五年第九期。

⑩見注⑨裘錫圭文。

⑪張頷《晉侯斷簋銘文初識》，《文物》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⑫李朝遠《晉侯斷方座簋銘管見》，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一九九三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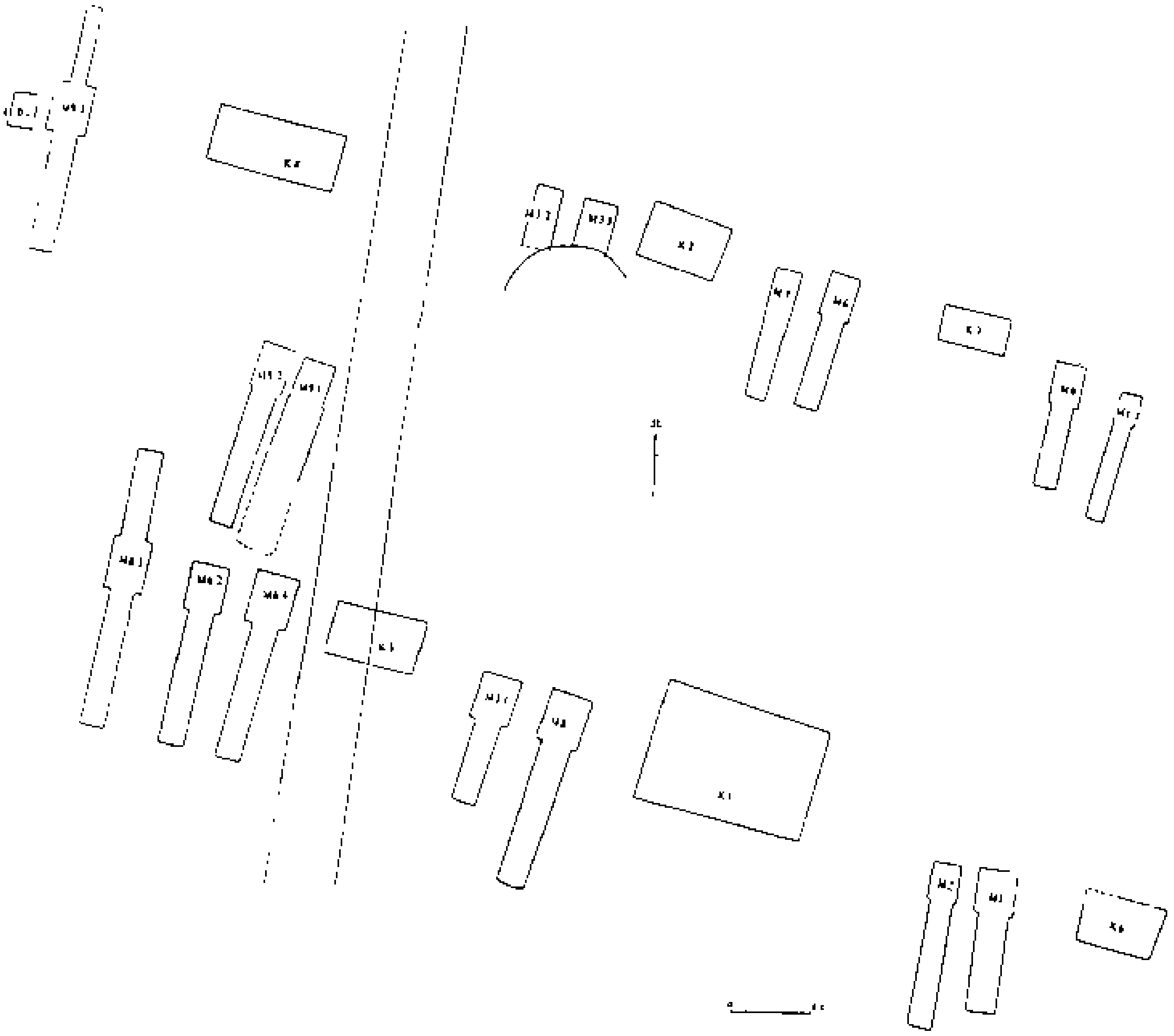
⑬李學勤《晉侯邦父與楊姞》，《中國文物報》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⑭何琳儀《晉侯仇器補證》（提綱），一九九四年八月紀念容庚先生一百年誕辰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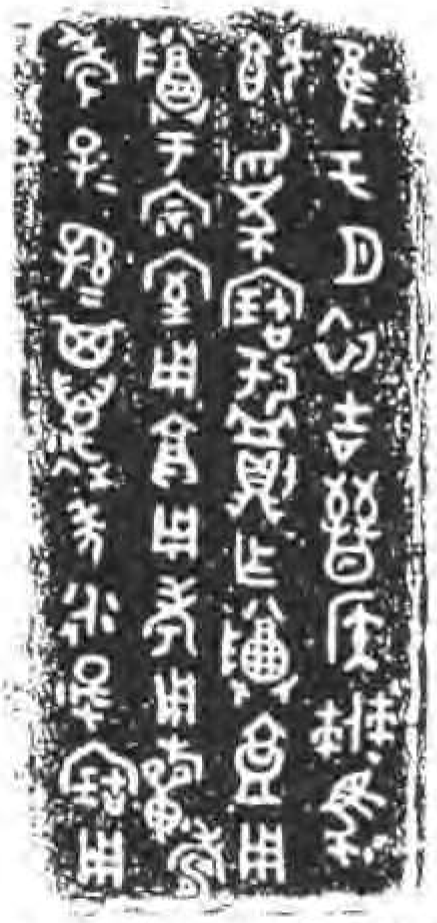
⑮見注⑨孫華文注釋㉓。

⑯⑰見注①《文物》一九九五年第七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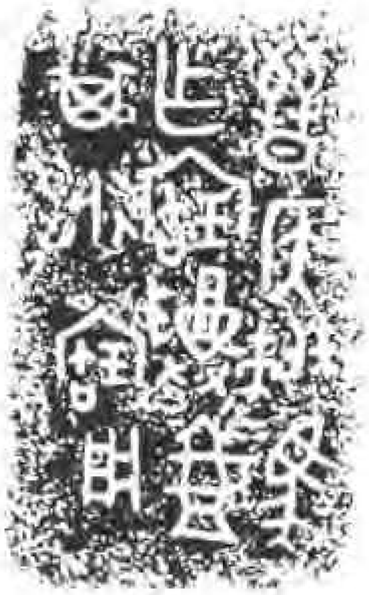
⑱關於晉侯穌編鐘三十三年的討論，可參考《中國文物報》所刊李學勤、王占奎、王恩田、李伯謙等先生論文，及《文物》一九九七年第三期、《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期中的討論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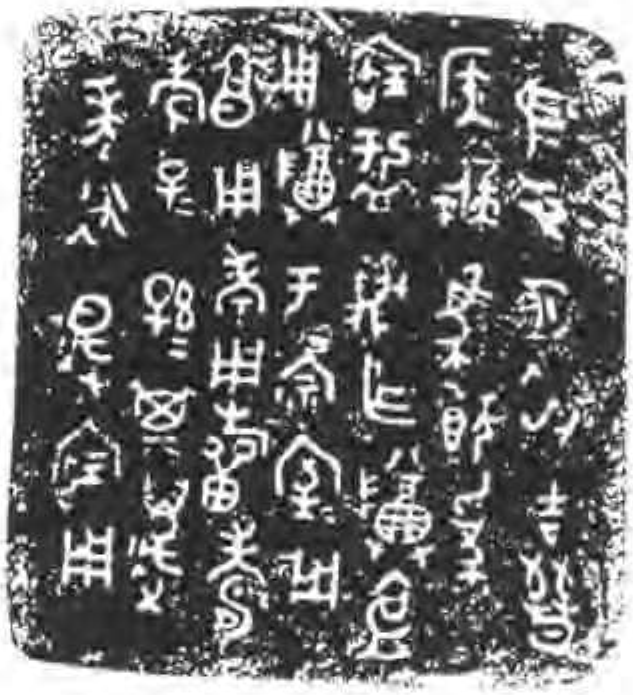
晉侯墓地諸墓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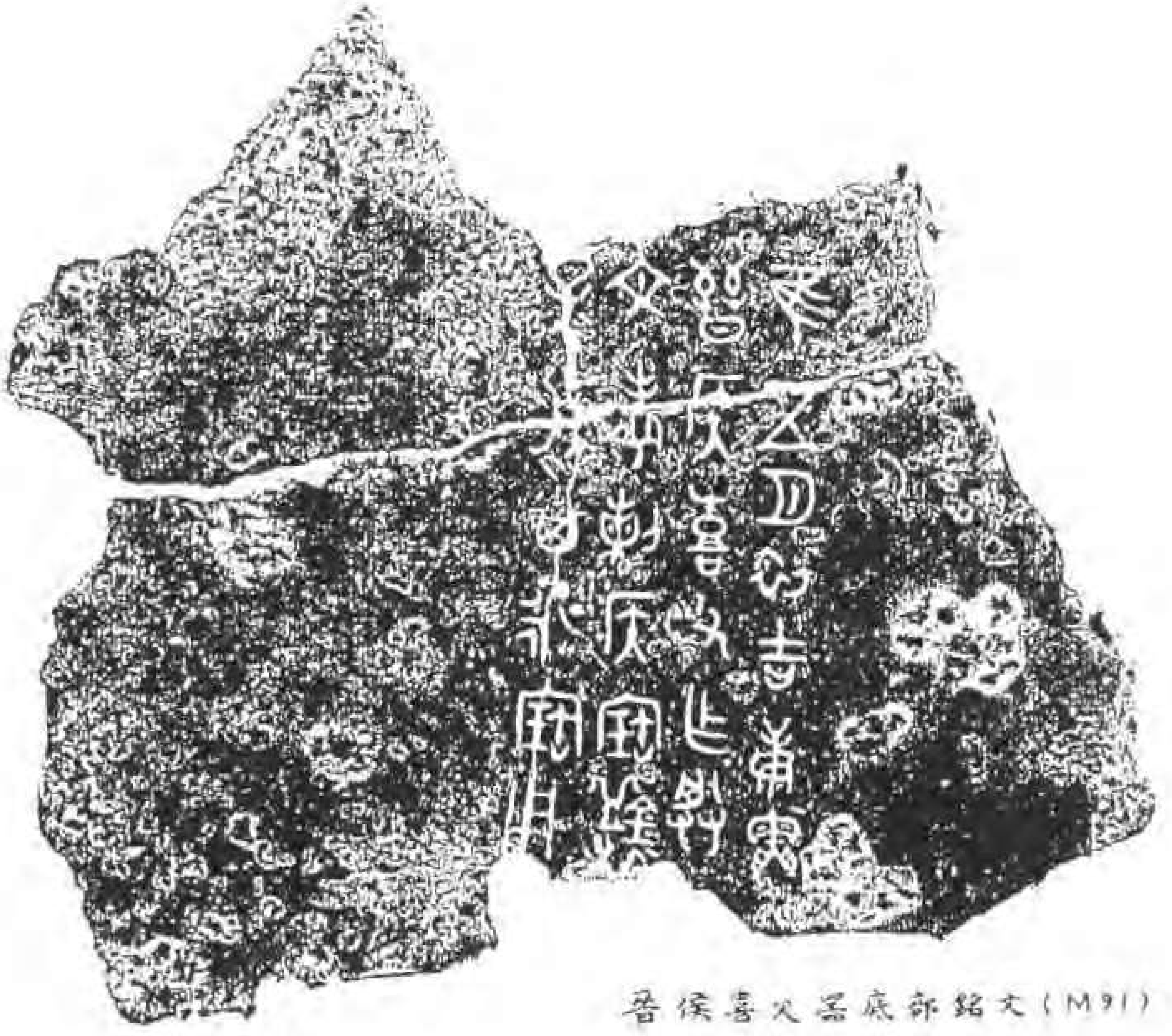
晉侯樊馬銅壺（M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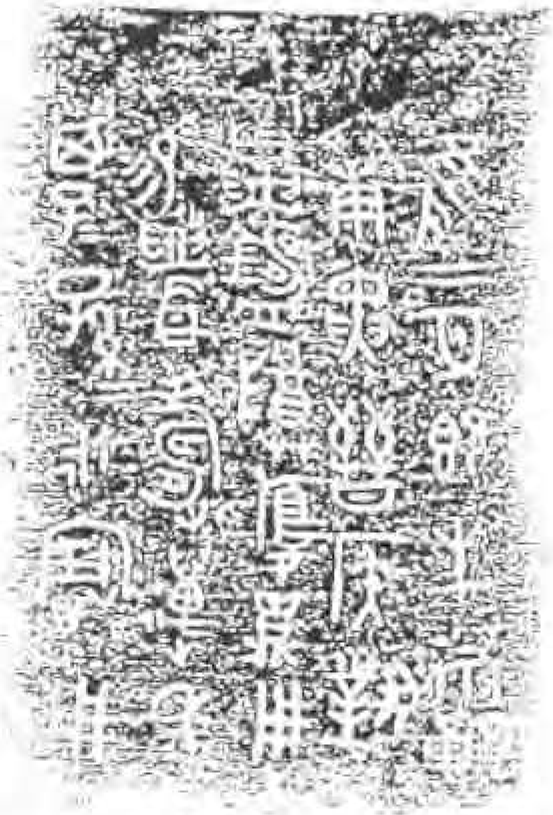
晉侯樊馬圓壺（M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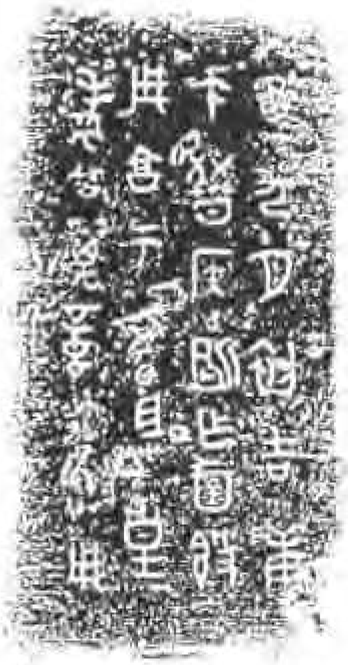
晉侯樊馬銅方壺（M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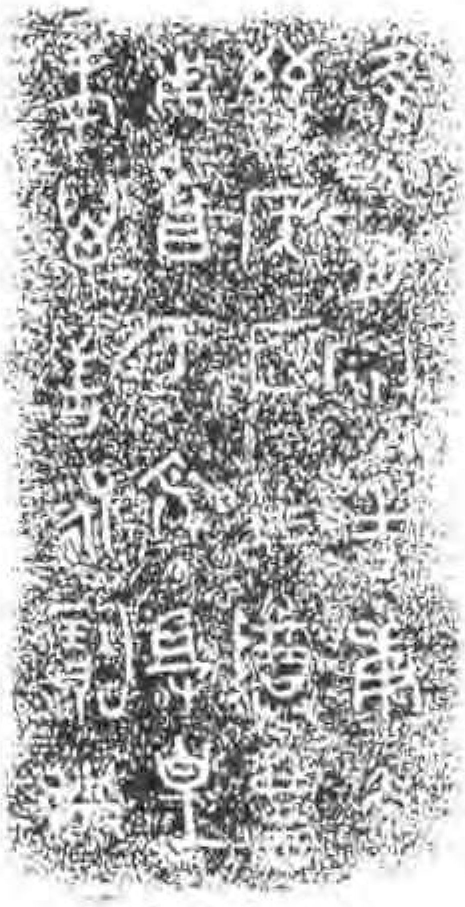
晉侯喜父器底部銘文（M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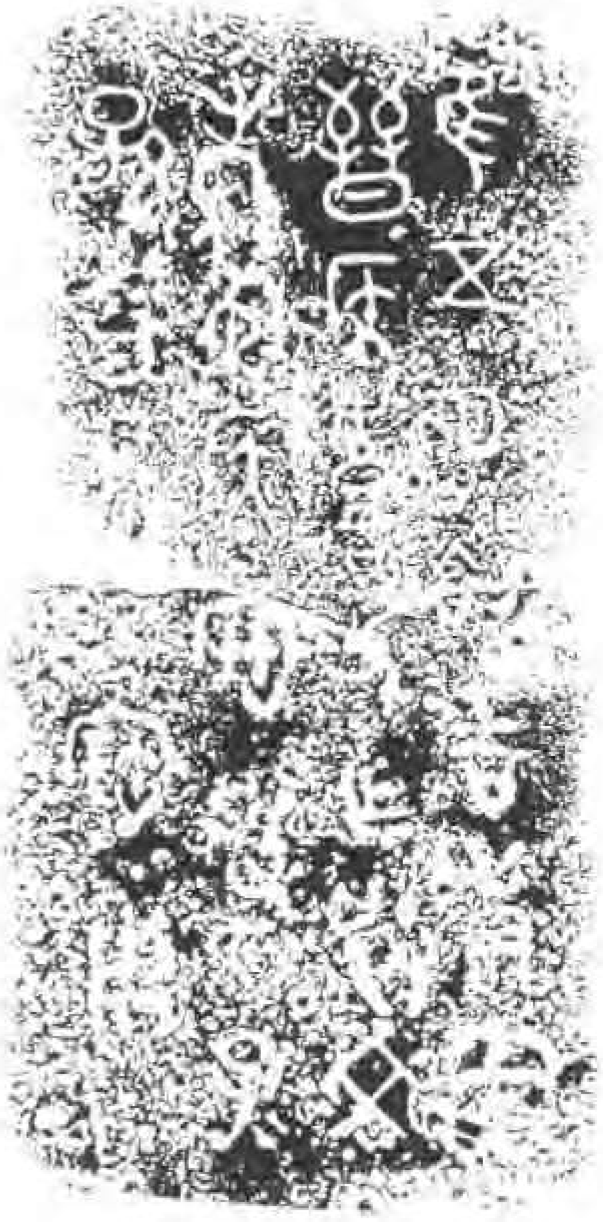
晉侯穌鼎（上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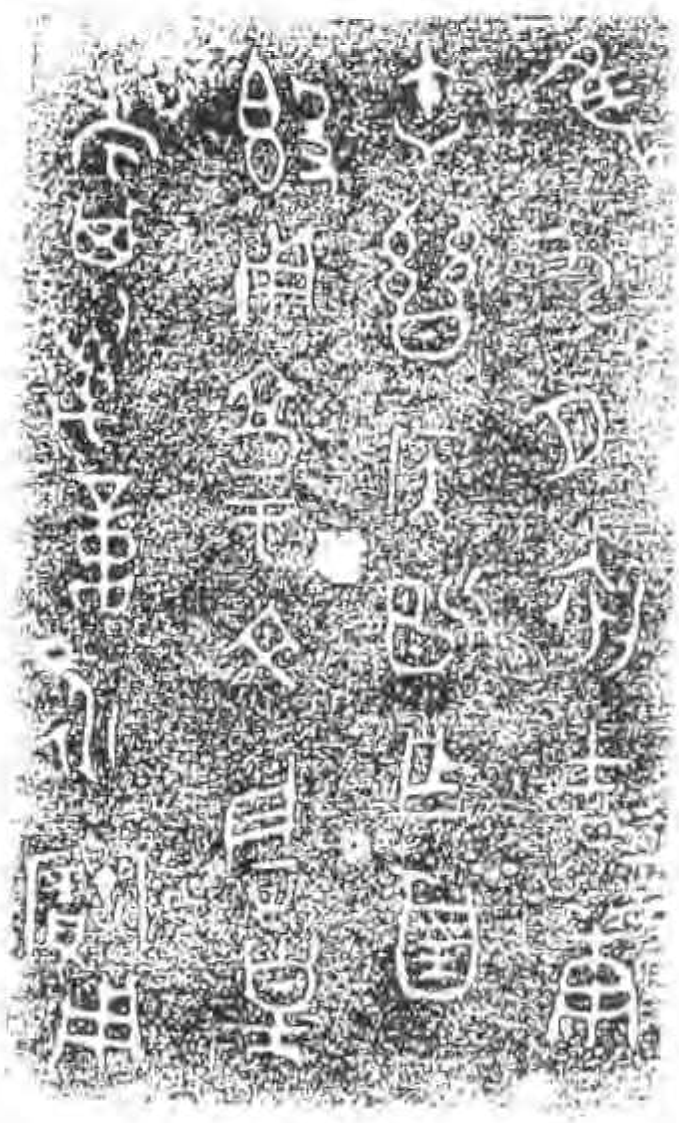
晉侯斷殷（上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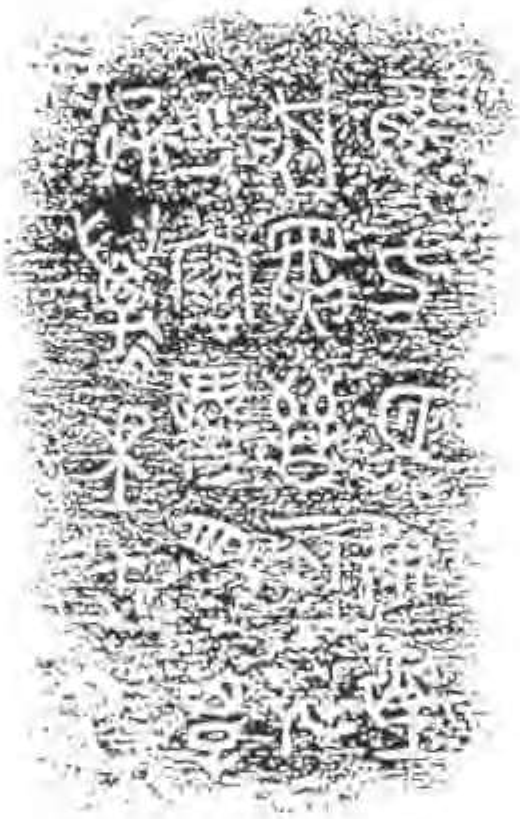
晉侯斷壺（M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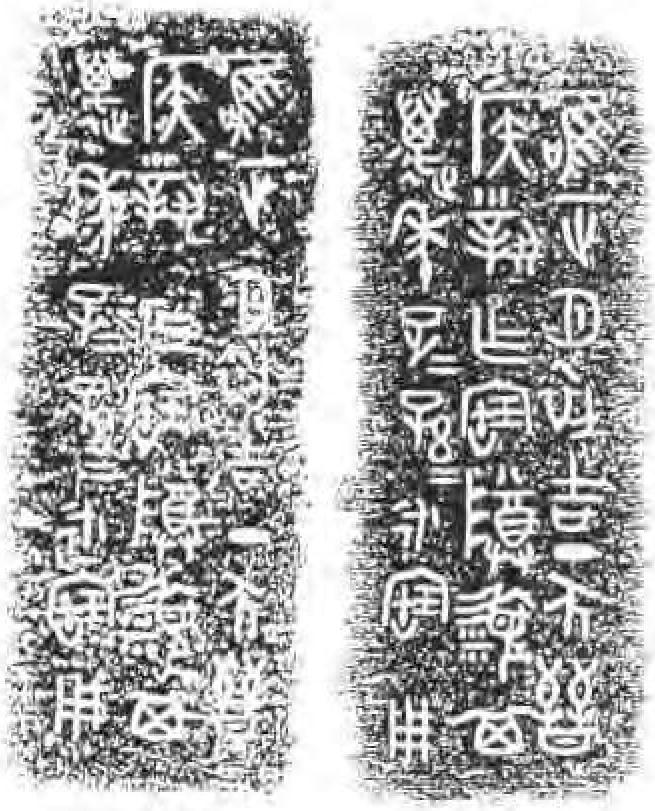
晉侯喜父盤（M92）



晉侯斷殷（M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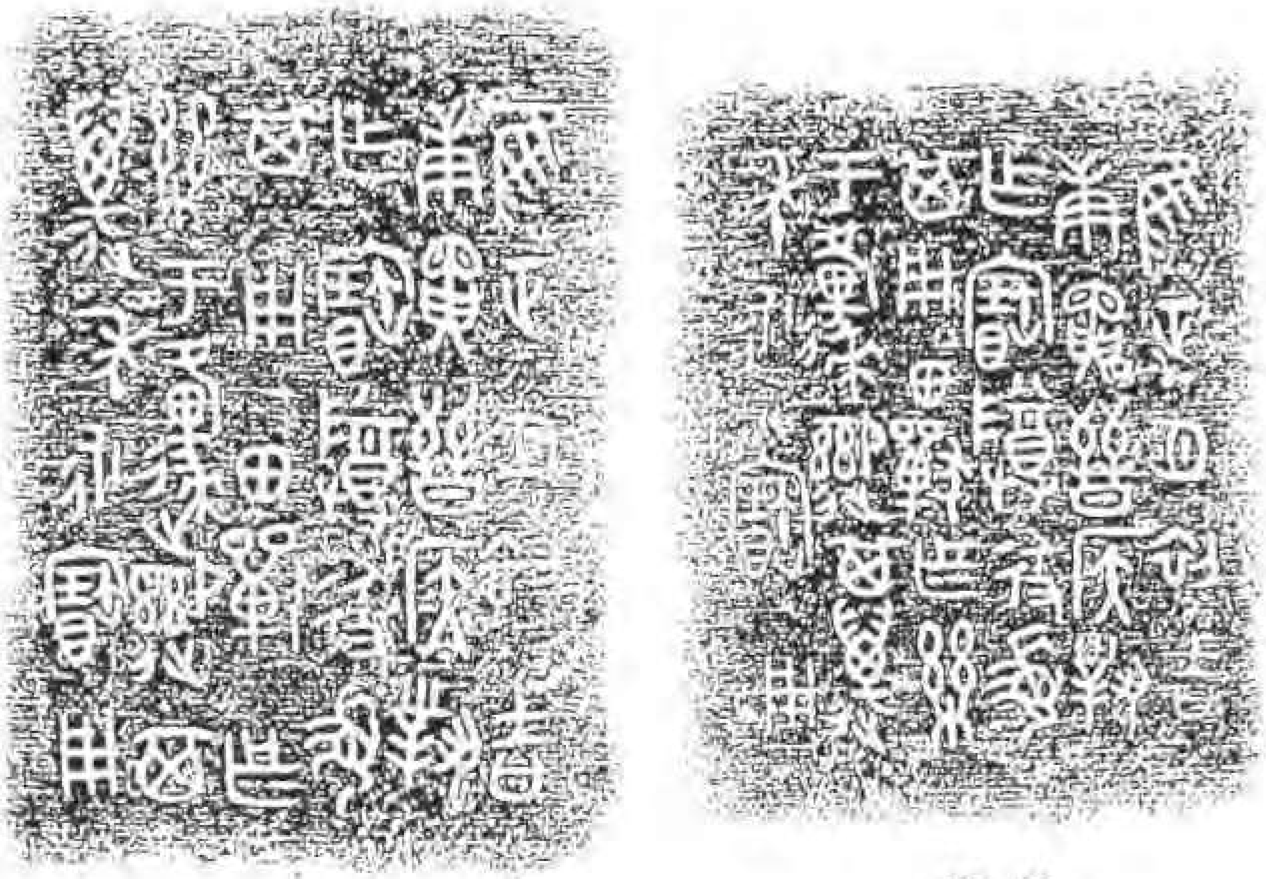


晉侯𩡧匜（上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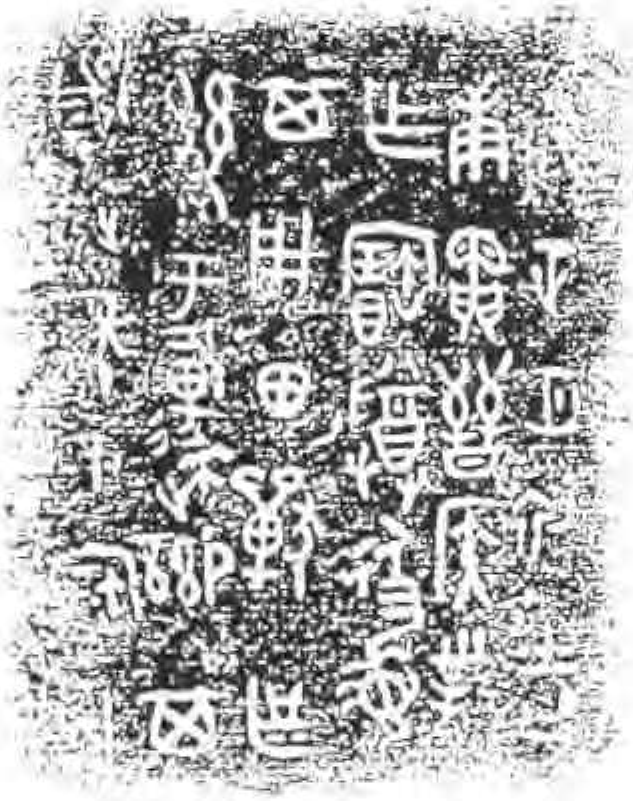
蓋銘　　器銘

晉侯𩡧圓形盨（上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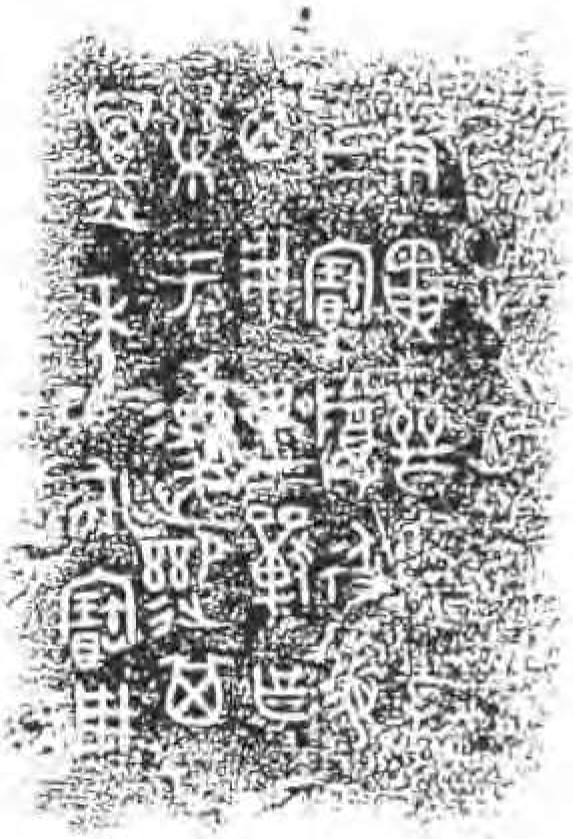


蓋銘　　器銘

晉侯𩡧方形盨（上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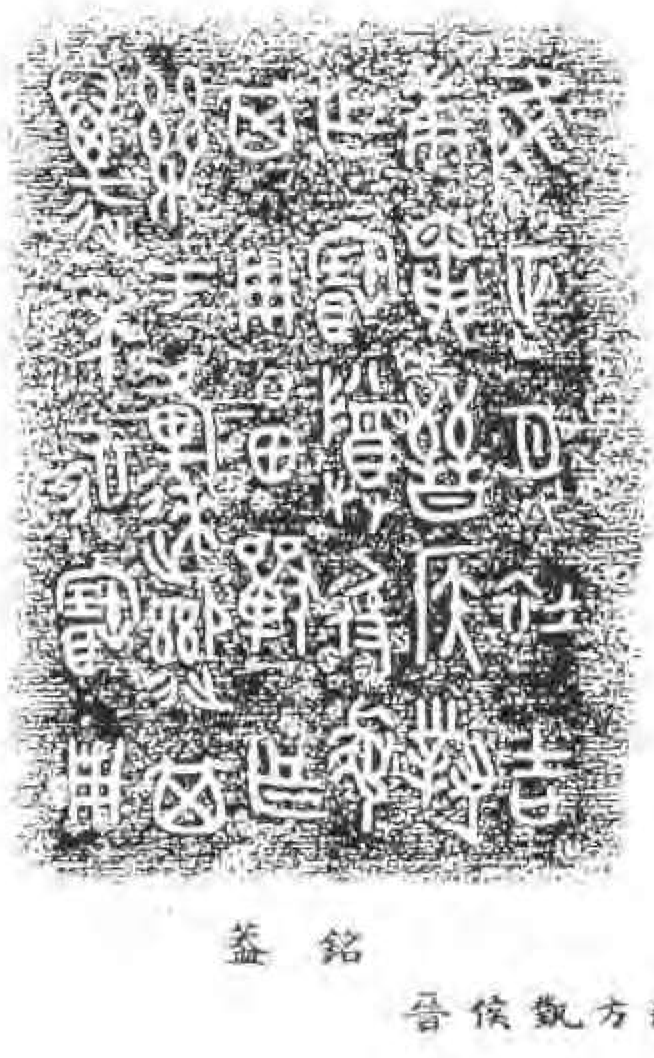


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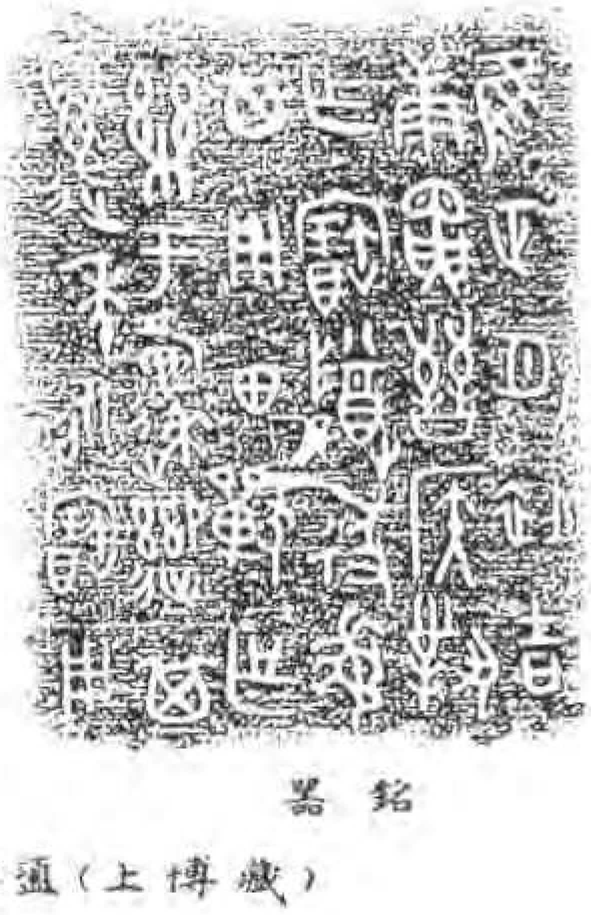


器銘

晉侯𩰫方形盨（上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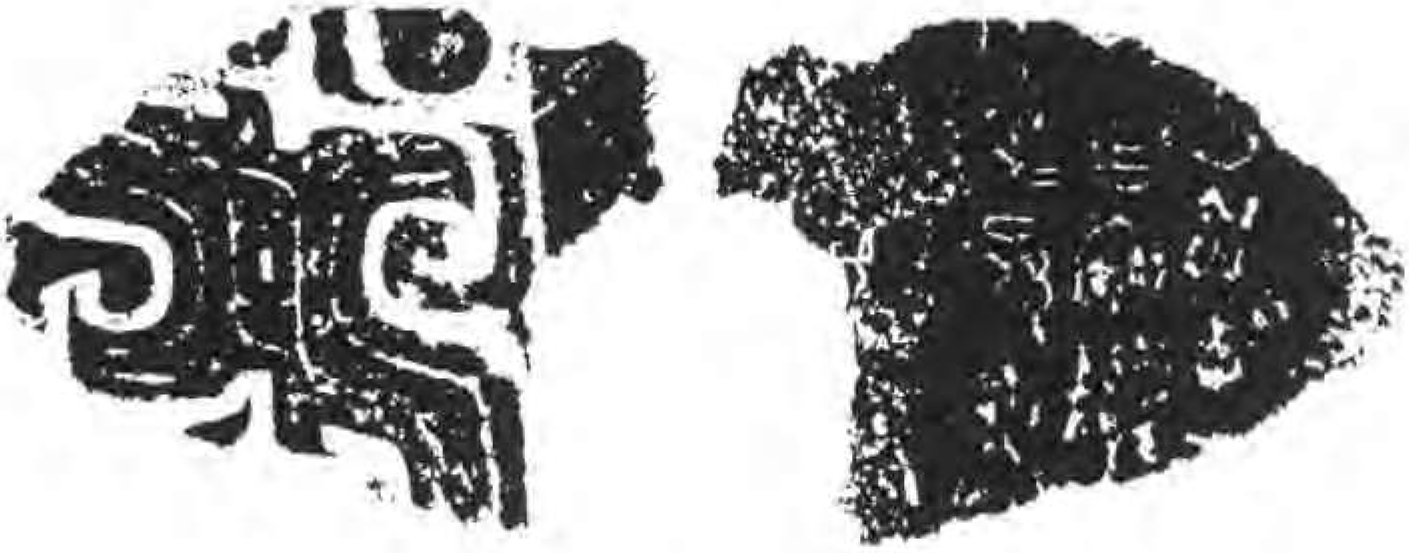


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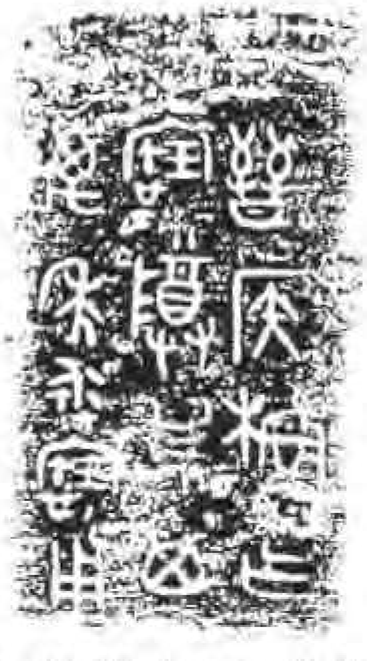


器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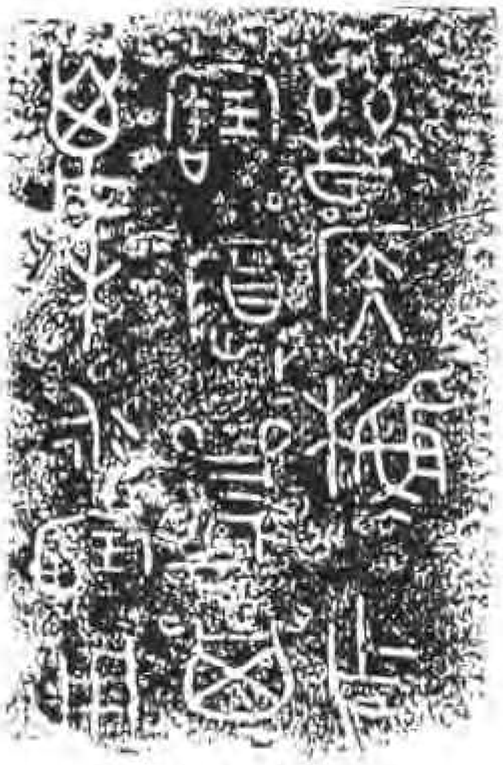
晉侯𩰫方形盨（上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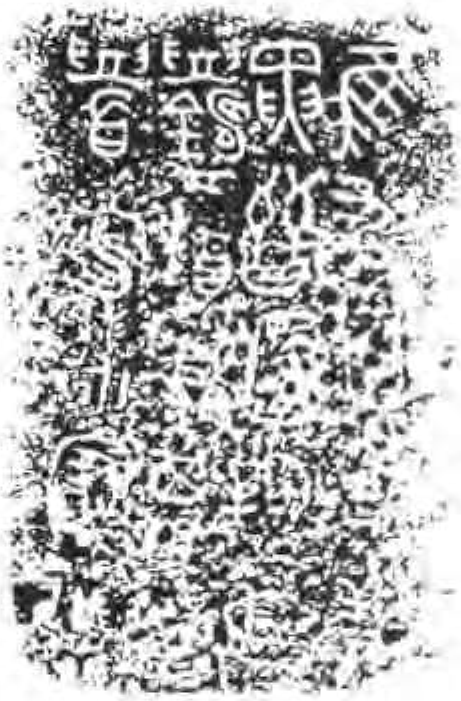
銅容器腹片紋飾及銘文（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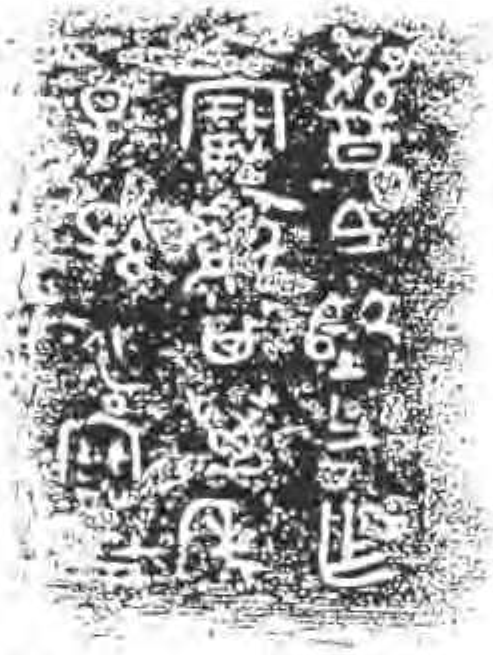
晉侯穌鼎（上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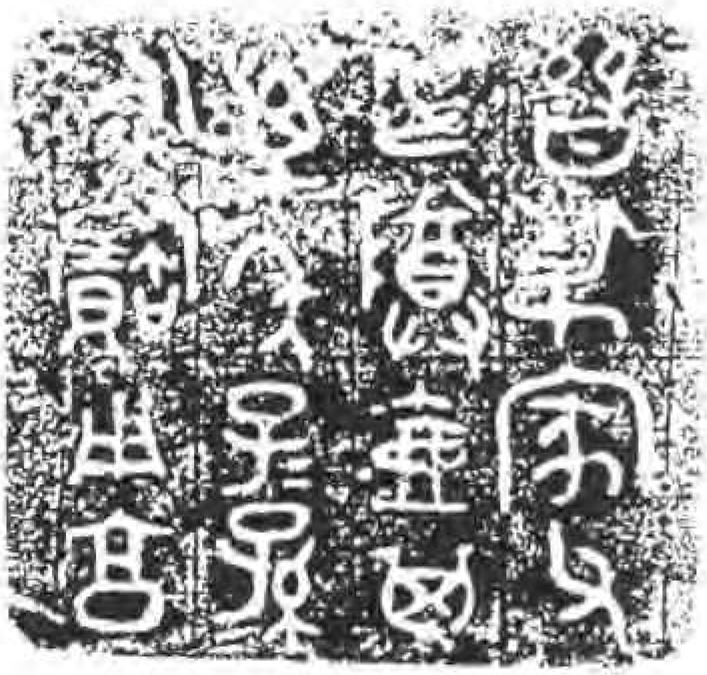
晉侯穌鼎（M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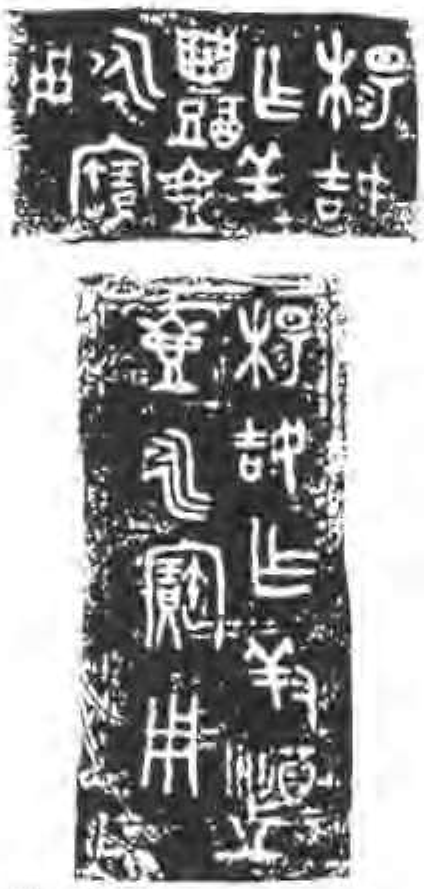
晉侯執鼎（M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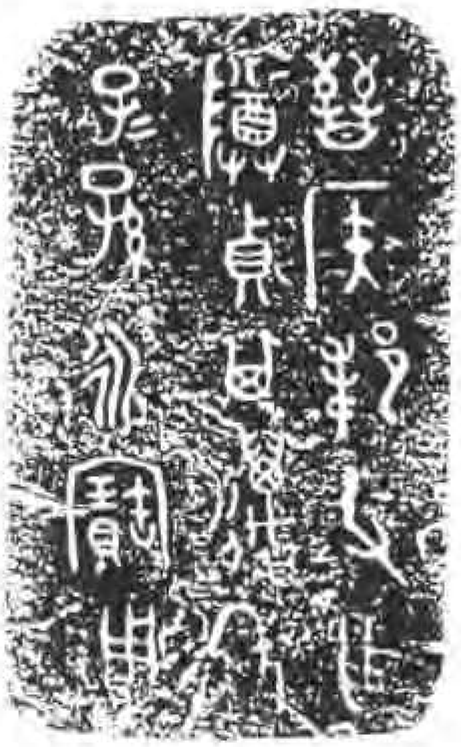
晋侯陸父甗(上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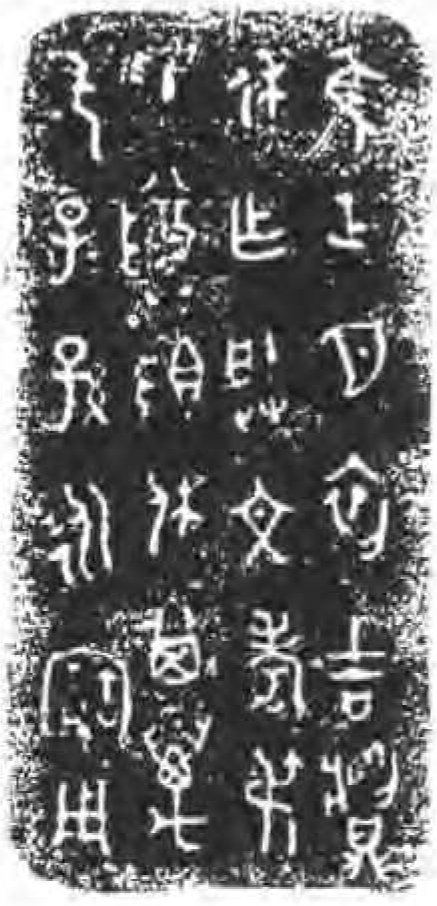
晋叔家父銅方壺(M93)



楊姞壺(M63)
上：蓋銘　下：器銘



晋侯邦父鼎(M64)



蘱休毁(M64)

晉侯蘇編鐘幾處地名試探

馬承源先生《晉侯蘇編鐘》一文刊發後（見《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期），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十六件編鐘長達三五五字，為研究西周晚期歷史及有關問題提供了重要依據。全篇銘文，經馬承源、李學勤先生的釋文斷句（見《中國文物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日《晉侯蘇編鐘的時、地、人》），大意已經明了。唯獨晉侯蘇受周王之命投入戰鬥所到達的具體地點還不十分清楚。本文專就這一問題談點初步意見，供學術界研究參攷。

鐘銘所記地名，除東國、南國、宗周、成周外，我們以為還有七處，其中有一處銘文不清。一時難以釋讀。馬文考定夙夷即宿夷、熏城即鄆城，確切無疑。宿在今山東東平縣東。鄆城在今鄆城縣東。李文釋第二鐘第二行末一字為菑，推定為山東汶上西之闞。裘錫圭先生在《文物》一九九七年三期討論中懷疑此字當讀為範，在今山東範縣東南。根據方位，結合《說文》對「軋」从「马」聲分析，當以後說為長，這就為這次周王率軍出征劃出了大致的範圍。餘下的幾處，或缺釋，或理解斷句不一。

第二鐘「左洀」後一字，从尚从水从蒦，我們以為當即「濩」字異體。《說文》：「濩，雨流霤下貌。从水，蒦聲。」段玉裁注：「貌，宋本無。非。霤，屋水流下也。今俗語呼檐水溜下曰滴濩，乃古語也。」根據銘文所記方位，此地濩即顧。濩从蒦聲，古屬影母鐸部。顧从雇聲，古屬見母魚部。二字聲母喉牙通轉，韻部陰入對轉，古音十分相近。中山王鼎的「蒦其汋于人也，寧汋于淵」之蒦即假為「與」，「與」屬喻母魚部。顧在夏代為國名，商至戰國為邑名。《詩·商頌·長發》：「韋、顧即伐，昆吾、夏桀。」鄭箋：「顧、昆吾皆已

姓也。」《漢書．古今人表》「韋、顧」作「韋、鼓」。師古曰：鼓「即顧國。」是顧又可作鼓。顧在春秋時已入齊，見《左傳．哀公二十一年》：「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杜注：「齊地。」其地在山東鄄城縣東北，舊治範縣東南五十里有顧城。「泲」字，猶如馬先生所云，意為傾覆或消滅。「在泲漢北泲⧄」，意即左面消滅漢地之敵，北面消滅⧄地之敵。⧄地，疑當指範城西南一帶的庇，或作毗。庇本商都之一，春秋屬魯，在今山東鄄城縣北。

第六鐘之「淖＝列＝」，馬文以為是形容夷人奔逃之狀，李文斷句為「王至淖列，淖列夷出奔」云云。我們傾向於後者，辨認為是兩處地名。

先說列地。根據鄄城周圍的形勢，此「列」就應是「犂（黎）」地。列，古屬來母月部，犂或黎屬來母脂部。二字雙聲；韻部月脂旁轉。如颲與𩗗古就屬同源字（王力《同源字典》），為雙聲聯綿詞，音義相近。猛風曰颲，字本作烈。《說文》：「颲，烈風也。」《方言》十二：「烈，暴也。」《說文》：「𩗗，風雨暴疾也。」《詩．豳風．七月》：「二月之日栗烈。」《釋文》：「栗烈，《說文》作𩗗颲。」《詩．豳風．東山》：「烝在栗薪。」鄭箋：「古者聲栗、裂同也。」小方足布「平列」，或釋讀為「平利」（何琳儀《趙國方足布三考》），可信。是犂、列可通之證。犂或黎，春秋時為黎侯在衛所居之地，見《詩序》「黎侯寓於衛」。《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置於犂。」杜注：「犂，衛邑。」《一統志》謂在今山東鄄城縣西四十五里。漢為黎縣，隸《漢書．地理志》東郡。王先謙《補注》：「春秋衛邑，亦作犂。」

淖地應與列地相近，從先淖後列及晉師自東往西分析，淖地應在列地之東，更靠近鄄城。準此，則淖我們初步推定為「高魚」，淖从卓聲，典籍卓或作淖多見。卓、高音義相近，卓，端母藥部，高，見母宵部，二字韻部陰入對轉，卓訓高，典籍習見。如《說文》「卓，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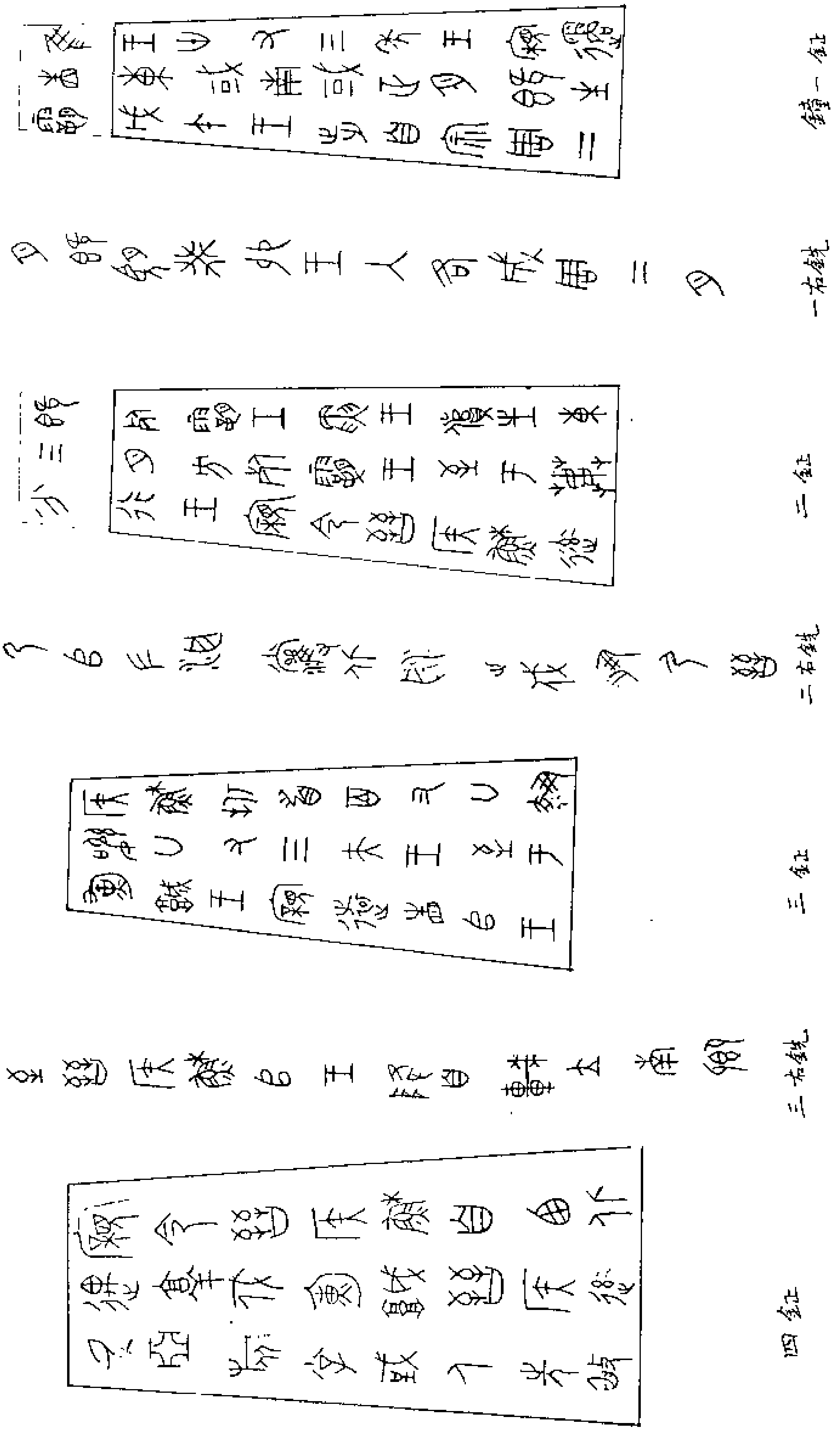
《漢書．劉輔傳》「必有卓詭切至」，師古曰：「卓，高遠也。」《左傳．哀公二十一年》：「使我高蹈。」注：「高蹈，猶遠行也。」因此，鐘銘之淖（卓）可能就是高，高稱高魚，如同山東邑名郰，或作取慮（取慮匜）；國名邾，或稱邾婁，它如龍兌或稱龍、嶠冢或稱嶠、桐宮或稱桐、泰山或稱岱等（可參攷嵇超等《史記地名索引》）。高魚在古範城西南，與鄆城縣接界，春秋為魯地，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齊烏餘襲我高魚。」杜注：「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即今山東鄆城縣西北。犁在高魚西南，二地相距不遠，晉師攻陷鄆城後受王命揮師西向掃除二地夷敵，徹底消滅鄆城西部之敵，再隨王班師回朝，實際地理與銘文所記均相吻合。

根據如上的分析論述，此段銘文大意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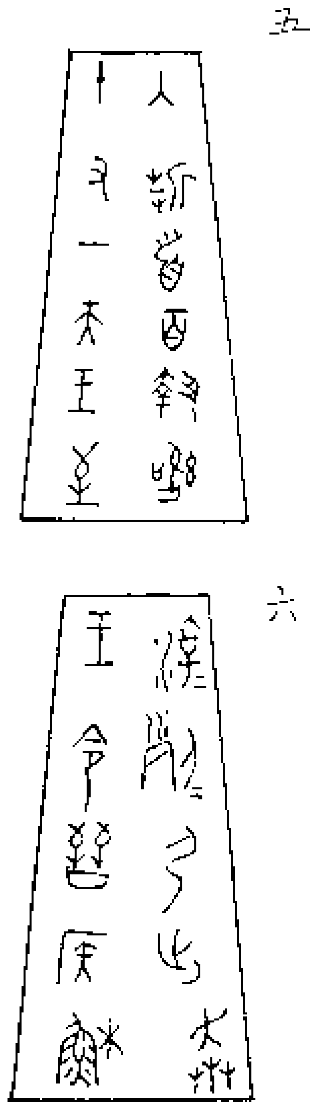
周王到達鄆城北部之範地，對投入戰鬥的已經部署好的各方部隊下達分別行動的命令。命令晉侯蘇率領其部隊首先從左面消滅濩（顧）地之敵，再至北面消滅□（範城西南一帶）地之敵，為伐宿夷掃除障礙，晉侯蘇斬首百又二十，俘獲二十三人，周王到達鄆城境內，親自遠行巡視參戰部隊。周王到達晉侯蘇師後，親自命令晉侯蘇從所在的西北方向其東南方向的鄆城發動強攻。晉侯蘇率領其亞旅、小子和戜人首先攻入城中，斬首百級，俘獲十一人。周王接着隨軍又到達鄆城西部的淖（高魚）和列（犁），淖、列之地的夷紛紛逃竄。周王又命令晉侯蘇率領大室小臣，車僕及隨從進行追擊。此時可能向淖（高魚）和列（犁）分兵二路，一路由晉侯蘇親自率領，斬首百又一十級，俘獲二十人；另一路為大室小臣和車僕的部隊，斬首百又五十級，俘獲六十人。勝利結束後，周王從此班師回朝。

銘文供記晉侯蘇實際投入的三次戰鬥，最激烈的一次是伐鄆城，至於分別行動的其它部隊伐宿夷的戰況則未記錄。從晉侯蘇投入戰鬥所經之地分析，晉師的主要任務是消滅大野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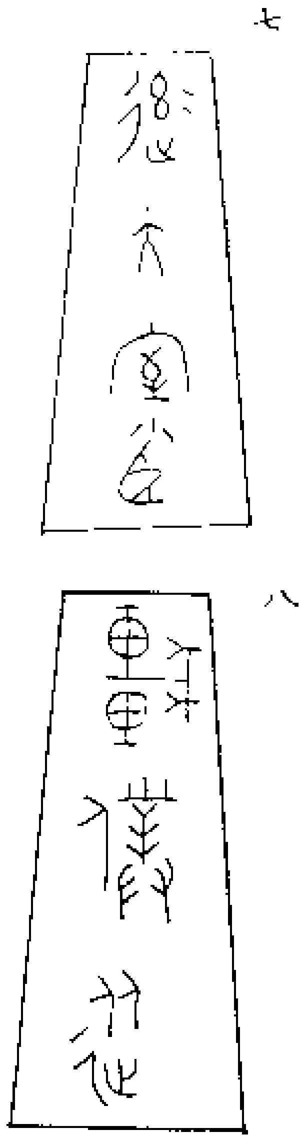
西北部的敵人，其作戰步驟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伐宿夷的情況雖未全記，但已是鮮為人知的重要史資，彌足珍貴。（原載《江漢考古》一九九七年四期）


鐘一鉦
一右鼓
二鉦
二右鼓
三鉦
三右鼓
四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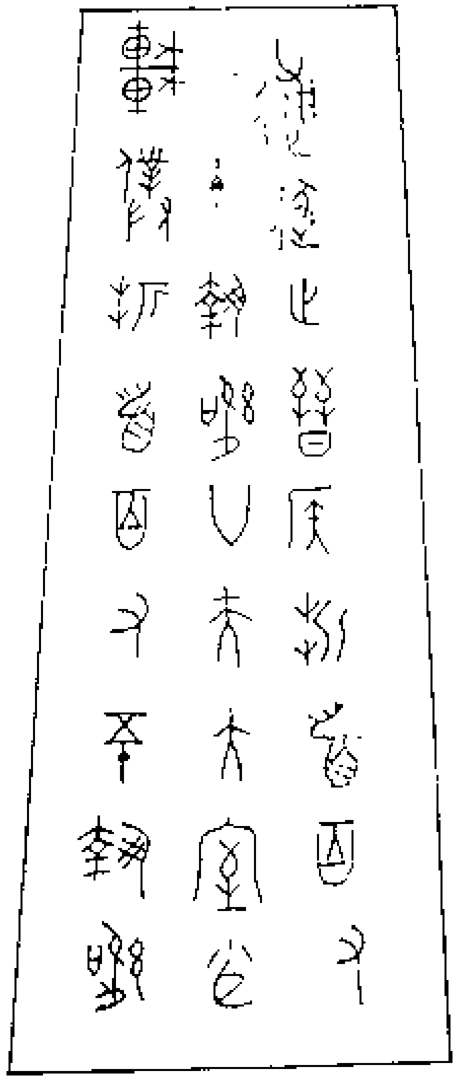
晉侯穌編鐘銘文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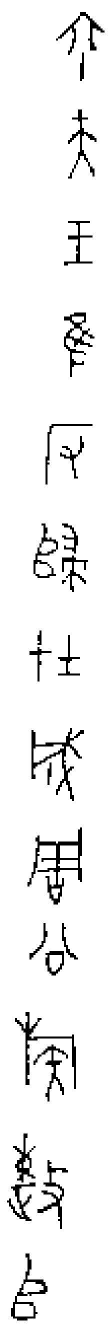
五、六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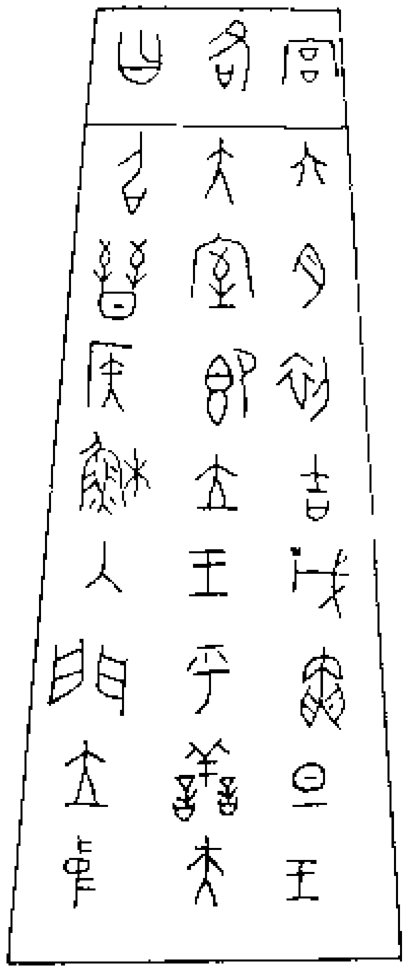
七、八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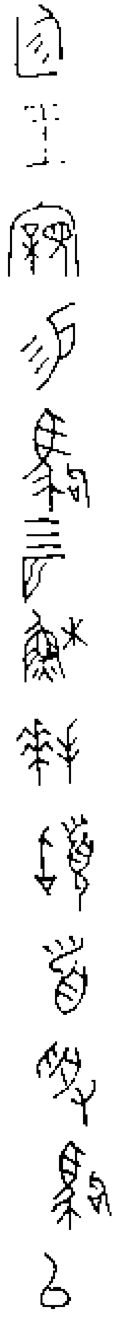
九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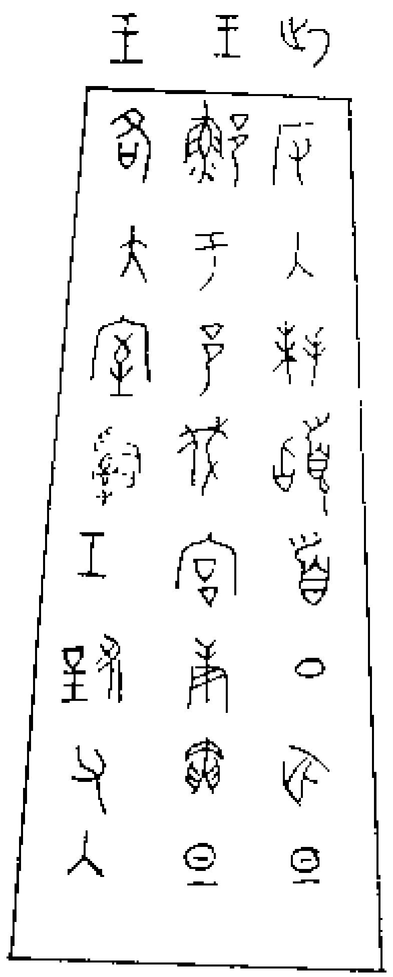
九右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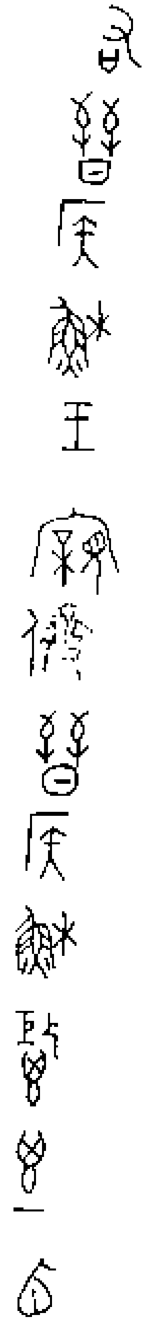
十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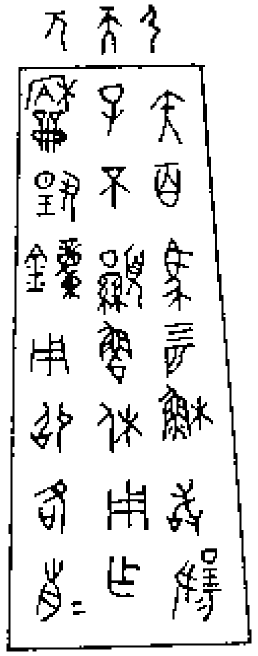
十右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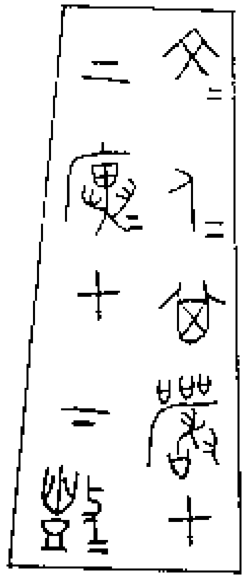
十一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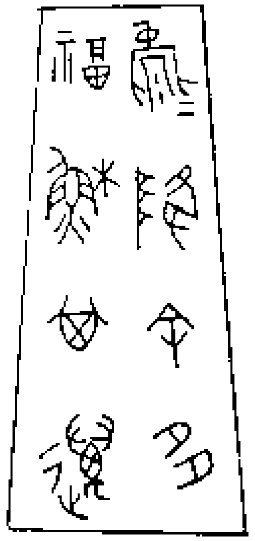
十一右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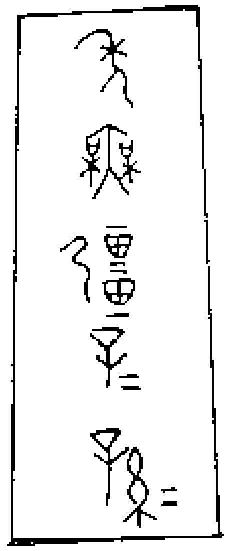
十二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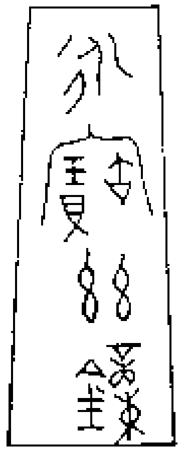
十三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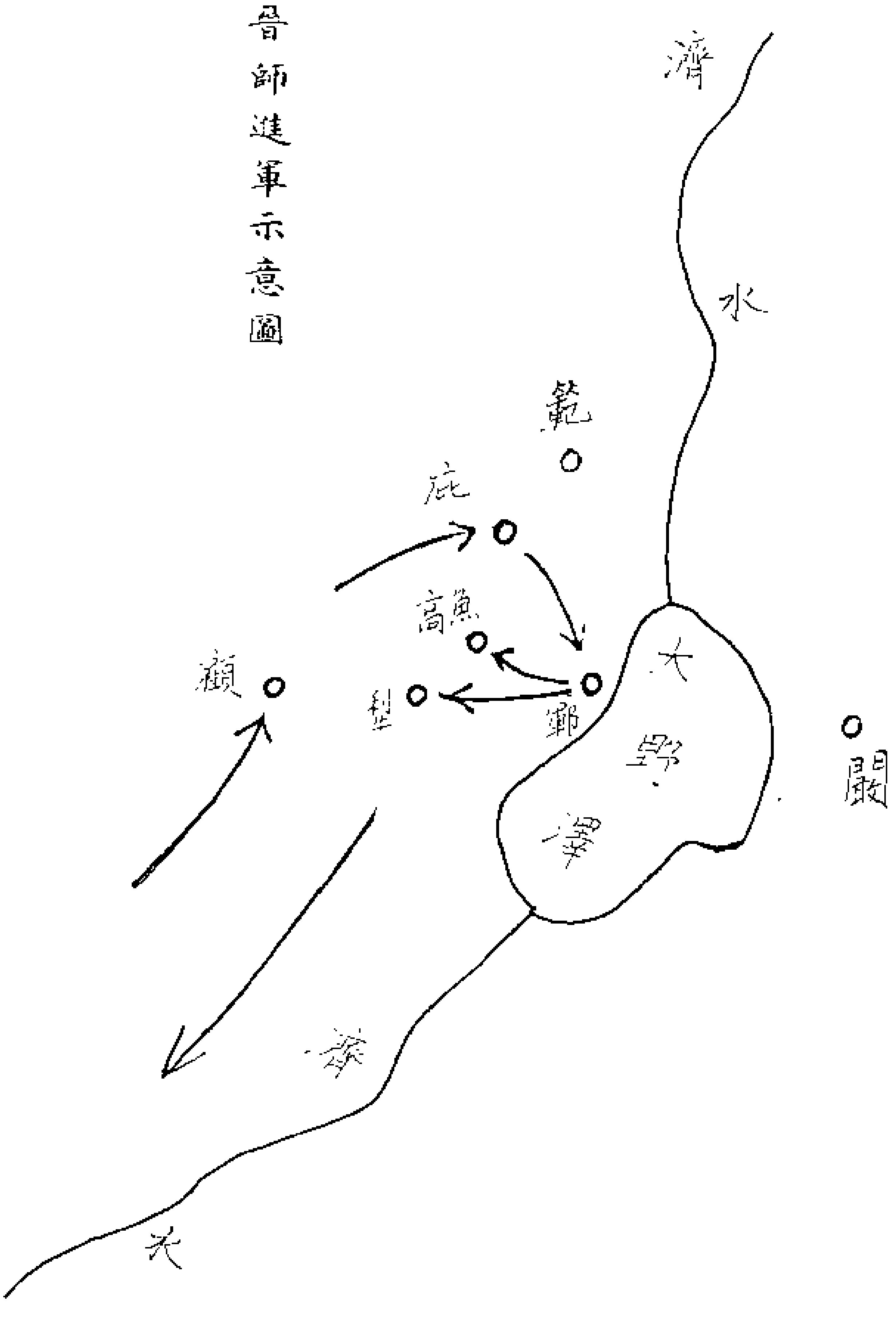
十四鈕



十五鈕



十六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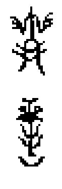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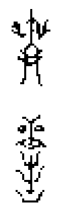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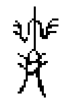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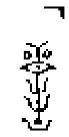
晉師進軍示意圖

濟
水
範
庇
高魚
鄆
犁
穎
大
野
澤
闞
汶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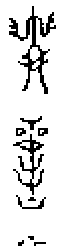
「夫鋁」戈銘新考

——兼論鑄器所用金屬原料之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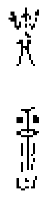
內容提要：青銅兵器戈上有兩個疑難文字作，過去釋讀不一，而且多以為人名。該文通過分析諸家所釋之得失，考訂上列二字應該釋為「夫鋁」，與銅器銘文中的「膚（鑪）鋁」、「鏄鋁」等類同，乃鑄器所用金屬原料之名稱。同時，該文進一步對銅器銘文中出現的三十餘種金屬名稱進行分類條述，對哪些名稱分屬銅、錫、鉛等提出了討論性意見，歸納推斷銧、鏷為礦石原料名，鋁（或作呂、膚、鐪、鑪、鏄等）、鋚（攸）等為銅料名，錫、鐵、玄鏐（翏）等為錫料名。錡為鉛料名，為進一步深入研究青銅鑄器的金屬成分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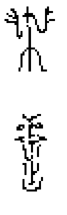
鑄有「」二字，或者衹有「」或「」字的銅戈，據筆者所知，已有十來件。由於這兩個字比較特別，各家釋讀不一，多年來一直是個難解之謎，筆者對此也蓄疑多年，每=望而生畏，近來有了新的理解，現借此機會，將一點不成熟的意見寫出來，請海內專家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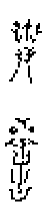
已公佈的這類銅戈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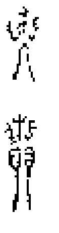
一、上海博物館藏品，見容庚《鳥書考》圖三一，銘文「玄翏之用」六字，鳥書者「玄、之、用」三字，四字在援，二字在胡。戈援長市尺三寸五分，上端微斷，胡長三寸六分，內長二寸三分，容先生釋為「蔡口戈」。此戈又見新近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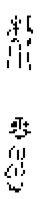
一一三八（以下簡稱《集成》。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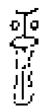
二、湖南省博物館藏品，長沙絲營一七〇號楚墓出土，見《湖南考古輯刊》一圖版十四。銘文「玄翏之用」六字，鳥書者「玄、之、用」三字，四字在援，二字在胡。周世榮先生釋為「玄鏐䖤（飛）鋁作用」。此戈又見《集成》一七·一一一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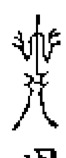
三、湖北省博物館藏品。江陵馬山六號墓出土，見《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一期八五頁。銘文「玄翏之用」六字，鳥書者「玄、之、用」三字，四字在援，二字在胡。傅天佑先生釋為「玄翏無鼉之捍」。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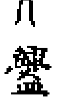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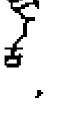
四、松江程氏舊藏，見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一一·二五·二，及《三代吉金文存》一九·三七·四，因戈胡部「之」下斷裂，故脫去「用」字。銘文原有「玄翏之用」六字，鳥書者「玄、之、用」三字，四字在援，二字在胡。此戈又見《集成》一七·一〇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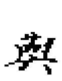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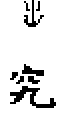
五、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品，為孫鼎先生舊藏。銘文「玄翏之用」六字，鳥書者「玄、之、用」三字，四字在援，二字在胡。歷博展覽標簽上釋文為「玄翏（鏐）子畬之用」。此戈著錄於《集成》一七·一一一六三，云「蔡朋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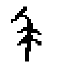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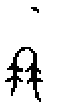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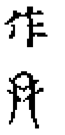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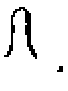
六、許懋齋舊藏、華卒見容庚《鳥書考》圖三十。拓本見《集成》一七·一一一三六。銘文「玄翏之用」六字，鳥書者「玄、翏、之、用」四字，四字在援，二字在胡。據拓本，此戈內長一〇、援長一七、胡長一一·五釐米，容先生釋為「玟口之用玄鏐」。《集成》名之為「蔡口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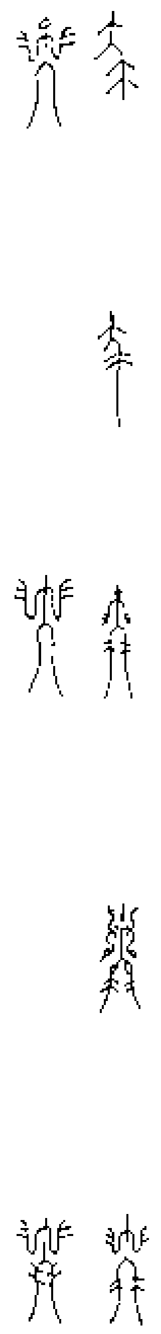
七、襄樊市博物館藏品，襄樊北郊團山四號墓出土，見《考古》一九九一年九期七九二頁。銘文祇有「翏玄用」四字，鳥書者「玄、用」二字，前二字在援，後二字在胡。援長一二·七、內長七·五釐米。此戈又見杜著《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圖版貳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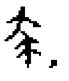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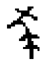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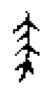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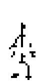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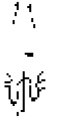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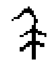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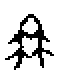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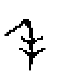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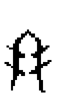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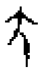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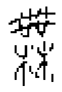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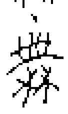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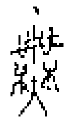
八、隨州市博物館藏品。隨州市西郊擂鼓墩一三號墓出土。出土時未發現銘文，經去鏽處理後，胡部有「用」二字，「用」字鳥書。援長一二．七，內長八．五釐米。拓本見杜著《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圖版肆貳。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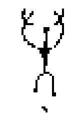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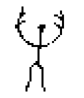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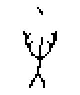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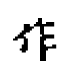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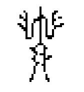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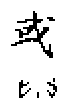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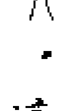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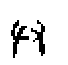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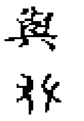
九、現藏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見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二五頁及圖版貳肆．一。又見《集成》一七．一一〇九一。河南汲縣山彪鎮一號墓出土。銘文「玄鑑戈」四字。《集成》名之為「蔡戈（大紀戈）」。「鑑」字似鳥書。另外，內上有一鳥書，似「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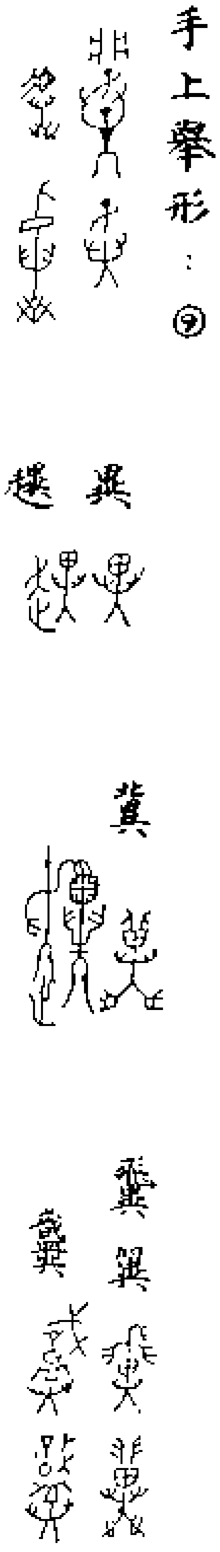
上列一至六件，特點類同，銘文都是六字，四字在援，二字在胡，鳥書多為「玄、之、用」三字，文句格式也相同，時代相近，都為春秋至戰國早期器。後列三件，文辭簡省，然其內容顯然與前面六件有密切關係。諸戈最重要者，就是要識別與究竟是甚麼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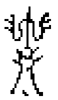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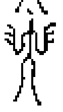
我們先來討論第一個字，這個字過去多傾向釋「蔡」，或改釋無、虞（虡）等。④黃德寬先生已正確的指出，將這個字釋為「蔡」是不對的，此字與「蔡」字形近，都像正立的人形，但並不相同，其中的區別就在於「人」形的胯部。蔡字下部作、，而此字作、，明顯不同，如下舉之列：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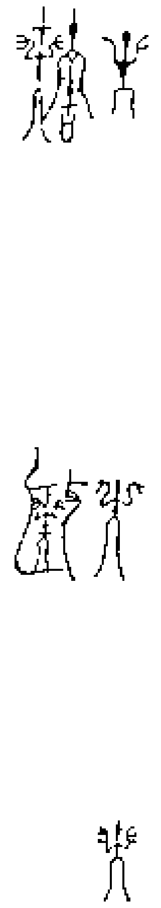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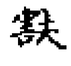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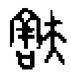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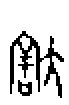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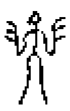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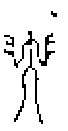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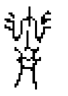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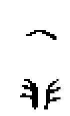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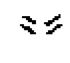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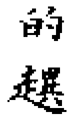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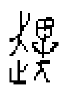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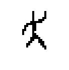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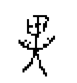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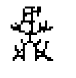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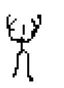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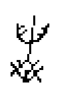
如依郭沫若先生之說，蔡夲即希字，因音近假為殺、蔡、祟等。⑥那麼，金文蔡字作，乃是由、等形譌變，又因取對稱，再變作、，遂與人形「大」相混，但不論其怎麼變，下部的、，絕不作、，或者祇作，這是「蔡」字與我們討論的這個字的根本區別。南方楚系文字的「無」作、、等，⑦就是東周時期的「無」也絕不見作此形者。因此，這個字不可能是蔡或無。此字與金文中的「共（舉）」形近似，⑧但區別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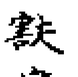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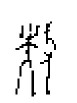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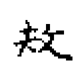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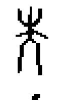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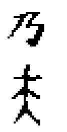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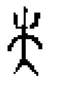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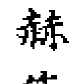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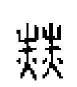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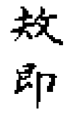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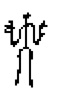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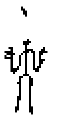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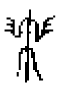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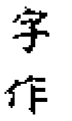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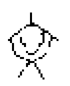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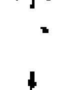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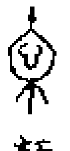
明顯的，共強調的是雙手上舉，作、、等形，而此字作、，雙手向外張，作舉扶狀，並不作或。這種區別就好比與，形似而字別。如下列从共的字，共都是表示雙手上舉形：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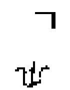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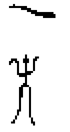


通過比較，我們認為與下列諸形或偏旁是相似的，都是表示手向外張的正立人形：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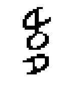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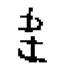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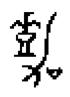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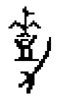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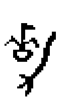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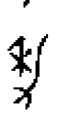
王子午鼎的，王孫誥鐘作、。⑪因此，、、等就是正立的人形「大」或「夫」，祇是有無手（）、足（）之別。這種現象，如同前舉王子午鼎的趩从，而王孫誥鐘作，从。又如，異字作，也作；共字作，也作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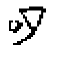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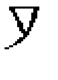
古大、夫本一字之分化，二字每互作不別。如上舉字或从大，「夫差」或作「大差」，曾侯乙編鐘樂律「夫族」或作「大族」等。⑫此字於戈銘應該釋讀為「夫」。前列同類戈銘「」，容先生釋讀為「」，無疑是正確的。夫形作，乃變。如同古璽夫作，漢印夫作、赫作等。⑬即《說文》扶之古文。這也反證我們將、釋為「夫」的正確性。至於江陵馬山出土的那件戈作，中間豎筆貫下，這與像正面人形的「大」字作、或作、類同。⑭

關於「王光逗」戈之，容庚先生疑為「吳」字省口的意見，應該是可信的。⑮這樣省形，在今天看來有不可理解之處，但在當時則不足為奇。如下舉省形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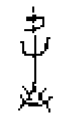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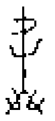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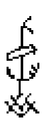
吉　吉　曾伯霖匜　士　伯吉文鼎　士　番君啟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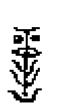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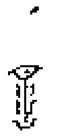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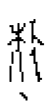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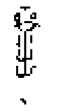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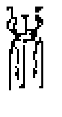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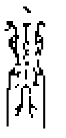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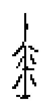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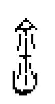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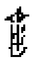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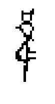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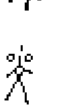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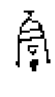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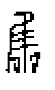
韋　　黃韋俞父盤　　侯馬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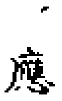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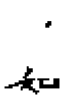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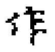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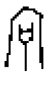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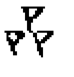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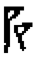
嘉　　侯馬盟書　　　　同上

明　　明刀幣文　　同上　見《古幣文編》一一○頁（原倒書）

「吳王光逗」與「攻𠄡（五）王光⿰𠦝欠（韓）」戈之吳王光韓可能是同一人，即吳王光，是在單名「光」後加一個字「逗」或「韓」。⑯

「公」劍之，與「少虡」劍之。⑰我們認為是形似而字實別的兩個字。前者當釋為虞（从吳省），或者虡、虞。吳君稱王不稱「公」。此劍之主人當是他人。《包山楚簡》三九有「付娶之關敔（吳）公周童耳」。劍銘「虞（吳）公」之地位也可能與「敔（吳）公」相當。

下面，我們再來討論第二個字，這個字，過去有釋商、公、單、鋁、玉等者⑱。諸說之中，以陳夢家先生釋「筥（鋁）」一說為是。其形上部丫為飾筆，○○即呂，為金變。前列「敉鋁戈」中的敉、鋁、用、玄四字，作、、、，不難看出，諸字所从的T均為飾筆。王子午鼎的金作，蘇秦劍作，戈銘形則由此再變。至於呂形在金上，並作吅形，如同唯字或作（《古匋文香錄》二·一），各字或作（中山王鼎），古璽雖字作，也作（《古璽文編》四·三）等。

前列第五件相當於「鋁」的這個字作，應該釋為䀠（瞿）。其餘部分均為裝飾筆劃。䀠形作，如同古璽目作、向作，古幣「參（三）川釿」的品或作、。⑲䀠（瞿），虡屬羣母魚部，呂屬來母魚部，典籍中從虡之字每與从䀠和从呂之字相通，如《莊子·齊物論》「則蘧=然周也」之蘧=，《太平御覽》九四五作瞿。《禮記·月令》「具曲植蘧筐」之

遷，《釋文》「遷，本亦作䈣。」《淮南子·時則》遷作䈣，《老子》五十五章：「攫鳥不搏」。漢帛書乙本攫作據，《左傳·昭公十年》：「而請老于䈣」。《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䈣作劇。因此，「夫明」就是「夫鋁」，至於《商周金文錄遺》五六七「 之用戈」之前兩字，是人名「子明」，還是「夫明」，目前還不敢肯定。

前列七—九件，祇有「鋁」或「夫」，以及「玄、夫」者，則是省稱。

古「夫」與膚、專等字音近可通。如膚與扶、⿵門甫與扶，膚與簠，簠與医、傅與夫，等。㊃所以，戈銘「夫鋁」就是鐘鼎等器銘文習見之「⿰金膚鋁」、「鏄鋁」之類。為鑄器用的金屬原料名稱。夫或⿰金膚、鏄等者表顏色，呂、鋁為金屬原料。至於有稱「黃⿰金膚」、「赤⿰金膚」、「鎬⿰金膚」、「盧」等者，則是假⿰金膚盧為鋁，與表示顏色的膚、⿰金膚、盧字同而義別。這一點，李家浩先生已經指出。㉑戈銘「玄翏夫鋁之用」，意思就是：用玄鏐、⿰金膚鋁這種金屬原料製作的戈。

銅器銘文中出現的金屬名稱，除本文列舉的戈銘外，還有幾種。為便於大家討論，茲將這類材料條述如下：

兵器類：

玄翏	玄翏戈	《鳥書考》圖三三
玄翏	玄翏戈	《鳥書考》圖三四
玄膚（翏？）之用	玄□戈	河南新鄭出土，《中原文物》一九八二年二期
膚用	膚用戈	湖南長沙出土，《集成》一七·一〇九一三
（師？）克氏楚擇其黃鋁（？）鑄……	師克戈	《攈古錄金文》二之一
鐵鏄	鐵鏄戈	《集成》一七·一〇九一七，壽縣出土

郘金良金台盤良兵

□□王之孫嘼仲之子白剌擇其良金自乍其元戈

一邟鐈鋊

吉日壬午乍為元用玄鏐鋪呂朕余名之胃之少虡

樂器類：

乍為余鐘玄鏐鏞鋁

擇氒吉金鉉鏐鏞鋁自乍鈎鑃

擇氒吉金玄鏐膚呂自乍龢鐘

擇其吉金玄鏐鏞呂自乍售鼓

得吉金鎛鋁台鑄龢（和）鐘

擇氒吉金玄鏐赤鏞用盤氒龢鐘

自乍盤其游鐘玄鏐鋯鏞

自乍其御鐘□□吉金元呂

昜夷吉金鈇（鈇）鐈玄鏐鑪（鐈）鋁夷用鈸盤其寶鐘

擇吉金鈇（鈇）鐈鏻（鐈）鋁用鈸盤其寶鎛

禮器類

擇其吉金玄鏐鑪鋁自乍飤盤

擇其吉金黃鏞余用自乍旅匿

克狄淮夷印燮緐湯金衛鐊行

擇之金隹鐈隹盧其金孔吉亦玄亦黃

郘金戈《集成》一七・一一二六二

伯剌戈《集成》一七・一一四〇〇，江蘇出土

仰天湖楚簡《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一輯

少虡劍《錄遺》六〇一

郘黛鐘《三代》一・五四・二—一・五七・二

配兒鈎鑃《考古》一九八三年四期三七二頁

邾公牼鐘《三代》一・四八・二

舒城九里墩鼓座《古文字研究》十四輯三十五頁

儠兒鐘《三代》一・五〇・二

邾公華鐘《三代》一・六二・二

膚叔仲子平鐘《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三期三三三頁

邾太宰鐘《大系》錄二一九、《三代》一・一五・二

叔夷鐘《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八・一一—八・一三

叔夷鎛同右七・五

丁兒鼎蓋《中原文物》一九九二年二期八九頁南陽出土

曾伯霥匿《三代》一〇・二六・一

同右

白公父匿《文物》一九八二年六期八八頁

迺用吉金鐈鎣用自乍盥壺　曾伯陭壺《三代》一二、二六
易女圭鬲一湯鐘一背（肆）鐈鎣百匀（鈞）　多友鼎《人文雜誌》一九八一年四期
迺用吉攸叔乃鐈金用自乍寶殷　曾仲大父蛕殷《文物》一九七三年五期二五頁
擇其吉金玄銑白銑台乍叔姬寺吁宗彝薦鑑　吳王光鑑《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圖版拾伍、叁玖肆拾
擇之金鏷鐈鏷鏞其[illegible]其玄其黃　弭仲匡《鍾鼎款識》一九
之利玄鏐之……　之利殘片《文物》一九六一年十期二三—二四頁
居趣啟曰君舍余三鏞馘貫余一斧才錫貫余一斧
差貫余一斧赶舍余一斧余鑄此廞兒　居殷《攈古錄金文》二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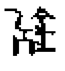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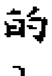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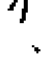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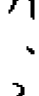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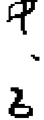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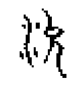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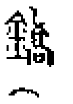
根據上述材料，鑄器所用金屬原料名稱有：玄翏（鏐）、翏金、翏、鋁、夫鋁、鏞鋁（膚呂）、鏞鋁、鏄鋁、鉼鋁、黃鏞、赤鏞、鈎鏞、膚、元呂、黃鎦、夫、鐵鏄、鐈、鈇鐈、鐈鎣、吉攸、叔乃、鑐金、玄銑、白銑、鏷鐈、鏷鏞，以及鍚、斧等三十來種。除去表示顏色、礦鏷，以及重複者外，還有表示原料質地的名稱鏐（翏）、鋁（呂、鏞、膚、鑪）、鍚、鐈（喬）、鎣（攸）、鐵、叔乃、鑐金等幾種。末尾兩種，目前還無法討論。那麼，剩下的祇有鏐、鋁、錫、鐵、鐈、鎣等六種。

我國古代鑄造青銅器的原料，根據冶金學界對商周青銅器金屬合金成份的分析，主要祇有三種，即銅、錫和鉛，而以銅、錫兩種原料為主，至於有的還含有微量的鋅或鐵者，祇是上述原料的雜質，不是人工有意加入的，㉒那麼，上述所列名稱，究竟哪些是銅、哪些是錫、哪些是鉛呢？學術界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見。岑仲勉、黃盛璋先生在條列諸家之說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個人的新看法，尤其是黃盛璋先生的論述更詳。黃先生的研究結論大致如下：㉓

「以論證除鐵、銑為錫、鉛外，鏐、鏞、鋁（盧）、鐈皆為銅與錫、鉛混合金鏷，主要

> 成份皆為銅，但錫、鉛混合之比例不一樣，因而反映之顏色不同，名稱亦異，至於混合比例與名稱之關係及其具體區別，因無實物測驗，無法考明，但有一點可以推斷者，即：如屬單用鑄器，祇能是已經初步混合之青銅原料，如屬混合兩種以上，其中一種可能為紅銅，或紅銅成份大，另一種必含有錫、鉛成份。一般混合，皆為兩種，叔夷鐘多至三種，是僅一例外。」

黃先生的研究成果，雖不是定論，但極富啟發性，讀者可以參考。但是，我們經過比較分析，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此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所謂弭仲医的「銑」字，字形有疑問，因此銘是翻刻或摹刻，左旁有缺劃，根據現存的字形，就與金文中的、、、（《金文編》六一四頁）、（沇兒鐘）等不同，而與鐈字作（曾伯陭壺）形類同。「鏷鐈鏷鏞，其□其玄其黃」，與白公父医「隹鐈隹盧，其金孔吉，亦玄亦黃」文句亦相似。因此，弭仲医的「銑」應改釋為「鐈」，所謂的銑即鉛，及銑即鋁（錫）之說，就失去了字形的依據。

鑄器原料名稱出現頻率最高的是「玄鏐夫鋁（或鏞鋁、黃鏞等）」，即鏐和鋁兩種，經化驗結果表明，銅器金屬成份有銅、錫、鉛三種，而以銅、錫兩種原料為主。曾伯霥医銘文中出現有「黃鏞」和「錫」兩種名稱，據此可以推斷，「黃鏞」或「鋁」等就絕不是「錫」，而祇能是「銅」，那麼，「玄鏐」或「翏」就可以推定是「錫」，叔夷鐘「鈇鎬、玄鏐、錛鋁」並稱，則「鐈」又可以推定為鉛。因錫與鉛顏色相近，先民每=混而言之，單稱鏐或鐈者，有的也包含有鉛或錫。多友鼎所賜「鐈鋚百勻（鈞）」，應是兩種金屬名。[illegible]「鐈鋚」連稱，又見於曾伯陭壺，「鋚」指的應該是「銅」。至於「鐵鏄」戈二字，我們同意「鐵」指「錫」，但「鏄」則應是「鏞」，即鋁，指銅。按照這樣推斷，金文中出現的金屬原料名

就可以歸納如下：

礦石、原料　銑（鑛）　鏷（經提煉之金屬塊）
銅料　鋁（呂、膚、鏞、鑪、鎛等）鋚（攸）
錫料　鍚（錫）鑞　玄鏐（翏）
鉛料　鐈（鈇鐈）

以此來檢閱金文中出現的不同稱謂，就容易理解了。當然，上述推論，有的前人已有論述，不同的看法，還需要進一步論證。

「銑」蓋「礦」之異體。㉙《說文》礦字或从光作絖，可證。《說文》礦即今之礦，「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穬。」陳夢家先生認為「玄銑」指銅，「白銑」指錫，郭沫若先生認為「玄銑當指鉛，白銑當指錫。」㉚黃盛璋先生同意陳說，根據銅器銘文所記金屬原料名稱的習慣，我們認為，「玄銑」可能相當於「玄鏐」，指「錫」，而「白銑」相當於「鎛鋁」，指銅。孫詒讓在《古籀拾遺》中對「鏷」有較詳論述，鏷即鑄器之原材料，也就是從礦石中提煉出來的待以鑄器選用的金屬材料。所謂鑄器選擇之「吉金」，就是指選用上好的銅鏷、錫鏷和鉛鏷，按不同器物所需之比例加以配製。

呂或鋁為銅料，這一點，唐蘭、燕耘等先生已有詳論。㉛鋁或作膚、鏞、鑪、鎛、鐂等者，為音近假借。鋁或鏞等的前一字，是來示銅鏷的不同色澤。其中，「鎬（鐥）」為黃赤色，「錛（賁）」為黃白色，鏞（黸）為黑色。《說文》「鋚，鐵也。一曰轡首銅。」商周鑄銅器不用鐵，銘文中的鑄器原料名「鋚」，應是指銅。古从攸聲之字多有「黑色」之義。如《說文》「黛，青黑繒發白色也」，「虪，黑虎也。」銅鋚當是一種黑色銅。

曾伯霥匿「金道錫行」的錫字从目作鍚。這是目前金文中僅見的金屬名稱的「錫」字。

而鑄造青銅器必需用錫，銘文原料名稱的「錫」無疑被另外的名稱所代替。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鑯鏄」戈的鑯是指錫。如《玉篇》「鑯，錫鑯也。」但金文也僅此一見，「錫」一定還有別稱。我們認為「玄鏐」是指錫，除前面的推論外，還有下述方面的考慮。《說文》「鏐，弩眉也。一曰黃金之美者。」《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書·禹貢》鄭本「厥貢鏐鐵銀鏤砮磬」。《漢書·地理志》韋昭注鏐為「紫磨金」。過去多據上述認鏐為銅。其實，鏐字非指一義。岑仲勉先生就認為鏐不是銅而是鉛。我們認為，銅器銘文中表示金屬名稱的「鏐」，應讀如鐐或鑯。《集韻·蕭韻》嶚：「《廣雅》嶚嶚高也，或作嵺。亦書作嶛、寥。」鐐：「《說文》白金也。或从翏。」作鏐，是鏐鐐相通之證。《說文》「錫，銀鉛之間也。」銀為白色，鉛為青白色，玄為黑色，「玄鏐」之色正相當於「銀鉛之間」。《集韻》鏐同鐐，訓「白色」，應有根據。另外，既然鐐字或作鏐，而鐐字可讀如鑯，鑯為錫。《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鉤獠者之所得獲。」《漢書·司馬相如傳》、《文選·上林賦》獠作獵。《爾雅·釋天》：「宵田為獠。」《詩·魏風·伐檀》鄭箋引獠作獵。是鐐、鑯可通之證。鏐、鐐、鑯諸字雙聲，因此，銘文原料名「玄鏐」，可讀為「玄鐐」或「玄鑯」，為錫料之別稱。至於有的銅器僅有「玄鏐」，則是省稱。鑄器必用銅，人所共知，強調的是「錫」。

《說文》「鐈，似鼎而長足，从金，喬聲。」這是鼎名，與我們討論的銅料名無關。古喬與高音同可通。如橋與槁、鎬與橋、蒿與矯等。⑳而从高之字多有青白二色之義。如《爾雅·釋草》「蒿菣」，郭注：「今人呼青蒿。」《孟子·滕文公》：「皜〻乎不可尚已。」趙注：「皜〻，甚白也。」因此，鐈當讀如鎬，義為青白之「鉛」。《說文》「鉛，青金也」。銅器銘文或衹有「鐈」而無「鏐」者，當色含有錫，這是因鉛、錫色近而混同的原因。如《文

記．屈原賈生傳》：「鉛刀為銛」。《索隱》：鉛者，「錫也」。朱芳圃認為鐈即錫，也是從「高」有青白色之義方面考慮的。㉘儘管如此，但鐈與鏐畢竟是兩個字，原來的意思是不同的。此所謂混言則同，並稱則異。叔夷鐘稱「鐈」為「鈇鐈」。鈇字作鈇，所从之「夫」似「矢」，故或釋鈇。其實，夫內一橫應是飾筆，如同乁（人）字或作仐．千（侯馬盟書伐作伐．古璽信作倍等），吳字作⿺夨口（吳王光鑑）或作⿺夨口（吳季子之子還劍）等。鈇字在此當假為鎛，即鑪，為黑色。鉛本青色，此為黑色稱「鈇鐈」，可能是著意表示鉛色較深。《玉篇》稱鉛為「黑錫也」，正與「鈇鐈」義同。另外，青、黑二色較近，混言當不別。

化驗結果表明，其有較高殺傷力的青銅武器，主要是銅和錫兩種原料，祇含有少量的鉛，或無鉛。如淅川下寺銅戈（M2:89），銅佔78.59%，錫佔14.62%，鉛佔1.93%。銅劍（M11:19），銅佔78.14%，錫佔21.43%，鉛佔1.15%。㉚測定者認為，含鉛量「低於2%，不是有意加入」，而應「視為雜質」。又如，色山M2的劍形矛，銅佔82.597%，錫佔17.402%，而無鉛。化驗報告者認為：「色山戰國青銅合金的技術水平還是較高的。尤其是劍形矛M2:386，含錫量較多，又不含鉛，具有較高的強度和硬度，因而其殺傷力也較大。」這是因為「錫在銅合金中可起到加強金屬基體的作用。在一定成份範圍內，含錫量增加時，合金強度、硬度都會相應提高」㉛我們在前面列舉的銅戈，多數為「玄鏐夫鋁」，而不見「鐈」，正表明其鑄造較術已達到較高的程度。同時也證明將「玄鏐夫鋁」解釋為錫和銅，應當是可信的。

至於我們討論的「玄鏐夫鋁之用」這類銘文銅戈的國別，目前還沒有確切的證據。根據其文字特點，尤其是鳥書風格，可判定其為南方吳越之器，而以越器的可能性更大。

一九九〇年二月初稿、一九九〇年十月修正、一九九三年七月改定

註釋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十七冊，中華書局影印，一九九二年四月。

②傅天佑《越器「無顓」戈銘文考釋》，《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一期。

③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一一二頁有介紹，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④容庚釋蔡，見《鳥書考》，《中山大學學報》一九六四年一期。傅天佑釋無，見注②。黃德寬《蔡侯產劍銘文補釋及其它》釋虞，安徽《文物研究》第二期，一九八六年。李家浩釋虞，《古文字研究》十七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攻五王光韓劍與虞王光趄戈》。黃盛璋或寫作虞，或寫作非，見《古文字研究》十五輯二五九頁，《[illegible]（揵）齋（齊）及其和兵器鑄造關係新考》。

⑤蔡形：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三六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夫」形見文中前舉之例。

⑥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一「蔡」下引諸家之說。

⑦可參見拙作《楚系文字略論》，《華夏考古》一九九〇年三期。

⑧于省吾《釋㠱》，《考古》一九七九年四期。

⑨見注⑤《金文編》，舉見一〇二二頁，巽見一六五頁，冀見五七九頁，龔、巽見七六〇頁，虞見三三四頁，選見八一頁，龔見二八八頁。

⑩第一形見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四．一二．五，第二形即「越王太子□（記）矛」，見上海博物館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二卷三四九頁，第三形見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二．三二鐘銘，第四、五兩形，見王子午鼎，拓本見《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二卷四一〇頁，及《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一一七｜一二四頁。

⑪王孫誥鐘拓片，見河南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一四三｜一七三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摹本見《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二九三頁。

⑫吳王夫差劍之「夫差」作「大差」，大鼎「善夫」作「善大」，曾侯乙編鐘下層一組二號反面右鼓「夫族」作「大族」，見《音樂研究》一九八一年一期圖五、圖九，又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⑬見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〇七三二（夫），《漢印文字徵》一〇．一四（夫）、一〇．一一（赫）。又可參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二一八頁內、官、攸、狐等例，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

⑭見《金文編》六三八頁。

⑮見注④容庚文。

⑯見注④李家浩文。

⑰少虞劍又稱吉日壬午劍，見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六〇二。

⑱李孝定疑商，見《金文詁林附錄》最後一字。黃德寬疑為「公」的變形，見注④。傅天佑認為是蠶的象形字，从單聲，與顫通，見注②。黃盛璋或寫作「五」，見注⑭。陳夢家釋鋁（鋁），見《海外中國銅器圖錄》第一集上五八、五九頁，一九三六年。

⑲見《古璽文編》八一頁（一目）、四五六頁（向），張頷《古幣文編》二二四頁，加八之例，還可參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二三一—二三二頁，前面所舉戈銘「安」字，除「8」形外，其餘為裝飾，也是一例。參《金文編》二六九頁。

⑳可參見高亨《古字通假會典》八七四、八七九等頁，齊魯書社，一九八九年。另，《廣韻．虞韻》「膚，皮膚也。又美也，傳也。」「肤，同上。」

㉑見注④李家浩文，補注④又可參見吳來明《「六齊」商周青銅器化學成份及其演變的研究》，《文物》一九八六年十一期、一九八七年七期。

㉒可參見華覺明等著《中國冶金史論集．商周青銅容器合金成份的考察》，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㉓岑仲勉《兩周文史論叢．周鑄青銅器所用金屬之種類及名稱》，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黃盛璋文見注⑭。

㉔可參見張亞初《談多友鼎銘文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二年三期。

㉕《說文》「礦」之古文作「卝」。《類篇》「礦」字重文作砒，古陶文作釥，見高明、葛英會編著《古陶文字徵》二五一頁。《古文四聲韻．梗韻》錄《唐韻》「鑛」作（釥）．釥、砒等當為礦（鑛）之古文。

㉖見《金文詁林》一四．七六六八「銚」條下。

㉗唐蘭《殷墟文字記．釋丁》，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燕耘《商代卜辭中的冶鑄史料》，《考古》一九七三年五期。

㉘可參見注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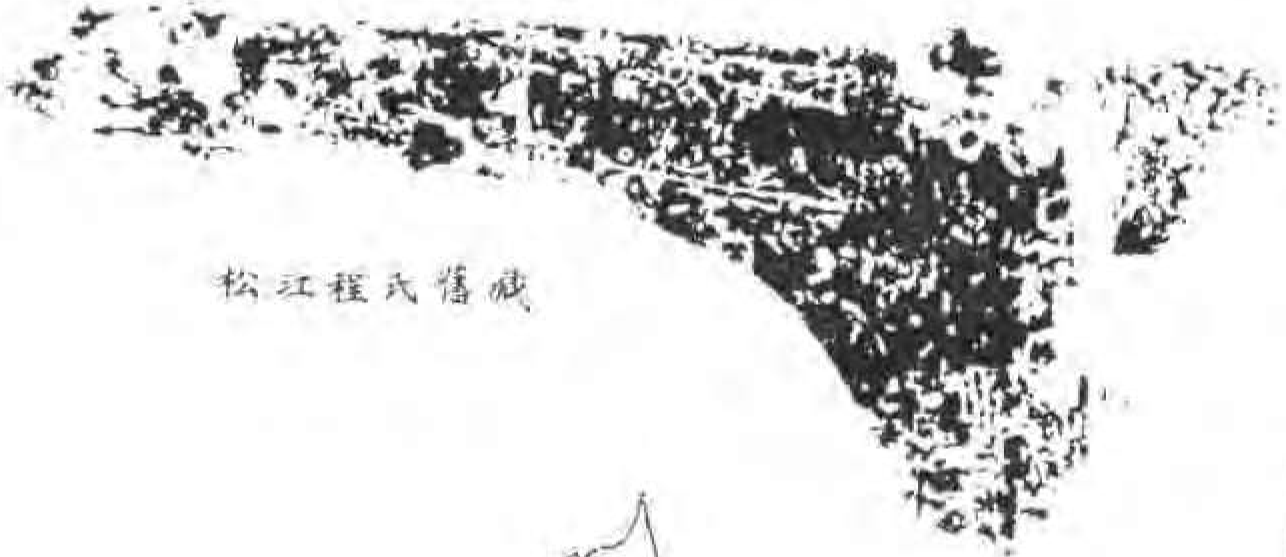
㉙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釋「鐈」條，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

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三九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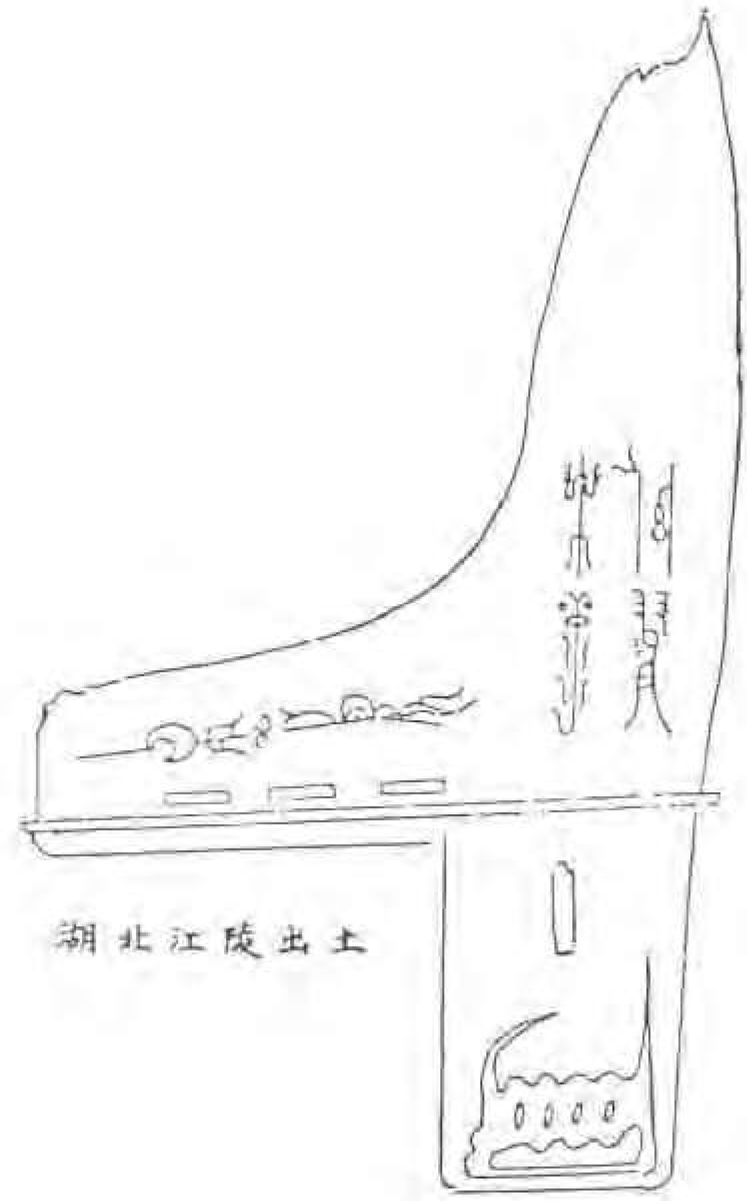
㉛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上冊四二九、四一八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補注：陳世輝先生於一九八八年十月提交古文字研究會討論的論文《對青銅器銘文中幾種金屬名稱的淺見》，認為青銅器銘文中的「鏞」即相當于後世的「鏷」字，而「銚」字的含義與「鏞」字相當，等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拙文抄正後，發現漏引陳先生之說，故補記於此，讀者可查詢陳先生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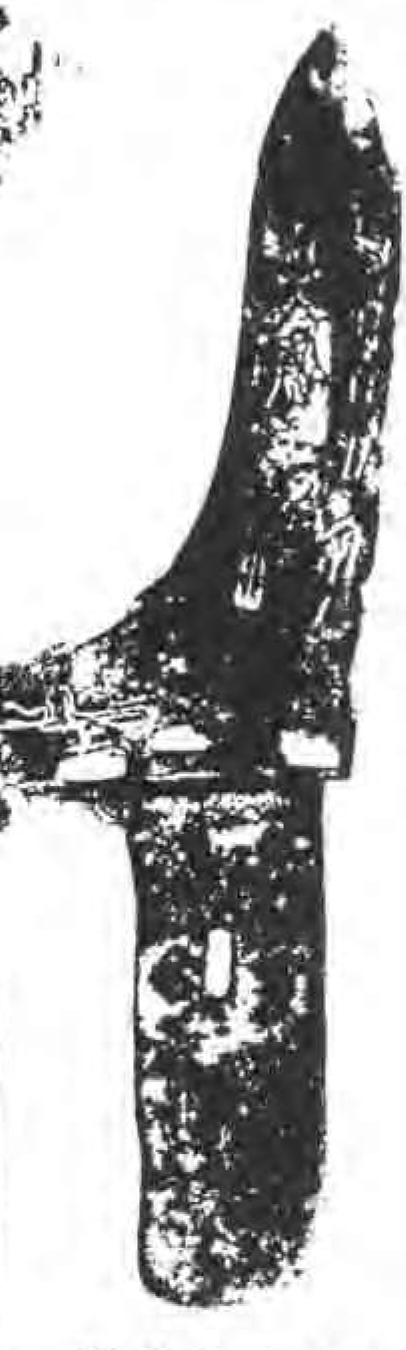
（原載臺北《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三卷第一期，一九九五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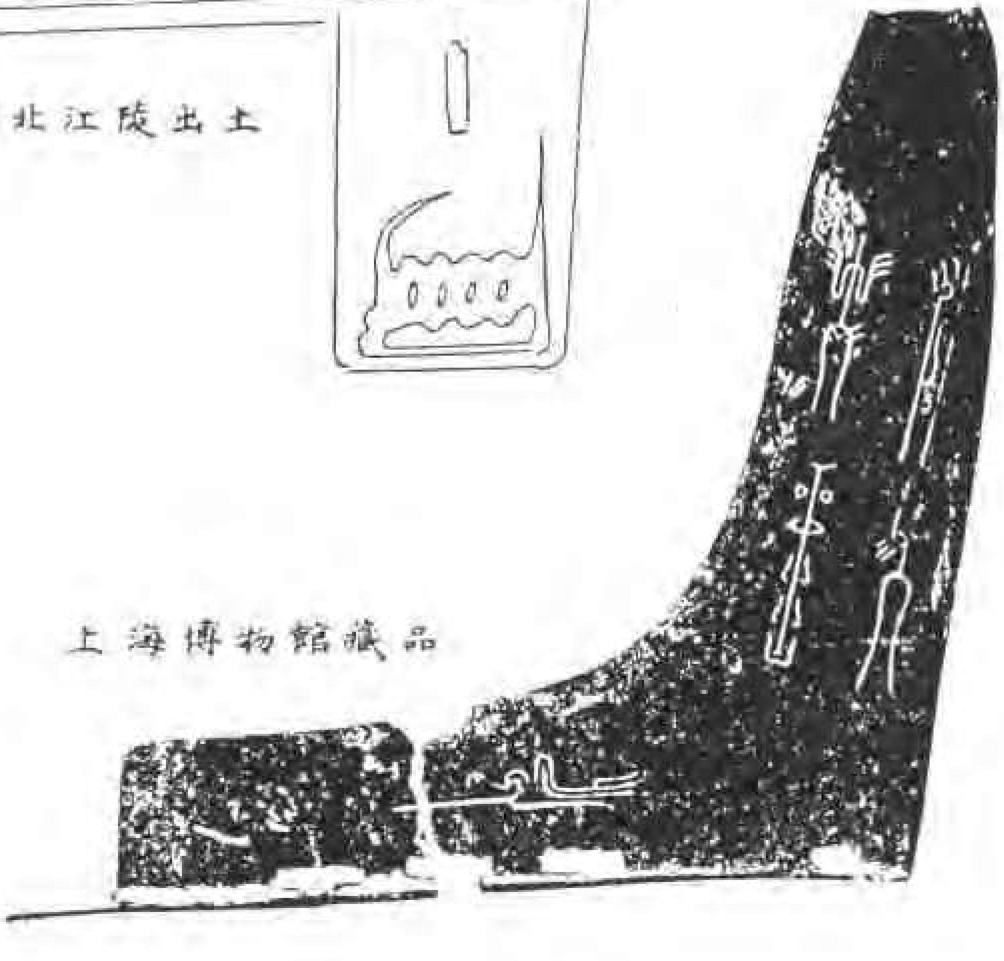
松江程氏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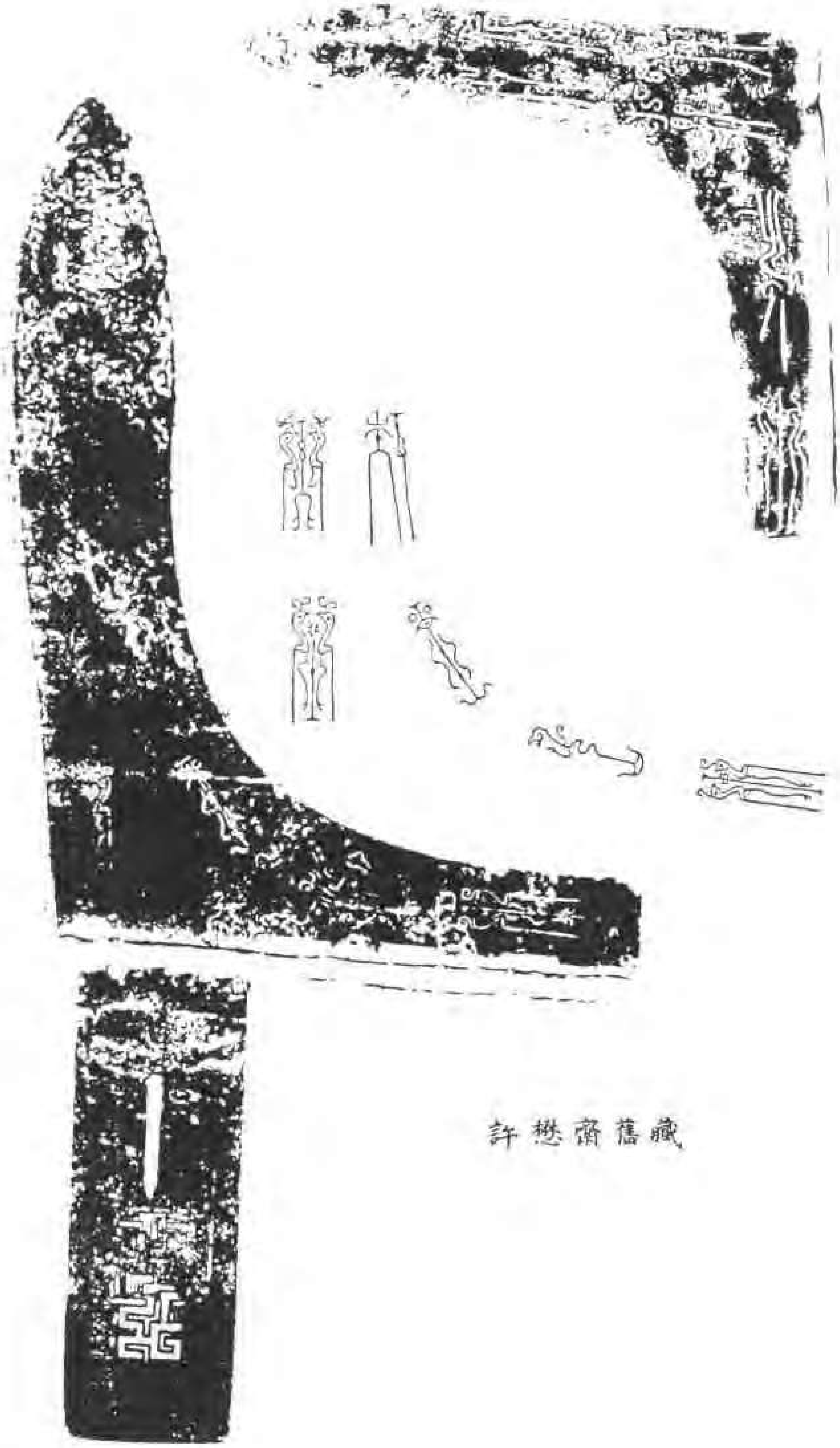
湖北江陵出土



湖南長沙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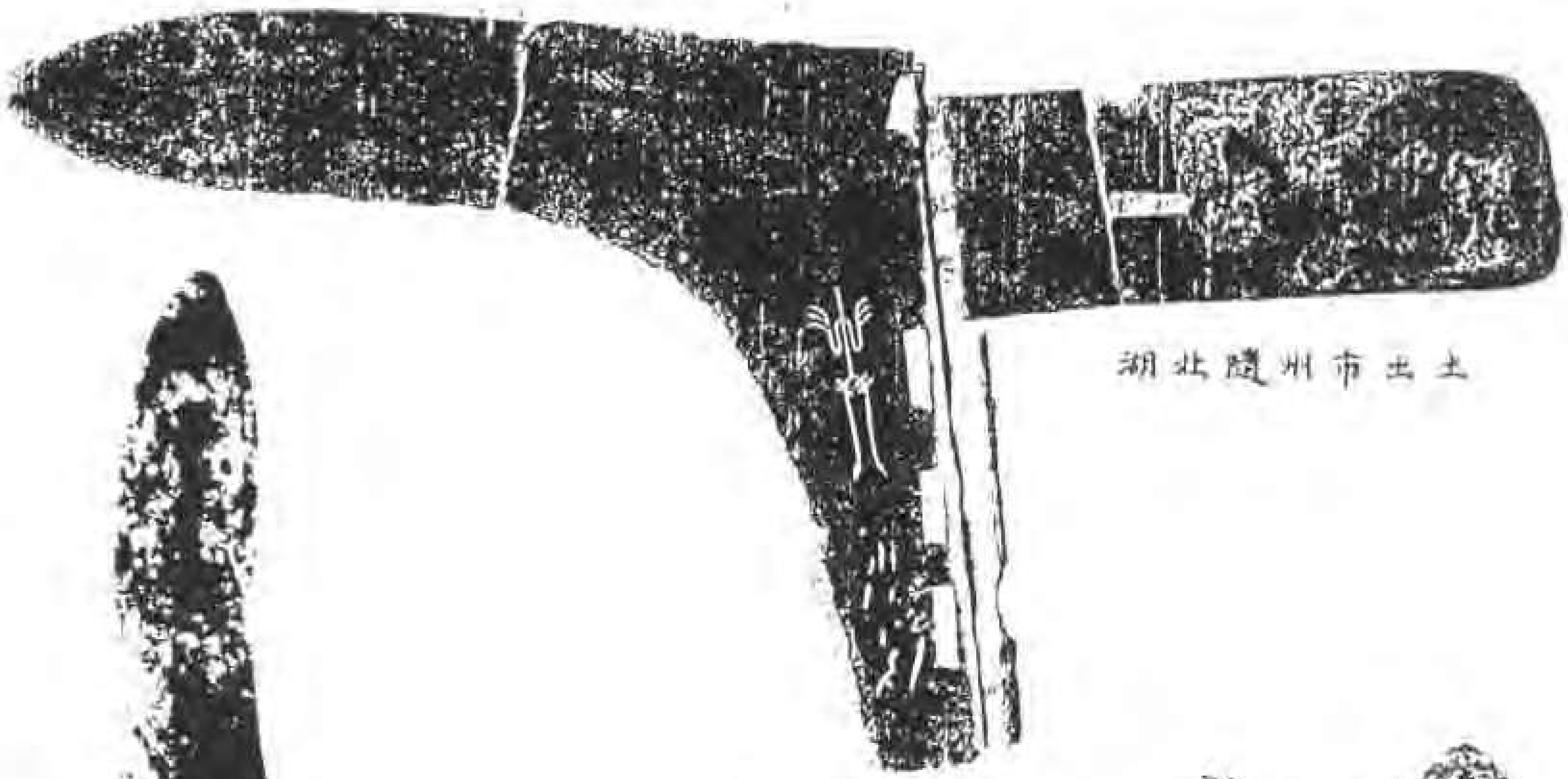


上海博物館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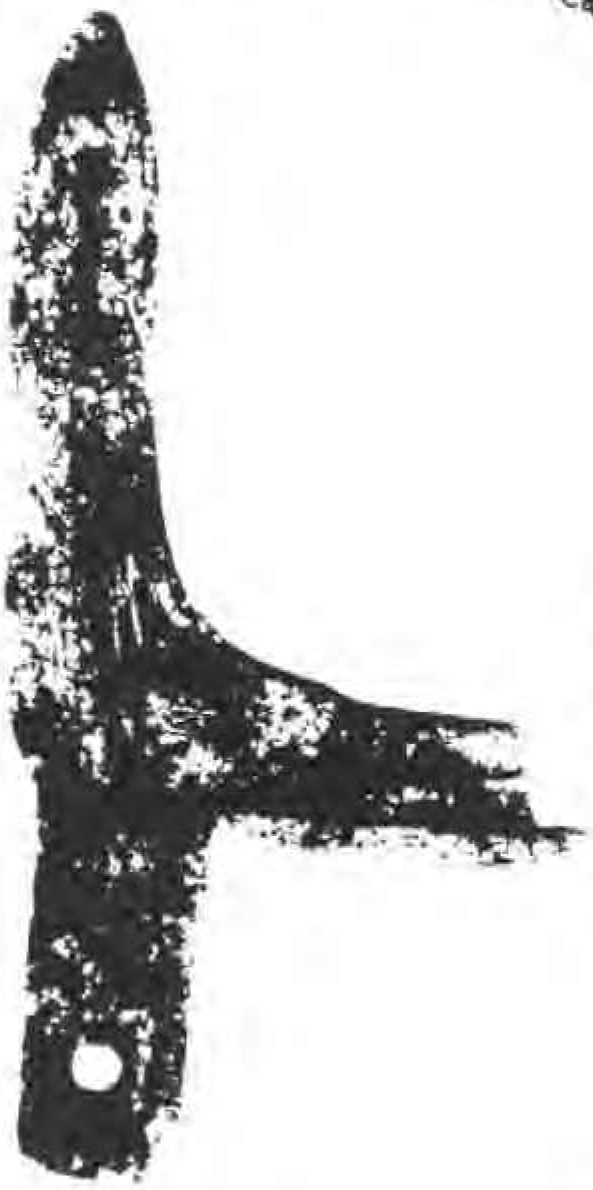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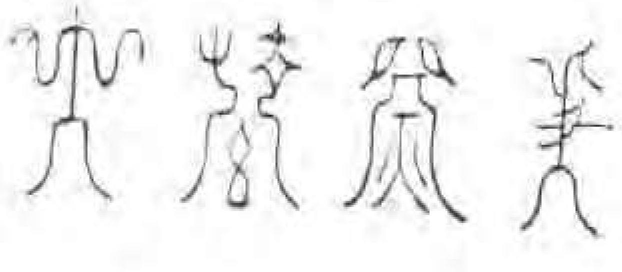
許懋齋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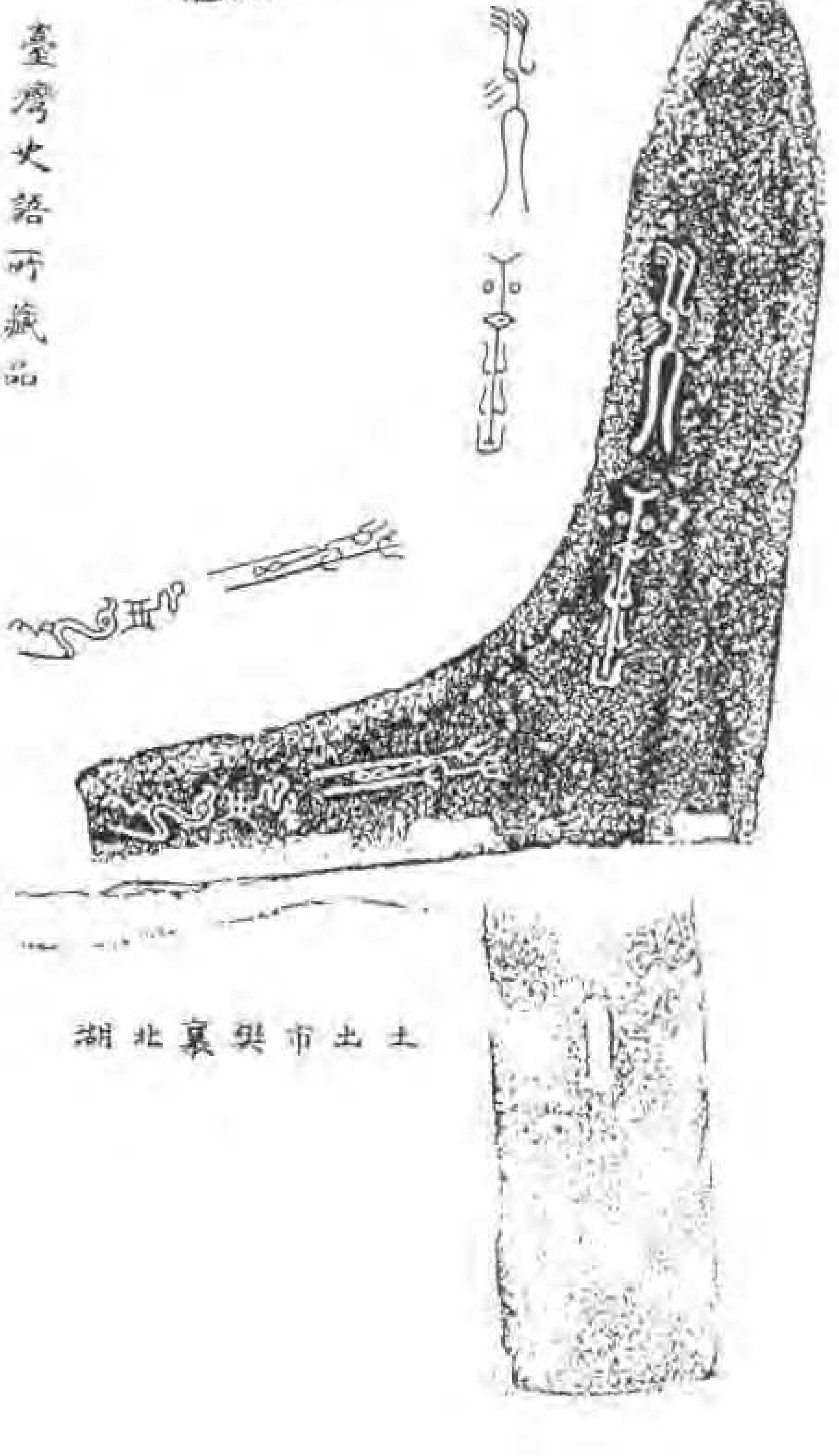
湖北隨州市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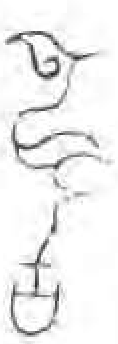
臺灣史語所藏品



《集成》11091.1



湖北襄樊市出土



11091.2

鄭臧公之孫鼎銘文考釋

一九八八年，湖北襄樊市博物館在襄樊北郊團山發掘了一批東周墓塟，一共十七座，詳見本期報導），其中一號、四號墓出有帶銘文的銅器。一號墓的器物組合為鼎、簠、盤、匜、句，無陶器。兩鼎兩缶都有大致類似的銘文。兩鼎的形狀、大小完全一樣。鼎蓋銘比鼎腹銘衹多一「于」字（第四行），即蓋卌七字，腹卌六字。兩缶形狀也一樣，銘文類同，衹是比照鼎銘，均有脫字，并與鼎銘內容有些區別。遺憾的是，缶銘字迹較淺，磨損較重，有些字已看不太清楚，我們在報告中參照鼎銘作了釋文。本文衹是對比較清晰的鼎銘分除進行考釋。這次出土的銅器銘文，不僅有的文字尚屬首見，而且內容也比較新穎，對於古文、古文字的研究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鼎銘釋文（依鼎蓋，六行，行八字，末行七字）：

佳正六月吉日佳己
余奠臧公之孫，余刺
之疚子慮，作鑄鬻彝，
以為父母。其遲于下
都曰：「烏虖，哀哉！刺弔（叔）
刺夫人，萬世用之。」

一、佳正六月吉日佳己

此乃金文紀年套語。意思是：某年六月最吉利的日子是己日，選擇此日作器。但此句有

兩點需要說明：

一是「隹正某月」。這種句式，又見於應侯見工鐘、鼄平設、陳侯因資敦、寡兒鼎、余義鐘、子璋鐘等。月份前冠以「正」字，應與鄀公敄人鐘和設銘「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之「鄀正」義同，是指作器者所屬之國的曆法，如同「隹鄧九月初吉」（鄧公設）、「隹鄀八月初吉癸未」（鄀公平侯鼎）等。上舉諸例，多屬南方楚系銅器，說明這些國家多有自己的曆法。

二是「吉日隹乙」。這種稱謂，與「吉日壬午」（吉日壬午劍）、「吉日丁亥」（越王鐘）、「吉日在庚」（郐諮尹鉦）、「吉日初庚」（吳王光鑒）、「厥日隹乙」（史喜鼎）等句義類同。稱「吉日」者，多為春秋戰國器。①古以干支記日，但也有不少僅稱天干者，除上舉之例外，還如「隹正五月初吉孟庚」（蔡侯紐鐘）②、「擇厥吉日丁」（盜叔壺）等。③

二、余奠臧公之孫

余，自身代詞「我」，金文習見。奠即鄭，國名，金文多不从邑。如鄭同媿鼎、鄭伯筍父鬲等。《說文》：「鄭，京兆縣，周厲王子友所封。从邑，奠聲。宗周之滅，鄭徙潧之上，今新鄭是也。」公元前三七五年，鄭為韓所滅。「鄭臧公」為鄭國之君是沒有疑問的。可是，他是鄭國的哪一位君主則需認真考慮。開始，僅據銘文，我們認為這裡的「鄭臧公」即鄭莊公，因為有很多證據可以說明臧、莊可通。鄭莊公在位時間為公元前七四三至前七○○年，屬春秋早期，其孫輩當在春秋早期晚段或中期前段。因此，這應是一組有年代可考的斷代標準器。可是，考慮到這組器物的特徵，就感覺到時代上有差距。這組銅器，與同地山灣所出之第二、三期器（M33、M14、M23，屬春秋晚期）、④壽縣蔡侯墓器、⑤及河南潢川所出蔡國銅器等相似。所飾交體龍紋（或稱蟠虺、蟠螭紋），絢紋，也是春秋晚期流行的紋飾，因此，這組器物如

以考古類型學分析，祇能斷在春秋晚期，不能早到春秋早期晚段或中期前段。也就是說，銘文的「鄭臧公」可能就不是鄭莊公。我們也曾考慮「鄭臧公之孫」的「孫」是否可以理解為廣義的「孫」，然銅器銘文中類似的稱謂多指三代之內，而且本銘之「余鄭臧公之孫，余剌之疚子」，世系交待甚明，廣義之「孫」的理解似乎也不大可能。由此，我們纔考慮到這位「鄭臧公」必定是春秋中晚期鄭國的某公。

根據《史記．鄭世家》，銘文中的鄭臧公，除鄭莊公外，最有可能的就是鄭襄公。「臧」古音屬精母陽部，「襄」屬心母陽部，二字不僅韻部相同，而且聲母同屬齒頭音。《詩經．野有蔓草》之臧就與瀼、揚等叶韻。另，臧古與藏，葬音義相通。如《說文新附》：「藏，匿也。臣鉉等按：《漢書》通用臧字，从艸後人所加。」《說文》：「葬，藏也。」《易．繫辭下》：「葬之中野」，《漢書．劉向傳》引葬作臧，《後漢書．趙咨傳》引葬作臧。古「葬事」亦稱「襄事」。如《左傳．定公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⑦宋胡繼宗《書言故事．塋類》謂葬曰「襄事」。《宋史．元絳傳》：「絳過都，留，提舉太一宮，入謁曰：『臣疾憊，子弱，倘一旦不幸，則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曰：『朕為卿辦襄，雖子何加』。」「辦襄」即辦理喪塋之事。可見，這個意思一直流傳到宋。又，古塋、喪音義相通，喪與相通，而从襄的穰、穀也通相。如《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代之」。《吳越春秋．王僚傳》三喪作葬。《詩．板》：「喪亂蔑資」。《說苑．政理》引喪作相。《禮記．祭法》：「相近于坎壇」。《通典．禮十五》引相作穰。《古文四聲韻．陽韻》錄《古老子》相作穀。凡此，均為襄、臧音義相近可通之證。鄭襄公在位時間是從公元前六〇四至前五八七年，為春秋中期晚段，其孫輩應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為春秋晚期前段。如此考釋不誤，正與此器的時代吻合。此組銅器比壽縣蔡侯墓要早，應是春秋晚期前段的標準器。

「余鄭臧公之孫」，如同「余畢公之孫」（郘鐘）、「余迭斯于之孫」（余義鐘）等。

三、余剌之疾子慮

銘文作柬，即剌字。剌字省刀，金文首見。其形與屭羌鐘、者沪鐘、中山王鼎等「剌」字類同。金文剌字多假為烈、列。此為人名，乃鄭襄公之子。「疾」字从疒从文，金文首見，字書未見。此字从疒，文聲，在此應該為「文」。《周書．立政》：「繼自今，文子文孫」，《孔傳》：「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蔡沈《書集傳》：「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謂為「守文之子孫」。周秉鈞《尚書易解》引黃式三說：「文，善也。見《禮記．樂記》注。善子善孫，猶言賢子賢孫也。」鼎銘之「疾子」，當與上舉之「文子」義同，即「守文之子」或善子、賢子，亦與沇兒鐘之「悉（叔）子」義近。「慮」為作器者，是剌之「子」，如同遷邟鐘銘云：「舍王之孫尋楚猷之子遷邟，擇厥吉金，作鑄龢鐘。」⑧「慮」讀作吾，屬下讀，意也可通。不過，我們傾向於前者。

四、作鑄⿱析鼎彝

彝字，鼎銘从彳，缶銘从辵，與曾姬無卹壺（从彳）和王子午鼎（从辵）類同。金文中稱尊彝、⿱析鼎彝者習見，乃禮器之共名。一號墓隨葬的銅禮器為鼎、簠、缶、盤、匜、勺。

五、以為父母

《說文》：「以，用也。」「父母」應指慮之父母，與郜遣毀「用追孝于其父母」之「父母」義同，而與哀成叔鼎「少去母父」指「父母之邦」義別。⑨有趣的是，本銘為「父母」作鑄的「⿱析鼎彝」而是用於「萬世用之」的「剌叔、剌夫人」，那麼，慮與剌究竟是什麼關係呢？詳後「剌叔、剌夫人」條。

六、其⿺辶尾于下都

其，句首助詞。第二字原篆作从辵，从尾，从水，金文首見。此字的釋讀有三種可能：一是視「水」為水省，則此字應該釋為尿或溺；二是視「水」為尿點，則此字應釋為從；三是視「水」為小，同少，則此字應釋為沙。根據兩鼎腹、蓋諸處銘文的比較，我們認為後一種可能性大。金文中「彤沙」之沙，又有⿸尸小（逆鐘）、⿸尸小（師毀毀）等形。郭沫若先生認為⿸尸小「即沙綏字之本字也，其字从尾，沙省聲。」⑨《汗簡》錄《義雲章》沙形與此相同，是證郭老釋沙綏不誤。⑩此字在此借為「獻」。古沙、獻音近可通（獻有兩讀：一讀古屬曉母元部，一讀古屬心母歌部；沙古屬生母歌部），《儀禮·大射儀》：「兩壺獻酒」，鄭注：「獻讀為沙。」《禮記·明堂位》：「周獻豆。」孔穎達疏：「獻音娑。」《周禮·春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注：「獻讀為摩莎之莎。」《禮記·郊特牲》：「汁獻涚于醆酒」，鄭注：「獻當讀為莎。」缶銘此字上从虍，下部不清，疑為虞，即獻字。

「下都」也有兩種可能：一是下對上而言，表示方位，如同上蔡、下蔡、上鄀、下鄀、上鄀、下鄀等，那麼，「下都」就是對「上都」而言。《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初封于鄭」。《索隱》：「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云『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為鄭耳。至秦之縣鄭，蓋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縣之。」《史記會注考證》：「鄭，西周畿內邑，今陝西華州鄭縣故城是，後徙號鄶之間，今河南鄭縣是。」「下鄶」可能就是今之河南新鄭之「鄭韓故城」相對於今之陝西華縣「鄭縣故城」（暫依舊說）而言的，二是將「下都」理解為洛陽的「下都」，周初都鎬京時，營建洛邑為東都，又建成周為下都，把殷王朝的遺民移置於此，至周敬王時遷都於此，即今河南洛陽舊城。⑫鄭始封之君桓公友本

周厲王少子，鄭與周有這種特殊關係，鄭君死後塋於「下都」洛陽也是可能的。「其沙于下都」，就是將禮器獻祭于「下都」的「剌叔、剌夫人」。

七、剌叔剌夫人

這裡的叔、夫人也令人費解。根據本銘，前面所說的「父母」應該就是指剌叔、剌夫人。但為何稱其「父母」為叔、夫人呢？我們以為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虜」非「剌」之親生子，可能是養子或義子，㊸而最有可能的則是剌之兄長之子，即剌之兄長早逝，其子由剌之夫婦撫養成人。虜稱其養父養母為「叔、夫人」就不奇怪了。《爾雅．釋親》：「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父之弟妻曰叔母。」㊹

史書中未見襄公之子名「剌」者，以音求之，剌當是睔。睔為襄公之子，悼公之弟。悼公繼承襄公僅兩年即卒，由其弟睔繼位為成公。《漢書．古今人表》作鄭成公綸。不論是睔還是綸，二字均从侖聲，古音屬來母文部。「剌」屬來母月部。二字不僅雙聲，韻亦可通轉。如从侖的惀與从列（金文剌多假為烈、列）的冽均與戾通（烈、戾均屬來母月部）。《說文》：「惀，讀若戾艸。」或从戾作悷。《易．井．九五》：「井冽寒泉食。」漢帛書本冽作戾。《楚辭．九辯》：「心繚悷而有哀。」《考異》：「悷一作㤠。」《古文四聲韻》錄王庶子碑論作柬，即假剌為論。王庶子碑之「論」據本銘不僅來源有據，而且是柬、剌可與睔或綸相通的最好例證。剌與論通，典籍論又每與綸通。㊺因此，本銘「剌」可能就是成公睔（綸），其在位時間為公元前五八四年至前五七一年。虜有可能就是悼公濆之子。至於此器為何埋葬在襄陽北郊原鄧國範圍內，存在多種可能性，目前暫且還難以論定。

八、萬世用之

此乃金文套語，同「萬年永寶用」、「萬年永用享」、「萬年用」等。金文中又有「萬

年世子=孫=其永寶用」（師晨鼎）、「萬年世孫子永寶」（伯作蔡姬尊）等語。鼎銘「世」字从人，有可能是一種組合體，表示「萬年世用之」。金文中「萬年」又作「萬人」，如黿乎毀、甫人觥等。

此器的形態、紋飾、字體風格及銘文內容等，都表明這是一組春秋晚期前段的標準器。「鄭臧公」、「疾子」、「下都」等，首見於金文，可與典籍相互印證。「剌」字省刀，「世」字从人，「沙」字从辵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字材料。如考「鄭臧公」為鄭襄公、考「剌」為成公綸不誤，則更增加了此器的史料價值。因此，這是研究有關歷史問題和考釋某些古文字的重要依據，也是一組難得的、價值頗高的珍品。我們在此發表的初步意見，僅供大家研究時參考。

另外，四號墓出土的一件帶銘文的銅戈（見本期報告圖一四），應釋為「翏（鏐）鋁玄用」。有關問題，詳見另文。⑯

注釋

① 劉雨：《金文「初吉」辨析》，《文物》一九八二年十一期。

②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圖版肆陸、伍肆。

③ 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縣劉家崖發現古代青銅器》，《考古》一九八二年二期。吳振武：《湖北隨縣劉家崖、尚店東周青銅器銘文補釋》，《考古》一九八二年六期。

④ 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二期。陳振裕、楊權喜：《襄陽山灣五座楚墓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一期

⑤ 同②。

⑥ 信陽地區文管會、潢川縣文化館：《河南潢川縣發現黃國和蔡國銅器》，《文物》一九八〇年一期；趙新來：《潢川縣出土蔡國銅器補正》，《文物》一九八一年十一期；另外，鼎的演變，可參見高崇文《東周楚式鼎形態分析》，《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一期。

⑦如依杜預注「襄，成也」，亦可與「臧」義通。如《左傳》宣公十二年云：「執事順成曰臧」。又，襄與良通。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良孺。」《索隱》：「鄒誕本作公襄儒。」良、臧《說文》均訓「善也」。

⑧江蘇省丹徒考古隊：《江蘇丹徒北山頂春秋墓發掘報告》，載《東南文化》一九八八年三—四期合刊。又見《文物》一九八九年四期五二—五三頁。

⑨趙振華：《哀成叔鼎的銘文與年代》，《文物》一九八一年七期；張政烺《哀成叔鼎釋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

⑩郭沫若：《金文餘釋之餘·釋孷》，又見其著《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⑪黃錫全：《利用〈汗簡〉考釋古文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

⑫參見《資治通鑒》四《周紀》「西州之地」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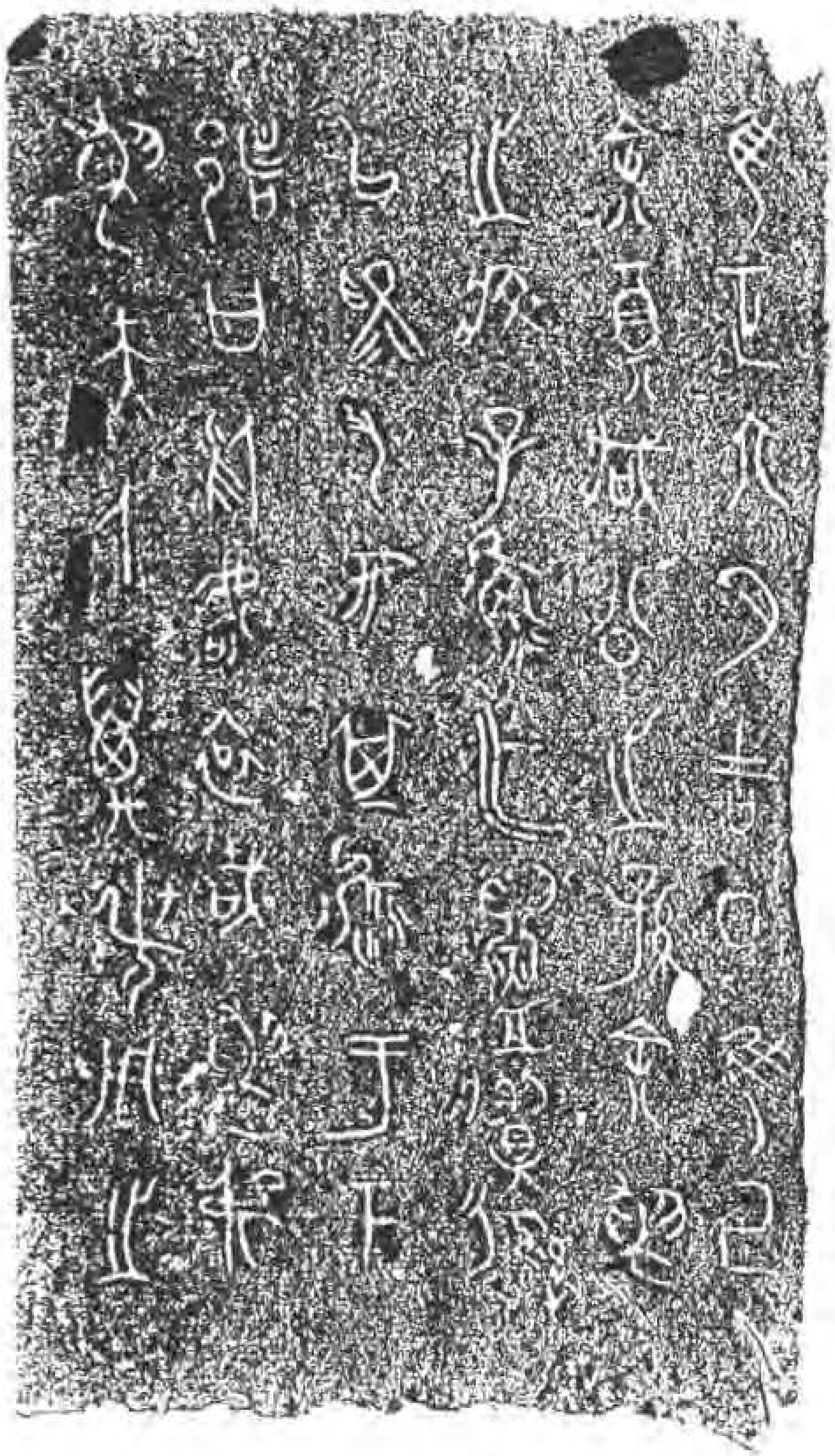
⑬春秋時代的「養子」之例，可參見《文物》一九八五年七期十二頁唐嘉弘文。《後漢書·順帝紀》：「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唐陸廣微《吳地記》：「（餘杭山）有夫差義子墳十八所。」是古有「義子」、「養子」之例證。

⑭至於「夫人」之稱，當時稱己母及他人之母可以稱「夫人」。如《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夫人請之，吾舍之矣。」是晉襄公稱其母為「夫人」。《戰國策·韓策二》：「聞足下以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粗糲之費。」是嚴遂稱聶政的母親為「夫人」。又，諸侯的妻稱「夫人」。《禮記·曲禮下》：「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韓非子·外儲》右上：「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穀梁傳》隱公二年：「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清翟灝《通俗編》云：「古所云家夫人、尊夫人皆其母也，今但以稱人妻。」如此之類，不論「剌夫人」的身份如何，廬稱「剌叔、剌夫人」是可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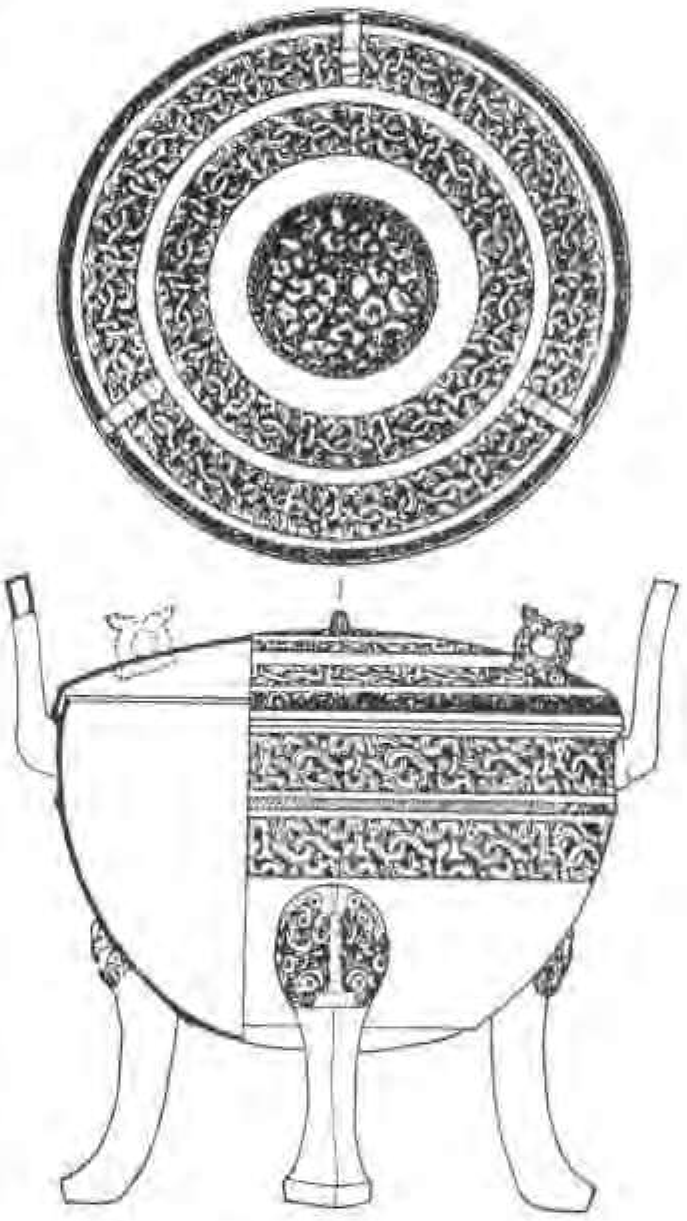
⑮論與綸通之例，如《禮記·樂記》：「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史記·樂書》論作綸。《禮記·中庸》：「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釋文》綸作論，云：「本又作論。」《易·屯·象傳》：「君子以經綸。」《釋文》綸作論，云：「本亦作綸。」《集解》作論。

⑯黃錫全：《「夫鋁」戈銘新考》，一九九〇年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次年會論文。

（原載《考古》一九九一年九期，與李祖才合作）



鄭臧公之孫鼎蓋銘文



鄭臧公之孫鼎（M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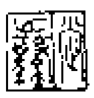
古文字考釋數則

這篇短文，是筆者在跟隨思泊先生學習古文字期間，按照先生的要求所做的部分心得筆記。

思泊先生生前對我們的學習不僅耐心指導，而且從嚴要求，除親自給我們上課、答疑、批改文章外，還要求我們要注重原始材料的積累和學習方法的訓練，經常撰寫學習心得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使我們獲益良多。如果說我們在古文字研究方面還有一些進步的話，這是與先生的親切教誨和嚴格要求分不開的，現整理發表一部分心得筆記，以表達對先師思泊教授的悼念之情。

一、釋鑿

古璽中有下揭一印：


《彙編》三六六六

《彙編》釋文為「口亡口」。第一字與第三字缺釋。《文編》分別列入附錄八一與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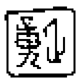
今按，丁佛言在《說文古籀補補》中將第一字釋為「⿱尚止」，認為「字从止从尚省」。堂字从尚聲，中山王墓兆域圖省作坣，《說文》古文作坣，知釋「⿱尚止」為「⿱尚止」不誤。羅福頤先生所著《漢印文字徵》中錄有「⿱尚止弘之印」，「⿱尚止」作堂，从「尚」不省。第三字的右邊偏旁[illegible]即殳訛。趞曹鼎殳作[illegible]，殳季良父壺作[illegible]，禹鼎殷則作[illegible]，殺毀簋毀作[illegible]，《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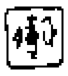
古文役作伇。偏旁攴與殳在古文字中每可互作。如鄂君舟節攻作攻，車節作攻；伯戻父盤：字作鎜，《說文》古文作鎜；古璽坙作陞（《彙編》二五七八），也作陞（《彙編》二五七九）。左上囟形，我們認為就是糸形省變，與系同。如，蔡姞殷韓作韓，古璽作韓（《彙編》〇四九六），《說文》或體作縛；齊鎛翰作翰，古璽作翰（《彙編》〇四九八）。糸省變作囟，類似縮字作縮（蔡姞殷）、縮（癲鐘），也省从〇作縮（牆盤）。囟中「ㄨ」形當是飾筆，猶如甲骨文中的文字作文（後二、一四、一三）、或作文（乙六八二一反）、文（後二、五、六），壺字作壺（存一二三九）、壺（乙二九二四），也作壺（庫四七五背）、壺（後二、二八、一二）、壺（庫二〇三）。中山王器中的方壺夕作夕，圓壺亡作亡，大鼎桒作桒等，所从之の、一、=均為飾筆。左下秊即李，如散盤執作執，古璽李作李（《彙編》〇三九三）。因此，這個字應該隸定作「鑿」。又，古文字中从皿从金每不別。如盤字作盤（虢季子白盤），也作鎜（伯戻父盤）；盨字作盨（鄭義羌父盨），也作盨（叔姞盨）；匜字作匜（叔上匜），也作鉇（史頌匜）等。「鑿」應是「盭」字別體，與癲鐘盭、秦公鐘盭同字，《說文》正篆變从血。《說文》：「盭，弼戾也。从弦省，从盩。讀若戾。」璽文「𣥺亡鑿」，應釋為「𣥺亡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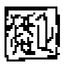
古無𣥺姓。《說文》：「𣥺，距也，从止，尚聲。」段玉裁注：「今音丑庚切，古音堂，今俗語亦如堂。」《考工記》『維角𣥺之』，大鄭曰『𣥺，讀如牚距之牚。』『牚距』即『牚距』字之變體。『車𣥺』，《急就篇》、《釋名》作『車棠』，《說文》金部作『車樘』」。因此𣥺可通堂或棠。古有堂姓，如《韓詩外傳》：「堂衣若和孔子之門」。古又有棠姓，如《左襄二十七年傳》：齊大夫「棠無咎」。璽文「𣥺亡鑿」，可讀如「堂亡盭」，或者「棠亡盭」（𣥺也可通掌，古有掌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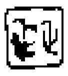
二、釋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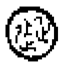
古璽裡有一個寫作乏、乏等形的字，見于《彙編》中的下列諸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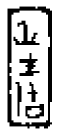
(1)

3173

(2)

3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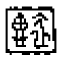
(3)

3175

(4)

3176

(5)

3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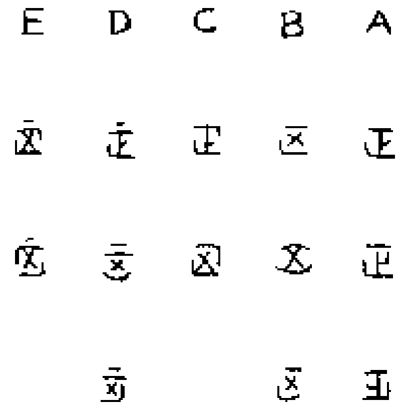
(6)

3178

又有一個从宀从乏的字：

(7)

3500

《文編》一併列入附錄六七。

今按，古璽中與上舉乏字形體最接近的就是正字，根據《文編》二、九，我們把古璽中正字的形體大致歸納為下列幾種：



從這幾種形體我們可以看出，它們與乏字形近，但並不同形。C形的上一筆作「𠃍」，向前折筆而下，而乏字上筆向後傾斜，與C形正好相反。中山王壺乏作乏，兆域圖作乏，①上一筆均斜劃，與正字均直劃平書（如兆域圖正作正，金沱飾人名正）有別，《說文》引「《春秋傳》曰：反正為乏」之說顯然是不足據的。因此，我們認為上揭諸乏字應該就是「乏」，「定」字應隸定為「定」。②《彙編》三八五四「公孫定」，第三字缺釋，《文編》列入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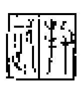
錄八九，根據我們的分析，應該釋「定」。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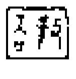
今本《說文》法（灋）字古文作㝎，《汗簡》錄石經也作㝎，从宀从正（《說文》正字古文作𤴓），很令人費解。我們認為《說文》古文、石經古文的㝎就是古璽的㝎，祇是由於乏、正形近易混，後來誤乏為正，又變从古文𤴓，遂成㝎形。法乏同屬脣音葉部字。《說文》、石經古文應是假定為法。④因此，古璽的乏、定均應讀為法。

古有法姓。如《後漢書．法雄傳》：「齊襄王法章之後」。上揭第一方印「乏章」，應讀為「法章」，很可能就是齊襄王法章（在位BC283——BC265見《史記．六國年表》）之印。其它應分別讀為：(2)乏（法）腹（？） (3)乏（法）痣 (4)乏（法）口 (5)乏（法）止（上） (6)乏（法）生居 (7)乏（法）思

三、釋抆

古璽有𢻸字，《文編》列入攴部釋為抆，《彙編》列入「姓名私璽」類。兩方印文如下：


（《彙編》3120）


（《彙編》3121）

《彙編》釋為「抆武」、「抆悉」。古無抆姓，抆應該假為什麼字，還值得進一步追究。

今按，𢻸字从攴从手。手形作𠂿，如同師酉殷捧作𢪋，拍敦蓋拍作𢪋，古璽扎作𢪋（《彙編》一三四九）。《說文》古文手作𠂿等，釋𢻸為抆不誤。三體石經《君奭》收字古文作𢻸，與𢻸字形體相合，應是一字。孫海波以為「《說文》收从丩得聲，此从手，未詳也」。⑤《玉篇》「抆，匹角切，打也」，與擈撲同。《說文》：「收，捕也。」收抆義近，石經應是假抆為收。《玉篇》又有扎字，「書由切，古收字，聚也。」《汗簡》手部錄裴光遠《集綴》

收作𢪄．扌字从手从廾．與《說文》收字从廾从攴形異．當是因攴手義近可以互作之故．如同扶字，古璽作枎．⑥《說文》古文作𢱉．

古既不見扙姓，也無收姓．考扙與扑音近義同（《玉篇》「扑，普卜切，打也」，與「扙」也訓「打」同）。扑扑古通（詳《經籍纂詁》）．古璽之扙當假為扑．古有扑姓。《萬姓統譜》：「扑，《姓纂》云『巴郡羽音，竇酋亡姓之後』」《魏志》：「建安二十年巴夷王扑胡舉巴夷來附」。因此，上揭兩方印文「扙武」、「扙态」，當讀為「扑武」、「扑态」．

又，古璽有一𢻫字（《彙編》三七〇二），《文編》列入附錄五一。按此字右形當是攴字譌體，與前舉二璽之𢻫同字，也應釋扙．「扙賈信鉨」，應讀「扑賈信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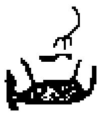
四、釋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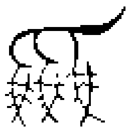
中山侯鉞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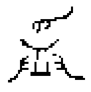
天子建邦中山侯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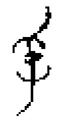
作茲軍鉎（斧）以敬厥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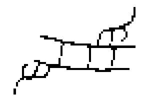
舊釋第八字為「惟」，⑦或疑為「忻」。⑧筆者細審原形，認為釋惟、釋忻均與字形不類。忍字下部从心是沒有問題的，但上部不是隹或斤．中山王器中隹作𨾊（大鼎）、𨾊（圓壺）；从斤之折作𣂔（大鼎），訢作𧨝（圓壺），所作𣂰（方壺）、𣂰（東庫方壺）等，與忍形不同．古文字中从倒手之字有作下列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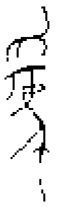

父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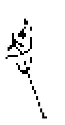

[illegible]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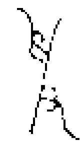

子𢍏父癸鼎


貞簋


受父乙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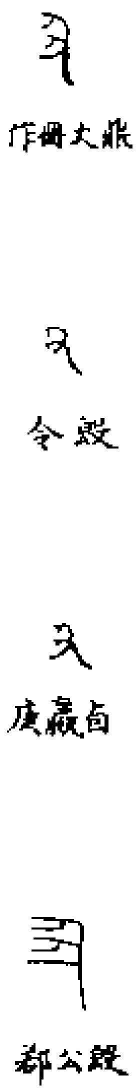

吉日壬午劍


中山王方壺


卣文

鉞銘帀世字所从之帀與上舉諸字所从之帀，特別是中山王壺受字所从之帀形酷似，秖不過鉞銘手肘處彎曲弧度略大而已，考慮到鉞銘帀世字所从之帀中還有一小劃，我們認為帀即倒叉形。

叉从二小劃，古文字借為干支「丑」字，作：



《說文》將叉叉分為二字。鉞銘此字从一小劃，應是叉，可以隸定為忎。忎即忮字，忮字見于《玉篇》，初訝切，音杈，不修也。因此忎應是从心叉聲的形聲字。⑨

忎（忮）無疑是中山侯之名，為中山國尚未稱王之君。史書中不見有中山侯之名的記載，這件銅鉞的出土，對于研究中山國的有關問題是很重要的。

五、釋絅

善夫克鼎銘文

易女井家𠛱田于䟼

易女井遣𠛱人𦔻易女井人奔于量

第五字，各家釋讀不一。方濬益釋為𠛱，以為「从勹从累，是纍之古文，與匍匐字同意。」⑩吳大澂以為是「古緶字」。⑪柯昌濟隸作㔁，「疑古緶字」。⑫高田宗周釋為纏。⑬郭沫若隸定作𠛱，以為「井、𠛱、遣均國族名。」⑭李孝定認為「郭氏隸定較洽字形」。⑮

今按，攷釋這個字的關鍵是要判明偏旁甬。从形體結構分析，這個偏旁既不是田，也不是甬、更，我們認為是「庚」字。庚字古作甬（前七、二、三）、甬（粹六〇〇）、甬（庚嬴卣）、甬（克鐘），也作甬（父庚卣）、甬（女庚爵）、省作甬（子父庚觶）、甬（庚姬鬲）、甬

（子父庚爵）等，上部填實與不填實不別。冃即冃省，「冉」即再形省一，與再字省形相同。庚下从糸，庚上从冂即宀，如甬字作甬（盂鼎），寅字作寅（牆盤）等，這個字應該隸定作⿰糸⿵冂庚，當是从糸⿵冂庚聲的形聲字。字書不見⿰糸⿵冂庚或⿰糸庚，考庚更二字同屬見母陽部，音同可通，如典籍中的庚每訓更。《禮記．月令》：「其日庚辛。」注：「庚之言更也。」《史記．孝文本紀》：「大橫庚庚。」《索引》：「庚庚猶更更。」《列子．黃帝》：「心庚言是非。」注：「庚當作更。」鄂君啟節諸「庚」字，均應讀為「更」。⑯因此，⿰糸⿵冂庚或⿰糸庚可通綆。《說文》：「綆，汲井綆也，从糸更聲。」段玉裁注：「汲者，引水於井也。綆者，汲水索也。何以盛水則有缶，缶部曰『罋，汲缾也』是也。何以引缾而上則有綆，春秋傳『具綆缶』是也。」⿰糸⿵冂庚當是綆之本字，从冂从糸會意（象人俯身以糸索汲水），庚聲。綆又與繘同。如《說文》：「繘，綆也。」《方言五》：「繘，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綆，或謂之絡，關西謂之繘。」《急就篇》：「繘，汲索也。」

⿰糸⿵冂庚應是地名或國族名。王國維說：「克器出于寶雞縣南之渭水南岸，殆克之所都，其地南臨散氏，蓋古之井地也。」⑰銘文中「⿰糸⿵冂庚」「井」連舉，「⿰糸⿵冂庚」地當離「井」地不遠。

六、釋⿰舟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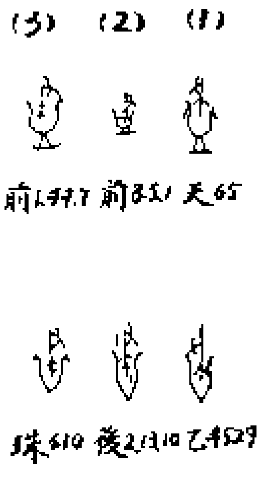
虘（[illegible]）伯⿰舟聿鼎的「⿰舟聿」字作⿰舟聿，《金文編》列入附錄下二九，李孝定認為「文似从舟从聿，字不可識。」⑱

今按，李先生認為此字「从舟从聿」是正確的，但⿰舟聿字應該如何釋讀，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為了能正確的釋讀這個字，首先要弄清與此字有關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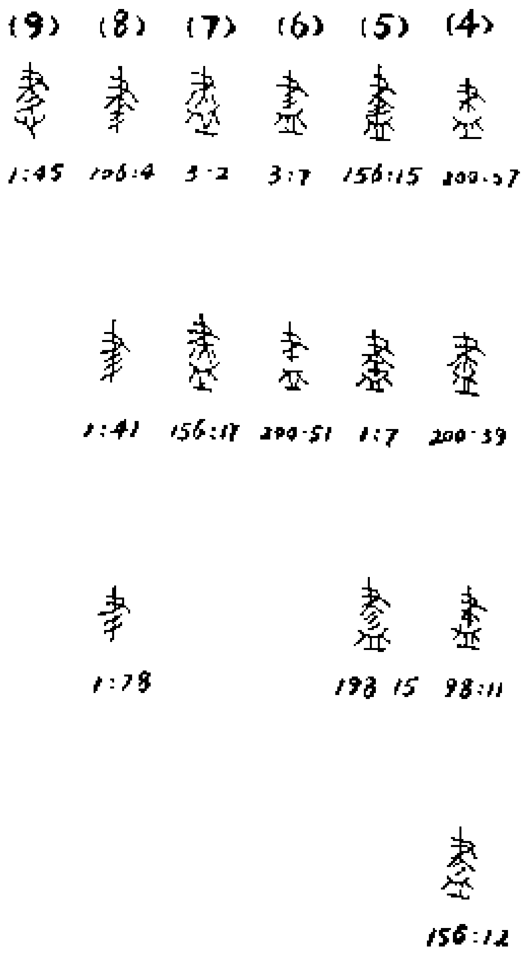
孳生盨津字作⿱津皿，⑲《說文》津字古文作𦨖，「从舟从淮」。段玉裁於𦨖下注云：「按

當是从舟从水，進省聲。」《說文》璡：「从玉進聲，讀若津。」中山王墓兆域圖「⿰彳⿱聿止退」，上一字即《說文》之⿺辶聿，諸家讀為「進」。⑳ 這說明从進與从𦘒之字音近可通。《古文四聲韻》錄崔希裕《纂詁》津作⿰舟隹、⿺辶⿰舟隹、⿰舟聿，又錄王存乂《切韻》作⿰舟隹、⿰舟帇，均當是津字古體或別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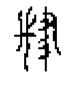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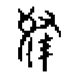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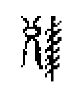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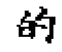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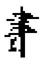
又，古文字中从𦘒之字有的原本从聿作。如盡字，甲骨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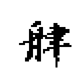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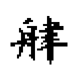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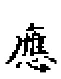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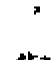

(1)
天65
乙4529
(2)
前8.5.1
後2.13.10
(3)
前1.44.7
珠610

从聿从皿。侯馬盟書中的盡字則作下列諸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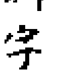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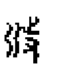

(4)
200:57
200:39
98:11
156:12
(5)
156:15
1:7
198:15
(6)
3:7
200:51
(7)
3:2
156:17
(8)
106:4
1:41
1:78
(9)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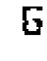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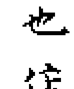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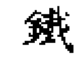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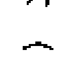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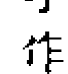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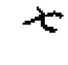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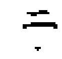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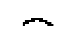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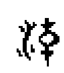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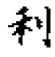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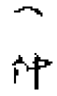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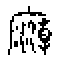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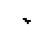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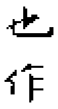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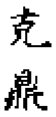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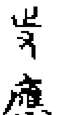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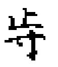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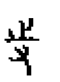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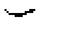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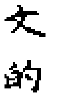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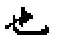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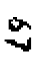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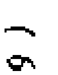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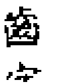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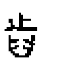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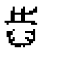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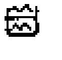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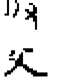
第(4)形與第(1)(2)形沒有什麼大的區別。第(8)形的𦘕可能就是《說文》的𦘕，讀為津，假為盡。因此第(5)形應該是从皿、𦘒聲之字，可能就是《說文》之盡。第(7)形當是从皿从㶳（《說文》：「𦘒，火之餘木也，从火，聿聲。」俗作燼），即《說文》之盡。第(6)形可能是(5)形之省。由此，我們認為古盡字除从聿从皿會意外，㉑「聿」也可能是聲；祇因後來文字不斷分化，聿字下加飾筆彡，變為从聿與从𦘒二形。聿字古屬脂部，𦘒屬真部，脂真對轉。聿通𦘒，類

似曾侯乙墓鐘磬樂律名「姑洗」之「洗」作（中層一組三號反①）、（中層三組一號反①）、（下層一組一號反①）等。裘錫圭、李家浩先生認為「『肄』字應从先聲，可以與『洗』相通。『聿』當即『津』字所从得聲的『』的省體。『先』屬文部，『』屬真部，二部古音相近。……『肂』應即肂（當是肄）字異體。『肂』與『洗』古音微文對轉，可以通假。」㉒

根據以上的分析，則鼎銘的「」當是从舟聿聲的形聲字，與崔希裕《纂詁》「」同字。舟水義近，「」應是「津」字古體，與當是一字之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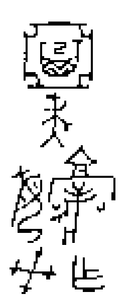
七、釋洔

金文中有一字（孟父毀），《金文編》列入附錄下十二。李孝定認為「字不可識，其左旁所从，不可辨認，即隸定亦不易也。」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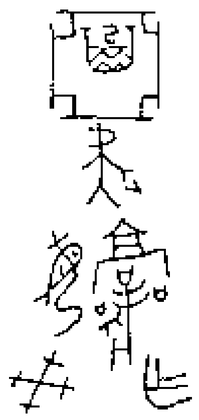
今按，此字左邊偏旁氵應是水。如：洹字作（前六、六〇、三）、也作（珠三九三），水字作（鐵九九四）、也作（乙八六九七），汝字作（京津二〇〇七）、（拾九二）、也作（林二、二〇、一三）、（乙八八一六），淖字作（十年陳侯午錞）、 （鄘伯馭毀）、也作（利毀）、（仲殷父毀），廟字作（師酉毀）、（盠方彝），也作（吳方彝）、（克鼎），等等。右邊偏旁應隸定作，實寺字。寺本从止作（沃伯寺毀）、（吳王光鑑），从又、止聲。止、止音同，作為聲符可以相通。如甲骨文的也作（詳後文），侯馬盟書此字作（67:2）、也作（67:6），古璽字作（《彙編》二二三九）、（《彙編》〇九一二），从止，漢印多作，从止。㉔从水从寺，當即洔字或體。《說文》：「洔，水暫益且止未減也，从水寺聲。」因此，「孟父」即「孟洔父」。

八、釋高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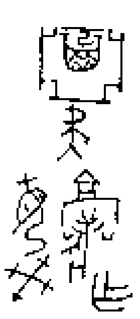
思泊先生所著《商周金文錄遺》中有一組內容相同的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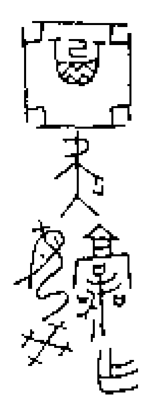
65 鼎



262·2 卣



201 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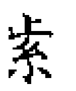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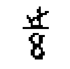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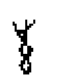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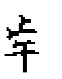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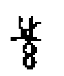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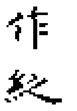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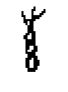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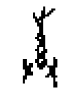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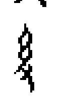
288 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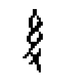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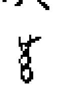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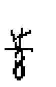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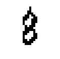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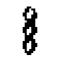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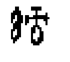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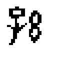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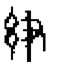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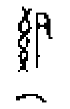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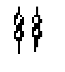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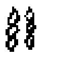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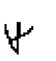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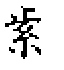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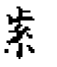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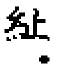
「亞夫」下第一字，思泊先生釋為耄，而《金文編》列入附錄下二〇，李孝定認為「从高，下似从喪，字不可識。」[illegible]因此，有必要對此字作進一步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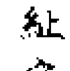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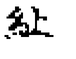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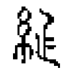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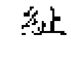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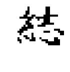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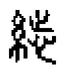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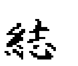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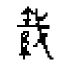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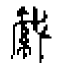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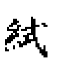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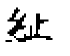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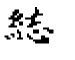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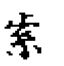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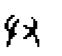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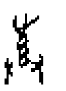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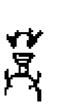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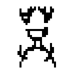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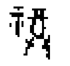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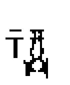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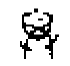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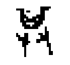
今按，此字上部从高是沒有問題的，但下部不是喪字。金文中喪字作𧮫（旂作父戊鼎）、𡖎（毛公鼎）等形，與此字不同。金文考字有作耂卜（朋匜盤）、耂丂（康侯殷）、耂冂（遲盨）、耂冂（毛公旅鼎）等形，象老人手扶拐杖，與上列幾字下部偏旁肯相似。這個字可以隸定作高嗠、又，古文字中有的字加口與不加口每不別。如耇字作耂㔾（沈子殷）、耂㔾（𦒱盤），也作耂㔾口（豆閉殷）、耂句（㠱伯盨）；考作耂冂，也加口作耂冋（弔角父殷）等。考老古本一字，因此高嗠就是高𦒱，亦即薹字，于先生所釋不誤。

《說文》老部有薹字，「年九十曰薹，从老从蒿省。」段玉裁注：「今作耄，从老省，毛聲。秏，今音讀蒿去聲，蓋蒿聲毛聲古可通用也。」《古文四聲韻》、芍韻》錄《古尚書》耄作蓍、蓍、耂蒿。薛季宣《古文尚书訓·微子》「耄」作薹，从蒿不省，與金文類同。古从艸與不从艸每不別，如蓋字或作盍，春字作萅、或作旾等。薹臺應為一字。

九、釋

甲骨文有（京津四一〇五）、（明二五三）等字，《甲骨文編》列入止部，隸作，《說文》所無。」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釋》（13:3901）收一字，隸作，認為「从糸从之，《說文》所無。」甲骨文又有（前二．一五．四）字，《甲骨文編》列入附錄上十七；有从从作（前六．一三．三）之字，《甲骨文編》列入附錄上二五，《甲骨文字集釋》列入待考字（四六二二頁）。島邦男的《殷墟卜辭綜類》又將上列諸字與字混為一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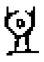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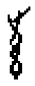
按字，思泊先生釋為先後之「後」，⑳確切無疑，顯然與等形並非一字。上列諸字所从之即糸。从糸之絲作（河八〇〇），孫作（京津四七六八）；紳字作（甲三五七六）、又作（掇2.438）、絲字作（燕五一）、又作（簠天三八）等。㞢或乃是聲符，聲韻並同，故可通作（詳上文《釋㞢》）。因此，上舉諸字可以隸作或，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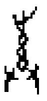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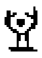
字見于《集韻》，《韻會》，並音齒。《類篇》「績苧一端謂之」，《汗簡》錄《義雲章》恥作，均與卜辭文義無涉。古文字中「志」每=作止。如侯馬盟書「敢有志復趙尼及其子孫于晉邦之地者」，「志」字有作止（23.3）；楚簡中人名志，又作「止」。準此，則可視為，《汗簡》錄王存乂《切韻》織作，《玉篇》為古文織。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織」作「志」，西周金文假戠為織，還未見有从糸之織。鄂君啟節織字作（齊鎛作），从糸戈聲。《說文》：「，樂浪挈令織，从糸从式。」止、戈、志、式、戠諸字音近。因此，當是織或、截字之初文，字又加作，猶如登字或作（前五．二．二）、（續四．三四．二），福字或作（前四．二三．七）、（前四．二三．三），其字或作（京都二六三），（掇二．三九九）等，其捧絲治理之義尤為鮮明。《小爾雅．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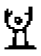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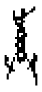
「治絲曰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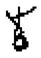
人類社會發展到商代，紡織業應具有相當高度的發展。如甲骨文中有桑、絲、帛字，安陽殷墟殷代墓葬中有蠶形玉，山東益都蘇埠屯殷代大墓裏有玉蠶等，(67)思泊先生據商代的金文考證當時已有蠶繭的「繭」字，(68)因而在商代文字中已有客觀反映這一史實的「織」字是很自然的。《類篇》「績苧一端謂之紝」，當是後世文字不斷分化的結果，即本字別作它義，而本義則由新出之字所取代。猶如「格」字，古本以「各」為「格」，後格各二字義別；「舞」字，古本以「無」為「舞」，後舞無二字義別；「國」字，古本以「或」為「國」，後或國二字義別，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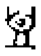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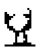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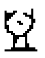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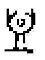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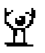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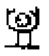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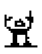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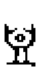
卜辭中有紝的辭例多已殘缺，現摘錄幾條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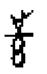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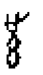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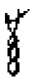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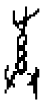
(1) 乙巳卜兄貞尊告室其　前四．三三．二

(2) 貞其　前六．一三．三

(3) 貞，…………　南坊三．一○七

(4) 貞其三月　明二五三

字，葉玉森釋盟，(69)可從。卜辭中作者當釋血，作、、者當釋盟（盥）。井侯毁「盟」作。「室」即「盟室」，葉氏以為即告祭盟俘之室。以上幾條辭例，文概都是在「盟室」就該紡織舉行告祭。

根據以上的分析，甲骨文中的、、、諸字當是紝成結，亦即織字初文，竊以為是可以推定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修訂于吉林大學研究生院

注釋

①張守中《中山王嚳器文字編》一五頁．

②釋㝎為定與湯餘惠同志不謀而合，湯文《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五屆年會論文．但湯文沒有涉及古璽之定以及《說文》石經法之古文㝎，字書有定無定，定可能是定字別體．

③吳振武同志釋㝎為定是正確的．吳文《〈古璽類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載《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④曾侯乙墓竹簡有㝎字，與蔡侯盤定作㝎，侯馬盟書定作㝎（一：五）、㝎（一：八五）類同，應釋定．《說文》法之古文㝎乃是由㝎誤，可能誤自戰國晚期，或者在秦漢時由於輾轉傳抄而訛誤，它與簡文、盟書中的定字形體類同而字資別．

⑤孫海波《魏三字石經集錄》．

⑥見徐中舒主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四五七頁．

⑦黃盛璋《關於戰國中山國墓葬遺物若干問題辨證》，《文物》一九七九年五期．張政烺《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二頁．

⑧吳振武《釋戰國中山王墓器物銘文中的「鈲」和「私庫」》，《史學集刊》一九八二年三期．

⑨筆者也曾懷疑而也是忽字．上从力．《玉篇》：「忽．功大也」．盧得切．日本古寫本隸古定《尚書》神田本「功」有作「忽」者．又考慮過釋忿（忿），即秘．音祕，與松同，見于《集韻》．而中之一小劃可能是泐痕．但反覆比較，還是以文中之說為是．何琳儀同志見告，釋收于字形較為合理．

⑩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四，三一頁善夫克鼎．

⑪吳大澂《說文古籀補》．

⑫柯昌濟《韡華閣集古錄跋尾》一三六頁克鼎．

⑬高田忠周《古籀補》六十八第二三頁．

⑭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一二二頁大克鼎．

⑮李孝定在《金文詁林附錄》二三六二[illegible]下按語．

⑯參見于省吾《鄂君啟節考釋》，《考古》一九六三年八期四四五頁．

⑰王國維《克鼎克鐘跋》，見《王國維遺書》第三冊．

⑱見《金文詁林附錄》二〇四六．

⑲ 見馬承源《關於翏生盨和者減鐘的幾點意見》，《考古》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⑳ 見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一九七九年一期。李學勤、李零《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二期。

㉑ 羅振玉認爲盡「从又持木，从皿，象滌器形，食盡器斯滌矣，故有終盡之意。《說文解字》云『从皿𦘔聲』，殆不然矣。」見《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中七四頁下。

㉒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說明》，《音樂研究》一九八一年一期。

㉓ 見《金文詁林附錄》一五五九。

㉔ 羅福頤《漢印文字徵》二、一九。

㉕ 見《金文詁林附錄》一七六○

㉖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叕》。

㉗ 參見胡厚宣《殷代的蠶桑和絲織》，《文物》一九七二年十一期。

㉘ 于省吾《釋[illegible]》，《上海博物館集刊》，一九八二年。

㉙ 葉玉森《殷墟書契前編集釋》卷四、四七。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

楚公逆鎛銘文新釋

宋徽宗政和三年，湖北鄂州嘉魚縣出土了一件楚公逆鎛，①由於該器涉及到很重要的歷史問題，尤其是對於楚史，千百年來引用研究者不乏其人，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該器後來不知去向，僅有拓本傳世。而所謂拓本，也是轉手的翻刻本。銘文中的某些關鍵字，或脫筆，或誤筆，儘管經過不少學者的不懈努力，仍不能通其讀，至今一直令人困惑不解。筆者於十年前曾蒐集了有關楚國的傳世和出土的有銘銅器，試圖從中研究一些問題，祇是苦於其中一些關鍵性的疑難文字一時難以解決，未敢輕易撰文。近來重新董理有銘楚器，發現了一些問題，尤其是對於這件鎛銘，朝＝暮＝，冥思苦想，頗費了一番周折。經過艱苦的努力，終於有了新的認識和體會，現在公諸同好，供學術界研究、參攷。

王厚之《鐘鼎款識》（簡稱《復齋》）著錄兩件拓本，是此銘善本。一是王氏所獲秦檜子秦熺「一德格天閣」舊本，另一本是王氏續補入冊的石公弼藏本。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一七七，就是《復齋》本兩種，二本互有得失，可對照研究。由於《復齋》原冊已於一八四三年燬於大火，今本乃阮元翻刻，這就更增加了我們研究的困難。

關於鎛鐘形制，據《復齋》十三頁正榮芑於紹熙四年（一一九三年）題記：「鐘高二尺有畸，紐上坐一躶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按宋一尺約合今31.2釐米計，則此器高約62—70釐米，「銘在鐘裏」，可能是指「銘在鉦間」。

此鎛銘文反書，行款從左至右，乃鎛銘原式，全文中行款從左至右書者，還見於齊𦎫氏鐘、䜌書缶、曾子原彝簠、上鄀府簠、楚嬴匜等器。為便於討論，我們將《復齋》兩本轉錄

於後。

今存拓本「楚」字作𣡕，舊均釋讀為楚，是正確的。可是近來有人提出懷疑，這是一種誤解。此字原篆本應作𣞤，是今存拓本脫去下部止，祇要比較一下類似寫法的楚字就清楚了。如楚公家鐘之楚作𣞤𣞤，楚公家戈作𣞤，令毀作𣞤，扶馭毀作𣞤等。這種現象，如同本銘「鎛」字，本應作鑮，而拓本作鋪，顯然拓本右旁脫去上部甾。同時，我們也不能因此將𣡕中之「。」視為「邑」省而釋作它字。因為金文中我們還沒有看到作為偏旁的邑省作○者，也未見有將邑旁置於不可分割之「聲符」之中者。因此，「楚」以外的它釋缺乏可靠證據，難以令人相信。楚公逆之逆作𨒪，从辵从屰，為逆字無疑。古本从倒人作屰，後變从屰。如𨒪（同毀）、𨒪（甬比盨）等。楚公逆，孫詒讓認為即楚公熊鄂。②學人多從其說。如王國維《觀堂集林．夜雨楚公鐘跋》云：「作鐘者為楚公屰，瑞安孫仲頌比部以為即《史記．楚世家》之熊咢。咢本从屰，二字形聲皆相近，其說不可易矣。」逆、鄂古音同屬疑母鐸部，為同音字，如孫氏所舉逆即遌、蘁即鶚、咢即鰐等，二字相通是沒有疑問的。孫氏之說可成定論。熊鄂在位年代為公元前七九九——七九〇年。至於「鄂」地在西周中後期是否作過楚都，由於缺乏記載和考古材料的證明，目前難作結論，在此不作討論。③

丁山先生將鎛銘中的第二行頭兩字釋為「吳雷」，認為即楚之先祖「吳回」。④在學術界造成很大影響，很多學者都采用其說。不同意「吳回」說者，又將其釋為「夜雨雷」。不論是釋「吳雷」還是「夜雨雷」，都與鎛銘文義不合。其實，所謂「吳回」的「吳」本來是「大」字，是丁山先生誤以為吳下所从的口是屬於大的。「口」應該是屬於「隹」的，如將拓本正過來看就更清楚了，祇是隹與口形稍稍分離了點。金文中唯字从口作者多見，如旂鼎作唯，沈子它毀作唯等。金文吳字多作吳、吳等，口形均在大或夨形之左右上方，即便後來可書作

夨（吳王夫差矛）、夨（古璽）者，也未見有作夨或夨形之例，很明顯，釋「吳」是絕不可從的，將此字釋為「夜」者，也是以為唯字所从的日是屬於大的，並且誤認日為夕（D），這同樣是不正確的，金文夜字作夾、夾或夾等（詳《金文編》），撇開腋下還有一點或从D者不論，就是所从之D也未見有从日作者，因此，所謂「吳」、「夜」之說均屬誤會，此字本為夨即大字，可以肯定，靁字从雨从畾，字跡最為明白，釋「雷」毫無疑義，其字形所佔的比例與其下「鎛」字差不多，是一字而非二字，金文中一字而上下部件稍有間隔顯得比較分散者習見，如盠駒尊的雷字就作靁，克鼎的霝字作霝，伯多父盨的霝字作霝等。「鎛」字或隸定作鈙，也是不妥的，從其字形結構分析，右旁中上脫去了「甫」形，鎛通鑮，《說文》：「鑮，大鐘。」

「夨」不是「吳」，因此，丁山先生的楚先祖「吳回」說純系子虛烏有，這在史學界應該首先要澄清的一個重大問題。「大雷鎛」之大，我們認為與楚公家鐘「大霝鐘」之大義同，是指鎛、鐘之形大，「霝鐘」即「林鐘」，指眾多的編鐘，而非十二律名。⑤鎛銘的「雷」是形容鎛之聲如同雷鳴，典籍中形容聲音如雷者習見。如《楚辭．卜居》：「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文選．枚叔七發》：「混=庉=，聲如雷鼓。」古於鼓有稱「雷鼓」者，如《周禮．地官．鼓人》：「以雷鼓=神記。」注：「雷鼓，八面鼓也。」《六韜．虎韜．軍略》：「擊雷鼓，振鼙鐸。」因此，鎛稱「雷鎛」不足為怪。「大雷鎛」是指形大聲如雷鳴之鎛。

「卒格（名）曰」云云，錢坫曾指出其與傳世秦公鐘「卒名曰古邦」類同，是作器者為這件鎛所取之名。⑥但也有不取此說者，我們同意錢坫的說法。「曰」下第一字「𠭯」，如正過來即作𠂤，我們認為𠂤即反身形之㐆，丁山先生曾隸作㐆是對的。《說文》：㐆「从反身」。金文身字作身（䟤鼎），身（弔䟤父卣），省作身（公子上斧壺），殷字作殷（𦡱卣）、殷

（盂鼎）、或𠂤（牆盤）、𠂤（殷穀盤）、𠂤（仲殷父𣪘）等，是𠂤下有無一横關係不大。思泊先生所著《商周金文録遺》二六四器有字作𠂤，應是殷字，所从之𠂤與鎛銘相合。因此，𠂤或𠂤即㐆可以無疑。𠂤後之「十」，如不是泐痕，我們認為就是㐆脫去下部乁形。殷字所以的㐆，㐆本在㐆後，此位於㐆左，這種結構在金文中並不鮮見。如殷字就作𣪘（沈子它𣪘）；故字作戠，或作𢦏（鄧公𣪘）；敔字作𢼸，或作𢼸（𢦏𣪘）等。因此，𣪘也可作𠂤或𠂤，反過來即作𢦏或𠂤。脫去㐆形便作𠂤或𠂤。「殷」下一字，過去多缺釋。郭沫若先生隸作𥁕，釋為和，可謂獨具慧眼。屮即木形，或禾形誤。𠚕形乍看似百，其實是皿形誤，原來當作𥁕或皿。如金文盡作𥁕（多友鼎）、𥂕作𥂕（𥂕卣）、盞作𥂕（賸于敫盞）、盂作𥂕（齊良壺）、盛作𥁕（盛季壺）、盟作𥁕（蔡侯缶）等。因此，這個字就是𥁕，即盉或𥁕字。盉字从木，與和字从木作𥝌（陳肪𣪘）、𥝌（史孔盉），及鉌字作𨥘（左關鉌）、鉌（子禾子釜）、𨥘（哀成弔鉌）等類同。此字原來當作𥁕，也可能就是从禾作𥁕，與𥁕（伯𩡻盉）、𥁕（𡢁盉）等構形相同。此假盉為和，如同金文假和（和）為盉（史孔盉），假禾為龢（鄀公𢼸鐘）。

「殷𥁕」應讀為「殷和」，乃此鎛之名。「氒格曰殷和」，與秦公鐘「氒名曰古邦」類同。

典籍殷多訓「盛」。如《說文》「作樂之盛稱殷」，《漢書．禮樂志》「殷＝鐘石羽籥，鳴」。注：「殷＝，聲盛也。」古稱雷聲亦曰殷，如《詩．召南》「殷其雷」，傳：「殷，雷聲也。」「殷和」與「大雷鎛」其義正合。「和」就是「諧和」。《國語．周語》「樂从和」。注：「和，八音克諧也。」《廣雅．釋詁三》「和，諧也。」「殷和」就是「殷盛和諧」。此乃一語雙關，既以此名鎛表示此鎛的「殷和」，又以此義歌頌時政的「殷盛和協」，和同上舉《詩．殷其雷》，或謂此乃衆士慕文王之仁政以歸周，以「殷雷」喻文王之政令也。《左傳．襄公十一年》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孔叢子》：「孔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下且猶應之，況百獸乎。」所以，鎛銘「叚和」，既與「雷鎛」相呼應，又表明楚公熊鄂功成作樂，國家昌盛，萬民協和。

「叚和」後四字，是鎛銘的又一難關，也是全銘能否貫通的癥結。我們曾經在斷句、釋字方面反覆思索，最後終於探索到了解決這一難題的門徑。「枷（和）」下第一字，《復齋》一本作⿱公兄，另一本作⿱公象，如果正過來即作⿱公身、⿱公朱。這個字，《復齋》釋作「八克」，郭沫若釋作「八亢」。我們認為，從其所處的位置及結構分析，它祇能是一字而並非二字。此字上部从「八」是沒有疑問的，關鍵是下面部分。金文中「為」字或作⿱爫象（弘尊）、⿱爫象（強伯自為鼎）、⿱爫象（雍伯鼎），或省作⿱爫象（乞盨）、⿱爫象（鄭訧鼎）等，所从的「象」形與我們討論的這個字的下部形體十分相似，尤其是與石本。因此，鎛銘的這個字是从八从象的，原形當作⿱公象。我們一時還難以確定㒸究竟相當於後世的哪個字，根據文字學的一般原理，它應該是从象得聲的，如同⿰食象、潒、像、⿰象力、豫等字一樣。《說文》㒸，「从八，豕聲。」尚，「从八，向聲。」與此字類同。甲骨文中有個字作⿱八象，《甲骨文編》列入附錄上六。唐蘭先生曾將此字釋為㒸，認為以字例推之，當為从八象聲。⑦唐先生的說法應該是正確的，鎛銘的⿱公象就是由甲骨文的㒸演變而來。根據文義，鎛銘的㒸乃假為鎗，形容鎛之聲（詳後）。

「㒸」下一字，舊多缺釋，或以為其上還有一字。此字上部筆劃殘缺，下部與石本的「隹」（第一字）幾乎平行，從其位置與文義分析，其上不會再置一字。這個字，我們認為是「音」字，其原形當作⿱立曰或⿱立曰，祇因缺了上部筆劃，下部回中的豎筆與其上「丫」連結一體，遂使人迷惑不解。音字本作⿱立曰（秦公鎛）、⿱立曰（屬平鐘），也有口中橫筆作豎筆者，如（邾王子旃鐘）、⿱立曰（曾侯乙編鐘上層二組四號反面）、⿱立曰（沇兒鐘徽字偏旁）等，與此形類同，

「音」下一字，過去多缺釋，郭沫若先生釋為「乇」，則頗具卓識。金文乇字作十、或作乇、乇、乇等（詳《金文編》），與鎛銘乇或乇形相合。一本乇形上端略顯歧出者，應是泐痕。此字釋為乇，可以無疑。

「乇」下一字，一本作㕣，另一本作㕣，過去多釋為「公」，屬下讀「公逆」云云。這種讀法顯然是不合適的。這一點，李零已經指出。此字究竟是「公」，還是另一個字，頗令人困擾。在這裡，我們提出兩種讀法，供大家討論。一是採取過去的釋讀，認此字為「公」，屬上句。因為其構形與本銘㕣還是相似的，將㕣形中多出的筆劃視為飾筆或者泐痕。後來的公有作㕣（邾公華鐘）、㕣（虢叔公鼎）者。邾公華鐘的「公」就是一形作㕣，而另一形作㕣的。另一種釋讀就是以石本㕣形為準，認作「良」字省形。金文中的良字作㫰、㫰、㫰、㫰（哏旁，詳《金文編》）等，《說文》正篆變作㫰，鎛銘㕣形有可能就是㫰、㫰省形，或者是脫去下部H或匕。《說文》古文良有㫰、目、㫰三形，後兩形可能就是由㕣形訛變。如將此字釋為良，文義也可通。這樣，鎛銘「殷柶（和）」後四字，應釋作「篆音乇公」，或者「篆音乇良」。

篆从象聲，在此假為鎗。象屬邪母陽部，鎗屬清母陽部，不僅韻部相同，而且聲母同屬齒頭音，可以說是同音字，相互假借應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如古籍中从象、昜、羊、倉等得聲的字就可以相通。比如《說文》鰫字或作鰑，潒讀若蕩。《呂氏春秋·盡數》「集於羽鳥，與為飛揚」之揚，舊注云：「揚一作翔。」《禮記·少儀》：「朝廷之美，濟濟翔翔。」《荀子·大略》翔翔作鎗鎗。《說文》「鎗，鐘聲也。从金，倉聲。」《後漢書·馬融傳》：「鍠鍠鎗鎗，奏於農郊大路之衢。」注：「鍠鍠鎗鎗，鐘鼓之聲也。」宗周鐘銘云：「作宗周寶鐘，倉倉悤悤。」正以倉即鎗形容鐘之聲，鎛銘「篆音」讀如「鎗音」。

「豙音」後二字，如釋作「屯良」，則應讀作「純良」，指鎛音的純正美好。《元史．成遵傳》「得純良者九人」，即指純正溫良之人。《詩．日月》：「德音無良。」傳：「良，善也。」如將此二字釋作「屯公」，我們認為當與鐘銘中之「鍴雝」或「𢧐雝」一詞類同。如：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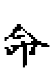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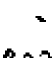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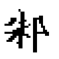
[illegible]平鐘：　乃為之音𢧐＝雝＝
秦公鐘、鎛：　乍氒龢鐘霝音鍴＝雝＝
秦公鐘（傳世）：　氒名曰古邦其音鍴＝雝＝
宗周鐘：　乍宗周寶鐘倉＝悤＝𩁹＝雝＝

鍴或𢧐從陳世輝先生釋，讀作「端雍」，義為鐘音的純正諧和。⑨鍴、𢧐均从耑聲，古音屬端母元部，典籍端訓「端正」。「屯」屬定母文部，金文「屯」多假為純，純即純正。屯（純）、鍴（端）音義均近。公與雍同屬古韻東部，二字音近，亦可相通。如《莊子．天地》：「抱甕而出灌。」《釋文》：「甕字亦作瓮。」《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楚圍雍氏。」《漢帛書本《戰國策》雍作翁。《史記．貨殖列傳》「而雍伯千金」之「雍伯」，《漢書．貨殖傳》作「翁伯」，因此，「屯公」可能就相當於「鍴雍」，是宗周作「[illegible]雝」，秦作「鍴雝」，齊地作「𢧐雝」，而楚地作「屯公」，其字有別，音義則類同。如依孫常叙先生所解，「鍴雍＝」是連續敲鐘的聲音，為象聲詞，⑩也可講通。「屯公」之合音即為敲鐘鎛之聲。總之，這一句話，不論釋作「豙音屯公」還是「豙音屯良」，都是指鎛音的純正、和諧、美好。這一點，則是可以肯定的。

「氒格曰殷榼（和），豙（鎔）音屯公」，正與秦公鐘「氒名曰古（固）邦，其音鍴雝」或「乍氒龢鐘，霝（靈）音鍴雝」句式、大義相合。「殷和」與「大雷鎛」、「豙音屯公」

相互照應，文義貫通，鑄銘至此，全篇大義在握，以往難解之癥結，渙然冰釋。

「年」與「壽」字之間有「屮」形，或疑是將泐痕誤刻為字，或釋為「又」字。從金文漏字後每有增補現象分析，此形「屮」應以釋「又」為是，如《錄遺》四九六號楚湯弔盤，就在「月」旁「吉」上補「初」字，又將「用之」置於「寶」旁「無」下。「萬年又壽」，猶如金文習見之「萬年無期」、「萬壽無疆」、「眉壽萬年」等。其句式又與秦公𣪘「高引又慶」類似。

「又壽」後「孫子」前，過去或以為衹有三字，或以為有四字。從其句義及位置分析，應該是「四字」。第一字脫去。這四個字，郭沫若先生釋為「□保其身」。「其身」二字是正確的，「保」字可能有問題。金文中套句除「永保其身」、「兼保其身」外，也有「㠯（以）樂其身」（如邾公牼鐘）。第二字殘形作「帀」，有可能是樂字，如（命瓜君壺）、（邾公勦鐘）、（邾公華鐘）等。那麼，第一字就應該是「以」字。楚公逆「自作大雷鎛」，「以樂其身」，文義也貼切。

這樣，全篇銘文的結果是：銘文四行，除第一行十字外，其餘行九字，計三十七字（不計「屯公」下可能有重文號）。⑩

唯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乍（作）
大雷鎛，卒（厥）祐（名）曰「殺盉（和）」，家（鎔）
音屯公，逆其萬年又（有）壽，
□（以）樂其身，孫子其永寶。

意譯為：這是八月的甲申，楚公熊鄂自己鑄作形大聲如雷鳴之鎛。它的名字叫「殷和」。撞擊之聲純正又諧和，熊鄂萬年長壽，用它來享樂。子孫應該永遠作為寶貨。

注釋

①趙明誠《金石錄》卷十一《古器物銘》第五。李零先生對此器的流傳、著錄有比較詳細的論述，見其著《楚國銅器銘文編年滙釋》，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楚公逆鎛》，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二期；《再談楚公鐘》，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六年三期。

②孫詒讓《古籀拾遺》中七—九。

③詳殷崇浩《楚都鄂補》，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一期。

④丁山《楚公逆鎛銘跋》，載《史學集刊》四期，一九四四年；《吳回考》，載齊魯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二期，一九三三年；《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五五頁，一九六一年（一九八三年重印）。

⑤可參考馬承源《商周青銅雙音鐘》，載《考古學報》一九八一年一期，一四一—一四二頁。

⑥詳注①李零文。

⑦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一四頁，一九三九年。

⑧屬平鐘銘見《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三期三三二—三三四頁。秦公鐘、鎛銘見《文物》一九七八年十一期四—五頁。傳世秦公鐘銘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二八九—二九一頁。宗周鐘見《三代吉金文存》一、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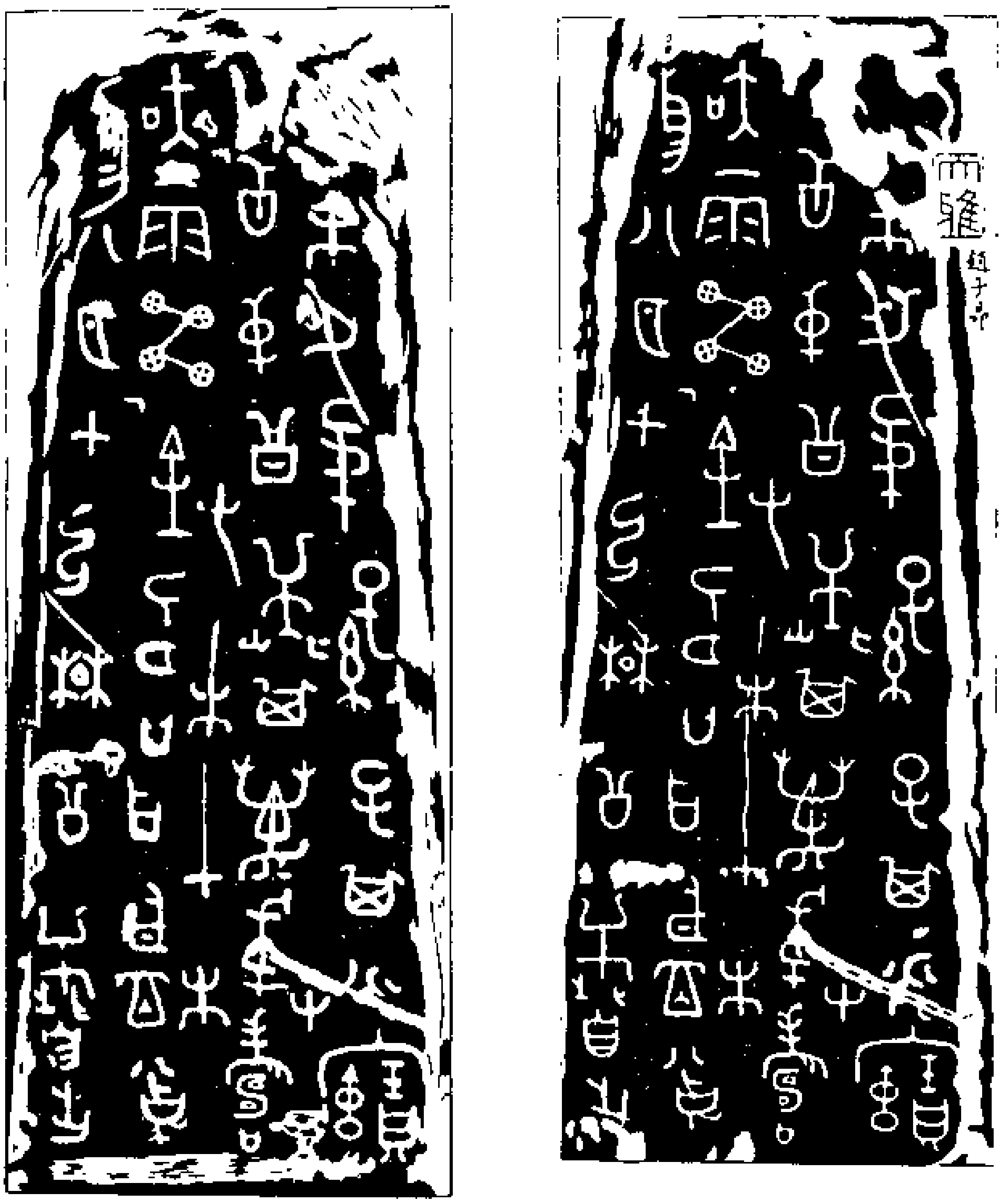
⑨陳世輝《釋戕——兼說甲骨文不字》，載《古文字研究》第十釋。

⑩孫常叙《秦公及王姬鐘、鎛銘文考釋》，載《吉林師大學報》一九七八年四期。

⑪如釋鎛銘「乇公」不誤，則其下原來可能也有重文符號，作「乇=公=」。另外，高至喜先生曾主張將此鎛「正名為楚公逆鐘」，見其著《論商周銅鎛》，載《湖南考古輯刊》第三輯二一四頁《關於楚公逆鎛》。

（原載《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九一年四期）

楚公逆鎛　頌齋本二種



山西晉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鐘銘文初釋

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聯合組成發掘隊，對位於侯馬市曲沃、翼城縣境內的天馬——曲邨遺址的北趙晉國墓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清理發掘，出土了一大批舉世矚目的珍貴文物，其中有不少青銅器上，記有各代晉君的名號，這對於研究晉國歷史、墓地的時代及遺址的性質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材料。有關報道及研究論文對有關問題已作了很好的介紹和探索。① 尤其令我們感到興奮的是，在晉侯邦父（晉穆侯）墓（M64）中意外地隨葬了一套楚公逆編鐘。以前的報道披露了這一消息，一九九四年《文物》第八期作了較為詳細的報道。② 這組編鐘銘文內容新穎，有的文字尚屬首見，有的鐘銘長達六十八字。這一發現，不僅是研究楚史、楚文化及晉楚關係的珍貴史料，而且對於澄清傳世楚公逆鐘的真偽、國別、銘文釋讀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文物》八期首次公佈了該鐘銘文的釋文，但未作斷句和解釋，每鐘銘文的異同也尚未公佈，文中也未附拓本。下面，我們主要根據報告所附照片和摹本，結合有關材料，試對銘文內容作初步探討。相信隨着全部材料的逐步發表，經過大家的不斷討論，這套編鐘的價值將會重放異彩。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篇銘文釋文的闕字，大多是因原鐘銘文本來就不够清晰，個別是難字，但所釋出的文字基本不誤，可見其釋文乃出自專家之手。下面的討論，主要針對銘文內容及闕文，初釋未必允當，請各方專家不吝賜教。

為便於討論，先將報告的釋文轉錄於下，然後逐條考釋。

佳八月甲午楚公逆祀氒（厥）先高
且（祖）考夫壬四方□楚公逆出求
氒（厥）用祀四方□休多禽□□內
饗赤金九萬鈞楚公逆用自作和□
錫鐘百□楚公逆其萬年□用保□
大邦永寶□

佳八月甲午

細審此次發表的銘文照片，「佳」有口旁，即唯，同惟，語首助辭。傳世楚公逆鎛第一字「唯」，過去多誤以為「口」旁屬於第二行的「大」，遂將「大雷」二字誤釋為「吳雷」（或釋「夜雨雷」），以為即楚先祖「吳回」。據此鐘，鎛銘首字無疑是「唯」。③鎛銘「唯八月甲申」，鐘銘「唯八月甲午」。甲申比甲午早十天。根據鐘銘，鎛、鐘有可能同鑄於某年八月。據周正，熊鄂（BC 799—791）在位時的一年（BC 799）、四年（BC 796）、七—九年（BC 793—791）八月有甲申，一年（BC 799）、三年（BC 797）、七年（BC 793）有甲午。④繼位第一年不大可能鑄器，因此，鐘、鎛當鑄於熊鄂七年八月。

楚公逆祀氒（厥）先高且（祖）考

楚公逆，孫詒讓考證即楚君熊鄂。⑤王國維、郭沫若等多從其說，⑥確切無疑。熊鄂在位為周宣王二十九年（BC 799）至三十七年（BC 791）。祀，祭祀。《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厥，指示代名詞「其」。先，祖先。高祖考即高祖父，即祖父的祖父。

也稱高祖王父。古「高祖」之稱有三種情況，一指遠祖，二指開國之君主，三指祖父的祖父，鐘銘的「高祖考」，應屬於第三種。

熊鄂的高祖父是誰，可據《史記．楚世家》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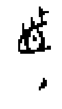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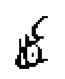
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鄂立。熊鄂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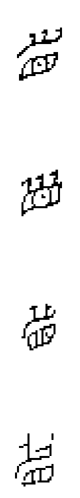
除去其間的兄弟繼承關係，其直接的父子血緣繼承關係則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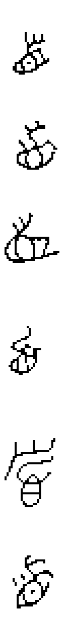
熊渠——熊延——熊嚴——熊徇——熊鄂
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父　子

因此，熊鄂的高祖父是熊渠。熊渠不僅是楚國歷史上頗有作為的君主，而且也是直接分封「鄂王」的君主，熊鄂乃鄂王之後，他祭祀熊渠當不難理解，過去有學者提出楚曾以「鄂」為都，⑦鐘銘又明確記述熊鄂祭祀熊渠，而熊鄂又確為封於鄂的鄂王之後，此說的確值得重視。傳世的楚公豪（家）鐘，有學者論證楚公豪就是熊渠，⑧其時代比楚公逆鎛、鐘要早，

夫壬四方□

「方」後一字，照片作，摹本作，初看似「眉」字，⑨細審則當釋為「首」。金文中眉、首二字分別作下列形（見《金文編》二三七、六三一頁）：

眉 

首  友簋

鐘銘之形與友簋「首」形頗為相似，枝應釋為「首」。「四方」金文多見，泛指東西南北。「四方首」即四方＝國的首領、君主或四方部落酋長。這裏是指楚境內的四方。

「夫壬」，讀為「數任」，義為分擔。夫同扶，夫、甫通作習見。⑩如《莊子．在宥》：「過扶搖之枝。」《釋文》：「扶亦作夫」。《楚辭．九思》：「菫荼茂扶疏。」《考異》：「扶一作數」。《書．禹貢》：「禹數土。」馬注：「數，分也。」鄭注：「數，佈也」。「任」即擔任、負任。《楚辭．悲回風》：「重任石之何益。」王逸注：「任，負也。」《孟子．滕文公上》：「門人治任，將歸。」趙岐注：「任，擔也。」「夫壬四方首」，讀「數任四方首」，義為祭祀高祖考所需用之物品分擔予四方首領。⑪

楚公逆出求氒（厥）用祀

「出」即出行、出巡、往、去之義。金文中稱國君、王出入者，如：

啟卣　王出獸（狩）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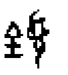
白矩鼎　用言（歆）王出內（入）事（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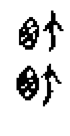
宅簋　其萬年用鄉（饗）王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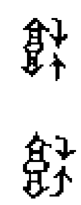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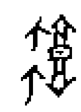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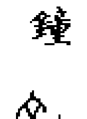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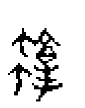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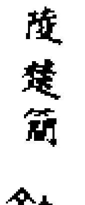
「求」，與邾君鐘「邾君求吉金，用自作其龢鐘」之「求」同，義為索取，聚積．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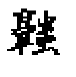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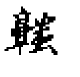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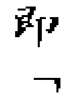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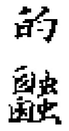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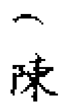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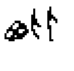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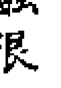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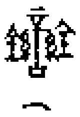
此句之義是，楚君熊鄂親自前往四方，為聚積祭祀用品而奔波．

四方□休多禽□□

「四方」下一字與前面「四方」下字同，即「首」．禽字从辵，金文首見，如同萬字作邁．「禽」後一字不甚清晰．其形作．應是从頁从金的顉，金文首見．《說文》：「顉，低頭也．从頁，金聲．」《春秋傳》曰：「迎於門，顉之而已．」朱駿聲「按，凡人以拜手稽首為恭，以頤指氣使為傲．曰不敢仰視，曰俯首而朝，皆低頭畏敬之誼．經典皆以欽字為之也」顉、欽均从金聲，音義類同．鐘銘的顉當讀如欽，其義與下一字有關聯．

「顉」後一字作，金文首見．其構形與下列 、嬭等字類同：㉓

 癲鐘　 邾公釛鐘　 長沙楚帛書　 江陵楚簡　 包山楚簡

，當是从章、蟲省聲之字．邾公釛鐘的「陸」即「陸終」．包山楚簡、楚帛書的「祝 」即「祝融」，「嬭酓」即「熊」．㉔鐘銘的，左旁似从「西」，但非西字．其形當與金文鈚作（陳公孫𢼸父鈚）、（鄧公簋）等所从的⊗義類同．《金文編》將鈚與 （孟城鈚）列入「鉼」下．鈚與 （蔡侯申鈚）、 （喪史賓鈚）等也可能是一字．因此，⊗或⊗當是表示器皿一類的字．融字所从的鬲也為器皿．很可能就是「融」字異體．其義符重形，與鑾字作（尹小弔作鑾鼎）、盨字作 （蔡侯盨）等類同．「融」有「明」義．《史記．楚世家》：「重黎為帝嚳高辛居大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集解》引虞翻云：「祝，大．融，明也．」

「休」為讚美之義．下面省去「楚公逆」．金文答謝「王休」者習見．作動詞或名詞者

多。稱「休王」者，見於效父簋，「休王易（錫）效父吕三，用作氒（厥）寶䵼彝。」這個「休」，唐蘭先生認為即動詞，稱美王賞給三個「吕」，用來做寶器。⑮

「多禽」，見於不嬰簋（女（汝）多禽，折首執訊）、多友鼎（又（有）成事，多禽……）等，⑯義為多有擒獲。鍾銘之「多禽」如是此義，則表示多有收獲。但結合下面文義，這裏的「禽」似可借為勤或懃。禽从今聲，古屬群母侵部。勤从堇聲，古屬群母文部。二字雙聲。《漢書．陳勝項籍傳讚》：「鉏櫌棘矜。」顏師古注：「矜與槿同。」勤或懃有勤勞、勤政、勤施、勤德、盡力不懈等義。

《說文》「勤，勞也。」《詩．周頌．賚》：「文王即勤止。」孔氏《傳》：「勤，勞。」《書．金縢》：「昔公勤勞王家。」講昔日周公為王家勤勞。《洛誥》：「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講的是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見《大傳》孔子曰語）。《大禹謨》「克勤於邦」，也是讚美禹能勤勞於邦國。《逸周書．芮良夫解》：「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事，不懃德以備難。」

「禽（勤）」後的「鎮盩（融）」，義當為「欽明」。《逸周書．謚法解》：「威儀悉備曰欽」。「照臨四方曰明」。《尚書．堯典》：「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馬融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鄭玄曰：「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⑰

此句之義當是，四方首領讚美楚公逆勤勞不懈於國，威儀悉備，照臨四方。

內饗赤金九萬鈞

內即納（入），金文「出內王命」習見，即出納王命，饗、享典籍互作習見，如《左傳．文公元年》「享江芊而勿敬也」。《史記．楚世家》享作饗。享即「供獻」之義（《說文》享，獻也），意即將祭品、珍品獻給祖先、神明或天

子、侯王，如《詩．小雅．天保》「是用孝享」。《商頌．殷武》「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因此，「內饗」即「納享」，義同「納貢」。《史記．齊太公世家》：「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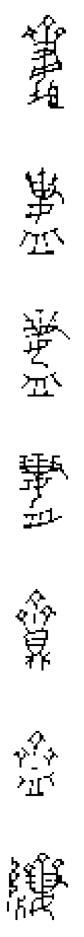
「赤金」即銅，赤表色彩。金文中有「錫赤金」語，見於彔簋、麥鼎等器。《漢書．食貨志》下：「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注：「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山海經．南山經》：「（杻陽之山）其陽多赤金。」

《說文》：「鈞，三十斤也。」九萬鈞，就是當時的二百七十萬斤。西周中晚期一斤究竟重多少，目前難以推定。如以戰國時期一斤≈二五○克（半斤）計，⑱九萬鈞約當今一百三十五萬斤，合六百七十五噸。過去所知王賞賜規格較高者如多友鼎，為編鐘八件和「喬鋚百勻（鈞）」。⑲如以一鐘當今百斤計，八件八百斤，加百鈞（三千斤折合今之一千五百斤），也不過二千三百斤。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編鐘（六十五件，包括鎛）重二千五百六十七公斤，為二，五六七噸，整個大墓所出青銅器總重量約為一○．五噸，⑳約相當於本銘納貢的六十五分之一，也就是說，如此計算不誤，四方首領所獻之銅可製作六十五套相當於曾侯乙墓所出的青銅器，可見其數目相當可觀，當然，西周一斤之重有可能比戰國時要輕。

《戰國策．齊策四》：「大王據萬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虡。」古四鈞為一石，「千石」即四千鈞，十二萬斤，按戰國一斤二百五十克計，合今六萬斤，三十噸。「萬石」即四萬鈞，一百二十萬斤，合今六十萬斤，三百噸。那麼，四方入貢之「九萬鈞」，也不過是「千石鐘」、「萬石虡」的兩倍而已。

楚公逆用自作和口錫鐘百口

鐘銘「龢」即和，「鐘」即鐘。「龢」後一字隱約可見，作𪗋。金文齍、石鼓文齋字作下列諸形：㉗



很明顯，鐘銘之形當其省形，即𪗋。《說文》：「𪗋，等也。从齊，妻聲。」金文中鬲有稱「齍鬲」（仲𢼄父鬲）、鼎有稱「齍鼎」（鼄鼎）或「齍」（白六鼎、弔鼎）、「𨽍齍」（季無鼎）者，《周禮·司尊彝》有「鬱齊」、「醴齊」、「盎齊」，注云：「故書齊為齍，鄭司農云，……齍讀皆為齊和之齊。」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韓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已去故，則宜製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齍、齍當讀齊或劑，義為調劑、調和百物。因此，鐘銘的「龢𪗋」即「和齊」，類似於「和鼎」、「和羹」。《周禮·天官·食醫》：「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書·說命下》：「若作和羹，爾為鹽梅。」孔氏《傳》：「鹽鹹梅醋，羹需鹹醋以和之。」以後用此來比喻大臣輔助君上，和心合力，治理國政。《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子對齊侯的一段話可以說明此義：

（晏子）對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

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因此，鐘銘的「和齊」就是指鐘聲音律諧和，意思就是楚公逆用四方所貢之赤銅作了聲音諧和的好鐘，是讚美鐘的聲音純正、諧和、美好。同時一語雙關，也比喻君臣上下協和一致。

鍚鐘，又見於楚公豪鐘（鍚作鐋）、師𣪕簋（十五鍚鐘），多友鼎作「湯鐘」。鍚鐘當即湯鐘。《說文》作鐋，「金之美者」。意即用優質金屬鑄成的鐘。㉒

「百」後一字，據摹本應是「飤」即食。「百食」當是指所作鐘之數目，與下列金文稱鐘之數應有關係：

洹子孟姜壺	鼓鐘一銉（銉）
郘　　鐘	大鐘八聿（聿）其竈四鍺
多　友　鼎	湯鐘一䏌
卣　　銘	宗彝一𦙶㉓
𪓐　　簋	宗彝一𨽍㉔
邾公牼鐘	龢鐘二鍺

隶、銉、𨽍等即肆，經典作「肆」。䏌、𦙶等即三體石經「逸」之古文，因音近假為「肆」。㉕食、肆音也相近，不僅韵部同屬職部，而且聲母同屬齒音。「百食」當讀如「百肆」。㉖

「一肆」指多少，說法不一。㉗如《周禮．小胥》：「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注：「鐘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左傳．襄公十一年》：「歌鐘二肆。」杜注：「肆，列也。懸鐘十六為一肆。」

根據曾侯乙墓出土一套完整編鐘的排列情況，我們以為，所謂「鐘一肆」，可能是指大小相次的編鐘一組，多少不等。曾侯乙墓編鐘三排，上下各三層，共九組，六十五件。如以

平均每組七——八件計，「百肆」就是七百——八百件鐘，是曾侯乙編鐘的十一——十二倍。四方首領所貢之銅當不限於鑄鐘，還要鑄虡及銅禮器等。所謂「堵」，可能就是一虡（一排，似一堵牆），有上下三層或兩層。邵鐘「大鐘八肆，其竈四堵」，可能就是八組大鐘，分四虡（排）懸掛，每虡二層。鄭玄所謂「二八在一虡為一堵」，可能是指一虡兩層，一層八件。如「一肆」指一套編鐘，像曾侯乙墓規模，「百肆」即六千五百件，恐怕數目過於偏大。

晉侯墓隨葬的這八件鐘（末兩件為後配），當是其中的一肆（一組）。由此看來，今後還會有這樣的編鐘出土。當然，「百肆」不一定就是一百組，「百」也可能泛指多數。

此句的意思是，楚公逆用四方首領所獻之銅作了和諧美好的編鐘一百組。

楚公逆其萬年□用保□大邦永寶□

「年」後所闕之字為「壽」字。「萬年壽」即金文習見之「萬年眉壽」、「眉壽萬年」。

「用」，以也。「保」後一字為「乍（厥）」。「大邦」即大國。

這裡楚自稱「大邦」，頗耐人尋味。《書．武成》：「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孔氏《傳》：「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詩．小雅．采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是「大邦」可指宗周大邦，也可指諸侯大邦。楚自稱蠻夷之邦，「不與中國之號謚」（《楚世家》），曾自稱為「王」。因此，鐘銘的「大邦」應是指楚，即所謂「江夏大邦」。楚自稱大邦，與芮伯簋中芮伯自稱「小裔邦」完全是兩種口氣。「四方」即四邦，四國。楚相對於四方小國而言，可稱大國。鐘銘表明，當時楚國勢力自熊渠以來一直非常強大，四方臣服，來享來王，把周天子沒有放在眼裡，非一般諸侯小邦能與之相比。「保乍大邦」，如同「保辥周邦」（克鼎）、「保𡒊乍秦」（秦公簋）、「保有齊邦」（陳侯因資敦）等。

「寶」後似無字。「永寶」金文習見，即「永寶用」。

這樣，全篇銘文釋文斷句則為：

隹（惟）八月甲午，楚公逆祀氒（厥）先高取（祖）考，夫（敷）壬（任）四方首。楚公逆出，求氒（厥）用祀。四方首休多𠭯（勤）鎮（欽）䚄（融），內（入）鄉（享）赤金九邁（萬）鈞。楚公逆用自作龢𩐁（齊）鍚（盪）鐘百飤（肆）。楚公逆其邁（萬）年壽，用保氒（厥）大邦。永寶。

意譯為：

這是八月的甲午，楚君熊鄂為祭祀其祖先高祖父（熊渠），（祭用）分擔四方首領。楚君熊鄂出巡（四方），聚積他準備祭祀的用品。四方首領讚美熊鄂勤勞不懈於国，威儀悉備，照臨四方，入貢赤銅九萬鈞。楚君熊鄂以此自作了諧和的精美編鐘百組。楚君熊鄂萬年長壽，以保護他的大國。（子=孫=）永以為寶。

這組編鐘的出土及整篇銘文內容，其歷史價值是不可估量的，對於研究楚史楚文化以及晉楚關係等方面，都提供了新的信息，注入了新的活力。至少可以說明下列幾個問題：

1、銘文內容表明，熊鄂如此大規模祭祀其先高祖父熊渠，說明熊渠的確是西周晚期有光輝成就的君主。《史記·楚世家》所載，「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等，是可靠的文獻資料。

2、如前所述，熊鄂為熊渠所封鄂王之後，又以鄂為名，祭祀的高祖父又是熊渠。因此，

王國維所提出的楚曾以「鄂」為都，值得重新討論。

3、熊鄂祭祀熊渠，而祭祀用品要由四方首領承擔，四方首領竞心悅誠服入貢，並頌揚熊鄂的功德，說明楚的確「甚得江漢間民和」，此時已是江漢地區的泱泱大國，並非偏處鄂、豫、陝交界處的蕞爾小邦。楚史研究中的有關問題值得重新檢討。

4、戍組編鐘出於晉侯邦父墓內，正如報告所云，「至少將晉楚交往史提早至西周晚期」，但也有可能是因別的原因入晉的。這一問題，還值得深究。末兩件鐘不是原来的一套，是值得重視的信息。

5、傳世的楚公逆鎛，由於銘文內容重要，雖然實物已不知去向，傳世翻刻本頗難通讀，然千百年来，研究、探討者不乏其人。近些年来，學術界又有否定其為楚器者，銘文的釋讀，也有提出分為兩截讀者。此鐘的出土，不僅證明傳世楚公逆鎛的確是楚器，而且說明其銘文格式乃鎛銘原式，鉦間不僅可容納四十字，而且可長達五十餘字。鎛銘反書，可能屬翻版之故。鎛銘絕不應從中攔腰切斷分讀。我們過去堅持的釋讀應是正確的。鎛、鐘銘文內容也互相呼應。目睹鐘銘，撫今追昔，快何如之！

6、楚公冢鐘和楚公逆鐘、鎛，是目前見到最早的、銘文最長的楚國銅器和戍組樂器。對於研究楚與中原文化的關係，楚早期銅器製作工藝，以及西周和楚國的衡製等方面，都有重大意義。

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在此一一討論。

注釋

①《曲沃曲邨發掘晉侯墓地》，《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三年一月十日．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一九九二年春天馬－曲邨遺址墓葬發掘報告》，《文物》一九九三年三期．《曲沃發掘晉侯邦父及夫人墓》，《中國文物報》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日頭版．《中國文物報》一九九四年二月六日三版附有楚公逆鐘照片（九三年十大考古發現剪影）．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邨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一九九四年一期．鄒衡《論早期晉都》，《文物》一九九四年一期．張頷《晉侯斷簋銘文初識》，《文物》一九九四年一期．李學勤《晉侯邦父與楊姞》，《中國文物報》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古越閣所藏青銅兵器選萃．晉公戈》，《文物》一九九三年四期．馬承源《晉侯執簋》．李朝遠《晉侯[illegible]方座簋銘管見》，二文俱見《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編印，一九九三年十月．朱啟新《不見文獻記載的史實》，《中國文物報》一九九四年一月二日三版．李伯謙《晉國始封地考略》，《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三版．裘錫圭《關於晉侯銅器銘文的幾個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一九九四年二期．

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邨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一九九四年八期．

③見黃錫全《楚公逆鎛銘文新釋》，《武漢文學＝報》一九九一年四期．

④據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齊魯書社，一九八七年六月．

⑤孫詒讓《古籀拾遺》中七－九．

⑥王國維《觀堂集林．夜雨楚公鐘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楚公逆鎛》．

⑦見注⑥王國維說．又見殷崇浩《楚都鄂補》，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一期．

⑧可參見張亞初《論楚公家鐘和楚公逆鎛的年代》，《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四期．

⑨金文中有「伐海眉」（小臣謎簋）、「人方霉」（逄卣、文父丁簋）者，如鐘銘是「眉」，當與上舉眉、霉義同，也當指方國或方國首領．從字形上看，鐘銘應釋首．故不取「眉」說．

⑩夫、甫可通之例，可參見高亨纂著《古字通假會典》九一九、九二○頁，齊魯書社，一九八九年．又，金文之「甫人」即「夫人」，可參見王獻唐《黃縣㠱器》一二八頁，及《考古》一九八四年四期三一九頁「黃子作黃甫（夫）人」諸器．

⑪「夫壬」如讀「負任」也可通．負任即擔任、負擔之義．但終不如讀「敷任」為好．而且負與夫不如敷與夫音近（夫，邦侯魚部；敷，滂母魚部；負，並母之部）．

⑫求有索．取之義．如讀求為逑．逑有聚斂之義．《說文》逑．「聚斂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孱功』」．

今》書、堯典》作「共工，方鳩孱功。」《史記、五帝本紀》作「共工旁聚布功」。

⑬雜，媄字形，見新版《金文編》八七六頁，饒宗頤，曾憲通《長沙楚帛書》，《包山楚簡》二三七、三五、二一七等號。

⑭李學勤《論包山楚簡中一楚先祖名》，《文物》一九八八年八期。

⑮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三三一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⑯不嬰簋見《三代吉金文存》九、四八、二，多友鼎見《人文雜志》一九八一年四期。

⑰可參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

⑱參見邱光明《試論戰國衡制》，《考古》一九八二年五期。

⑲可參見張亞初《談多友鼎銘文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二年三期。

⑳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上四七五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㉑齊盉見《金文編》三四〇頁，石鼓文可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六一頁《田車》，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㉒參見注⑲。

㉓見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一二九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㉔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三)》，《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一期六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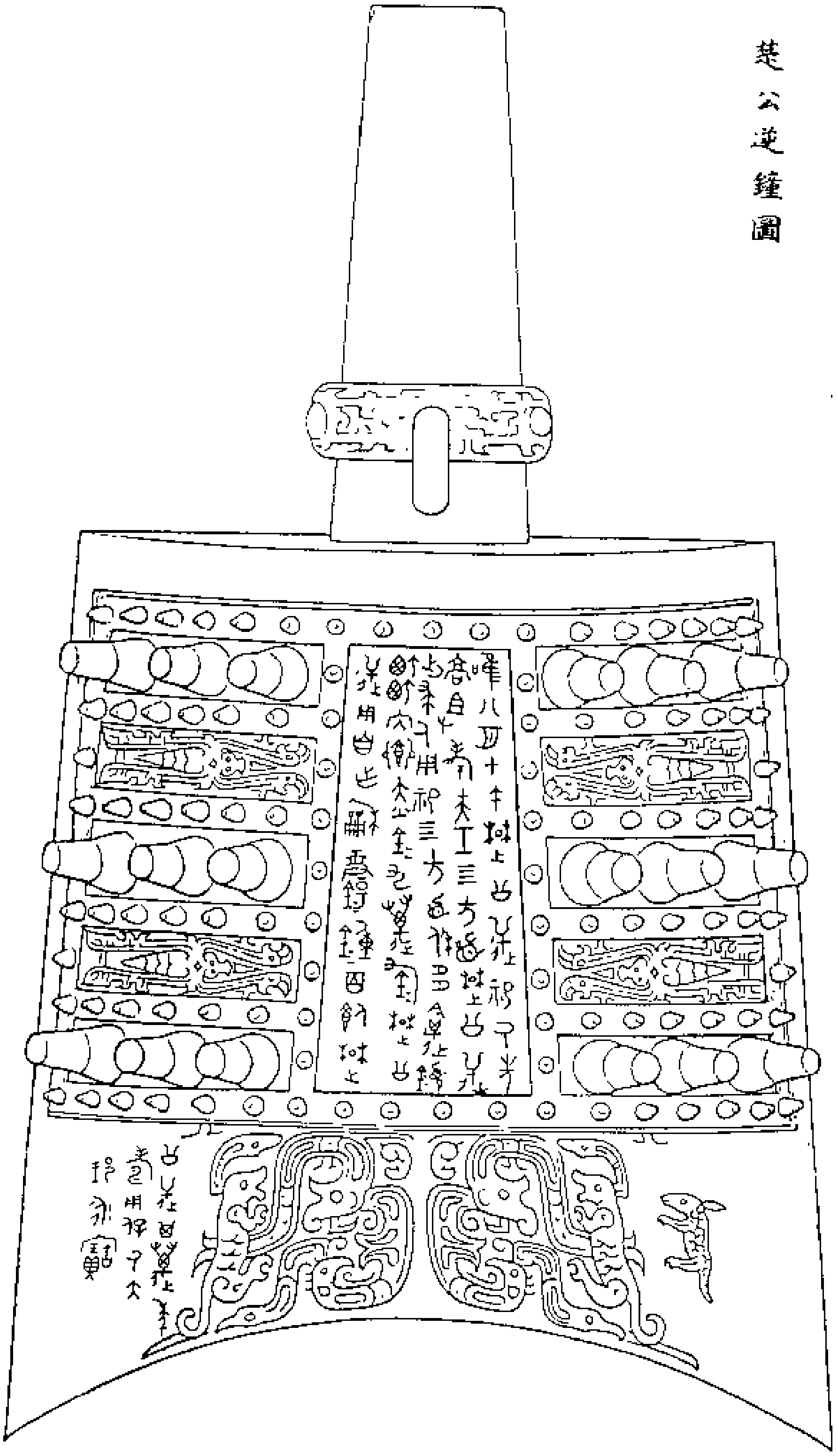
㉕同注㉓。

㉖食，邪母職部，肆，心母質部。古以、台本从㠯聲，如典籍似或作佁等，而似與食通，笞與肆通。又食、治均可通事，是食、肆音近可通之旁證。其例可見高亨《古字通假會典》三九二（似與佁）、三九一（似與食）、五三六（笞與肆）、三九四、四〇五（事與食、治）等頁。鐘銘食、逸等均肆之音近借字。

㉗可參見周法高《金文詁林》隶（卷三）、肆（卷九）、堵（卷十三）等字條下引諸家說。又，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三冊九九二頁注文，也羅列有諸家之說及其傾向性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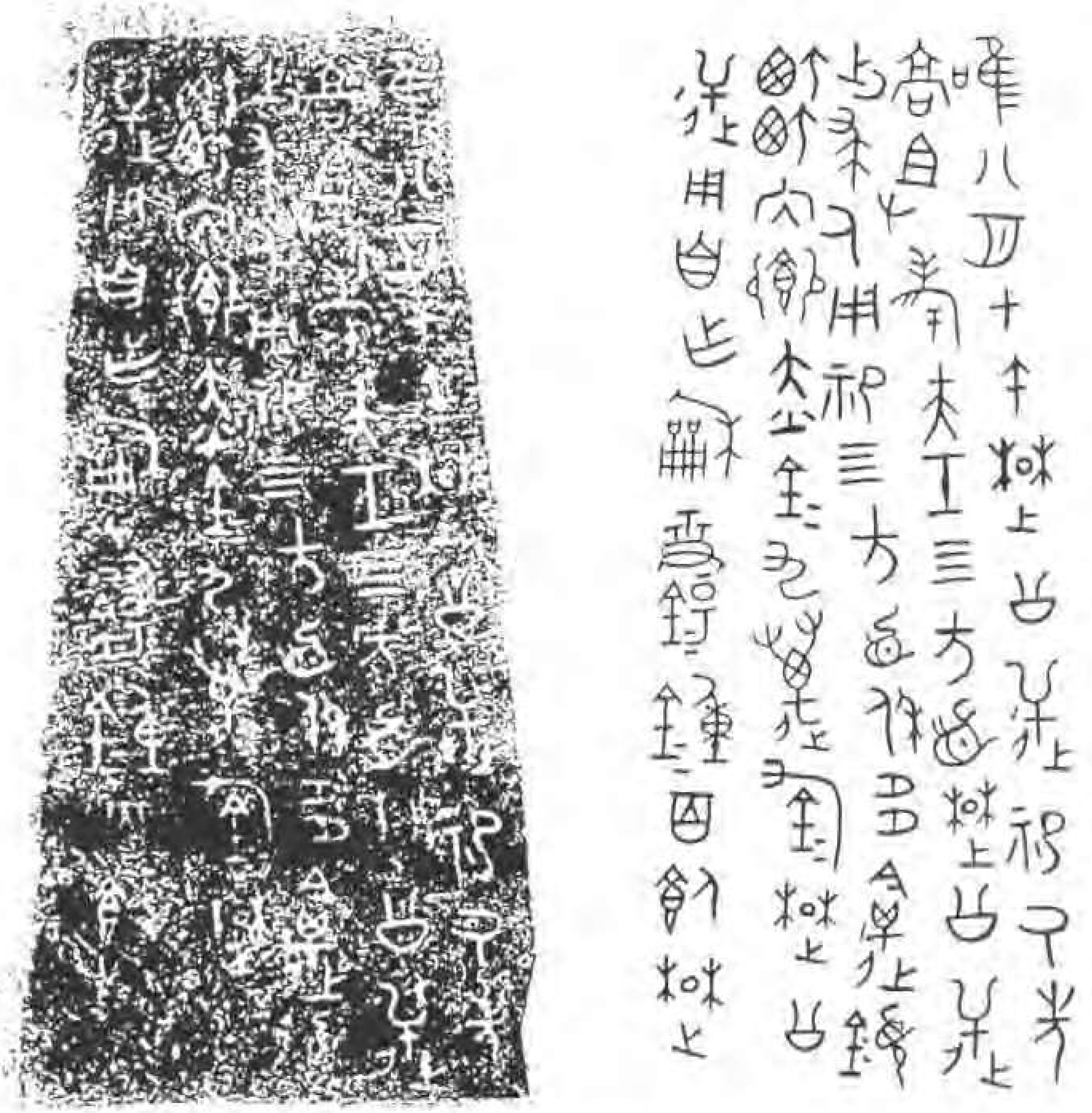
※說明，本文所附銘文摹本，是根據所發表之照片、摹本（編鐘綜圖），結合觀摩實物筆記，隨手復原而成，不一定十分準確，僅供參考。

（原載《考古》一九九五年二期，與于炳文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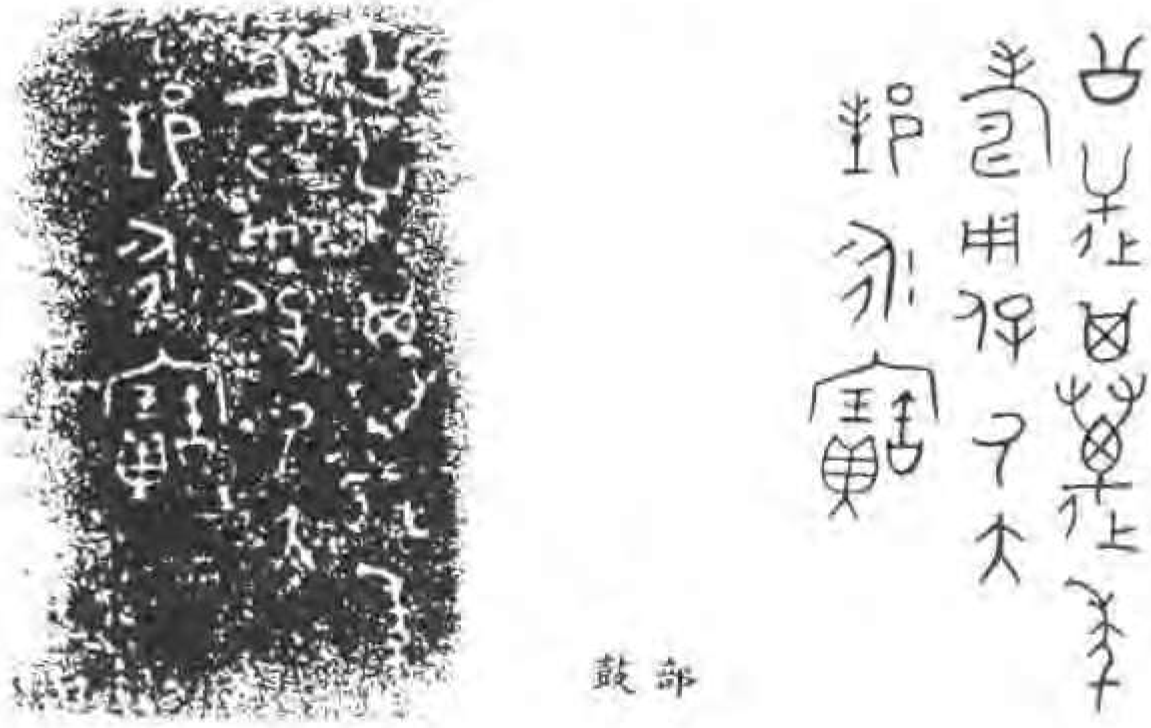


楚公逆鐘圖

楚公逆鐘銘文拓本摹本



鉦部



鼓部

欒書之孫書也缶為楚器說補證

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舊稱春秋中期晉國欒書所作之缶，近來甌燕、王冠英先生撰文提出討論，認為是楚器而非晉器。此缶之製作，甌文提出五種推測，并認為成器年代應在戰國時期或稍後。王文則認為是欒書後人欒盈所作，作器時間當在魯襄公二十一或二十二年（前五五一——五五〇年），為春秋晚期器。①我們同意此缶為楚器之說所提出的論證，但對缶之作者及年代還有一些小＝的補充意見。近年湖北襄樊北郊團山墓地新出一組青銅禮器，其中鼎、缶與銘文內容的關係與所謂欒書缶很相似，為此，特撰此文，聊作對甌、王二文的補證。

一九八八年，湖北襄樊市博物館在襄樊北郊團山挖掘了一批東周墓葬，其中一號墓出有一組青銅禮器，計有鼎二、缶二、簠、盤、匜、勺各一。鼎、缶有銘文，內容大同小異，祇是缶銘字迹較模糊，有的文字難以辨認。現將鼎、缶銘文隸釋如下：

鼎（依鼎蓋，六行，行八字，末行七字）：

隹正六月吉日隹己／余眞臧公之孫余東／之疾子虞乍鑄鬻彝／以為父母其遷于下／都曰烏嘑哀哉東弔（叔）／東夫人萬世用之

缶一（有奪字）

余鄭臧公之孫／余剌之子異鑄／鬻遊以為父母／其正仲月（？）乙丂（亥？）／升剌之傅（？）器為／之若（？）缶其膚（？）下都／曰於嘑哀哉剌／□□□羕□用（？）言

缶二（有摹字）

余鄭臧公之孫／余剌之羿鑄／鼎遵以為父母／其正仲月（？）己万（亥？）／升剌之隣（？）器為／之若（？）缶其虜（？）下／都曰於嗚哀哉／剌□□□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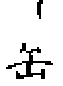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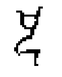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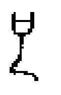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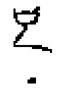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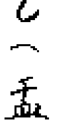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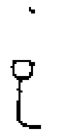
宫

鼎的形態和紋飾屬春秋晚期特點。缶的形態與同類缶稍有區別，自稱「若（？）缶」，可能是指一種長形的缶。兩缶大小相同，有蓋，平口，方脣外卷，頸微束較粗，短腹下收，平底，肩有三個等距環耳，蓋面微隆，蓋頂部有一鋪首小橋鈕，無環，周圍飾一餅形的三綫勾連紋和一圈絢索紋。蓋沿處有三個等距小齒將器扣住。器身腹部有兩周帶狀「S」紋。銘文八行施於頸部外側（見圖、照片）。

根據這組器物的特點，我們初步考定其為春秋晚期南方楚系銅器，其銘文內容為鄭臧公之孫盧為其「父母」（剌叔、剌夫人）作祭器。鄭臧公，我們認為是鄭襄公而不是鄭莊公，鄭襄公在位為公元前六〇四至五八七年，其孫輩應在春秋晚期前段。②鄭臧公之孫器為楚而銘文記鄭事，與「欒書缶」器為楚而銘文記晉事應屬同類現象，均應是當時王公大臣的後裔因某種原因離開本土客居他國，在他國他地作器以紀念或寄托自己先祖的歷史現象的實物見證，哀成叔鼎銘文內容也反映了這一現象。③

所謂欒書缶，器形最早見於容庚先生所著《商周彝器通考》，銘文照片見於思泊先生所著《商周金文錄遺》（五一四號），缶蓋內有銘文二行八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腹與頸部有銘文五行四十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孫書也，擇其吉金，以作鑄缶，以祭我皇祖，虘（吾）以祈眉壽，欒書之子孫，萬世是寶。」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考定缶銘中之欒書即晉國執政者之欒書，定此缶名為

「樂書缶」，學人多從其說。思泊先生《錄遺》名此器為「書缶」，現在看來，于先生的看法應該是正確的，王文已伸其說，此不贅述。但字，于未釋，容先釋尤，後釋巳（以），王文從「巳」釋，甌大從「也」釋。我們同意釋「也」一說。此字寫法曾見於曾侯乙墓編鐘銘文作，④信陽楚簡作。⑤而「巳」字作（孟鼎）、（蔡侯申盤）等。上部筆劃封口不出頭，兩個「書」字的寫法盡管有點特別，但他們是「書」字則是毫無疑問的，甌文懷疑「書」字是否有可能錯釋，沒有必要。如果此器的時代屬春秋中期，則前一「書」字即後面之「樂書」，「也」應為句末語氣詞，意為「我是孝孫樂書」，定此缶名為「樂書缶」，無大問題。遺憾的是，此缶的時代較晚，與樂書所在時代不合，因而「書也」祇得另作它解。後代子孫以祖、父之名或字為氏，乃古之慣例，典籍習見。⑥我們認為「書也」之「書」即「樂書」之「書」，是「樂書」子孫以其為氏，「也」則是名或字，「書也」為人名，是缶之作器者。「余畜孫書也」，應是「余樂書之畜孫書也」之省，意為「我是樂書的孝孫書也」。如此，則前後大義相合，器形和銘文時代纔能統一。因此，此缶應定名為「書也缶」，過去的它稱是不妥當的。

高崇文先生對兩周時期各種銅壺的形態作了全面而系統的研究，⑦根據他的研究成果，知楚墓中常出自銘為「𨟻缶」的一種圓壺形器，是典型的楚式器之一，可分為三型。其中出自時代為戰國中期江陵望山M2和戰國晚期四川涪陵小田溪、簡陽墓的Ⅱ型二式壺與我們討論的「書也缶」形近，而巴蜀地區的𨟻缶亦是受楚文化的影響，時代應晚於楚地，這就為「書也缶」的年代劃定了大致的範圍。前面我們介紹了襄樊出土的鄭臧公之孫缶，時代為春秋晚期前段，形態應屬高文所分之Ⅱ型，比壽縣蔡侯墓所出之缶要早，這就為Ⅱ型缶提供了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器形。看來，蓋上鈕的多少、腹上耳的位置可能有時代早晚的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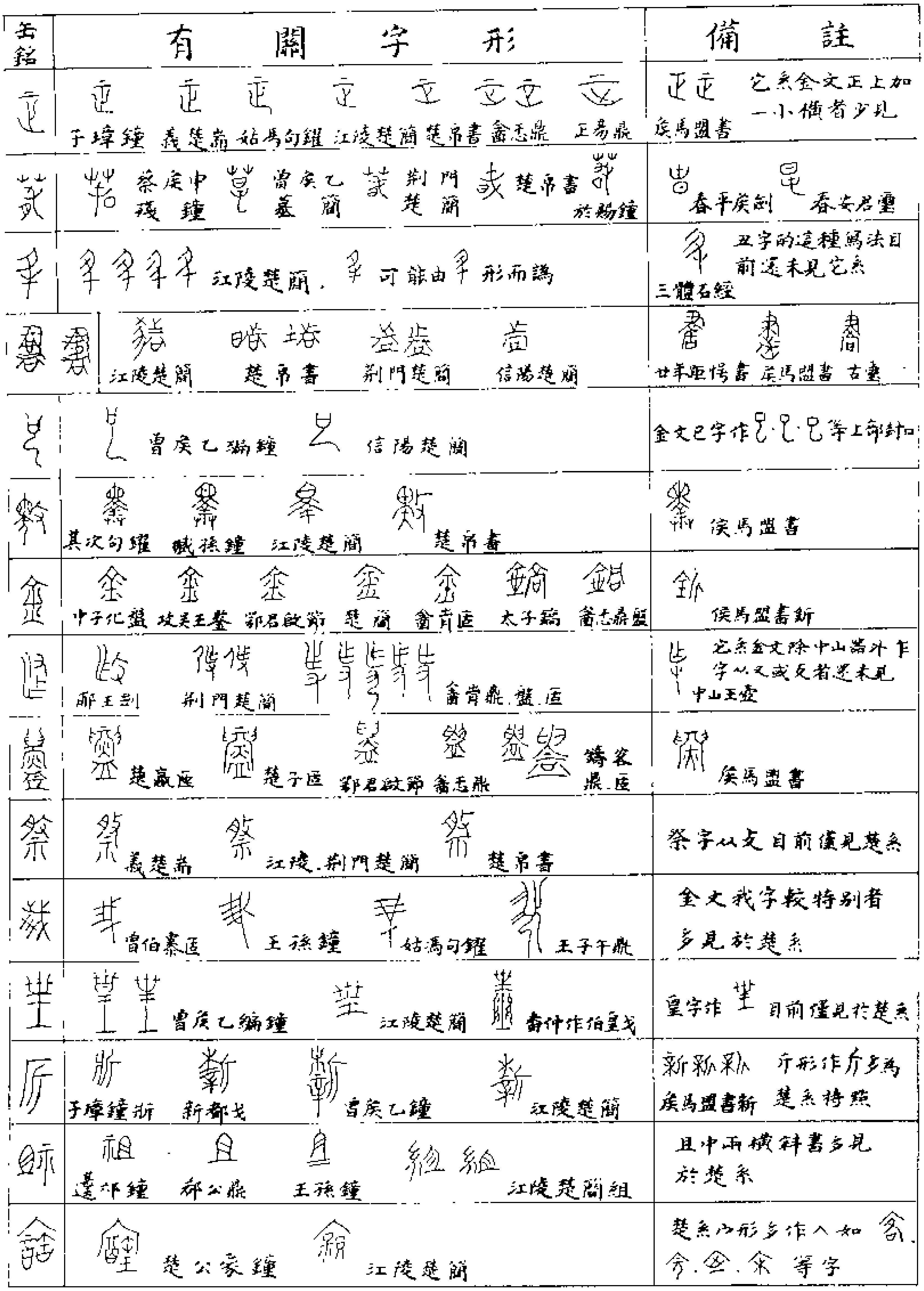
書也缶的銘文字體，與楚系春秋時期的文字風格有別，也不同於戰國晚期，而多具戰國中期的楚系文字特點。⑱如「正」字，與子璋鐘、姑□句鑃等「正」字接近，而與晚期之酓忎鼎、正昜鼎之正字有別；「作」字从又，又見於鄀王劍、酓朏鼎及中山王壺；祭字从攴，僅見於楚簡、楚帛書、義楚耑等楚系文字；丑字的寫法，與天星觀楚簡的丑字寫法類同，且前還不見於它系，三體石經古文丑形可能源於楚系；鑄字的寫法，既不同於春秋時期，也與戰國晚期的鑄客鼎、酓忎鼎有別；皇字的寫法僅見於戰國早中期的楚系；實字所从的宀形作入，也多見於戰國時期，如楚系的客、室、宋等字。整篇銘文風格，與曾姬無卹壺、鄂君啟節等類似。從器形特點及銘文風格，我們認為將此缶的年代定為戰國中期比較合適。過去將「欒書」考定為晉國執政者之「欒書」應該是正確的。欒書卒於公元前五七三年。如書也缶之年代定在戰國中期不誤，則「書也」并非欒書三代之內孫，而是後代子孫，應是欒書後裔在楚地托先祖名而作。既文的第二種推測可能接近事實。

總之，過去所謂「欒書缶」應是楚器，器名應稱「書也缶」。「書也」是晉國欒書的後代，是以其先祖之名或字為氏的。缶之時代應定為戰國中期。「楚器晉用」，與近年湖北襄樊北郊團山墓地出土之鄭臧公之孫鼎、缶為「楚器鄭用」，屬同類現象。

※為便於比較，特列字形比較對照表如後。

一九九一年草定

書也缶銘與有關字形比較對照表



缶銘	有關字形	備註
	子璋鐘 義楚耑 姑馮句鑃 江陵楚簡 楚帛書 畬志鼎 正易鼎	侯馬盟書 它系金文正上加一小橫者少見
	蔡侯申殘鐘 曾侯乙墓簡 荊門楚簡 楚帛書 於賜鐘	春平侯劍 春安君壺
	江陵楚簡， 可能由 形而譌	丑字的這種寫法目前還未見它系 三體石經
	江陵楚簡 楚帛書 荊門楚簡 信陽楚簡	廿年距悍書 侯馬盟書 古璽
	曾侯乙編鐘 信陽楚簡	金文巳字作 · · 等上部封口
	其次句鑃 臧孫鐘 江陵楚簡 楚帛書	侯馬盟書
	中子化盤 攻吳王鑑 鄂君啟節 楚簡 畬肯匜 太子鎬 畬志鼎盤	侯馬盟書新
	郙王劍 荊門楚簡 畬肯鼎.盤.匜	它系金文除中山器外作字从又或攴者還未見 中山王壺
	楚嬴匜 楚子匜 鄂君啟節 畬志鼎 鑄客鼎.匜	侯馬盟書
	義楚耑 江陵.荊門楚簡 楚帛書	祭字从攴目前僅見楚系
	曾伯桼匜 王孫鐘 姑馮句鑃 王子午鼎	金文戟字較特別者多見於楚系
	曾侯乙編鐘 江陵楚簡 畬仲作伯皇戈	皇字作 目前僅見於楚系
	子璋鐘斨 新都戈 曾侯乙鐘 江陵楚簡	侯馬盟書新 斤形作斤多為楚系特點
	遷邟鐘 邟公鼎 王孫鐘 江陵楚簡組	且中兩橫斜書多見於楚系
	楚公家鐘 江陵楚簡	楚系亼形多作人如 . . . 等字

注釋

①甌燕《樂書缶質疑》；王冠英《樂書缶應稱名為欒盈缶》。並載《文物》一九九〇年十二期。

②詳發掘報告及拙文《鄭臧公之孫鼎銘文考釋》，《考古》一九九一年九期。

③趙振華《哀成叔鼎的銘文與年代》，《文物》一九八一年七期。張政烺《哀成叔鼎釋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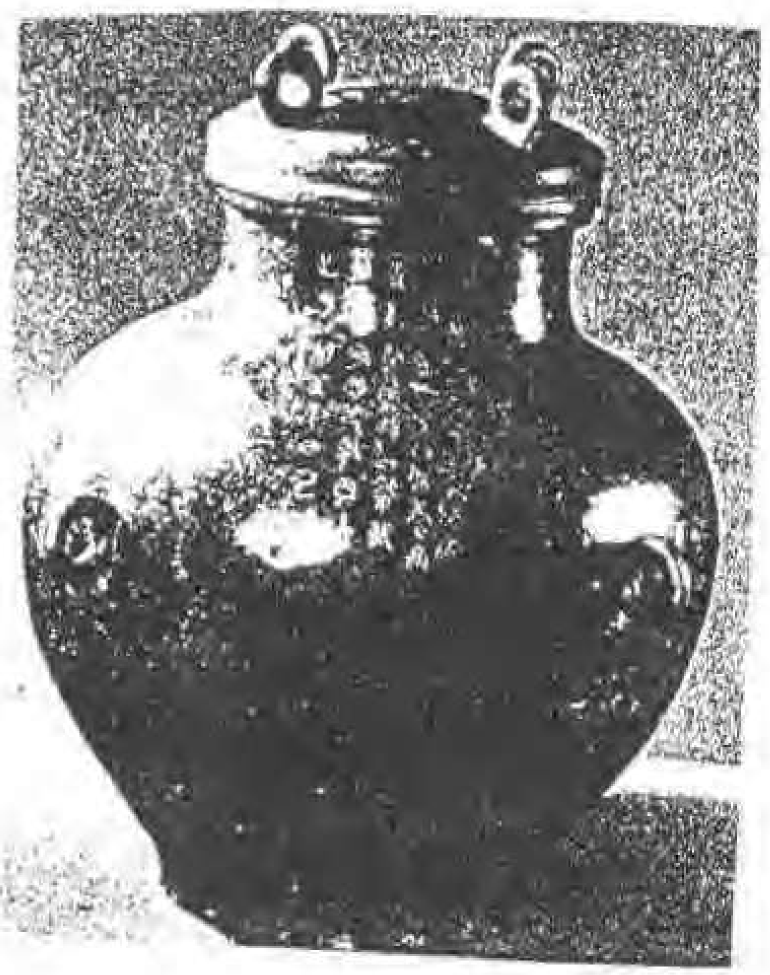
④見《音樂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圖十六，中層三組一號鐘反面左鼓。

⑤見《信陽楚墓》圖版一一三，一—四號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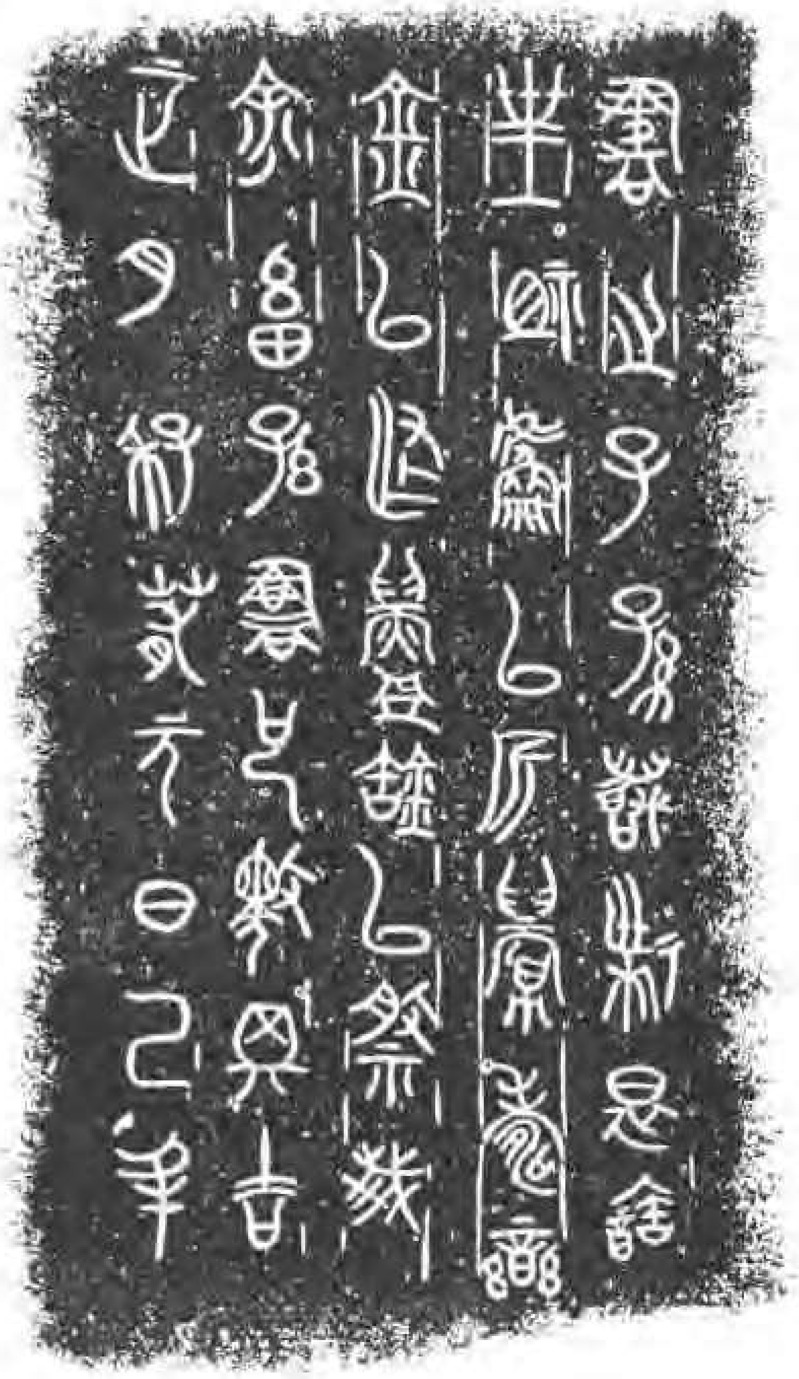
⑥可參見《通志．氏族略》以名為氏、以字為氏》等書。

⑦高崇文《兩周時期銅壺的形態學研究》，見俞偉超主編《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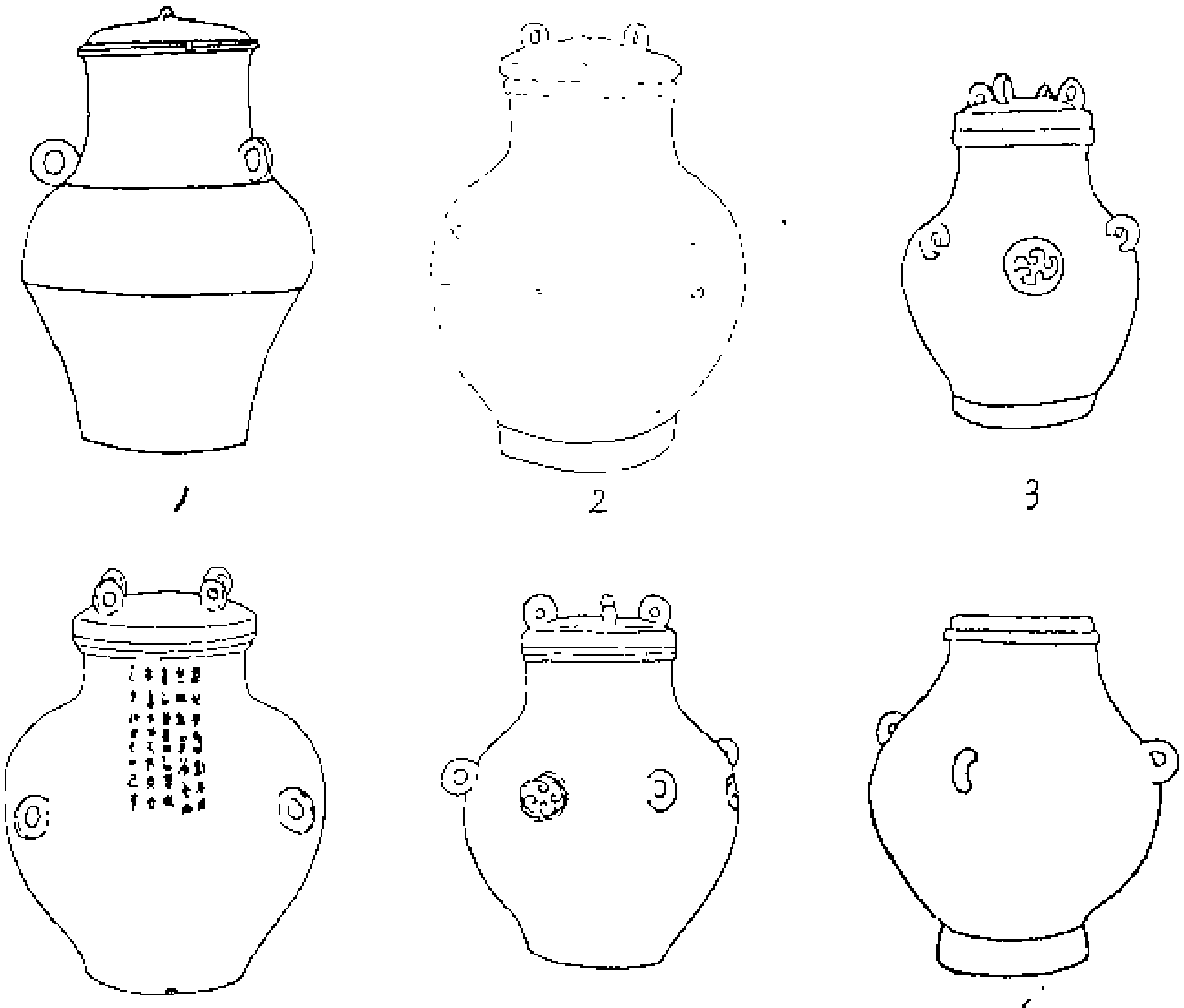
⑧關於楚系文字的特點，可參見拙文《楚系文字略論》，載《華夏考古》一九九〇年三期。



書也缶



書也缶銘文



Ⅱ型楚式缶

1、湖北襄陽團山M1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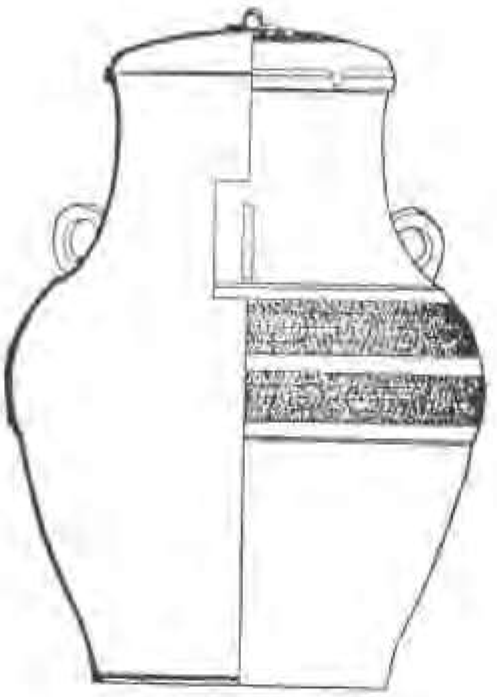
2.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

3、湖北江陵望山M2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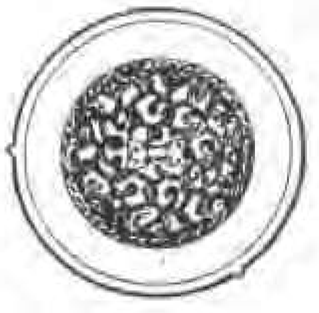
4.書也缶

5、四川簡陽窖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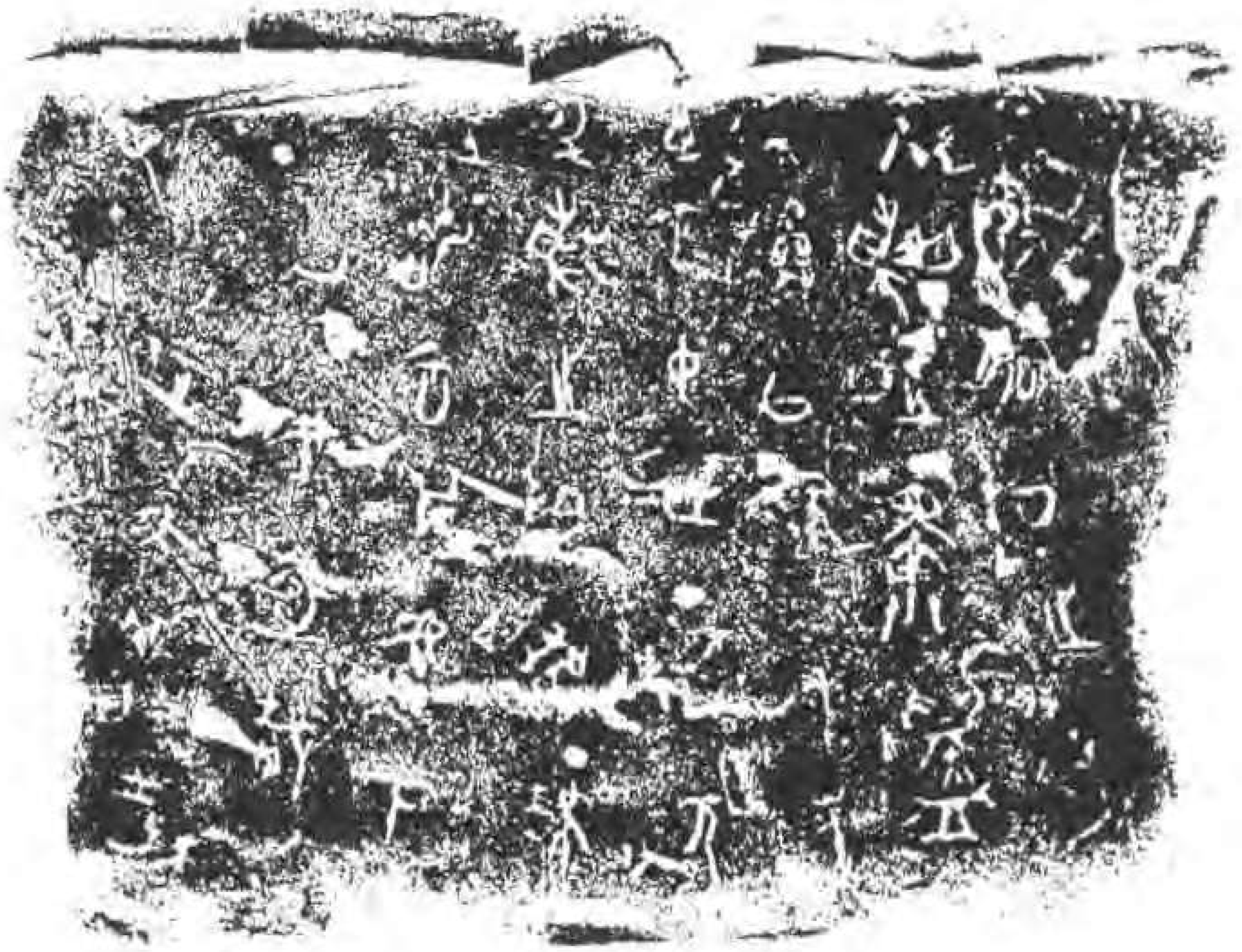
6.安徽壽縣楚王墓出土



鄭臧公之孫缶圖



缶器蓋紋飾



鄭臧公之孫缶銘文

「救秦戎」鐘銘文新解

《文物》一九七四年第六期及一九八〇年第十期，報道了出土於當陽季家湖楚城遺址一號臺基、現藏荊州地區博物館的一枚銅鐘，曾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不少學者對此器作過比較深入的研究，但時至今日，看法則頗為分歧。就該鐘所屬國別而言，或以為是秦器，或以為是楚器。就其鑄造的時代而言，就有秦桓公二十六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以後、戰國早期晚段、戰國中期、戰國中晚期等幾種不同意見。就其銘大斷句、釋字、理解而言，也有根本的分歧。可見，該鐘銘文雖短、件數僅一，意見則很多。大家努力探索的原因很清楚，就是此鐘關係到很重要的歷史問題，尤其是對於研究秦楚關係有重要意義。我們對這件鐘銘所涉及的問題也很感興趣，經過仔細斟酌，在此提出另一種解釋，供學術界討論。

據報道，該鐘是一套編鐘的一件甬鐘，製作非常精細，銅質優良；鐘外表的花紋以蟠螭為主體，間以乳釘紋、雷紋、陶紋、貝紋等；有突出的長枚三十六個，并飾渦紋（景部）。鐘外表刻有銘文十二字，四字在鉦，八字在鼓左：（見圖）

秦王卑命　　鉦部

競△王之定救秦戎　　左鼓

這十二個字，除鼓左第二字△有根本分歧外，其餘的文字釋讀不存在問題，主要是斷句、理解不一。綜合起來，大致有下面六種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鼓左第二字應該釋為「墉」，斷句、理解為：秦王卑（使）命競（人名）墉（築城）：（秦）王之（到）定（地名，陝西定陽），救秦戎（秦國軍隊）。主張該鐘是

秦器，「救秦戎」是指秦桓公二十六年秦晉兩國之間發生的一次戰爭，鐘的鑄作年代在公元前五七八年四、五月間。①

第二種意見認為，鼓左第二字應該釋為重，斷句、理解為：秦王卑（使）命，競重（鐘鏞競作），（秦）王之定（「王定」為古奏樂時習語，安也），救秦戎（秦兵）。并認為，古者戰勝厲俘即奏庸，此鐘云救秦兵而言「競庸」、「王定」，宜以《世俘解》說之，其稱秦王、秦兵（戎），可能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破郢、楚東從陳以後，是時漢北悉為秦有，斯則秦昭襄王所鑄者也。②

第三種意見認為，此器為楚，左鼓第二字為坪，斷句、理解為：秦王卑命競坪（可能為地名），王之定救秦戎。「大意似為秦王卑命于競坪，楚王決定救援秦軍。」第一字「秦」若與「王」連讀，則此鐘應作於秦稱王後，秦稱王在秦惠文王十三年（前三二五年），當楚懷王四年。③

第四種意見認為，第一個「秦」字，應與上一鐘上的銘文連讀，鼓左第二字應以釋「坪」為是，斷句、理解為：秦，王卑命競坪，王之定，救秦戎。「王卑命」，即楚王下命令之義。此器為楚，時代要晚於楚王作曾侯乙鎛和曾侯乙編鐘，介於戰國早期與戰國晚期之間，可定為戰國中期。④

第五種意見認為，鼓左第二字應釋為「塝（平）」，是楚器，「所記史實待考」，暫定為戰國前期後半段。斷句為：秦王卑命。競（境）塝（平）王之定，救秦戎。⑤

第六種意見認為，此鐘也可作另一種讀法，即鼓部文字从左往右讀：救秦戎，王之定，竟坪，坪即平定之意。⑥

那麼，此鐘究竟是秦還是楚，鼓左第二字究竟如何釋讀，銘文究竟如何斷句，如何理解

呢？下面從幾個方面談：我們的意見。

關於鐘銘的讀法，根據絕大多數鐘銘鼓應從右至左讀并且連接鉦銘的慣例，⑦我們同意上列多數先生的讀法。整篇銘文意思完整（詳後），其它鐘上不一定有字，如同信陽長臺關一號楚墓出土一套編鐘僅「型篙鐘」有銘一樣。這是我們首先要說明的一點。

關於該鐘的國別，撇開銘文內容不論，僅從銘文字體風格，即可看出多具南方楚系文字的特點。如秦字、△字、王字等。尤其是前二字的寫法，目前僅見於楚系。王、早、命、戎等字中有的筆劃中作粗筆裝飾，也多見於楚系文字。如王子午鼎、敫作郝王戟、者汈鐘、繁湯劍、吳王光戈、越王勾踐劍等。因此，該鐘應當屬楚而非秦。

關於此鐘的時代，其銘文字體，與戰國中晚期的鄂君啟節、楚王酓忎、楚王酓肯等器有別，而多具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特點，尤與坪夜君鼎、型篙鐘、王子嬰次爐、昭王之媓鼎、鼓的銘文類似，晚不到秦稱王（三二五年）以後。

根據該鐘形制、花紋的特點，它要早於信陽出土的型篙鐘，而多具春秋晚期的特點。這一點，李瑾先生已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證，我們就不多談了。

另外，我們又作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進一步證明鐘之鉦部與鼓部的比例關係有劃分時代的意義。⑭（見下表）

表中部分甬鐘，除楚公豪鐘外，出土地點都很清楚，時代也較明確。數據多為正式發表的實測數據，少部分是據發表的照片或拓本按比例換算所得，即使有些誤差，也不會進到影響結論的程度。

從表中可以看出，自兩周之際至戰國早中期，甬鐘形態演變有一定規律可尋，即鉦的長度越來越小，鼓的長度越來越長。如果將序號（1—6）諸鐘歸為第一組，則此組甬鐘鉦與鼓之

比在1.9:1－1.5:1之間；將6－9諸鐘歸為第二組，其鉦、鼓比例約為1.3:1－1.1:1；10－13歸為第三組，鉦長大致與鼓長相等或略短，比例為1:1－0.8:1，這種形制上的變化，當與對樂理及甬鐘物理性能的認識日趨成熟有關。

序號	鐘　　名	通高	甬高	銑長	鉦長	鼓長	鉦/鼓	時代	備註
1	楚公冢鐘（一）	42.7	13.9	28.8	18.8	10	1.88/1	西周晚	⑬
2	楚公冢鐘（二）	52.5	18.7	33.8	20.8	13	1.60/1	〃	⑬
3	秦公鐘（甲）	48	17	31	20.3	10.7	1.9/1	春秋早	⑭
4	秦公鐘（乙）	47	17	30	18.2	11.8	1.54/1	〃	⑭
5	西高泉村秦墓鐘	23	8.7	14.3	8.8	5.5	1.6/1	〃	⑮
6	淅川下寺M2大鐘	122	50	72	41	31	1.3/1	春秋晚	⑯
7	救秦戎鐘	38	10.5	27.5	15.2	12.3	1.24/1		
8	蔡侯鐘（大）	79	33	46	24	22	1.1/1	春秋晚	⑰
9	蔡侯鐘（小）	48	20	28	14.7	13.3	1.1/1	〃	⑰
10	曾侯乙鐘（大）	153.4	66.8	86.6	43.1	43.5	1/1	戰國中	⑱
11	曾侯乙鐘（小）	37.3	16.2	21.1	10	11.1	0.9/1	〃	⑱
12	擂鼓墩M2：81	96.3	43.5	53.2	26.5	36.7	1/1	戰國中	⑲
13	擂鼓墩M2：86	36.8	16	20.8	9.2	10.6	0.87/1	〃	⑲

顯然，屬於第二組的「救秦戎」鐘，鑄造年代不會早至春秋早中期，也不會晚至戰國的曾侯乙鐘之後，而應介於淅川下寺M2與壽縣蔡侯申編鐘之間。淅川下寺M2墓主為王子午，其卒年為公元前五五二年。蔡侯申卒年為公元前四九一年。秦王卑命鐘的鑄造年代就應在公元前五五二－四九一年這樣一個範圍之內，這與其形制、花紋特點、文字形體風格、及銘文內容是相吻合的。

關於對銘文內容的理解，我們與前列意見有根本的不同。鉦銘「秦王卑命」之卑，過去多主張讀為俾，訓使。我們則認為「秦王卑」之卑，乃秦王之名，如同秦始皇「及主名為政」（《秦始皇本紀》），或稱「秦王政」（《世本》）。楚共王名審，銅器銘文稱「楚王酓審」。⑨秦據史書記載是從秦惠文王十三年（前三二五）纔開始稱王的，這裏的「秦王」如不是當時秦曾稱過王，就應該理解為是作器者按楚人的習慣稱呼秦君，并不能據此就將此鐘的年代定在秦惠文王十三年之後。《文選．江淹．雜體．班婕妤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李善注謂秦繆（穆）公之女，這是按後来秦已稱王的習慣稱呼「秦公」為「秦王」，與此鐘楚人按楚之習慣稱秦君為「秦王」

有某些類似之處。春秋晚期秦國=君有秦景公、後伯車、秦哀公、秦惠公、秦悼公、秦厲公等。根據銘文內容，我們認為「秦王卑」就是秦哀公畢。

《史記．秦本紀》：「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而《秦始皇本紀》哀公作「㻫公」或「畢公」（今本）。梁玉繩曰：「諡法無畢字，當依《春秋傳》作哀公。」大家知道，秦君世系諸公多缺名，如夷公、惠公、悼公等。「哀公」之名，史無明文，惟獨《秦始皇本紀》及此鐘銘文纔得以確定，是秦哀公本名畢或卑，《秦始皇本紀》誤記為「畢公」或「㻫公」。這種現象，類似《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將「秦哀公」誤記為「秦恒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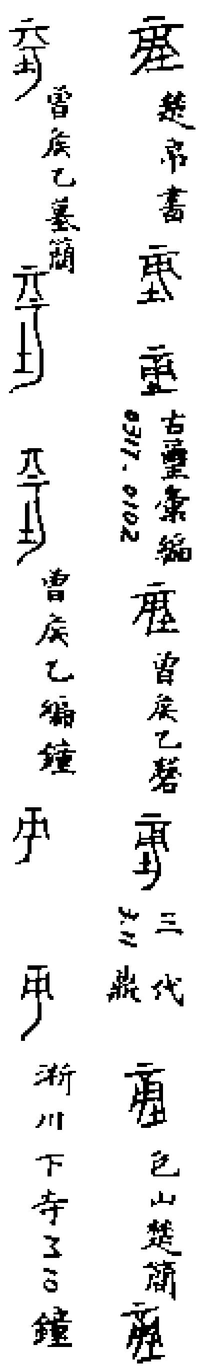
卑，古音屬幫母支部，畢屬幫母質部，二字不僅雙聲，而且韻部也近，相互通假是沒有疑問的。如典籍中从卑、从畢的字多與从辟之字相通。《周禮．秋官．大司寇》：「使其屬蹕。」鄭注：「故書蹕作避。」《禮記．禮運》：「其燔黍捭豚。」《釋文》捭注作擗。又作擘。《史記．吳太伯世家》：「子句卑立。」《吳越春秋》作「句畢」，同為人名，一作卑，一作畢，與我們討論的秦哀公之名正合。秦哀公在位年代為公元前五三六——五○一年，正好在我們按鐘制所推定的年限之內。

「命」即命令。這裡的「命」是秦王求師之命。當時諸侯國之間因某事相互援助稱「命」者典籍習見。如「宋人使來告命」、「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寡君聞命矣」等=。⑩結合下面文義，「秦王卑命」，應理解為「受秦王卑求師之命」，如同《左傳．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⑪《支記．宋世家》「鄭命楚伐宋」等。

鼓左八字，乃是受命後的內容。第一字競，如解釋為地名或人名，均覺句義難通。此字寫法與信陽出土荊篙鐘競字相同，但意義有別，荊篙鐘假競為境，而此鐘的競，結合下面文義，我們認為乃是強大、强盛之義。典籍中競為強（彊）義者習見。如《說文》：「競，強

語也。」《爾雅．釋言》：「競，强也。」《詩．大雅．抑》：「無競維人。」箋：「競，强也。」《左傳》中以「競」稱「楚」者多見，如「彼宗競於楚」（宣公二年）、「故不競於楚」（宣公元年）、「楚是以再世不競」（宣公十二年）、「今楚實不競」（襄公十三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襄公二二年）等，舊注執均為「强也」。競强疊韻。《廣雅．釋訓》：「競競，武也。」因此，「競」有武力强盛、强大之義。

「競」下一字也是本銘的關鍵字，這個字又見於下列楚系文字。嚴一萍先生最先將一式楚帛書釋為坪。商承祚先生釋為塝，讀為平。裘錫圭、李家浩先生主張上列二式都應釋為坪。何琳儀先生將前者釋為塝，後者釋為坪。不論是釋塝還是釋坪，但都認為該字應讀為「平」而不是垔，這一點則是共同的。上舉意見都有專文論證，此不贅述。過去多以「競」與「坪」連讀，屬上句（鉦銘）。我們則認為，鼓左銘文句義完整，與



鉦銘各屬獨立的句子，「坪」應與「王」連讀為「坪王」，即平王，就是楚平王。楚平王在位時為公元前五二八——五一六年，相當於秦哀公九年至二十一年，正好與秦哀公是同時代人，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競平王」就是强大的楚平王，這種讚美「王」的情形，金文及典籍是多見的。如牆盤銘文稱「𬭚圉武王」、「憲聖成王」、「肅哲康王」、「弘魯昭王」等。《詩．周頌》：「執競武王，無競為烈。丕顯成康，上帝是皇。」孔穎達疏：「《正義》曰，言有能持强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强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為强也。」《詩》以「執競」形容武王，與鐘銘以「競」歌頌平王，句子相似，句義相同，都是歌頌周武王，

楚平王武力的「強盛」。「競平王」就是武力強大或強盛的楚平王。鐘銘如此解讀，前後豁然貫通，與形制、時代、人物均密合無間。「平王」之平為謚稱，說明作此鐘頌揚平王時，平王已經作古（詳後）。

「定」為地名，「之定」就是到「定」這個地方去。這個「定」究竟在什麼地方，目前難以考定。從鐘銘內容分析，秦國與他國發生戰爭懇求楚國出兵營救，「定」地很可能在離楚不遠的秦境或他國境內。典籍中稱「定」的地名多見，此地的確切地點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秦戎」，過去多認為是指「秦軍」或「秦兵」，無疑是正確的。

經過上面的分析研究，鐘之銘文應該釋讀為：

秦王卑（畢）命

競坪（平）

王之定

救秦戎。

意譯為：受秦王畢（秦哀公畢）求師之命，強大的楚平王率援軍至定營救秦軍。

秦楚關係，時而友好，時而反目。友好時相互支持，典籍不乏其例，如《左傳》襄公九年，就記有「秦景公使士雃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吳師入郢，申包胥赴秦求救，秦國發兵援楚，擊敗吳師，就是典型之例。楚平王時，楚與秦的關係是友好的，據《史記·楚世家》：楚平王就曾為太子建娶親於秦，因秦女美貌而居為己有，此時秦國有難求助於楚，平王肯出兵相救是情理之中之事。此次秦國與他國的戰爭進行得如此激烈以至懇請楚國出兵的史實，似乎不見於記載，這就更增加了該鐘的史料價值。

此鐘是一組甬鐘中的一個，其它鐘上是否一定有銘，不得而知。觀其文義，作鐘者應是

楚國的一位貴族，他參加了這次營救秦軍的戰鬥，很可能是一位平王得力的部隊統帥，戰爭結束後，作此鐘，記此事，以為紀念。根據器物命名的一般準則，此鐘應稱「秦王卑命鐘」，或者「救秦戎鐘」，為避免將此鐘誤為秦器，宜稱後者為好。

鐘銘直稱「坪（平）王」，說明此鐘應是在平王去世後製作，根據上面我們對該鐘諸方面的分析，將其定在昭王時代比較合適，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吳師入郢前製作，待吳師入郢之時，作器者隨昭王出逃而遺棄此器。因此，其絕對年代就當在楚平王卒年（前五一六）至吳師入郢年（前五〇六）之間，這與鐘銘直稱「秦王卑」表明秦哀公（前五三六——五〇一年）還在人世也是吻合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鐘出土於當陽季家湖一號夯築臺基，鐘銘內容是楚貴族歌頌楚平王的，在該臺基上還出有一件目前楚地僅見的大型銅質建築構件。季家湖城址周圍不遠有不少楚墓羣，如城北約十公里的楚墓羣中就出有楚子适鼎、王孫飆作蔡姬匜等重器。這就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那就是，季家湖城址是屬於什麼性質的楚城，楚昭王徙都鄀以前的楚都究竟在哪裡？我們并不是說昭王以前的都城就在季家湖遺址，而祇是特別指出，這件有銘銅鐘及其出土地，至少提供了某些重要而且令人深思的線索，或許爲最終解開某些疑團投遞了一綫希望的曙光。

注釋

①李瑾《關於〈競鐘〉年代的鑒定》，載《江漢考古》一九八〇年二期。

②饒宗頤《說「競重」、「重夜君」與「重皇」》，載《文物》一九八一年五期。

③李零《楚國銅器銘文編年滙釋》，見《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三七九頁。

④劉彬徽《湖北出土兩周金文國別年代考述》，見《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二六二頁。

⑤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一三六頁。

⑥見《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二八四頁注⑵劉彬徽引述李家浩意見。

⑦個別鐘銘排列有別，如齊陶氏鐘，見《三代》一、四二．二—四三．一。

⑧馬承源先生曾經指出這一點，見《考古》一九七九年一期《關於翏生盨和者減鐘的幾點意見》。楚國的青銅甬鐘形制與中原（包括秦）同屬一個系統，至少目前缺乏分類的條件，其早晚演變的特點，最突出之處在於鐘身鉦部與鼓部的比例關係上。

⑨見楚王酓審盞，載《中國文物報》一九九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李學勤《楚王酓審盞及有關問題》。

⑩見《左傳》隱公五年、僖公二十八年等。

⑪各本「命」前有「受」字，楊伯峻認為當去掉，參《春秋左傳注》六五一頁。

⑫參見裘錫圭、李家浩《談曾侯乙墓鐘磬銘文中的幾個字》，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曾侯乙編鐘專題討論會論文。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六年二期七七頁。連劭名《甲骨刻辭叢攷、甲骨文中的「平」》，一九八八年油印本五九頁。承蒙趙世綱先生惠贈下寺鐘銘拓片，謹此致謝，該鐘銘「平均」連讀，可見將此字釋為「平」是沒有問題的。

⑬見《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銘文拓本選編》，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⑭盧連成、楊滿倉《陝西寶雞縣太公廟村發現秦公鐘、秦公鎛》，載《文物》一九七八年十一期。

⑮《寶雞縣西高泉村春秋秦墓發掘記》，載《文物》一九八〇年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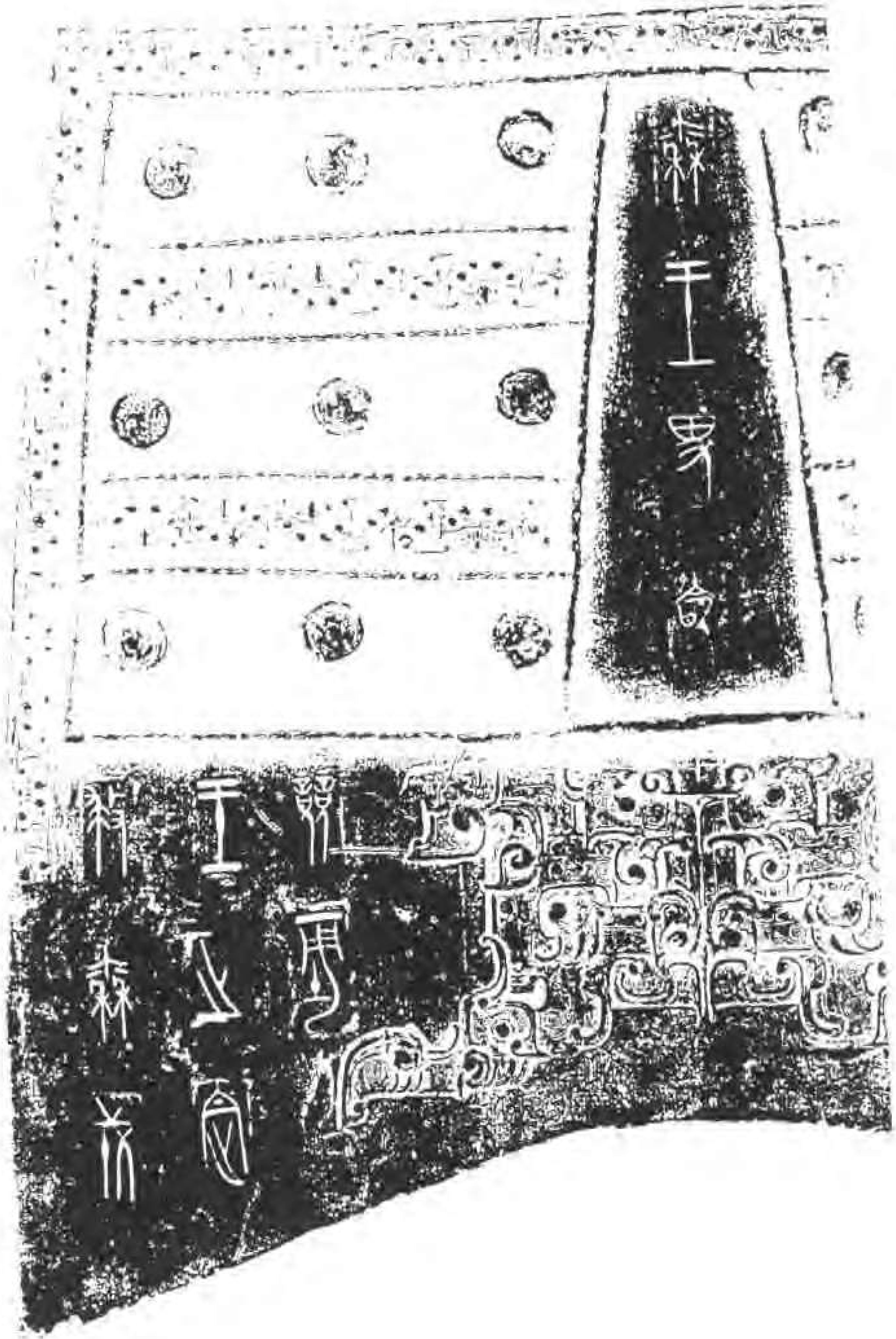
⑯《河南省淅川縣下寺春秋楚墓》，載《文物》一九八〇年十期。又見《江漢考古》一九八六年三期趙世綱《淅川下寺楚墓王孫誥鐘的分析》。

⑰《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⑱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⑲《湖北隨州擂鼓墩二號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五年二期。

（原載《江漢考古》一九九二年一期，與劉森淼合作）



救秦戎鐘

楚器銘文中「楚子某」之稱謂問題辨證

——兼述古文字中有關楚君及其子孫與楚貴族的稱謂

截止目前，傳世和近年出土而又見諸正式刊物鑄有「楚子某」的青銅器，有三件。以往的研究者，將「楚子某」理解為楚王某或楚國王子某，這樣，「楚子」後面一字的考釋就限制在楚王名或楚國王子名這一特定範圍，幾件青銅器就成了楚王器或楚國王子器。「楚子某」究竟是不是楚王或楚國王子，這不僅＝是對幾件青銅器的認識和幾個古文字的考釋問題，而應是楚史研究中必須弄清的問題，否則，一系列的問題將會由此而生。筆者試圖就這一問題談一點粗淺的看法，為便於討論，本文打算首先介紹幾件青銅器的簡單情況，以及筆者對幾個關鍵字的看法；進而列舉有關楚國＝君及其子、孫與楚貴族稱謂的古文字材料；最後分析有關材料，得出我們對這一問題研究的結論。

一、三件銅器簡況及銘文辨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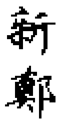
1、楚子親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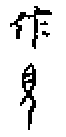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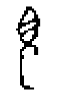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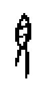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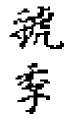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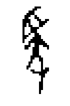
此器乃傳世品，最早見於端方《陶齋吉金錄》（卷二、四四——四五），銘文、圖象各二，當屬一器一蓋。同銘之匜還見於其它著錄，《三代》(10.15.2—4) 錄有三篇字數相同僅個別文字稍異的銘文，每篇三行，計十九字：

隹八月初吉庚申

楚子[illegible]盥（鑄）其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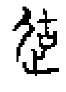
匽子孫永保之

第十字或作，郭沫若釋為⿰貝爰，即古鍰字，認為楚子⿰貝爰即考烈王熊元。② 陳夢家認為「此器花紋、形制屬新鄭晚期，『庚申』二字亦接近戰國字體，作器者是楚國王子，恐非熊元，因時代不和。」③ 有的先生認為「⿰貝爰或可讀為『員』，楚子⿰貝爰可能即楚康王之子員。」同時也指出，此字舊釋為⿰貝爰亦屬可疑，可暫存待考。④ 高田忠周曾將此字釋為親，以為穎之古文，而李孝定同意郭沫若釋⿰貝爰，認為高田氏說誤。⑤ 容庚將此字列入《金文編》之附錄。

我們認為，將該字釋為⿰貝爰或親均欠妥。此字左旁應從高田氏說从見，而不是从貝。見與貝雖然後來形近易混，但還是有區別的。見字譌作，上部大多作尖狀形，兩橫多作斜劃；下部兩筆一長一短，長短差距較大。貝字後來譌作 、 等形，上筆大多較平直，中間兩橫大多平書；下部兩筆基本等長，即使有長有短，而長短差距較小。與此器時代接近的王子嬰次爐、王孫誥鐘諸器中的 、 等字所从之貝，就與此字所从之、不同。古文字中的爰字所从的上下兩手一直不變，變化較多者為兩手的中間部分。此字右旁乃爰字稍譌，與侯馬盟書之、鄂君啟節之 、虢季子盤之頗同。从見、从爰，即《說文》之⿰見爰。「大視也。从見、爰聲。」從此器的形制、花紋以及銘文字體分析，將其相對年代定在春秋晚期，大體上是正確的。

2、楚子适鼎

此鼎出土於湖北當陽趙家湖以北，同出的青銅器還有鼎、簠、缶、盤、匜各一，計六件，時代屬春秋中期偏晚。⑥ 此鼎銘文兩行六字：

楚子

之飤[illegible]

鼎銘之「飤[illegible]」，還可舉出乙簋、仲義昃簋、𢍰兒鼎、鄧公乘鼎、蔡太師鼎等。《說文》[illegible]「从泉，緐聲，讀若飯。」或以為「緐」當假為飯，表明鼎之用途，引伸則表示用鼎的名稱。⑦

𨔝字是一個疑難字，目前有兩種釋讀：一種是將此字隸寫作𧺆，从古。⑧另一種是釋為超，認為此字右邊偏旁从口从爪，為召之古字，楚子名超，即文獻所載楚康王招或昭。⑨經筆者反復目驗銘文原拓，此字左邊當是从辵，不从走；右邊口上兩筆基本是直綫交叉（豎筆略帶弧形），呈「十」形斜居口上，與古璽佔、怗、㚣所从之古、古貨貝古、古、楚簡古、古等形類似。⑩从辵从古即适，古陶文之𨔝、侯馬盟書之𨔝，與此字形體類似，可能是一字。⑪

3、楚子𨔝鄭敦⑫

此敦出土於湖北襄陽山灣東周墓地M33，下器腹壁有銘文二行七字：

楚子[illegible]

[illegible]（鄭）之飤[illegible]

同墓還出土一件銅匜，上器內底和下器內底各有銘文二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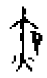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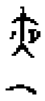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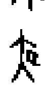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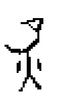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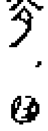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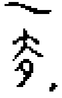
子季嬴青𦍋（擇）其

吉金自乍（作）飤匜

𥌒（眉）耆（壽）無期子＝孫＝

永保用之

關於敦銘與匜之下器銘，由於該器原來可能經常被使用，以及長期埋垄地下等原因，乙

經鏽蝕。去鏽處理後，文字筆道較淺，甚至模糊，因而敦銘第三和第七字就成了不解之謎，要想認準，確非易事，經筆者仔細觀察原器，第三字的情形大致是這樣的：上一豎筆與左上一撇是連接的，右下一小豎與其上一捺中間斷開，不見有連接痕跡。此一小豎與其左下一橫筆勢似連而非連。下部中間的一豎與下面一橫似連接，但筆道不甚清晰。此字左下方空襠處似有一斜劃，然較模糊，為便於討論，筆者在此提出一種僅供參考的意見。此字上部穴似大，與鄂君啟舟節之仌、鑄客鼎仌等形類似，下从夕，當是夜字。古文字中的夜，或从亦从夕作（夜君鼎）、或从亦省作（效卣）、或从大作（克鼎）。夕旁一般寫在人之左右腋下，但也有變例，如好蚉壺「日夜不忘」之，便將夕旁寫在人之上部，並省去人形上部筆劃。天星觀楚簡中的夜作，⑲則又將夕旁移入人之下部，與本銘類同。本銘夕之上部一撇和左側一豎，可視為「亦」旁的左右兩筆移入下部，或者是飾筆（因夜可省从大）。魯生鼎之，或釋去、或釋大邑，⑳筆者以為不妥，應釋為夜字，與我們討論的敦銘第三字和楚簡夜字類似。考慮到敦銘楚、子、之等字，一筆之間每有斷筆，第三字有可能原來就是从亦、从夕，與楚簡夜字類同。第七字上似从子，下部不清，不識，應是器名。

二、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中有關楚國「君」、楚君之子、孫與楚貴族的稱謂

上列三件銅器的共同特點是，時代大致都在春秋中晚期，作器者自稱「楚子某」。以往的研究者認為「楚子某」是「楚王某」或「楚國王子某」。也就是說，以往的研究者把「楚子某」之「子」，理解為爵稱「子」或兒子之「子」。這種看法是否符合楚國的實際情況，我們有必要首先對楚國「君」、楚君之子、孫及楚貴族稱謂的古文字材料作綜合分析，然後再下結論。經過我們的比較，有關這方面的材料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需要說明的是，

我們列舉的材料主要限定在與本文有關的、文中帶有「楚」或「王」字樣的範圍，引文多為節錄，不加標點）：

(一)、西周時期，周王室、貴族對楚君稱「楚子」，或稱「楚伯」。

目前可以舉出的材料有以下幾條：

1、西周甲骨文

曰今龏（秋）楚子來告口後口

據《史記．楚世家》記載，楚在周成王時受封。上舉甲骨文「楚子」之「子」是爵稱，「楚子」指楚國之君，學術界的意見比較一致。⑮

2、史生簋

召伯史生事楚白（伯）

此簋出土於周原，未見全銘，文中之「楚伯」當指楚君。⑯

3、令簋

隹王于伐楚白（伯）才（在）炎

郭沫若將此器定為成王時，「楚白」連讀。⑰唐蘭原定此器為康王時，「楚白」也是連讀，後來改定昭王時，「楚白」二字之間斷開，⑱據目前的材料分析，「楚白」可連讀，至於禽簋中的「楚侯」，當以唐蘭、陳夢家釋「蓋」為是。⑲周原甲骨還有一條所謂「楚白（伯）乞（迄）今龏（秋）來由于王其側」之「楚白」，⑳從有的摹本看未必是「楚」字，因為另外兩見楚字均从足，而此字从厶，「三」也不一定是「乞」字，很可能是數目字三。此條甲骨存疑待考。

(二)、春秋戰國時期有的諸侯國稱楚君為楚王、王或楚君，稱楚之太子為太子。

1、蔡侯鐘

余非敢寍忘有虔不易𨑳（左）右楚王

2、中子化盤

中子化用保楚王用正（征）梠用

3、詛楚文㉑

以底（祇）楚王熊相之倍（背）盟

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

4、曾侯乙墓竹簡

王帶一乘逄車三匹騮

大（太）子帶三乘逄車

5、王孫袖戈

伯命曰獻與楚君監王孫袖

中子化盤之「中」是國族氏名，乃中州六器之「中」，為漢陽諸姬之一。㉒曾侯乙墓竹簡之王、太子，當指楚王、楚太子。㉓王孫袖戈中的「伯命」當是巴人的首領，是他將此戈贈給楚國派到巴地進行監管的楚人王孫袖。「楚君」似指楚國之君，名「袖」者，乃某楚王之孫。戈的形制約當於春秋晚期至戰國前期。㉔

(三)、楚君自己作器，在西周中晚期稱「楚公」，春秋戰國時期稱「楚王」。

稱楚公者如：

1、楚公冢鐘（共四件，《三代》一·六·二、一·七·一、一·五·一、一·六·一）

楚公冢自𨮻（鑄）𨬍鐘孫=子=其永寶

楚公豪自乍寶大䨻鐘孫=子=其永寶

2、楚公豪戈

楚公豪秉戈

3、楚公逆鎛

隹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乍吳雷鎛

楚公豪之「豪」，以前有多種釋讀，最近，張亞初先生主張釋家，即楚公熊渠。張還認為，楚公豪鐘的形制、紋飾和銘文字體接近西周中期，年代要早於楚公逆鎛，相當於周夷王或厲王時期。㉕孫詒讓考訂楚公逆為楚之先君熊咢，㉖学術界均采其說。另有楚公𡄥鐘，陳直疑為熊坎所造，㉗但也有疑為偽器者，㉘故不錄。

稱楚王者，如楚王媵邛仲嬭南龢鐘、楚王領鐘、楚王酓章作曾侯乙鎛、楚王酓章劍、楚王酓璋戈、楚王酓肬鼎、楚王酓肬釶鼎、楚王酓肬固、楚王酓肬盤、楚王酓悍鼎、楚王酓悍盤等，均乃春秋戰國時器。

(四)、楚王室、貴族對楚君稱楚王、天王或大王，王卒後稱其謚號。如：

1、王孫誥鐘㉙

王孫誥擇其吉金自乍龢鐘……敬事楚王……以樂楚王者(諸)侯嘉賓及我父兄(兄)者士……

2、楚屈弔沱戈

楚屈弔(叔)沱屈口之孫……楚王之元右王鐘

3、淅川下寺乃=編鐘㉚

隹王正月初吉庚申口口自乍永命其眉壽無疆敬事天王至于父兄以樂君子江漢之陰陽

4、楚簡（望山五二）㉜

口迻王東大王己巳內齋

5、鄂君啟節

大司馬卲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王居於菽（紀）郢之遊宮大攻尹脽台（以）王命命集尹……

淅川下寺編鐘「敬事天王至于父兄」語，與王孫誥鐘「敬事楚王……以樂楚王、諸侯、嘉賓及我父兄諸士」句類似，「天王」當指楚王。天大本一字之分化，「天王」也可能義同「大王」。望山楚簡中稱「東大王」數見，東大王即楚簡王。另，望山楚簡與天星觀楚簡中，簡文每＝以「某客某＝䎽（問）王於葴郢之歲」作為紀年。除此，還有墓主「事王」、「時（侍）王」的記載，㉝「王」均指楚王。

6、卲王之諻鼎、簋

卲王之諻之饋鼎

卲王之諻之盛（薦）廏

據張政烺先生考證，諻當讀如媓，訓為母，卲王之諻蓋即昭王之母，㉞卲（昭）為謚號。

7、江陵望山楚簡中稱東大王、聖王、悊王數見，悊王在聖王之後，悊、悼音近，這三位王就是楚簡王、聲王和悼王。㉟東（簡）、聖（聲）、悊（悼）分別為三王之謚號。

(五)、楚君之子（一代）作器自稱「王子某」、「王子某＝」或「太子」，楚君之孫（二代）作器則稱「楚王孫某」或「王孫某」。

稱「王子某」或「王子某＝」者，如王子昃鼎、王子嬰次爐、王子午鼎、王子申盞、王子啟疆尊、大廣鎬（王子齊）、鄦陵君王子申鑑等，據張政烺先生考證，王子昃即公子側（司

馬子反），㉟為楚穆王子。據王國維考證，王子嬰次即令尹子重，㊱為楚穆王子。王子午即令尹子庚，乃莊王之子。王子申蓋之王子中，或以為即《左傳》成公六年之公子申。㊲或以為他是楚平王長庶公子申。㊳王子啟疆，或以為即薳啟疆。㊴筆者以為薳啟疆與其始祖蚡冒或王子無鈎相距二百年左右，其間已隔數代，根據我們的分析，薳啟疆不能自稱「王子」。王子啟疆應是某王之子（一代）。古人同名者常見，如楚王子名「中」者就有三見。楚平王之子名建字子木，楚屈建亦字子木。薳啟疆與王子啟疆同名而非同人。殷滌非先生認為，「秦客王子齊」即質於秦之楚太子、後來立為王之考烈王元（完）。㊵經諸家研究，王子中鑑之王子中為楚國王子，器屬戰國晚期。㊶有的先生主張王子中乃春申君黃歇，㊷有的先生則認為他很可能就是王子負芻。㊸

稱太子者，如壽縣朱家集楚幽王墓內出土「大（太）子鼎」三，「大（太）子之鎬」一。自銘太子者，當是楚幽王熊悍為太子時作。㊹

稱「楚王孫某」或「王孫某」者，如楚王孫變（漁）戈、王孫遺者鐘、王孫誥戈、王孫誥鐘、王孫霥作蔡姬食𠤳、王孫袖戈以及望山楚簡中之王孫桌、王孫巢等。據石志廉先生研究，楚王孫漁應是楚平王時吳楚交戰中戰死於長岸的司馬子渙。㊺據劉翔、孫啟康先生研究，原以為徐器之王孫遺者鐘應定為楚器，王孫遺者即公子追舒，乃莊王之子，穆王之孫。㊻王孫誥為王子午之子，楚莊王之孫，所以稱王孫。㊼王孫霥可能是楚成王時人。㊽楚簡中的王孫桌與王孫巢可能是一個人，墓主悼固以悼為氏，從簡文所祭祀的先君東邸公、王孫桌看，他很可能是悼王的曾孫。㊾換言之，東邸公為悼王之子，王孫桌為悼王之孫，

㈥、楚貴族作器，則分姓名前冠國名或氏名、名前冠國名和氏、名前冠宗主或名前冠宗主和氏等。

姓名前冠國名或氏名者，如：

1、楚嬴匜

隹王正月初吉庚午楚嬴鑄其匜

2、楚季苟作媵盤

楚季苟乍嬭（羋）傳膹盥（沫）般（盤）

楚為羋姓，嬴姓女自稱楚嬴，顯係適楚之女，「楚」係其夫國名。㊿另有一楚嬴盤，與匜同出，銘文略同。(51)據《世本八種．茆泮林輯本》楚季氏條，「楚若敖氏生楚季，因氏焉。陳大夫有楚季騱。」知「楚季苟」之「楚季」應是氏，「苟」是名，「嬭(羋)傳」是他女兒的姓名，這類似於「蔡侯作姬單媵匜」，姬是蔡姓，單是蔡女名。楚國有「楚季氏」，此盤便是物證，另有一件「楚尚」車轄，「楚」可能是國名或氏名，「尚」是器主之名。(52)

名前冠國名和氏者，如：

3、楚屈弔沱戈

楚屈弔（叔）沱屈〔蕩〕之孫……

楚屈弔（叔）沱之元用(53)

4、楚屈子赤角媵匜(54)

隹正月初吉丁亥楚屈子赤角朕（媵）中（仲）嬭（羋）璜飤匜其釁耆無疆子=孫=永保用之

《通志．氏族略》：「屈氏，楚之公族也。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以為氏。」據何浩先生研究，屈叔沱名蕩，字叔沱，屈完之孫，楚莊王左廣之右。(55)趙逵夫先生認為，屈子赤角即《左傳》文公九年的「楚公子朱」，赤角是名，子朱是字。屈氏襲職為莫敖，襲世職

者可稱「屈子」。子朱為息公，亦當襲屈氏世職兼任莫敖。(56)

名前冠宗主或名前冠宗主和氏者，如：

5、遠之盉(57)

楚弔（叔）之孫遠為之鎰

6、倗之鼎(58)

楚弔（叔）之孫倗之飤[illegible]

7、倗之罐形鼎(59)

楚叔之孫倗擇其吉金自作浴[illegible]（興）

8、倗之浴缶(60)

楚弔（叔）之孫䖒子倗之浴缶

有的先生認為，「楚叔之孫」是表示「倗」的族系所出，薳氏與楚王族同出，子馮（倗）的先人曾被稱為「楚叔」，「楚叔」是完全可能的。(61)有的先生則認為「楚叔」即楚王叔。王子午與共王是弟兄，為莊王之子。王子午對共王的兒子康王、靈王和平王講，都可稱為楚叔。楚叔之孫就是王子午之孫，王子午與王孫誥是父子，楚叔之孫亦即王孫誥之子。(62)不管「倗」是王子午之孫，還是薳子馮，僅就楚叔稱謂這一點，認為應是「倗」強調其家世、表明其宗支，大家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楚叔」即「倗」、「遠」之宗主。這類似於叔多父簋，「師趛父孫叔多父作孟姜隮簋」。至於「倗」又稱「楚叔之孫䖒子倗」，「䖒」乃「倗」之氏名，表明他已被封於「䖒」，以「䖒」為氏。

三、「楚子某」的稱謂問題

本文之所以佔據一定的篇幅列舉經過我們分析後歸納的如上幾個方面的古文字材料，就是因為我們從中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1. 對楚君稱「楚子」者，祇見於周原甲骨文及維護周禮的有關文獻，如《春秋》、三《傳》等。
2. 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君從不自稱「楚子」。也不見諸侯國稱楚君及其子、孫為「楚子」。
3. 春秋戰國時期，楚君之子、孫作器自稱「王子某」、「王孫某」或「楚王孫某」。
4. 楚貴族作器自稱則出現多種情況，對王及王之子、孫也從不稱「楚子」。
5. 前列三件「楚子某」的銅器，不可能是楚王之器，也不可能是楚國王子器。自然，楚子親也就不可能是楚王熊元或楚康王之子員，楚子迲也不會是楚康王招。

我們這樣推斷，除有上列古文字材料之依據外，還可從有關文獻和兩座墓葬的規模，以及同出的銅器銘文中得到佐證。

楚國=君自恃國力強盛、先祖鬻熊輔助文王有功而不甘心周天子所封之爵稱的材料，在有關文獻中是屢見不鮮的。僅從《史記．楚世家》中我們便可以看出：周夷王之時，熊渠就「曾不與中國之號謚」，而立其長子、中子、少子分別為亶王、鄂王和越章王。楚武王時「欲以觀中國之政」，要求「王室尊吾號」，周王不加位，就自立為武王。楚莊王時，「觀兵於周郊」、「問鼎小大輕重」，大有滅周之野心。楚靈王時，析父曾誇耀靈王，認為「周之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山東六國共伐秦，推楚懷王為縱長。直至頃襄王時，頃襄王還想「南面稱王」，並「護使諸侯」，復為縱長，而「欲圖周」。周王護使問楚相昭子，昭子竟毫不掩飾地回答：「周何故不可圖也！」這些事實均清楚地表明，楚自西周開始便逐漸強大起來（西周早期的銅器銘文中每有「懲楚」、「伐楚」的記載便說明了這一點），至春秋戰國時期，不僅稱霸諸侯，問鼎中原，而且妄圖一統天下。楚君從不滿意周天子所封之爵

稱，也從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裏，周王不加位，便自立為王。可想而知，楚君自作永久紀念的寶器，豈能自稱「楚子」！

壽縣朱家集楚墓，是楚國晚年之君楚幽王墓，其規模之大，隨葬物品之多，是大家熟知的。㊵淅川下寺楚墓，乃楚國王族或貴族墓，其規模有多大，出土器物如何豐富，也是衆所周知的，然而，出「楚子迮」鼎和出「楚子夜鄭」敦的墓葬情況又如何呢？

如前所述，出楚子迮鼎的墓內祇出有兩件銅鼎和簠、缶、盤、匜各一，計六件銅器，隨葬兩鼎的墓僅類似於洛陽中州路M4、侯馬上馬村M5、M11、江蘇六和程橋M2和長安客省莊KM2。㊶如按周禮，其等級祇相當於「士」。出楚子夜鄭敦的墓（山灣M33），祇有一棺一槨，墓口長寬為3.44×2.04、墓底為2.95×1.28米。隨葬品有青銅鼎二，匜、缶、盤、匜、瓢、匕首各一。另有箭頭九、馬銜二、玉片二、玉飾一、鹿角一等，不見陶禮器。如論其等級，也祇能相當於「士」。這兩座墓葬的規模，遠遠趕不上壽縣楚王墓和淅川下寺楚墓，够不上楚王或楚國王子、王孫的等級，因此，墓主就不會是楚王或楚國王子。如果將楚子迮鼎、楚子夜鄭敦均視為楚王的賞賜品或另外加入的，這恐怕不大符合該墓的實際情況，因為地位較低的「士」是不易得到本國之王自作的寶器的。如果說器物有新有舊，恐怕是使用程度不同所致；花紋、形式略有差別，有可能是墓主生前兩次鑄造，死後一同隨葬。從總的情況分析，楚子迮鼎與該墓的時代，都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與楚子夜鄭敦同出一墓的青銅匜上鑄有「子季嬴青，擇其吉金，自作食匜」等字樣，這篇匜銘對於我們探討有關問題甚為重要。據《世本八種．茆泮林輯本》子季氏條「楚公族子季氏」，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子季，《世本》曰『楚公族子季氏』」，知「子季」為氏，是楚公族，嬴青乃其後裔。古人名和字有意義上的聯系，或同義、或反義，

有時我們看不出其中的聯繫，這主要是語義變遷的緣故，「楚子夜鄭」與「子季嬴青」應是同一個人，「嬴青」是名，「夜鄭」是字。「字」前冠以「子」則是男子的尊稱或美稱，古人取字往往用之。如子貢（端木賜）、子庄（公孫僑）、子胥（伍員）、子大叔（游吉）、子家羈（懿伯）等。在銅器銘文中，凡自稱，可稱名，也可稱字。如「禹」字「叔向父」，在禹鼎中自稱其名為「禹」，在叔向父簋中則稱字「叔向父」。㊺

子夜鄭敦與嬴青匜同出一墓，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子季」是公族，他應是楚國某位先君（王）的子或孫，後來這一支從王族中分離出來，另立新氏，「子季」為新氏的始祖。其後裔嬴青作器，可稱氏稱名，也可祇稱字，而在字前冠以國名「楚」。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上舉楚子親、楚子适二人的稱謂，應與楚子夜鄭類似，即「楚」為國名，「子親」、「子适」是「字」。他們與楚王室同姓，其先輩屬楚之公族。他們已另立新氏，其始祖原是楚國的王子或王孫。也就是說，他們是王子、王孫的後裔（最高也不過是王之曾孫），屬楚之貴族階層，而不是楚王或楚國王子。

江陵望山M1的墓主𢛮（悼）固，以悼為氏，乃悼王之曾孫，竹簡記載有關他的事情時，不稱其為王子或王孫，而對其先祖稱悼王、東郚公、王孫喿。東郚公為悼王之子，稱其為「公」，說明他已被封於東郚，猶如《左傳》昭公八年楚滅蔡，而使公子棄疾為蔡公一樣，「公」乃其爵稱（楚君稱王，縣令稱公）。王孫喿乃東郚公之子、悼王之孫，所以稱「王孫」。類似的材料也能說明一定的問題。

至於楚子親、楚子适、楚子夜鄭（子季嬴青）相當於文獻中的哪一位貴族，我們一時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對應關係，也許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貴族與王室的關係越來越疏遠，地位越來越低下，以至在殘存至今的文獻中找不到他們留下的足跡。

本文根據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對楚器銘文中「楚子某」的稱謂問題作了一些探索。這主要是：一，對「楚子某」三器的器主之名字的釋讀提出了新的見解；二是列舉並分析了經過歸納的有關楚國之君，楚君之子、孫及楚貴族稱謂的古文字材料；三是通過總結這些材料，並以這些材料為依據，結合有關文獻，「楚子某」的墓葬情況及共存的銅器銘文等，說明「楚子某」並非楚王或楚國王子，而應是楚之王子、王孫的後裔，屬楚之貴族階層；他們已另立新氏，其始祖為王子、王孫（或公子、公孫），即楚公族。

附記：本文的論證主要是根據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主要說明的問題是「楚子某」不是楚王或楚國王子。至於「楚子某」的身份，筆者根據有關材料，作了一些推斷，結論是否正確，還有待更多材料的檢驗。我們討論的「楚子某」器之「子」不是爵稱，是針對楚國而言，其它諸侯國或方國有稱「子」者，不屬本文討論的範圍。

關於楚子親的看法，筆者於一九七九年在吉林大學時，曾撰小文呈思泊先生指正。後來又讀到楚子迼鼎、楚子夜鄭敦，隨手做了一些筆記，搜集了有關資料，現綜合寫成此篇，並以此文作為對于師思泊先生的紀念。

一九八五年八月寫定於武昌珞珈山

注釋

①見孫稚雛《金文著錄簡目》一六七頁。下面所引常見銅器的出處，多見於此書，不再加注。

②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以下簡稱《大系》）考一六八。

③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王世民先生曾指出，「該器之『子』並非爵稱」，見《關於金文中的諸侯爵稱》。

④⑭見劉彬徽《楚國有銘銅器編年概述》，載《古文字研究》第九輯。

⑤參見李孝定等編著《金文詁林附錄》一五七六。

⑥余秀翠《當陽發現一組春秋銅器》，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一期。

⑦參見《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一期五三頁引陳邦懷先生說。

⑧知《文物》一九八〇年十期三十九頁、《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三三二頁等。

⑨夏淥、高應勤《楚子起鼎淺釋》，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一期。

⑩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中4337、5003、等璽中的右邊一字的右邊偏旁，與我們討論的這個字的「古」形類似，璽文或釋佔、或釋居，但均認為从古，與3495、3178、4103等璽中的估字類似，應是一字。筆者考慮到鼎銘此字的某些特徵，曾認為它可能是居字（下从止），也懷疑過它是趠字，經綜合比較有關字形，終不如文中之說為長。

⑪陶文見周季木《季木藏陶》三·三，金祥恆《陶文編》附錄三三摹得不準。盟書見《侯馬盟書》委質類八六：一第一字，存疑字中此形摹寫有誤。

⑫湖北省博物館《襄陽山灣東周墓葬發掘報告》，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二期。

⑬此字承蒙滕壬生同志見告，謹此致謝。

⑭容庚《金文編》釋去，郭沫若《大系》考一七九釋大邑。

⑮參見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討》六二—六七頁，摹本見二九六頁。

⑯見陳全方《周原甲骨所見國名補釋》，載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古文字論集》（一）第一一四頁。

⑰郭沫若《大系》考三、圖七五、錄二。

⑱唐蘭《論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七三、一〇八頁。

⑲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載《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一期，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載《考古學報》一九五五年第十冊。其它說法參見《金文詁林附錄》一八三一引文。

⑳參見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討》一〇〇頁、二九〇頁。

㉑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九。

㉒參見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屬》，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二期。

㉓(53)參見舒之梅、羅運環《楚同各諸侯國關係的古文字資料簡述》，載《求索》一九八三年六期。

㉔參見高至喜、熊傳新《楚人在湖南的活動遺迹概述》，載《文物》一九八〇年十期，五八頁，又見周世榮《湖南出土戰國以前青銅器銘文考》，載《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二五二頁、二七五頁。銘文稱君之例如，鄴君鐘銘中之「鄴君」，黃君簋中之「黃君」。可參見滅冬鈴文（其文見本篇注(65)）三八頁。

㉕張亞初《論楚公家鐘和楚公逆鎛的年代》，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四期。

㉖孫詒讓《古籀拾遺》中七。

㉗陳直《史記新證》九二頁。

㉙銘文摹本見《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二九三頁。

㉚(58)河南省博物館等《河南淅川縣下寺一號墓發掘簡報》，載《考古》一九八一年二期。

㉛參見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戰國楚簡研究三．江陵望山一號楚墓竹簡考釋》，一九七七年油印本；又《荊州望山一號墓竹簡（占禱）》摹本。以下引文不再加注。

㉜天星觀簡文見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載《考古學報》一九八二年一期。

㉝(65)張政烺《邵王之諻鼎及簋銘考證》，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八本三分冊。

㉞(64)參見陳振裕《望山一號楚墓的年代與墓主》，中引朱德熙、裘錫圭先生及李家浩同志說，載《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㉟王國維《觀堂集林》王子嬰次爐跋》。

㊱㊲李瑾、徐俊《論先秦楚國職官名稱及有關問題》，載《華中師院學報》一九八二年六期。

㊳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七，二六頁。

㊴殷滌非《壽縣楚器中的「大府鎬」》，載《文物》一九八〇年八期，附有銘文、圖象。

㊵李零、劉雨《楚鄴陵君三器》，李學勤《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載《文物》一九八〇年八期。

㊶何琳儀《鄴陵君三器考辨》，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一期。

㊷何浩《鄴陵君與春申君》，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五年二期。

㊸參見郝本性《壽縣楚器集脰諸銘考釋》，載《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二一〇頁。

㊹石志廉《楚王孫漁戈》，載《文物》一九六三年三期。

㊺劉翔《王孫遺者鐘新釋》，載《江漢論壇》一九八三年八期。

孫啟康《楚器王孫遺者鐘考辨》，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四期。

㊽㊾參見張亞初《淅川下寺二號墓的墓主與一號墓編鐘的名稱問題》，載《文物》一九八五年四期。

㊿參見王育成《從兩周金文探討婦女「稱國」規律》，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二年一期。

(51)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冊四六七頁，附圖八五六；上冊四六四頁，附圖八四二盉。

(52)(53)見《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二五六頁、二四九頁。

(54)銘文見《江漢考古》一九八〇年二期圖版壹。

(55)何浩《「楚屈叔沱戈」考》，載《安徽史學》一九八五年一期。

(56)趙逵夫《楚屈子赤角考》，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二年一期。

(57)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吳縣何山東周墓》，載《文物》一九八四年五期。

(59)河南省丹江庫區文物發掘隊《河南省淅川縣下寺春秋楚墓》，載《文物》一九八〇年十期。前引王子午鼎，王孫誥戈等亦見此刊。

(60)(61)見李零《「楚叔之孫倗」究竟是誰》，載《中原文物》一九八一年四期。陳偉《淅川下寺二號楚墓=主及相關問題》，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一期。

(63)可參見郭德維《關於壽縣楚王墓槨室形制復原問題》，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二年一期。劉節《楚器圖釋》二卷，一九三五年。唐蘭《壽縣所出銅器考略》一卷，一九三四年，《國學季刊》四卷一號抽印本。

(64)參見北京文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編著《商周考古》，二六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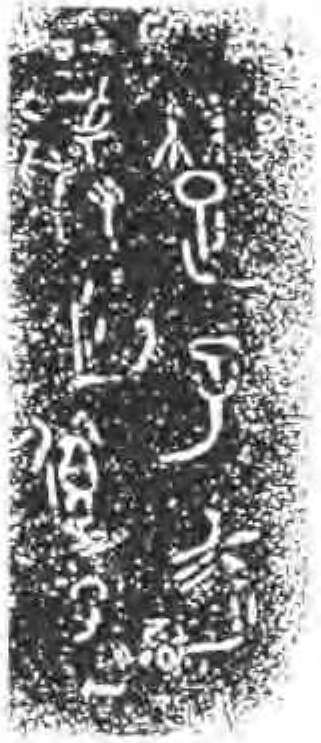
(65)可參見盛冬鈴《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載《文史》第十七輯，三二頁。

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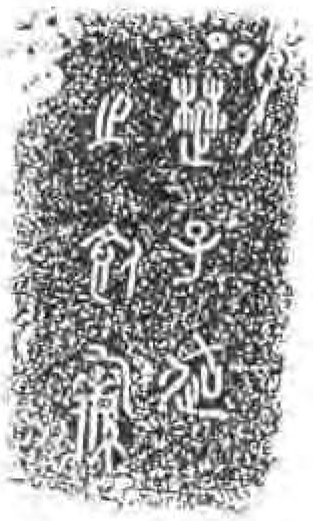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六年第八期《文物》正式發表了周原出土的「生史簋」，文中所引「史生簋」應據此改正。原引銘文「召伯史生事楚白（伯）」，應改為「召伯令生史事（使）于楚，白錫貝……。」今簋「楚白」斷句應從唐蘭先生說。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見到可以確定有「楚伯」之稱的古文字材料。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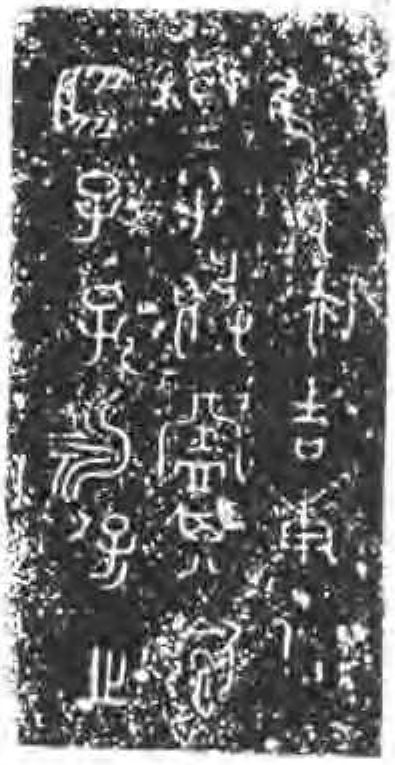
（原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六年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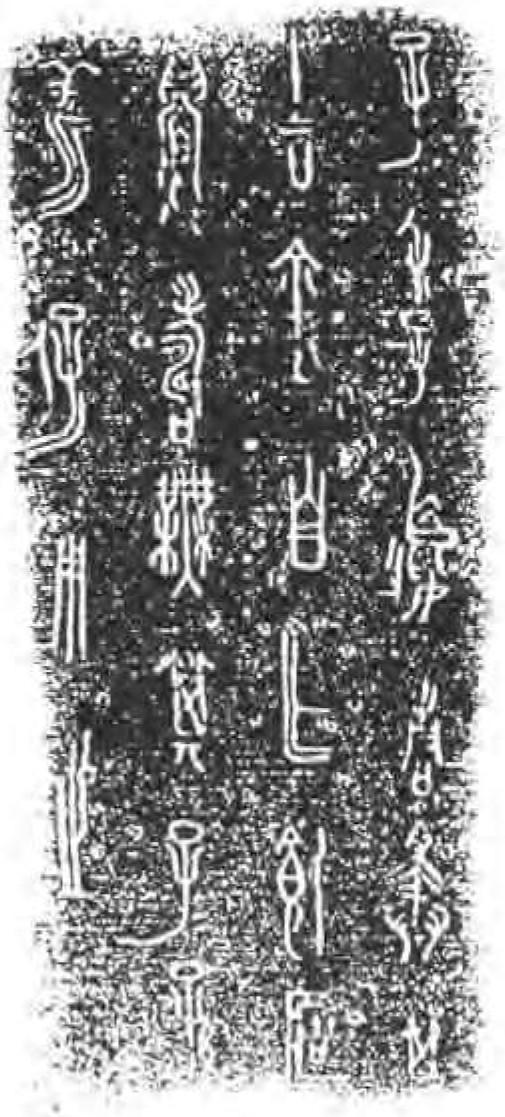
楚子夜鄴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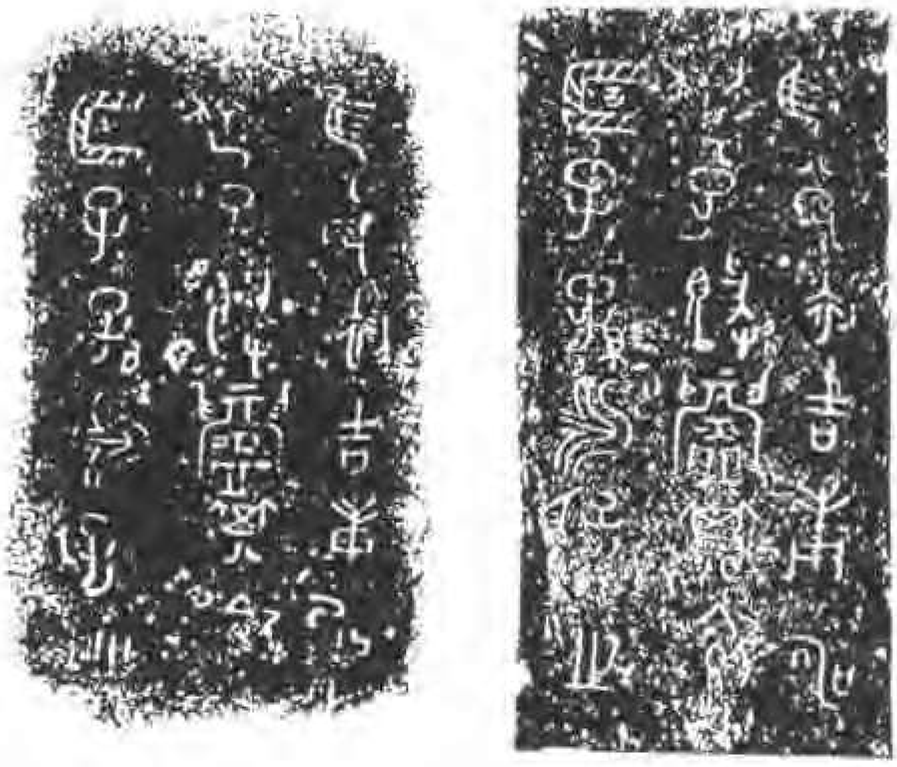
楚子适鼎



楚子暖匿



子季嬴青匿



楚子暖匿

「蔵郢」辨析

楚國竹簡和銅器銘文中每=出現「蔵郢」二字，由於這關係到楚國歷史、地理及古文字諸方面的問題而頗受學術界的重視，不少學者為之作過研究。可是，由於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儘管提出討論已經三十餘年，卻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難題。其中的分歧主要有二：一是「郢」前一字有多種寫法，怎麼解釋，到底應該釋為何字；二是「蔵郢」是不是楚都，如是楚都，應指何處，「遊宮」又在哪裡？本文擬側重第一個問題，談=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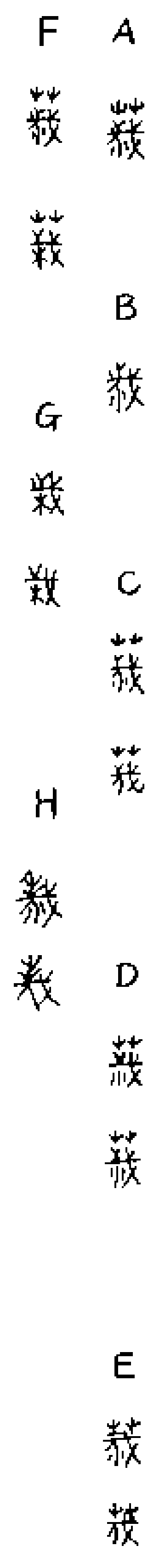
這個問題的討論是從發現鄂君啟節時開始的。節銘第一句云：「大司馬卲鄸敗晉帀於襄陵之歲，夏𡰥之月，乙亥之日，王凥於蔵郢之遊宮。」商承祚、郭沫若先生釋蔵為茂。①郭云：「茂郢當即楚都，茂殆是頌美之辭，郢即今之湖北江陵縣。」殷滌非、羅長銘先生將此字隸作蔵（栽），認為从栽得聲，當是栽字。「長銘認為栽郢可能就是江陵的郢，滌非認為這字可釋栽。」②一九六五年，江陵望山楚墓內發現竹簡，簡文中多次出現「某客某=聒王於蔵郢之歲」的紀年套句，蔵字作蔵、栽、戠等。中山大學古文字學研究室的先生釋為「栽郢」，認為「其它各簡作『栽郢』或『蔵郢』，可證栽、蔵、栽為同音字，均應讀如栽」。又認為「栽郢」即「始郢」、「初郢」、「首郢」之義，即今之紀南城。鄂君啟節同時出現蔵郢與郢這兩個不同的名稱，「郢」指今之江陵城東北之「郢城」。③黃盛璋先生也認為，「其字从艸，𢦏聲，隸定為栽字無疑，」栽郢之栽，究取何義，黃先生又認為前說「均未得其解。按郢為國都之專稱，而國都所在之地名，常冠於郢字之前，以為區別，如鄢稱鄢郢，陳稱陳郢，『栽郢』亦必同例，栽即戠郢所在原來之地名，而栽郢又為楚王所居之地，即紀南城，而紀

南之得名，因在紀山之南，其地原名，至少必包含有「紀」字，栽與紀古音皆在之部，故栽郢即紀郢。」④一九七八年，荊州地區博物館發掘了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該墓簡文中的「蔵郢」之蔵出現有新的寫法，作蔵、蔵、戕、栽　茷等，簡報隸定為蔵。⑤俞偉超、李家浩先生將這個字釋為「蔵（郊？）」，⑥顯然，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接着，劉信芳先生專門撰寫了《釋「茷郢」》一文，圍繞有關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並認為「茷」就是甲骨卜辭的戠，戠與「戒」字的含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祇是因為歷代祭祀的方式不同，內容不同而有不同的寫法而已。「茷郢」之茷，即在郢郊舉行的祭祀，「茷郢」就是「郊郢」，即今之紀南城，位於紀南城西北約四十里的陰湘城為楚都「郢」。⑦一九八七年第二期《江漢考古》發表了湖南出土的邘容銅量銘文，其中「蔵郢」之蔵作茷，與鄂君啟節茷別。⑧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荊沙鐵路考古隊發掘了包山大塚，有關刊物發表了該墓的部分材料，竹簡中的「蔵郢」之蔵又出現有新的寫法，竹簡整理小組的先生釋為蔵，認為「這批竹簡的文字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疑難字的釋讀」。「如蔵字，由於字形多樣，產生不同的釋讀，在這批竹簡中有作蔵者，从之得聲，故可讀作栽，即栽字。」⑨李零先生還是認為此字从艸、戕聲。戕字下从「勹」可能不是人字，而是系（彳）旁的省體，與栽字同。「楚簡亦或書為蔵郢」，「栽郢」即「紀郢」，應指戰國晚期楚都紀南城。⑩何琳儀先生主張釋「蔵」，並以漢代及戰國文字「赤」與茷字所从之并、并形近為證，進一步論述茷、茷等應釋蔵。「蔵郢」，以音求之，當讀「郊郢」，並從顧棟高說，「安陸府治鍾祥縣郢州故城是其地」，是有別於江陵之「郢」的另一地名。⑪羅運環先生則主張釋蔵。⑫

僅舉上列具有代表性的幾家之說，不難看出，不論是「蔵」字的釋讀，還是「蔵郢」的含義及地望，儘管作了有益的探討，卻仍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分歧的關鍵又在於字形。

因此，祇有首先澄清「蔵」字釋讀的有關問題，纔具備解決「蔵郢」及相關問題的前提和可能。

根據目前的材料，「莪郢」之「莪」大致可分下列幾式：㉓



先秦古文字材料中還未發現茂字。《說文》茂字正篆作茂，从艸，戊聲。古文字中的戊與上列諸式偏旁不同，因此，釋「茂」一說不可從。樂書缶的「我」字作莪，上部𢦏的確與上列諸式所从之𢦏形類同，但這祇是一個特例，乃由古我字譌變，而且下部也不相同，致莪與莪字沒有關係。鄂君啟節栽作𢦏、𢦏，「莪」作莪，二字有別，亦顯非糸省。楚簡糸旁有作糹者，但未見省作亻，故此字不能釋作栽或栽。上列諸形所从之𢦏、𢦏、𢦏等確與楚國文字「歲」作歲、歲、歲、歲等所从之𢦏形類似，但不能認為𢦏就是歲省，從而將莪等釋為歲。這是因為，从月或日的歲是楚文字的特殊寫法，从歲省，增月日為義符，如變从巾或亻、巾則無義可尋：莪與歲是經常出現在同一句話中的兩個不同的字，二者絕不相混；如將H、E式釋為藏則更令人費解。因此，莪不能釋為藏。

楚文字中从𢦏旁的字，如載作戴（鄂君啟節）、戴（楚簡），哉作哉（楚帛書）等，从中，不从止，信陽楚簡𢦏作𢦏，从人，𢦏聲，見於漢印作𢦏、𢦏，㉔與「莪」所从之亻或巾、首作亻是有區別的，而且古文字中尚未見到中與止、𢦏與𢦏的互作之例。「𢦏」是一個整體（詳下），既不能分析為从止从人（否則就成「先」了），也不能不顧其整體及其變化。因此，莪、莪等形不能隸定為「𢦏」。G式𢦏也不是𢦏字，而是莪形省去艸，以木旁置換巾的

下部，這與何文提到的楚文字「酉」作酋、酋，或變作畐類似，也與侯馬盟書复、復本作复，復，或變作𢔶、𢕄（增彳省夂），疾字作𤵸、𤸎，增从心省變作𤸎、𤸎等類似。⑮阜陽漢簡《倉頡篇》機作幾（《說文》正篆作𣟴）。⑯與戠構形類同，我們絕不能因為88，中可通（如中山王鼎茲和哉作𢦏）而將幾釋為哉，也不能因為丝與止音近，又認為幾就是戠，否則，金文的幾（幾）都可以釋為哉或戠了。F式䔟，乃是疊加義符而成，可以看成是䔟形增木變換，或者是戠形增从艸作。這與侯馬盟書復字又增肉而變作𢕄、𢕄、𢕄等形類似，又類似新字，本从辛从斤作新（後下九．一）、新（新𨚕殷）、新（復公子殷），增木作新（前五．四．四）、新（頌壺）、新（詛楚文）、新（新弨戟）和新（望山楚簡，應是从重奉），又从艸作薪（雲夢秦簡薪）。望山楚簡「䔟陵君」之䔟也不是哉字，其形上部與H式同，乃戠形變體（詳後）。D式从戠、戠，更能說明它不可能是哉字。甲骨文的戠、戠及金文的戠，戠與我們討論的「䔟」字沒有多大關係。二者不是一字，不能混為一談。儘管古文字中从屮或止形的字有變从亻、屮或毛者，但不能撇開下部所从的尗、尗、尗而衹談戠。況且戠、戠是否一定是「戠」也還有疑問。⑰因此，釋「哉」一說，疑點太多，也難以成立。

金文叔字作叔（克鼎）、叔（師嫠殷），詛楚文作叔，秦漢簡牘，漢印从尗之字則變作下列之形。⑱

叔　叔雲夢秦簡　叔馬王堆三一簡　叔帛書老子甲後　叔　叔　叔漢印

椒　椒雲夢秦簡　椒滿城漢墓銅鐙　椒漢印

敊　敊馬王堆三一簡

何文據秦漢文字尗形考訂戰國文字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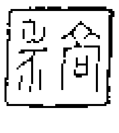
尗中山王墓刻石　尗　尗　尗　尗　尗古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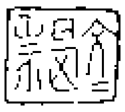
等。⑦顯然，𢧵、𢧵、𢧵、𢧵等所从之「尗」與上列尗形類同，乃由尗形演變，上部譌从止。古从戊之字每从戈作，如戚作戚（王孫誥鐘）、盛作𥂕（殳季良父壺）等；戈上橫筆每可與其左旁橫筆合書，如截作𢧢（𨘋毁）、又可作𢦏（允毁），肇作𦘒（長由盉），又作𢦏（鑄子匜）等。因此，金文戚字已作𢧵（戚姬毁），可變作𢧵、𢧵、𢧵、𢧵等。將𢧵、𢧵、𢧵等隸作𢧵，釋為戚，顯然比上述諸說合理。其演變關係可表示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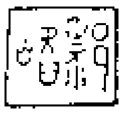
𢦏→𢧵→𢧵→𢧵→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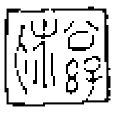
我們在何文所列二式的基礎上又增列幾式，經反覆比較，所增幾式均為「戚」字的異體和省作，除上面在分析「釋𢧵」時談到的理由外，對於H、E兩式還需要進行具體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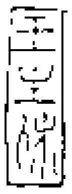
古文字中的止每每譌作屮或𡳿，而屮、𡳿又每作𡳾、𡳿。如：歲字本作𢦏（毛公𢉅鼎）、𢦏（為甫人盨）、𢦏（下寺編鐘）、𢦏𢦏（楚簡），可變作𢦏（璽彙4427、4428）、𢦏（璽彙4425、4426）、𢦏（璽彙0205）。登字本作𤼷（登鼎）、𤼷（鄧伯吉射盤），變作𤼷（登弔盨）、𤼷（登伯盨），戰國時「者」形多譌从𣥠作，如都作𨛖、𨛖、𨛖（古璽），又作𨛖𨛖（古璽）、𨛖（漢印）。考字作𦒱（乙8712）、𦒱（遲盨），也作𦒱（蔡侯申盤）、𦒱（盄仲匜）等。如前所述，「尗」至戰國秦漢時已譌从「止」，因此，「𢧵」也可譌變作𢧵、𢧵。至於E式𢧵、𢧵，乃是𣎳形借用了上部屮，其左旁我們可以視之為从𣎳、𣎳或𣎳、𣎳，猶如甲骨文的「牝牡」作𤘽，金文的「公子」作𠁩（曹公子戈），楚簡的「之歲」作𢦏＝等。據此，我們還可以將舊所不識之下列古璽


璽彙1104
璽文附錄60


2901
附錄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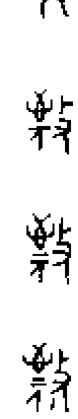

2223
附錄8


3872
附錄61


3941
附錄61

中的𣎳、𣎳、𣎳、𣎳等釋為尗、𨛫、𠛪。幾者之間的區別，主要是𣎳形中間增加一筆或兩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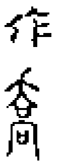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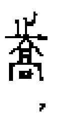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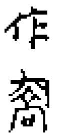
這與古璽敬字作

（璽文93）

等類似。尗、郝可通叔，古有叔姓。

總之，就「蔵」字的形體演變的實際情況分析，前列諸式應當釋為「蔵」，「蔵郢」之蔵乃地名專字，與「陳郢」、「鄢郢」同義。「𢦏陵」應釋為「蔵陵」⑳

蔵从艸，戚聲，與高、郊音近可通是沒有問題的，故何文認為「蔵郢」即《左傳》桓公十一年所記之「郊郢」，並從顧棟高說，「安陸府治鍾祥縣郢州故城是其地」。今按，魯桓公十一年乃公元前七〇一年，為楚武王四十年，鄂君啟節所記「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王居於蔵郢之遊宮」，為公元前三二三年事，乃楚懷王六年，如「蔵郢」即「郊郢」，說明「蔵郢」在武王時即已存在，延續時間長達四百年左右。可是，在今鍾祥縣一帶，我們還沒有發現曾經是楚在此經營幾百年的大型城址及其墓葬羣。杜預於「郊郢」下祇注「楚地」，未注明詳細地點，說明杜氏對此地所指已模糊不清。顧氏之說乃屬推測之辭。屈瑕「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正好說明「郊郢」非一般「城邑」，其地一直是個懸案。據有關文獻記載，楚從丹陽遷出後，有「武王徙郢（如《世本》）」和「文王都郢（如《史記》）」兩說，根據上述情況，應以「武王徙郢」為是。那麼，「郊郢」則是有別於武王「郢」的另一地點。

前引諸家之說，不論對「蔵」字如何釋讀，但多數學者認為「蔵郢」指的應是今之江陵城北紀南城遺址，這一點當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蔵與郊可通無疑，郊、紀古音更近，郊屬見母宵部，紀屬見母之部，不僅雙聲，之、宵也可旁轉。如喬字，《說文》正篆作，「从夭，从高省。」其實，夭、高皆聲。喬君鉦喬字作，从止，喬志鼎作，从尤，止、尤屬之部，夭、高、喬屬宵部。《說文》「圯，東楚謂橋曰圯」。圯屬之部，橋屬宵部。因此，「郊郢」

也紀是「紀郢」，古本作「蔵郢」．紀南城遺址可能就是在「郊郢」的基礎上不斷擴建而成，以至成為楚之國都。從紀南城的規模及其四周星羅棋布的楚墓羣来看，這一帶曾是楚國政治、經濟活動的中心，湖北境內還沒有發現第二處具備如此規模的城址，它與齊之臨淄、燕之下都相比並無遜色．根據考古發掘情況，我們說它是戰國時期楚國較大的一座都城當無問題。㉑鄂君舟節終點之「郢」，指的也應是紀南城，即「蔵（紀）郢」。

關於鄂君啟節所記「王居於蔵郢之遊宮」的「遊宮」，我們以為需要具備下列條件：

一、「遊宮」當屬「離宮」之類，其周圍環境不僅非常優美，而且適於楚王田獵遊樂。

二、它必須具備相當的規模和影響，纔符合王經常居住。

三、「遊宮」離都城當有一定距離，但設備完善，楚王出遊至該宮能正常辦公，發號施令．

春秋楚成王所建之「渚宮」，故址在今湖北江陵城內．系「楚船官地（《水經．江水注》」，儘管一度為楚之「別宮」，但戰國中晚期楚在此已設置江陵縣，㉒因此，此時此地不可能再是楚王居住的「遊宮」。

今江陵東北之「郢城」，非戰國城址，城內文化堆積也較薄，時代較晚，大抵多為漢代遺物，或以為節銘之「遊宮」在此，也不大可能。

根據有關記載和考古發現，符合上述條件者，我們以為祇有赫=有名的「章華宮」。

據《戰國策》、《楚辭》等戰國時代的文獻記載，古之「雲夢」是楚國統治者的遊獵區。如《楚策》記載楚宣王時，「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若雲蜺，兕虎之嗥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之，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鮑彪注曰：「雲夢，澤名，在南郡華容．」司馬相如《子

虛賦》談到楚王遊獵「雲夢」時，在遊獵取樂後，「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李善注引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按《高唐賦》作「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注引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左傳》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杜注：「今在華容城內」。譚其驤先生認為，章華臺於先秦當在雲夢中。㉓因此，楚王所登之臺應是章華臺，下榻之宮應是章華宮。

兩年前，湖北的考古工作者在潛江縣西南的龍灣鎮東約三公里的馬場湖村，發現了楚之章華宮、章華臺等建築遺址。據有關專家考證，此地就是華容縣故址。㉔這兒西距紀南城約五十公里，與有關記載相合，過去曾隸屬江陵縣。由紀南城至章華臺、章華宮，陸路、水路均很方便。章華宮、章華臺建築群工程浩大，壯觀，陳設豪華，四周風景秀麗，在諸侯國中享有盛譽，是非常理想的「遊宮」所在，楚王經常在此田獵遊樂，會見國賓，處理國事，是情理之中之事。因此，節銘之「遊宮」似是「章華宮」。

綜括上述，筆者對至今爭論不休的「蕆郢」之蕆作了比較詳細的分析，對主張釋「戚」一說作了進一步的論證，認為該字不能釋為茂、莪、蔵、戋、戕、葴等，而應釋為「戚」。所从之芇、芇、芇、芇等與戰國秦漢文字的朩形類同，上部已譌从止。因止亦可譌變作屮、屮等，所以戕、戕為戕、戕的異體。蕆、蕆所从之芇、芇乃是借用了艸形的筆劃。戕、戕二形是以木旁置換戕、戕的下部而成，也是「戚」字。「戚」形演變是由𢧢↓戕↓戕↓戕↓戕↓戕戕。「戚郢」指的應是「紀郢」，亦即「郊郢」。蕆、郊、紀音近可通。紀南城遺址（紀郢）是戰國時期楚國最大的一座都城，可能是在「郊郢」的基礎上不斷擴建而成。鄂君舟節終點之「郢」應指「戚（紀）郢」，至於「王居於蕆郢之遊宮」的「遊宮」，既非「渚宮」，也非「郢城」，有可能是名揚四海的「章華宮」。

注釋

1 商承祚《鄂君啟節考》，載《文物精華》第二集，郭沫若《關於鄂君啟節的研究》，載《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四期。

2 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載《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四期。

3 中山大學古文字學研究室《戰國楚簡研究三》，一九七七年油印本，《荊州望山一號墓楚竹簡摹本》。

4 黃盛璋《再論鄂君啟節交通路綫復原與地理問題》，載《楚史研究專輯》，湖北省楚史研究會、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合編。

5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載《考古學報》一九八二年一期。

6 俞偉超、李家浩《論「兵闢太歲」戈》，載《出土文獻研究》，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一九八五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7 劉信芳《釋「蕆郢」》，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七年一期。

8 該表的照片不夠清晰，經仔細辨認，應是作蕆，與楚簡蕆類似。

9 荊沙鐵路考古隊《荊門市包山大塚出土一批重要文物》，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七年二期。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二號墓竹簡概述》，載《文物》一九八八年五期。

10 李零《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彙釋》，載《古文字研究》十三輯。《楚燕客銅量銘文補正》，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四期。

11 何琳儀《長沙銅量銘文補釋》，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四期。

12 羅運環《論楚國金文月肉舟及之止出的演變規律》，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油印本。

13 除蕆、臧二式承蒙滕壬生先生見告見於包山楚簡外，其餘見於江陵楚簡和銅器。

14 羅福頤編《漢印文字徵》一二、一七。

15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

16 阜陽漢簡《蒼頡篇》，載《文物》一九八三年二期。

17 參見張政烺《釋𢦏》，載《古文字研究》第六輯。

18 參見《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羅福頤主編《漢印文字徵》。

19 見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附錄六九。

20 臧陵君之臧，見於望山楚簡，與臧、臧構形類似，也應為「藏」字異體。

21 參見湖北省博物館《楚都紀南城考古資料彙編》，一九八〇年十月編輯。全按，「紀郢」又稱「南郢」、「紀」

指具體地點，「南」指大致方位，「紀南城」有可能是因「紀、南、郢」而得名，猶如河南新鄭古城址曾為鄭韓都，而後人名之為「鄭韓故城」，「紀南城」是因在「紀山之南」而得名一說，未必正確。

[22] 參見黃盛璋《戰國「江陵」璽與江陵之興起因沿考》，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六年一期。李學勤《楚國夫人璽與戰國時的江陵》，載《江漢論壇》一九八二年七期。李先生也認為「蕺郢」即「紀郢」。

[23] 譚其驤《雲夢與雲夢澤》，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增刊，一九八〇年。

[24] 有關章華宮、章華臺的論文，參見《楚章華臺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湖北省考古學會編，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補注：李學勤先生亦將中山王墓守丘刻石之「尗」釋為「叔」，見《東周與秦代文明》七十六頁。

（原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輯，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編後追記

撰寫此文時，包山楚簡尚未全部發表，祇見有概述和簡訊，待這批竹簡全部公佈，始知楚除蔵郢外，還有藍郢、[illegible]郢、俚郢等，也有楚王的「游宮」。劉彬徽、何浩先生《論包山楚簡中的幾處楚郢地名》（載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墓》附錄二四，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文對此作了很好的研究。該文據裘錫圭、李家浩先生釋蕺為蔵的意見，進一步論證蔵可通椒、湫，認為湫郢，當是楚於戰國時期在湫城一帶（今鍾祥縣北偏西的漢水東岸）另設的一處別都。裘、李二位先生之說，見《望山楚簡》八六頁（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六月），認為「『蔵郢』疑指江陵之郢。」

古文字中所見楚官府官名輯證

古文獻中有一些有關楚國官府機構、職官名稱的材料，不少學者對此作過一些比較系統的歸納整理和研究。明董說的《七國考》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可是，要恢復當時楚國官府機構及職官制度的面貌，僅靠流傳有限的文獻是遠遠不够的，還需要源源不斷的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的補充和修正。截至目前，見諸正式刊物的古文字材料中，已有一些有關這一方面的內容。遺憾的是，因材料的零碎、疑難文字的障礙而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繆文遠《七國考訂補》雖已增補了一些材料，做了很好的工作，但還很有限。本文經過仔細辨別、斟選、考證，并根據諸家的研究成果，初步滙輯了散見於古文字材料中的楚之官府名、官名百餘條，供關心這一問題的研究者參攷，待有關材料正式發表，及某些問題進一步弄清後，再行續編，以便為恢復楚之官府機構、職官制度鋪墊一塊基石。

我們這裡談到的「官府」，包括某些沒有「府」字的機構名，如織室、大廄、集脰之類。曾侯乙墓受楚文化影響明顯是眾所周知的，當時的「曾」應是已臣服於楚的楚之附庸國，竹簡中的官名多與楚官名類同，可以說，其政治機構、文化面貌多已「楚化」，因此，本文將該墓出土的已見諸刊物的有關材料也包括在內，以便參攷。①本文參閱的主要論著名稱見後列附表，文中不再加注，在此以外者，則隨文作注。考慮到鉛字排印的困難，文中多用簡體字或借字，盡量避免使用篆字。為方便讀者，先將「目次」列在下面，然後分條敘述。

目次

一、諸府名

1、大府　2、高府　3、造府　4、勢府　5、袁府　6、羊府　7、行府　8.壽春府　9、郢郛（?）府　10、鄗君啟府　11、司馬之府　12、王后七府　13、正府　14、行惪（?）府

二、諸宮、室等機構名

15、宮、行宮　16、王后六室　17、織室　18、職歲　19、事室　20、傳遽　21、長郵　22、大廄　23、宮廄　24、肴　25、集脰　26、集𥻗　27、集廄　28、集醻　29、集腏　30、□宮

三、諸官名

31、令尹　32、左尹、右尹　33、大莫敖、莫敖　34、連敖　35、司馬、大司馬　36、小司馬　37、左司馬、右司馬　38、亞將軍　39、巨（渠）　40、洰（渠）傳　41、司馬卒　42、公卒　43、元右　44、左馭　45、行士　46、軍計　47、大宰　48、宰尹　49、宰官　50、大師　51、少師　52、司城　53、司敗　54、左升徒、右升徒　55、大夫　56、監　57、鄉事　58、公　59、大攻尹、攻尹　60、攻佐、少攻佐　61、集尹、少集尹　62、裁尹、裁令　63、鑄客　64、冶師、冶佐　65、室客　66、鑄巽客　67、市攻　68、集脰尹　69、集𥻗尹　70、職食　71、宮廄尹、宮廄令　72、廄右馬　73、廄佐　74、中獸尹、中獸令　75、牢令　76、新造尹　77、相　78、連尹　79、土尹　80、鹽尹　81、竽　82、右令、左令　83、新官令　84、陽令　85、五渚正　86、羕陵正　87、右斯政　88、正官　89、大官　90、伍官　91、計官　92、行錄　93、襄官　94、職襄　95、緣發郢官　96、陸官　97、新邦官　98、杏（?）□官　99、粟客　100、客（?）戒　101、右□客　102、鍚客　103、御輕　104、傳

任105、譖106、司衣107、少藏108、樂人 附：封君

一、諸府名

1、大府

(1)「女（如）載馬牛羊台（以）出内（入）關，則政（征）於大府，毋政（征）於關」。

鄂君啟節，《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四期七頁。

(2)「秦客王子齊之歲，大府為王飤晉鎬，集脰。」　大府銅鎬，《文物》一九八〇年八期二六頁。

(3)「大府之器」　大府銅牛，《文物》一九五九年四期封裡一頁。

(4)「大府之饋盞」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2.38。

(5)「大府之匿」　大府銅匿，《三代吉金文存》（以下簡稱《三代》）10.1。

(6)「大府」簋，五字。　見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六五六頁。

(7)「大府」壐　壐彙0127

(8)「郢大府之口𬻆（筲）」　郢大府銅量，《文物》一九七八年五期九六頁。

「府」字均从貝作，其寫法為楚文字所特有，是判定國別的典型字例。「大府」之名，見於《周禮．天官》，「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葉其峰據此認為，「大府是古代國家管理財賦物資的機構，國家的稅收及其他財政收入均歸大府收藏，官府的支用也是由大府撥發的」。楚之大府，見於《淮南子．道應訓》及《呂氏春秋．分職》，「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叶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

十有九日而弒白公」（《淮南子》）．據此，郝本性認為，「楚國的府庫不僅是藏財貨和軍械的重要處所，而且這些財貨與軍械，在楚國宗室內部爭奪王位的鬪爭中，還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據鄂大府銅量，知楚之大府是設在國都的中央府庫．據鄂君啟節，知大府還掌管某些方面的稅收．據大府鎬，知大府要向王室提供物資器用．總之，楚之大府當是楚國中央掌管財政和稅收、并負責王室所需物資的機構．

2、高府

(9)「高府之璽」　璽彙0132

《史記．楚世家》：惠王八年，白公勝與勇士石乞「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弒之．惠王从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白公勝自立為王．」此事又見於《伍子胥列傳》及《左傳》哀公十六年．《集解》引賈逵云：「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可見楚之高府乃國都內府名．湯餘惠據《七國考》引《春秋後語》「吳入楚，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及《呂氏春秋．分職》「發太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認為「高府」即「高庫」，「高府之中不僅有糧粟，而且有兵器，應是春秋戰國之際楚國京城之內貯藏糧谷、兵械等物資的重要府庫之一」．按楚之高府、高庫應是兩個機構．高府貯藏糧食，高庫貯藏武器．「發太府之貨」與「出高庫之兵」同時并舉，是「府」、「庫」有別之證．《禮記．曲禮》：「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府謂寶藏貨賄之處也．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

3、造府

(10)「陳旺之歲造府之戟」　陳旺戟．《商周金文錄遺》578號．

(11)「此造府之右冶口口」　造府鼎．《三代》3.2.1．

(12)「造府之璽」　璽彙0131

⒀「造府」　璽彙2550

造字从人从告，或从攴从告，郝本性、湯餘惠均讀為「造」，可從。告字上部豎筆向左彎曲，應是楚文字的特點。據「造府」銅璽出土於壽縣，上列諸器多為戰國晚期，說明此府與大府、高府一樣，是設在國都內的中央府名。據造府鼎，知「造府」下有冶鑄機構，郝本性認為「至少有兩個，既有右冶，當有左冶。……負責鑄造之事。」據陳旺戟，造府也鑄造武器。鄭超認為，「此府的主要任務是製造器物」。

4、勢（肆）府

⒁「勢（肆）府」　璽彙0037

第一字，李家浩隸作倅，認為即倅字。《周禮·夏官·戎僕》「掌王倅車之政」注：「倅，副也。」鄭超據此認為，「勢府當是專門儲藏備用物資的府庫」。何琳儀認為第一字應隸作勢，後世作剔，訓「解骨」，典籍或作「肆」。《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肆者，進所解牲體。」璽文「勢府」，應是宰割牲體的機構。②

5、袁府

⒂「袁府之璽」　《書道全集》2卷No.5.③

古袁、睘均从「○（圓）」聲，音同可通。《說文》睘，「从目，袁聲」。「袁府」當讀為「圜府」，即楚之「錢府」。宋孫逢吉《職官分紀》云，「管官錢曰圜府之職」。《漢書·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注：「圜即錢也。」《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集解引或曰：「錢幣至重，慮人或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可見，楚專門貯藏貨幣的地方稱「錢府」，當即印文之「袁府」。

6、羊望（府）

(16)「羊垈（府）鍚客」　璽彙5548

石志廉讀垈為府，認為「羊府鍚（瘍）客是治羊病的獸醫」。李家浩疑「鍚客」之鍚當讀為「象」，「鍚客」猶《周禮》的「象胥」，即翻譯官；「羊府」可能是指「羊」這個地方的「府」，也有可能是楚國朝廷的一個府名。按，石讀垈為府，可從。李讀「鍚客」為「象客」，有一定道理。「羊府」很可能是中央的一個府名，頗疑羊當讀如庠。《孟子．梁惠王上》：「謹庠序之教」。注：「庠序者，教化之官也。殷曰序，周曰庠。」「庠府」猶言「學府」，當是楚之主掌教育的機構。「庠府象客」即可能是庠府翻譯官的璽印。

7、行府

(17)「行府之璽」　璽彙0128、0129

(18)「⿰六阝行府之璽」　璽彙0130

璽彙0128、0130、0135等「璽」字的寫法是楚文字的特點，是判定國別的典型字例。葉其峰認⿰六阝即六，古國，在今安徽省六安縣東北，楚穆王四年（公元前六二二年）後六國就歸入楚版圖，見於《左傳》文公五年及《史記．楚世家》等記載。「行府之名不見記載，疑是楚王行宮之府庫」。鄭超認為「行府之『行』當和行宮之『行』同義。六行府可能是楚王設在六地之府，它和行宮可能沒有什麼從屬關係。」「行府之璽」沒有標出行府所在地，鄭超以為「大概是在行府和當地＝方政府之間使用」。按，後世有「行府」之名。《晉書．楚王瑋傳》告諸軍令：「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宋史．高宗紀》：「罷樞密行府」。這類「行府」，是中央在京外所置之代行指定事務的機構。楚之「行府」的性質可能與之類似。「⿰六阝行府」應是楚設在「六」地的行府。「行府」與「六行府」應有主從關係，「行府之璽」的印面比「⿰六阝行府之璽」印面大，

也可說明這一點。沒有標明地點的「行府」，應是設在國都的掌管各地行府的機構。

8、壽春府

(19)「壽春府鼎（？）□署（？）官肴」（壽春府鼎，《文物》一九六四年九期三五頁）

《史記．楚世家》：考烈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郝本性認為，「此鼎不稱郢而直稱壽春，當鑄於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二四一年）遷都以前。當時此地可能設有楚王的離宮別館，而府則僅有一個，所以僅稱壽春府。當系地方的府庫，而同中央的大府不同。」

9、郢郛（？）府

(20)「郢郛（？）府所告（造）」（鄰陵君豆，《文物》一九八〇年八期三〇頁）

鄰陵君諸器屬戰國晚期楚物，「郢」無疑指「壽春」，第二字不清，難以確釋。此府當與「郢大府」類似，是楚都內另一府名。其性質，李零、劉雨認為「應為楚之郢地監造這批銅器的官署名」。李學勤認為：「□府，屬於楚朝廷機構，為王子申制器，類似秦的少府」④

按，此豆涉及楚之衡制，由「郢郛（？）府所造」，「郛（？）府」有可能是掌管度量衡的機構。

10、鄂君啟府

(21)「……為鄂君啟之府商鑄金節……」（鄂君啟節）

「商」字从貝从商，過去釋為「賡」，現從朱德熙、李家浩釋。⑤「鄂君啟之府」即楚封於鄂地之封君名啟的府。何浩曾指出，「楚之封君，猶如他們擁有封邑的行政權一樣，他們也設有掌管經濟收入和開支并主持各項經濟活動的機構——府。『鄂君啟節』就是懷王命大工尹鑄成發給『鄂君啟之府』的。在全楚境內經營商業，就是這個『府』所從事的經濟活

動項目之一。」從節銘可以看出，封君之府，不僅有專門從事買賣活動的「府商」，享有某些方面的特權和優厚待遇，而且頗具規模。

11、司馬之府

(22)「司馬之府」　璽彙5538

楚有司馬、大司馬、小司馬、左司馬、右司馬等官名（見後）。鄭超認為，「司馬之府」當是以儲藏軍備為主。按，「司馬之府」當如「鄂君啟之府」，是司馬儲藏財富物資的府庫。

12、王后七府

(23)「鑄客為王句（后）七府為之」　王后七府鼎，《三代》3.19

朱德熙讀「王句」為「王后」，確不可移。古有「九府」、「六府」等名稱。如《史記・貨殖列傳》「設輕重九府」，《漢書・食貨志下》「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正義》云「九府」指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等。《爾雅・釋地》有「九府」，指九方的寶藏和特產。《禮記・曲禮下》：「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注：「（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王后七府」可能是供奉王后的第七府，是楚宮廷中的機構之一。郝本性由此認為，「楚王后至少有七個府」。

13、□正府

(24)「□正府璽」　璽彙0133

第一字不清，似爰而又非「爰」字，待考。第二字與《璽彙》0136的第一字類同，當是「正」字。儘管第一字不清，但可斷定其為楚之又一府名。

14、行悳（？）府

(25)「行悳（？）府璽」　璽彙0134

第三字不够清晰，從字形輪廓，可判定為楚「府」字，「璽」字的寫法也具楚字特點，《璽彙》編者將其列在楚諸府璽後，可能也是這個意思。第一字，《璽彙》釋為「行」，第二字與《璽彙》3223「愷（或釋憘）」有別，疑為「惠」字。《禮記．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璽文「行惠」可能就是「行慶施惠」之義，「行惠府」當是主管這種事務的機構。儘管此璽夫字還需進一步斟酌，但可確定其為楚之又一府名。

二、諸宮、室等機構名

15、宮、行宮

(26)「下蔡宮大夫」　璽彙0097

(27)「上口宮大夫之璽」　璽彙0100

(28)「鄀宮大夫璽」　《臨淄封泥文字》1.2

(29)「江陵行宮大夫璽」　璽彙0101

(30)「上場行宮大夫璽」　璽彙0099

(31)「山雞（？）行宮大夫璽」　《周秦古璽菁華》1.4

「下蔡」即鄂君啟節之「下蔡」，在淮北鳳臺。「蔡」字的寫法還見於楚簡。(27)「上口」，黃盛璋釋為「上洛」，封泥的「鄀」，李學勤認為可能就是「番」，為楚邑。《史記．吳太伯世家》：吳王闔廬十一年（公元前五○四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索隱云：「此言番，番音潘，楚邑名。」黃盛璋進一步指出，潘即固始，見孫叔敖

碑，漢廢為潘鄉。此為陽文封泥，有十字界格，是楚之璽印打印於文書封緘都寄齊都臨淄，斷為楚璽無疑。「江陵」即今之湖北江陵縣，說詳李學勤、黃盛璋文。「上場」，李學勤讀為「上唐」，即古唐國舊址，漢為上唐鄉，在今湖北隨州西北唐縣鎮一帶。「上雜（？）」從李學勤釋，其地不詳。「宮」字或主張釋「邑」，說詳黃盛璋文。葉其峯、李學勤等主張釋宮，以為宮字異體，左思《吳都賦》：「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李善注：「天子行所立，名曰行宮。」葉氏據此認為，「行宮，游宮可能都是楚王設於外地的宮殿」。某＝行宮大夫可能就是楚王設於該宮的官員。鄭超則認為，諸宮大夫大概相當於《左傳》中的「司宮」，可能是閹官。按，宮字从∧，當是楚文字的特點，如同室、客等字。宮字下部似邑而又非邑字，應是一種變體，古文字中類似的現象並不少見，如从「口」、从「呂」的公、閻等字。這裡的「宮」可能是「行宮」之省。「行宮」就是郢都以外供楚王出行時居住的宮室，諸宮大夫就是負責管理這些宮室的官員。董說《七國攷》云：「楚公、尹之外，又有大夫之官，但列國大夫皆尊爵，楚不過備官耳。」

16、王后六室

(32)「鑄客為王句（后）六室為之」。（鑄客豆、匜、盤等，見《三代》1046、1047、104、1835、1143等）

《說文》：「宮，室也。」《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朱德熙由此認為「六室」就是「六宮」。「六宮」之名見於《周禮》及《禮記》。《考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林昌彝《三禮通釋》卷七二「內九室外九室」條云：「九嬪所居，則后宮也。」《禮記・祭義》「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鄭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可見，「六宮」是王制，楚僭號稱王，故王后有「六宮（室）」。「六宮（室）」也是楚宮廷中的機構之一。

17、織室

(33)「織室之璽」　璽彙0213

(34)「中織室璽」　《湖南考古輯刊》1.94頁

(35)「東戜（國）織室」　璽彙0310

(36)「織室（？）之璽」　璽彙0320

上列諸織字均不从糸，朱德熙、裘錫圭在《戰國文字研究（六種）》中釋為「織室」。(35)之「織室」寫法有點特別，鄭超引裘錫圭釋「織室」，甚是。「織室」之名見於《漢書》、漢印。《漢書·百官公卿表》記「少府」屬官有「東織、西織……河平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為織室。」漢印有「織室令印」⑥葉其峰認為：「織室之璽」殆是管理紡織手工業的工官璽印。「中織室」之「中」，鄭超認為「大概是指王宮之中，中織室大概是專門給王后宮女們製作服裝的地方。」石志廉則認為：「中織室璽和織室之璽，均為掌管宮廷紡織事業官吏所用之印」。戜字从邑从或，鄭超認為「當即『國』字異體」。《左傳·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鄭超由此指出，「東國織室不知是否也設在召陵」。何琳儀則認為「東戜」在安徽淮北。按，「織室」二字均具楚文字的特點，其字又見於楚簡和銅器，尤其是室字，乃是判定國別的典型字例。「織室」應是掌管王室絲帛織造的官府機構，「織室令」纔是官名。「中」與「東國」有可能均是地名。楚系銅器有中子化盤、中子賓缶等器，⑦這些「中」亦即中州六器之「中」，為漢陽諸姬之一，後來臣服于楚，并為楚滅。中子化盤云「中子化用保楚王，用征莒」可證。⑧璽文「中織室」可能就是「中」地的織室。戜即古或（國）字，其寫法與璽彙0204及師袁簋同。「東戓(國)」之名，又見於保卣、宜侯夨簋及師寰簋等器。《戰國策·西周策》：「令楚割東國以與齊」。

高誘注：「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如依高注，「東國織室」當在近齊南境之楚東國城內。「召陵」在河南郾城縣東三十五里。⑨(36)之「室」字不清，疑為室字，故錄於此。湖北、湖南、河南等地楚墓中經常發現不少制作精美的絲織品，號稱「絲綢寶庫」的江陵馬山磚瓦廠一號墓便是典型的一例。長沙左家塘[illegible]墓出土一件值得注意的褐色矩紋錦，其黃色絹邊上有墨書「女五氏」三字，這大概是伍氏女子的署名。錦面上鈐蓋着一方長條形朱璽，應為織造機構的標志，惜印文殘損，無法辨識。⑩這些材料，不僅可以說明楚國的紡織手工業在當時已非常發達，而且也證明紡織品上還需加蓋織造機構的璽印，寫上紡織工人的姓氏，可見其分工已很細密。

18、職歲

(37)「職歲之璽」　璽彙 0205

職字不从耳，葉其峰讀為職。歲字从月的寫法乃東周楚文字的特點，是判定國別的典型字例。「職歲」見於《周禮．天官》，掌管邦賦支出。「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葉氏據此認為，職歲是官府名，是古代國家管理財政支出的計劃機構。

19、事室

(38)「事室之璽」　璽彙 0228．0229

此璽舊皆釋為「專（傳）室」，認為是管理驛傳車馬及飲食休息的機構。湯餘惠改釋為「專室」，疑讀為「簿室」，是古代貯藏簿籍的地方。按，第一字與璽彙 0004 及王命傳任節等器銘中的「傳」字明顯不同，而與楚簡及畬忎鼎、冶勺中的「事」字類同，應釋為「事」字。與「專」字的區別在於其字的右方中部向外撇出一筆，「事室」的含義待攷。

20、傳遽（？）

(39)「𨒪（傳）遽（？）之璽」（璽彙0203）

石志廉、王人聰均釋為「傳遽之璽」，石認為「是車馬遠行持以供給食宿和休憩所用者」，王認為「傳遽是為來往使者供給飲食、住宿以及更換車馬的機構」，「傳遽之璽」則「是楚國傳遽機構所用的官璽」。按，璽文第二字與璽彙0304、1616、2621等印中的形體相近的字近似，可能是「逸」字。⑪逸、馹古韻同屬質部，「傳逸」也可讀為「傳馹」。

21、長郵

(40)「長郵」（長郵戈，《湖南考古輯刊》二，圖版十三、圖二）

據周世榮文，此戈有兩件，銘文相同，其中一件為一九七四年長沙識字嶺三一出土，字體筆畫略粗（圖二、3）。李學勤釋為「長郵」，認為「長」即「長沙」之省，與「高奴」省為「高」、「漆垣」省為「漆」類同，出於長沙的二十九年漆樽之「長」也為「長沙」之省可證。郵即郵驛，《說文》訓為「境上行書舍」，王命節也出於長沙，兩相對照，正符合《孟子》所謂「置郵而傳命」之義。因此，「長郵」即長沙之郵，是長沙當地的郵驛機構。李文又指出，戰國時楚國文字的「陵」字，常被釋為「陲」，長郵戈「郵」字所从的「垂」，與「陵」所从的「夌」顯然不同，可以作為區分二字的依據。⑫

22、大廄

(41)「大廄□□」（古璽，《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四期圖版肆）

(42)「新大廄之田」（包山楚簡）

此璽出土於長沙〻湖橋古墓，僅一半，兩字，再加一半纔能合成一完整的長方形璽節，上部有柄，上端有一孔，廄字因似从飤，故石志廉、湯餘惠釋讀為「太飤」，認為是楚王食飤機構——王飤所用的印信，李家浩釋為「大廄」，朱德熙從之，認為「飤乃『𣪘』形省作，

鄭超估計另一半是「之璽」二字。「大廄」是宮廷御廄，見《漢舊儀》、《漢書・百官公卿表》等記載。雲夢秦簡《廄苑律》：「其大廄、中廄、宮廄馬牛也，以其筋、革、角及其價錢效。」據《漢書・武五子傳》顏師古注「中廄，皇后車馬所在。」朱德熙認為「楚國的大廄當是楚王的御廄」。鄭超進一步指出，「大廄」是管理楚王馬匹的官署，大概有兩人負責，因而將璽分為兩半，兩人各掌一半，若要璽用，必須兩人同時在場。按，根據此璽有柄、上端有一孔等情形分析，此璽很可能如羅福頤指出的，是一種烙馬用印。㊸至於包山楚簡中「新大廄之田」之「新大廄」，可能是新建之「大廄」。

23．宮廄

(43)「凡宮廄之馬所大長㚈之中五乘。」　曾簡，引自朱德熙文

根據上文，「大廄」為宮廷御廄，「中廄」主管皇后車馬，則「宮廄」有可能主要是主管太子車馬的機構。參見後「宮廄尹」條。

24、肴

(44)「東陵肴」　東陵鼎，《商周金文錄遺》78

(45)「署（？）官肴」　壽春府鼎，《文物》一九六四年九期圖四

「肴」字从广、从肉、从刀，从爻，過去釋讀不一。我們主張从爻一說，當為肴之異體。《大選・西京賦》「膳夫馳騎」注：「肴，膳也。」「東陵」為地名。「東陵肴」當即東陵膳食的機構，鼎為該機構的盛食之器。壽春府鼎的前兩字，郝本性釋為「署官」，那麼，「署官肴」就是壽春府中的膳食機構，鼎為府中的盛食之器。說詳拙文《肴、脰考辨》。

25、集脰

(46)「鑄客為集脰為之」　鑄客鼎，《三代》3.13

(47)「鑄客為集脰為之」 鑄客銅器，《三代》18.25

(48)「鑄客為集脰」（蓋銘）、「集脰」（器耳） 鑄客鼎，《三代》2.54

(49)「集脰太子鼎」 太子鼎，《三代》2.55

(50)「太子鼎」（耳）、「集脰」（耳） 太子鼎，《三代》2.55

(51)「集脰大子之鎬」 太子鎬，《三代》18.26

(52)「楚王酓朏作鑄鐈鼎以共歲嘗」（口沿外刻）、「集脰」（蓋內）、「集脰社鼎」（蓋背花紋中） 楚王酓朏鼎，《三代》3.43—44

(53) 除正銘外，蓋內刻「集脰」、另一件器上刻「集脰」 楚王酓忎鼎，《三代》4.17

(54)「秦客王子齊之歲，大府為王飤晉鎬。集脰。」 大府鎬，《文物》一九八○年八期廿八頁

「集脰」多出現於壽縣楚器，幷為刻銘。「集」字从亼、从集，或从邑，朱德熙釋「集」，「脰」字說法不一。劉節以為「集脰」為膳具之名（《楚器圖釋》），朱德熙、裘錫圭釋脰為廚，認為「集脰」當是楚王室廚官的名稱。郝本性認為「脰」當讀為「羞」，「集脰」的職務近似於《周禮、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李學勤認為「集脰」等名稱「應為管理王室的有司。王鼎附記『集脰』，表示此鼎為集脰所掌管；『集脰』下附記『太子鼎』等，表明該器系太子所專用。」陳秉新認為「集」為「總滙」、「集納」之義，「脰」字訓「饌」是其本義。「集脰與集脰尹有別。集脰是掌管楚王、王后及太子食飲饍羞的機構，不是官名，集脰尹纔是官名。」按，「集」字應為从宀从集。「吳王孫無土之脰鼎」銘表明，「脰」為鼎之用途。《廣雅、釋言》：脰，饌也。天星觀楚簡有「集脰尹」，表明「集脰」為機構名，負責楚王及太子的飲食膳羞。

26、集褚

(55)「鑄客為集糬為之」　鑄客鼎《三代》3.2

(56)「鑄客為集糬」　鑄客甗，安徽省博物館藏

(57)「鑄器客為集糬」　鑄客甗，上海博物館藏⑭

(58)「集糬之器……」　《信陽楚墓》竹簡2-024

郝本性認為，銖字从米从者，為糬字。「集糬又刻銘於甗上，表明集糬的職務當與烝煮稷黍有關。……集糬必為官名。」陳秉新疑《說文》䰞之「或體」為「古文」，糬乃其省變。「集糬」為楚王室總管烹煮的機構，其長相當於《周禮》之「亨人」。按，《信陽楚墓》竹簡2—029「糬之器」有「二簠」、「善米」、「米純」、「木器」等名稱，說明「糬之器」與烹煮主食米飯有關，天星觀楚簡有官名「集糬尹」，又說明「集糬」為機構名，負責王室或官員的主食（飯米）的烹煮。

27、集既

(59)「鑄客為集既鑄為之」　鑄客甗，北京圖書館藏《壽州楚器銘文拓本》第十八器

《說文》氣字或體作槩和餼。郝本性讀既為餼，認為「集既」是主炊官，祭祀時供給粢盛，平時供應楚王與王后的六穀之飯。陳秉新認為，「集既」為楚王室總管餼廩的機構，其長略等於《周禮》之「廩人」。

28、集醻

(60)「鑄客為集醻為之」（器蓋對銘）　《三代》3.2

(61)「鑄客為集醻為之」　鑄客鍉，上海博物館藏

(62)「鑄客為集醻為之」（器蓋對銘）　鑄客鐎壺，故宮博物院藏

李學勤釋第二字為醻，郝本性認為醻是美酒名，「集醻」是祭祀或饗禮時供應酒禮的職

官，陳秉新認為「醻」當讀為「酋」，「集鑄（酋）」是楚王室總管釀酒的機構，其長相當於《禮記》的「大酋」。按，郝氏認為鏇與鑑壺為一套溫酒器，其說甚是。由此可見，「集某」之「某」確與器之用途有關，「集醻」是機構名，其長可能為「某醻尹」。

29、集腏

(63)「鑄客為集腏、伸腏、睘脧腏為之」。　鑄客大鼎，《三代》4.20

(64)「鑄客為集腏為之」　鑄客鼎，見《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二〇八頁

(65)「大子鼎」（耳）、「集腏」（耳）　太子小鼎，出處同上

「腏」字過去釋讀不一，是個老大難問題。我們認為這個字从肉、从刀、从叕，即腏字古體。《說文》腏訓「挑取骨間肉也，从肉，从叕。」此字从刀，其義相合。「叕」形與楚簡「綴」字所从之叕類同。腏和餟、醊古字通。「集腏」當與上列「集某」義同，可能是主管餟祭＝酹的機構，其長可能稱「集腏尹」。「伸」字從何琳儀釋，我們讀為「胂」。《說文》「胂，夾脊肉也。」「睘」字從郝本性釋，我們讀為⿰月睘，假為⿰月頁。《說文》「⿰月頁，切熟肉內於血中和也。」「脧」字从李學勤釋，脧鼎的「中腏」我們讀為「內腏」，指內臟。鑄客大鼎的意思是，鑄客為盛載三種不同的祭祀鑄了這個大鼎，脧鼎則是盛內臟的。「集腏」與「腏」應有區別，猶如信陽楚簡的「集緒之器」與「緒之器」。因此，「伸腏」、「睘脧腏」、「中腏」等，我們認為不是機構名，也不是官名。

30、脰官

(66)「鑄客為大句（后）脰官為之」　鑄客匜鼎，《三代》4.16

劉節認為「脰官即膳夫」（《楚器圖釋》）。有一鑄客鼎銘「鑄客為王后七府為之」，李學勤認為「脰官」、「七府」都是有司，朱德熙、裘錫圭認為，「大句脰官即太后廚官，

就是太后的食官。」郝本性讀官為館，認為「太后脰官即太后的脰館，是楚太后進食的宮室之一。這與王的六室是性質相近的。」按，「脰館可能是主管太后膳食的機構或治食場所，楚太后不一定在該館進食。

三、官名

下列官名中，因有些職官的性質難定，同名的中央官與地方官也不宜分開敘述，故本文暫且不加分類，祇是按性質或名稱大致相似的順序排列，以便參考。

31、令尹

(67)「令尹子庚」　王子午鼎，《文物》一九八〇年十期圖版一

(68)「命(令)尹」（贈車者）　曾簡

(69)「疾君之孫郐（徐）敘（令）尹者旨智」　者旨智盤，《文物》一九八〇年八期十四頁

(70)「令尹」　包山簡

令尹子庚即楚莊王之子午，共王時為司馬，康王二年為令尹。曾簡的「令尹」，裘錫圭已指出，沒有問題指的是楚國的令尹，此令尹究竟是誰不太清楚，但他任職很可能是接平王子公孫宇、惠王死後繼續執政於簡王。古命、令二字可互作，「令」字从攴與鄂君舟節「令」同。徐令尹盤多認為是春秋晚期徐國器，則令尹為徐之令尹。李瑾、徐俊主張是楚封君徐縣之令尹，為戰國中期偏晚器。如此說不誤，是楚地方亦設「令尹」。楚「令尹」為百官之長，春秋戰國時期一直是楚國的執政官，任職者絕大多數是王族。

32、左尹　右尹

(71)「左尹邵𢫊」　包山楚簡

(72)「左尹」、「右尹」（贈馬者） 曾簡

《左傳》襄公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左尹子重侵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據此，其地位僅次於令尹，作戰時可將重兵。吳永章認為，「可定左尹、右尹為令尹的副手。」據介紹，包山簡中楚中央政府主管司法的官員是左尹，司敗接受左尹領導。由此推知，戰時楚左尹可將兵出征，平時則主管司法。有人根據葬制和遣策，推定包山M2墓主左尹邵𠡍的爵位接近上卿，應該是正確的。⑮

33、大莫敖 莫敖

(73)「大莫敖」、「莫敖」 包山簡

(74)「大莫敖璽」 安徽《文物研究》三期二三七頁

(75)「大莫敖陽為適豧之春」 曾簡

(76)「羅莫敖臧其」 銅量，《江漢考古》一九八七年二期封頁

(77)「口相夌莫敖」 璽彙0164

上列材料均假「囂」為「敖」，曾簡又增从戈作，陳秉新認為即《廣韵》的「[illegible]」字的異構。出土於安徽的「大莫敖璽」有十字界格，「璽」字的寫法具楚字特點，斷為楚璽是沒有問題的。裘錫圭認為曾簡的這個「大莫敖」大概也是楚國的。「羅」字從何琳儀釋，「羅」本在湖北宜城西，曾遷居湖北枝江，後遷至湖南。「口相夌」為地名，第一字似九非九，待考。包山簡中，中央官稱「大莫敖」，地方官稱「莫敖」，根據上述材料，始知楚地方亦設「莫敖」，中央官或稱「大莫敖」。至於「莫敖」的性質，歷來衆說紛紜，不過，多以為其為「將兵之官」，曾簡「敖」字从戈，或許反映了這種意思。據劉彬徽文介紹，「莫敖之職

掌範圍較廣，既可兼管軍事，也可兼管司法，甚至也可以是縣一級的行政長官。」又說：「楚之莫敖，論者以為莫敖必為屈氏，其實也有非屈氏者。這批簡文中的莫敖幷非限於屈氏，有莫敖卲（昭）步的其他姓氏者，但似乎可以認為，莫敖之職多為楚王室貴族擔任。」據文獻記載，「莫敖」在春秋初期的權力是很大的，自武王「威莫敖以刑」之後，地位下降，多排列在令尹、司馬之後，諸尹之前。春秋戰國時期，這個官名一直存在。

34、連敖

(78)「連敖」　包山楚簡

(79)「連敖之四」　璽彙0328

(80)「連敖屈上」　銅量，《江漢考古》一九八七年二期封頁

(81)「鄰連敖」　曾簡

(82)「南（？）陵連敖」　曾簡

「連敖」幷作「連囂」，曾簡从戈作，與上列「莫敖」類同。「連敖」的職能，歷来說法不一。如徐廣以為「典客」，張晏以為「司馬」，清梁玉繩以為「是司庾之官」。李家浩根據璽文末字「四」，認為與古璽「公卒之四」、「西口巨四」等「四」字性質類似，是與漢虎符、竹使節第一至第五性質相類的記數，璽為軍璽，從而認為張晏的說法大概是對的。銅量銘云：「羅莫敖臧其，連敖屈上，以命工尹穆丙，攻差竇之……。」連敖次于莫敖，何琳儀以為是同級的正副職關係。「鄰」、「南（？）陵」均為地名，是地方亦仿照中央設有「連敖」。「連敖」不見於先秦文獻，據《史記》、《漢書》，知漢有「連敖」，或以為来源於「楚官」，今有當時的文字材料為據，可證「楚官」之說是正確的。

35、司馬

大司馬

(83)「司馬之府」　璽彙5538

(84)「司馬之璽」　璽彙0024

(85)「司馬」　曾簡、包山簡

(86)「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　鄂君啟節、包山楚簡

(87)「大司馬恐愲逹（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　包山楚簡

楚設「司馬」，最早見於《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司馬子西帥師伐宋」，或稱「大司馬」。如《左傳》襄公十五年載，蔿子馮為大司馬，加一「大」字，吳永章認為「大概是有別於左右司馬和其他司馬之意」。司馬的職能是主管軍事，除中央設司馬外，楚簡中也記有地方設司馬，均在「司馬」之前冠以地名。上列大司馬昭陽，即《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之昭陽。「柱國」與「大司馬」是否一官之異名，有待證明。「恐愲」，即楚國大臣卓滑，見於《戰國策．楚策四》，《史記．秦始皇本紀》作「昭滑」。楚懷王時曾帶兵伐齊存燕，出使越國。其任大司馬，可能在楚懷王二十三年至頃襄王元年（公元前三○六——前二九八）之間。⑯司馬之地位僅次於令尹。至於包山楚簡中「司馬之州」之「司馬」，也應是官名。

36、小司馬

(88)「小司馬追」　天星觀楚簡

「小司馬」官名見於《周禮．夏官》，「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楚設「小司馬」一職，當是承襲周制，而不見典籍，可補文獻之不足。「小司馬」應是相對於「大司馬」而言，可能是「大司馬」的佐官。「小司馬追」在天星觀楚簡中為賵物助喪的官員。楚還設有「小令尹」一職，見《戰國策．韓策一》。

37、左司馬　右司馬

(89)「左司馬」　包山楚簡、曾簡

(90)「右司馬」　包山楚簡、曾簡

春秋時，楚之左右司馬地位較高，應是大司馬或司馬的佐官，位在大司馬之後、莫敖之前，見《左傳》襄公十五年。戰國時，楚軍中也設左右司馬，見《戰國策．燕策三》，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吳永章認為「建左右司馬是軍中的左右兩翼，其地位顯然低於上述左右司馬，這也反映了此官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變化。」按，「左、右司馬」可能根據需要隨時可以增減。

38、亞將軍

(91)「亞將軍璽」　見《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四六頁

根據「璽」字的特點及此璽風格，斷為楚璽無疑。第一字舊不識，湯餘惠據石鼓文、《汗簡》、《古文四聲韵》等資料釋為「亞」，可從。據記載，楚有將軍、上將軍、大將軍、裨將軍等，亞將軍應與裨將軍類似，就是副將軍。鄭超認為「亞將軍」與楚漢時的「亞將」是一回事。過去多以為楚終戰國之世，不僅沒有置相，也沒有置將，或者認為典籍雖記楚有「將軍」等稱謂，然而祇是一種「比附」。今有此璽，這種看法應當改變。

39、巨（渠）

(92)「西口巨四」　璽彙0316

從此璽的文字風格分析，斷為楚璽無疑，第二字不清，右旁似从戈。李家浩認為「西口」為地名，「巨」疑讀為「渠帥」之渠，「西口巨」即「西口」這個地方的將帥，「四」為記數，其義與上引「連敖之四」類同。

40、洰（渠）傳

(93)「鄘辱洰傳璽」　璽彙0288

吴大澂《說文古籀補》釋第二字為「將」，認為第四字洰「當即渠之省」。陳直《漢書新證》認為《漢書．藝文志》「將鉅子五篇」之「將鉅」即「將渠」之假借字。湯餘惠以為此印屬燕璽。何琳儀認為是齊璽，鄘即盾，地名，故城在今山東省臨清縣，戰國時屬齊；「將渠」是水名，見《水經》卷二十四。第五字，舊多釋「傳」。鄭超根據「璽」字的寫法定為楚璽，認為第二字是「辱」，「鄘辱」為地名；洰讀為「渠師」之渠；「傳」即「傳車」之「傳」；「此印大概是鄘辱這個地方的將師專用傳車之璽」。按，此印「璽」字乃楚大字的特殊寫法，是判定國別的典型字例之一，其與《古璽彙編》的0228、0229、0214、0012、0100等楚璽的「璽」字寫法類同，據此似當定為楚璽。第二字釋「將」可從。洰當讀如「渠帥」之渠。鄘為當時楚境地名。《左傳》莊公十九年：楚「敗黃師於踖陵」，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踖陵，黃國地名，當在今潢川縣西南境。」不知「鄘」是否與「踖陵」有關。「將洰」猶言「將帥」。《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命將帥，選士厲兵。」《呂氏春秋．介立》：「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因此，此印當是鄘地的將帥專用傳車之璽。當然，此璽的難點還很多，有待進一步深究。

41、司馬卒

(94)「司馬狄璽」　璽彙0842

「狄」字从爪从卒，與三體石經狄字古文類同。李家浩根據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篆書陰陽五行「醉」字所从卒旁从爪，認為此璽的「狄」用為卒，「司馬卒」指司馬所屬的卒，其說似可信。

42、公卒

(95)「公狄之四」　璽彙5560

狄字也是从爪从卒，李家浩讀為「卒」，「公卒」是指縣公所屬的卒，其說似可信。楚僭號稱王，縣令稱公，楚縣有自己的武裝，如《左傳》成公十六年「伯州犁以公車告王」，杜注：「公，晉侯」。「公卒」即晉侯之卒。此為單璽，有兵符的作用。「四」為記數，與漢虎符、竹使節第一至第五記數性質相似。詳見李文。

43、元右

(96)「楚王之元右」　楚屈叔沱戈、《三代》19.55

此戈中胡三穿，胡部銘文為「楚屈叔沱屈□之孫」，內上銘文一面為「楚王之元右王鍾」，另一面不清晰。據何浩考證，屈叔沱名蕩，字叔沱，屈完之孫，楚莊王左廣之右。楚王所乘戰車，稱戎車、元戎，王居其中，駕馭戰車者在左，稱「御」、「御戎」，勇力之士在右，執戈、盾以備非常，稱「右」、「車右」、「戎右」、「元右」，御、右均為大夫一級，說詳何文。⑦

44、左馭

(97)「左馭番戌」　包山楚簡

馭即御，《說文》御字古文作馭，《周禮．夏官．太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賈公彥疏：「太僕則在車左，不敢使人馭，自馭而前驅也。」「左馭」即在左駕駛戰車者，其地位如依何浩說，當為大夫一級，據簡報介紹，左馭番戌有「飤田」，番戌死後由其嫡子繼承，嫡子死，無後，則由庶子繼承，庶子死，無後，左尹命由番戌的兄弟之子繼承。可見，其在世時已有封邑（祿田），地位不低，很可能他是王車之「左馭」，相當於「御士」。《左

傳》襄公二十二年「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杜注：「御士，御王車者。」後来稱太僕寺卿為左馭。《文苑英華》397唐孫逖授王昱太僕卿制，「俾升榮於左馭，仍受任於北京。」

45、行士

(98)「行士璽」　璽彙0165

(99)「行士之璽」　璽彙0166

鄭超認為，「行」當讀為「行伍」之「行」。春秋時代，貴族有卿、大夫、士三級，他們都是能文能武的，說明當時不分文武。戰國時代，文武分職，故楚有行士之名，行士的地位應高於士。李家浩認為，士、李、理三字音近古通。先秦的外交官叫「行李」或「行理」，疑「行李」、「行理」皆是印文「行士」的異文。又疑「行士」相當於《周禮》的「行夫」。按，士、事古通，金文的「卿事」即典籍之「卿士」。古事、使、吏，本一字之分化。古文字中的使多作事。印文「行士」當讀「行使」。《左傳》桓公十年疏：「行使被執，例稱行人。」《戰國策．魏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左傳》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為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注：「行李，使人。」《左傳》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國語．周語中》：「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注：「理，吏也。……行理，小行人也。」是行使、行李、行理等均是掌出使聘問、接待賓客之官，名稱雖異，其事一也。當即印文之「行士」。朱起鳳《辭通》以為「行使」、「行事」是「行理」或「行李」的異文，有一定道理。另外，《璽彙》0167「都(?)行士璽」之「士」的上部未出頭，學者疑之。檢《書道全集》二七卷，此璽「士」字出頭，釋士可從。假如第一字是「都」，當理解為「都縣」之都。

46、革計

(100)「革計之璽」　璽彙0210

鄭超認為「革計之璽」大概是掌管軍隊情況報告的官吏所用。按，「革計」當是軍隊中的計會之官，負責軍營糧食、財用出入。參見後列「計官」條。

47、大宰

(101)「大（太）宰」（贈馬者）　曾簡

「宰」字从口、从宀、从辛，裘錫圭釋為宰，甚是。楚以「大宰」名官者，見於《左傳》者有大宰子商、大宰伯州犁、大宰薳啟疆等。金文中有郙大宰簠。吳永章認為，它國宰或冢宰本相當於相，楚以令尹、司馬為要職，太宰之官非楚所重。如《左傳》成公十六年，「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於王后」。

48、宰尹

(102)「宰尹」（贈物助喪者）　天星觀簡

(103)「宰尹」（贈馬者）　曾簡

古稱廚人之長曰「宰尹」，見《韓非子．八說》，「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楚多以尹名，宰尹職能應與上例類同。

49、宰官

(104)「宰官之璽」　璽彙0142

此璽「宰」字从刃即刀，石志廉隸定為从宰、从刀是正確的。「宰官」大致相當於「宰人」，周代為冢宰之屬官。《國語．晉語九》「以隨宰人」韋昭注：「宰人，宰官也。」後来泛指官員。古治膳之人也稱「宰人」。如《史記．趙世家》：「靈王立十四年，食熊蹯，不熟，

殺宰人。」《列女傳．節義傳》：「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此璽「宰」字从刀，可能與其職掌有関，當是治膳食之官掌管的璽印。

50、大師

(105)「大師」　包山楚簡

據劉彬徽文介紹，簡中「大師」為楚地方政府官名，詳情不清。楚有「大師」之職，為國君輔弼之官。《史記．楚世家》：「穆王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使為大師。」《左傳》襄公十七年「楚子問帥於大師子谷與葉公諸梁」。可見其地位極為尊崇。

51、少師

(106)「少師」　包山楚簡、曾簡

據劉彬徽文介紹，包山簡「少師」為地方政府的官名，詳情不清。楚有「少師」之職，為太子之教師。《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平王時，「使伍奢為之（指太子建）師，費無極為少師。」隨也有「少師」，見《左傳》桓公六年，杜注：「少師，隨大夫。」

52、司城

(107)「司城」　包山楚簡

據劉彬徽文介紹，簡文中「司城」為地方政府官名，詳情不清。「司城」當是掌管城市建設之官。曾簡中有宋司城，過去一直認為司城即司空或司工，為宋獨有，是宋因武公名司空，遂改司空為司城。現在看來，這種看法當需修正。

53、司敗

(108)「司敗」　包山楚簡

《左傳》文公十年杜預注：「陳、楚名司寇為司敗。」據介紹，包山楚簡中楚中央政府

由「左尹」主管司法，司敗接受左尹領導；中央政府的職能部門、地方縣級政府及不少封君也設有司敗，負責本部門和本地區的司法工作。劉彬徽進一步指出，簡文表明，「不論中央還是地方，主持案件審理并不限於司法官員，縣公和司馬、莫敖也有審理權，具有『行政干預司法』的特點。」

54、左弁徒　右升徒

(109)「左弁徒」　曾簡

(110)「右弁徒」　曾簡

弁字从弁从止。裘錫圭認為：「左弁徒疑即見於《史記》的《楚世家》、《屈原列傳》等篇的左徒。」湯炳正進一步論證「弁徒」即「登徒」，左弁徒即左徒，左徒與登徒是一個官職的兩種簡稱。⑱吳郁芳又根據裘湯二說，進而認為，左徒、登徒即古之丞，而皆為職掌宗廟、輔弼君主的祝宗卜史之人；左徒實即「三閭」，三閭為楚人的俗稱，左徒為官方職稱，左弁徒是其全稱。⑲按，弁字从止，與楚文字中的「上」或从止，从辵作類同，當為弁字異體，釋讀為「弁」應無問題。《史記．屈原列傳》，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嫺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正義曰：左徒「蓋今左右拾遺之類。」《楚世家》考烈王立，「以左徒為令尹」，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五曰：「黃歇由左徒為令尹，則左徒亦楚之貴臣矣。」根據這些材料，「左徒」應是掌供奉諷諫之官。「右徒」當是「左徒」之對稱。左弁徒、右弁徒省稱為左徒、右徒。

55、大夫

前面「15、宮、行宮」條下已錄「下蔡宮大夫」、「上□宮大夫之璽」、「江陵行宮大夫璽」、「上場行宮大夫璽」、「鄗宮大夫璽」、「山雒（？）行宮大夫璽」等，除此，還

有下列「大夫」。

(111)「郢關愧大夫璽」（璽彙0093）

(112)「襲夫人之大夫」（包山楚簡）

《說文》郢，「南陽西鄂亭」。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河南〻陽府北五十里故西鄂城是也。郢者，漢時亭名。」「郢閒」，猶如曾姬無卹壺之「漾陵蒿（郊）閒」，應是地區名。「愧」很可能是「郢閒」的小地名，「戒者是『郢閒』的某種大夫名。《禮記．曲禮下》：「天子有后，有夫人，」楚僭號稱王，故有「王后（鑄客鼎）」、「夫人」之稱，「襲夫人」為某王之妾。「襲夫人之大夫」應是專門負責侍候襲夫人的官員。由此看來，楚之「王后」、「夫人」等每人都有專職的官員負責。至於「行宮大夫」、成「宮大夫」，乃是負責管理設在郢都外供楚王出行時居住的宮室之官員，說見前。另外，《璽彙》0102「口冢大夫之璽」，前二字應是地名，即某地大夫的璽印。

56、監

(113)「楚君監王孫袖」（王孫袖戈，銘文見《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二七五頁）

戈銘云：「個命曰：獻與楚君監王孫袖。」李學勤說，「王孫袖是楚國王族，受命監管服屬於楚的巴蜀人，因而被稱為楚君監。推測個是這些巴蜀人的領袖，受王孫袖的監管，鑄作了這件富於巴蜀特色的兵器，獻贈給王孫袖。從地理位置考慮，個是巴人之長自然更為可能。」⑳按，歷代都設有各種各樣的「監」，如周初成王時設「三監」，監督殷臣。金文中的應監甗銘云，「應監作寶尊彝」，郭沫若認為，此「應監」就是周室「派往應國的監國者」。㉑「楚君監」應與「應監」類似。楚以監名官者，還如「監馬尹」、「監食」等。「楚君」也可能是巴人對楚王的稱呼，「楚君監」就是楚王派往巴地的監察官。王孫袖為某楚王之孫。

51、卿事

(114)「卿事」（贈馬者）　曾簡

「卿事」見於西周銅器銘文，如矢尊、矢令方彝、毛公鼎等器。《說文》：「士，事也。」《白虎通．爵篇》：「卿士，卿之有事也。」卿事即卿士。《左傳》襄公十六年，白公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杜預注：「二卿士，子西、子期。」《國語．楚語》記令尹子木對蔡聲子曰：「我為楚卿」。是楚有「卿士」之稱，并有簡佐證。宋公文則認為，「楚官令尹、司馬，被稱為王之『股肱』，於百官中地位最高，權勢最重。他們之稱為『二卿士』，乃是以周制相比擬之說。」這種看法，恐需重新攷慮。

58、公

(115)「申公彭宇」　申公彭宇匿，《中原文物》一九八二年一期

(116)「都公孟城」　鄀公瓶，《三代》一八、一四

(117)「上鄀公擇其吉金鑄其叔嬭番妃媵匿」㉒　匿，淅川下寺楚墓出土

(118)「鄧公乘」　鄧公乘鼎，見《古文字研究》十三輯二五七頁

(119)「東庀公」　望山楚簡

(120)「奉昜公」　望山楚簡

(121)「鄦陽公」　仰天湖簡㉓

(122)「御毄之闌戠公周童耳」　包山楚簡

(123)「里公」「郕陽君之州里公」　包山楚簡

(124)「隴公」　隴公戈，《江陵雨臺山楚墓》八〇頁

(125)「膚嬴（？）之歲，羕陵公伺□所造，冶己女。」　羕陵公戈，《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二期圖版八

(126)「旅陽公」「旅公」「晉陽公」等　曾簡

關於「公」的材料，還可以舉出一些，限於篇幅，暫不作過多的討論。據有關文獻記載，楚縣邑之長稱縣尹、縣公。《淮南子．覽冥篇》高誘注：「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杜預注：「楚，僭號，縣尹皆稱公。」戰國中晚期或稱「令」（詳吳永章文）。楚滅國較多，每每以所滅之國名為縣名，其縣尹稱公，如息公、白公、商公、蔡公、葉公及上舉中公、鄀公、鄧公等，但上面所列并非都是縣公。據介紹，包山楚簡中載有縣以下的基層組織有社、里、州，「里有里公，負責全里的管理，接受里人的訴訟，應是最低一級的行政組織」（《周禮．遂人》以二十家為一里），似乎縣以下各級之長也可稱「公」。另外，天星觀楚簡中禱告的對象有「卓公、惠公」等，乃是番乘的先公，與我們討論的無關。由此可見，「公」的稱謂還值得深入研究。不過，上列之例，均為楚之官名，當是沒有多大問題的。據劉彬徽文介紹，楚地方政府的官名除「里公」外，還有「里正」。「里公」與「里正」的關係如何，不清。

59、大攻尹　攻尹

(127)「大攻尹脽以王命＝集尹昭□，裁尹逆、裁命阢，為鄂君啟之府商鑄金節。」　鄂君啟節

(128)「羅莫敖臧其、連敖屈上，以命攻尹穆內、攻差賓之、集尹陳夏、少集尹龔賜、少攻差孝癸，鑄二十金削以賹，秋七月。」　那客銅量

(129)「大攻尹」（贈馬者）　曾簡

(130)「鄢陵攻尹産」　包山簡

「攻」即「工」，楚「工尹」之官名，見於《左傳》文公十年、成公十六年、昭公十二年等。杜預注曰：「掌百工之官」。其職能與上舉二例大義相合。「大攻尹」的地位在「工尹」

之上，猶如司馬或稱大司馬、莫敖或稱大莫敖，應是中央官名。根據鄂君啟節和銅量，諸官的隸屬關係可以排列如下：

中央：楚王→大攻尹→集尹→㦸尹→㦸令

地方：莫敖、連敖→攻尹、攻差、少攻差→集尹、少集尹

「少攻差」為攻差之副，而地位則在「少集尹」之後。「大攻尹」之名，還見於「曾大工尹季怡」戈、㉗燕「大攻尹肖間」劍等。㉘包山簡的「工尹」為地方官員。

60、攻差（佐）　少攻差（佐）

「差」即佐。例、說見上條「攻差」為「攻尹」之副。

61、集尹、少集尹

(131)「集尹墨」　天星觀楚簡

典籍中不見「集尹」官名。根據鄂君啟節及銅量，知其地位在攻尹、攻差之後，少集尹、少攻差之前。「少集尹」為「集尹」之副例見上條。李零認為，「集尹」往＝是銅器的直接守藏者，所以也參加銅器的監造。

62、㦸尹　㦸命（令）

(132)「㦸尹」（贈馬者）　曾簡

㦸字，多以為「職」之古文。根據鄂君啟節，㦸尹的地位在「集尹」之後，㦸命（令）為㦸尹的屬官，他們都是工官。例見前59條。

63、鑄客

壽縣朱家集楚器中每有「鑄客為某＝為之」之語，或稱「鑄器客」，或省稱客（《三代》2.35鼎）例見前「集脰」、「集醻」等條。石志廉認為「鑄客是有關冶煉的技術指導」。郝

本性認為鑄客為「鑄造工人」，「同其它國家的冶客相類似」。李零認為鑄客為監造官員。我們以為「鑄客」應是主鑄造之官，「冶師」為製器的技術官。

64、冶師 冶佐

(133)「冶師紹圣，差（佐）陳共為之。」 酓忎盤、酓忎鐈鼎一，《三代》17.8 又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圖錄》，下同。

「冶紹圣、陳共為之。」 鼎匕

(134)「冶師史秦、差（佐）苛腰為之。」 酓忎鼎二，《三代》4.17

「冶史秦、苛腰為之。」 鼎匕

(135)「冶師盤野、差（佐）秦忑為之。」 酓忎鼎三，《三代》4.17

「冶盤野、秦忑為之。」 鼎匕

(136)「羕陵公伺口所造，冶己女。」 羕陵公戈，《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二期圖版八。

「冶」字釋讀不一，應以釋「冶」為是，詳見黃盛璋文。上舉之「冶」應為冶師、冶佐之省，「佐」為冶師的助手。冶師和冶佐均為直接製器的技術官。郝本性則認為「冶師當為鑄客的工頭，是官府鑄造機構中的基層職官。」

65、室客

(137)「楚王室客為之」（腹部） 「室客」（底部） 楚銀匜，故宮博物院藏

據郝本性介紹，故宮收藏的這件銀匜為平底桃形器口，據收購者講，也是壽縣出土的。郝氏認為「室」在此與「鑄」字意義相近，「室客與鑄客應是同一種工人的不同稱乎」。我們認為，「室客」與「鑄客」類似，均為主鑄造之官。

66、鑄巽客

(138)「鑄巽客璽」　璽彙0161

第一字，湯餘惠釋為魚，何琳儀、吳振武釋為鑄。第二字多從駢字騫說釋為巽。㉖李家浩讀為錢。㉗鄭超認為「鑄巽客」也當讀為「鑄錢客」，是主管鑄造蟻鼻錢的技術官吏。與楚國銅器銘文中的「鑄客」相類。

67、市攻

(139)「市攻」　漆耳杯，《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一期圖版叁

長沙楊家灣六號楚墓出土的漆耳杯的底部有「市攻」二字戳印，「市」字與鄂君啟節「市」字寫法類同。裘錫圭釋為「市」，可從。裘氏認為「市攻」當讀為「市工」，意即市所屬的工官或工匠。㉘楚市設有「市令」，見《史記．循吏．孫叔敖傳》。「市令」、「市工」均為楚市的官吏。

68、集脰尹

(140)「集脰尹」　天星觀楚簡

「集脰」為機構名，負責楚王及太子的飲食膳羞，其長為「集脰尹」，說見前「集脰」條。「集脰尹」在簡文中為贈物助喪的官員。

69、集楮尹

(141)「集楮尹」　天星觀楚簡

「集楮」為機構名，負責王室或官員的主食（飯米）的烹煑，其長為「集楮尹」，說見前「集楮」條，「集楮尹」在簡文中為贈物助喪的官員（簡報釋楮為精）。

70、職飤

(142)「職飤之璽」　璽彙0227

《周禮》有「職金」、「職喪」、「職幣」等官，分別掌管金玉錫石、喪禮、財物。「職飤」當讀「職食」，是掌管膳食的官員。前舉「集脰尹」、「集糈尹」等可能為其屬官。鄭超認為「職食」大概相當於《周禮》中的「膳夫」。《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後世子」

71、宮廐尹　宮廐令

(143)「宮廐尹」。　曾簡

(144)「宮廐令」　曾簡

「令」字从命从攴，與鄂君啟節同。廐字从食，與前「大廐」之廐同。曾簡中的宮廐尹、宮廐令為御車者。裘錫圭說：「這些御車者按理說都應該是曾侯自己的屬下，但是他們的官名卻多與楚國的相同。」楚之宮廐尹見於《左傳》襄公十五年、昭公元年、六年等。《說文》「廐，馬舍也」。《釋名．釋宮室》廐，「牛馬之所聚也」。《周禮．校人》：「馬有二百十四匹為廐，廐有僕夫。」「宮廐尹」，延言之當是掌管宮廷馬舍之富，相對於大廐、中廐而言，有可能主要掌管王子的馬廐，參見前「宮廐」、「大廐」條。其地位排在「連尹」（《左傳》襄公十五年）、「右尹」（昭公元年）之後，而在「大宰」之前（曾簡）。「宮廐令」乃「宮廐尹」屬下，與鄂君啟節「裁令」在「裁尹」後類同。

72、廐右馬

(145)「敀右馬璽」　璽彙0368

朱德熙說，「敀字亦當讀為廐，這枚古璽據傳出土於壽縣，文字也是楚風格的，當是楚印無疑。」《說文》之廐字古文亦从九，朱說可信。漢官掌馬的騎士稱「廐騶」。《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公廐騶。」《後漢書．梁冀傳》：「（桓帝）使黃門令其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侯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右為左之對稱，

「厩右馬」可能類似於「左右厩雛」，當是厩中掌馬的騎士。

73、厩差（佐）

(146)「敚（厩）差（佐）夏臣馭乘輦。」　天星觀楚簡，據朱德熙文引

朱德熙說，「差當讀為佐，夏臣是厩佐的名字。」厩佐應是厩長的佐官。

74、中獸尹　中獸令

(147)「中獸尹」（贈馬者）　曾簡

(148)「中獸令」（御車者）　曾簡

中、獸二字从宀，令字从命从攴。《玉篇》獸下云：「六獸：牛、馬、羊、犬、雞、豕也。養之曰獸，用之曰牲，今作畜。」「中獸」當如前舉之「中厩」、「大厩」、「宮厩」，是飼養牲畜之處，供宮廷享用。「中獸令」類似「宮厩令」，應是「中獸尹」的屬官。

75、牢令

(149)、「牢令」（贈馬者）　曾簡

《說文》牢，「養牛馬圈也」。古文字中的「牢」从牛、从車、从馬作。「牢令」大概是負責管理牛馬圈的長官。令字从命、从攴。

76、新造尹

(150)、鄴之新造　鄴之新造戈《錄遺》五六六

(151)「新造尹」（贈馬者）　曾簡

「造」字从告、从邑或貝。新字从木乃楚系文字的特點。楚有官名「新造盩」，見《戰國策．楚策一》，鮑彪注曰「楚官」。《渚宮舊事》作「楚使新造盩尹勃蘇」。「新造尹」或許就是「新造盩尹」，「新造」乃省「尹」字。鄴為地名，是地方亦設此官。新弨戟之「新弨」，李瑾、徐俊也讀為「新造」，認為「鄴」是訛字。

77、相

(152)「區夫相璽」　璽彙0239

此璽側面有一「敀」字。「區夫」應是地名。鄭超認為「區夫」也許是在具區澤邊。「區夫相」可能是區夫封君之相，因戰國時期的封君往往由國家派相治理其封土。

78、連尹

(153)「連尹之璽」　璽彙0145

此印有十字界格，「璽」具楚字特點，斷為楚璽無疑。「連尹」為楚官名，見於《左傳》等書，但對其職能則衆說紛紜。如《晉語七》韋注：「連尹，楚官名。」高本漢本卜魯曼之說，謂連尹為掌管車輛之官。㊽孔穎達疏引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續也。」清人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卷十一以「連尹」為連地之尹。駱瑞鶴認為連「與輦同，為輦古字，則連尹為主車遠官無疑。」㊾我們則以為，連即聯。《說文》：「聯，連也。」段玉裁注曰：「周人用聯字，漢人用連字，古今字也。」古文字中聯、連可通是沒有問題的（說見另文）。聯即官聯，指官府之事務聯合而互助。《周禮．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鄭注：「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聯讀為連，古書連作聯。聯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因此，連尹即聯尹，即掌管「六官」聯事之長官。如是軍職，則掌軍旅之聯事。其職大致相當於後世的聯絡官。

79、土尹

(154)「土尹之璽」　璽彙0146

根據「尹」和「之」字的寫法，可定此印為楚璽，第一字，《古璽彙編》釋為「上」，何琳儀釋為土，鄭超云：「《史記．屈原列傳》有上官大夫，不知與此有無聯繫。」「土尹」有可能是管理土地之官。

80、醋尹

(155)「醋尹」　天星觀楚簡

第一字从酉、从央、从臼。此字又見於《古璽彙編》0001「右醋王璽」（第二字原缺釋）。金文徐醋尹鉦之諮則从言。㉛「醋尹」與「諮尹」應為一種官名。李學勤云：徐「官名令尹和高安鉦鉞銘諮尹，都見於楚國銘文，說明徐人的制度受到楚國的很大影響。」㉜《說文》訓「濁酒」之醠可能是醋之訛字，《集韵》或作䣤。醋、諮可以作䣤、訣，猶如牙字古文作𤘗（《說文》古文）。《說文》：「訣，早知也。」《廣韻》訣訓「智也」。《廣雅．釋詁》訣訓「問也」、「告也」。「䣤尹」於簡文中為君占卜貞問，很可能是掌占卜之官，類似《周禮》之「大卜」。從典籍訓釋分析，此官當名「訣尹」，䣤為借字。

81、竽

(156)「萬陵竽璽」　璽彙0283

(157)「竽璽」　璽彙0346

鄭超認為，「竽璽」的「竽」當即「芋尹」的「芋」，漢代竹頭與艸頭往〻混用；芋尹所掌不詳，也許字當从「竽」，竽是一種樂器，竽尹大概是管理樂隊的。「萬陵竽」也許是萬陵的封君所屬芋尹所用。《左傳》昭公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芋尹為官名，哀公十五年《傳》陳國亦有芋尹。《新序．義勇篇》誤作竿尹，云：『竿尹文者，荊之毆鹿彘者也。』《新序》所述人名雖不同，

事實却類似，則芋尹為毆獸之官。」按，芊、芋二字古可通用是沒有多大問題的，當依《新序》定「芋尹」為毆獸之官。上舉之「芋」當即「芋尹」之省。萬陵，可讀高陵，泛指高丘。萬也可假為郊，茭、鄗等。重文萬陵可能是地名，何琳儀讀為「高陸（鍾祥）」。其確切地點待考。

82、右令　左令

(158)「右命」（御車者）　曾簡

(159)「差敘」（御車者）　曾簡

「右領」為楚官名，見於《左傳》，裘錫圭疑「右領」為「右令」之訛。《左傳》哀公十七年：「楚子問帥於大師子谷與葉公諸梁，子谷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杜注：「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吳永章由此認為右領「應是領兵之官」。按，右領曾為令尹的輔相，其地位并不低，杜預所謂「右領、左史，皆楚賤官」之說是不正確的。左為右之對，左令、右令可能因是「令尹的左右佐官而得名，戰時可將兵出征。

83、新官令

(160)「新官敘」　曾簡

「新官令」在簡文中為御車者，「新官」如是地名，「新官令」就是「新官」地方的長官；如是官名，則此「令」是掌管「新官」的官員。曾簡中有「宮廄之新官」，則「新官」應是官名。

84、陽令

(161)「陽令」　天星觀楚簡

「陽令」於簡文中為贈物助喪的官員。「陽」可能是地名，「陽令」就是陽地的長官。

85、五渚正

(162)「五渚正璽」　璽彙0343

《戰國策．燕策二》：「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李家浩據此認為印文的「五渚」當是這裏所說的「五渚」；「五渚正」即管理五渚的長官。鄭超進一步認為，「五渚正」大概主要掌管收山澤稅的，「是稅務官而不是行政官」。《水經．湘水注》：「凡此四水（指湘水、資水、沅水、灃水）同注洞庭，北會文江，名之五渚。」

86、羕陵正

(163)「羕陵正」　包山楚簡

在「受期」簡文中，羕陵正是接受告訴的官員。「羕陵」為地名，又見於曾姬無卹壺、羕陵公戈及金版。羕或作鄴、漾、瀁等。黃盛璋認為，「漾當即《水經注》汝水支流之養水，漾陵當在養水之上，《水經．汝水注》記養水所經有養陰里，早期必為縣，後廢為里。……熊會貞在《水經注疏》汝水注說：『今沈丘東有養城，當是吳公子所居』，滕（指滕壬生）文以為鄴就在這裏，這是正確的。」㉝ 羕陵正就是該地的長官，此地戰國時已屬楚。

87．右斯政

(164)「右斯政璽」　璽彙0280

此璽有十字界格。「璽」具楚字特點，定為楚璽無疑。第二字从斤从其，與《汗簡》斯字的寫法類同，吳振武釋為斯，可從。《說文》「斯，析也。」或作廝。《集韻》廝，析薪養馬者。古代凡執勞役以供使令者皆稱「廝役」，見《公羊傳》宣公十二年「廝役扈養」何注，就是為人驅使的奴僕。廝役或稱廝徒，必要時也可能為卒參戰。《史記．蘇秦傳》：「廝

徒十萬」。索隱曰：「廝徒，謂廝養之卒，廝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為卒。」《張儀傳》：「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廝徒、負養在其中矣。」「政」為主其事者之稱，猶如鹽政、學政之類。《說苑．善說》：「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斯政」可能就是負責管理廝役、廝徒這些低、賤的奴僕的官吏。《後漢書．鄭玄傳》「廝役之吏」注：「廝，賤也。」根據此璽，「斯政」還設有「左右斯政」以為助手，級別可能不高。

88、正官

(165)「正官之璽」　璽彙0136

石志廉認為此印之「正」與「勿正關璽」之「正」同，應讀為「徵」。鄭超進一步指出，「徵官當是專管賦斂稅收的」。按，「正」也可讀如「政」，「正官」即「政官」。《周禮．夏官．序官》：「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儀禮．大射儀注》：「司馬政官主射禮」。「政官」應指掌管國內政事的官，如依《周禮》，則為軍政之官的司馬。

89、大官

(166)「大官」（贈馬者）　曾簡

《史記．滑稽列傳》載，楚莊王之愛馬死，「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少府屬官有太官，師古注曰：「太官，主膳食。」可見楚太官與漢之太官的職掌相同。大太古通。

90、伍官

(167)「伍官之璽」　璽彙0135

《戰國策．楚策一》：「昭王反郢，五官失法，……蒙谷獻典，五官得法。」劉歆云：「楚之五官者，五卿也。」《七國攷》：「或云：如秦五大夫，一人官之者也。」此璽之「伍」，

鄭超試讀為「五」，認為「五官」除了泛指眾官外，的確又是一個專有官名，「五官的職掌不好推定，它可能是一個沒有固定職掌，又可以在不同的官府裡供職的散官。」按，「伍官」與「五官」應有區別，「五官」泛指百官或指五種官職，而「伍官」應是一人之官。如讀：「伍」為行伍之伍，則「伍官」為單職。

91、計官

(168)「計官之璽」　璽彙0137—0140

鄭超云：「計即計書、計薄，是各級官吏政績的記錄。」按，「計」的槩念運用十分普遍，凡官府對各方面的經濟核算都稱為「計」，據雲夢秦簡《效律》，知負責「計」事的專職官吏就有掾計、尉計、掾苑計、官計等。其中「官計」可能是通稱。[illegible]「計官」即司會計之官。《周禮．天官．序官．司會注》：「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前錄「軍計」則是軍中司會計之官，專門負責軍營糧草財物。《六韜．龍韜．王翼》：「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璽彙》5604「□計之璽」，也是一方某種計官的璽印，第一字待攷。

92、行錄

(169)「行錄之璽」　璽彙0214

根據此印的風格及「璽」字的寫法，可定為楚璽。第二字原缺釋，陳漢平釋為錄，讀為祿（《出土文物研究》二三七頁），至確。上部所从的「∧」乃「八」形訛變，祇要與頌簋、師晨鼎、弭伯簋、楚簡等錄字進行比較，就可以明瞭其字形的演變軌迹（說詳另文）。「祿」即官吏的俸祿，《禮記．王制》：「位定然後祿之」。注：「與之以常食」。「行祿」大致相當於「司祿」，是主管班祿之事的長官。《周禮．地官．序官．司祿注》：「主班祿」。

93、襄官

(170)「襄官之璽」　璽彙0141

此印有十字界格，「璽」具楚字特點，定為楚璽是正確的。「襄官」似可讀如「纕官」。湯餘惠認為「可能與衣帶的製作和管理有關」。《楚辭．離騷》「既替余以蕙纕兮」，王逸注：「纕，佩帶也。」《集韵》纕，一曰馬腹帶。楚簡遣策中記載有各種帶名，如湯文所舉革帶、組纕之類，「纕官」可能就是專門管理製作各種帶子的官吏。

94、戠襄

(171)「下蔡戠襄」　璽彙0309

「下蔡」即今安徽鳳臺，參見前「下蔡宮大夫」條。「戠襄」或讀「職纕」、「職纕」，湯餘惠認為「纕官和職纕大約是同類性質的工官」。吳振武認為「可能是負責織造佩帶部門或官吏所用之璽」。(85)我們以為戠字當讀如職，「襄」字或可讀如「壤」，「職壤」猶如「職歲」、「職食」，也有可能是掌管土壤的吏。《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95、䜌發郢官

(172)「䜌發郢官」　璽彙5605

第二字原缺釋，根據筆劃，可能是「發」字，與楚簡偏旁發類同。䜌可讀如聯，詳見裘錫圭文。郢即楚都名，楚累遷都，所遷之地皆曰郢。」「聯發」可讀「聯綴」，有聯繫、聯結之義。《周禮．天官．大宰》：「以九兩系邦國之民。」鄭玄注：「系，聯綴也。」「聯綴郢官」可能是聯繫諸郢事務的官吏。

96、陸官

(173)「陸官之璽」　方清霖《周秦古璽精華》

此璽《古璽彙編》未收錄，從文字風格看，不一定是贗品，故錄此以備參考。石志廉釋第一字為「險」，認為此璽之「險官」即《周禮》所謂的司險，他是專門掌管古代天下土地之圖，以考其險要形勢及道路遠近者，其官職對古代軍事交通佔有重要地位。按，第一字釋為「險」可能有問題，我們以為當是「陸」字訛變，其形與《說文》籀文陸、《汗簡》錄《尚書》陸、《古文四聲韻》錄《古老子》陸等形類似。《說文》「陸，高平地。」《楚辭‧憂苦》：「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以寂寞。」王逸注：「大阜曰陸。言己巡行陵陸，經歷曲澤之中，空虛杳冥，寂寞無人聲也。」「陸官」可能是管理、徵收這類阜陸之地稅賦的官吏。

97、新邦官

(174)「新邦官璽」　璽彙0143

鄭超疑「新邦」當讀為「親邦」，指親近楚國的少數民族邦國，「新（親）邦官」大概是掌管少數民族的機構，與秦的「屬邦」義近。按，以「新」名官者多見，如楚官新造盤，曾簡中有新造尹、新官令、新官人、外新官等。新有「更新」之義，「新邦官」可能是負責維新邦國之官。

98、吝（？）□官

(175)「吝（？）□官璽」　璽彙0144

第一字似吝字。第二字上从止（扒），下似兔或兒形。此為楚之另一官名，故錄此待考。

99、粟客

(176)「郢粟客璽」　璽彙5549

(177)「羣粟客璽」　璽彙0160

郢即楚都名，粟字从禾與从來同，猶如稻字或从禾、或从米。據石志廉介紹，「郢粟客璽」印傳為安徽壽縣出土。石認為「郢粟客是專司種植小米的農業技術指導」，此印是「楚國從外地請來的為其種植小米官吏所用的官印」。李家浩認為「粟客」與漢代管糧食的官「治粟都尉」相當。《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記韓信為「連敖、粟客」，而《史記．淮陰侯列傳》及《漢書．韓信傳》幷作韓信先後為連敖、治粟都尉。「羣粟客」，鄭超認為「羣」也許是地名，也許說明此印為一羣粟客所公用。按，璽彙5550「呈粟」可能是指「呈」地之粟，0276「傷邦粟璽」之「傷邦」也可能是地名，都是這些地方管糧食的官吏所用之璽。

100、客（？）戒

(178)「客（？）戒之璽」　璽彙0163

石志廉讀為「客戒之璽」，疑系「械客」。鄭超讀為「戒客之璽」，認為「客」字寫得比較馬虎，有一些譌變。「戒」字當讀為械，「械客」當是主管器械製造之官，此印以「戒」字為起點環讀。按，第一字釋「客」可能有問題，存疑待攷。

101、右口客

(179)「右口客璽」　璽彙0162

第二字不清，似微或徵字，錄此待攷。

102、鍚客

(180)「羊坣鍚客」　璽彙5548

石志廉釋坣為府，讀鍚為瘍，認為「羊府瘍客是治羊病的獸醫」。李家浩讀為「羊府象客」，「象客」是翻譯官，詳前「羊府」條。

103、御逕

(181)「鑄客為御逕為之」　鑄客匜，《三代》十七、二六

朱德熙、裘錫圭認為，逕應讀為遽。遽、馹古通。「御遽」即「御馹」，乃驛傳機構名，當與前「傳遽」、「長郵」等名列在一起。

104、傳任

(182)「王命＝傳賃一檐食之」　王命節，《三代》一八、三六

同銘的節還有幾件，詳見李零文。賃與中山王器諸賃義同，讀「任」可從。「傳」為楚字特殊寫法。「傳」為傳舍，「傳任」當為官名。「王命＝傳任」與鄂君啟節「王命＝集尹」句式類同，「集尹」為官名。「傳任」可能是傳舍的有司，大約類似於後來的驛丞和傳宰。節銘之義，為：「楚王之命，命傳任授一檐的標準向持節者提供飲食」。此節之「檐」及有關問題，可參見于省吾、張振林文。㊱

105、諝

(183)「上贛君之諝璽」　璽彙0008

李家浩認為，「上贛君」當是楚國的一個封君，可能位於贛水邊上，諝是小吏之名，此璽即上贛君的小吏所用的印。李又以為「諝」也有可能讀書為「疏」，如同魏晉印常見的「某言疏」、「某囟疏」之類。

106、司衣

(184)「司衣之州」　包山楚簡

見包山簡司法文書。據簡報，知楚州為縣以下基層組織，在「里」之上。「司衣」應是官名，類似於《周禮．春官》之「司服」。「司服」主管王之吉凶、衣服。州以此官命名，

有兩種可能：一是此州屬於司衣，如同「郝陽君之州」，二是因某種原因以紀念「司衣」，猶如漢代州名「司州」，是因漢以司隸校尉督察畿輔，後世於畿內置「司州」。前錄「司馬之州」當與此類似。

107、少臧

(185)「少臧之州」　包山楚簡

見包山簡司法文書。根據「司馬之州」、「司衣之州」等名，「少臧」可能也是官名或官府機構名。至於簡文中「膚人之州」之「膚人」是否官名，待考。

108、樂人

(186)「樂人之器」　《信陽楚墓》竹簡二．018

簡中「樂人之器」記載的是鐘、磬之類的樂器名。「樂人之器」與「集楮之器」語句類同，本指器之用途，負責此種工作者又以其名官之，如「集楮尹」之類。「樂人」即樂師，當為樂官名，參見《儀禮．燕禮》「樂人懸」注，樂官之長曰「樂正」，見《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注，《史記．滑稽列傳》：「優孟，故楚之樂人也。」

附：封君

戰國時期，各國在推行郡縣制和俸祿制的同時，又實行了封君制。楚也一樣，自春秋中晚期以來便實行了這種制度，比中原各國要早，封君本不屬官職，封邑也不是官俸，但「封君」在政治歷史舞臺上曾扮演重要角色。《七國考》將封君列入職官，本文亦採取這種方法。關於楚之封君，可參見何浩《戰國時期楚封君初探》，及劉澤華、劉宗泉《戰國時期的食邑與封君述考》等文。㊲本文祇是將見於古文字并可確定為封君的材料列在下面，至於其所封地望及有關問題，在此不作討論。

1、	鄂君	鄂君啟節，《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四期七頁。
2、	析君	戟，《古文字研究》十三輯二六一、三三七頁。
3、	郴君	戟，《古文字研究》十三輯二八三、三三九頁。
4、	朴君	詳《江漢考古》一九八七年一期黃盛璋文。
5、	盛君	匿，《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二二頁。
6、	鄴陵君	豆、鑒，《文物》一九八〇年八期三〇頁。
7、	郚陽君	《璽彙》0002
8、	上贛君	《璽彙》0008
9、	莪君	戈，《考古》一九七三年三期一五六頁。
10、	坪夜君	戟，《三代》3.2.4；曾簡。
11、	郡陽君	天星觀簡，包山簡。
12、	中君	仰天湖簡，《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二期
13、	越涌君	常德簡，見楊啟乾《常德市夕陽坡二號楚墓竹簡初探》，一九八五年楚文化研究會論文。
14、	藏陵君	望山簡
15、	雁侯	天星觀2、骨管刻銘
16、	御侯	戈，《三代》19.48.1
17、	禓城君	曾簡
18、	鄰君	同上
19、	鄛君	同上
20、	郹君	同上

21、𢧵君　同上

22、鄗君　同上

23、樂君　同上

上面我們滙輯了百餘條散見於古文字材料中的官府名、官名，幷分别作了論證。這些名稱中，有的源於商周，有的是楚國所獨具，有的從未見於文獻記載。通過這些材料，使我們對楚之中央、地方的官僚機構有了不少新的認識和瞭解，對於進一步研究楚國官制及楚史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內容。限於篇幅，這些問題在此就闕而不論了。

主要參閱論著：

1、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簡稱「璽彙」）、《古璽文編》一九八一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2、裘錫圭《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材料》，載《文物》一九七九年七期，簡稱「曾簡」。
3、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載《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四期。
4、中山大學古文字學研究室　江陵望山楚簡摹本（曬藍本）。
5、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載《考古學報》一九八二年一期。
6、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二號墓竹簡概述》，載《文物》一九八八年五期。
7、劉彬徽《荆門包山楚簡略述》，一九八八年中國古文字學年會論文。
8、周世榮《楚郢客銅量銘文試釋》，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七年二期。
9、周世榮《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叢考》，載《湖南考古輯刊》第一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10、郝本性《試論楚國器銘中所見的府和鑄造組織》，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集，一九八七年荆楚書社出版。
11、郝本性《壽縣楚器集脰諸銘考釋》，載《古文字研究》第十輯。
12、陳秉新《壽縣楚器銘文考釋拾零》，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集，一九八七年荆楚書社出版。
13、葉其峰《試釋幾方工官璽印》，載《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七九年二期。
14、葉其峰《戰國官璽的國别及有關問題》，載《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年三期。

15、石志廉《戰國官璽考釋十種》，載《中國歷史博物館々刊》一九八〇年二期。

16、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四篇），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二期。

17、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載《語言研究》一九八七年一期。

18、鄭超《楚國官璽考述》，載《安徽文物研究》第二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19、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載《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一期。

20、朱德熙《戰國文字中所見有關廐的資料》，載《古文字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三年。

21、朱德熙《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載《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一期。

22、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載《古文字研究》第十輯。

23、李學勤《楚國夫人璽與戰國時的江陵》，載《江漢論壇》一九八二年七期。

24、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載《文物》一九五九年九期。

25、黃盛璋《戰國「江陵」璽與江陵之興起因沿考》，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六年一期。

26、黃盛璋《再論鄂君啟節交通路綫復原與地理問題》，載《楚史研究專輯》。

27、黃盛璋《戰國「冶」字結構類型與分國研究》，載《古文字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三年。

28、王人聰《古璽考釋》，載《古文字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三年。

29、劉彬徽《湖北出土兩周金文國別年代考述》，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

30、李零《楚燕客銅量銘文補正》，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四期。

31、李零《楚國銅器銘文編年滙釋》，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

32、何琳儀《長沙銅量銘文補釋》，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四期。

33、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一九八九年中華書局出版。

34、湯餘惠《楚器銘文八考》，載《古文字論集》（一），《考古與文物》編輯部，一九八三年。

35、湯餘惠《楚璽兩考》，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二期。

36、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

37、吳振武《〈古璽彙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載《古文字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三年。

38、董說《七國考》，中華書局校點本。

39、繆文遠《七國考訂補》，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40、吳永章《楚官考》，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41、左言東《楚國官制考》，載《求索》一九八二年一期。

42、楊升南《名稱與中原不同的楚國官制》，載《文物知識》一九八四年二期。
43、李瑾、徐俊《論先秦楚國職官名稱及其有關問題》，載《華中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二年六期。
44、何浩《戰國時期楚封君初探》，載《歷史研究》一九八四年五期。
45、宋公文《楚史新探》，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46、黃錫全《肴、臘考辨》，《江漢考古》一九九一年一期。
47、黃錫全《楚系文字略論》，一九八八年楚國歷史與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注釋

①個別官名據湖北省博物館提供的竹簡照片，謹此向館方表示謝意。
②何琳儀《古璽雜識》，載《遼海文物學刊》一九八六年二期。
③見日本平凡社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本《書道全集》第二七卷。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兩篇）所引《書道全集》別1，20：65之「裏府」印，不知是否就是此印。
④李學勤《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載《文物》一九八〇年八期。
⑤朱德熙、李家浩《鄂君啟節考釋（八篇）》，《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⑥見羅福頤《漢印文字徵》13.1，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⑦中子化盤銘見《三代》17.13.4，中子賓缶見《江漢考古》一九八五年三期六一頁。
⑧關於國名「中」，可參見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屬》，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二期。
⑨參見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一三六五頁。
⑩可參見李學勤著《東周與秦代文明》二九九頁。
⑪《璽彙》1616、2621等印中的那個形近的字，何琳儀、劉釗、曹錦炎等均認為是「邍」字。
⑫李學勤《湖南戰國兵器銘文選釋》，載《古文字研究》十二輯。
⑬參見羅福頤《近百年來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展》，載《古文字研究》五輯二五四頁。
⑭據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兩篇）》注⑦，知李家讀為「鑄器客」，可從。
⑮參見彭浩《楚墓中的遣策與葬制》，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楚國歷史與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⑯參見劉彬徽《楚國紀年法簡論》，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二年二期；徐少華《包山二號楚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

一九八八年楚國歷史與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⑰何浩《「楚屈叔沱戈」考》，載《安徽史學》一九八五年一期。

⑱湯炳正《「左徒」與「登徒」》，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三期。

⑲吳郁芳《左徒考》，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五年一期。

⑳同注⑫

㉑郭沫若《釋應侯𢦏》，載《考古學報》一九六〇年一期。

㉒參見徐少華《鄀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研究》，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七年三期五八頁。

㉓見舒之梅、何浩《仰天湖楚簡「鄧陽公」的身份及相關問題》，載《江漢論壇》一九八二年十期。

㉔隨縣博物館《湖北隨縣城郊發現春秋墓葬和銅器》，載《文物》一九八〇年一期。

㉕旅順博物館報道組《旅大地區發現趙國銅劍》，載《考古》一九七三年六期。

㉖駢宇騫《試論楚貨幣文字「巽」》，一九七九年中國古文字學年會論文。

㉗李家浩《戰國貨貝文字中的「㡀」與「𣳾」》，載《中國語文》一九八〇年五期

㉘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載《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三期。

㉙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七四三頁。

㉚駱瑞鶴《楚連尹爲主車之官說》，載《江漢論壇》一九八四年六期。

㉛見《三代》（8.32.2－4），新版《金文編》附一一八六頁。

㉜同注④

㉝黃盛璋《郳器與鄀國地望及楚之關係考辨》，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一期。

㉞參見葛劍雄《秦漢的上計和上計吏》，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二年二期。

㉟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博士論文，一九八四年。

㊱于省吾《「鄂君啟節」考釋》，載《考古》一九六三年八期。張振林《「梠徒」與「一梠飤之」新詮》，載《文物》一九六三年三期。

㊲劉澤華、劉宗泉《戰國時期的食邑與封君述考》，載《北京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二年三期。

（原載安徽《文物研究》第七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編後追記：

(39)「速(傳)虞(?)之璽」，劉釗釋讀為「傳遲(遅)之鈢」，即「傳徙之鈢」或「轉徙之鈢」，見《楚璽考釋》(六篇)，載《江漢考古》一九九一年一期。

(40)「長鄩」戈，何琳儀、劉釗等均釋讀為「長遲(沙)」，荆門包山楚簡「長𡰪(遲、鄒)」即「長沙」可證。

(169)「行彔之璽」，吳振武釋讀為「行(衡)彔(鹿)之璽」，「衡鹿」是古代掌管林麓之官，見《戰國璽印中的「虞」和「衡鹿」》，載《江漢考古》一九九一年三期。

另外，裘錫圭《「諸侯之旅」等印考釋》，載安徽《文物研究》第六輯(黃山書社，一九九○年十月)，考證了不見於《古璽彙編》的三枚楚官璽「諸侯之旅」、「羕(樣?)鈦旅鈢」、「戠旅」，認為是主管關於「旅」的事務的官，同時對楚國「王命」銅節𠭯「旅」的関係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包山楚簡等幾批楚簡中出現了大批職官名和官府名，有的學者或多或少作了一些研究，這裏不再一一記述，將來有機會作續篇時一併收錄。

楚系文字略論

東周時期的古文字，特別是戰國文字，在中國古文字的發展史上自成一個階段，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個階段，具有很強的時代特點。已有的材料表明，這一時期的文字比較龐雜，混亂，儘管遵循漢字「六書」的普遍規律，但文字異形，繁增新字的現象比較嚴重，長期列國分立的局面，致使各地的文字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區域性的特徵比較明顯。因此，對這一時期的文字作區域性或分國研究，乃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三十年代的胡小石先生在其《齊楚古金表》中，曾對「齊楚兩派」的文字風格和特點作了一些很有意義的探索。然將東周時期的古文字材料綜合起來作為特殊領域考察的，并將其劃分為三晉、秦、燕、齊、楚等「五系」嘗試的，應首推五十年代李學勤先生所撰之《戰國題銘概述》。①這是一篇研究戰國文字的奠基之作，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此後，中外研究戰國文字的論文不斷發表，其中對文字考釋貢獻較大者，應當是朱德熙、裘錫圭先生等。最近，我們又看到從理論上對戰國文字進行綜合分析的論著，②這些研究，無疑有助於戰國文字研究的不斷深入。

中國南方的江湘漢淮地區古國林立，文化特徵比較接近，受楚文化的影響比較明顯，曾、吳、越、蔡、徐、宋、鄀等國銅器的不斷出土，尤其是蔡器及曾侯乙墓出土的豐富的文字材料，使我們加深了對這一地區古文化的認識。楚國的文字材料更是日益豐富，如仰天湖、慈利、信陽、望山、天星觀、包山等地出土的竹簡，淅川下寺出土的銅器，以及鄂君啟節、長沙楚帛書等。因此，對這一地區的古文字作專門研究的條件日趨成熟。有的學者在研究楚國銅器時，也把具有楚文化特徵的它國銅器包括進去進行綜合研究，稱之為「楚系銅器」。這樣，

對楚系文字、楚系銅器作專門的研究，無疑會加深對楚文化的認識。

研究楚系文字，我們認爲應該明確以下幾個方面：

就其研究的範圍而論，它應包括：

一、楚國的文字。就是由楚人書寫、鑄刻的文字。如楚公冢鐘、楚王酓忎鼎、楚王孫漁戈、楚子䢵簠、王子午鼎、王孫誥鐘、楚璽、楚陶、楚帛書、楚簡等＝。

二、楚所滅之國在其被滅以後所書寫、鑄刻的文字。這些被滅之國已納入楚國的版圖，其君民已成爲楚之臣民，他們的文化應屬於楚文化的範疇。如姜姓的申國本是西周的封國，封申伯於南陽（謝邑），東周時被楚所滅。一九七五年河南＝陽市西關出土的申公彭宇銅器之「申公」，即楚滅申後封在申地的大臣或縣公，其所作之器應稱楚器，其器上鑄刻的文字應屬楚系文字。又如，山東一帶的魯、莒等國，原屬「齊系」，先後被楚所滅，其滅後鑄刻的文字也應納入「楚系」文字研究的範圍。楚於戰國時期先後滅掉權、郙、鄖、穀、鄀、羅、盧、戎、都、鄖、貳、軫、絞、州、蓼、息、鄧、申、呂、弦、黄、夔、江、六、蓼（偃姓）、麇、宗、巢、庸、道、柏、房、沈、蔣、舒蓼、舒庸、舒鳩、賴、唐、頓、胡、蠻氏、陳、蕭、舒、英氏、桐、不羹、百濮、夷虎、蔡、杞、莒、魯、邾、小邾、許、曾、越等六十餘國。㊉這些被滅之國在其被滅以後所書寫鑄刻的文字，應屬於楚系文字。

三、受楚文化影響較深的它國文字。即由它國人書寫、鑄刻，但明顯受楚影響或風格與楚比較接近的文字。根據目前的材料，如蔡、曾、吳、越、徐、宋、鄀、黄等國。

就時間而論，由於西周時期文字的構形比較統一，其特徵主要表現在春秋戰國時期，因此，研究楚系文字的重點也就在這一階段。

就空間而論，楚系文字分佈較廣，大致包括今之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江蘇

以及浙江、廣西等省。

就文字的性質而論，楚系文字就是承襲殷商而與兩周它國使用相同的古漢字，一樣遵循漢字演變的普遍規律。我們研究的或者着重探討的主要是其中的「特性」，而這種特性又主要是因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環境的影響而形成的。

那麽，楚系文字具有哪些特性呢？就目前的材料而言，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文字形體與它系有別。春秋以前的楚系文字及它系文字與兩周文字形體類同，氣勢渾厚，規整，略顯皴礫。如楚公家鐘就與宗周鐘的銘文風格類似。春秋至戰國中期，楚系文字形體逐漸趨向修長，筆畫細而首尾如一，富於變化，排列比較整齊美觀，筆勢勁健，圓轉流暢，具有自由奔放之精神。如曾伯霥𠤳、蔡侯申諸器、王孫誥鐘、王孫遺者鐘、楚王酓璋作曾侯乙鎛、曾侯乙編鐘、徐者旨型盤、吳王夫差鑑、吳王孫無土鼎、配兒鉤鑃、越之者沪鐘、姑馮句鑃，等＝。戰國中期以後，竹簡、帛書式的手寫體文字佔據主導地位，銅器鑄銘、刻銘顯系受其影響，字體趨於扁平，欹斜，體勢簡略，橫筆昂首，多用羨畫，有的波勢挑法已具後世隸書之雛形。⑤如楚王酓忎、酓朏諸器、王子申諸器，長沙楚帛書，以及望山、天星觀、包山、慈利等地出土的幾批竹簡。這與字體剛健但多委靡、筆畫多屈曲柔弱之「秦系」和字體端莊整飭、用筆細膩纖巧之「三晉」、以及工整而流於歛板、筆畫僵硬、多用方折之「燕系」有別，又與體式修長、筆畫勻整、平直，書寫寬博、精嚴凝重之「齊系」異趣。⑥

二、盛行鳥蟲書。馬國權先生曾指出，所謂鳥書，指的是以篆書為基礎，仿照鳥的形狀施以筆畫而寫成的美術化的字體；所謂蟲書，指的是筆道屈曲回繞，狀如蟲形的變體篆書。幾乎可以這麽說，凡與鳥書同一銘文而沒有鳥形特徵的字，大抵都可以歸在蟲書一類。⑦這種鳥蟲書多書於兵器之上，春秋戰國時期主要流行於越、吳、楚、蔡、宋等國。⑧新出土的

王子午鼎當屬此類，古璽中的鳥蟲書應歸「楚系」。

三、銘文多用「之」韻。胡小石先生在總結齊、楚兩派文字風格時曾指出，「齊人好用陽、唐韻，刻辭尾多用『萬壽無疆』、『永保用享』等語，楚人好用之韻，多用『萬壽無期』、『永寶用之』等語，使人一見即能辨之。」⑨這個總結是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如沇兒鐘、褱鼎、王子昃鼎、寬兒鼎、王子申盞盂、王孫遺者鐘、子璋鐘、郐王子旃鐘、王孫誥鐘、王孫壽甗、蔡侯編鐘等。

四、有別於它系的特殊字。根據目前的材料以及諸家研究的成果，我們可以舉出若干楚系文字的寫法與它系有別的字，如上作⿱上止、⿰彳⿱上止，下作亍、亍，禱作𥜽、禱、禱，歲作戢、戠、𢧢，宮作宫等，詳後列「一覽表」。⑩這些不同的字形，無疑表現了楚系文字的獨特風格，是區別它系文字的重要標誌。

五、有一些特殊用語。銅器銘文中經常出現一些還不見於它系銅器、自名器物名稱的特殊用語，這些用語，也是區別它系文字的標誌之一。目前可以舉出的，如：

𩰫，一種平底鼎，自銘「飤𩰫」（蔡侯申𩰫）和「𩱛𩰫」（王子午𩰫蓋銘）。飤、𩱛表示功用，𩰫是這種鼎的真正名稱。以「𩰫」自名的𩰫目前僅見於春秋晚期以來楚系各國，而且一律出在地位較高的貴族墓中。⑪

緐，一種深腹帶蓋鼎，多自名「飤緐」，如曾孫無𧳬鼎、鄧公乘鼎、寬兒鼎、庚兒鼎、蔡大師鼎、仲義昃致等。

石沱、盂盜、⿰石虎⿰鼎它。一種球形深腹、一種細足外撇鼎，自名「石沱」（鐘伯鼎）、「盂（？）盜」（和白𩁹鼎）、「飤⿰石虎⿰鼎它」（褱鼎）等。

鐈，一種長足鼎，自名「飤鐈」（如鄧子午鼎）、「喬鼎」（如楚王酓肚、酓志鼎）。

至於還有自名「僔缶」（蔡侯申尊缶）、「浴盥」（淅川下寺M3鼎）、「瀘鼎」（下寺M2）、「盥缶」（蔡侯申盥缶）、「鎬」（大府鎬）等名者，是否為「楚系」之特點，還有待更多材料的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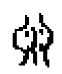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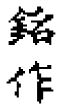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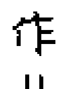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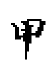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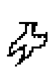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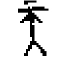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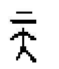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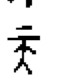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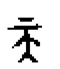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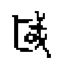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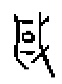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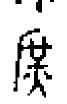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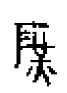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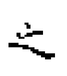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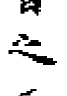
六、楚文字中以國之大事紀年，每＝作「某客某＝䎽王於蔵郢之歲」或「某＝……之歲」，也是有別它系的一個特點。銅器銘文和楚簡中常＝出現這樣的例句：

那（?）客臧嘉䎽王於蔵郢之歲	那客銅量
齊客張果䎽王於蔵郢之歲	望山楚簡
秦客公孫鞅䎽王於蔵郢之歲	天星觀楚簡
東周之客書緹歸胙於蔵郢之歲	包山楚簡
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	鄂君啟節
大司馬怨婿救郙之歲	包山楚簡
秦客王子齊之歲	大府鎬

這種格式與齊之習見的紀年格式「某＝立事歲」有別。如齊之「國差（佐）立事歲」（國差𦉜）、「陳㝵立事歲」（陶量上之璽印）、「公孫窹立事歲」（公孫窹壺）等。

前面已經談到，造成這種區域性差別的原因主要是因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環境、語言及書寫習慣等因素形成的。周王室衰弱，天下失去統一，長期的列國分裂局面大＝地削弱了各國之間的正常交往，經濟、文化的迅適發展，又需要文字這個記錄語言符號的工具能夠與其相適應，甚至需要創造新字以應急需；應用文字的對象和範圍不斷擴大，書寫形式和材料不一，書寫者的文化素養又不盡相同；文字又不斷按其「簡便易行」的規律發展，因此，出現一些差異是不奇怪的。既便一系文字之內，國與國之間，一國之地區之間，書寫者

之間亦有差別。⑬這些差異，隨着材料的不斷增加，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研究楚系文字的特點，也是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戰國文字，我們不能過份誇大其特性而忽略其共性，事實上，儘管列國分立數百年，有些文字的形體還是相同或相近的。如淵字，楚帛書作，齊侯鎛銘作（簡字所從），而遠離齊楚的中山國也作（中山王鼎），顯然，這些都是由商周的（甲骨文）、（牆盤）等形演變。蔡侯申鐘天作，上增一横為飾筆，洹子孟姜壺一形作、驫羌鐘作、中山王鼎作，形體相同。國字古本作「或」，蔡侯鐘增匚作、王孫誥鐘作，與它系之國差𦉜國、侯馬盟書國形體類同，者汈鐘庶作、蔡侯申鐘作，與秦系之（石鼓文）、三晉之（中山王鼎）形體類同，因此，辯證地研究楚系文字，對於研究戰國文字、乃至商周及秦漢文字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總之，戰國文字分區分國的研究還僅是個開始，目前的認識還很有限，這篇小文祇是就楚系文字的有關問題簡略地作了一些闡述和歸納，有的問題將另行撰文討論，我們相信，隨着對楚系文字的深入研究，以及一些疑難和關鍵文字的解決，一定會出現楚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注釋

①載《文物》一九五九年七、八、九期。

②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待出版。

③劉彬徽《楚系銅器略論》，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輯。

④參見何浩《春秋時楚滅國新探》，載《江漢論壇》一九八二年四期。

⑤參見馬國權《戰國楚竹簡文字略說》，載《古文字研究》第三輯。

⑥參見注②湯餘惠文。

⑦《鳥蟲書論稿》，載《古文字研究》第十輯。

⑧參見容庚《鳥書考》，載《中山大學學報》一九六四年一期。

⑨見《胡小石論文集·古文變遷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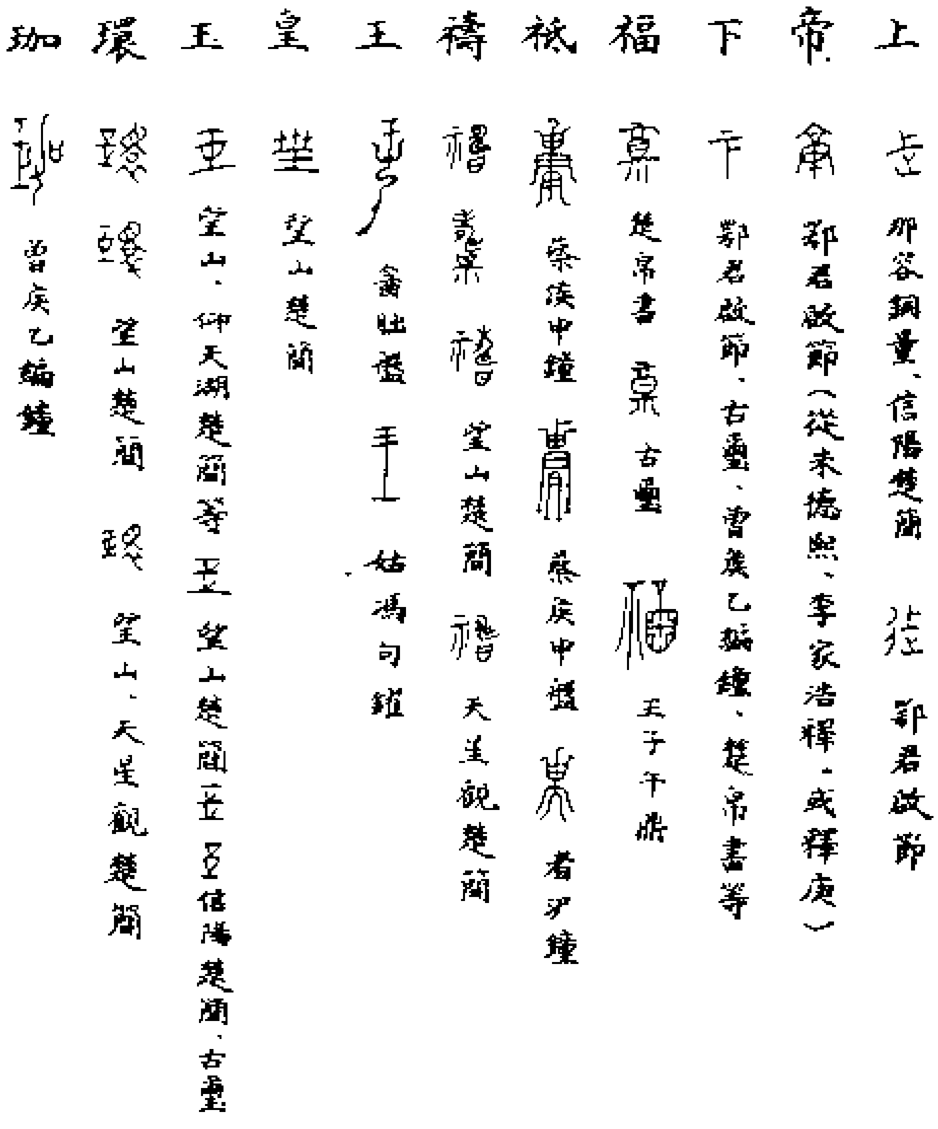
⑩「一覽表」中含部分假借字。材料來源見「附注」。舉例爲較典型者。

⑪參見李零《楚國銅器類說》，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七年四期。

⑫參見劉彬徽《楚國紀年法簡論》，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二期。

⑬同注⑤。

附：「楚系文字的特殊字形」一覽表（按：此表收字較寬鬆，僅供參考）



上　郙客銅量、信陽楚簡　鄂君啟節

帝　鄂君啟節（從朱德熙、李家浩釋，或釋庚）

下　鄂君啟節、古璽、曾侯乙編鐘、楚帛書等

福　楚帛書　古璽　王子午鼎

祇　蔡侯申鐘　蔡侯申盤　者尸鐘

禱　望山楚簡　天星觀楚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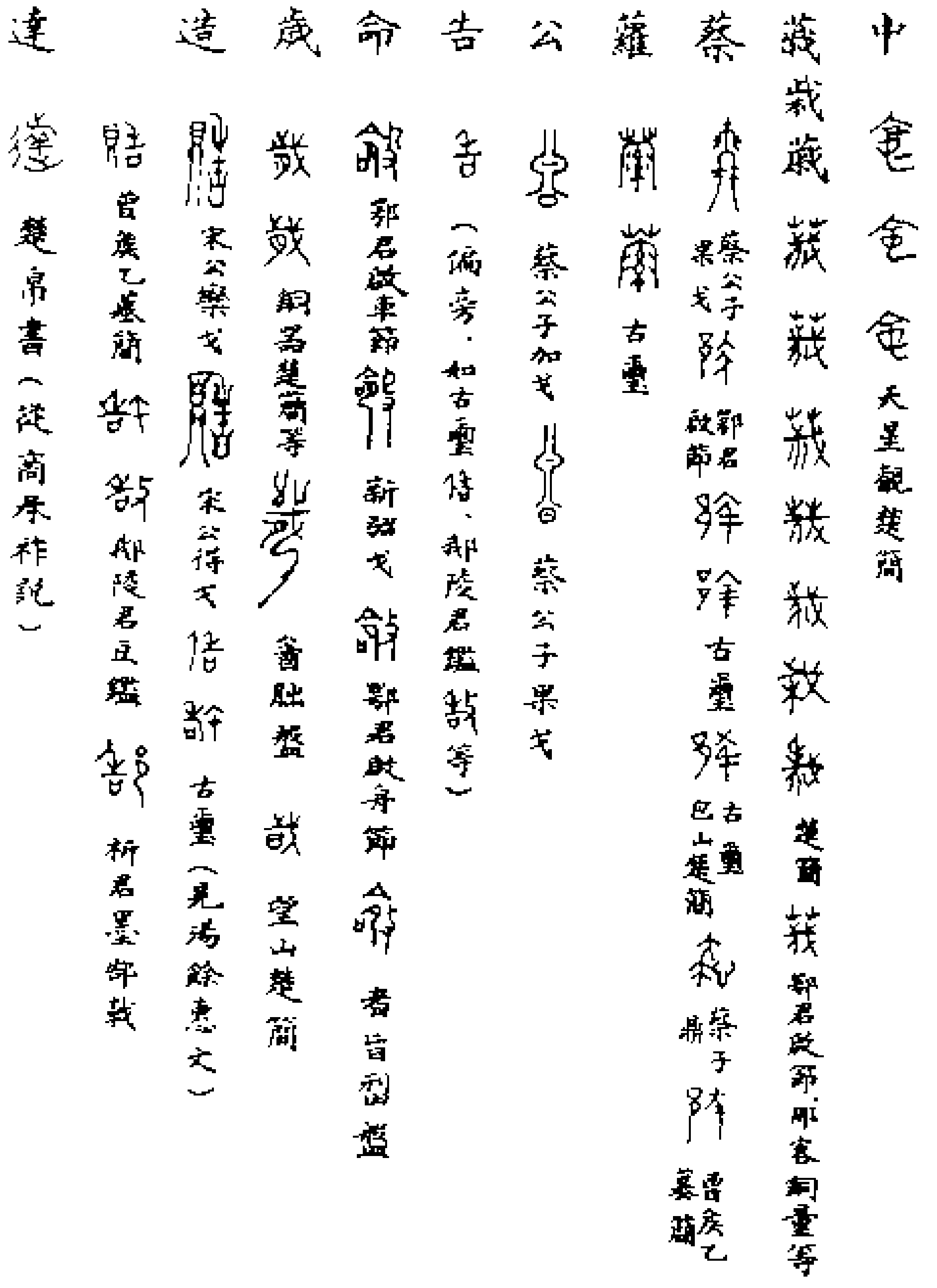
王　畬胐盤　姑馮句鑃

皇　望山楚簡

王　望山、仰天湖楚簡等　望山楚簡　信陽楚簡、古璽

環　望山楚簡　望山、天星觀楚簡

珈　曾侯乙編鐘



中　天星觀楚簡

戠　楚簡　鄂君啟節、郙客銅量等

蔡　蔡公子果戈　鄂君啟節　古璽　古璽　包山楚簡　蔡子鼎　曾侯乙墓簡

蘿　古璽

公　蔡公子加戈　蔡公子果戈

吉　（偏旁，如古璽侍、郙陵君鑑戠等）

命　鄂君啟車節　新弨戈　鄂君啟舟節　者旨刲盤

歲　銅器楚簡等　畬胐盤　望山楚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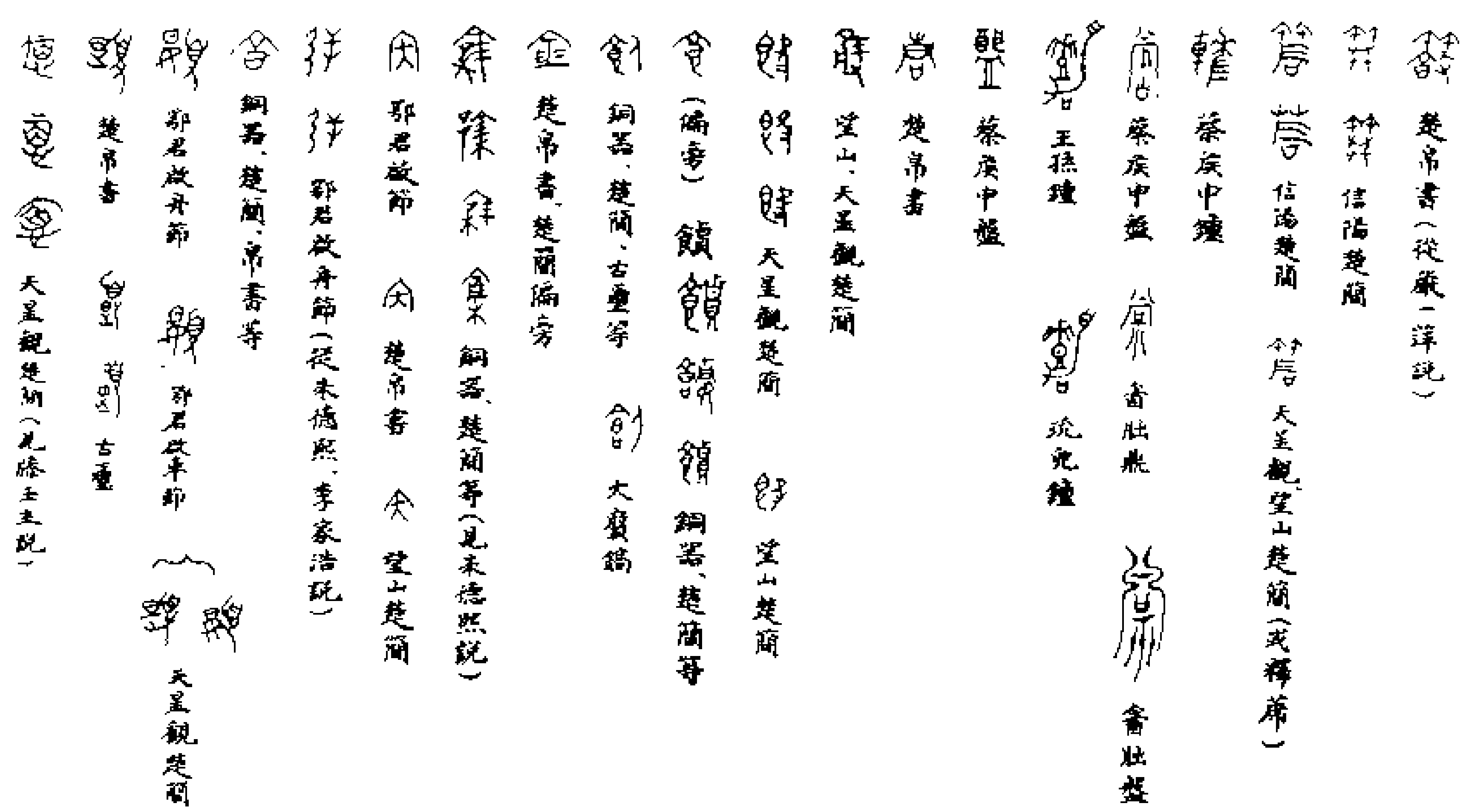
造　宋公欒戈　宋公得戈　古璽（見湯餘惠文）

　　曾侯乙墓簡　郙陵君豆鑑　析君墨𦀚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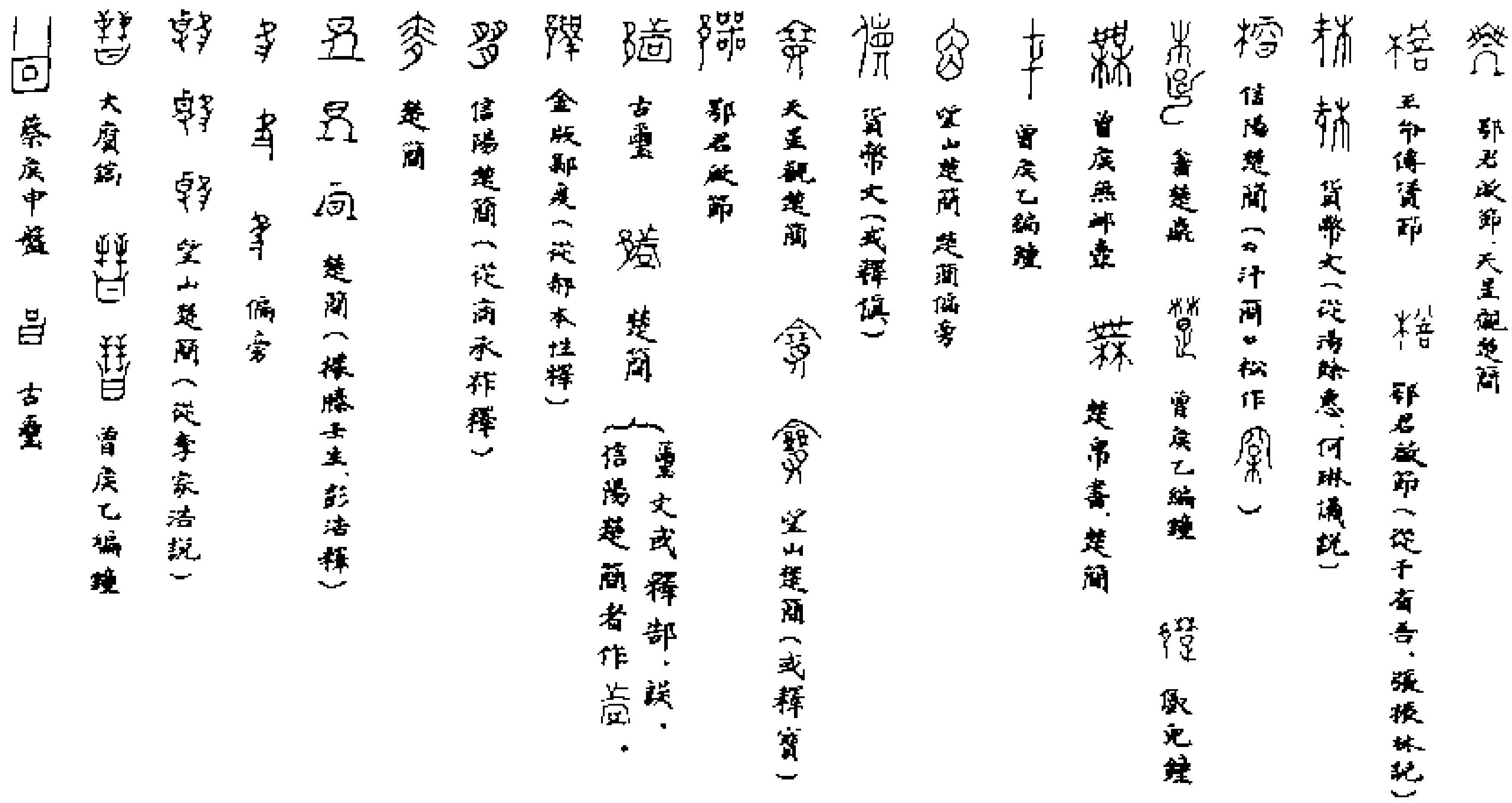
達　楚帛書（從商承祚說）

適 望山楚簡（從朱德熙、李家浩說）
邊 曾侯乙墓簡
蘁 信陽楚簡 古璽
得 徽兕鐘
商 曾侯乙編鐘
穌 徽兕鐘
言 音（偏旁，如古璽語、計、訢，楚簡詻、楚帛書語）
誨 王孫鐘 王孫誥鐘
訓 楚簡 古璽
讓 蔡侯申盤
音 曾侯乙編鐘 𨛭王子鐘
童 楚簡、楚帛書
共 酓志鼎 酓志盤 侶匀 楚帛書 古璽
晨 楚帛書
禹 銅器、楚簡
豫 蔡侯申鐘（從何琳儀說）
家 楚公家戈 楚公家鐘 楚帛書 望山楚簡
天星觀、包山楚簡（從吳大澂說）
曼 鄧孟作監曼尊壺（從王國維說）
事 楚帛書、楚簡等

肆 曾侯乙編鐘
啟 鄂君啟節
政 鄂君啟節
敗 鄂君啟節 信陽楚簡
攻 鄂君啟節
敔 王孫[illegible]鐘
自 攻吳王光戈 吳王光趄戈 越王州句劍
沓 楚帛書
翠 翚 楚簡（從朱德熙、裘錫圭說，或釋翚）
雕 楚簡
於 鄂君啟節 楚簡、帛書、銅器等。
爯 爰 者汈鐘 貨幣文（見安志敏文） 鄂君啟節
申 蔡侯申諸器（從于省吾、裘錫圭說）
曾侯乙編鐘
胃 楚帛書
則 曾侯乙編鐘 楚帛書 信陽楚簡
劍 越王劍 蔡侯産劍 攻敔王光劍 舞公劍
仰天湖楚簡
角 曾侯乙編鐘
竹 （偏旁）



築 楚帛書（從嚴一萍說）
箕 信陽楚簡
笞 信陽楚簡 天星觀、望山楚簡（或釋席）
差 蔡侯申鐘
嘗 蔡侯申盤 畬肯鼎 畬肯盤
嘉 王孫鐘 沇兒鐘
盤 蔡侯申盤
青 楚帛書
艧 望山、天星觀楚簡
既 天星觀楚簡 望山楚簡
食 （偏旁） 銅器、楚簡等
飤 銅器、楚簡、古璽等 大府鎬
倉 楚帛書、楚簡偏旁
集 銅器、楚簡等（見朱德熙說）
內 鄂君啟節 楚帛書 望山楚簡
䠶 鄂君啟舟節（從朱德熙、李家浩說）
官 銅器、楚簡、帛書等
夏 鄂君啟舟節 鄂君啟車節 天星觀楚簡
楚帛書 古璽
憂 天星觀楚簡（見滕壬生說）



乘 鄂君啟節、天星觀楚簡
檐 王命傳賃節 鄂君啟節（從于省吾、張振林說）
橈 貨幣文（從湯餘惠、何琳儀說）
松 信陽楚簡（口汗兩口松作）
楚 畬楚鼎 曾侯乙編鐘 敬兒鐘
無 曾侯無卹壺 楚帛書、楚簡
才 曾侯乙編鐘
因 望山楚簡 楚簡偏旁
貨 貨幣文（或釋傎）
賽 天星觀楚簡 望山楚簡（或釋寶）
鄂 鄂君啟節
都 古璽 楚簡（璽文或釋郚，誤。信陽楚簡者作。）
鄙 金版郢爰（從郝本性釋）
月 信陽楚簡（從商承祚釋）
夜 楚簡
期 楚簡（據滕壬生、彭浩釋）
次 偏旁
欲 望山楚簡（從李家浩說）
晉 大府鎬 曾侯乙編鐘
昌 蔡侯申盤 古璽

族 曾侯乙編鐘

盟 王孫誥鐘 （信陽 望山）楚簡

鼎貞 酓肚鼎 沖子鼎 楚王酓肚鼎 楚簡

鼎少 鼎小 金版節文

秦 酓忎鼎等、古璽 楚簡

秋 楚帛書

穆 曾侯乙編鐘

宅 者汈鐘

室 酓忎盤 鑄客豆 楚帛書 古璽 楚簡

官 鑄客鼎 古璽

客 鑄客鼎等、楚簡 古璽

安 古璽

迦 王命、迦賃節 楚帛書

比 貨幣文（見李家浩文）

徵 曾侯乙編鐘

衣 信陽楚簡 仰天湖楚簡

裏 信陽楚簡 同前

裀 信陽楚簡

襄 鄂君啟舟節 車節 楚帛書等

孝 曾伯霥簠 番君簠

兒 寡兒鼎 沇兒鐘 楚帛書（從何琳儀說）

兄 郾陵君鑑、豆

見 鄂君啟節

苟 楚季苟盤

敬 古璽

義 楚帛書

府 大府簠 大府牛 古璽

易 鄂君啟舟節 酓忎戈

庢 曾侯乙編鐘

危 曾侯乙墓、漆匫

犬 （偏旁）

大 大子鼎 鑄客鼎

赤 楚帛書

吳 吳季子之子劍 吳王光逗戈 吳王夫差矛、古璽

喬 酓忎鼎等

心 蔡侯申鐘 銅器、古璽、帛書等偏旁，如下

木 （偏旁，如曾侯乙編鐘濁作、瀋作） 楚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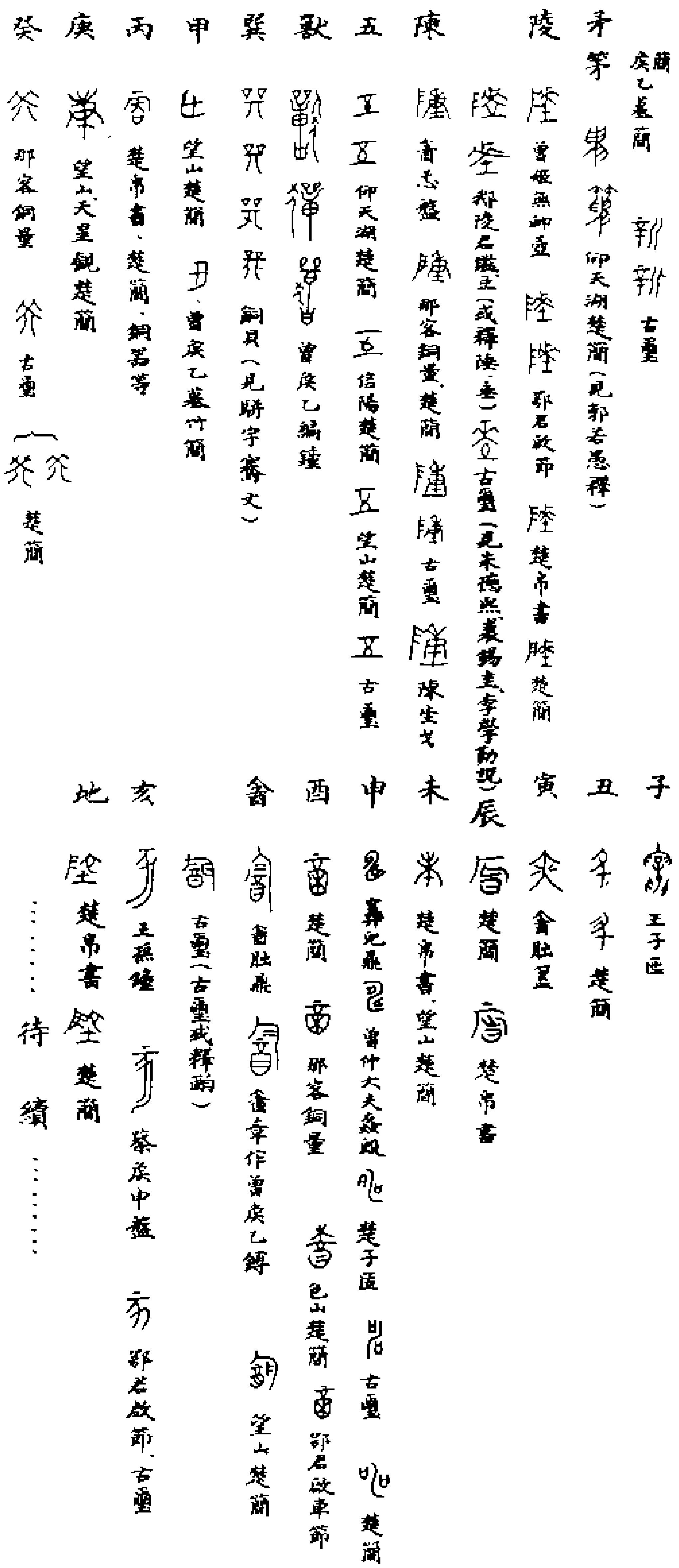
瀿 鄂君啟舟節（從朱德熙、李家浩說）

澮 鄂君啟舟節

羕 羕陵公何戈 郾陵君豆、鑑

靈　望山、天星觀楚簡
漁　楚王孫漁戈
冬　楚帛書
關　鄂君啟節、楚簡　古璽
閒　曾姬無卹壺、楚簡
寺　曾侯乙編鐘
嬰　嬰次盧
如　信陽楚簡
弗　新弨戈　曾侯乙墓簡
也　信陽楚簡　曾侯乙編鐘
戰　畬忎鼎、簠
戠　古璽（從朱德熙、裘錫圭說）　楚簡
　古璽
發　楚帛書（從曾憲通說）
繒　信陽楚簡（見劉雨《釋文》）
[illegible]　望山、信陽、仰天湖楚簡（從商承祚、朱德熙、裘錫圭說）
紃　望山楚簡
綝　望山楚簡
緐　鄂君啟車節
組　仰天湖楚簡

終　楚帛書　信陽楚簡　曾侯乙編鐘
融 [illegible]　楚帛書　望山楚簡（見曾憲通說）
炎　楚帛書
凡　楚帛書
風　楚帛書
坪　曾侯乙編鐘　同前竹簡（見裘錫圭、李家浩說）　楚帛書
　古璽　秦王卑命鐘　坪夜君鼎　包山楚簡
　曾侯乙編磬（或釋塝、垔）
城　𨛭諂尹鉦　鄂君啟車節　楚帛書
當　鄂君啟車節　貨幣文
黃　曾侯乙編鐘
動　楚帛書　望山楚簡
金　（偏旁）
鑄　鄂君啟節　畬忎鼎　鑄客鼎　鑄客盟鼎
　郾客銅量
錫　曾伯霥簠
鈐　吳王夫差矛（見滕壬生釋）
釿　貨幣文
居　楚帛書　鄂君啟節（或釋処）
新　新郪戈　新弨戟　曾侯乙編鐘　（楚曾



（曾侯乙墓簡）　古璽

季　笄　仰天湖楚簡（見郭若愚釋）

陵　曾姬無卹壺　鄂君啟節　楚帛書　楚簡　郾陵君鑑王（或釋陵·垂）　古璽（見朱德熙、裘錫圭、李學勤說）

陳　酓志盤　郢客銅量、楚簡　古璽　陳生戈

五　仰天湖楚簡　信陽楚簡　望山楚簡　古璽

歡　曾侯乙編鐘

巽　銅貝（見駢宇騫文）

甲　望山楚簡　曾侯乙墓竹簡

丙　楚帛書、楚簡、銅器等

庚　望山天星觀楚簡

癸　郢客銅量　古璽　楚簡

子　王子匜

丑　楚簡

寅　酓肚鼎

辰　楚簡　楚帛書

未　楚帛書、望山楚簡

申　鄦兒鼎　曾仲大夫鑫殷　楚子匜　古璽　楚簡

酉　楚簡　郢客銅量　包山楚簡　鄂君啟車節

酓　酓肚鼎　酓章作曾侯乙鎛　望山楚簡　古璽（古璽或釋酌）

亥　王孫鐘　蔡侯申盤　鄂君啟節、古璽

地　楚帛書　楚簡

……待續……

附注：上列文字有爭議者隨文注出見某家說，因篇幅所限，恕未列出處。文字材料來源主要參攷了下列論著：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一九八六年出版。②商承祚《信陽出土戰國楚竹簡摹本》。③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荊州望山一號、二號墓楚竹簡摹本》。④湖北省博物館《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載《音樂研究》一九八一年一期。⑤郭若愚《長沙仰天湖戰國竹簡文字的摹寫和考釋》，載《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三期。⑥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考古學報》一九八二年一期。⑦荊沙鐵路考古隊《荊門市包山大塚出土一批重要文物》，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七年二期。⑧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二號墓竹簡概述》，載《文物》一九八八年五期。⑨饒宗頤、曾憲通編著《楚帛書》。⑩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⑪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古璽彙編》。⑫張頷編纂《古幣文編》。⑬有關曾侯乙墓的文字材料承蒙湖北省博物館提供，有關江陵楚簡的幾個字承蒙滕壬生先生見告，謹此致謝。⑭高明編《古文字類編》。

※此為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武漢舉行的「楚國歷史與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原載《華夏考古》一九九〇年三期）

肴腏考辨

楚器銘文中有⿸厂⿱㸚夘、⿱㸚夘二字，⿸厂⿱㸚夘字見於下列二器：

一、東陵鼎蓋①「東陵⿸厂⿱㸚夘」

二、壽春⿸广貝鼎②「⿸厂⿱口口⿸𠂉⿺匚二⿱亼⿱㸚夘」

⿱㸚夘字見於下列四器：

一、鑄客大鼎③ 盥客為⿱宀集⿱㸚夘偖⿱㸚夘𠭯⿱㸚夘⿱㸚夘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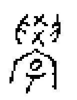
二、⿰月夌鼎④ ⿰月夌所偖饋鼎⿱䒑干⿱㸚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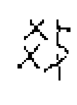
三、太子小鼎⑤ ⿱宀集⿱㸚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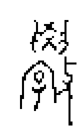
四、鑄客小鼎 盥客為⿱宀集⿱㸚夘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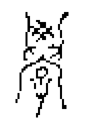
這兩個字，由於形體近似，有的學者認為可能是一字，⑥或者就是一字，⑦也有的學者認為二字在構形上有些區別，是否一字，尚需進一步推敲。⑧我們認為，二字下部所从之夘是相同的，上部所从之⿸厂㸚、⿱亼㸚與㸚則判然有別，⿸厂⿱㸚夘⿱㸚夘不能視為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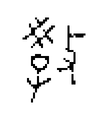
我們先來討論⿸厂⿱㸚夘字。這個字主要有釋膴、⑨釋膳（饍）、⑩釋肩（旨）、⑪釋⿰⿸厂月刂（肴）⑫等說。諸說之中，我們認為从文一說較為合理，銅器銘文中的斅、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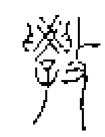

盂鼎


散盤


沈子它殷


者汈鐘


郘庚殷


中山王鼎

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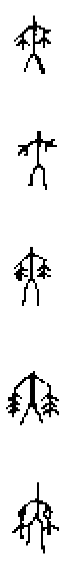
是其佳證。夘所从之刀當不是聲符，而是意符。與⿱㸚夘、⿰爿鼎（善夫克鼎）、⿱夘鼎（曆鼎）等所从

之⿰肉刀義同，表示以刀切割肉食之形。从厂與从宀義同。因此，⿸厂⿰肉刀應是从厂从⿰肉刀會意、文聲的形聲字，當為肴之異體。「東陵」為地名，最近有的學者主張位在今安徽的陵陽、太平一帶。㉓「東陵⿸厂⿰肉刀」可能是指東陵的膳食機構，這件鼎就是這個機構的盛食之器。壽春府鼎前二字或釋「署官」，㉔那麼，「署官⿸厂⿰肉刀」很可能就是壽春府中專設的膳食機構，鼎則為府中該機構的盛食之器。

明確了⿸厂⿰肉刀與⿱炏⿰肉刀不是一字，下面我們來重點分析⿱炏⿰肉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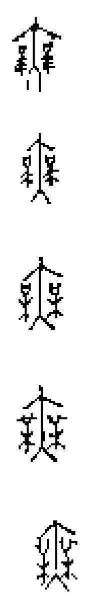
上面我們已經談到⿰肉刀是會意偏旁，那麼，炏與※旁相同，無疑應是聲符。這個字過去釋祭、散、勝、膴等，多主釋膴一說。㉕乍看起來，炏旁很象「無」字，但仔細推敲，此字並非从無。

甲骨文「無」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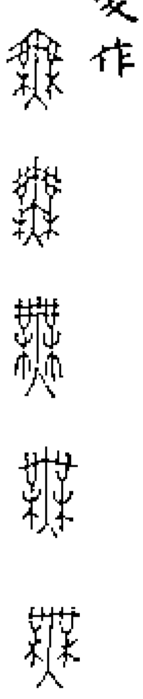


等形，即舞之本字，「象人兩手曳牛尾而舞」。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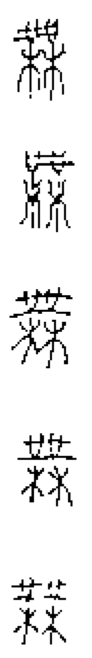
金文「無」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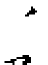


或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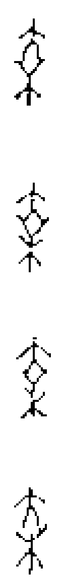


等。㉗楚系文字的特殊寫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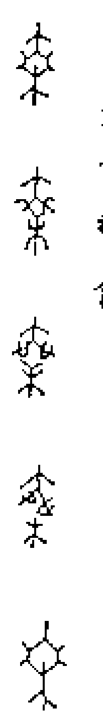


等，還未見省寫作炏的。因此，楚器銘文的⿱炏⿰肉刀，不可能是从「無」。至於古文字中的，乃是「三晉」文字的「乘」（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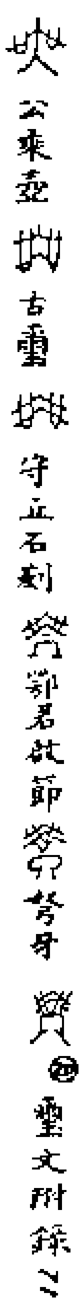
甲骨文「乘」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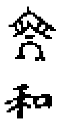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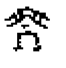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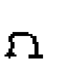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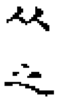


等，⑱金文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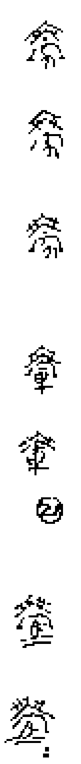


等。⑲戰國文字省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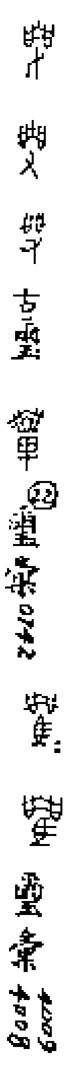

公乘壺
古璽
守丘石刻
鄂君啟節
芳号
㉑
璽文附錄二

等。楚文字的「乘」，一般多作和，下从，而且可以看出所从之是炎的進一步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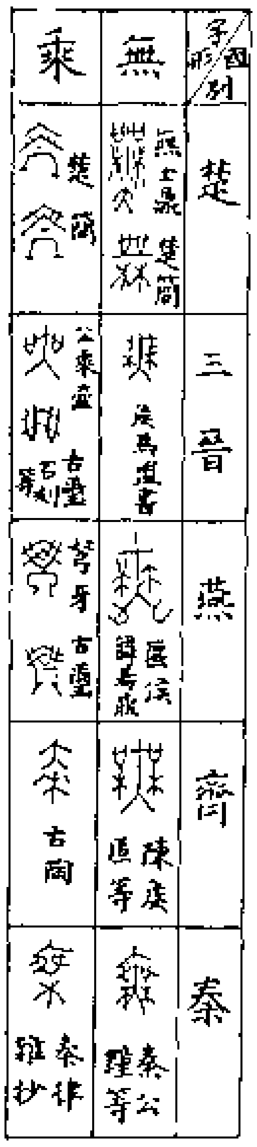
楚簡中从乘之字，如𤔣、𨎮、乘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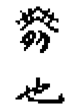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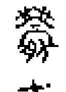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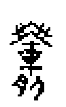
而它系文字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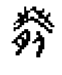

古璽
㉒
璽彙0742
璽彙4006

我們可以將「五系」文字中具有地方特點的「無」與「乘」的不同寫法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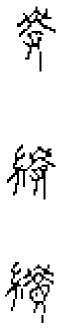
字形/國別	無	乘
楚	無士彔 楚簡	楚簡
三晉	侯馬盟書	公乘壺 古璽 石刻
燕	匽侯舞易戈	芳号 古璽
齊	陳侯匜等	古陶
秦	秦公鍾等	秦律雜抄

由此可見，楚文字也不大可能是从乘，否則，它應該作或。假如就是从乘，正如朱德熙、裘錫圭先生曾經指出的，「我們可以說這個字从肉从刀从乘，但我們的分析祇能到這裡為止。這個字到底是甚麼字，在銘文中是甚麼意思，都無法作進一步推斷，這條路是走不通的。」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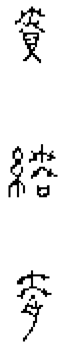
字既非从「無」，又非从「乘」，祇能是从另外一個字。

楚簡中有字作

這個字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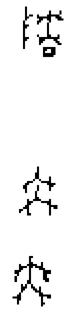


戰國陶文、璽文中有



思泊師釋賫為畷，㉖丁佛言釋後二字為綴、腏。㉗

金文遹盂、雲夢秦簡有字作



黑光、朱捷元與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釋為腏、⿱叕殳。㉘

釋夾、夾為⿱叕殳，確切無疑。㉙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上舉之賫、賫、賫、賫等應是一字，即賫。㉚賫字所从之炏，可以看成是夾形的進一步譌變，炏乃夾形連筆而成。𦜍字所从之炏與賫字所从之炏形體完全相同，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𦜍字从⿱叕殳，應隸作𠜱或𦝫，即腏字古體，猶如金文朧字作𦟀（利鼎），或省刀作𦝫（姬鼎）。

《說文》：「腏，挑取骨閒肉也。从肉，叕聲。」𦜍字从肉从刀，與「挑取骨閒肉」義相合。《廣韻·薛韻》：「腏，骨閒髓也。」腏與餟古字通。《說文》：「餟，祭酹也。」「酹，餟祭也。」《廣雅》：「餟，祭也。」《史記·孝武本紀》有一段有關餟祭的內容，錄之於下：

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

文中之「餟」。《封禪書》作醊，《漢書．郊祀志》作腏。《索隱》餟，「謂聯續而祭之。《漢志》作『腏』，古字通。」《正義》引劉伯莊云：「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雲夢秦簡《日書》也有一段行祠舉行餟祭的內容：

> 行祠，東行南祠道左，西北行祠道右。其謞曰大常，行合三土皇耐為四席。席餟，其後亦席，三餟。其祝曰：毋王事唯福，是司勉歙食，多投福。

「餟」即餟或醊。《急就篇》「哭泣祭醊墳墓冢」，顏注「醊謂連續之祭也」。

壽縣楚器銘文中每每出現有𡖍（腏）字，或許與行祠餟祭有關。鑄客大鼎中的「集腏」、「佁腏」、「睘𡖍腏」，可能是指三種不同的祭品，舉行腏祭，需備器皿盛載各種各樣的「祭酹」，鑄客為之鑄鼎。佁字，有釋何、剸、伸諸說。㉘此字與鄴陵君諸器之中作吕，吕、吕類同，㉙當以釋「伸」為是。睘字，郝本性先生釋睘，近似。睘字本从○作睘，○移上而譌作日。衣形作𧘇，與次卣褱字作㝨類同。𡖍字，有釋腋、豚等說。㉚此字左旁从肉，下面从夕。楚簡夜字或作𡖍，古璽腋字作𦞁，當以釋「腋」為是。「伸」字在此應讀為「胂」。《說文》：「胂，夾脊肉也。从肉，申聲。」圜古與圓同，㉛睘當讀為⿰月睘，假為⿰月員。《說文》「⿰月員，切熟肉內於血中和也。从肉，員聲。讀若選（鍇本）」。「⿰月員腋腏」可能是指煮熟的犧牲腋間肉。

「集腏」又見於前舉兩件小鼎，與「集」字有關的，還有「集脰」、「集糈」、「集醻」、「集尹」等名稱，論者有不同意見，㉜其真實含義還值得再深入研究。就我們討論的幾件器物而言，「集腏」可能是指鼎之用途，即「彙集腏食」之義，也可能代表主管腏祭「祭酹」的機構，其官名可能稱「集腏尹」。鑄客大鼎銘文的意思當是，為舉行腏祭，鑄客為盛載骨間肉、夾脊肉、切碎的腋間肉鑄了這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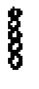
前列賸鼎銘中的「鼎」上一字，因模糊不清，舊皆缺釋，經我們仔細辨認，可以確定為「饋」字。「饋鼎」於楚器中多見，或釋讀為「饋鼎」，即「饋食之鼎」。㉞此鼎銘末尾有「中勞」，即「中腏」二字。這裡的「中」指「內臟」，《說文》「中，內也」（見段注本）。《易．坤》「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之中，即內。《素問．陰陽類論》「五中所主」，即「五臟所主」。《史記．倉公列傳》「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之「中藏」，即「內臟」。所以，賸鼎是用以盛內臟的器具，「中腏」即「內腏」。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明確偏旁※乃爻字的變形，它與井字是有區別的，前者為斜書交叉，四筆基本等長，後者為正書，並且多為上短下長、橫短豎長，作井形。※、井不能視為一字。兆乃三晉乘字的寫法，楚燕二系璽有作輦或輦者，但還未見乘作㸚或兆。楚簡的𤇾乃由𤇾、賛等形譌變，與輦、輦等字所从之㸚、仌等形近而字別。因此，勞、勞不是一字。勞从爻即廁，當為肴之異體。勞不可能是从無，因楚字的無作丵，不見肴作㸚，也不大可能是从乘，應與𤇾字構形類似，从叕，翦即腏字，與餟、醊古通。準此，我們可以探索下列疑難字：

一、勞（長陵盉）㉟

盉上戰國刻銘兩處出現此字，一處較規整，作勞，另一處草率，作勞，銘並云：「……又（有）盉（蓋）肇（聯）勞」。此字或以為从判，釋為絜，讀作「梁」。㊱或以為从爻，釋為紉（紋）。㊲我們以為此字應以「規整」的一處作為依據，「草率」的一處作參考。勞所从之爻顯系「爻」而非「井」，从刃與从刀同，如侯馬盟書則字作剆，因此，綳即紉，亦即紋字（如《說文》畫字古文或作劃），當是紋之異體。《說文》「爻，交也。」《集韻》「爻，韻》殽，或作殽、紋，或从爻作紋，肇字，裘錫圭先生釋為聯，㊳至確，《說文》：「聯，連

也。从糸，絲連不絕也。」段玉裁注云，「周人用聯字，漢人用連字，古今字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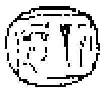
古代兩股相交扭成的繩索稱為「絞」。《急就篇》三：「纍繘繩索絞紡纑」。注：「絞即糾也」。《禮記．雜記》上：「小斂，環經，」唐孔穎達疏：「知以一股所謂纏經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斂屍所用的束帶，以布為之者稱「布絞」。如《禮記．喪大記》：「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商周青銅器上每有連結蓋與把手（或鋬或梁）的連環帶，作8或形，象兩股相交的繩索，以銅為之。「連絞」應是指這根銅質連環索。壺銘特意記載，此壺不僅有蓋，還有「連環索帶」。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古代銅器上連結蓋與器（或鋬或梁）、兩股相交的索帶，應稱「連絞」，本作「夆紡」。

二、〓（叔夷鎛）㊴

鎛銘云：「……余易（錫）女（汝）〓（釐）都〓〓……」。〓字，或以為从刑，隸作〓：或以為从攵，隸作〓。㊵我們主張从攵一說。从攵之字或从刀作，如《說文》〓字或作〓。因此，這個字可以隸定為〓，與釐、氂等字類似，从𠩺、攵聲。「〓都」即萊都。㊶「膝〓」，何琳儀先生「疑讀窑膠」，指窑水、膠水，頗具卓識。根據鎛銘含義，我們認為「膝〓」應是萊都名。萊都之確切地點，由於史無明文，不能詳指，有的學者根據有關史料，大致推斷在臨朐以東之安丘、昌樂一帶。㊷窑水、膠水正好在臨朐以東，雖安丘、昌楽亦不太遠，結合地理位置及古今地名歷代相襲的情況，我們以為「膝（窑）〓（膠胶）」可能就是「高窑」。又，交、翏、高音近可通是沒有問題的。如前所舉，駁或作駮、絞作絞；典籍多以狡為〓，繆即絞。《古文四聲韻》錄《古孝經》郊作〓（蒿）、錄《古老子》作〓（鄗）等，窑、膠（胶）均為水名，二字連舉，孰前孰後，無關大局，當時稱「膝〓」，後来稱「高窑」。今之「高窑」正好在窑水（百尺河）和胶（膠）水之間，其名當源於二水。《水經注》

引應劭曰：「縣有溪水，故有『高溪』之名也。」㊸如此說不誤，不僅萊都地望可以確定，而且有關的歷史地理問題也能得到解決。

三、其它

《古璽彙編》1691印作釋文為「邛乘口」，顯然，編者是將左面部分作為兩個字看待的。《大編》又將這一部分列入附錄二六，釋⿱炏乂為乘是正確的，中山王壺守丘刻石公乘，諸家均釋為「公乘」。古璽力字作丬、丬、乂等，勞字作⿱炏乂、⿱炏乂等，㊹因此，⿱炏叕即澇字，此印應釋「邛澇」。古璽又有⿱炏示字（璽彙1667），《大編》列入附錄二六，此字根據公乘壺之⿱炏大，應釋為溗。㊺由此，三晉銅器中的

⿱炏乂 魏十三年鼎 三代3.40.4

⿱炏十 二十九年劍 錄遺596

⿱炏乂 七年戈 三代20.40.5

等，顯然與古璽⿱炏乂是一字，⿱炏大即⿱炏人變，都應以釋勞或勳為是。

古璽又有⿱炏凵字，（璽彙5373），《彙編》闕釋，應該釋為耆或⿰⻊乘。

金文有字作⿺⻌⿱炏冋（㣲兒鐘），過去或釋鄰、迹、乘等，㊻，應以釋遴為是。⿱炏冂與燕系文字⿱炏冂類似，冂當是「冂」形。

古璽有字作⿱炏⿱冖司（璽彙5428），《彙編》闕釋，此字上部焱應是炎變，每邊多加一點，應是焱，下部勹即句，應該隸作⿱炏司，是一字還是兩個字，待考。

另外，古文字中還有一些从※从炏的字，何琳儀、湯餘惠先生已作了具體的論證，㊼在此就不多列舉了。

注釋

①曹錦炎《東陸鼎蓋考釋》，載《古文字研究》十四輯。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七〇。

②天津市文化局文物組《天津市新收集的商周青銅器》，載《文物》一九六四年九期三十五頁圖四。

③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簡稱「三代」）3.26

④《三代》3.12.5

⑤見郝本性《壽縣楚器集脰諸銘考釋》，載《古文字研究》十輯二〇八頁，下錄鑄客小鼎同見此頁。

⑥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載《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一期。

⑦見注⑤

⑧見注①

⑨見注⑤

⑩見注⑥

⑪見注①

⑫何琳儀《古璽雜識續》，一九八六年油印本。

⑬陳懷荃《東陵考釋》，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輯，楚文化研究會編，荊楚書社一九八七年一月出版。

⑭見注⑤二〇九頁。

⑮見注⑤及該文注⑥。

⑯見《甲骨文編》二五五頁。

⑰見新版《金文編》四〇五—四〇八頁。

⑱見《甲骨文編》二五七頁。

⑲見新版《金文編》三八七頁。

⑳見北大《秦始皇「書同文字」的歷史作用》，載《文物》一九七三年十一期。

㉑楚文字中除棗（棘）字可省作[illegible]（望山簡）外，還未見單獨的朿字直接寫作[illegible]者。信陽楚簡二〇四號之[illegible]，彭浩先生釋爲乘，見《江漢考古》一九八四年二期《信陽長臺關楚簡補釋》。李文所引楚簡，見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荊州望山一、二號墓楚竹簡摹本》、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載《考古學報》一九八二年一期。個別字形承蒙滕壬生先生見告。以下引文不再加注。戰國「無」字多以「亡」爲之。

㉓《古璽彙編》0742應是燕系文字，與楚文字乘寫法類同，也未見單獨的朿字直接寫作[illegible]者。至於《三代》一八.三一

和一八、三二的節銘匽，朱德熙、裘錫圭先生釋為廣，[illegible]乃𢼸、[illegible]等形省變，說見注⑥，璽彙0022屬燕璽，《上海博物館藏印選》釋該璽[illegible]為來，[illegible]應是疑字，其義待考。

㉓見注⑩。

㉔見忠𦤎師藏金祥恆輯《陶文編》眉批。

㉕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

㉖《陝西長安灃西出土逋盂》，載《考古》一九七七年一期。《雲夢睡虎地秦墓》圖版一五六第一〇四〇號。

㉗湯餘惠先生對[illegible]字的構形作了較好的論述，見《古文字研究》十五輯《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㉘楚簡有字作[illegible]，應釋綠，與續當非一字，[illegible]乃由[illegible]變，如曾侯乙墓竹簡[illegible]字多作[illegible]；[illegible]乃由[illegible]、[illegible]譌變，[illegible]、[illegible]形近字別，猶如上注㉒所舉匽字所从之[illegible]乃是「共」變，而非从「來」。

㉙見注⑬，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釋為仲。

㉚見李家、劉雨《楚郙陵君三器》，載《文物》一九八〇年八期。

㉛李學勤先生釋廄，見《戰國題銘概述》，載《文物》一九五九年九期。郝本性先生釋豚，見注⑤。

㉜參見《商周金文錄遺．序》。

㉝參見陳秉新《壽縣楚器銘文考釋拾零》，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輯。

㉞李家浩《戰國馬書箴銘帶鈎考釋》，載《古文字研究》第八輯。

㉟馬承源《商鞅方升和戰國量制》，載《文物》一九七二年六期；器形見《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錄》，與容庚、張維持所著《殷周青銅器通論》圖版六三第一二三器類似。

㊱見注⑦

㊲見注⑫

㊳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載《古文字研究》第十輯。

㊴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㊵見注⑪、⑫

㊶䔖即萊，參見孫詒讓《古籀拾遺》。

㊷參見王獻唐《山東古國考》，齊魯書社一九八三年版。

㊸見《水經注》卷二六。「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漢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為高密國。」此地正在膠水之西，所以稱「膠西」，可見「高密」之名確與二水有關，齊之封邑「高密」可能就是萊都故址，在今高密縣西南，「高密」之稱（如高密戟戈）應晚於「腠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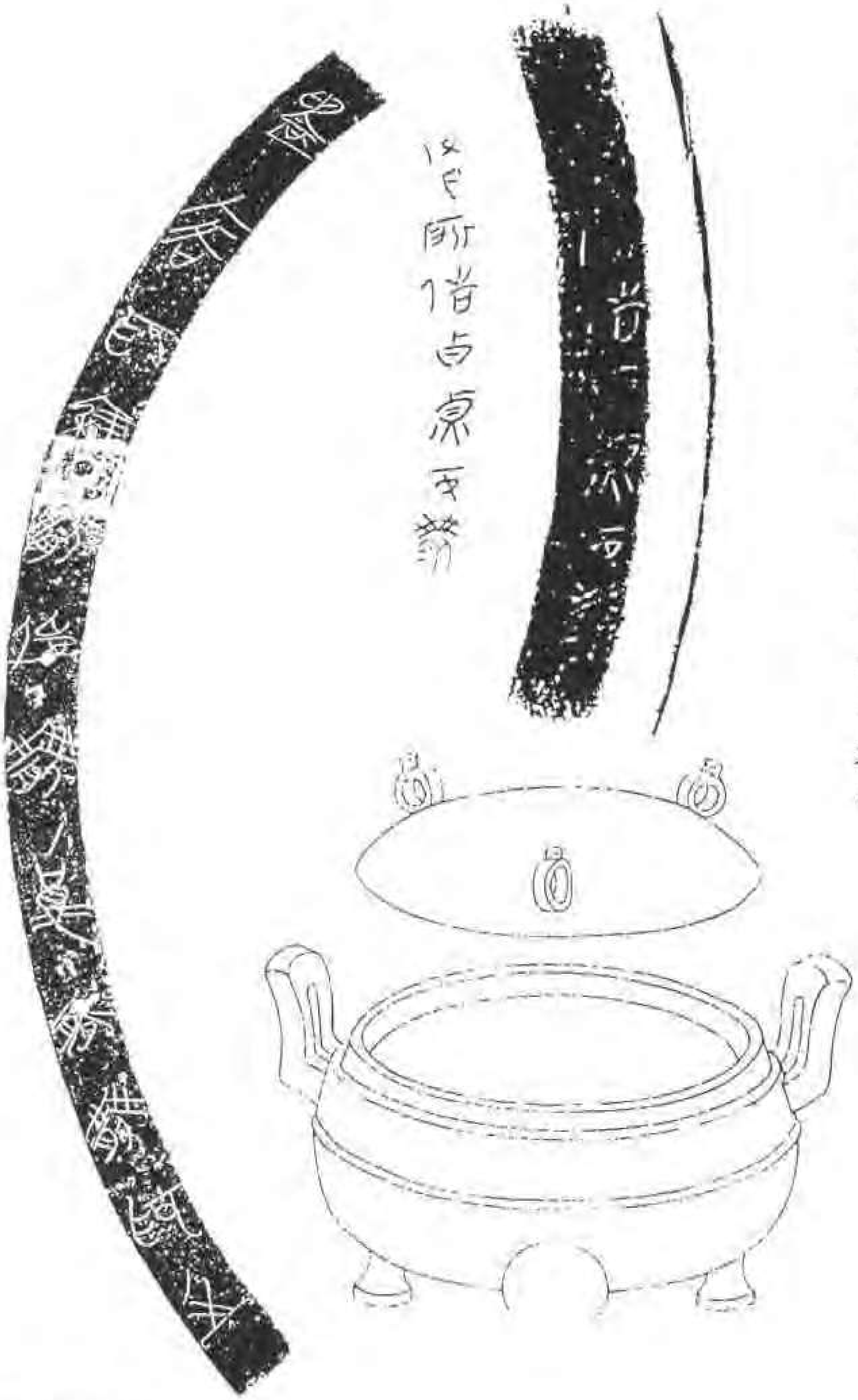
（原載《江漢考古》一九九一年一期）

(68) 見《古璽文編》[illegible]·[illegible]。

(69) 吳振武亦釋涑。見《古璽文編校訂》，待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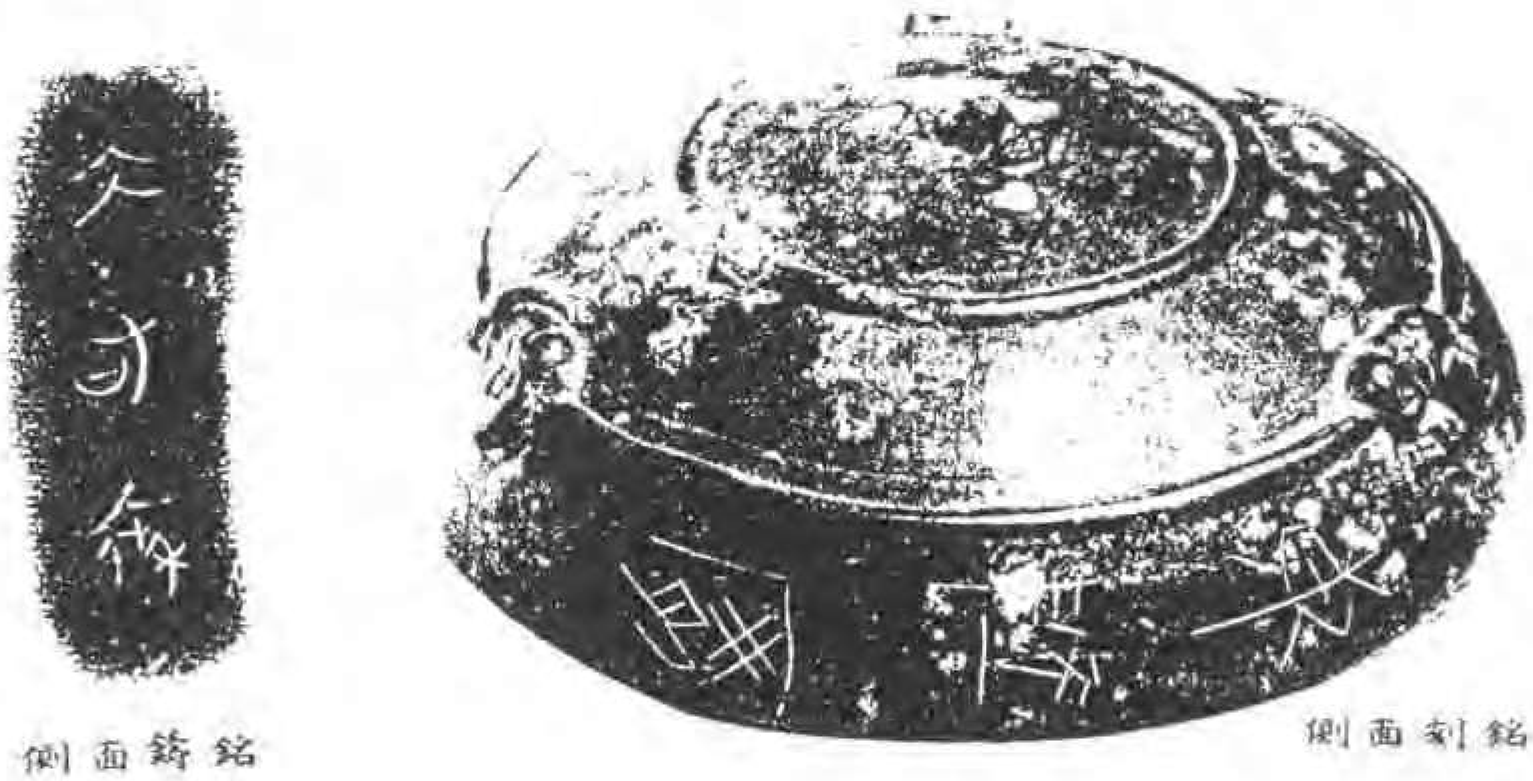
(70) 見《金文詁林附録》。

(71) 見注②㉑。



鑄客大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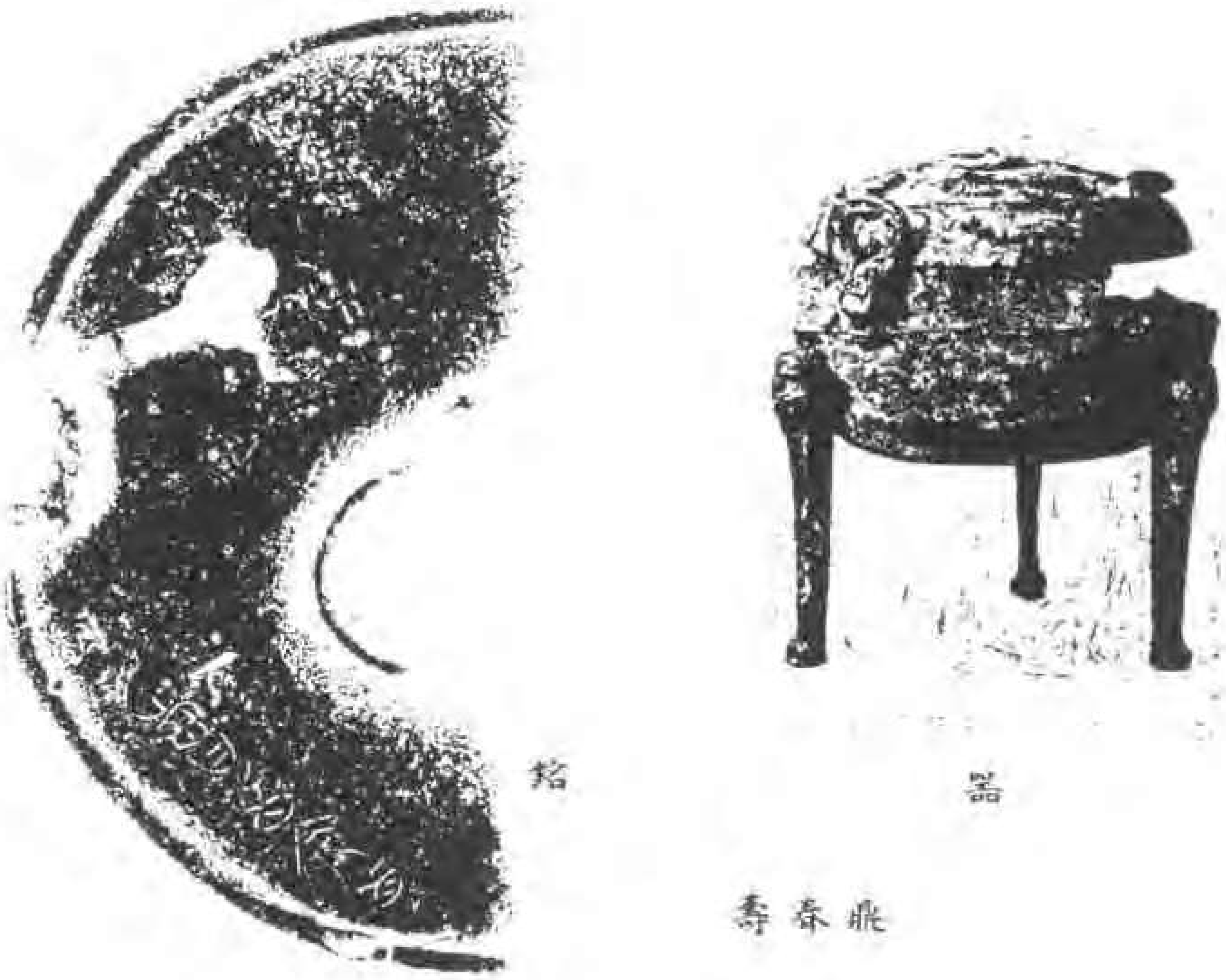
膴鼎



側面鑄銘

側面刻銘

東陵鼎蓋



銘

器

壽春鼎

鄂王城戈銘應為陳往

《鄂王城遺址調查簡報》報道了兩件銅戈（實為戟），其中一件援稍昂，長胡二穿，闌側有一圓銎，徑二·二釐米，似柄從銎內穿出，頂端加矛即成為戟，直內上刻有「𨟻埅」二字（文見《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三期）。我們認為此二字應釋為「陳往」，乃人名，曾二見：

一·于省吾先生著《商周金文錄遺》五七八號為陳睢戟，胡部有銘文八字（重文一）：

「陳睢之歲，俈（造）廣之戟。」

二、《書道全集》卷一（日本平凡社一九六五年一版二一一頁）著錄一枚兩面的楚私印，一面為「陳造」，一面為「陳往」，當是一名一字（參見裘錫圭說，見《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三期二九五頁）。

「陳往」或作「陳睢」，如同「均」或作「坸」（《古璽文編》一三·六），楚王酓章（鎛）又作酓璋（戈），乃同字異寫。

楚國文字中的陳，與金文中齊陳寿用字之陳的寫法類似，大多从土作。不同的是，楚陳字所从之東的豎筆頂端每每向左撇出一筆，東下部的左右一撇一捺與⊖中間的一橫連寫。如酓悍盤、鼎、楚簡等文中的陳字即如此，這大概是楚國文字的一種習慣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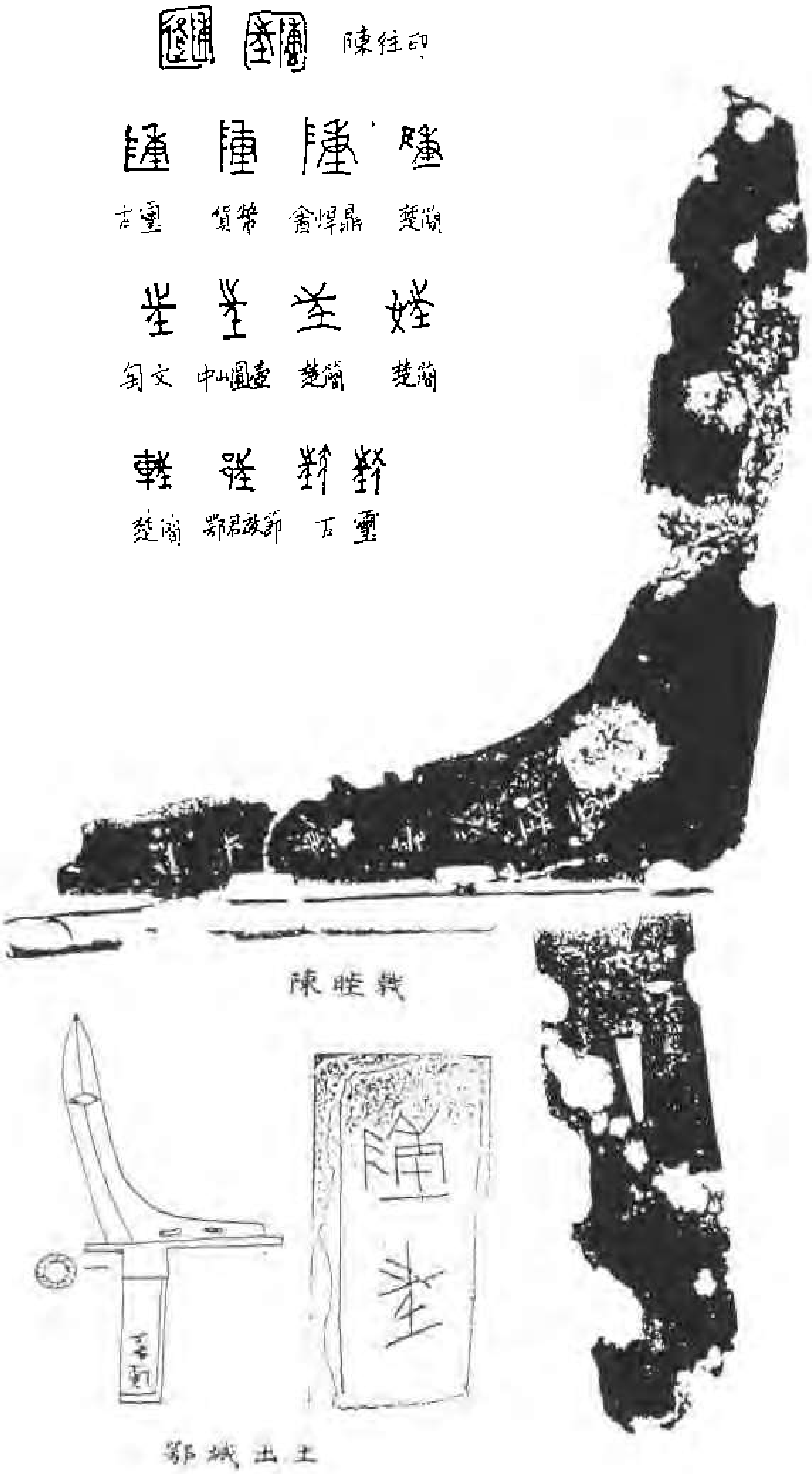
鄂城出土銅戈的陳字从𠂤，此形有兩種可能：一是从東省去⊖下一橫，借用下面土之上一筆，如同城字作成，又作盛（《古璽文編》一三·九）。另一種可能是从朿，如同从東一樣，下部一撇一捺與○下部一橫連寫。古文字中陳字从朿者習見，無庸舉例。

往字上从之，下从壬，乃是戰國文字的特點，如中山圓壺、楚簡、鄂君啟節等往字或从

往之字即如此。

「陳唯之歲」乃以事記年，猶如楚簡中常見的「某＝問王于藏郢之歲」、大廣鎬「秦客王子齊之歲」等。陳唯戟與同採的另一件銅戈相似，時代一致，當屬戰國，是楚誥（造）廣之戟。鄂王城所出銅戈應是陳往自作之器，從以「陳唯之歲」作為記年分析，陳往其人幷非楚國等閒之輩，然究屬典籍之何人，尚待研究。

（原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六年一期）


陳往印
古璽
貨幣
畬悍鼎
楚簡
匋文
中山圓壺
楚簡
楚簡
楚簡
鄂君啟節
古璽

陳睉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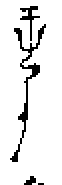
鄂城出土

「洺前」玉圭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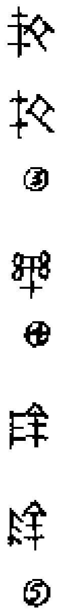
先師思泊先生所著《雙劍誃古器物圖錄》卷下三十頁著錄一「列國楚□肯玉佩」，上為照片，下為拓本。此佩一端有孔，上寬下尖，正、背、側三面共有五字（見後附圖）。根據「心」旁的特點及「岁」字，將此器定為戰國楚物，無疑是正確的。

此器正面為「玉恚」二字。恚字在此讀如「圭」，以恚為圭，如同楚簡人名「志」，又作「之」（天星觀㞢）。《易．益．六二》：「中行告公用圭」，漢帛書本圭作閨。此玉器當依其自銘，定名為「玉圭」。

背面一字，作丰，如不是「圭」字（倒過來者），就當是別的意思。如依字形，考慮到此器的主人（詳下），這個字很可能是「王」字。王字多一橫，及其竪筆衝出者，有下列「王」字為證：


酓前盤　丰 古幣①　圭 王 古璽②　王 姑口句鑃

另外，先秦貨幣文字地、樂、隱等字也可以作為旁證，如下舉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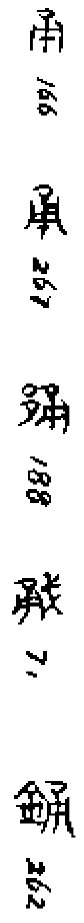


側面二字，是決定此圭重要程度的關鍵字。因第二字與壽縣朱家集所出銅器銘文中的一楚王名類同，所以，很容易將二者聯繫起來。陳邦懷先生就是將這兩個字作為人名，隸定為「湧肯」的。認為是楚王酓肯為太子時所作，因食采於江陵東部的涌水地區，故稱「涌肯」。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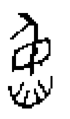
陳先生的結論，大體上是正確的，但所釋文字及有關論述，則有問題。

第一字左从水，右形上下从𠂤，是沒有問題的，關鍵是右形中間的部分。我們認為，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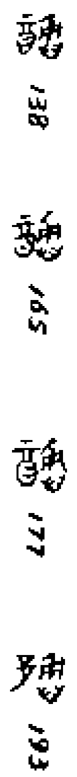
形與古文字中的「甬」是不同的，如楚文字中的甬和从甬之字作下列形（以包山楚簡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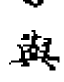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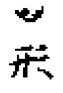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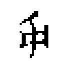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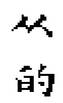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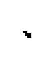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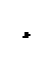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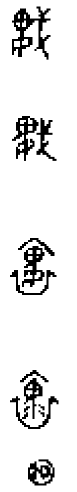
宗周鐘「南國𠬝孳②敢臽處我土」之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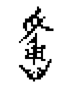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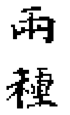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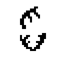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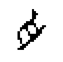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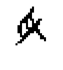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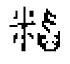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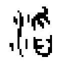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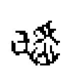
包山楚簡从臽的諂、郤等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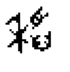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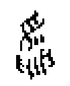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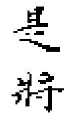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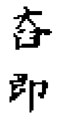
很明顯，玉圭所从的與包山楚簡所从的形體相同，②無疑應視為一字。臽字本从人从臼，、所从的、，可能具有某種意義，或者是飾筆，如同古璽中从鬼的戲、褱等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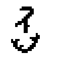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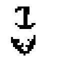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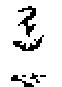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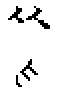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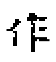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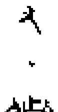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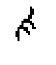

⑬

玉圭右形作，上面多出的部分如何解釋，我們認為有兩種可能：一是視下的「人」形為飾筆，如同从臽的或變从、。如下舉之例：

 陳公子甗  古璽彙編3089  包山楚簡諂

 曾伯寨匜  古文四聲韻引古老子韜

另一種可能，就是將理解為从大从臼。古从大與从人之字每因義同互作，如鬼、光、幾等字。⑭如此，即臽。

臽字从人从臼，古璽又作、、等，⑮都是从人變化，不管怎樣理解，玉圭的這個字應該隸定作滔。臽本即陷字。玉圭增从，頗耐人尋味，這有可能是表示人身下陷伸手求救之狀，但也可能是以手援人，示故意陷害之。金文「作」字作乍，或增从手作、，⑯與此構形類似。總之，這個滔字所从的為義符，滔應是臽字別體，與滔□□墨之滔為一字。

《說文》淊，「泥水淊淊也。一曰繅絲湯也。从水，臽聲。」《玉篇》淊，「淊泥也」。浛，「水和泥」。《集韻·覃韻》淊：《方言》沈也，或作陷、洿、淊、淦、湛。臽、陷屬匣母談部，含、涵屬匣母侵部，酓屬影母侵部。是淊、渰、浛諸字音義相近可通。因此，王圭的「渰（淊）歬」，可讀作「渰歬」，也就是壽縣朱家集出土銅器銘文中的楚王「酓肯」。至於「酓」字作淊，如同詛楚文及典籍中楚王姓氏的酓作熊。楚君熊繹，包山楚簡作「酓𦤎」（𦤎繹音近可通）。⑭

關於歬字，銅器銘文或作岁、歬，是個老大難問題，過去有釋胔、肓、肯、胐（肯）、歬等說者，由此得出不同的結論，至今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⑮爭論的焦點，還是字形如何確定的問題。歸納上述意見，其分歧主要是：

1、胔　从此，从肉

2、肓　从亡，从肉

3、肯　从止，从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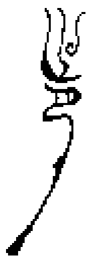
4、胐　从出，从月

5、歬　从止，从舟

楚國文字肉作夕，四筆書；月作夕，三筆書，區別明顯，幾乎沒有例外。此字不从肉，所以，上列（一—四）項難以成立。楚文字的「出」，多作屮、业、㞢等，或省作止，⑯但還未見有出形作𣥂、𣥂者，所以，釋胐一說，也有疑問。如將此字釋為歬，下部為什麼與「月」同形，上部止為什麼又作𣥂，這也是未能取得大家公認的疑點。

經過我們對於相關諸字的比較，目前我們傾向於釋歬一說，并在此略作申述。

銅器銘文及王圭的這個字作下列之形：

歬　歬畲前匜　歬畲前鼎　歬玉圭　𦬁鄂君啟車節　畲前盤

包山楚簡的這個字及从此偏旁的字有下列諸形：

歬155　縍100　鏑　鏑126

鏑127　鏑128

很明顯，包山楚簡及鄂君啟車節這個字的左下方比其它形要多出向外撇出的一筆。這一筆很重要，它既是上面「止」的一部分，又是右下旁夕的一部分。夕就是舟。作夕者，則是省筆。古文字中舟形省作「月」者，已不乏其例。如：

盤　盤畲忎盤　𣪕畲前盤

俞　俞不㝬簋　俞侯馬盟書

受　受秦公鎛　受秦公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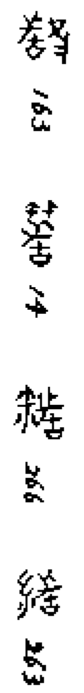
至於舟的省形與「月」同形，則是因省形之夕與夕形近而混寫之故。如包山楚簡126的鏑和畲歬匜的歬，就一似从夕，一从夕。另外，楚文字中的舟形就有幾種寫法，如包山楚簡的舟、逬、歬、遣、受等。

舟上所从的㞢即止，㞢、㞢即之。如古璽的齒字，或作𦥑。⑰另外，還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旁證，那就是「者」字。者字原本不从止，⑱後来因字形變化，其上部「字形寫得越来越象「止」。⑲其形與我們討論的這個字的上部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下面列舉金文及楚簡、帛書數字為例：

者者減鐘　者蚉壺　者中山王鼎

者兆域圖　者侯馬盟書　者堵長沙楚帛書

者27　者227　者249　楮149　睹184


以上包山楚簡

這從一個側面也證明歬是从止。黃字後来上部訛變从止作歬（哀成叔鼎）、歬（陳侯因資敦）、歬（趙孟壺）等，也能證明這一點。

因此，歬、歬等就是从止或止。从舟的歬（前）字。陳秉新先生過去的考證是比較可信的。⑳

歬前，即楚考烈王熊元（完），在位時間為公元前二六二——二三八，長達廿五年。在其統治後期，將國都從鉅陽遷到壽春，其制作的青銅禮器出在壽縣楚幽王墓內就不難理解了。這件傳世的玉圭，應是其在位時制作，佩戴，很可能由安徽壽縣傳出。

「圭」是古代帝王、諸侯舉行隆重儀式時所用的一種玉制禮器，一般是上尖下方作⌂形。其形制大小，依爵位及用途不同而有異。《說文》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谷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侯，从重土。」或體从玉作珪。金文中已見有幾種圭名，如瑀圭（師遽方彝）、瑾圭（名伯簋二）、祼圭（毛公鼎）等。此玉圭依拓本僅長約七釐米，寬約〇．九—〇．六釐米，厚約〇．六—〇．五釐米，究竟是楚王熊元從事什麼活動所用，由於材料有限，一時還難以說清。清人武億曾得一玉圭，形制與本文所論玉圭相似，曾作《古玉圭圖說》一文，見《叢書集成初編．文學類》之《授堂文鈔》，并附有綫圖，可以參攷。

注釋

①張頷《古幣文編》廿七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②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四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③見注①二〇九頁。又見何琳儀《貝地布幣考》，《陝西金融·錢幣專輯》（十四），一九九〇年。

④見注①一五九頁。此字應是从土、鑠聲之⿱鑠土，假為樂。可參見拙文《〈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釋文〉校訂》，一九九三年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

⑤見注①一七一頁。

⑥陳邦懷《戰國楚文字小記》，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⑦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以下引文，不再加注。

⑧此字董蓮池博士論文《〈金文編〉校訂》釋為豐，一九九三年五月油印本。

⑨玉圭此旁上部多一小横，乃飾筆。古文字中多見，如上舉包山楚簡甬字即是。

⑩見注②二三二、二一六頁。

⑪可參見于省吾《釋从天从文从人的一些古文字》，《古文字論集》（初編），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三年九月。

⑫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⑬可參攷曾憲通《「作」字探源》，《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版。

⑭包山楚簡「畬繹」之繹，本是睪字，睪、繹可通。參見黃錫全《〈汗簡〉注釋》三九一頁澤、八一頁蘀、二二八頁蘀，都是从睪，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八月版。

⑮可參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卷四「肙」字條下。李裕民《古字新考》，《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陳秉新《壽縣楚器銘文考釋拾零》，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集，荊楚書社，一九八七年版。夏淥《銘文所見楚王名字攷》，《江漢考古》一九八五年四期。

⑯如包山楚簡一二五、一七六兩屆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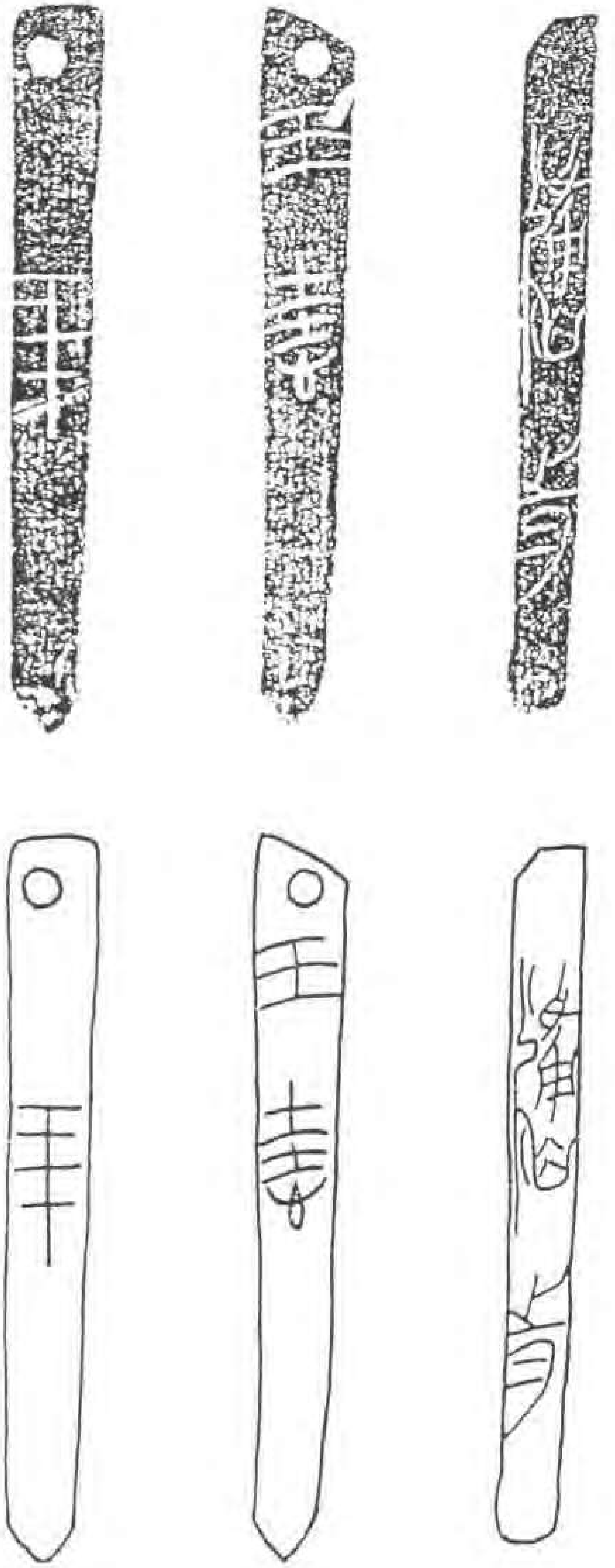
⑰見注③四四頁。

⑱參見劉釗《釋者》，《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七年四期。

⑲可參見朱德熙《戰國陶文和璽印文字中的「者」字》，《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⑳陳文見注⑮，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在江蘇太倉古文字學討論會期間，蔡哲茂先生見告，臺灣一學者將此字也釋為「前」，與陳秉新先生不謀而合，因未見到這篇文章，故未稱引。

（原載安徽《文物研究》第八期，一九九三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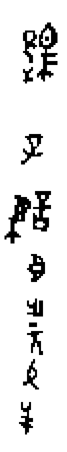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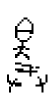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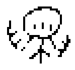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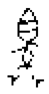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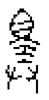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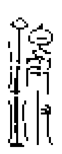
洽前玉圭

湖北出土兩件銅戈跋

最近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十七冊．該冊圖錄為兵器部，其中有兩件銅戈，分別出自湖北的江陵與枝江，是首次披露的新資料．數年前，我曾得到江陵所出的一件銅戈拓片，因該戈尚未正式發表，故未收入拙著《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枝江所出的一件，楊權喜先生曾在其論文中提到，但未附拓片．①我曾去信湖北省文物商店，請協助作一拓片，函復該店倉庫有待清理，一時難以滿足要求，故在上述拙著中也未收進該戈拓片．僅附楊權喜先生提供的臨寫本．由於未能見到此戈拓片，對銘文的某些字不敢肯定，故多缺釋．今草此小文，對上述二戈銘文作簡短考釋，也算對拙著作一點補充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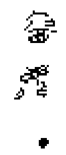
江陵五三農場出土的一件銅戈，見於《殷周金文集成》一七・一一二五三，現藏荊州地區博物館．戈長胡，欄側三穿，內一穿．銘在胡部，鑄銘，一行八字，有六字反書：



第一字反書，如果正過來，右上从邑，邑下从又；左部下形不甚清晰，細審自存原拓，下面分叉，而不是从又．此字上引著錄缺釋．這個字的左形與金文「睪」形類似，當是其省變之形。如下舉之例： 邕子甗  中子化盤  曾子斿鼎  曾伯𠤳  曾侯乙鐘 因此，這個字應該隸定作𨞰，釋為𨞰。

𨞰，作器者氏名，字書未見，當是睪字，因作為地名用字而从邑。睪或𨞰，在此當假為繹（嶧）。小邾子後有繹氏，楚公族有繹氏。②邾之繹氏是「以附邑為氏」，是因繹（嶧）邑，嶧（繹）山而名．楚公族的繹氏，當是受封於周成王的楚開國之君熊繹之後，子孫以王

文字為氏。

《包山楚簡》二四六號有楚君熊繹，原文作。注文四八六指出後一字與《汗簡》睪、澤形近是正確的，然未作解釋。其實，此乃「㲋」字。《說文》：「㲋，獸也。似兔，青色而大。象形。頭與兔同，足與鹿同。」《汗簡》的「澤」形來源於三體石經，而石經的「澤（㲋）」又由金文、甲骨文的㲋形演變。我們曾經對此字作過較詳細的分析，③㲋、睪古韻同屬鐸部，於古可通。如《汗簡》的釋作㲋，釋作纂等。因此，包山楚簡的「酓㲋」，即「熊繹」，是簡文假㲋為繹。

另，古又有繹氏，或云齊太公之后（見《路史》）。

戈銘第三字，从言从采。此字又見於《古璽彙編》1801。⿰言采字不見於字書。《說文》采字或體作穗，則⿰言采應是譓字或體。《廣韻》譓：「多謀智曰譓也。」《集韻》：「譓，辨察也。或作譓。」《陳書．謝哲傳》有人名「謝譓」。鄴戈銘「⿰言采（譓）臣」，為人名或字。

「元」即善、美之義，典籍習見。

第七字應是「允」字，即鈗。《說文》：「鈗，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今《書．顧命》鈗作銳。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銳，譌字也，當从《說文》作鈗。」楚王熊璋戈稱「⿰車章（⿰車卒）戈」，或以為即副車上用的戈。④那麼，「允（鈗）戈」就當是侍臣所執之戈，「鄴子⿰言采臣」有可能就是王之侍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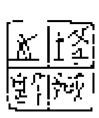
此戈之年代，上引著錄定為春秋早期，稍偏早，當定為春秋中期較為合適。戈的內部雖短，但援前鋒尖已不是春秋早期的所謂「圭頭」式。戈名應稱「鄴子⿰言采臣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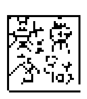
枝江縣於一九八一年收購的一件銅戈，見於《殷周金文集成》17.11295，現藏湖北省文物商店。戈長胡，欄側四穿，內一穿。銘在胡部，鑄銘，一行十字：

[illegible]

章，與上列戈之「鄣」類同，即鄣或漳，是以地名或國名為氏稱。古有章氏，即鄣國之後，姜姓，齊太公支孫封於章，為紀附庸國，後為齊滅，子孫去邑為章氏。⑤此戈也出在楚腹心地帶，漳水又從枝江流過，所以，這裡的章也可能是漳，是因漳水而得名。《左傳．哀公六年》「江、漢、雎、章，楚之望也」之章（今行本改為漳），《韓詩外傳》三、《說苑．君道》等作漳。此漳水發源於鄂西北南漳，流經當陽與沮水滙合，經枝江、江陵，南入長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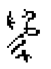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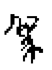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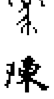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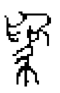
⿰或阝字从或从邑，即今之或，亦即古之國。金文中以⿰或阝或「或」為國者多見。如師寰簋之「弗迹我東⿰或阝」之「東⿰或阝」即「東國」；何尊「宅茲中或」之「中或」即「中國」。⿰或阝字又見於《古璽彙編》0204、0310：





「⿰土圣⿰或阝之鉨」的「鉨」是典型的楚字，金旁的寫法，目前僅見於楚。「⿰土圣國（⿰或阝）」可能是地名或官名，待攷。「戠室」為裘錫圭先生識出，二字具楚系文字特點，尤其是室字的寫法。「戠室」即「織室」，當是掌管王室絲帛織造的官府機構。⑥「東⿰或阝」一詞，因時間、地點不同，有不同所指。這裡的「東⿰或阝」即楚地「東國」，可能是泛指楚國境內的一個主要區域⑦。或字的寫法，與我們討論的戈銘⿰或阝有些類似，東周文字中的⿰或阝目前僅有此三見，「⿰或阝」為戈主的名或字，這當是判定戈之國屬的證據之一。

尾，張亞初先生函告，當是動詞，至確。根據文義，尾當讀如⿰火尾，即燬。《說文》：「⿰火尾，火也。从火，尾聲。《詩》曰『王室如⿰火尾』。」今本《詩．周南．汝墳》⿰火尾作燬，《毛傳》：「燬，火也。」⿰火尾、燬古實一字。「⿰火尾其元金」，即火化其好銅，猶如金文習見之「用具吉金」、「擇其吉金」等義。

第八字，左从爪，右形不太清晰，根據文義和字形，可以確定是「爲」字，其形與下列爲字類似：曾伯陭壺 邾公華鐘 陳侯因資錞 鈴鎛

㦸字从戈从交，比較清楚，㦸字不見於字書，當是文字，因是武器而从戈。《文選·東京賦》：「郎將司階，虎戟交鎩。」薛綜注：「言虎賁中郎將，主交階而立，虎賁，或執戟，或持鎩，而相對也。交鎩，謂交加而設兵器也。」《說文》鎩，「鈹有鼻也」。鈹是一種鋒如長劍、如矛裝柄的兵器。「㦸戈」，當是指交接、交戰之戈，與「交鎩」義近。《殷周金文集成》17.10956有一「交車戈」，「交車」可能是「重較車」。《詩·衛風·淇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就是重較車上所用之戈。

先秦銅戈，根據其用途或特點而有不同的名稱。如《殷周金文集成》17，就有田戈(11019)、戔(拱)戈(11047)、晝戈(11061)、行戈(11067)、走戈(11168等)、寢戈(11167)、釋戈(11381)等，以及本文所攷之允戈、㦸戈等等。隨着出土文物的不斷豐富，分析兵器的不同稱謂，對於瞭解當時的有關制度，當是很有意義的。

章子郯戈的時代，或定為春秋早期，或定為春秋晚期。此戈與鄴子誅臣戈類同，比春秋早期的曾侯戈(17.11121)、曾仲之孫戈(17.11254)等要晚。宜定為春秋中期。

上述二戈，僅从戈之型式上一時還難以確定其國別，更多的需要考慮銘文的內容。根據戈銘，存在齊系、楚系的兩種可能，攷慮到該戈的出土地點，目前我們暫且傾向於其為楚系銅器。不過，還有待更多材料證實。如戈屬齊系，則可能是楚東進時之戰利品。如戈屬楚系，出土地點可能就是戈主的所在之地。

注釋

①見《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二一一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②見羅泌《路史．後紀八》。

③參黄錫全《〈汗簡〉注釋》三九一頁．以及八一、二二八頁，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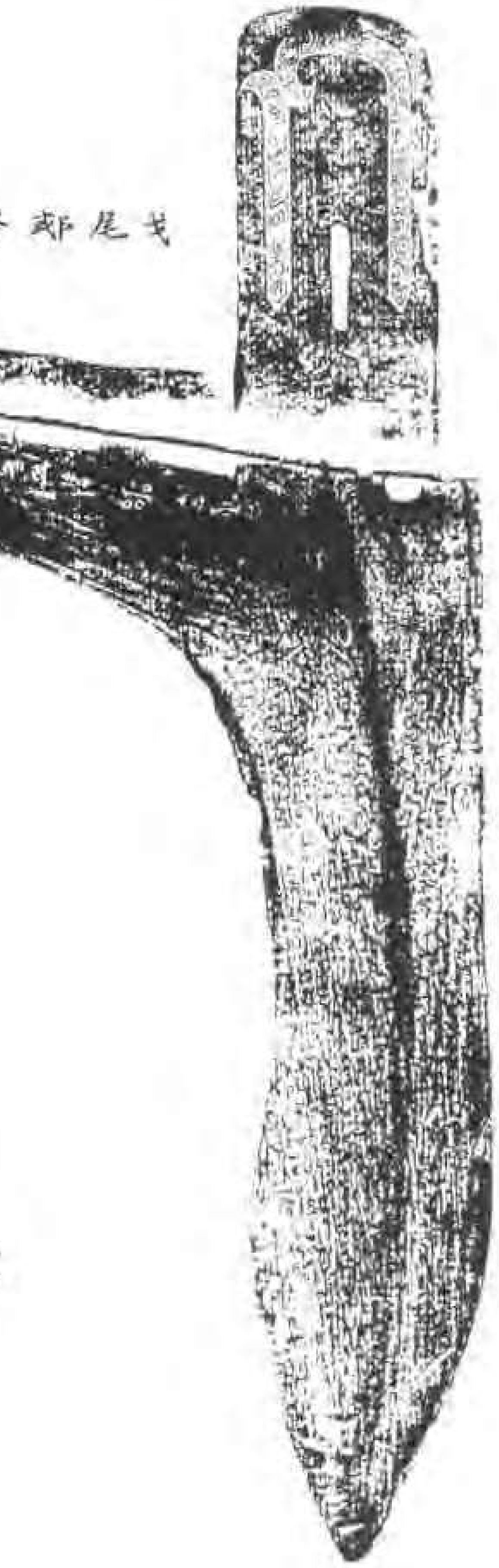
④李家浩《楚王酓璋戈與楚滅越的年代》，《文史》第二十四輯。

⑤見鄭樵《通志．氏族略．以國爲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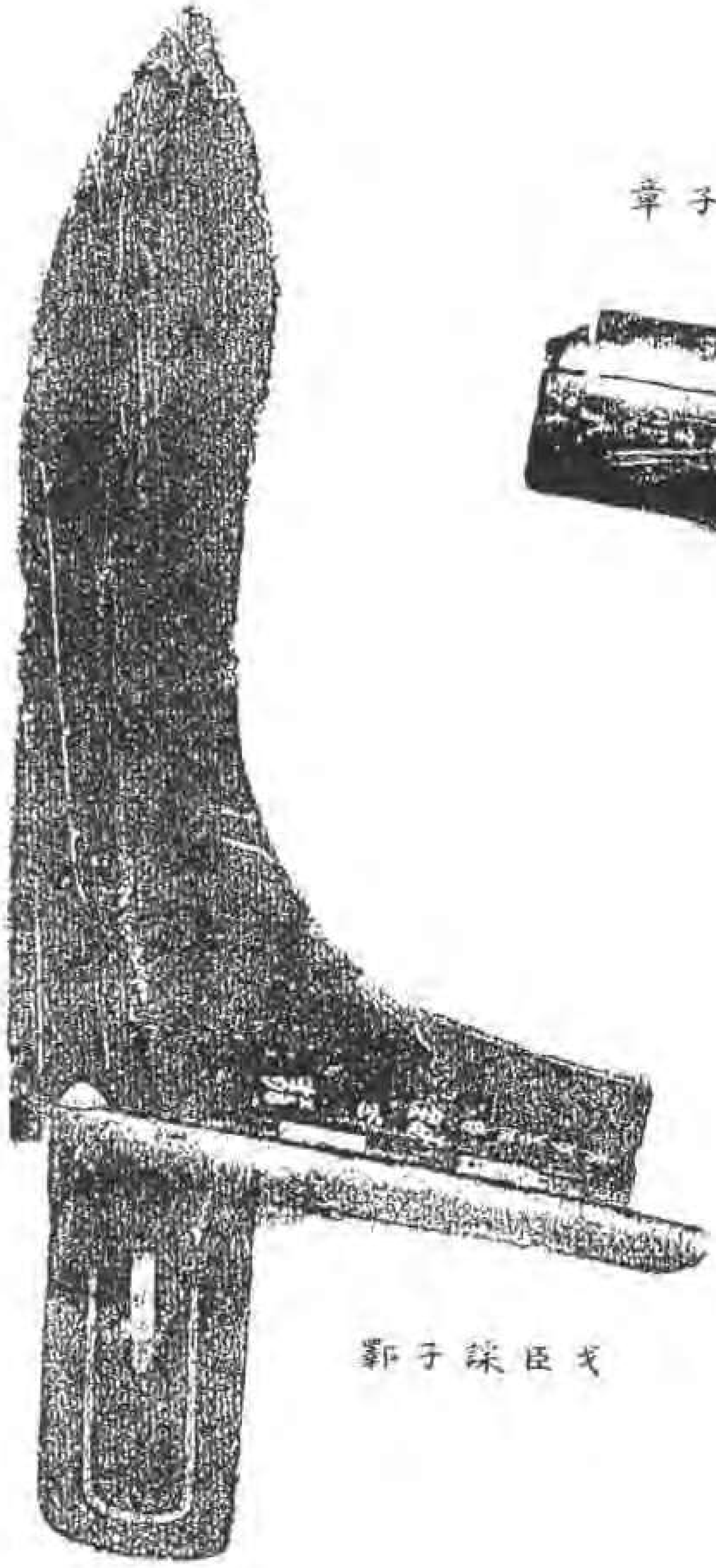
⑥可參見黄錫全《古文字中所見楚官府官名輯證》，安徽《文物研究》第七期，一九九一年。

⑦可參攷陳偉《楚東國地理研究》六—七頁，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原載《江漢考古》一九九三年四期）



章子䣓尾戈



鄴子誅臣戈

楚簡續貂

上海博物館爲保護祖國文化遺產，費了很大周折，收藏了一批戰國楚簡，據說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到很多古書，可惜一直無緣見到實物，近悉該館書法館印有壹本宣傳圖冊，刊有兩條楚簡，承蒙李零先生借閱此冊，又蒙唐友波先生惠寄一冊，不勝感謝。近幾年，楚簡不斷出土，而且有不少古書，據說與今書相對，很多難字不用攷證就能辨識，真令人快慰。荊門、上海楚簡很快就要印出来了，相信這些材料的公佈，一定能解決很多疑難問題。近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簡帛研究》編輯部来函約稿，本欲改舊稿《戰國楚簡與傳鈔古文》，又覺材料還欠充分，最好等幾批楚簡正式公佈後再說，故擬就剛＝見到的上海博物館書法館刊佈的兩條楚簡率先談一點學習體會，待此論文集正式印出時，估計上海簡已經公佈。所以小文聊作「續貂」而已。

第一條竹簡，從照片看，上端平齊，似不殘；下端殘斷，上有卅四字，末一字殘闕。文字清晰可辨，其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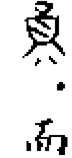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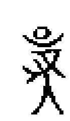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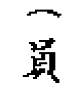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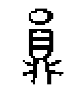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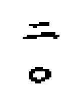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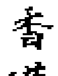
吕卲百告則民至行吕吕兑上告員又異惪行四或川之子曰墨立參年百眚吕惪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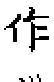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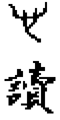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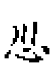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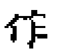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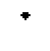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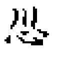
按此條簡文，見於《禮記．緇衣》。《緇衣》原文云（據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十月影印《十三經注疏》本一六四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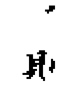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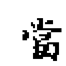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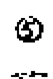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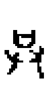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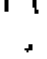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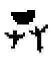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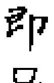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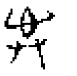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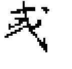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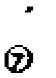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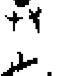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師尹，民具爾瞻。……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竹簡與今本先後順序不同，蓋各據傳本有異，暫且不論。現主要談＝其中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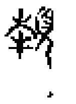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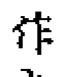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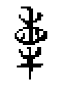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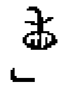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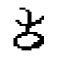
文字雖如有關專家所云，祇要與今本古書對照，多能辨識，如至即致，兑即說，品即參，悳即仁等。但有的文字，雖據今本能夠讀出，而其形體的演變及如何假借，則頗令人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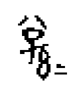
「詩云」二字作「告員」，已見香港中文大學藏楚簡，饒宗頤先生有精到的研究。① 該條殘簡云：「民惪一，告（詩）員（云）：六（其）宮（容）不改，出言……」見後附圖。員字寫法小有區別，作。而此簡作，从貞。貞本从鼎，後變从貝。貞、鼎古本一字。金文員作（員父尊），石鼓文作，曾侯乙墓竹簡圓作（二○三簡），《說文》員字正篆作。香港簡如該字下的泐痕不是筆劃，是員字已變从貝。「云」或作「員」者，也見於典籍。② 詩字从止从口，之為聲符。口、言偏旁義近，如《說文》謮或作嘖，訡或作吟，謀或作呣，信或作㐰，詠或作咏等。因此，告可能為詩字省形，但也可能是借訨為詩。《玉篇》訨，「詐也」。《集韻》訨，「訐也」。曾侯乙編鐘多見「時」字，借為「持」。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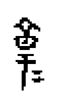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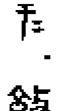
巛即川。《說文》順字，小徐本認為「从頁，川聲」，應有所本。竹簡借川為順，音義皆合。中山王鼎與方壺銘之「順」作，从心从川。又方壺之讀為訓。④ 當訓之或體，如同方壺警作憼，史頌鼎德从言作，邾王子鐘德作等。是鼎、壺又借「（訓）」為順。直接借「川」為「順」者，典籍少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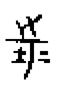
梏作，則當是與「梏」音同或音近之字。其形究竟應定為何字：還需要作些分析。古文字中有誥字，从言从収，已見於何尊、史話殷及王孫誥鐘，三體石經古文譌變从告从廾作。⑤ 簡文所从之「▼」恐非「言」省。金文「共」字有作、 、。⑥ 或許即填實形。梏，今本《詩·大雅·抑》作覺。共，羣母東部。梏、覺屬見母覺部。共與梏、覺聲韻相近。是簡借共為梏或覺。但戰國楚「共」字多作、或，⑦ 則也可能不是「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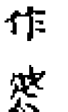
字，此形究竟應該釋為何字，還有待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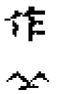
遂字作，右形是頁字，左形則頗費解，但肯定是一個與「遂」音同或音近的借字。經過反復琢磨，懷疑其形為「韋」字，⑧原當作或，是下部「半」形之上「︶」與「」或「」形下部之 或○相互借用，這種借筆，在古文字或楚文字中并不鮮見。如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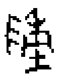
古璽「公孫」合文作，公下口與孫上口相互借用。（璽文P3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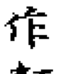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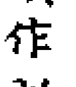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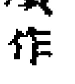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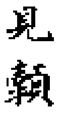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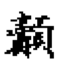
古璽「敦于」合文作，，于即于，又兼充「敦」下「羊」之筆劃。（璽文P3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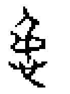
楚簡「之市」合文作，是「之」與「市」上部相互借用。（包山簡63）

楚簡犢作，是「牛」又兼充「夕」中的「⺀」。（包山簡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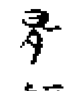
楚簡善作，羊下形與言上形相互借用。（包山簡168、191）

楚陳往戈陳作，土上一橫兼充東下一橫。

因此，這個字可以隸作，與古璽續作、瀆作等類同，當是从頁犢聲之形聲字。字書中不見或字，人與頁形義相近，頗疑其為儥之或體。儥即今之覿字。儥，《唐韻》「余六切」，古屬定母屋部（覿屬定母覺部），遂，《唐韻》「徐醉切」，古屬邪母屋部。二字古音相近。如从賣得聲的續，古屬邪母屋部；从㒸得聲的隊，古屬定母物部。《易．困．初六》：「三歲不覿。」長沙馬王堆漢帛書本覿作犢。《易．豐．上六》：「三歲不覿。」馬王堆漢帛書本覿作遂。⑩是犢、覿（儥）、遂諸字在楚地可通之證。

至於仁字作的確定，則可據此將過去難定或釋為「信」字的古璽「忎」等戰國文字，全定為「仁」字。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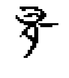
第二條竹簡，上下均有殘斷。其上有卅一字，其中合文一字。文字亦較清晰。其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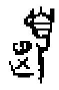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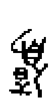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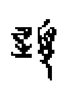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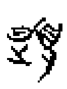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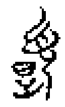
解於孔子諮曰幾弟君子民之父母敢解可女斉可胃民之父母孔子合曰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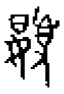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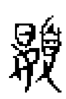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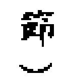
按此條簡文，見於《禮記．孔子閒居》，其原文云（同前《十三經注疏》本一六一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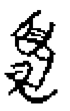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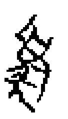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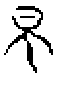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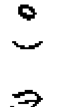
與今本相校，文句大體相同，所不同者，當是所據傳本不同。其中有幾個文字，也很值得注意。

夏字作，如果不是與今本能夠對照，是很難確定其為「夏」字的，根據文義，其為「夏」字無疑，楚文字中的「夏」有下列形：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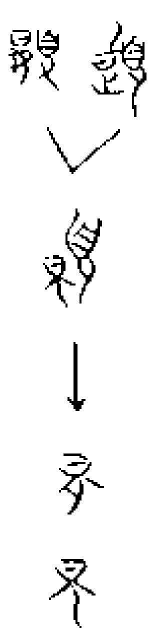
一、（重彙3444）（重彙3443）（楚帛書）（包山簡67）（包山簡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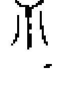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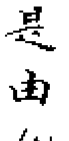
二、（鄂君啟舟節）（鄂君啟車節）（包山簡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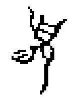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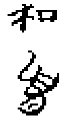
三、（包山簡115）（包山簡200）

四、（包山簡240）（上海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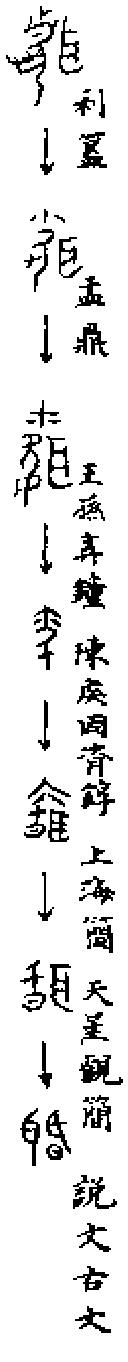
根據上列諸字，第三形可能為一形演變，四形則為三形簡省。包山簡240是借夏為「夜」。夜屬俞母鐸部，夏屬匣母魚部，古俞母三等字讀如匣母，魚鐸二部陰陽對轉。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將其列入「夏」字條，無疑是正確的。《包山楚簡》隸作昰，注475以為「夜字之誤」，不確。其字形省變當為：



夏竦《古文四聲韻．馬韻》錄《籀韻》夏一形作，可能就是由形省變，來源頗有

根據，據此，不難看出，傳鈔古文中的某些至今還難以理解的形體，隨着材料的日益豐富，將會逐漸得到合理的解釋。由於此字簡省隨意，我們懷疑包山簡224、225號的人名嬰和嬰，也可能就是「夏嬰」。

問字作[illegible]，即闢字古體辥，已見包山楚簡57號。《包山楚簡》釋文作「[illegible]」，不確。此字并非从宀，其字形演變當為：



「詩」作[illegible]，左从言，右形則有些特別。上條簡文詩作[illegible]。此形右旁則可能為「旹」，是「〃」借用「言」右邊的筆劃以為「止」。但也可能是「[illegible]」字，借為詩。

「幾弟君子」。今《詩．大雅．公劉》作「豈弟君子」，前引《孔子閒居》作「凱弟君子」（或引作「愷悌」）。是幾、豈等音近假借。《戰國策．楚策四》：「則豈楚之任也哉」。漢帛書本豈作幾。幾省从一幺，已見於長沙五里牌406號楚簡。⑬

斯作[illegible]，从亓即其，从斤。古从其之字或从亓者多見，如金文箕作[illegible]、古陶惎作[illegible]、基作坖，古璽旗作[illegible]等。《汗簡》錄《古尚書》斯即作[illegible]。⑭

《緇衣》傳為公孫尼子所作，饒公經過研究後認為「尚難獲確證」，說詳饒文。《孔子閒居》是以篇首語名篇，記孔子為子夏引《詩》以論禮樂之原，兼及三王之德，或以為《禮記》「四十九篇多采他書」。⑮有關問題，目前還難以作出決斷，相信隨着出土文獻的不斷豐富，將會逐漸明瞭。

僅從以上兩條殘簡，不難看出其內容及文字是多麼重要，不僅可以校注流傳至今的古書，考其源流，而且有關文字對於釋讀至今難識之字及認識文字的演變、通假等等方面，都提供

了非常重要的線索和依據，值得人們從多方面去分析、研究。

注釋

①饒宗頤《緇衣零簡》，載《學術集林》卷九，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②云、員通假之例，可參考高亨《古字通假會典》一〇七頁，齊魯書社，一九八九年。

③見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④可參見張守中撰集《中山王嚳器文字編》，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

⑤害字从告作𡨦，可參考唐蘭《史䛐殷銘考釋》，《考古》一九七二年五期。

⑥見新版《金文編》一六四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本。

⑦同注⑥一六五頁。

⑧𦰩字的考釋，見曹錦炎《釋𦰩——兼釋續、瀆、竇、鄭》，載吉林大學《史學集刊》一九八三年三期。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篇》，《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⑨「璽文」即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包山簡」見《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⑩見《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一九八四年三期，或以為「遂」當作「逐」，可參見前注②三四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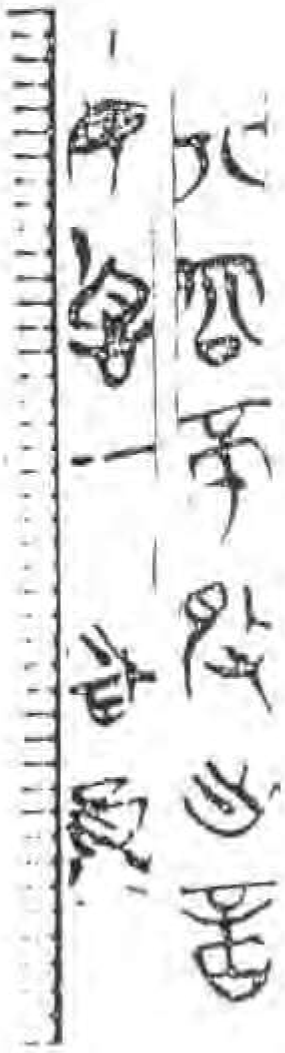
⑪劉翔《釋仁》，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一九九七年十月。

⑫字形取自《古璽彙編》、《包山楚簡》、《金文編》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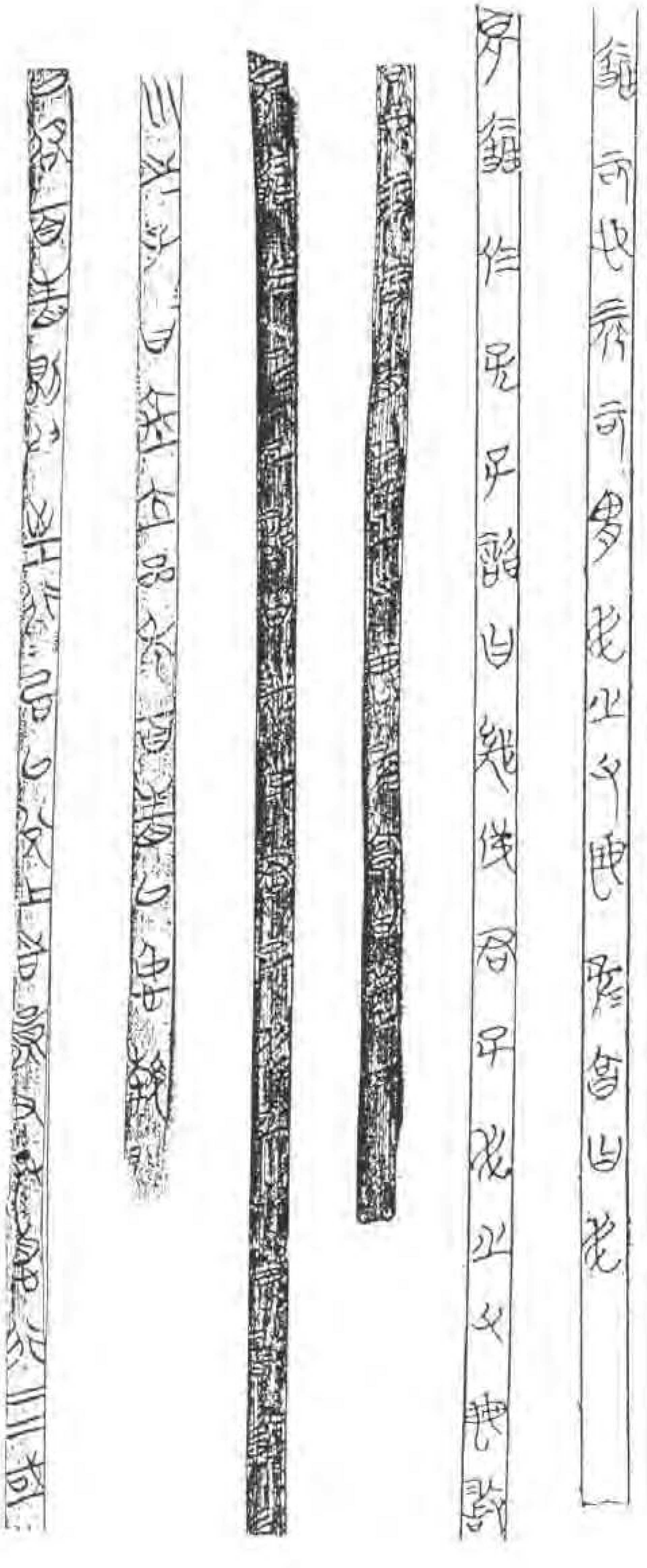
⑬參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三二八頁，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⑭可參黃錫全《〈汗簡〉注釋》四七三頁，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⑮蔣伯潛《十三經概論》三三七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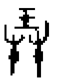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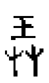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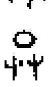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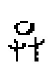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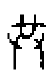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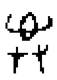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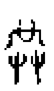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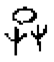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藏楚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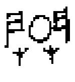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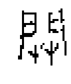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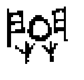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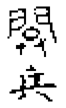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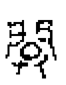
上博藏楚簡及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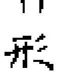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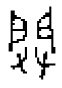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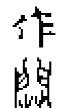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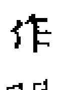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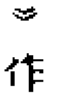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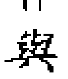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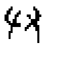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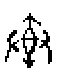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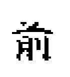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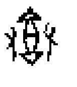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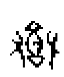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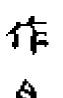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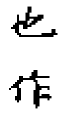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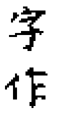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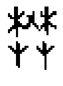
「大武闢兵」淺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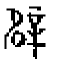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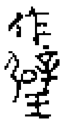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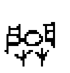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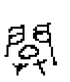
一九六〇年，湖北省荆門縣漳河車橋的戰國墓中曾出土一件銅兵器。①這件兵器全長二二、內長八、三、寬五——六、八釐米，兩穿無胡，兩面鑄腳蹬日月、手持青蛇、耳兩青蛇、滿身重鱗的人像，內上有銘文四字（見圖一）。同出物中，還有一把柳葉形銅劍。關於這件兵器的名稱、族屬、時代及其用途，前輩學者曾作過深入的討論，或從器形、所鑄圖像的含義以及與柳葉劍伴出等情況，主張此器為巴人遺物。②或因荊門與楚郢甚近，楚王又用大武，主張應是楚宮遺物。③讀了諸位先生之文，使我們很受教益，也頗感興趣。今不揣淺陋，試對這件兵器銘文的釋讀及其有關問題談一點看法，以就正於關心此器的同仁。為行文方便，下面稱這件兵器為「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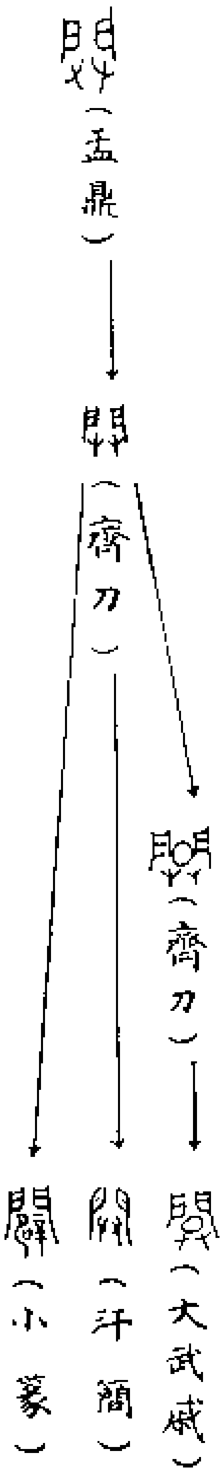
戚內上銘文四字，分兩面列於內穿旁。此四字的順序，目前有三種讀法：一為「兵闗大武」，一為「大武弄兵」，④一為「大武兵關」。或謂「閧」字从門、从共，當隸定為關，疑是拱字的假借。此器銘文釋讀的順序，我們同意第二種讀法，正面（有「大武」一面）應從右至左讀，背面應從左至右讀。第三字不是闗字，古文字中的闗與此不類。金文中弄字作（智君子鑒）、（戰國杕氏壺）等形，却無一例作形，也未見有从門、从弄之字，故不能釋為弄。甲骨文、早期金文的共字雖然有的形體與形類似，但它們都是屬於商或春秋以前的形體，戰國銅器的共字則作（禽肯鼎）、（但勺）、（布貨）等形。所从之似不能脫離「門」這一形符而單獨說解，「兵拱」一詞於典籍無證，令人費解。

一九七二年，山東海陽出土了一批齊國刀幣，⑤其中有兩枚「節墨之法化」的背文作

「封」，（見圖）朱活先生說：此字「在門間多一『○』字，這在齊刀幣文中首次發現。」以歷年來已發現並著錄的齊國刀幣背文有作「封」者例之（見圖），「封」與「開封」無疑是同例語即「闢封」。朱先生又指出：「節鄞刀化背文模鑄『闢封』、『安邦』，就是紀念齊靈公開闢疆土、安定邦國的紀念幣。」⑥我們認為，「大武兵」之「」，與上舉齊刀背文从「○」之「闢」，字形基本吻合，應是一字。⑦

闢本來是一個會意字，象兩手推左右門扇而啟之形，所以與開同義。《說文》：「闢，開也。」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文字的不斷演化，闢字所从之艸逐漸蛻變作艸形，甚至作形。如盂鼎闢作，中山王方壺作、古匋文作開、齊刀作、《汗簡》作。古文字中與這兩個偏旁有時可以互作，如甲骨文棄字作（甲一四〇三）、（前七·一五·三），也作（前六·六·二）、（柏三八），金文擇字作（子璋鐘）、也作（陳助簋），樊字作（樊尹鼎）、也作（孳弔樊鼎），是其例證。

闢字所从之「○」即「璧」之象形。⑧如金文辟字作（毛公鼎），璧作（齊侯壺）。羅振玉說辟字「增○乃璧之本字。」⑨《說文》誤从口。「○」在、字中不是義符，而是音符。門字內可另加音符者，如門字本作門，中山王墓兆域圖則作閔，另加音符文。會意字另加音符者，如保字加音符缶（陳侯午錞），耤字加音符昔（令鼎），聖、聽古本一字，後加音符壬（曾姬無卹壺），均其例證。《史記·六國年表》索隱：宋辟公「名辟兵」，《宋世家》索隱引《紀年》作「壁兵」。闢是會意字，後來變成从門、辟聲的形聲字。其演變關係應是：



甲骨文有辟無闢。⑩金文辟、闢不混。典籍中闢、辟、避音同字通。《書．舜典》「闢四門」。《史記．五帝紀》作「辟四門」，《說文》門部作「闢四門」。《荀子．議兵》闢「辟門除涂以迎吾人」。注：「辟與闢同。」《周禮．閽人》：「則為之闢。」《釋文》闢「避也」。《荀子．强國》：「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注：「辟或讀為避。」《左傳》昭公十七年「辟移時」，《漢書．五行志下之下》作「避移時」。因此，「闢兵」可讀為「辟兵」或「避兵」。

「辟兵」一詞典籍習見，有避兵害、壓勝之義，是東周以後一種比較風行的習俗。如：

《文子．上德》：「蟾蜍辟兵。」注：「染萬畢術蟾蜍五月中殺涂五兵，入軍陣而不傷」

《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九蟾蜍條引《抱朴子》：「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又曰辟兵法：「或以月蝕時，刻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以血書所持之刀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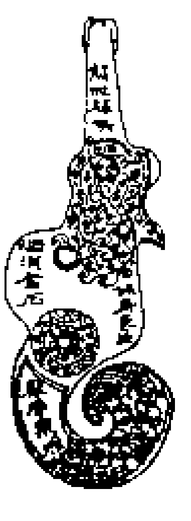
《抱朴子．內篇．仙藥》：「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甚滑，燒之不然（御覽太觀本草引作焦），帶之辟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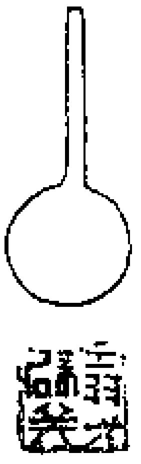
《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牛）輔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鐵鑕致其旁，欲以自强。」

《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是日競渡，采雜藥，以五彩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注：「按仲夏繭始出，婦人染練，咸有作務，日月星辰鳥獸之狀，文繡金縷，貢獻所尊，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

《史記．宋世家》：「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陳直云：「辟兵即避兵之義。

《急就篇》云『高辟兵』。歙縣黄氏莊有『辟兵龍蛇』玉印，西安漢城所出『除凶去央，辟兵莫當』壓勝衆皆是也。」⑪辟兵、壓勝的出土文物，除陳直先生提到的以外，還有「翦方辟兵」銅鉤和「龍蛇辟兵、壓勝衆精、爍消金石、保身長生」銅鉤等。⑫





「大武辟兵」之「辟兵」，與上列典籍和出土文物上的「辟兵」意義既相近，也略有區別，後世之「辟兵」應該是由此引伸演變而來。此「辟兵」的含義與「大武」有一定的聯係。

「大武」本是周代祭祀先祖的一種樂舞，現在《詩經．周頌》裡還保存着《大武》的歌辭，別的古書也有關於《大武》的記載。《呂氏春秋．古樂》：「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作大武。」《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鄭注：「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在西周，衹有周天子可以演奏《大武》，至於諸侯，除魯國因為周公的功勞特大、國君在祭祀周公時可以演奏外，其他諸侯都是不能演奏的，大夫、士、庶人就更不用說了。但這種等級制度在當時未必貫徹得百分之百，尤其是進入「禮崩樂壞」的東周以後，這個制度便逐漸破壞。如魯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⑬都僭用了「天子之禮樂」，而何況諸侯！在那時，諸侯、大夫演奏《大武》當然也會有的。《禮記．郊特牲》：「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又如《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夫人，為館于其側而振萬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初學記》引《韓詩》：「萬，大舞也。」《大戴禮．夏小正》：

「萬也者，干戚舞也。」可知《大武》的活動區域逐漸擴大了。荊門出土的這件銅戚上明確記有「大武」字樣就不奇怪了。

祇有周天子能演奏的「大武」，由於後來為諸侯所僭用而逐漸引伸為能止暴亂、息兵患的強大武功。如《商君書．徠民》：「天下有不服之國……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莊王曰：「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為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按「大武舞」共六成，第二成即《詩．周頌．武》，⑭象征武王滅商。《武篇》說：「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王，克昌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而武之七德的「戢兵」也指第二成之《武》。⑮「戢兵」與「勝殷遏劉」有相會通處。《說文》：「戢兵，藏兵也。」（《左傳》）杜注：「戢，藏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戢兵」與「避兵」意義相近。

春秋中葉以後，列國的戰爭是非常頻繁的，可以說是充滿着衝突和戰爭的時代。爭霸戰爭加劇了各國的階級矛盾和新舊勢力之間鬥爭的發展，因此，曾出現過幾次所謂結束大國爭霸的「弭兵」（止息戰爭）。⑯弭兵與辟兵意義也近，辟可讀為弭，如《禮記．郊特牲》：「有由辟焉」，注：「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當時的弭兵其實是不可能的，祇不過是相互爭奪到勢均力敵的時候施展的一個緩兵之計，以便為新的爭奪作準備。到戰國時期，這種相互爭戰更為激烈，各國均不斷發展，壯大自己的勢力，以圖吞併諸國，統一天下，結束這種戰亂局面。另外，當時的諸子百家的政治主張雖不一樣，但要有一個「聖人」出來結束各方面的兼併戰爭，實現大一統則是一致的要求。⑰這種象征統一、平息兵患的楷模當時

很自然地會聯繫到誅滅暴亂、統一天下的周武王，「天下有不服之國」就「以文武搖其本」，所以气靈於象徵武王武功的「大武」。此兵器將「大武」與「辟兵」一詞一同銘刻，或許正反映了這一時期的歷史特點和思想意識。

綜括上述，我們認為「大武闢兵」之闢與山東海陽出土齊刀背文「闢封」之闢應為一字，即古闢字，闢兵即辟兵。出土文物、古代典籍中習見「辟兵」一詞，是避免、止息兵災和壓勝之義。大武辟兵之「辟兵」，與象徵周武王平息兵患、統一天下的「大武」有聯繫，又與當時要求息兵、天下統一的思想意識有關。「大武辟兵」銘刻於銅戚之上，有可能正是當時的歷史面貌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反映。這件銅戚造型少見，制作精巧，花紋、裝飾尤具特色，不僅具有上述珍貴的史料價值，也是一件難得的藝術瑰寶。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於吉林大學

本文中齊刀、銅戚拓片承蒙朱活、孫善德和滕壬生先生惠贈，陳世輝、何琳儀先生對本文提出過寶貴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註釋

① 王毓彤《荊門出土的一件銅戈》，《文物》一九八三年一期。

② 俞偉超《「大武闢兵」銅戚與巴人「大武」舞》，《考古》一九六三年三期。《「大武」舞戚續記》，《考古》一九六四年一期。
童恩正《我國西南地區青銅戈的研究》，《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四期第四四四頁。

③ 馬承源《關於「大武戚」的銘文及圖象》，《考古》一九六三年十期。《再論「大武舞戚」的圖象》，《考古》一九六五年八期。

④ 俞偉超《關於楚文化發展的新探索》，《江漢考古》一九八〇年一期第二十九頁。

⑤ 孫善德《山東海陽出土一批齊刀化》，《文物》一九八〇年二期。

⑥ 朱活《談山東海陽出土的齊國刀化》，《文物》一九八〇年二期。

⑦ 銅戚之辟與《說文》古文開形有別，作者曾經考慮過釋此字為開，通作辟，綜觀諸方面情況釋辟為宜。

⑧ 「○」形在此為璧，古文字中此形還可作圓、環等。

⑨ 引自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下冊卷九辟下。

⑩ 卜辭中有一見「辟門賣」（前四．十五．七）似是祭名。

⑪ 陳直《史記新證》第九〇頁，一九七九年版。

⑫ 容庚《漢金文錄》卷六．九；六．一〇。

⑬ 《論語．八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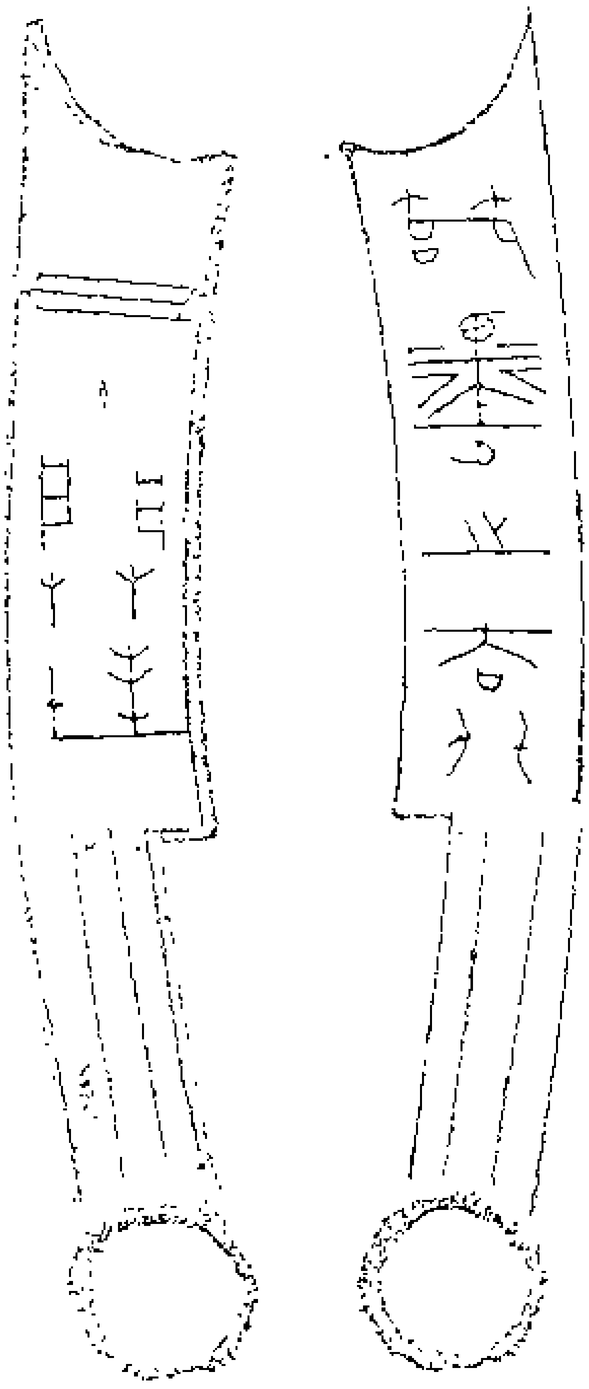
⑭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周大武樂章考》。　高亨《文史述林．周代大武樂考釋》。

⑮ 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二五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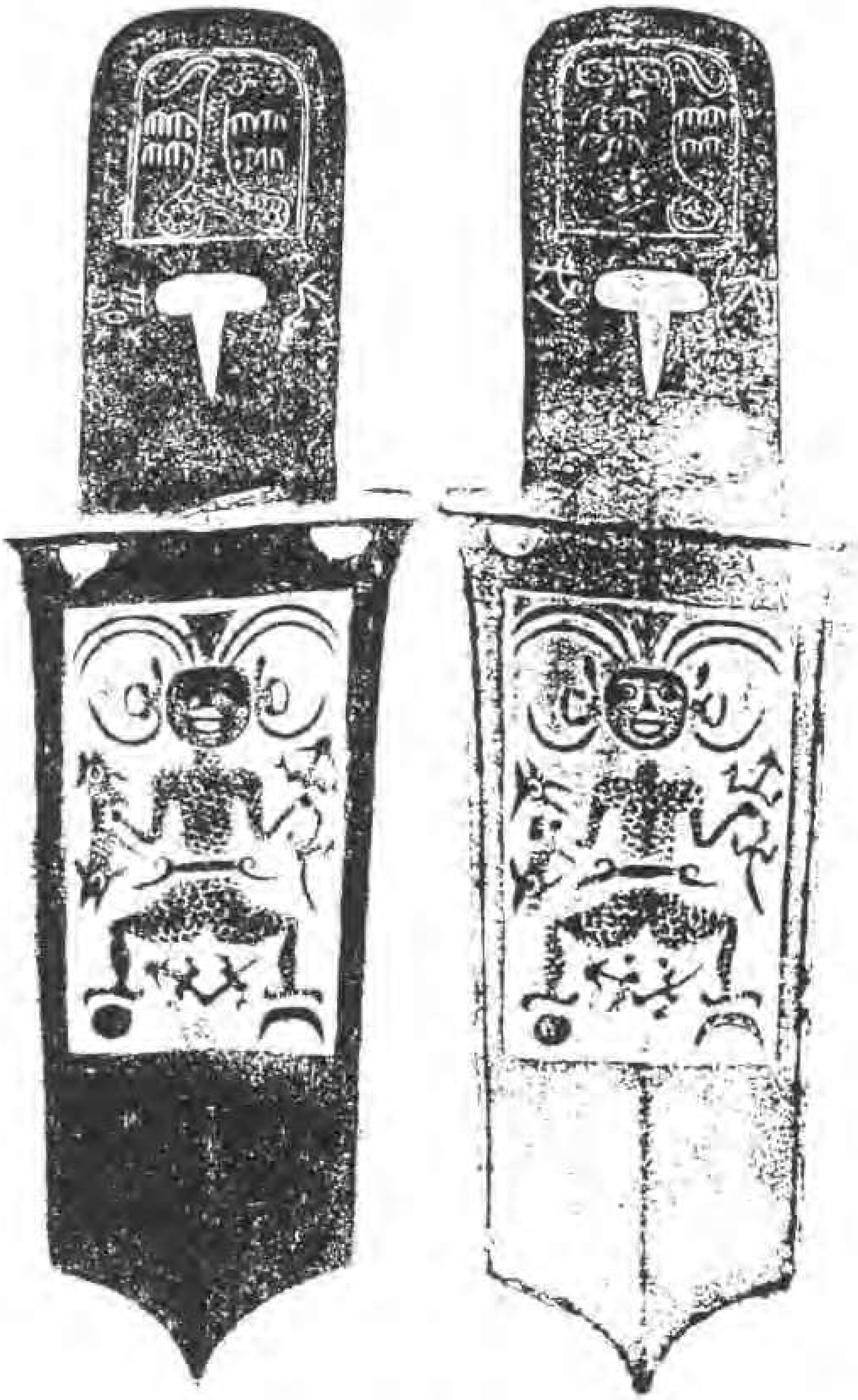
⑯ 見《左傳》成公十二年．襄公二十七年等。

⑰ 參見顧頡剛《「聖」「賢」觀念和字義的演變》，載《中國哲學》第一輯，一九七九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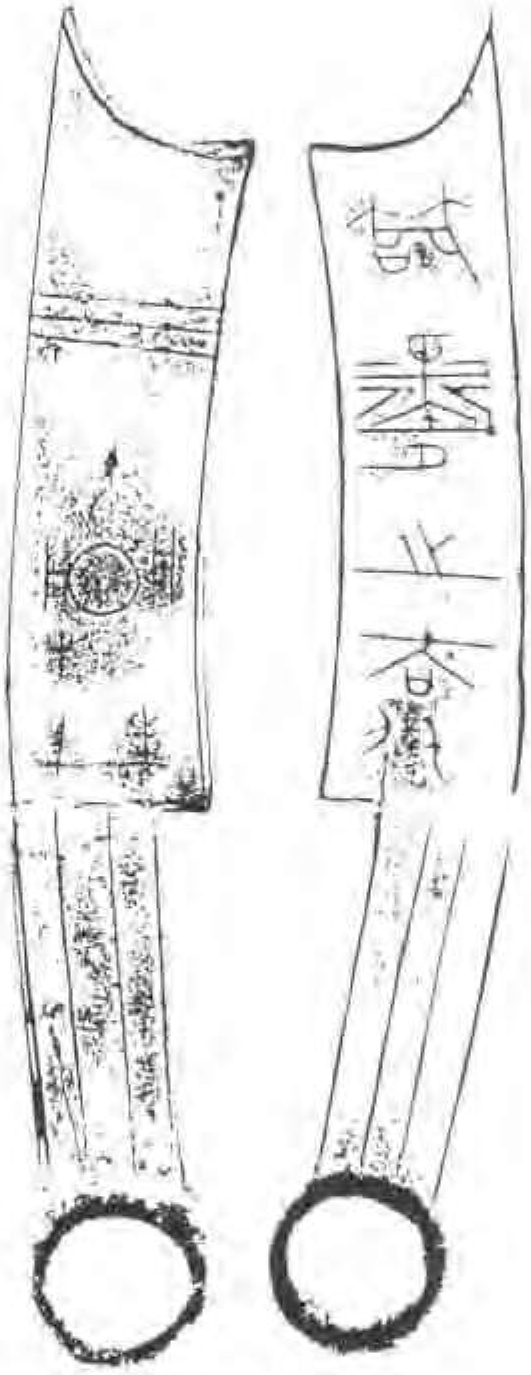
（原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三期）



齊刀幣



大武闢兵銅戈



齊刀幣

楚地「句亶」、「越章」新探

《史記·楚世家》：「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蠻夷之地。」這段記述，是司馬遷寫《楚世家》關於楚武王以前之事最為詳細的一段，不僅簡要描述了西周後期王室衰弱、楚國一度強盛并趁勢向外擴張的大致面貌，而且提到了幾處地名或封國名，對於楚史、楚文化的研究無疑是極為重要的材料，凡是研究楚史、楚地理、甚至研究越史的，沒有不引證的。可是，這段記載有不少疑難問題，就是同一個問題，由於研究者所持的觀點不同，看法也不一致。筆者不打算在此涉及過多的問題，祇是就「句亶」、「越章」二地及其相關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供研究者參考。

「句亶」之地望，自《史記集解》引張瑩說「今江陵也」以來，學人多從之。可是，「江陵」為何稱「句亶」，張瑩之說究竟有何根據，也未見有人提出疑問并加以考證。直至近年，纔有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① 有的意見我們是表示贊同的，有的還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句亶」之亶或以為是遷至江陵的古蠻人，「句」字無義；或以為「句亶」在今之秭歸，以音近之「高唐」當之。我們則以為，古地名、山名、水名等冠以「句」字之例常見，如句町、句注、句繹、句容、句章、句曲、句瀆、句望等。《說文》：「句，曲也。」段玉裁注曰：「凡地名有句字者，皆謂山川紆曲，如句容、句章、句余、高句驪皆是也。」「句亶」之亶是個假借字，本不作亶（詳後）。因此，「句亶」與古

蛋人沒有關係。「句亶」之地不在秭歸（詳後），所以，與「高唐」也沒有關係。

要弄清「句亶」的地點，首先需要理清熊渠伐三地與封三王的關係。根據上引《楚世家》的那段記載，熊渠伐庸、楊粵、至於鄂，與封其子為句亶王、越章王、鄂王是密切相關的。如按傳統說法，將「句亶」定在江陵，「鄂」定在東鄂，則「越章」就應該定在庸，這顯然是不對的。其中的關鍵是「句亶」的定位有問題，熊渠長子康，《索隱》引《世本》作庸，古康、庸二字形音俱近，每每混通。如「庸伯」即「康伯」，「康回」即「庸回」等。②所以，長子康應依《世本》為「庸」。有人主張長子名庸是因伐庸取勝，以旌其功，不無道理；進而認為「句亶」之地應近庸，則頗具卓識。③「庸」是熊渠興兵所伐的第一站，雖未滅掉庸，但已使庸降服。熊渠為了表彰長子的功績，有利遠征楊粵、至鄂，將其封在近庸的「句亶」是合乎情理的。因此，「句亶」絕非在江陵是可以肯定的。

那麼，「句亶」究竟在近庸的什麼地方呢？這是需要認真分析的。亶从旦聲，《索隱》引《世本》作袒，是二字音同假借。如考慮二字的關係，亶應作襢。《詩．叔于田》：「襢裼暴虎。」《釋文》：「襢本或作袒。」《說文》引《詩》又作「膻裼」。如考慮地名、水名，亶、袒當作壇、澶或坦、洹。也就是說，「句亶」之名又作「句袒」，本無定字。根據音近通假及當時歷史地理關係，我們認為「句亶」、「句袒」就是離「庸」不遠的「句澨」。

澨字古音屬禪母月部，亶、袒屬定母元部。古音照、穿、牀、審、禪母（舌面音）讀如端、透、定母（舌頭音）。韵部月元可以對轉。如从亶得聲的燀、嬗、擅等又屬禪母元部，从旦得聲的妲、笪、靼、怛、炟等又屬端母月部。可見澨與亶、袒在上古時的讀音是很接近的。又如《左傳．定公四年》「敗諸雍澨」的「雍澨」，《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四》就作「雍滯」。古滯與壇、亶、癉等字是可通的。如《周禮．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

鄭注：「故書滯，或作廛。」《說苑．權謀》人名「安陵纏」之纏，《漢書．古今人表》作纏、《戰國策．楚策一》作壇。又，《周禮．地官．泉府》：「貨之滯於民用者。」鄭注：「故書滯為癉。杜子春云：『癉當為滯。』」《儀禮．士冠禮》：「嘉薦亶時。」鄭注：「古文亶為癉。」所以「句澨」，又可作「句亶」或「句袒」，乃諸字音近假借。

這種同一地名，因音近而出現不同寫法的現象在古書中是屢見不鮮的，甚至同一部書中的同一個地名用字就不一樣。除上舉「雍澨」又可作「雍滯」外，諸如《史記．蘇秦列傳》：「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戰國策．韓策一》商阪作常阪。《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游孟諸」之孟諸，《夏本紀》作「明都」，而《書．禹貢》作「孟豬」、《詩譜．鄭譜》作「明豬」。《史記．魏世家》：「戰於濁澤。」而《六國年表》作「涿澤」。《春秋經》定公十五年「齊侯、衛侯次于渠蒢」，而同年《左傳》作「齊侯、衛侯次於蘧挐」，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曰：「蘧挐即渠蒢，音近而異字，非一地二名。」如此之例，舉不勝舉。因此，「句澨」又作「句亶」、「句袒」，是不奇怪的。

《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从水，筮聲。」段玉裁注曰：「土部曰：埤，增也。增，益也。」酈善長曰：《左傳》文十六年，楚軍次於句澨。定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於雍澨。昭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於薳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句澨」可能就是取義於迂曲的水堤邊，乃地名。杜預注：「楚西界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引《欽定春秋傳說滙纂》云：句澨「在今湖北省均縣廢治西」。「庸」、《集解》引杜預曰：「今上庸縣。」《正義》引《括地志》曰：「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因此，「句澨」在「庸」之東北，位於漢水南岸，東離丹水入漢處不遠，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是控制「庸」一帶反抗勢力的軍事

要地，文公十六年「臧庸」，楚之軍隊「次於句澨」就說明了這一問題。所以，熊渠將其長子封在此地立國為王，控制這一帶的局勢，以便自己遠征楊粵至鄂，是符合當時形勢需要的。故我們斷定「句亶」就是「句澨」。

關於「越章」一地，說法則頗為分歧。或主張「楊越即越章」，其地在長江下游的當塗，④或主張在古越裳，即漢代的豫章郡（江西南昌一帶）。⑤或主張在漳水下游，再往南便是楊越之地。⑥或主張「安陸的章山、章水，古也叫豫章，正是越章王的封地」。⑦或主張在今湖北秭歸縣北較合理。⑧或主張就定今之沮漳。⑨或主張在今唐白河下游之豫章大陂，⑩等＝。我們以為，要想弄清「越章」的地望，首先要弄清「越章」二字的原委，否則，祇能陂問題更加複雜化。

《史記》「越章」之越，《大戴禮．帝系》作戚，《世本》作就，《史記》的帝王世系多取材於《世本》，《帝系》也出於《世本》，其字應以《世本》為主要依據。也就是說，我們討論的這個字原當作「戚」或「就」，今本《史記》作「越」，可能是所據傳本有變。有人主張「戚」乃「越」字之誤。我們則認為，戚拜非越之誤字（要說誤，也是誤戚為越⑪）。越與戚的關係是義近借字，戚與就的關係是音義均近而假借，「越」與「就」則看不出其間有什麼關係。越字古本作戉，即斧鉞之鉞。《廣雅．釋器》：「戉，斧也。」《說文》：「戉，斧也。」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戚也是斧鉞形器。《說文》：「戚，戉也。从戉，尗聲。」《詩．公劉》：「干戈戚揚。」《傳》：「鏚，斧也。」戚屬清母覺部，戉屬匣母月部，二字聲部相隔較遠，所以，「越」是因與戚義近而假借。「就」屬从母覺部，與戚音同義近，可以相通。如《墨子．非儒》：「夫舜見瞽叟就然。」《孟子．萬章》就作蹙。《禮記．曲禮上》：「以足蹙路馬芻，」《釋文》：「蹙本又作蹴。」《大

選．羽獵賦》：「浸淫蹵部。」李注：「毛萇《詩傳》曰：『蹵，促也。』蹵、蹙，古字通。」「戚章」之作「越章」、「就章」，如同《國語．齊語》之「寧戚」，《淮南子．道應》作「寧越」，《亢倉子．賢道》作「寧籍」。因此，「越章」本應作「戚章」，傳本因義近或音同義近而以越、就替代。明乎此，諸字方能貫通。我們選注意到，上引《楚世家》的「揚越」之越作粵，與「越章」之越有別，這也可以看出當時司馬遷所依據的材料中這二字的寫法是有區別的。這是因為，我可與越通，但戚與粵則不可通。「戚章」可寫作「越章」，但絕不可能寫作「粵章」，所以，我們主張探索「越章」的地望，應以「戚章」為主要依據。

前已論證，「伐庸」後封其長子於庸地附近的「句亶（莖）」為王，伐鄂後封其中子紅於鄂地為王，那麼，伐「楊粵」與所封「戚章王」的地理位置大體上應該是對應的，我們基本同意「楊粵」應是指江陵東邊接漢水與長江之楊水流域的越人一說。②因此，「戚章王」的封地當在今漳水以東之江陵一帶比較合理。很多先生主張熊渠這次遠征是沿漢水向東南方向挺進至鄂。我們則主張其進軍路線可能是伐庸後大部隊從荊山南麓沿沮漳河流域南下，向東至江陵，經楊水入漢，再出漢入江（或入湖）至鄂這條路線，一則是可能的，二則可以避免與漢水流域他國發生衝突，再則可以避免江陵以東長江的風險。如果是在漢水中游入楊水往西，征服楊粵後再回師東向至鄂，不僅迂曲，而且也不合情理。故此，我們認為「戚章」的「章」就是發源於荊山的「漳水」之「漳」。《左傳．哀公六年》：「江、漢、雎、章，楚之望也。」《韓詩外傳三》、《說苑．君道》之章作漳，是章即漳之證。

「戚章」，我們過去也曾懷疑是指「沮漳」，因戚、沮音近，并且找到一條證據，即《詩．邶風．雄雉》「自詒伊阻」之阻，《左傳．宣公二年》引作慼，《小雅．小明》又作「自詒伊戚」。可是，近年我們從楚文字中得到了這個地名，常見於楚國竹簡和銅器銘文中的「

郢」之名，經比較諸多字形，認為此字確是从戈、卡聲，主張釋為戚。⑬「戚郢」之戚，與「陳郢」之陳、「鄢郢」之鄢同例，是作為都城「郢」前的原有地名。「戚郢」指的是今江陵城北紀南城遺址，這說明今之紀南城一帶，古地名戚。此地西距沮漳河不遠，因此，「戚章」指的應是戚地和漳水。其大致範圍即今之江陵縣的西北一帶。這一地帶屬丘陵高岡，北有紀山，南臨長江，西有沮漳河流域，東連漢水，水陸交通方便，土地富饒，是理想的王都封地。熊渠將其少子封在此地為王，不僅是表彰他征服「楊粵」的功績，而更重要的是，扼守此地可以控制長江一綫、沮漳河流域及漢水中游的局勢，向西向南又可再度發展。楚國之所以後來將都城遷於此地，除有「戚章王」的基業以外，恐怕主要是從地理形勢攷慮的。至於「戚章王」的王城所在，目前我們還難以指定，按理當不出這一範圍。所以，在江陵一帶受封為王者，并非「句亶王」，而是「戚章王」。

這樣，熊渠征伐庸、楊粵、鄂三地，與分封句亶（筳）、戚章、鄂三王就沒有多大矛盾了。至於司馬遷所說的「皆在江上楚蠻之地」，正如趙逵夫先生指出的：「先秦時代常『江漢』連稱，是古人亦以漢屬南方。司馬遷不知三王的封地究竟在何處，故以『江上楚蠻之地』一語概言之。他又說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可見在司馬遷概念中，『楚蠻之地』也包括漢水流域在內。」

這裡還需要澄清一個問題，就是熊渠分封三子為王而《吳越春秋》稱為「三侯」一事。《句踐陰謀外傳》記楚善射者陳音對越王說：弓矢之道「琴氏傳之楚三族，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徐天祜注：「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稱也。」其實，「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楚世家）。「所謂句亶、鄂、章」明明是征伐三地之後纔分封各王的，「三侯」應是去王號後之稱。麋、翼應與句亶（筳）、鄂地有關，

則魏應與「戚章」有關，我們認為，這裡的魏戾之「魏」應是夔或歸，古音魏屬疑母微部，歸屬見母微部，夔屬羣母脂部，三字音近相通。《莊子．天下》：「巋然而有餘。」《釋文》：「巋，本或作魏。」《國語．鄭語》：「羋姓夔越，不足命也」，《左傳》宣公八年孔疏引夔作歸，《史記．楚世家》「滅夔」，《索隱》「譙周作滅歸」。《山海經．中山經》「多夔牛」，《爾雅．釋獸》夔作魏。因此，所謂「魏戾」即「夔戾」。戚章王本已封「戚章」為王或戾，為何又稱其為「夔戾」？這是因為他有疾（或其他政治原因）未能繼承楚的王位而「別居於夔」的緣故。⑭所謂「羋姓夔越」之「夔越」，實應讀為「夔戚」，理解為羋姓夔子國、戚章王及其後嗣，而與所謂「越族」或「越人」沒有關係。

注釋

①見趙逵夫《屈氏先世與句亶王熊伯庸》，載《文史》第二十五輯，何光岳《句亶考》，載《湖南文物》一九八六年第一輯。劉信芳《楚都丹陽地望探索》，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一期。

②可參見孫詒讓《邶鄘衛考》，丁晏《天問箋》，《詛楚文》等。

③⑥見注①趙逵夫文。

④宋翔鳳《過庭錄》卷九、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

⑤（越南）陶維英《越南古代史》，轉引自劉美崧《于越續論》，載《中南民院學報》一九八六年增刊。

⑦何光岳《越章考》，載《江漢論壇》一九八四年十期。

⑧⑫張正明《楚文化史》廿五頁、廿四頁。

⑨劉信芳文，見注①。

⑩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⑪王念孫有此說，見《讀書雜志》「則作戚者是也，戚訛為戉（即今斧鉞字），故又訛為越。」

⑬詳拙文《「戚郢」辨析》，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

⑭史學界對「別居於夔」的「熊摯」究竟指誰有不同看法。根據拙文論證，這位「摯」應是熊渠少子「執疵」。或亦稱「疵」者，乃急讀緩讀之別，熊渠長子庸（或康）早死，渠死後由其中子紅繼位，紅死後本應由執疵即

位，但此時他「有惡疾」（很可能是由於政治原因，在王位繼承上發生爭執），未能繼承王位，故別居於夔（或自竄於夔），取名「熊摯」（楚君即位後名前每冠以熊字），立國稱王，以示與楚抗衡。《史記·楚世家》：「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句有誤（或有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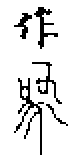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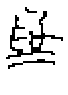
（原載《人文雜志》一九九一年二期）

曾侯乙編鐘音名綴詞〓與〓的釋讀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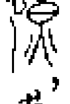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八年五至六月，湖北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隨縣擂鼓墩發掘了一座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大墓，出土了大批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物，尤其是一套規模宏大的計有六十四件的曾侯乙編鐘，對研究中國乃至世界古代音樂史、科技史諸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當年，我有幸參加並參與組織了該墓的田野發掘工作。在研讀編鐘銘文時，有些膚淺的體會，現摘其兩點，敬請海內專家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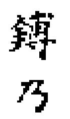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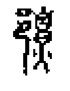
曾侯乙編鐘中層三組五號反面右鼓有字作〓，銘云：「割肄之宮〓，割肄之在楚也為呂鐘，其反為⿷匚亘鐘。」①裘錫圭、李家浩先生認為，「此字不識，有可能从『司』得聲。」②此字所處的位置很重要，因為它關係到該鐘「宮」音的名稱問題，裘、李二位先生闕而未釋是比較慎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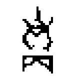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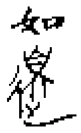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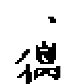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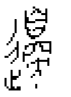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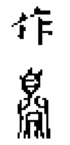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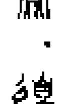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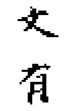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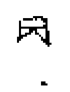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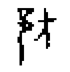
我們認為〓字應是居之反書形，類似散伯殷的〓字，正書作〓，反書作〓。③陶大安字正書作〓，反書作〓。④古貨幣宅字正書作〓，反書作〓。⑤編鐘翠字作〓（中．二．一反①）、又作〓（中．二．一正②），數字作〓、又作〓（中．三．九反①），鐘字或作〓（中．三．一反②—⑪）等，均其例證。广形與鐘銘〓、〓等字所从之广同，即广。下部所从之〓應是左字，如班殷左作〓、鄭左庫戈作〓。差字古作〓（國差𦉜）、〓（不易戈），也作〓（未距悍）、〓（番忎鼎）、〓（吳王夫差鑒），反書作〓（攻吳王夫差劍）。因此，這個字應該隸定作⿸广左，為从广，左聲的形聲字。也可能⿸广左就是左字的異體，猶如甲骨文歷字作〓（京津四三八七）、禹鼎作〓，中山王壺鑾作〓，鉞作〓等。至於該墓竹簡左字作〓，與編鐘寫法不同，這

並不足為怪，鐘銘、竹簡中一字異體者較多，比如出現次數較多的「為」字，鐘銘多作，而竹簡則作。

古左與差字相通，如國差𦉜「國差立事歲」之「國差」即齊之「國佐」，中山王鼎「搓右寡人」之搓即假為左。鐘銘「宮厇」可讀為「宮差」，據黃翔鵬先生研究，「此鐘的右鼓音標音為宮，而實測音高則比應有音高；出一個普遍音差（comma mixma）⑥，銘文「宮厇（差）」或許正是此意。厇是高一「普遍音差」的後綴字，其用法與表明低一律關係的前綴「濁」和表明上、下大三度關係的後綴「角」、「顧」、「曾」等，以及表明生律法上生下生之義的「下」，表明高低八度位置的後綴「反」和前綴「珈」、「渚」等用語類同，而不大可能是表明「左中右」之方位字，其實際含義還有賴音樂專家的確定。

編鐘下層二組一號及面鉦部有字作，裘、李二位先生指出，「此字左邊聲旁有可能是『鼻』字變體，或以為此聲旁是『熄』字變體，則此字當釋為『鄎』，即申息之『息』本字」。⑦黃翔鵬先生指出，「『躡鎛』、『中鎛』和磬銘中的『虘』，在銘文中僅祇一見，材料過少，難作定論。已知音位分別是徵、角兩音。躡鎛與中鎛的名稱還可能與鐘制有關。」⑧

今按，中鎛、鎛乃音名角、徵之低八度專名，探索字的釋讀對於正確理解銘文原義及這一專名的由來有重要意義。我們在此提出另一種意見，聊供音樂專家參攷。

甲骨文有字作，孫海波釋為臱，陳夢家認為「這是卜辭僅見的邊字」。按，臱乃邊字古體，从自，丙聲，後來疊加聲符方，从彳或从辵，如（曾侯乙墓竹簡）、（孟鼎）、（詛楚文）等。《說文》譌變作、，又歧為二字。⑨金文有字作，舊釋鄭，以為从鼻。我們認為當是从旁，冈應是丙形變體，如同陳父丙觶字作冈，楚簡作。下部大乃方字形譌。如古方有作才（後下一三．五）、才（禹鼎）、方（中山王鼎），邡作（鄂君啟車節）

等。此字蓋銘作⿰亻臱，④下部似从卞。因此，⿱自⿱丙大當是臱形訛變。《說文》鼻从畀，畀字古作⿱甶大（班殷）、⿱甶大（禹比盨），畀當是由⿱甶大變，而與⿱丙大或⿱丙卞無關。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鐘銘之⿰亻臱與上舉鼎銘之⿰亻⿱丙大應是一字，前者乃後者訛變之形。鐘銘類似的訛變及同字異形之例甚多，有的甚至無法解釋，如穆、肄、徵、鐸等字。⿱自⿱丙大或臱訛變為⿱自⿱甶大當不足為奇。又古丙字也有變作⿱丙大（鄦侯殷）、⿱丙大（子禾子釜）、⿵冂从（三體石經古文）等形者。⿱目大也有可能是丙形訛變。

⿰⿱自⿱丙大阝字从邑應是古邊字，猶如徐之作郐、許之作鄦等。鼎銘「⿰⿱自⿱丙大阝子蒷臺為其行器」之⿰⿱自⿱丙大阝乃國或氏名。商有邊氏，周大夫邊伯乃其後，見《元和姓纂》。典籍邊訓旁、訓近、訓相接、訓畔、訓境、訓偏倚等。鐘銘「邊鎛」之「邊」應與「中鎛」之「中」意義相因。古有「邊簫」之稱，見《謝莊文》，「喝邊簫於松霧」，注：「邊簫，簫聲遠也。」⑦古文有中璋、邊璋之稱，見《周禮·冬官·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中鎛、邊鎛之中、邊的含義是否與中璋、邊璋之中、邊的含義相近，還是指方位而言，它與鐘制有甚麼內在的聯繫，也有待進一步研究。

注釋

①湖北省博物館《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音樂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〇二七三號第二字司，應與鐘銘司同字，舊缺釋。

②《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說明》，《音樂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③見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七·二五。

④見顧廷龍《古匋文孴錄》七·二。

⑤見張頷《古幣文編》，第八一至八四頁。

⑥《先秦音樂文化的光輝創造》，《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

⑦同注②。

⑧《曾侯乙鐘磬銘文樂學體系初探》，《音樂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⑨參見拙文《釋寓》，《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第一四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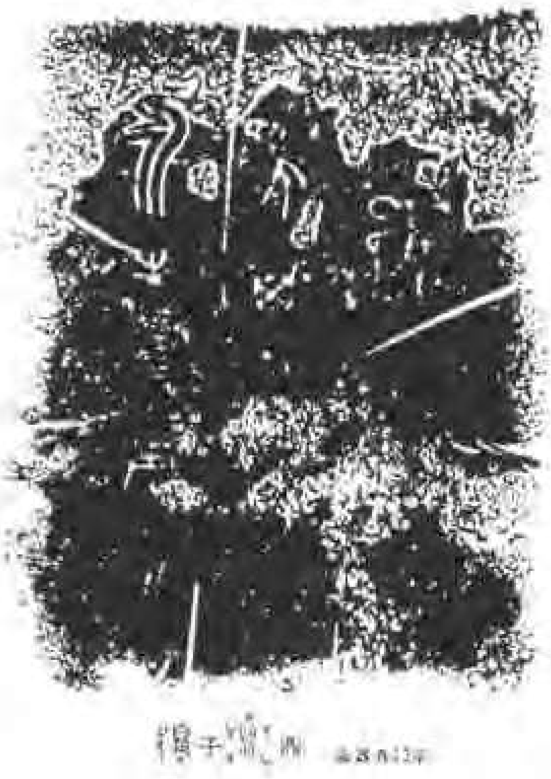
⑩見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八〇·二。

⑪參見《佩文韻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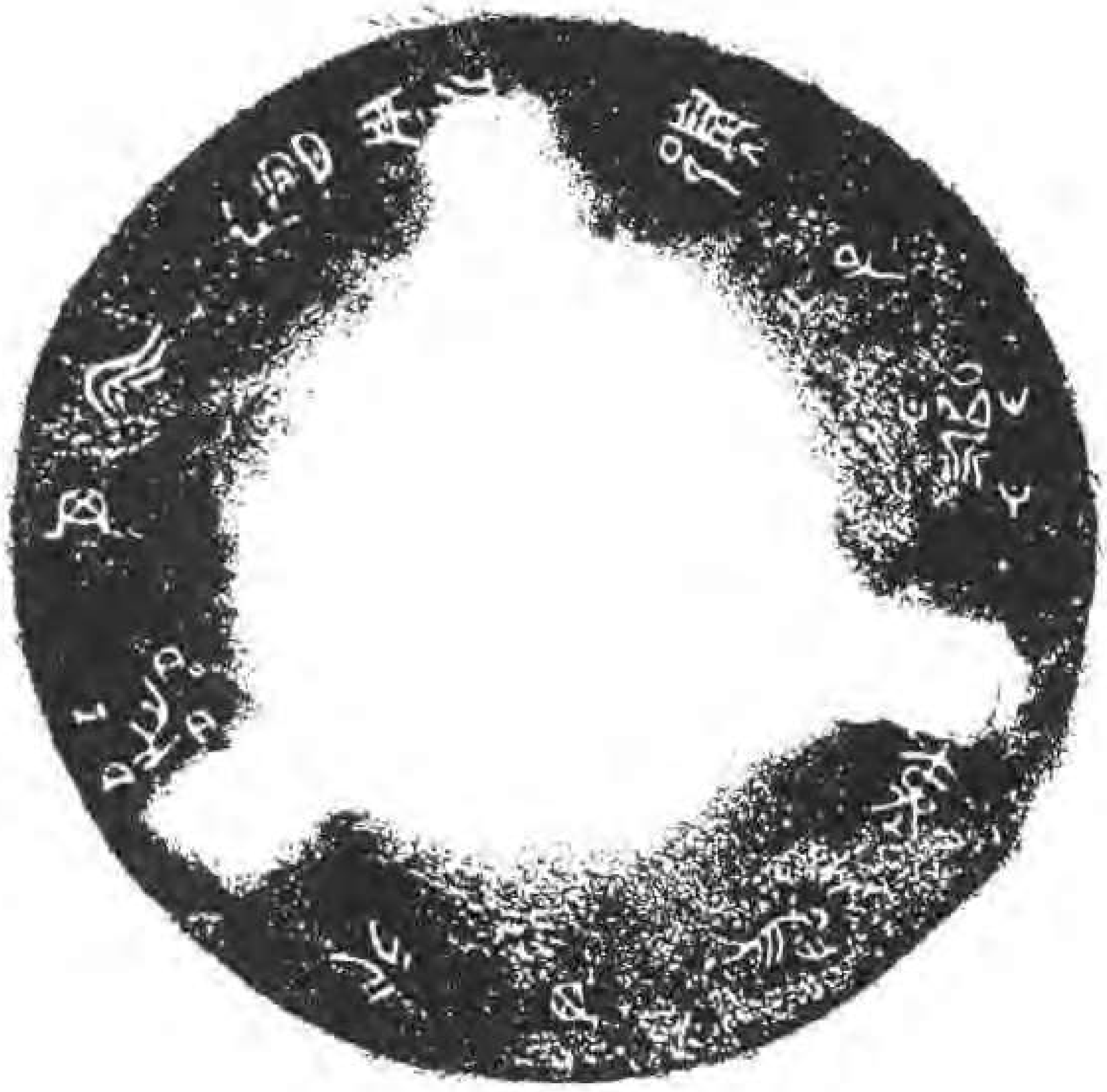
（原載湖北省博物館等編《曾侯乙編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illegible]子萬臺鼎

器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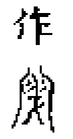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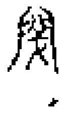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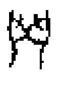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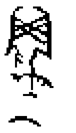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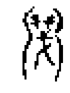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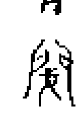


利用《汗簡》考釋古文字

《汗簡》，是周末宋初郭忠恕彙輯的一部「古文」字書。這部傳世的「古文」資料，由於它含的內容比較複雜，又經歷代輾轉傳鈔，對其材料的真偽及其實用價值，學術界歷來褒貶不一。筆者結合出土的文字材料，對這部字書作了比較系統的整理研究，發現該書中雖然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混雜有一些後世偽造的「古文」，但是保存有相當一部分有關古文字的材料，充分挖掘這批材料，對於研究古文字無疑是很重要的，有的學者在這一方面已經作出了一定的成績。①下面試舉一些筆者利用《汗簡》考釋的古文字，敬請讀者不吝指正。

一、釋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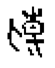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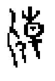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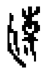
古璽有閔字，《古璽文編》（下面簡稱《文編》，《古璽彙編》簡稱《彙編》）隸作閔。此字从門从戈，字書不見，「閔」究竟是什麼字，讀什麼音，《文編》沒有註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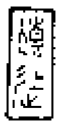
檢《汗簡》戈部錄李商隱字略盜作，《古文四聲韻．號韻》錄籀韻亦作，从門从戈，與上舉璽文類同，古文字中門作（《粹》一一八四），象二人爭門之形，从鬥之鬭作（九年衛鼎），《說文》正篆鬭作，所从之鬥與門形近易混。鄭珍認為「夏韻盜下錄籀韻有字，與此皆門之誤」，②是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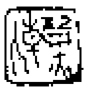
《說文》閔，「讀若縣」。盜本从次聲③，次屬邪母元部，縣、閔屬匣母元部。鄭珍說：「閔讀若縣，當是商隱音次，次縣同音，其書次誤為盜，郭不能識別耳。」按商隱當是以閔為盜，並非郭氏誤寫誤釋，是鄭珍不知盜末从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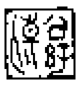
由此，我們知道古璽的閱應是閱字譌誤，如果沒有《汗簡》作為橋樑，是不敢輕易論定的。璽文「長閱」（《彙編》〇七三四），應讀「長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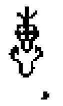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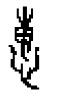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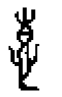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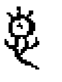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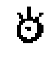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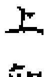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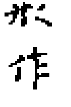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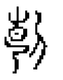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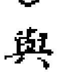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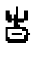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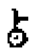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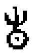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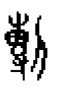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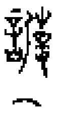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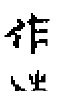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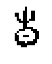
二、釋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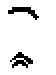
古璽有、、三字，《文編》分別列入附錄四八與六二。其實，三方印文如下：


（《彙編》五五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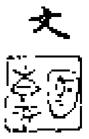

（《彙編》三一五三）


（《彙編》三九〇三）

按金文叀字，𨱷毀作，王孫鐘作，从叀；省作（王孫誥鐘）、（三體石經《無逸》），从，與上舉古璽右旁上部同。又斷字，《說文》古文一形作「从皀，皀古文叀字。」《汗簡》刀部錄石經斷作，所从之與璽文同，《說文》所从之應是誤。《說文》蠿字，或體作，中山王壺𧩙作（讀為專），《汗簡》人部錄華嶽碑傳作。因此，古璽的應是古叀省，从刀从叀即剸，實為《說文》剸字古體，與斷字古文剸同字。

《漢書．蕭何傳》：「上以此剸屬任何以關中事。」註：「剸讀與專同。」古有專姓，如吳人「專諸」，《史記．吳太伯世家》：「乃求勇士專諸。」索隱「專，一作剸。」與璽文類同。第一方印「剸𨑒」，即「專上」（鄂君啟節上作𨑒）。第二方印「焦剸」、第三方印「公孫剸」，也可讀如「焦專」、「公孫專」。另外，古璽（《彙編》〇五八三），《文編》列入附錄三二。此字與中山王壺𧩙字偏旁類似；⊙上多一橫，與苟字作茍（《彙編》二二五七）、茍（《酓志鼎》）類同，應當釋為傳。

三、釋圖

古璽有㘣字，《文編》列入口部，隸作⿴囗馬。《彙編》列入姓名私璽類。璽文（《彙編》三二二三），《彙編》釋為「⿴囗馬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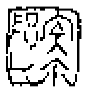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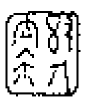
按鄭庆說馬作昰，古璽作昰（《彙編》〇〇二四）、昰（《彙編》三八九三）等。《文編》隸此字為⿴囗馬，不誤。《說文》無⿴囗馬字，《玉篇》：⿴囗馬，音縶，實際上，《玉篇》以為⿴囗馬同《說文》馽（馽）（正篆作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或體作縶）。然⿴囗馬與馽構形有別，⿴囗馬是否「音縶」，值得懷疑。古書中未見⿴囗馬姓，也不見馬或縶姓，⿴囗馬字究竟讀什麼音，是什麼姓，沒有真正解決。

除《玉篇》外，字書、典籍中不見⿴囗馬字。唯獨《汗簡》口部錄義雲章滿字作 ，內形與《說文》古文馬同，當與上舉古璽同字，即⿴囗馬。根據義雲章以⿴囗馬為滿字分析，⿴囗馬應是从口馬聲的形聲字。馬屬明母魚部，滿屬明母元部，二字雙聲。如《說文》祥，讀若晉。如依《汗簡》，⿴囗馬當是古滿字。

古有滿姓，如漢潁川人滿昌（見《漢書》八八），三國時魏人滿偉（見《三國志》二六）。古璽「⿴囗馬憘」，當讀為「滿憘」。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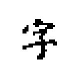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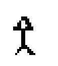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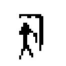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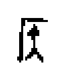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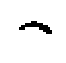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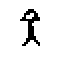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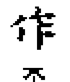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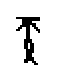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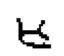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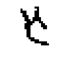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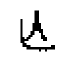
四、釋⿰阝予

古璽有⿰阝予字，《文編》列入附錄二四。兩方印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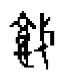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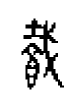
（《彙編》三四五五）（《彙編》三四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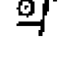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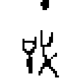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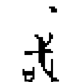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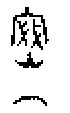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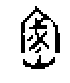
按⿰阝予字左从阜，如古璽陵作陵（《彙編》一一二八）、陰作陰（《彙編》四〇七二），陽作陽（《彙編》四〇四三）等。品式石經《皋繇謨》予作予，石鼓文逆作紓，⿰阝予字所从之予應是予字稍省。《汗簡》阜部錄碧落文序字作⿰阝紓，今碑作⿰阝予，與古璽⿰阝予字形體類同，應是一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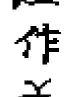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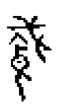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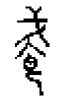
文》無⿰阝予字，《玉篇》⿰阝予，「今作序」，不排除是宋代修訂《玉篇》時據《汗簡》增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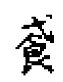
古有序姓。《禮記．射義》：「序點揚觶」。疏：「序，氏。點，名也。」字所从之當是古矢，如矦作（匋文）、（康矦毁）、（《彙編》一〇八四）等。从宀从矢即⿱宀矢，字書不見，疑為室字，乃至字倒書省一劃。古文字中倒書之例習見，⑤如至字就有倒作、者。⑥璽文第二字下筆借邊款作，與矦馬盟書、三體石經同，即亡字。「⿰阝予亡⿱宀矢璽」，當讀「序亡室璽」或「序無室璽」。

五、釋⿰飠戈

古璽有字，《文編》列入正編丮部，釋為⿰飠丮，並謂：「弔⿰飠丮卣⿰飠丮字作，與此形近。」按上舉璽文从食从戈，應該隸作⿰飠戈。弔⿰飠丮卣之⿹𢦏食从𢦏，戈與𢦏雖然形近，但並不同形。⿰飠戈字不同⿹𢦏食，也不能釋為⿰飠丮。

古文字中从弋之字往往譌从戈，如國字本从弋作或（何尊）、或（矢毁），後譌从戈作或（毛公鼎）、（齊鎛）；戜字本从弋作（班毁），後訛从戈作戜（戜伯鼎）、（叔夷鐘）；密本从弋作（趞毁）、後訛从戈作（高密戈）等。因此，上揭古璽的⿰飠戈，本當作⿰飠弋，从弋，後譌从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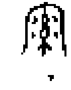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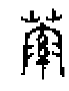
《說文》無⿰飠戈字。《汗簡》食部錄林罕集字饐作，釋文原脫，據《古文四聲韻．至韻》錄林罕集字饐作。知《汗簡》脫去的是饐字；又據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饐字作，知原本《汗簡》可能是从戈，今本从弋，當是傳鈔過程中誤漏一筆。从食从戈，與璽文形體類同，原本从弋，後譌从戈。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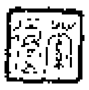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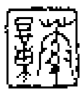
⿰飠弋从弋聲，與饐从壹聲音近。《玉篇》饐，古文作。《一切經音義十三》：「饐，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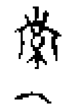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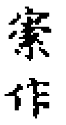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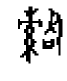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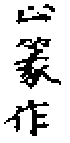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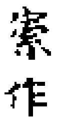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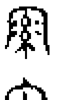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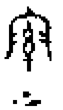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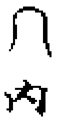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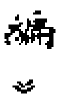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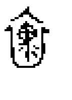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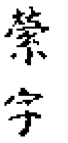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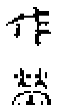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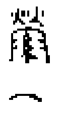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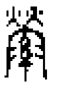
文鈛。」《說文》有鍾無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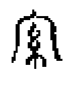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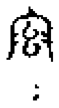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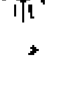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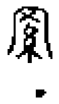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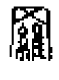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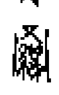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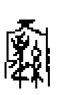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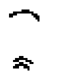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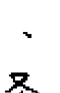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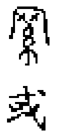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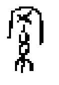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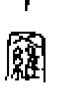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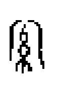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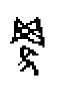
由此可知，古璽的鈛就是《汗簡》的鈛或錢，為古文鍾。鄭珍誤以為鈛是鍾字俗體。⑧璽文「鄆鈛」（《彙編》二一〇九）為人名，應讀「鄆（重）鈛」或「鄆（重）鍾」（鄆字也可視為鄆，通重）。⑨

六、釋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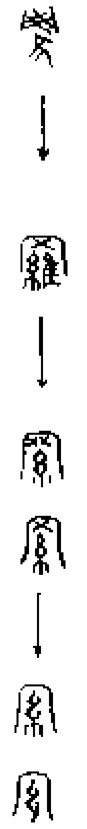
古璽有、二字，《文編》列入正編艸部，釋為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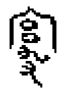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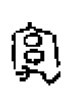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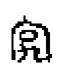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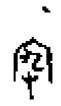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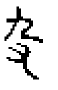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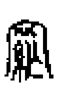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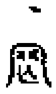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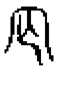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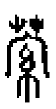
（《彙編》二二六三）　（《彙編》二二六四）

按古璽有（《彙編》三八九八）字，《文編》列入索（六．七）；金文索作（索角）；墻盤，高明先生釋為貉，即絡；⑩《說文》索字正篆作、索作，均與古璽萦字所从之系形近而字實別。此字所从之艸即艸，下部之內系旁的∷∵∵乃飾筆，並非是代或冂。這與古璽裹字作（《彙編》一六九二）、又作（《彙編》一五二八），萦字作（《彙編》〇九二七）、又作（《彙編》四〇四六）、（《彙編》〇九二六）、（《彙編》二三三八）等屬同類現象。因此，這個字暫可隸作萦，不能釋為萦。

檢《汗簡》宀部錄華嶽碑羅作，⑪錄王庶子碑羅作；网部錄華嶽碑羅作，《古文四聲韻．歌韻》錄作。古璽羅作；⑫又有（《彙編》〇四五六）、（《彙編》一七六八）。《文編》列入羅。內即网、冈有變，如同罟字，古璽作（《彙編》一七二九）、（《彙編》〇七〇八）等。因此，或即省，又其再省。甲骨文有字，《甲骨文編》列入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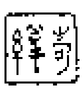
其省變關係應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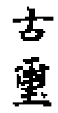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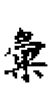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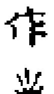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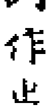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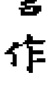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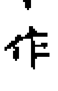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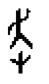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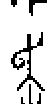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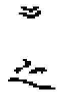


這種省變，類似究字作（義伯毀）、（師望鼎），省作（伯椃毀）、（弔甲盤）、（《說文》古文）；《說文》四字或作、，古文省作。又，《汗簡》艸部錄裴光遠集綴蘿作，从艸，从羅省，與上舉古璽形體基本相同。根據上面的分析，璽文應釋為蘿，假為羅。第一方印文「蘿還」，即「羅還」。第二方印文，《彙編》釋為「萦曈」，當改釋為「羅曈」，或者「羅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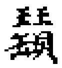
七、釋 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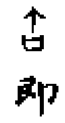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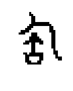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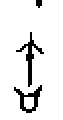
古璽有岢字，《文編》列入山部，隸作奇；顯然，《文編》以為上从山。究竟岢是什麼字，《文編》沒有注明。這方印如下：

（《彙編》三二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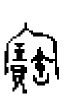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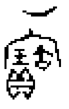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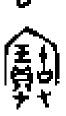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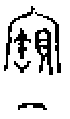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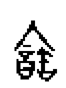
按此字下从可是正確的，如蔡太師鼎可作可，侯馬盟書作可（198:3），古璽作（《彙編》二六三二）、（《彙編》三二二一）等。上从山與古璽山作山不同，而是从屮。古文字中从艸之字可以省从屮，如侯馬盟書苐字作，《汗簡》可部錄郭顯卿字指訶作，此乃屮譌，後人誤以為止句為苛（見《說文．敘》）。《汗簡》誓作，而散盤本作，此顯係屮譌。走字作（令鼎）、奔字作（中山王鼎），上又譌从屮。因此，《汗簡》之，與古璽形體類同，均應釋為苛，為苛（畲忎鼎）、苛（《彙編》二二五七）之省。顯卿字指假為訶，與典籍多借苛為訶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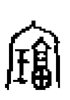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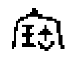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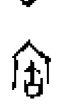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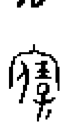
古有苛姓，如《正字通》：「漢苛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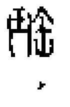
八、釋 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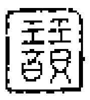
古匋文有䪴字，金祥恆《匋文編》列入附錄。此字左从即缶，如能匋尊匋字作，蔡侯缶缶字作。从缶从貝即䪴，但究竟定為甚麼字，還需要加以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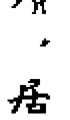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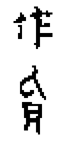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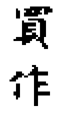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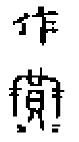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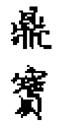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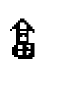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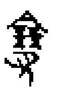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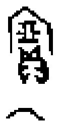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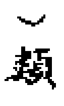
金文中寶字形體很多，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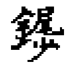
a （史頌鼎）（能匋尊）b （量侯毀）c （虢季氏毀）d （欒書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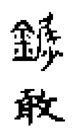
e （周笔匜）f （窜出毀）g （仲盤）h （齊縈姬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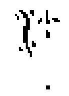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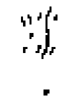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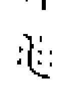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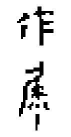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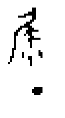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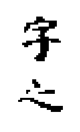
由上列形體可以看出，c形與匋文近似，但沒有見到寶字省上部宀。檢《汗簡》玉部錄《古尚書》寶字省宀作，與日本收藏的古寫本隸古定《尚書》九條本、巖崎本、小島影本寶作珤同。由此，方可證明寶字古有省宀作者。匋文䪴應是c形省宀，可釋為寶字。

古璽有這樣一方印（《彙編》〇五六九）《彙編》列入姓名私璽類，雖無釋，从以「口口」表示的情況推測，《彙編》認為是兩個字。

按此字右下即貝省，如番匊生壺賸作，居毀賦作，賈毀賈作。古璽賹作（《彙編》一〇六八）、仲義父鼎寶作等。左下从吕與周笔匜寶字从、欒書缶从吾類同。上从玨與江陵望山楚簡㊸類同，與甲骨文（前6.31.3）、（粹1489）類似。結合寶字可以省宀的情況分析，這個字應該釋為寶。

九、釋

侯馬盟書宗盟類「敢不閈其腹心以事其宔」，第一字，《侯馬盟書》列入存疑字，為參盟人名。

按金文中「彤沙」字，寰盤沙作，休盤作，無叀鼎作；而逆鐘作，㊹師[illegible]毀作。郭老說：「蓋即沙綏字之本字也。其字从尾，沙省聲。」㊺又，《汗簡》錄義雲章沙

作𢉖，即𢉖訛（厂為广訛，少為小誤）。《汗簡》保存了這一古體，並且釋文為沙是很可貴的，足證郭老釋𢉖為沙是確切無疑的。上揭侯馬盟書第一字右旁𢉖即𢉖，實與金文、《汗簡》沙同字，應該隸作鑤，釋為鈔。㊻《廣韻》有鈔字，素何切。「鈔鑼」爲銅器名。侯馬盟書「鈔」為人名。

十、釋　族

石鼓文《鑾車》：「□徒如章，邍濕陰陽，趍＝奔馬，射之𢾀，迮□如虎。……」文中之𢾀，歷來困惑不解。㊼郭老曾以為：「字不識，音當在魚部。」王國維隸作𢾀，亦謂：「此字不可識，疑韻。」㊽

按古文字中从㫃之字往＝訛作𣥂。如旂作父戊鼎旂字作𣃦，邾公釛鐘變作𣃦；矢殷旅作𣃦，薛子仲安簠變作𣃦，彼从鼎作𣃦；王孫鐘𣄅作𣄅，楚王戈變作𢦏；明公殷族作𢦏，不易戈變作𢦏，侯馬盟書作𢦏（85：23）等。《汗簡》止部引古尚書族作𣥂，矢部引李商隱字略作𢀿。很顯然，石鼓𢾀字所从之𢦏即由𣥂、𣥂而譌，《汗簡》之𢀿又由石鼓𢾀而譌。石鼓的𢾀依字形的演變和《汗簡》應釋族。石鼓中𢦏𢦏所从之𢦏與𢦏有別。這種現象類似吾字作𨓈、𨓈、𨓈，鞭作𩌏，而馭作𩣪𩣪，𨒅作𨒅，而𨓈作𨓈等。

族字古屬侯部入聲，侯魚二部音近。如《說文》趯讀若劬；眲讀若拘，讀若瞿；𤜉讀若齲等，于豪亮先生曾指出：「在戰國時期侯部即已并入魚部」。因此，族與陽、虎合韻。

族有會聚、會集之義。《說文》：「族，矢鋒也，束之族＝也，从㫃从矢。㫃所以標衆，衆矢之所集」（據段注本）。《莊子．在宥》：「雲氣不待族而雨下。」釋文引司馬注：「族，聚也。」《廣雅．釋詁三》：「族，聚也。」石鼓「射之族＝」，當是描繪狩獵時以弓矢射獸而衆矢會集獸身之狀。

十一、釋⿸厂昗

金文中帥鼎有⿸厂昗字，瑚生簋（舊稱召伯簋）二亦作⿸厂昗，孫詒讓疑為《說文》广部⿸厂㬎字之省，即界，與羣互通，讀若易。⑳周名煇認為「此篆从厂从昗，當即《說文》日部⿸厂⿰人日字，亦即昗之孳乳字也」，㉑然周說未被采納。㉒《金文編》列入厂部，隸作⿸厂昗，認為「《說文》所無」。因此，這個字迄無定論，有必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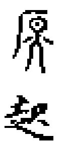
檢《汗簡》厂部錄裴光遠集綴昗作⿸厂昗。鄭珍認為：「《玉篇》仄，重文作⿸厂昗，即此字，當作⿸厂昗。古仄、昗通，故仄別从昗，非古文。」㉓按鄭說昗、仄字通進正確的，然以為⿸厂昗當作⿸厂昗，而⿸厂昗又非古文則非。《汗簡》⿸厂昗字所从之⿱日大即昗字稍譌。古⿸厂昗从大與从夨不別，如甲骨文昗作昔、⿰日夨，象日在人側，㉔古璽亦作⿰夨日、⿰夨日；㉕而滕侯昗戟則作⿰夨日、古匋文作知，㉖从夨。這與吳字作⿰夨口（吳方彝）、⿰夨口（師酉簋），从夨，也作⿰夨口（吳王光鑑）、⿰夨口（侯馬盟書3:57），从大類同。因此金文的⿸厂昗就是⿸厂昗，賴有《汗簡》保存了這一古體。又瑚生簋一⿸厂昗字作⿸厂昗，所从之日少一畫，如同昔字从日作⿱巛日（卯簋）、⿱巛日（《說文》籀文），又从口作⿱巛口（善鼎）、⿱巛口（徐王鼎）、⿱巛口（古匋）；旦字頌鼎作⿱日●，伊簋作⿱口●；克盨朝作⿰𠦝川，史踣簋作⿰𠦝川等，無疑也是⿸厂昗字。

⿸厂昗亦即⿸厂⿰人日，猶如⿰丰丰（京津1684）與因（存下32），⿱𢆶戈（幾父壺）與⿱𢆶伐（詛楚文）。⿸厂⿰人日、昗、仄三字典籍通作。如《漢書．董仲舒傳》：「至于日⿸厂⿰人日不暇食」，注：「⿸厂⿰人日亦昗」。《尚書．無逸》：「日中昗」，釋文「昗，本作仄。」昗亦即⿸厂昗，同側，有傾側、伏服之義。《說文》「昗，日在西方時側也」；「仄，側傾也。」《詩．賓之初筵》：「側弁之俄」，《說文》人部作「仄弁之俄」。《淮南．原道》：「側谿谷之間」，注：「側，伏也。」《易．系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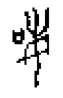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釋文引孟京：「伏、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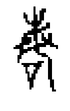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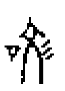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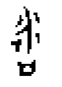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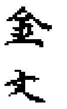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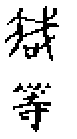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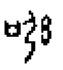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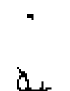
五年琱生毀銘云：「屡我考我母令」，即傾向或服从我父母親之命。這與銘文的前後含義是相合的。琱生在這場土田爭訟中是違法的，召伯虎秉公處理本應制裁琱生，然琱生向召伯虎的父母行賄，召伯虎在接到父母的指令後不得不傾向父母之命而重新調查、从寬處理此事。六年琱生毀銘云：「今余既訊有嗣，曰：『屡令』。」意思是說，現在我已徵詢過了，有司們都說，服从命令。這裡充分表露出召伯虎為了不負父母之命，不得不以己意徵訊有司，而有司迫于召伯虎的權威，又不得不傾向召伯虎的意見。琱生毀兩用屡字，文義貼切，維妙維肖。

帥鼎「自乍後王母屡商卒父母魯公孫用鼎」，「屡」當是後王母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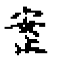
我們把至今未定之屡釋為屡，除形體結構有據、文義可以通達外，《汗簡》屡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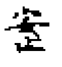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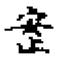
十二、釋呣

甲骨文有字，《甲骨文編》隸作呣，認為「从口从每，《說文》所無。」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沒有隸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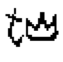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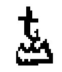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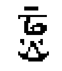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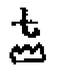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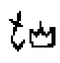
按此字隸作呣是對的，但究竟是一個什麼字，如何訓釋，還要作進一步的分析。檢《汗簡》口部所錄古尚書誨作，形體與上揭甲骨文相合。口旁在側與在下每每不別。如杏字，《說文》古文作；咏字，甲骨文作（甲522），金文作（咏尊）；哦或哦作等。从口从言意義相近，每可通作。如甲骨文、金文訊作（續3.31.5）、（兮甲盤）；《說文》嘖或作讀、吟或作訡、謨或作謩、諧或作喈等。《尚書．說命》「朝夕納誨以輔王德」，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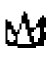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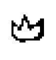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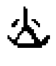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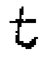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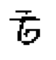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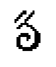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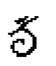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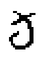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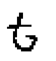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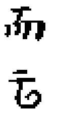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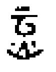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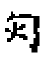
石窟所出《尚書》及日本隸古定古寫本《尚書》巖崎本、小島影本、內藤影本作「朝夕納誨」。因此，晦當是誨字古體或別體。卜辭中晦字僅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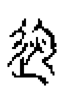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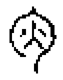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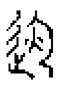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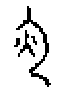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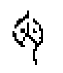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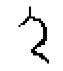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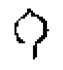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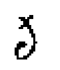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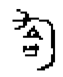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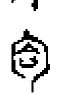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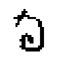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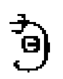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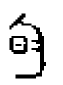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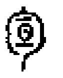
貞帚好弗其晦（珠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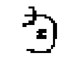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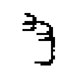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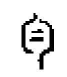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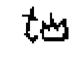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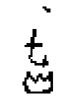
卜辭中「」義與「賓」同。㉗《說文》：「賓，所敬也。」「其」乃虛詞。㉘「弗」是卜辭中的副詞性否定詞。㉙這裡的晦應該讀為悔。㉚即悔咎、惡凶之義。《公羊襄二十九年傳》：「尚速有悔於予身。」注：「悔，咎。」《賈子．容經》：「悔者，凶也。」《後漢張衡傳注》：「悔，惡也。」這條卜辭的意思，當是貞問帚好不（賓），會不會有凶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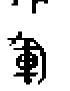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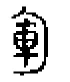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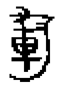
十三．釋灼

甲骨文有、、等字，《甲骨文編》將它們一併列入正編火部，隸作灼，並謂「从火从勹，《說文》所無。」郭老曾將釋為峋，㉛而李孝定隸作炯，並指出「郭沫若粹考一三六頁下隸定作峋，未知孰是。」㉜李又將字列入《待考》字內，可見對這幾個字不但隸定有分歧，而且也不知如何釋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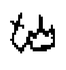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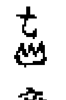
按甲骨文中火、山形近易混，有時難以區分，但一般情況下還是可以分辨的。如島邦男的《綜類》以為山，以、為火是有道理的。那麼上揭諸字應該从火。與在甲骨文中雖有互用之例，如「六」即六旬（存下956），「四」即四旬（庫972）等，但就字形結構而言，則是有別的。、也是旬，而是雲。上揭字是熛，而不是炯或。

檢《汗簡》補遺運字作，以《古文四聲韻．微韻》錄雲臺碑輝（煇）作例此，《汗簡》字所从之與雲臺同字，从火从勹。或實之形譌，如旬字，禹鼎作、小篆作；甲骨文旬字作、王來奠新邑鼎作，王孫鐘作，《說文》古文作；匀段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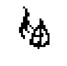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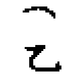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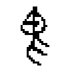
，古璽作（《彙編》1565），小篆作。因此，甲骨文的、應該隸作𤆍或灼、焇，為从火，匀（旬）聲的形聲字。與《汗簡》迿字所从之𤆍、雲臺碑𤆍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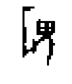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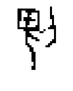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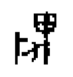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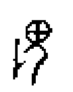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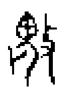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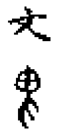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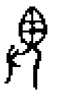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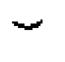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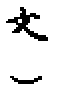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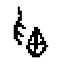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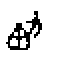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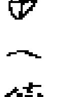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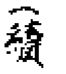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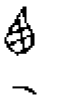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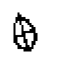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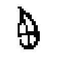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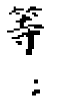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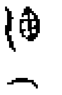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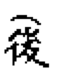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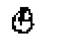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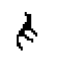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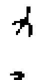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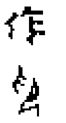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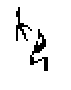
字書不見𤆍或灼、焇，唯《尚書．周官》「統百官均四海」之「均」，日本古寫本《尚書》巖崎本作灼，軍字古作（鄂右軍矛）、（庚壺）、（中山王鼎），从勹或匀聲，《說文》誤以為「从包省」。軍、𤆍並从匀聲，二字音近可通，如方足布「土匀」，以及「土匀」錍之「土匀」，即「土均」，亦即典籍之「土軍」。㉝因此，灼當是煇字古體。

《說文》：「煇，光也，从大軍聲。」《易．大畜》：「剛健篤實煇光。」《周禮．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鄭注：「煇謂日光氣也。」釋文「煇，音運。」雲臺碑是假𤆍為運，《汗簡》又增从辵。

有焇的卜辭文例殘缺，文義不清，但、應該隸作𤆍或灼，是可以肯定的。依《汗簡》、《古文四聲韻》，以及匀、軍可通之證，灼應是煇字古體，因音近假為運或軍。

十四、釋　栖

甲骨文中有一個舊所不識之字作（乙104）、（乙363），《甲骨文編》列入正編甶部末，隸作甾，認為「从爪从甶」，《說文》所無，疑即畏字古文。」

按卜辭中畏字作（乙669）、（鐵146.2）等形；金文盂鼎作，毛公鼎作，王孫鐘作。《說文》古文乃是由（駒父盨蓋）、（詛楚文）、（三體石經）譌變。與甲骨文的、不能混為一談。甲骨文中的西字作（續4.24.5）、（續4.32.2）、（佚200），也作（甲740）、（後1.23.4）、（甲1603）等；从西的洒字作（前2.10.3），也作（後1.11.8），與从甶之字多作田有別。上列二形从，不从田。、即手，如印作（乙三）、也作

（乙43）．貞作□（庫605）、也作□（前6.28.7）等．从手从西即栖字．

《汗簡》西部所錄古尚書的遷字作□，□即仿析字作□（齊侯壺）、□（中山王鼎）、□（《說文》籀文）為之，誤以當手．右形即西，如古璽作□（《彙編》三九六六）、□（《彙編》〇〇七九）、□（《彙編》三九九七），石鼓文作□，三體石經作□等，實即栖字．又，《汗簡》西部錄義雲章棲作□，《古文四聲韻．齊韻》作□，也是栖字，假為棲（如《說文》西字或體作棲）．□、□與《說文》遷字古文□形體基本相同，但《說文》古大已由□□譌為□，不如《汗簡》古樸．甲骨文□、□應是《汗簡》□、□、《說文》□之古體，可隸作栖，釋讀為遷．

遷即遷移、遷徙之義．《禮．曲禮》：「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孔疏：「諸物或當己前，則跪而遷移之．」《尚書．盤庚》：「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即盤庚帶了人民渡河遷居．《爾雅．釋詁》：「遷，徙也．」

> 丙寅卜又（有）涉三羌其□至自□　（合380）
>
> 囗寅卜：羌其□涉河□不□

□即印，象以手抑人而使之跪跽之形．古印抑一字，印訓按、訓屈、訓枉、訓止．[illegible]這兩條卜辭與上引《盤庚》辭例相似，大義是：(1)丙寅那天貞卜，有三個羌人（企圖）涉河而逃．該不該將他們遷至軍隊中加以制裁？(2)該不該遷徙（移）羌人，還是過河後治服他們？占卜結果是「不遷」．

因此，我們把□、□隸為栖，即《汗簡》、《說文》的遷字古文，於字形、文義是相符的．

十五、釋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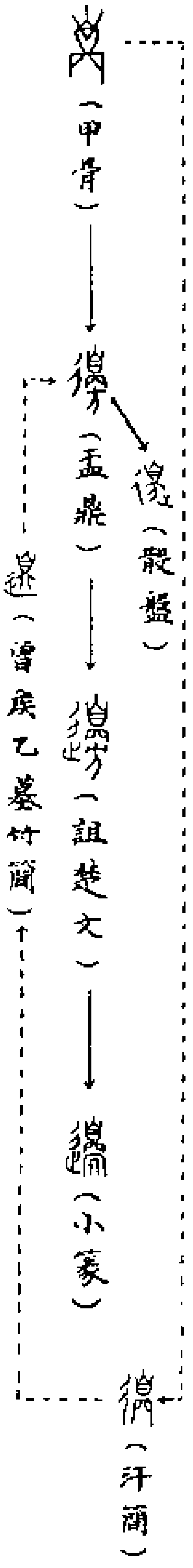
甲骨文中有一個尚未取得定論之字⿱自丙（後2.22.16）。孫海波的《甲骨文編》（一九三四年版）四卷四頁上收此字釋為臱，云：「不从冋」。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甲骨文編》改釋為⿱自丙，云：「从自从丙，《說文》所無。」陳夢家先生曾指出：「這是卜辭僅見的邊字。」㉟然李孝定將此字列入存疑字，認為「字从自从丙，雖與邊字所从⿱自丙形近，然未可遽認為一字」。㊱高邦男《綜類》祇存原篆，沒有隸定，徐中舒先生主編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高明先生的《古文字類編》均未收錄。

《說文》有邊字，篆作邊，「行垂崖也。从辵臱聲」；又有臱：「宮不見也，闕。」段玉裁云：「上从自，下不知其何意，故云闕，謂闕其形也。」金文邊字，盂鼎作邊，散盤作邊，詛楚文邊作邊，對其構形，林義光誤以邊（格伯毁原）為邊，解釋為从田、方，或从田、丙，田以形近譌為自。㊲高鴻縉以為「字作臱者，乃旁邊字，从方（古旁字）、自（古鼻字）聲；作邊者，乃邊遠字，从辵，臱聲。盂鼎作邊者，復增丙為聲符也。」㊳丁山以為「臱之从自，蓋取其音，……臱之从方，取其旁義，若誤而為⿱自丙，則義不可見矣……」㊴可見，對於邊字構形的分析，也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

按甲骨文⿱自丙字，上从自，下从丙，隸作⿱自丙，不誤。我們認為：⿱自丙是一個从自、丙聲的形聲字，即《說文》之臱，為邊字古體。自，本古鼻字。《說文》：「自，鼻也，象鼻形。」自有始義，《說文》皇下云：「自，始也，……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方言》：「鼻，始也。」始即天地萬物之開端。《玉篇》：「邊，邊境也。」即邊鄙，邊疆，實國土之始，《說文》邊，「行垂崖也」。段注：「行於垂崖曰邊，因而垂崖謂之邊。」垂崖即崖之盡頭，亦即山崖之始。內即丙，乃聲符。邊屬幫母元部，丙屬幫母陽部，二字雙聲，韻部也近，如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檟」作「檀」，㊵檟屬陽部，檀屬元部。方乃後

来疊加之聲符。如同遣字，詛楚文作遣，石鼓文作遣(車工)，疊加聲符午；上本作丄(蔡侯盤)，中山王壺作尚，侯馬盟書作尚(77:9)，另加聲符尚。方、丙同屬幫母陽部字，音同字通。如《說文》仿字，籀文作俩。散盤邊字从方，當是丙方音同互作之例。臱字後来增从彳、辵作𢕄、邊。如同後字，甲骨文本作幺，㊶金文令殷加彳作後，秋氏壺作後；往字，甲骨文本作㞷(戩8.15)，吳王光鑑作往，侯馬盟書作𢓸(67:29)等。然甲骨文的臱與金文的𢕄、邊之間尚缺字形演變的環節。

《汗簡》彳部保存有邊字古形𢕄(乃𢕄形譌)。《古文四聲韻》錄雲臺碑作𢕄，郭顯卿字指作𨘢，古老子作𢕄，郭夏均誤以為道字。此字所从之臱，與甲骨文臱同，𢕄即邊字。其演變關係可以表示如下：



卜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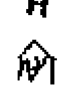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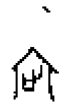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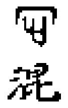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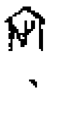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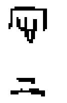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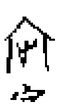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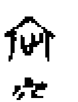
叀往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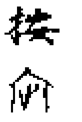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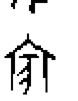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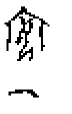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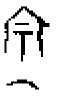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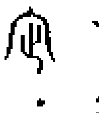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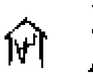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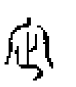
戌衔(德)往于来𠂤迺臱𢓊衛又(有)𢦏　(後下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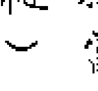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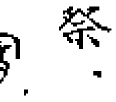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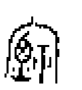
陳夢家謂：「辭云『往邊』，則戍有守邊之責。」

綜括上述，甲骨文中的臱迄無定論，對金文邊字的構形也異說紛紜，今據《汗簡》的𢕄，證明了邊字的演變關係，並指出臱字是从自丙聲的形聲字，後疊加音符方(有時方、丙互作)，增加偏旁彳或辵。從甲骨文的臱到後来的𢕄、𢕄、邊，《汗簡》的𢕄彌補了字形演變的中間環節。

十六、釋 定

甲骨文中有（京都2357）、（粹60）等字，《甲骨文編》與混為一字，並認為：「从上从冂，《說文》所無。」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將、二字分列是正確的，但於字下也說「从宀从止，《說文》所無。」徐中舒先生主編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未收此字。高明先生的《古文字類編》錄有此字，隸作定，也認為「《說文》無」。因此，究竟是一個甚麼字，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按字，上部介象房屋形，如家作（前7.38.1），安作（甲288），宗作（佚927）等；下面㞢即止，應隸作定。字書不見定字，惟《汗簡》宀部錄碧落文祉作。㊷甲骨文之與《汗簡》之形體完全相合，無疑是一字，應當釋為祉。㊸

定祉均从止聲（《說文》正篆祉作），僅从宀从示之別，介象宮室房屋之形，可指宗廟祭祀求福之地。如宗字从介从示，《說文》謂「尊祖廟也」。示指神示，凡宗、祐、社、祭、神、祀等字皆从示。因而从宀與从示有時義近。从示之字每每又增从宀，如郜太宰簠福作，牆盤禮作等。定字當是祉字之古體或別體。

祉字，典籍均訓福。如《爾雅·釋詁》：「祉，福也。」《易·泰》：「以祉元吉」。虞注：「祉，福也。」《詩·六月》「既受多祉」、《江漢》「用錫爾祉」、《皇矣》「既受帝祉」，祉均訓福，《國語·周語》：「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韋注：「祉，福也。」典籍名詞有時作動詞，甲骨文「定」為動詞。

甲骨文中有「定」的文例大多殘辭，今摘錄幾條於下：

(1) 貞王其定禾桒于何　（人2357）

貞王弜定禾奉于何　（後下16.18）

(2)……何……王定……不冓……　（粹60）

(3)……何王定……　（拾12.1）

(4)……王定……

第一例較為完整，其句子結構與卜辭中下列辭句相似：

(1)……于酌禾奉于何　（寧1.20）

(2)乙亥貞來甲申酌禾奉于亏（亏）桒　（甲690）

揣其文義，「定禾奉于何」當與卜辭中下列辭義相近：

(1)乙亥貞奉禾于何受禾　（續4.17.6）

(2)貞奉于岳受禾　（甲651）

(3)丁丑卜叀⿱㞢土奉禾于何受禾　（甲808）

因此，「其定禾奉于何」，當讀作「其奉于何定禾」。這與《孟子．盡心下》「若崩厥角稽首」，應讀作「厥角稽首若崩」，《墨子．非樂上》「野于飲食」，應讀作「飲食于野」類似，乃倒裝句。⑭卜辭大義是：祈求先公何賜福嘉穀，殷富生物。「王定」當是「王其定」或「王弜定」的省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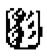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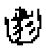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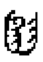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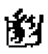
古璽中有單字璽⿱宀止（《彙編》五三四四），从宀从止，如散盤之作㞢、三體石經作㞢。止止音同，有時可通作。如此字本从止作⿰止匕（甲496）、⿰止匕（南彊鉦），侯馬盟書作⿰止匕（67:1），也作⿰止匕（67:6）；古璽齒字作齒（《彙編》二二三九）、齒（《彙編》〇九一二），从止，漢印多作齒。⑮从止。因此，璽文⿱宀止應隸作定，釋為祉，訓福，可放入「吉語璽」類。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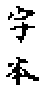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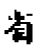
①詳見拙作《〈汗簡〉研究》、《〈汗簡〉注釋》，待刊。又，本文所引《汗簡》收錄的資料名稱均不采用書名號《》。

②鄭珍《〈汗簡〉箋正》卷五第二十八頁。

③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次盜》。

④《古文四聲韻．緩韻》滿字下錄古孝經作，與顧廷龍的《古匋文孴錄》九、二所錄的形近，應是一字。吳大澂釋匋文為豹，于省吾先生據《古文四聲韻》釋為滿（見《雙劍誃古文雜釋》）。 與應是與滿音近而字別的兩個字。

⑤參見于省吾《釋百》，載《江漢考古》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⑥《甲骨文編》附錄上23。圣字省作夭，與孔字本作（虢季子白盤），又可省作（伯公父簠）類似。

⑦也可能《汗簡》（指今本）是正確的，夏竦鈔錄時誤，杜从古沿其誤。

⑧鄭珍《〈汗簡〉箋正》卷二第三十二頁。

⑨此字與吳振武先生不謀而合。因涉及到《汗簡》，又未見其考釋，故不發此字。吳文見《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⑩高明《古文字類編》二三九頁。又《古體漢字義近形旁通用例》，載《中國語文研究》第四期四十二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⑪今本注「劉」乃後人所加，夏竦釋為羅，是。詳拙作《〈汗簡〉研究》。

⑫徐中舒主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第三〇四頁。

⑬徐中舒主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第二八八頁。

⑭見《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咸陽地區出土西周青銅器》。

⑮郭沫若《金文餘釋之餘．釋[illegible]》。又《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戈琱㦸敐彤沙說》。

⑯近知吳振武先生釋為鈔，見《中國語文》第六期《讀侯馬盟書札記》。因此字涉及《汗簡》，又與吳釋有別，故不廢此字。

⑰朱彝尊《日下舊聞》卷四十《石鼓文考》上樸下注云：「㚟，郭云籀文旋，古作[illegible]，小異，鄭云烸，與李商隱旋字相近，疑即旋字，借作鏃耳。」薛尚功釋「疑」，後來學者大多存疑，而隸古亦往往有誤，可參見由雲龍《石鼓文集考》一九五六年油印本，馬叙倫隸作䠀，以為埸之異文，見《石鼓文疏記》。

⑱郭沫若《石鼓文研究》。　王國維《西周金石文韻讀．石鼓文》，見《王國維遺書》第六冊。

⑲于豪亮《中山三器銘文考釋》，《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一八〇頁。

⑳孫詒讓《名原》下十二頁．《古籀餘論》卷三第二十六至二十七頁召伯虎𣪘。

㉑周名煇《古籀考》卷下十八頁。

㉒林澐先生《琱生毁新釋》暫采孫說讀爲毅。見《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下文有關銘文的解釋參照了林先生之說。

㉓鄭珍《〈汗簡〉箋正》卷四第十九頁。

㉔見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中六。

㉕見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七．一。

㉖顧廷龍《古匋文孴錄》七．一。

㉗參見《甲骨文編》三二〇頁。

㉘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其》。

㉙裘錫圭《說弜》，載《古文字研究》第一輯。

㉚《論語．述而》：「吾未嘗誨焉。」釋文：「吾讀爲悔字。」

㉛郭沫若《殷契粹編》一三六頁。

㉜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10.3186。

㉝參見胡振祺《太原檢選到土勻錞》，《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㉞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甲骨文編》9.4引。

㉟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五六一頁。

㊱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存疑》14.4467。

㊲林義光《文源》。

㊳高鴻縉《散盤集釋》十五頁。

㊴丁山《說文闕義箋》第十五—十六頁。

㊵見第十七章《謂逑貢車》，原書釋文以爲「擅」乃「擴」之誤字，何琳儀先生見告，擴、擅二字聲韻俱近，應是假借字，甚是。

㊶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夌》。

㊷今本《汗簡》釋文爲社，《古文四聲韻》釋爲祉，鄭珍在《〈汗簡〉箋正》中指出：社爲祉之誤，至確。

㊸甲[illegible]片有一字作[illegible]，殘辭，《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列入祉，是否可靠，待考。或許是祓字。

㊹參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第五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本。

㊺羅福頤《漢印文字徵》2.3。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說文》「古文」的研究

魏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是流行於漢魏間的前代文字，是研究古文字、特別是研究戰國文字的重要資料，這一點，經歷代學者的不斷研究，已成定案。遺憾的是，三體石經自刊刻以後，經歷代輾轉遷運，碑石幾乎損失殆盡，石經殘石未出土之前，魏石經面貌一綫之傳，惟存於《隸續》。到目前為止，雖然出土了一部份石經殘石，又有洪适《隸續》所錄蘇氏刊本石經，但仍不足以恢復當時石經古文的原貌。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敍篆文，合以古籀」，保存了非常豐富的文字材料。可是，從許慎撰此書到現在已近兩千年，中間經過多次傳抄翻刻，就是經過徐鍇、徐鉉整理校訂過的「二徐」本，也經過了多次翻刻，我們今天所見之本，已非許書的原貌，甚至可以說，已非「二徐」本的原貌。因此，要想逐步恢復石經、《說文》古文的原貌，或者說對石經、《說文》古文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除有賴於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外，還需要從流傳至今的有關文獻中去尋求。出於宋人手筆的《汗簡》、《古文四聲韻》，保存有相當一部份有關石經和《說文》「古文」的材料，認真清理這份珎貴的遺產，對於石經、《說文》「古文」的研究，不無裨益。筆者曾將這兩部字書中所保存的石經、《說文》「古文」逐字校訂錄出，並與今天所能見到的三體石經、《說文》「古文」進行過比較分析。現將這些材料公諸同好，或許有益於海內方家君子的深入研究。

當然，《汗簡》、《古文四聲韻》雖出自宋人手筆，但也經過了輾轉傳抄的厄運，流傳

至今的本子與原貌已有出入，儘管如此，在沒有多少可據以校補今存之石經與《說文》「古文」材料的情況下，這筆「古文」資料是不可多得的，也是應該受到重視的。事實上，前輩學者如王國維、孫海波、胡光煒、商承祚、舒連景等，在研究石經、《說文》古文時，已每徵引這兩部字書中的「古文」，與今存資料相互比勘。①

關於《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古文」的真偽，歷代學者雖有持懷疑態度的，但對其中所錄的石經、《說文》「古文」還是相信的。如專門駁斥《汗簡》的鄭珍、鄭知同就認為：「《汗簡》之不經則異是，其歷采諸家，自《說文》、石經而外，大抵好奇之輩影附詭託」②當然，盲目信從也是有問題的，需要結合該書的情況作具體分析。

為便於查找，我們後列字表採用的本子是中華書局於一九八三年影印出版的《汗簡》、《古文四聲韻》，《汗簡》即《四部叢刊》影印的馮舒本，《古文四聲韻》為宋刻配鈔本，如有疑問，則參攷汪刻本和齊安郡學本殘卷《集古文韻》卷三（簡稱齊本）。我們從中收錄的石經、《說文》「古文」的體例大致如下：

一、祇錄郭、夏於書中注出石經、《說文》者。二書中有些形同石經、《說文》之字而注文是它書者，不錄。

二、錄字以《汗簡》順序排列，以郭注為主；郭書注文闕者、或明顯不當者，則依夏書補校。夏書多出郭書之字，列入郭書「古文」之後。夏書配鈔本無而見於齊本者，為便於研究，我們亦一併收入，列入配鈔本多出郭書之字之後（齊本多出者主要是《說文》「古文」，不見有石經「古文」）。

三、注文中每有一字見於二書者，祇要其中有石經或《說文》字樣，均收錄。如弍（三），郭注「見尚書說文」；𨺅（肇），夏注「郭昭卿字指又說文」；厵（泉），郭注「出石經說

文」、茉（蔡）、夏注「古尚書亦石經又古春秋」。我們將三、筆、乗三字列入《說文》、又將泉、蔡二字列入石經。

四、夏氏每〃於同一書名、同一字下羅列二形或數形，其中一形同郭書，另一形或數形有別，差別不大者，不作為夏書多出郭書之字，僅在「四聲韻」欄內列出，以便比較；差別較大或郭書無者，有可能錄自異碑、異本，則作為夏書超出郭書之字。夏書中如有誤入之字，則剔出；如哭字條下，三個哭字中的第二形則是「喪」字，不錄。

五、郭、夏注文或釋文有異者，在備注欄或釋文欄內標出，以便參考。

六、雖有釋文及書名而闕「古文」篆體者，不錄；雖有隸古定體、書名及釋文而沒有「古文」篆體者，亦不錄（夏書中有這種現象）。如夏於會下錄岸、岁、紒三形，注「並石經」，我們祇錄紒，不錄岸、岁。夏於宅下錄《說文》𡧚、厇二形，我們祇錄𡧚，不錄厇。

七、夏書多出郭書之字，有見於郭注別書者，有見於郭書部首而郭未注石經、《說文》者，亦依夏注，將其列入石經或《說文》。

八、我們採用的徐鉉本《說文》，是中華書局於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影印本；徐鍇本（《繫傳》）是清道光十九年依影宋鈔本重雕本。

九、本文祇就郭、夏二書所錄石經、《說文》「古文」作一些綜合分析，並列出與今存資料之對照表，以便研究者參攷。具體的文字分析，可參見杜著《汗簡注釋》，有關石經、《說文》的其他問題，可參見王國維及曾憲通先生的有關論著。③

一、《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古文」

經我們逐字校訂，郭書中注出石經者一百四十一字（包括郭書脫注而依夏書補者），其

中夏書注文同者一百零五字（另外三十六字不見於夏書或注文有異），夏書多出郭書一十七字（夏書共錄一百二十二字）。二書共錄石經一百五十八字。一百五十八字中，有五十八字不見於出土石經和《隸續》所錄之石經。見於出土石經和《隸續》所錄石經的一百字中，同時見於這兩種資料的有五十字，僅見於出土石經的有一十二字，僅見於《隸續》的有三十八字。從這個統計數字可以看出，郭、夏二書不僅比洪适所著《隸續》收錄的石經要多，而且保存了一些久已失傳的石經「古文」。④

郭、夏二書中之石經「古文」的情況，經與出土石經和《隸續》所錄石經逐字比較，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1.基本上保持原形。如出土石經祖字古文作𥘭，郭、夏錄作𥘭、𥘭；出土石經會字古文作𢓅，郭、夏錄作𢓅、𢓅；出土石經遠字古文作𢓊，郭錄作𢔎；出土石經純字古文作𠂹，夏錄作𦁁，等等。郭、夏所錄多數為古文，少數是小篆，如辰作屆，敖作𢾕，不作𣎵等。

2.比出土石經差，與《隸續》所錄石經得失互見。如出土石經罰字古文作𠞰，郭、夏錄作𠞰、𠞰，左旁中的言形有誤；出土石經師字古文作𠦪，而郭錄作𠦪，夏錄作𠦪，上部筆畫有誤；出土石經春字古文作旾，郭、夏錄作旾、旾，而《隸續》錄作旾。顯然《隸續》不如郭、夏所錄；出土石經寧字古文作𡨄，郭、夏錄作𡨄、𡨄，而《隸續》作𡨄、𡨄，《隸續》不如郭、夏所錄；出土石經邢字古文作𨚍，郭、夏錄作𨚍，《隸續》錄作𨚍，顯然𨚍當𨚍之誤摹；出土石經戚字古文作慼，郭錄作慼，《隸續》作慼，郭書與《隸續》均有錯誤，等等。

除此，也有誤釋的。如出土石經嗣字古文作孠，郭錄作𠛬，與《隸續》作𠛬形同，而郭誤釋為副。𣪊本為穀字古文，而郭、夏誤釋為敢。厵應是原字，出土石經泉字古文作𤽄可證，而

郭、夏誤釋為泉。類似的觀點和錯誤，雖不一定全出自郭、夏之手，但二書中存在這些問題則是事實，我們在利用或研究這批材料時要注意。

3、保存有久已失傳的石經「古文」。儘管郭、夏二書所錄的石經「古文」與出土石經相比存在一些錯誤，祇要我們細心地加以分析，有些錯誤還是可以分辨的。值得慶幸的是，郭、夏二書中居然有褫、禱、詹、詞、哭、侍、發、法、退、延、邵、又、羯、荅、姑、堂、恃、垂、髆、旬、搶、散、敞、量、肆（孫）、馳、鹿、壽、桎、立、替、慮、泉（原）、霖、露、零、斐、煢、臻、母、緩、繼、無、居、矜、累、惡、乾、康、弓、媛、肆、進、料、噍、驗、覺、隙等五十八字，不見於目前能見到的出土石經以及《隸續》所錄之石經。這些字無疑是非常寶貴的材料，其中有的字就與《說文》類同。如法作㳒，就同《說文》法字古文㳒；退作𢓊，類同《說文》退字古文𢓊；旬作𠣛、𠣛，即《說文》旬字古文𠣛；繼作𢇍，類似《說文》繼字古文𢇍；乾作𠦝，類似《說文》乾字籀文𠦝；經作𢀖，類似楷本經字或體𢀖；禱作𥛷、禱，類似《說文》禱字或體𥛷、正篆禱；斐作斐，形同《說文》斐字正篆斐；累作絫，類似《說文》絫字正篆絫，等等。有的字見於古寫本隸古定「古文」《尚書》。如郭錄荅作畣，夏作畣，雖不見於出土石經，卻與古寫本《尚書》荅作畣同，夏錄綏作綏，古寫本《尚書》綏就有作婑的。它如慮作慮，古寫本《尚書》作慮，純作純，古寫本《尚書》作純；退作𢓊，古寫本《尚書》作𨓜等等。⑤有的字與古文字形體類同。如堂作坣，不僅形同楷本堂字古文坣，而且類同望山楚簡坣、好蚉壺的坣。露作露，形同古璽露。⑥散作㪔，雖形同《說文》正篆㪔，也與散車父簋㪔形類似，等等。因此，研究石經古文和先秦古文字，應該重視這些材料。我們希望將來發現的石經碑文中能出現這些字。

需要指出的是，石經中的古文並非一種模式。如出土石經保字古文就有𠈃、𠍏二形，夏

錄敗字作贁，《隸續》敗之古文作贁，出土石經則字古文作𠟭、敗字古文作贁。⑦員乃員形省，員為鼎形省變，從員或從員於古文字中均有根據。因此，郭、夏所錄之石經「古文」與出土石經有區別的某些字，並不排除同字異體的可能性。

二、《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說文》「古文」

現在流傳的通行本《說文》，原是宋太宗於雍熙三年（公元九八六）命徐鉉等校訂付國子監刊刻的。郭忠恕（公元？——九七七）未能見到這部刻本。郭氏於周末宋初，博見多本，如郭於書中注有「見舊說文」、「一本如此作」之類。夏竦（公元九八五——一〇五一）應該見到了徐鉉校訂本以及鍇本，如夏每＝於《說文》某字下錄有二形，其中一形同郭書，另一形同鉉本或鍇本。因此，郭、夏二書中徵引的《說文》「古文」是很值得與今本加以比較、整理和研究的。

郭書錄《說文》約計二百二十八文（包括郭脫注依夏注補者），其中夏注同者一百八十八文（沒有計算郭錄一形而夏錄二形者），夏書多出郭書者二百零九文（包括一字數形，如企、方等。夏共錄三百五十八文），郭、夏二書共錄四百三十七文。我們將這些「古文」與通行之鉉本進行比較（鍇本多同鉉本，有區別者則說明之，下面祇稱鉉本），郭、夏收錄的這些「古文」包括下列幾方面內容：

1.與鉉本古文完全相合。如郭書中作𠁩，即鉉本中字古文𠁩；羌作𦍋，即鉉本羌字古文𦍋；正作𤴓，即鉉本正字古文𤴓；遠作𢓊，即鉉本遠字古文𢓊；為作𤔔，即鉉本為字古文𤔔；夏書封作𡉚，即鉉本封字古文𡉚；丹作形，即鉉本丹字古文形；還作𦉼，即鉉本還字古文𦉼，等＝。象這類與鉉本古文沒有太大區別的字，約佔總數的一半以上。

2.錄有異本。如郭錄《說文》教作[illegible]，即鉉本教字古文[illegible]；又錄[illegible]，注「一本如此作」，鉉本有古文[illegible]，無[illegible]。郭錄勞作[illegible]，注「見舊說文」，鉉本勞字古文作[illegible]，字形有別。郭書青作[illegible]，又錄[illegible]，注「一本作此字」，鉉本青字古文作[illegible]，形體有別。郭書捷作[illegible]，夏作[illegible]，而鉉本捷字古文作[illegible]，形體有別。郭書琴作[illegible]、[illegible]，鉉本琴字古文作[illegible]，不作[illegible]。夏錄《說文》㐭作[illegible]，鉉本㐭（亩）下無此形，等等。象這類字，不僅可與鉉本相互校勘，有的還可補充鉉本（詳後）。

3.錄有籀文。如郭書中作[illegible]，即鉉本中字籀文[illegible]；乃作[illegible]，注「籀文」，即鉉本乃字籀文[illegible]；麗作[illegible]，即鉉本麗字籀文[illegible]（據毛刻本，見段注）；昌作[illegible]，即鍇本昌字籀文[illegible]，鉉本作[illegible]。另外，郭書疾、簋二字作[illegible]、[illegible]，鉉本籀文作[illegible]、[illegible]，鍇本作[illegible]、[illegible]，形體略有差別。鉉本籀文有二百二十餘字，郭書僅錄六字，看來郭氏很少直接錄取《說文》籀文是符合事實的。夏書與郭書注文相同的字中，上列六字，除疾字外，均收錄。夏書比郭書多錄的字中，情況就不同了，有五十四字見於鉉本籀文，而且形體差別不大，約佔多錄之字的三分之一。這樣，郭、夏二書共錄籀文約計六十文。

4.同鉉本或體。如郭書弁作[illegible]，即鉉本覍字或體[illegible]；方作[illegible]，即鉉本方字或體[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即鉉本[illegible]字或體[illegible]；厷作[illegible]，即鉉本厷字或體[illegible]。另外，畸、參、乙、弛、紵五字，郭書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鉉本或體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乙、弛二字可能是郭氏（或者後人）改偏旁從部首；紵字可能是傳抄時寫誤；畸、參二字可能是據不同抄本。這五字雖與鉉本形體有別，但基本可以確定它們同鉉本或體。這樣，計見於鉉本或體字者九。其中厷、參二字，胡光煒、商承祚先生列入古文；紵字，商先生亦列入古文。夏書注文與郭書相同的字中，上列九字，除參、乙、厷三字外，夏均已收錄。另外，夏書比郭書多錄的字中，有[illegible]

（殳）、禑（禱）、歀（款）、獱（猵）、叚（假）、𡈏（囿）等七字同鉉本或體，郭、夏二書共錄或體字一十六文，這些同鉉本的或體字，是否郭、夏所錄之本為古文，而徐鉉所據之本為或體，還有待進一步證明。

5. 錄有正篆，郭、夏所錄的《說文》「古文」中，有的與鉉本當作字頭的正篆形體相合，或者基本相合。如践作𨁈，即鉉本践字正篆𨁈；亂作𤔔，即鉉本當字正篆𤔔；鄰作𨻶，即鉉本鄰字正篆𨻶等。象這類字，郭書中計有下、審、從、征、践、閵、亂、叢、黎、響、疾、荀、柔、戕、崎、耐、塵、燎、黨、伷、鄰、漁、脊、盈、霓、紗（纱）、鹽、協、隘、訏、晉、算約三十一文。夏書比郭書多錄的字中，這類字有般、牽、堯、方、競、通、叉、肇、弃、醜、儀、範、敝、詔、甄、麋、散、卯、猵、爪、稟、璞、掌、享、賜、幸等約二十六文。郭、夏二書共錄正篆約計五十七文。

《說文》正篆中很多字就是古文或籀文，大致包括下列幾種情況：

(1) 正篆下別出篆文和籀文，則正篆為古文。

(2) 正篆下別出篆文，則正篆非籀文即古文。

(3) 正篆下別出籀文，則正篆兼有篆古。

(4) 正篆就是古文。

如按這樣分別，郭、夏所錄的五十六字中，不見有第一類，屬於第二類的有下、審、漁三字，我們所列「對照表」便將這類字直接列入古文欄，屬於第三類的有瘽、塵、隘、晉、髣（仿）等五字。剩下的字可能屬於第四類，或者其它，郭、夏當作「古文」收入二書。這類字中，有的就與古文字形體相合。如從作𨑒，與古璽𨑒、𨑒形體類同。⑧亂作𤔔，與五年琱生毀𤔔、畬生毀𤔔、詛楚文𤔔字所从之𤔔形體類同。鹽作𨪕，與𠦪鐘𨪕、秦公鐘𨪕形體類同。競作

𦘔，與扁比盨𦘔形類同，等等。

6、可校正鉉本。郭、夏所錄的《說文》「古文」中，有的字與古文字比較，比鉉本更接近古文原形，或者形體更為合理，因此，當可據之以校證鉉本。茲舉數例如下：

(1) 𡴀 青　郭氏於此字後又錄𡴀，注「一本作此字」，知𡴀出《說文》。鄭珍認為「當注《說文》」。⑨吳方彝青作𡴀，牆盤作𤯞，秦公毀作𡴀（靜旁），秦公鎛作𡴀（靜旁），从生，从井或丹，省作𡴀（克鼎靜旁）、𡴀（多友鼎靜旁）。𡴀當𡴀，𡴀形省變。下部𡴀與三體石經彤字所从之𡴀形同。鉉本青字古文作𡴀，形體不完，左右似各脫一豎筆，當依此正。

(2) 𠫭 參　鄭珍以為此「形多∪，誤。」⑩其實，參字古本作𠫭（𣃔參父乙盉），變作𠫭（𠫭鼎）、𠫭（毛公厝鼎），省變作𠫭（古匋）、⑪𠫭（古璽）。⑫鉉本參字或體作𠫭，不如此形古樸，當依此正。「或體」有可能是古文。

(3) 𢍏 畏　畏字古作𢍏（鐵二四六·二）、𢍏（駒父盨蓋），變作𢍏（詛楚文）、𢍏（三體石經）。此形原當作𢍏，與詛楚文和三體石經類似。錯本畏字古文作𢍏，與此形同，而鉉本作𢍏，鉉本應依此形及錯本訂正。

(4) 𢷎 拜　拜字从手从𠦪作𢷎（大鼎）、𢷎（条伯毀），省變作𢷎（𢽞侯鼎）、𢷎（休盤）、𢷎（農卣）、𢷎（善夫山鼎），𠦪形省譌似手，故三體石經拜字古文變作𢷎。鉉本古文作𢷎，當正作𢷎或𢷎（夏氏錄𢷎、𢷎二形，前一形同郭書，後一形同鉉本）。

(5) 𢦏 織　戠字古作𢦏（豆閉毀）、𢦏（㺇毀）、𢦏（免毀二）、𢦏（古璽）。⑬所从之戈橫劃稍長，遂成𢦏形。鉉本織字古文作𢦏，錯本作𢦏，所从之㞢、旹均當是吕譌，不如此形完備。

(6) 𦀚 紹　𦟛志盤紹作𦀚，古匋文作𦀚，⑭三體石經紹字古文作𦀚，此形類同。鉉本古

文作𢇍，形體有誤，應依此正。

(7) 𨥚琴 𠔒瑟 鉉本琴字古文作𨥚，瑟字古大作𠔒，不如此形結構合理。𢆶、非可能是珏形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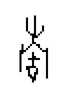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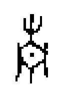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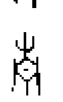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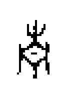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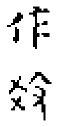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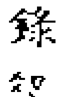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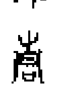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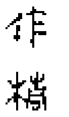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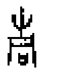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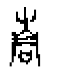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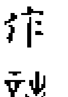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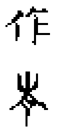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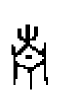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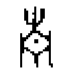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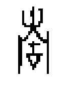
7、可補充鉉本。郭、夏二書中有些注見《說文》而鉉本無者，或者雖見於鉉本而形體差別較大者（超出相互校正的範疇），當可據之以補充鉉本。現試舉二十餘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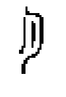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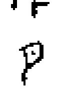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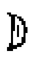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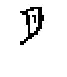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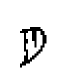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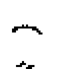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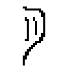
(1) 𤨊 玭 鉉本無。段玉裁據此增補「𤨊，古文玭。」段氏據此增補為玭之古文是正確的，然《汗簡》以冊為部首，部中字改就偏旁。今本《說文》玉旁作王不作冊，如璿字古文作瓊，瑁字古文作玥，琿字古文作玾等。因此，今本《說文》應該據此補作「𤨊 古文玭」。段未細審，鄭珍指出這一點是正確的。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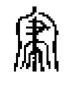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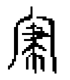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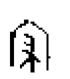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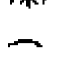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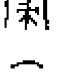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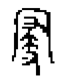
(2) 𨔵 巡 郭注「巡亦循」。鉉本無。鉉本舜字古文作𧯝，此从之。巡、循、舜諸字音俱近。《風俗通．皇霸》：「舜者，推也，循也。」《華嚴經音義上》引《珠叢》：「循，巡也。」此从古文舜為聲，鄭珍列入《說文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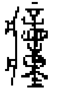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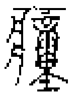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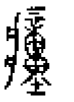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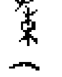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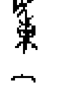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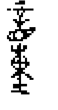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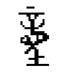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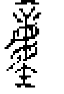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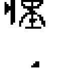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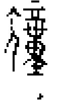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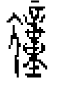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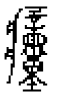
(3) 𢇁 彝 彝字古本作𢑱（甲3932）、𢑱（矢方彝），變作𢑱（頌設）、𢑱（姬鼎），再變作𢑱（曾姬無卹壺）、𢑱（中山王壺）。曾侯乙墓出土畬璋作曾侯乙鎛彝作𢑱，與此形全合。夏氏錄𢑱𢇁二形，第一形同郭書，第二形同鉉本。郭、夏又錄王存乂切韻彝作𢑱，知古亦有鏴省从角从絲之彝。因此，鉉本應據此增補，𢑱、𢇁並古文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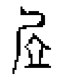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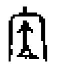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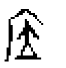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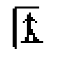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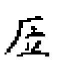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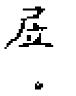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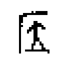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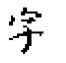
(4) 𢓊 巫 郭於𢓊下注：「亦巫，並說文。」知此形出《說文》。夏注《說文》。《史懋壺》筮字作𥯛，侯馬盟書變作𥯛，三體石經作𥯛，所从之𢓊與此形同。鉉本巫下無此形，應據此增補。鄭知同雖將此字列入《說文逸字．附錄》，但他卻認為：「按，𢓊，《說文》作𢓊，此誤。𢓊上體直是正書，不足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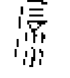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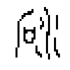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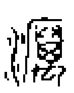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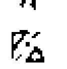
(5)  青　郭書部首青作，緊接著部內又錄青作。鄭珍認為：「與部首同，當注《說文》。」⑯此形又接，注「一本作此字」。這與郭錄《說文》教作，又錄、注「一本如此作」類同。楚帛書青作，精作，⑰古璽青作、等。⑱中山王方壺請作，青下皆从口作，此形類同。鉉本青字古文作，乃由形寫誤（詳前）。古本《說文》青下蓋有古文、二形，流傳中各本互有奪佚，郭氏一併收錄。⑲

(6)  月　夏錄《說文》月作，與此稍別，知郭見本與夏見本略有差異。月字古作（卯卣）、（鄭虢仲簋）、（鄂君啟舟節）、（侯馬盟書）等形。三體石經月字古文作，與郭書類同。鉉本月下無古文，應據此增補。

(7)  寢　夏錄作。寢字古作（前7.30.5）、（小臣系卣）、（師遽方彝），此其譌變形。鉉本寢下有籀文，無此形。《漢隸字源》四十七寢下引《說文》寑，古文寑。知原本《說文》寢下有古文，今本應據此增補。鄭珍列入《說文逸字》。

(8)  㾓　夏書配抄本作，齊本作。童字古作（攈盤）、（番生簋）、（毛公居鼎）、（楚帛書）等，三體石經古文作。鉉本㾓字正篆作，籀文作，鍇本籀文作，無此形。此形當是古文，今本應增補為，古文㾓。

(9)  居　金文有（師虎簋）、（長囟盉）、（農卣）等字，義為王在某地居之「居」，與《說文》訓「石聲也」之「」音義不類。古寫今隸古定古文《尚書》居字多作。此應是古居字，當是之形譌。郭沫若曾指出：「《汗簡》(三)出字，云『見《說文》』，然今《說文》無此字，蓋所見乃古本也。」⑳

(10)  礪　鄭珍云：「礪字諸字書所無，夏以為礪是。砅訓履石渡水，非磨礪字，誤」。㉑鉉本砅字正篆作，或體从厲作。甲骨文有字，思泊先生釋砅。㉒此从古石，如同厲作

𠪚（子仲匜）。鉉本無此形，若不屬郭氏變改偏旁之字，應據此增補𠪚，古文砅。

(11)　𣱛　氣　夏書作𣱛是，从旡从火，即炁或炁。戰國行氣銘之氣作𣱛，楚帛書作㷅，下部从火與此形類同，唯从气與从旡之別。古气、旡、既諸偏旁可以互作，如《說文》氣字或體从既作𥼺，古寫本《尚書》塈作坖，鉉本《說文》㤅字古文作𢟪，舒蛮壺作𢙣，中山王方壺作𤔲。因此，炁當是氣字古體，隸變作炁。《一切經音義十一》氣，古文吃、炁二形。鉉本气（今作氣）下無此形，應據此增補𣱛，古文气（氣）字。

(12)　𤤺　瑟　郭錄瑟作𤦎、𤤺二形，注「並見說文」。鉉本瑟之古文有𤦎無𤤺，應據此增補。

(13)　𢎗　彈　夏書作𢎗。段玉裁《說文解字》已據此增補，但不宜去掉弴。𢎗是古文，𢏬是或體。鄭珍將此字列入《說文逸字》，甚是。鄭知同按：「《通志．六書略》象形篇弓下引《說文》：『行丸也』。會意篇弴下引《說文》：『行丸也。彈或作弴，从弓持丸，或作𢎗』。」又《集韻》二十九換，《類篇》弓部亦有弴，弓二或體，則鉉本原弴、弓並有。」甲骨文有𢎗、𢎗等形之字，徐中舒先生主編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高明先生所編的《古文字類編》，並將其列入「彈」字條。

(14)　𡋯　垔　夏錄《古史記》垔作𡋯，錄《說文》作𡋯。攡盤禋作𥜥、𣪠作𣪠，𦤎或叔鼎禋作𥜥，中山王方壺醴作醴，垔戈垔作𡋯。古璽𡋯、𡋯等字，于豪亮先生釋為鄄。㐫古璽西作㐫、㐫，也作㐫、㐫。㐫因此，𡋯、𡋯並當古文垔。𡋯乃由𡋯變，𡋯、𡋯當由𡋯變。鉉本垔字古文有𡋯（即夏氏所錄形）無𡋯，應據此增補。即使郭與徐所據本不同，原本《說文》垔下古文祇有一形，在上列二形均有古文字依據，未知孰是的情況下，似並存為宜。

(15) ⿱𤇾⿻衣力 勞　郭注「見舊說文」。鄭珍云：「今本作⿱𤇾⿻衣心，从悉無義。此形當元作⿱𤇾⿻衣力，篆从熒省，古文不省。舊說文是也。郭以此為舊本，知所見時本誤从悉，與二徐同。據心部采王存乂切韻古勞已作⿱𤇾心，則許書此文之誤在唐末五代時已然，幸得舊本正之。」齊鎛勞作⿱炏心，中山王鼎作⿱炏心，从力、从衣、从心之勞並當古文勞字。今本《說文》有⿱𤇾⿻衣心無⿱𤇾⿻衣力，得此舊本，可為勞字添一古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根據《玉篇》、《汗簡》改今本古文⿱𤇾⿻衣心為⿱𤇾⿻衣力，非是。

(16) 𤳳 雷　郭、夏又錄古《尚書》雷亦作𤳳。信陽楚簡雷作靁，鄂君啟舟節作⿱畾云，陵方罍作⿰畾乙，所从之𤳳與此同。鉉本雷下無此形，鄭珍列入《說文逸字》。《集韻》、《類韻》雷下有古文𤳳。

(17) ⿰炎巜 鄰　𤔲盤粦作⿱炎口，牧毀鄰作⿱炎品，尹姞鼎粦作⿱炎⿰口止。甲骨文有⿰阝炎字，《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列入粦字條。古文字中从巛與从巜每不別。如甲骨文滴字作⿰啇巛，也作⿰巛啇；洹字作⿰亘巜、⿰巜亘，也作⿰巛亘、⿰亘巛等。㉖鉉本粦字正篆作⿰炎舛，無此形，此應是今本奪佚之古文。

(18) ⿰阝⿱東土 陳　郭錄華嶽碑作⿰阝⿱東土，義雲章作⿰阝⿱東土，夏錄華嶽碑作⿰阝⿱東土，古孝經作⿰阝⿱東土，古老子作⿰阝⿱東土，又錄⿰阝⿱東土、⿰阝⿱東土，注「並說文」。鉉本陳下有古文𨸙，無⿰阝⿱東土，知今本奪此字。齊陳曼簠陳作⿰阝⿱東土，陳猷釜作⿰阝⿱東土，禽志盤作⿰阝⿱東土，三體石經陳字古文作⿰阝⿱東土。此形類同，今本應據此增補。

(19) ⿰㐭禾 廩　此形夏注《說文》。夏氏又錄石經廩作⿰㐭禾。郭錄作⿰㐭禾。《隸續》錄石經作⿰㐭禾，與夏氏所錄類同。召伯毀廩作⿱㐭米，古璽作⿱㐭米。㉑此形與石經形均和古璽形近。鉉本廩（㐭）下無古文，應據此增補。

(20) ⿰言俞 諭　此形出夏書，从古言古俞。不嬰毀俞作⿰舟刂，魯伯俞父簠作⿰舟刂，侯馬盟書作⿰舟刂，論作⿰言俞、⿰言俞、⿰言俞、⿰言俞等。魯伯愈父鬲愈作⿱⿰舟刂心、⿱⿰舟刂心，匜銘作⿱⿰舟刂心。鉉本諭字正篆作⿰言俞，與此形

不同，此形應是古文，原當作[illegible]。

(21) [illegible]燮　夏氏於燮字頭下除錄《汗簡》部首[illegible]外，又錄此形，注「說文」；另外又錄[illegible]，注「說文」，知此形確出《說文》。鉉本有籀文[illegible]，無此形。此形當是古文，今本應據此增補。

(22) [illegible]惡　郭錄石經惡作[illegible]，夏作[illegible]，夏又錄此形，注「說文」，知原本《說文》惡下有古文亞，與石經形體類同，今本應據此增補。鄭珍於石經亞下箋云：「石經用為古惡，或邯鄲氏別有師承，或借亞作惡，俱不可定。許君襾字下云『讀若亞』。按襾今音衣駕切，古當入御、遇韻，與好惡同音，則亞與惡古固同讀。」㉓

8、存在缺點和錯誤。我們利用郭、夏二書所錄的《說文》「古文」，不能祇偏重其長處，還必須考慮到該書在編纂及流傳中的誤失，不能盲從。經過我們對《汗簡》的考察，發現郭忠恕（或者後人）拘泥於偏旁的統一而改變了某些字的部件（如可與今存資料比較的碧落碑等）；郭書的某些錯誤夏氏照錄時也沿其誤；二書在流傳之中某些字也出現脫筆、誤筆；有些字不如今本字形完整。如：郭書錄《說文》鈕作[illegible]、瑁作[illegible]，即鉉本鈕字古文[illegible]、瑁字古文[illegible]，郭變从部首冃，所从之目也變从部首字囧，夏氏照錄，㉔郭書視作[illegible]，即鉉本視字古文[illegible]，變从部首目，夏氏照錄。郭書備作[illegible]、妻作[illegible]，即鉉本備字古文[illegible]、妻字古文[illegible]，[illegible]形同部首，夏氏照錄。鉉本紵字或體作[illegible]，「从緒省」，而郭錄作[illegible]，夏錄作[illegible]，字形不如鉉本，傳抄過程中有誤。鉉本桑字正篆作[illegible]，夏書作[illegible]，而郭書作[illegible]，郭書下部乇當朩形寫誤。除此，釋文也有誤記的。如童誤為疾，信誤為詩，詩誤為信，羆誤為熊等。因此，在利用這批材料時要留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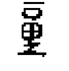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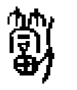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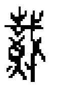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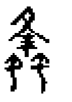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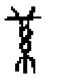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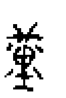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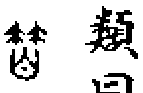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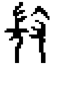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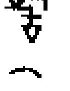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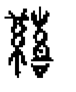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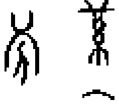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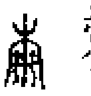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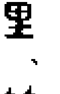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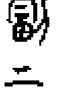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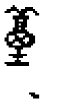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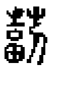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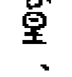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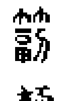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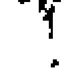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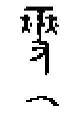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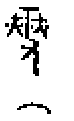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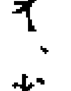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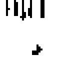
通過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說文》「古文」的具體分析，我們得出的認識

是：郭、夏二書錄有不少出自異本《說文》之字，其中不見於今本之字，以及與今本有異的一些字，是二書的可貴之處，可補今本，可校今本，價值尤高，是我們研究《說文》和先秦古文字的重要參考材料；郭、夏二氏所錄，不限於古文，還有籀文、或體和正篆；郭忠恕（或者後人）在抄錄或者編排這些「古文」時，將某些字的偏旁變同部首，夏氏照錄；流傳至今的本子中，有的字形有誤失，釋文有誤記。

三、《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演說文》

郭、夏二書除錄《說文》四百三十七字外，另錄《演說文》二十八字、《庚儼演說文》一字（湧）、《庚儼字書》一字（攣），計三十字。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梁有《演說文》一卷，庚儼默注，亡。」因此，《演說文》就是《庚儼演說文》，別稱《庚儼字書》。下面我們統稱為《演說文》。

《演說文》一書，我們雖已無法見到，但據上引《隋書》記載的情況分析，它可能就是一部《說文》字書，庚儼默作過注解，郭、夏收錄的這些字，可能就是摘自庚氏的注解本。郭、夏收錄這些字的情形與上述收錄《說文》的情形類同。

我們將這三十字與鉉本進行對比，如見於鉉本古文的有（築）、（毒）、（殖）、（叅）、（堇）、（堇）、（藍）等七字，籀文有（薇）、（鼓）、等三字，或體有（乂）、二字。其餘的字，有的見於鉉本正篆，有的可能是今本奪佚之字。這些字的形體與鉉本有別，除有變改偏旁的因素外，庚氏所據之本可能就與鉉本不同。如上舉、二字，與鉉本、有別，而與鍇本、類同。有的字可補充今本。如燮與燮古本一字，《說文》分為二部，甲骨文作，㊱金文作（晉公𥂴）、（曾伯霥𠤳），古璽作、省作，㊲《演說文》燮

作𡕘，當是𡕘形譌變，而鉉本、鍇本均無。又如，古文字中的陵作䧙（陳猷釜）、䧙（古璽）、䧙（古匋）㉒等形，下並从土；《演說文》陵作䧙，所从之𡕘應是𡕘形譌變；碧落碑陵字作䧙，右形與《演說文》譌同；今本陵下無古文，當據此補䧙為陵之古文，據碧落碑補䧙為陵之古文。㉓《演說文》殖作𢧜，與鉉本𢧜之古文𢧜、鍇本𢧜有別；因作𢧜也不見於二徐本。㉔因此，幸存的《演說文》也是寶貴的材料，在研究《說文》和先秦古文字時不能忽視。

一九八四年初稿於長春
一九八六年修訂於杭州

注釋

① 王國維《魏石經殘石考》，見《王國維遺書》第九冊，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八三年版。孫海波《魏三字石經集錄》。胡光煒《說文古文考》，一九二七年油印本。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一九八三年合訂本。舒連景《說文古文疏證》，一九三五年本。

② 《汗簡箋正·序》。

③ 王國維《魏石經考》，《說文所謂古文說》，《說文今序篆文合以古籀說》等，載《觀堂集林》第二冊。

④ 王國維曾經統計《汗簡》引魏石經22字，《古文四聲韻》引24字，見《魏石經考》四。全按，王氏的統計數可能沒有計算郭、夏二書中脫注和一字注出二書者。

⑤ 參見小林信明《古文尚書の的研究》第五九——一三七頁所錄隸古定字。以下引文不再加注。

⑥ 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2643、2642、2640等。

⑦ 石經敗作則，王國維認為是誤以則為敗。

⑧ 見《古璽彙編》2583、2486等。

⑨⑭ 鄭珍《汗簡箋正》卷二、三十頁。

⑩ 《汗簡箋正》卷四、八頁。

⑪ 顧廷龍《古陶文孴錄》七·一。

⑫《古璽彙編》3773。

⑬《古璽彙編》2147。

⑭《古陶文孴錄》13.1。

⑮鄭珍《說文逸字》。

⑰見饒宗頤、曾憲通編著《楚帛書》。

⑱《古璽彙編》3158、4645等。

⑲青字作[illegible]，有可能由[illegible]形寫誤，从[illegible]，从▽。

⑳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6.17—18。

㉑《汗簡箋正》卷四，二十頁。

㉒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柲》

㉓于豪亮《古璽考釋》，載《古文字研究》第五輯。

㉔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6.1。曾憲通先生見告，古文[illegible]之上部所从之[illegible]乃煙囪形變，下部為火形譌。

㉕《汗簡箋正》卷六，十三頁。

㉖見《甲骨文編》滴、逌條。

㉗《古璽彙編》0319。

㉘《汗簡箋正》卷六，二十三頁。《集韻．錫韻》晉下云：「《說文》義闕，一曰姓也，或作晉」是《集韻》以晉為晉之或體。

㉙齊安邵學本《集古文韻》殘卷三．一九錄鈕作珇應是取自鈦本，配抄本一．二三所錄之開是抄自《汗簡》。

㉚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宊》。

㉛古璽[illegible]見高明《古文字類編》六四頁，[illegible]見《古璽彙編》3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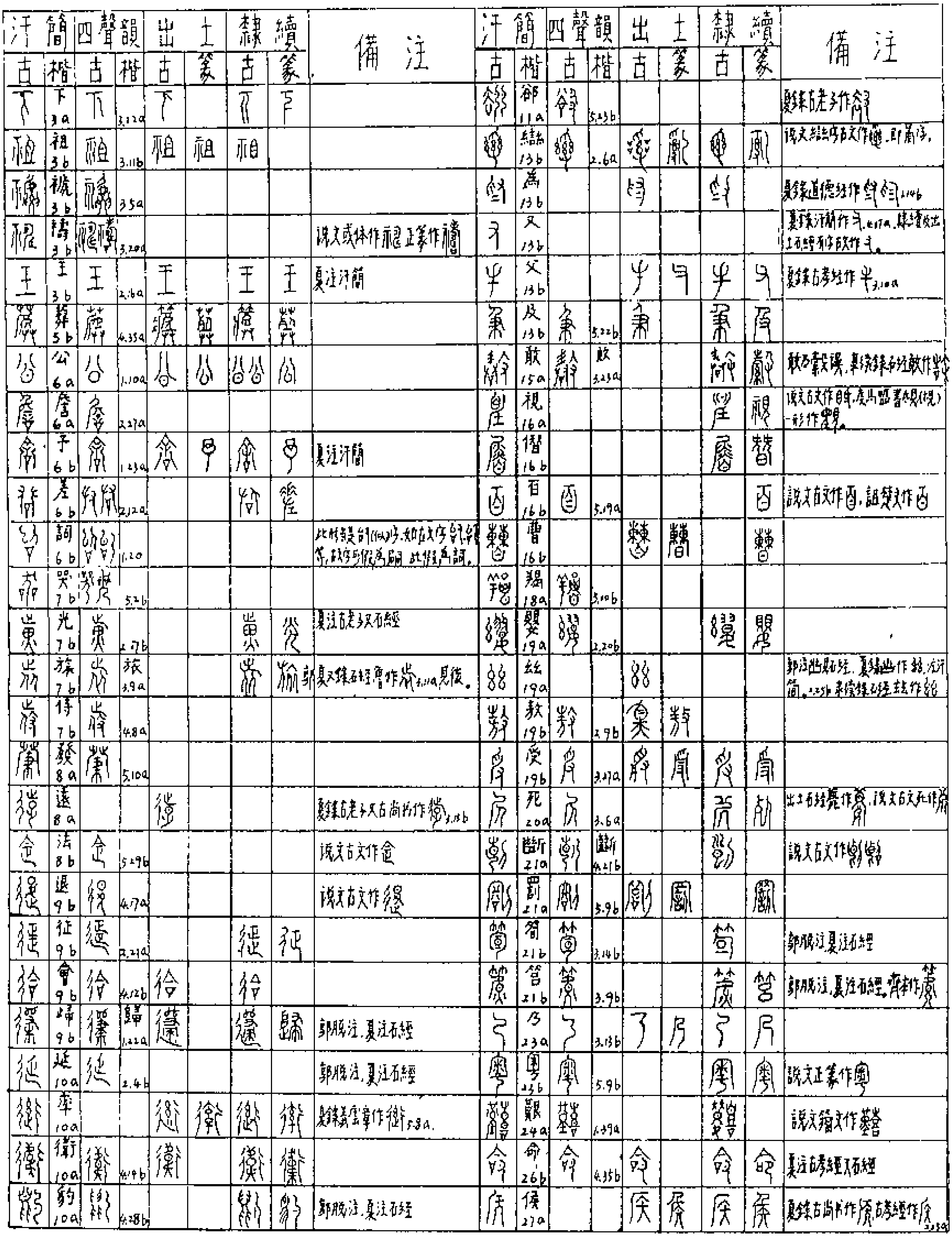
㉜見《古璽彙編》2128，《古陶文孴錄》14.1。

㉝古寫本隸古定古文《尚書》陵字有作淩者，當是假淩為陵。

㉞《古文四聲韻》錄《汗簡》鄧作[illegible]，知[illegible]乃垔字譌，假為因。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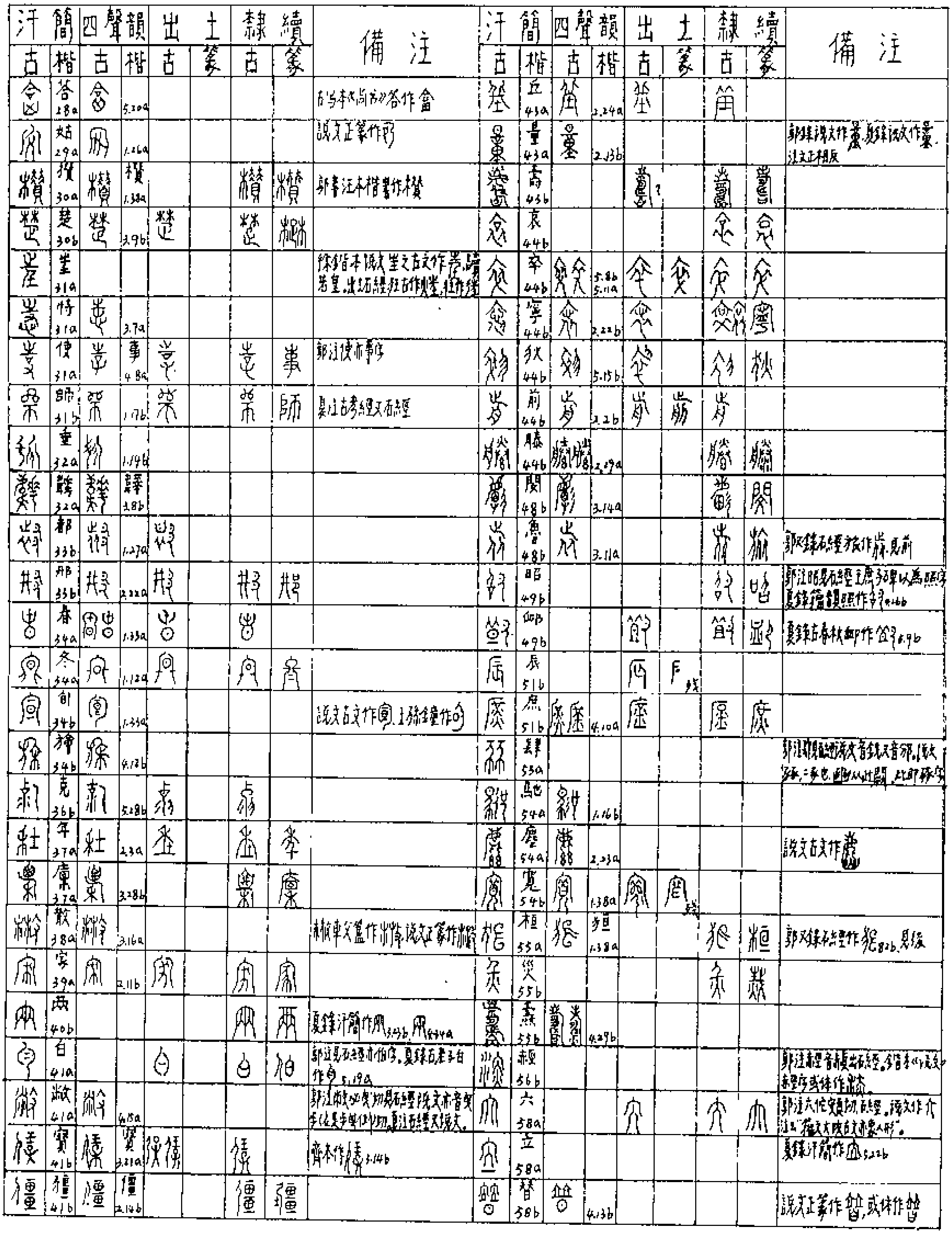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石經"古文"與出土石經《隸續》所錄石經對照表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出土 古	出土 篆	隸續 古	隸續 篆	備注
	下 3a		3.12a					
	祖 3b		3.11b					
	禠 3b		3.5a					
	禱 3b		3.20a					說文或體作 正篆作禱
	王 3b		2.16a					夏注汗簡
	葬 5b		4.35a					
	公 6a		1.10a					
	詹 6a		2.27a					
	子 6b		1.23a					夏注汗簡
	差 6b		2.12a					
	詞 6b		1.20					此形疑是詞(似)字，如古文字 等，故字可假為嗣，此假為詞。
	哭 7b		5.2b					
	光 7b		2.7b					夏注古老子又石經
	旅 7b		旅 3.9a					郭 夏又錄石經魯作 3.10a 見後。
	侍 7b		4.8a					
	發 8a		5.10a					
	遠 8a							夏錄古老子又古尚書作 1.13b
	法 8b		5.29b					說文古文作
	退 9b		4.7a					說文古文作
	征 9b		2.21a					
	會 9b		4.12b					
	歸 9b		歸 1.22a					郭脫注，夏注石經
	延 10a		2.4b					郭脫注，夏注石經
	率 10a							夏錄義雲章作 5.8a.
	衛 10a		4.19b					
	豹 10a		4.28b					郭脫注，夏注石經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出土 古	出土 篆	隸續 古	隸續 篆	備注
	御 11a		5.23b					夏錄古老子作
	絕 13b		2.6a					說文絕字古文作 ，即篇字。
	為 13b							夏錄道德經作 1.14b
	又 13b							夏錄汗簡作 4.17a，隸續及出土石經有字皆作 。
	父 13b							夏錄古孝經作 3.10a
	及 13b		5.22b					
	敢 15a		敢 3.23a					敢乃 之誤，隸續錄石經敢作
	視 16a							說文古文作 ，侯馬盟書視(視)一形作 。
	僭 16b							
	百 16b		5.19a					說文古文作 ，詛楚文作
	曹 16b							
	羯 18a		5.10b					
	嬰 19a		2.20b					
	絲 19a							郭注出說文，夏錄此作 ，注汗簡 1.25b，隸續錄石經絲作
	教 19b		2.9b					
	受 19b		3.17a					
	死 20a		3.6a					出土石經死作 ，說文古文死作
	斷 21a		斷 4.21b					說文古文作
	罰 21a		5.9b					
	筍 21b		3.14b					郭脫注，夏注石經
	管 21b		3.9b					郭脫注，夏注石經，齊刻作
	乃 23a		3.13b					
	粵 23b		5.9b					說文正篆作
	艱 24a		1.39a					說文籀文作
	命 26b		4.35b					夏注古孝經又石經
	侯 27a							夏錄古尚書作 ，古孝經作 3.15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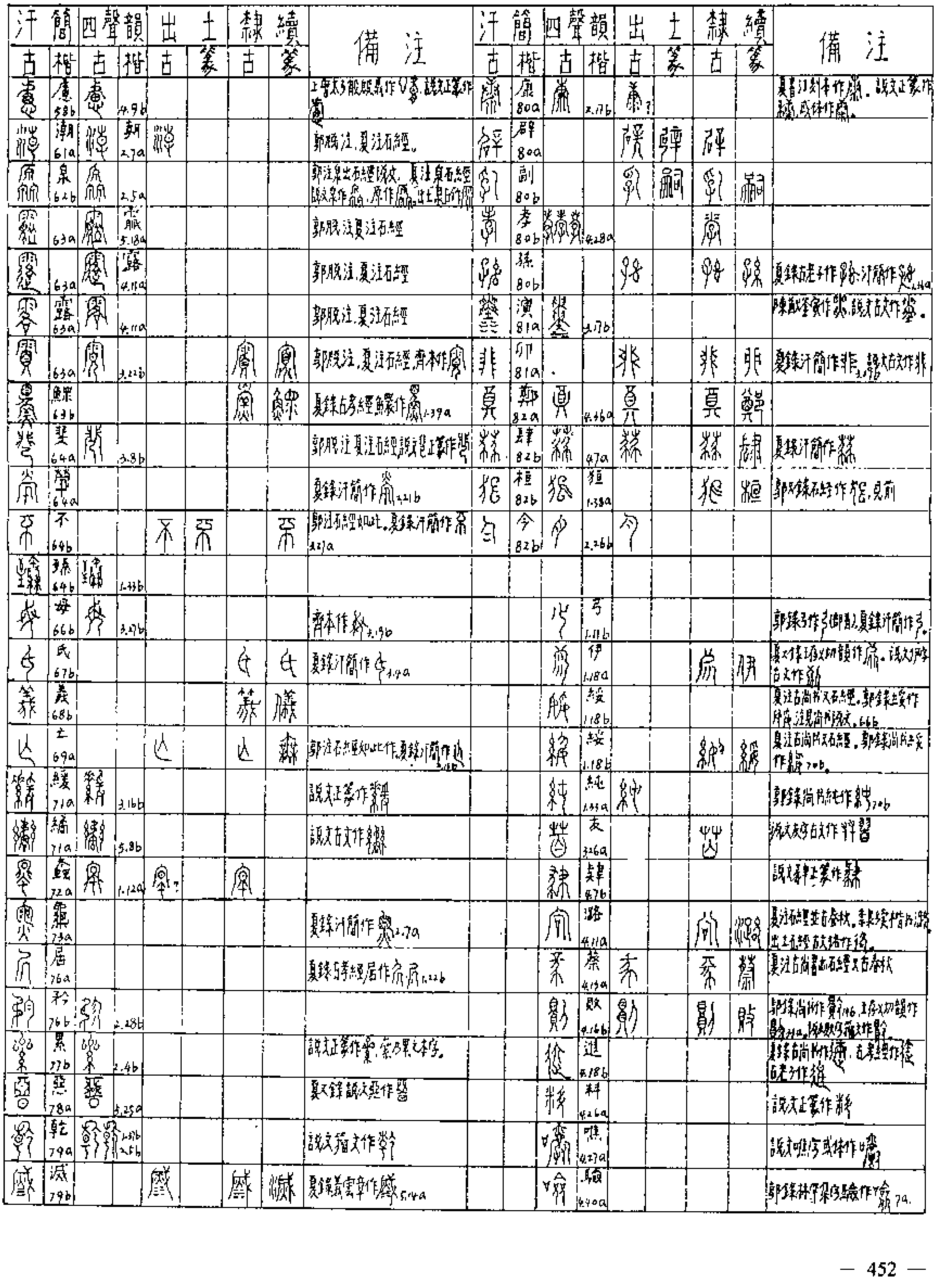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石經"古文"與出土石經《隸續》所錄石經對照表



汗簡		四聲韻		出土		隸續		備注
古	楷	古	楷	古	篆	古	篆	
[illegible]	答 28a	[illegible]	5.20a					古今本尚古文答作畣
[illegible]	姑 29a	[illegible]	1.26a					說文正篆作[illegible]
[illegible]	櫕 30a	[illegible]	櫕 1.33a			[illegible]	[illegible]	郭書汪本楷書作櫕
[illegible]	楚 30b	[illegible]	3.9b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堂 31a							徐鍇本說文堂之古文作[illegible]，[illegible]，出土石經古文作[illegible]，從作[illegible]
[illegible]	恃 31a	[illegible]	3.7a					
[illegible]	使 31a	[illegible]	事 4.8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郭注使亦事字
[illegible]	師 31b	[illegible]	1.7b	[illegible]		[illegible]	師	夏注古孝經又石經
[illegible]	童 32a	[illegible]	1.14b					
[illegible]	譯 32a	[illegible]	譯 1.8b					
[illegible]	都 33b	[illegible]	1.27a	[illegible]				
[illegible]	邢 33b	[illegible]	2.22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春 34a	[illegible]	1.33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 34a	[illegible]	1.12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訇 34b	[illegible]	1.33a					說文古文作[illegible]，王孫鐘作[illegible]
[illegible]	褘 34b	[illegible]	4.12b					
[illegible]	克 36b	[illegible]	5.28b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年 37a	[illegible]	2.3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稟 37a	[illegible]	3.28b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散 38a	[illegible]	3.16a					楊桓車文篇作[illegible]，說文正篆作[illegible]
[illegible]	宰 39a	[illegible]	2.11b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兩 40b					[illegible]	[illegible]	夏錄汗簡作[illegible]3.36b、[illegible]4.44a
[illegible]	白 41a			[illegible]		[illegible]	伯	郭注見石經亦伯字，夏錄石經字白作[illegible]5.19a
[illegible]	敝 41a	[illegible]	4.15a					郭注敝必袂切見石經說文亦音[illegible]，[illegible]，夏注石經又說文
[illegible]	賓 41b	[illegible]	賓 3.11a	[illegible]		[illegible]		齊本作[illegible]3.14b
[illegible]	僵 41b	[illegible]	僵 2.14b			[illegible]	[illegible]	

汗簡		四聲韻		出土		隸續		備注
古	楷	古	楷	古	篆	古	篆	
[illegible]	丘 43a	[illegible]	2.24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量 43a	[illegible]	2.13b					郭錄說文作[illegible]，夏錄說文作[illegible]，說文正相反
[illegible]	壽 43b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哀 44b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卒 44b	[illegible]	5.8b 5.11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寧 44b	[illegible]	2.22b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狄 44b	[illegible]	5.15b	[illegible]		[illegible]	狄	
[illegible]	前 44b	[illegible]	2.2b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騰 44b	[illegible]	2.19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閔 48b	[illegible]	3.14a			[illegible]	閔	
[illegible]	魯 48b	[illegible]	3.11a			[illegible]	[illegible]	郭又錄石經旅作[illegible]，見前
[illegible]	昭 49b					[illegible]	昭	郭注昭見石經，王庶子碑以為照字，夏錄籀韻照作[illegible]4.6b
[illegible]	卿 49b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夏錄古春秋卿作[illegible]2.9b
[illegible]	辰 51b			[illegible]	[illegible] 殘			
[illegible]	庶 51b	[illegible]	4.10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肆 53a							郭注肆見石經說文音義又音[illegible]，[illegible]，此即[illegible]
[illegible]	馳 54a	[illegible]	1.16b					
[illegible]	麗 54a	[illegible]	2.23a					說文古文作[illegible]
[illegible]	寬 54b	[illegible]	1.38a	[illegible]	[illegible] 殘			
[illegible]	桓 55a	[illegible]	桓 1.38a			[illegible]	[illegible]	郭又錄石經作[illegible]8.2b，見後
[illegible]	災 55b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𤎩 55b	[illegible]	4.29b					
[illegible]	赦 56b							郭注赦音赫見石經，今[illegible]說文赦字或體作[illegible]
[illegible]	六 58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郭注六作[illegible]見石經，說文作[illegible]，注云「[illegible]古文亦象人形」
[illegible]	立 58a							夏錄汗簡作[illegible]5.22b
[illegible]	晉 58b	[illegible]	4.13b					說文正篆作[illegible]，或體作[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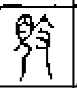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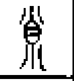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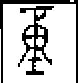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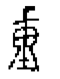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石經"古文"與出土石經《隸續》所錄石經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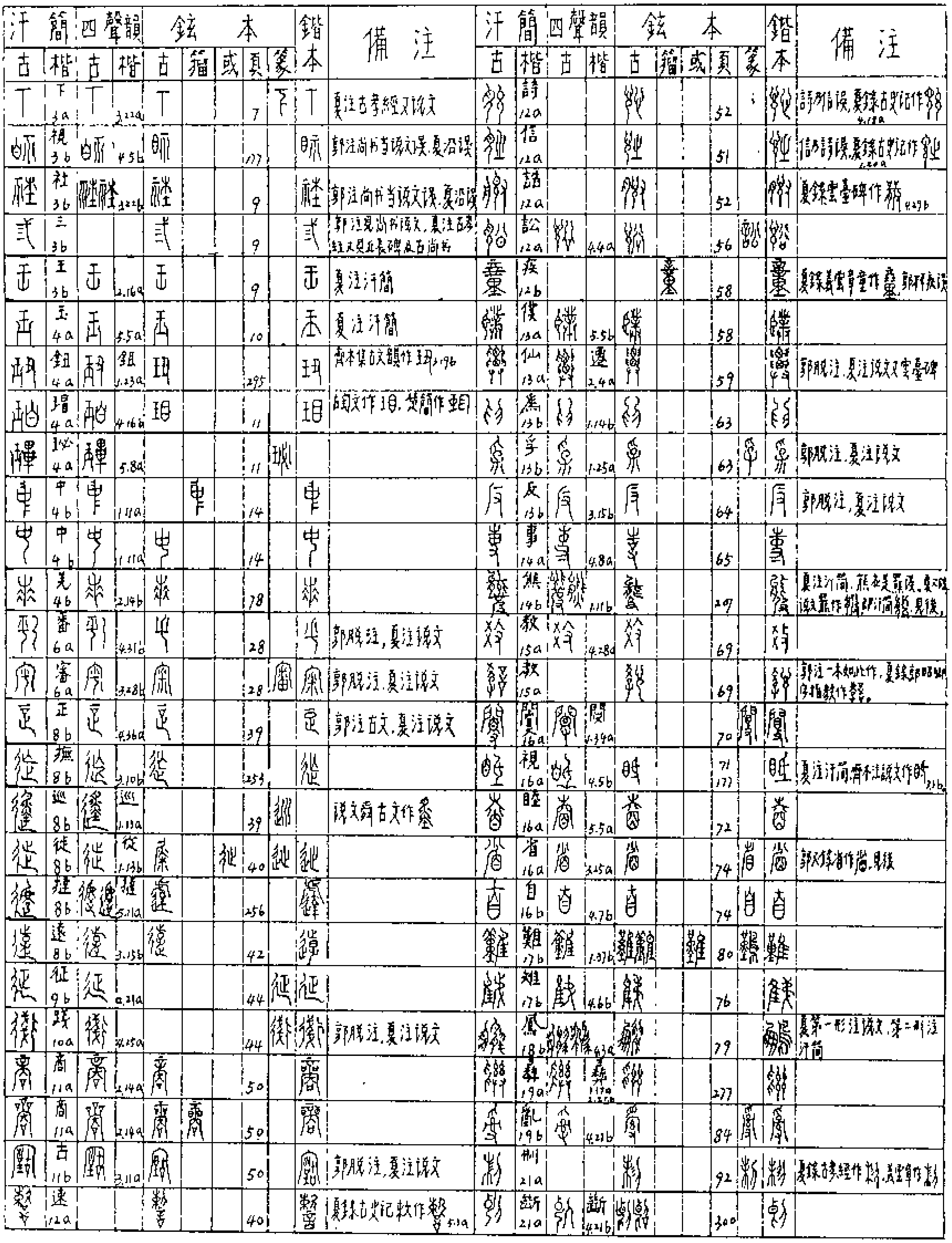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出土 古	出土 篆	隸續 古	隸續 篆	備注
	虐 58b		4.9b					上博太子般殘石作，說文正篆作
	潮 61a		朝 2.7a					郭脫注，夏注石經。
	泉 62b		2.5a					郭注泉出石經說文，夏注泉石經說文泉作，原作，出土泉的
	63a		脈 5.18a					郭脫注夏注石經
	63a		4.11a					郭脫注，夏注石經
	露 63a		4.11a					郭脫注，夏注石經
	63a		3.22b					郭脫注，夏注石經，齊本作
	鰥 63b							夏錄古孝經鰥作 1.39a
	斐 64a		3.8b					郭脫注夏注石經說文斐正篆作
	學 64a							夏錄汗簡作 [illegible].21b
	不 64b							郭注石經如此，夏錄汗簡作 [illegible].27a
	璣 64b		1.33b					
	毋 66b		3.17b					齊本作 3.19b
	氏 67b							夏錄汗簡作 3.4a
	義 68b							
	亡 69a							郭注石經如此作，夏錄汗簡作 2.16b
	緩 71a		3.16b					說文正篆作
	繼 71a		5.8b					說文古文作
	[illegible] 72a		1.12a	?				
	[illegible] 73a							夏錄汗簡作 2.7a
	居 76a							夏錄孝經居作 1.22b
	矜 76b		2.28b					
	累 77b		2.4b					說文正篆作，案乃累之本字。
	惡 78a		5.25a					夏又錄說文惡作
	乾 79a		1.3[illegible]b 2.5b					說文籀文作
	滅 79b							夏錄義雲章作 5.4a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出土 古	出土 篆	隸續 古	隸續 篆	備注
	康 80a		2.17b	?				夏書汗刻本作。說文正篆作，或體作。
	辟 80a							
	副 80b							
	孝 80b		4.28a					
	孫 80b							夏錄古老子作，汗簡作 1.14a
	演 81a		3.17b					陳猷釜銘作，說文古文作。
	卯 81a							夏錄汗簡作，說文古文作
	鄭 82a		4.46a					
	肆 82b		47a					夏錄汗簡作
	桓 82b		桓 1.38a					郭又錄石經作，見前
	今 82b		2.26b					
			弓 1.11b					郭錄弓作（御覽），夏錄汗簡作。
			伊 1.18a					夏又錄王存乂切韻作。說文伊字古文作
			綏 1.18b					夏注古尚書又石經。郭錄綏作，注見尚書說文。66b
			綏 1.18b					夏注古尚書又石經。郭錄尚書綏作 70b。
			純 1.33a					郭錄尚書純作 70b
			友 3.26a					說文友字古文作
			肄 4.7b					說文肄字正篆作
			路 4.11a					夏注石經並古春秋。隸續皆古路，出土石經古文皆作
			祭 4.13a					夏注古尚書並石經又古春秋
			敗 4.16b					郭錄尚書作 76b，王存乂切韻作 77a。說文敗字籀文作
			進 4.18b					夏錄古尚書作，古孝經作，[illegible]作
			料 4.26a					說文正篆作
			嘯 4.27a					說文嘯字或體作
			驗 4.40a					郭錄林罕集字驗作 74.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石經"古文"與出土石經《隸續》所錄石經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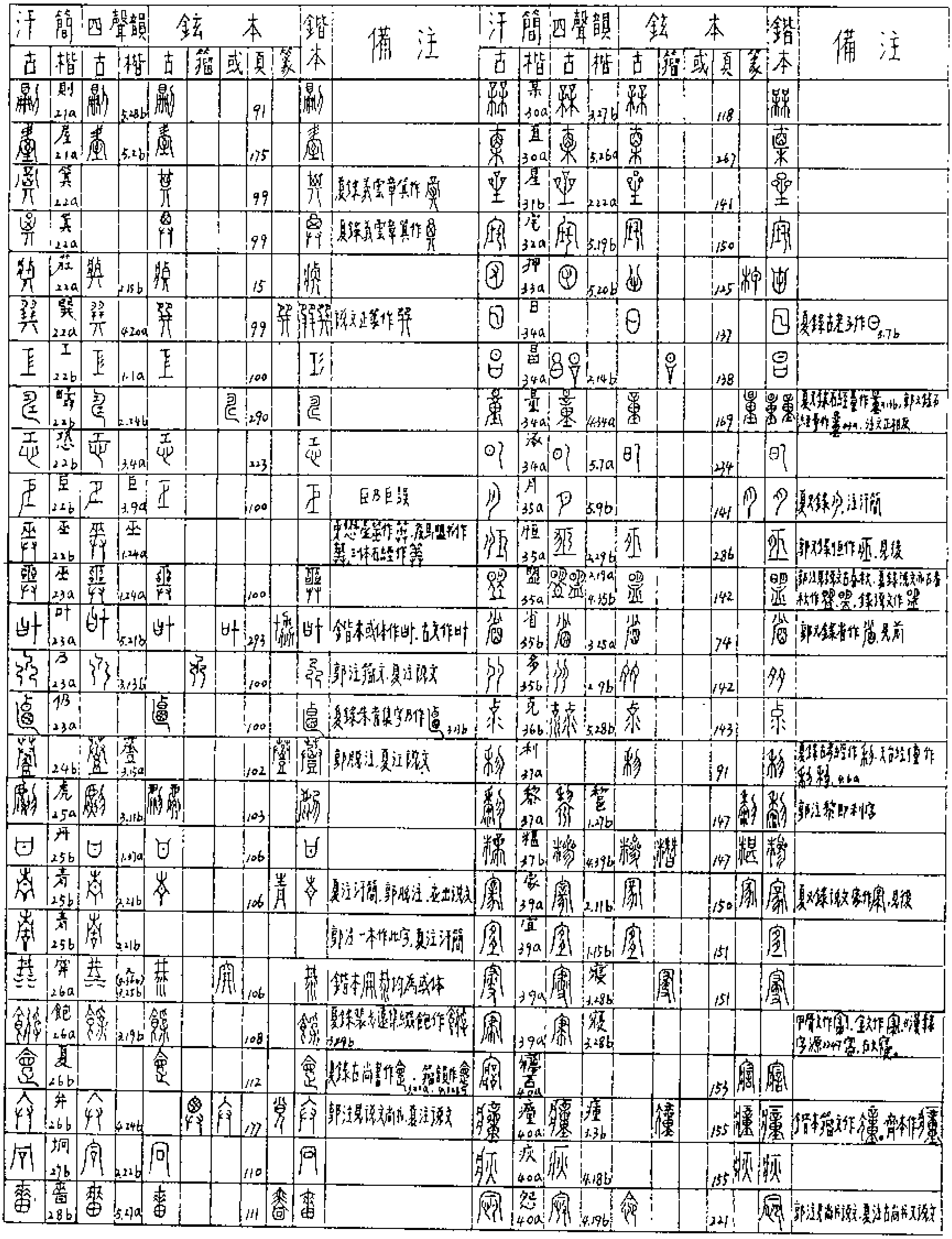
汗簡		四聲韻		出土		隸續		備注	汗簡		四聲韻		出土		隸續		備注
古	楷	古	楷	古	篆	古	篆		古	楷	古	楷	古	篆	古	篆	
			覺 5.6b					郭錄等出碑覺作[illegible]4.6b.									
			陳 5.19a					夏注石經[illegible]從文，郭錄墨搨文作賞，今存碑文作賞。									
			僖 1.10b				僖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說文》"古文"與今本《說文》對照表



汗簡 楷	四聲韻 楷	鉉本 頁	備注
下 3a	3.22a	7	夏注古孝經又說文
視 3b	4.5b	177	郭注尚书当說文誤，夏沿誤
社 3b	3.22b	9	郭注尚书当說文誤，夏沿誤
三 3b		9	郭注見尚书說文，夏注石碑經又見在表碑及古尚书
王 3b	2.16a	9	夏注汗簡
玉 4a	5.5a	10	夏注汗簡
鈕 4a	鈕 1.23a	295	鉉本集古文韻作玥 1.9b
瑁 4a	4.16a	11	鉉文作珇，楚簡作蛆
珌 4a	5.8a	11	
中 4b	1.1a	14	
中 4b	1.1a	14	
兆 4b	2.14b	78	
番 6a	4.31b	28	郭脫注，夏注說文
審 6a	3.28b	28	郭脫注，夏注說文
正 8b	4.36a	39	郭注古文，夏注說文
撫 8b	2.10b	253	
巡 8b	巡 1.11a	39	說文舜古文作叄
徒 8b	從 1.13b	40	
遲 8b	遲 5.11a	256	
遠 8b	3.15b	42	
征 9b	2.21a	44	
衛 10a	4.15a	44	郭脫注，夏注說文
商 11a	2.14a	50	
商 11a	2.14a	50	
古 11b	3.11a	50	郭脫注，夏注說文
速 12a		40	夏錄古史記速作 5.1a
詩 12a		52	詩列信誤，夏錄古史記作 4.12a
信 12a		51	信列詩誤，夏錄古史記作 4.5a
諧 12a		52	夏錄雲臺碑作 1.29b
訟 12a	4.4a	56	
童 12b		58	夏錄義雲章童作，郭作依說
僕 13a	5.5b	58	
仙 13a	遷 2.4a	59	郭脫注，夏注說文又雲臺碑
爲 13b	1.14b	63	
孚 13b	1.25a	63	郭脫注，夏注說文
反 13b	3.15b	64	郭脫注，夏注說文
事 14a	4.8a	65	
熊 14b	1.11b	207	夏注汗簡，熊本是羆誤，夏又說文羆作，郭汗簡錄，見後，
教 15a	4.28a	69	
教 15a		69	郭注一本如此作，夏錄郭昭卿字指教作。
閔 16a	閔 4.34a	70	
視 16a	4.5b	71 177	夏注汗簡，齊本注說文作眂 2.16b
睦 16a	5.5a	72	
省 16a	3.25a	74	郭以篆省作眚，見後
自 16b	4.7b	74	
難 17b	1.37b	80	
雉 17b	4.6b	76	
鳳 18b	4.3a	79	夏第一形注說文，第二形注汗簡
彝 19a	彝 1.17a 1.25b	277	
亂 19b	4.21b	84	
制 21a		92	夏錄古孝經作，義雲章作
斷 21a	斷 4.21b	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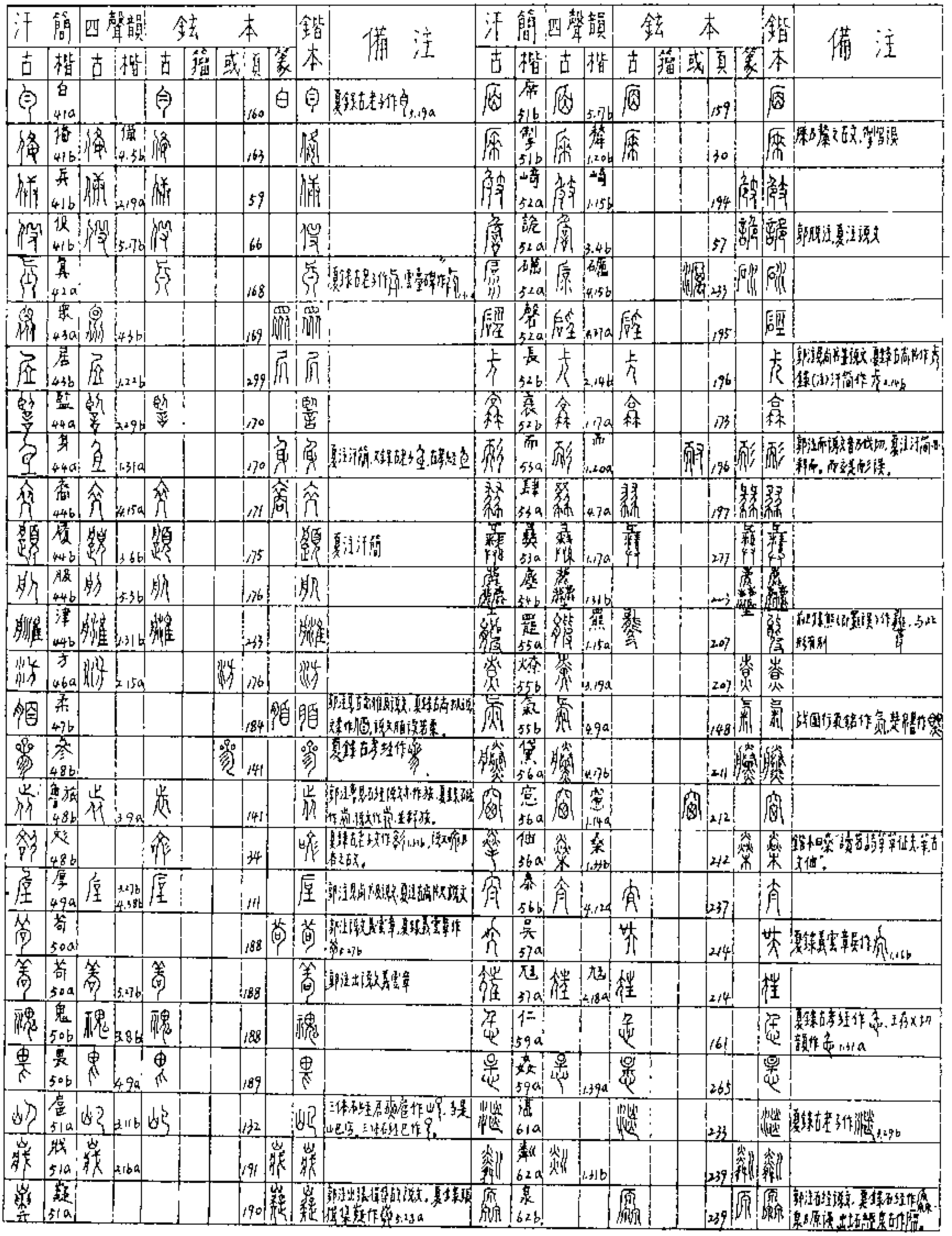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說文》"古文"與今本《說文》對照表



汗簡		四聲韻		鉉本					鍇本	備注
古	楷	古	楷	古	籀	或	頁	篆		
	則 21a		5.28b				91			
	屋 21a		5.2b				175			
	箕 22a						99			夏錄義雲章箕作
	箕 22a						99			夏錄義雲章箕作
	莊 22a		2.15b				15			
	巽 22a		4.20a				99			說文正篆作
	工 22b		1.1a				100			
	巧 22b		2.14b				290			
	恐 22b		3.4a				223			
	巨 22b		巨 3.9a				100			巨乃巨誤
	巫 22b		巫 1.24a							夏錄[illegible]作　，[illegible]作 　，三体石經作
	巫 23a		1.24a				100			
	叶 23a		5.21b				293			鍇本或体作叶，古文作叶
	乃 23a		3.13b				100			郭注籀文，夏注說文
	乃 23a						100			夏錄朱育集字乃作　3.13b
	24b		蒕 3.15a				102			郭脫注，夏注說文
	虎 25a		3.11b				103			
	丹 25b		1.13a				106			
	青 25b		2.21b				106			夏注汗簡，郭脫注，[illegible]出說文
	青 25b		2.21b							郭注一本作此字，夏注汗簡
	穽 26a		(3.26a) 3.25b				106			鍇本用荓均爲或体
	飽 26a		3.19b				108			夏錄裴光遠集綴飽作　3.19b
	夏 26b						112			夏錄古尚書作　、籀韻作
	弁 26b		4.24b				177			郭注見說文尚書，夏注說文
	垌 27b		2.21b				110			
	畵 28b		5.17a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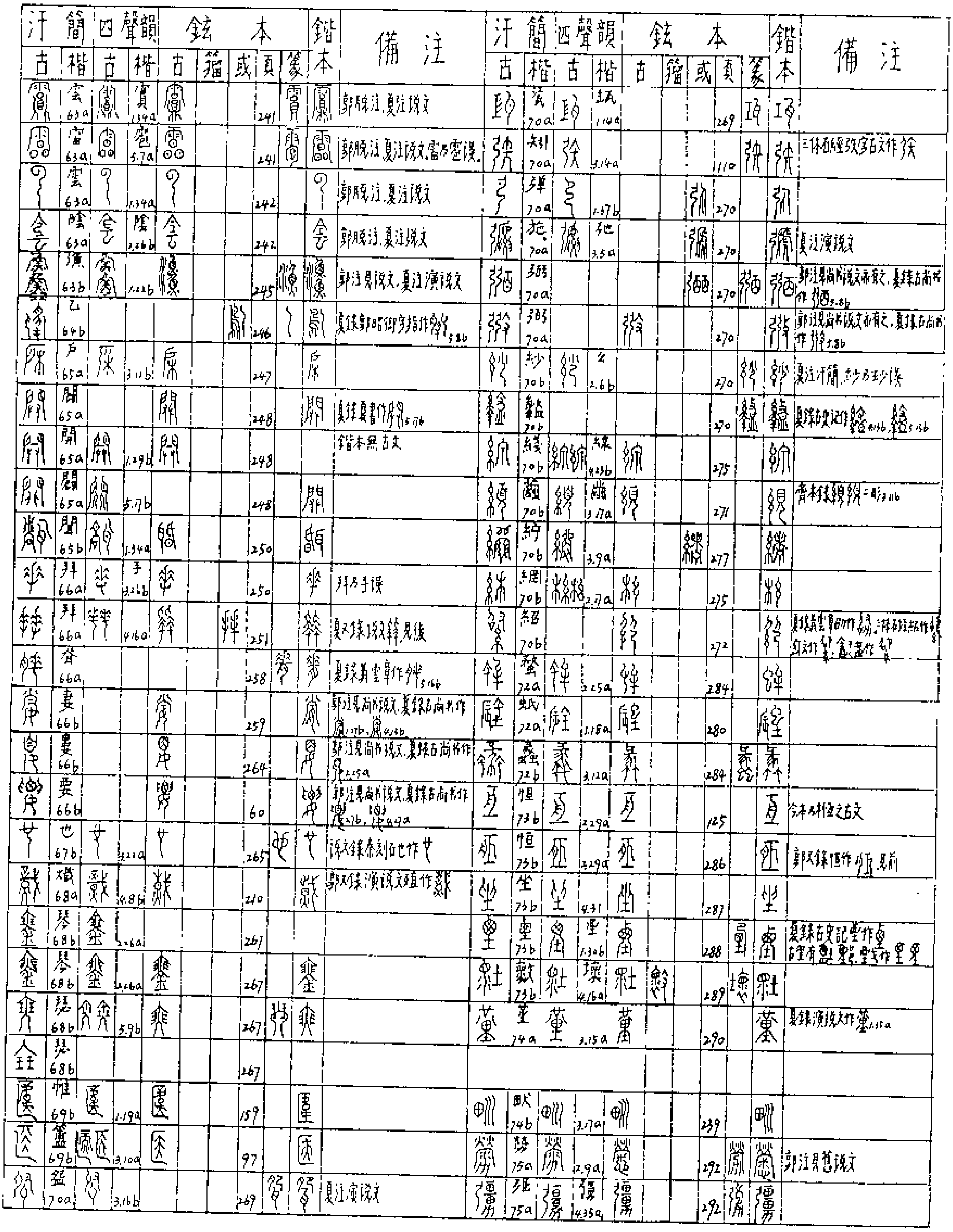
汗簡		四聲韻		鉉本					鍇本	備注
古	楷	古	楷	古	籀	或	頁	篆		
	某 30a		3.27b				118			
	直 30a		5.26a				267			
	星 31b		2.22a				141			
	宅 32a		5.19b				150			
	抑 33a		5.20b				125			
	日 34a						137			夏錄古老子作　5.7b
	昌 34a		2.14b				138			
	量 34a		4.34a				169			夏又錄古孝經量作　2.16b，郭又錄古孝經量作　4.34a，注文正相反
	[illegible] 34a		5.7a				234			
	月 35a		5.9b				141			夏又錄月，注汗簡
	恒 35a		2.29b				286			郭又錄恒作　，見後
	盟 35a		2.19a 4.15b				142			郭注見說文古春秋，夏錄說文亦古春秋作　，錄說文作
	省 35b		3.25a				74			郭又錄省作　，見前
	多 35b		2.9b				142			
	克 36b		5.28b				143			
	利 37a						91			夏錄古孝經作　，又古孝經利作 [illegible]
	黎 37a		1.27b				147			郭注黎即利字
	[illegible] 37b		4.39b				147			
	家 39a		2.11b				150			夏錄說文家作　，見後
	宜 39a		1.15b				151			
	39a		4.28b				151			
	39a		4.28b							甲骨文作　，金文作　，[illegible] 字源[illegible]
	[illegible] 40a						153			
	[illegible] 40a		3.3b				155			鍇本籀文作　，宋本作
	疾 40a		4.18b				155			
	怨 40a		4.19b				221			郭注見尚書說文，夏注古尚書又說文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說文》"古文"與今本《說文》對照表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鉉本 古	鉉本 籀	鉉本 或	鉉本 頁	鉉本 篆	楷本	備注
	白 41a						160			夏錄古老子作 5.19a
	備 41b		備 4.5b				163			
	兵 41b		2.19a				59			
	役 41b		5.7b				66			
	真 41a						168			夏錄古老子作 ，雲臺碑作
	眾 43a		4.3b				169			
	居 43b		1.22b				299			
	監 44a		3.29b				170			
	身 44a		1.31a				170			夏注汗簡，碧落碑作 ，古孝經作
	裔 44b		4.15a				171			
	履 44b		3.6b				175			夏注汗簡
	服 44b		5.5b				176			
	津 44b		1.31b				233			
	方 46a		2.15a				176			
	柔 47b						184			郭注見古尚書，誤以為說文。夏錄古尚書及說文柔作 ，說文脜下說若柔。
	参 48b						141			夏錄古孝經作
	魯旅 48b		3.9a				141			郭注魯見石經，說文以作旅。夏錄石經作 ，說文作 ，並釋旅。
	馭 48b						34			夏錄古老子文作 1.34b，說文御下古文。
	厚 49a		3.27b 4.38b				111			郭注見古尚書，誤以為說文，夏注古尚書及說文
	苟 50a						188			郭注說文見義雲章，夏錄義雲章作 5.27b
	苟 50a		5.27b				188			郭注出說文義雲章
	鬼 50b		3.8b				188			
	畏 50b		4.9a				189			
	扈 51a		3.11b				132			三體石經君奭扈作 ，乃是山邑字，三體石經邑作 。
	[illegible] 51a		2.16a				191			
	嶷 51a						190			郭注出張揖集古文，夏錄集[illegible]作 5.13a
	席 51b		5.7b				159			
	學 51b		1.20b				30			原為叢之古文，學字誤
	崎 52a		崎 1.15b				194			
	詭 52a		3.4b				57			郭既注，夏注說文
	礦 52a		礦 4.15b				233			
	磬 52a		4.17a				195			
	長 52b		2.14b				196			郭注見尚書說文，夏錄古尚書作 ，錄(汗)汗簡作 2.14b
	襄 52b		1.17a				173			
	而 53a		而 1.20a				196			郭注而說文書作成例，夏注汗簡不釋而，形近是彬誤。
	肆 53a		4.7a				197			
	[illegible] 53a		1.17a				277			
	塵 54b		1.31b				203			
	麗 55a		麗 1.15a				207			[illegible]作 ，與此形有別
	[illegible] 55b		3.19a				207			
	氣 55b		4.9a				148			戰國行氣銘作 ，楚帛書作
	黛 56a		4.7b				211			
	窓 56a		窓 1.14a				212			
	仙 56a		燊 1.34b				212			楷本曰燊，讀若詩莘莘征夫，筆古文仙。
	泰 56b		4.12a				237			
	吳 57a						214			夏錄義雲章吳作 1.16b
	尫 57a		尫 2.18a				214			
	仁 59a						161			夏錄古孝經作 ，王存乂切韻作 1.31a
	奴 59a		1.39a				265			
	溼 61a						233			夏錄古老子作 3.29b
	粼 62a		1.31b				239			
	泉 62b						239			郭注石經說文，夏錄石經作 ，泉乃原誤，出石經泉古作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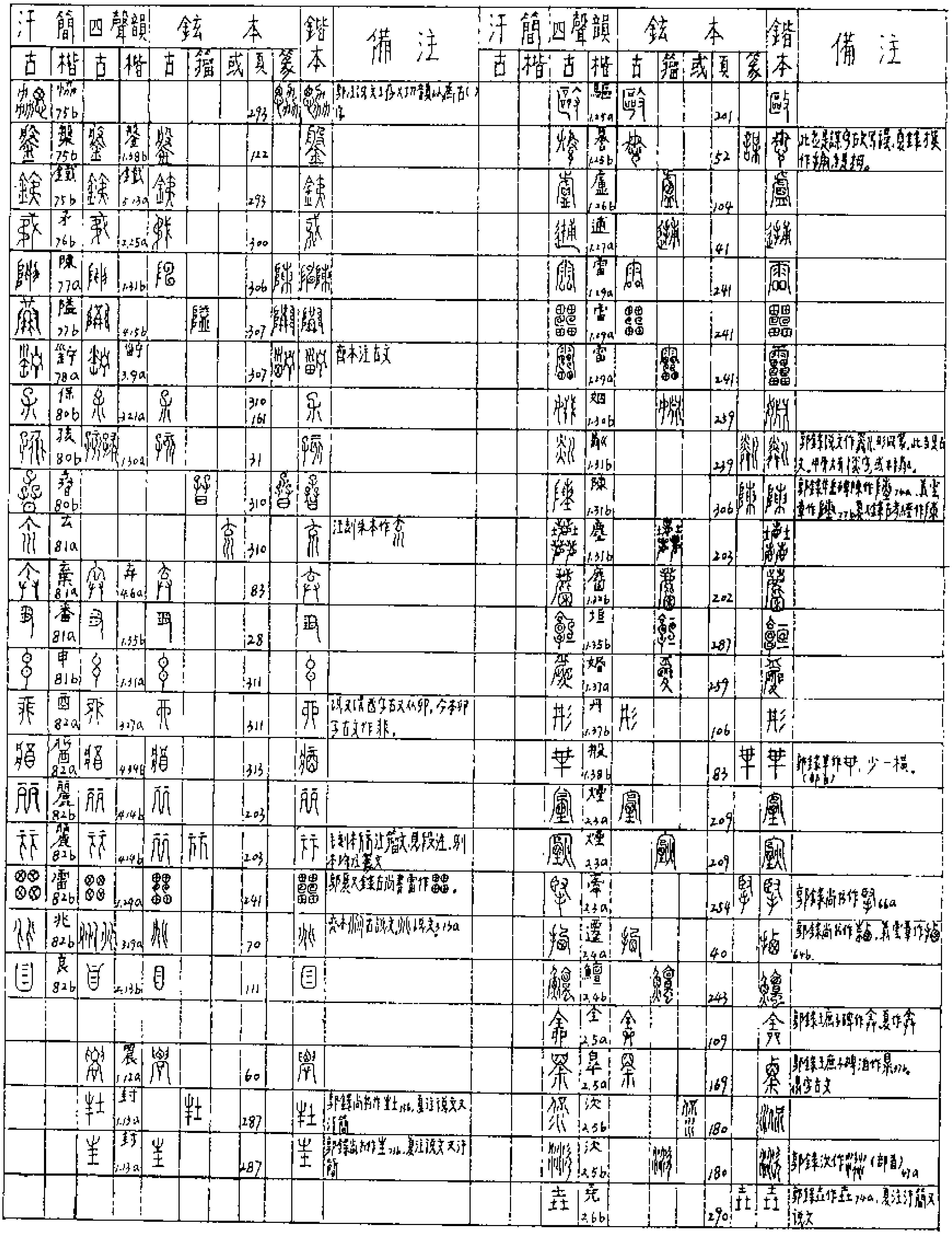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說文》"古文"與今本《說文》對照表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鉉本 古	鉉本 籀	鉉本 或	鉉本 頁	鉉本 篆	鍇本	備注
[illegible]	[illegible] 63a	[illegible]	[illegible] 1.34a	[illegible]			241	[illegible]	[illegible]	郭既注，夏注說文
[illegible]	雷 63a	[illegible]	雹 5.7a	[illegible]			241	[illegible]	[illegible]	郭既注，夏注說文，雷乃雹誤。
[illegible]	雲 63a	[illegible]	1.34a	[illegible]			242		[illegible]	郭既注，夏注說文
[illegible]	陰 63a	[illegible]	陰 2.26b	[illegible]			242		[illegible]	郭既注，夏注說文
[illegible]	[illegible] 63b	[illegible]	1.22b	[illegible]			245	[illegible]	[illegible]	郭注見說文，夏注演說文
[illegible]	乙 64b					[illegible]	246	[illegible]	[illegible]	夏錄郭昭卿字指作[illegible] 5.3b
[illegible]	戶 65a	[illegible]	3.11b	[illegible]			247		[illegible]	
[illegible]	開 65a			[illegible]			248		[illegible]	夏錄夏書作[illegible] 5.7b
[illegible]	開 65a	[illegible]	1.29b	[illegible]			248			鍇本無古文
[illegible]	闢 65a	[illegible]	5.7b				248		[illegible]	
[illegible]	閒 65b	[illegible]	1.34a	[illegible]			250		[illegible]	
[illegible]	拜 66a	[illegible]	手 3.26b	[illegible]			250		[illegible]	拜乃手誤
[illegible]	拜 66a	[illegible]	4.16a	[illegible]		[illegible]	251		[illegible]	夏又錄說文拜，見後
[illegible]	脊 66a						258	[illegible]	[illegible]	夏錄義雲章作[illegible] 5.16b
[illegible]	妻 66b			[illegible]			259		[illegible]	郭注見尚書說文，夏錄古尚書作[illegible] 1.17b、[illegible] 4.16b
[illegible]	婁 66b			[illegible]			264		[illegible]	郭注見尚書說文，夏錄古尚書作[illegible] 2.25a
[illegible]	要 66b			[illegible]			60		[illegible]	郭注見尚書說文，夏錄古尚書作[illegible] 2.7b、[illegible] 4.49a
[illegible]	也 67b	[illegible]	3.21a	[illegible]			265	[illegible]	[illegible]	說文錄秦刻石也作[illegible]
[illegible]	織 68a	[illegible]	4.8b	[illegible]			270		[illegible]	郭又錄演說文殖作[illegible]
[illegible]	琴 68b	[illegible]	2.26a				267			
[illegible]	琴 68b	[illegible]	2.26a	[illegible]			267		[illegible]	
[illegible]	瑟 68b	[illegible]	5.9b	[illegible]			267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瑟 68b						267			
[illegible]	[illegible] 69b	[illegible]	1.19a	[illegible]			159		[illegible]	
[illegible]	簠 69b	[illegible]	3.10a	[illegible]			97		[illegible]	
[illegible]	甾 70a	[illegible]	3.16b				269	[illegible]	[illegible]	夏注演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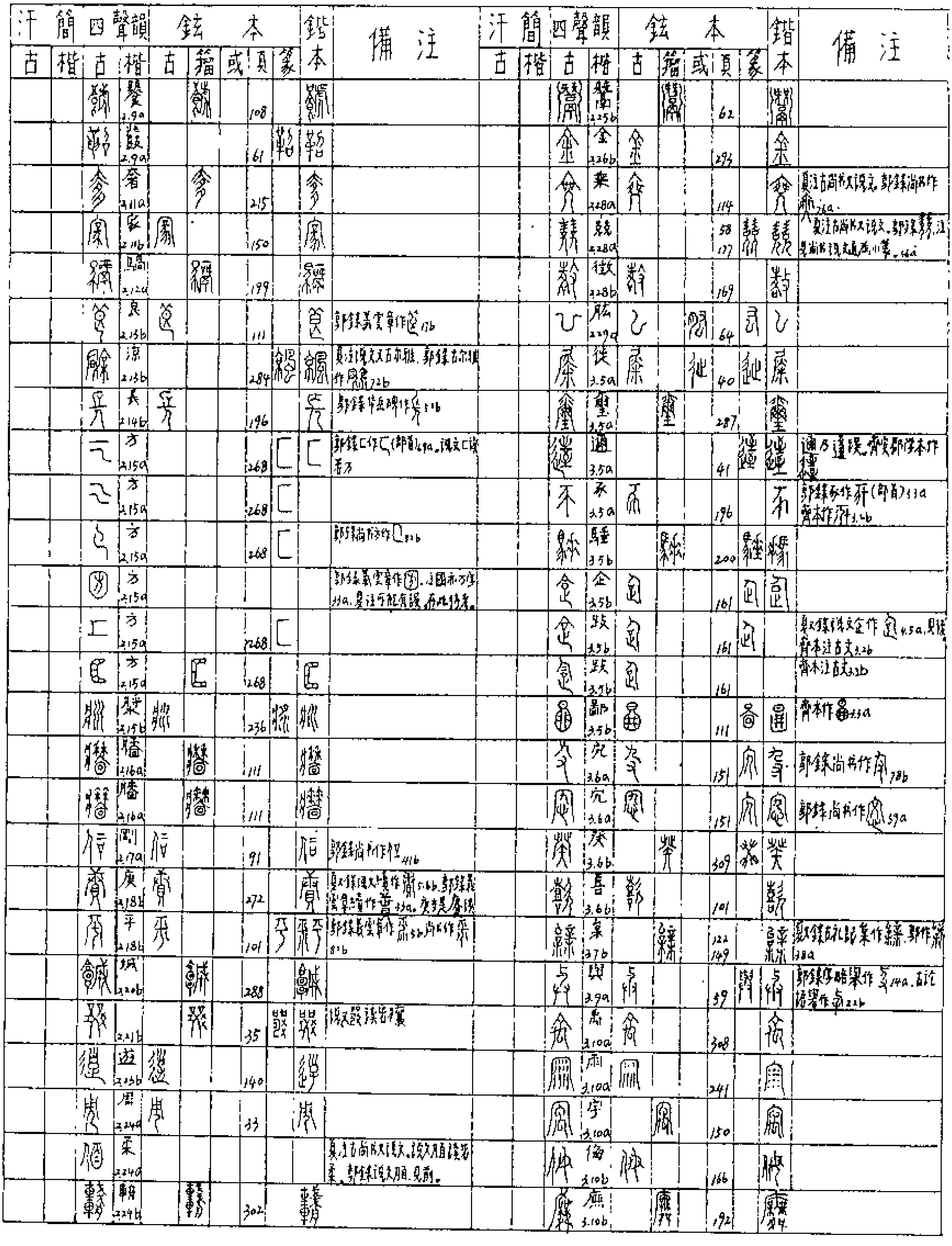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鉉本 古	鉉本 籀	鉉本 或	鉉本 頁	鉉本 篆	鍇本	備注
[illegible]	[illegible] 70a	[illegible]	[illegible] 1.14a				269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70a	[illegible]	3.14a				110	[illegible]	[illegible]	三體石經弦字古文作[illegible]
[illegible]	彈 70a	[illegible]	1.37b			[illegible]	270		[illegible]	
[illegible]	弛 70a	[illegible]	弛 3.5a			[illegible]	270		[illegible]	夏注演說文
[illegible]	弼 70a					[illegible]	270	[illegible]	[illegible]	郭注見尚書說文亦有之，夏錄古尚書作[illegible] 5.8b
[illegible]	弼 70a			[illegible]			270		[illegible]	郭注見尚書說文亦有之，夏錄古尚書作[illegible] 5.8b
[illegible]	紗 70b	[illegible]	[illegible] 2.6b				270	[illegible]	[illegible]	夏注汗簡，紗乃玅誤
[illegible]	繇 70b						270	[illegible]	[illegible]	夏錄古史記作[illegible] 4.14b、[illegible] 5.13b
[illegible]	綫 70b	[illegible]	線 4.23b	[illegible]			275		[illegible]	
[illegible]	續 70b	[illegible]	[illegible] 3.17a	[illegible]			271		[illegible]	齊本有[illegible]二形 3.11b
[illegible]	絕 70b	[illegible]	3.9a			[illegible]	277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70b	[illegible]	2.7a	[illegible]			275		[illegible]	
[illegible]	紹 70b			[illegible]			272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72a	[illegible]	2.25a	[illegible]			284		[illegible]	
[illegible]	蚳 72a	[illegible]	1.18a	[illegible]			280		[illegible]	
[illegible]	蠡 72b	[illegible]	3.12a	[illegible]			284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恒 73b	[illegible]	2.29a	[illegible]			125		[illegible]	今本入恒之古文
[illegible]	恒 73b	[illegible]	2.29a	[illegible]			286		[illegible]	郭又錄恒作[illegible]，見前
[illegible]	坐 73b	[illegible]	4.31	[illegible]			287		[illegible]	
[illegible]	堂 73b	[illegible]	堂 1.30b	[illegible]			288	[illegible]	[illegible]	夏錄古史記堂作[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73b	[illegible]	壞 4.16a	[illegible]	[illegible]		289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堇 74a	[illegible]	3.15a	[illegible]			290		[illegible]	夏錄演說文作[illegible] 1.15a
[illegible]	甽 74b	[illegible]	3.17a	[illegible]			239		[illegible]	
[illegible]	勞 75a	[illegible]	2.9a	[illegible]			292	[illegible]	[illegible]	郭注見舊說文
[illegible]	彊 75a	[illegible]	彊 4.35a	[illegible]			292	[illegible]	[illegible]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說文》"古文"與今本《說文》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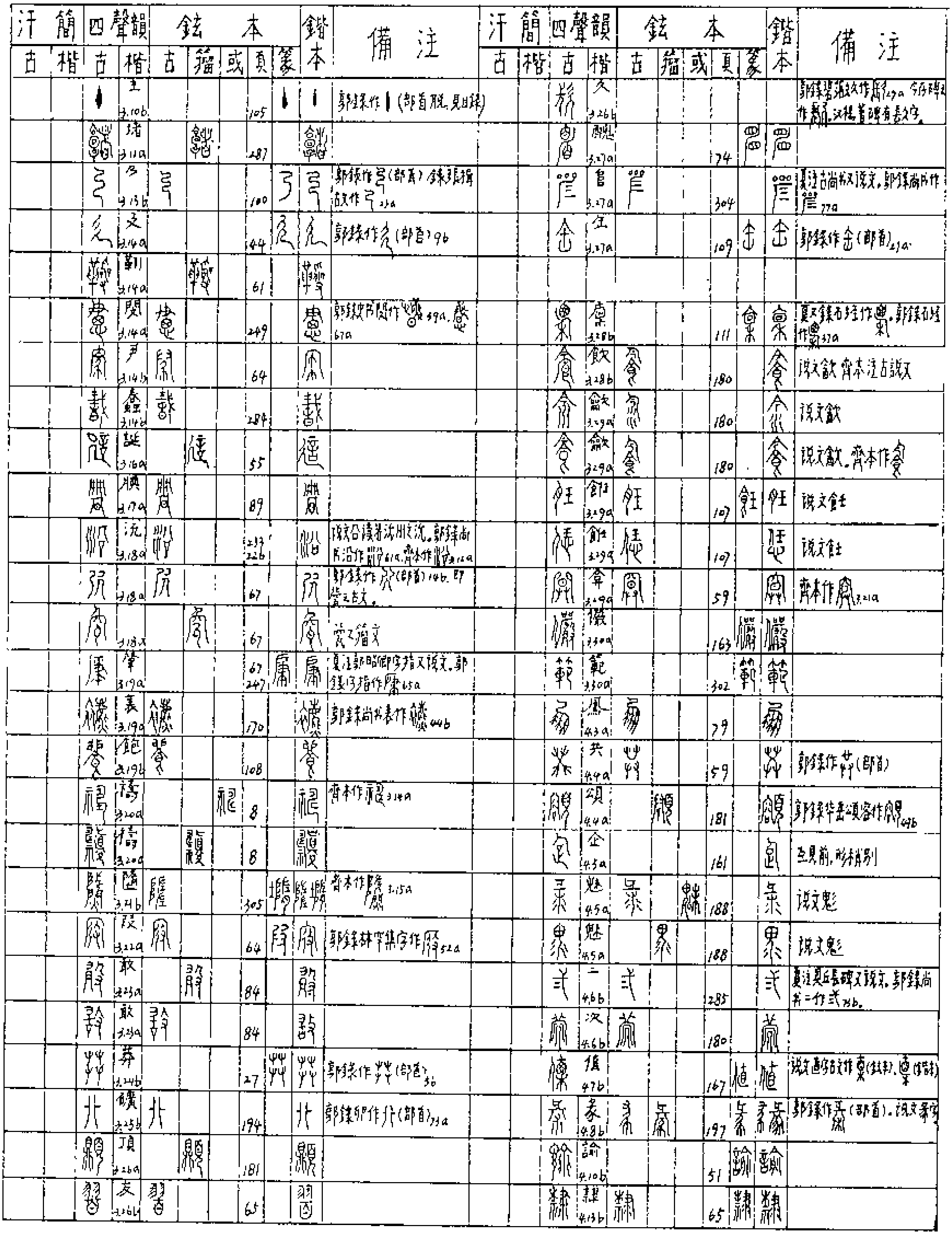
汗簡		四聲韻		鉉本					鍇本	備注
古	楷	古	楷	古	籀	或	頁	篆		
	絕 75b						293			[illegible]
	槃 75b		槃 1.38b				122			
	鐵 75b		鐵 5.13a				293			
	矛 76b		2.25a				300			
	陳 77a		1.31b				306			
	陸 77b		4.15b				307			
	[illegible] 78a		[illegible] 3.9a				307			曹本注古文
	保 80b		2.21a				310 161			
	孩 80b		1.30a				31			
	[illegible] 80b						310			
	𠫓 81a						310			汪刻朱本作
	棄 81a		弃 4.6a				83			
	番 81a		1.35b				28			
	申 81b		1.31a				311			
	酉 82a		3.17a				311			說文謂酉字古文从丣，今本丣字古文作非。
	醬 82a		4.44b				313			
	麗 82b		4.14b				203			
	麗 82b		4.14b				203			毛刻本[illegible]注籀文，見段注。別本皆注篆文
	雷 82b		1.29a				241			郭氏又錄古尚書雷作。
	兆 82b		3.17a				70			[illegible] 3.15a
	良 82b		2.13b				111			
			農 1.12a				60			
			封 1.13a				287			郭釋尚書作 18b，夏注說文又汗簡
			封 1.13a				287			郭釋尚書作 7b，夏注說文又汗簡
			驅 1.25a				241			
			[illegible] 1.25b				52			[illegible]
			盧 1.26b				104			
			速 1.27a				41			
			雷 1.29a				241			
			雷 1.29a				241			
			雷 1.29a				241			
			烟 1.30b				239			
			[illegible] 1.31b				239			[illegible]
			陳 1.31b				306			郭釋[illegible]碑陳作 74a，義雲章作 77b，夏[illegible]孝經作陳
			塵 1.31b				203			
			[illegible] 1.32b				202			
			垣 1.35b				287			
			婚 1.37a				259			
			丹 1.37b				106			
			般 1.38b				83			郭錄[illegible]作，少一橫。（部首）
			煙 2.3a				209			
			煙 2.3a				209			
			[illegible] 2.3a				254			郭錄尚書作 66a
			遷 2.4a				40			郭錄尚書作，義雲章作 64b.
			鱣 2.4b				243			
			全 2.5a				109			郭錄王庶子碑作，夏作
			[illegible] 2.5a				169			郭錄王庶子碑[illegible]作 17a，[illegible]
			次 2.5b				180			
			次 2.5b				180			郭錄次作（部首）67a
			堯 2.6b				290			郭釋堯作 74a，夏注汗簡又說文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說文》"古文"與今本《說文》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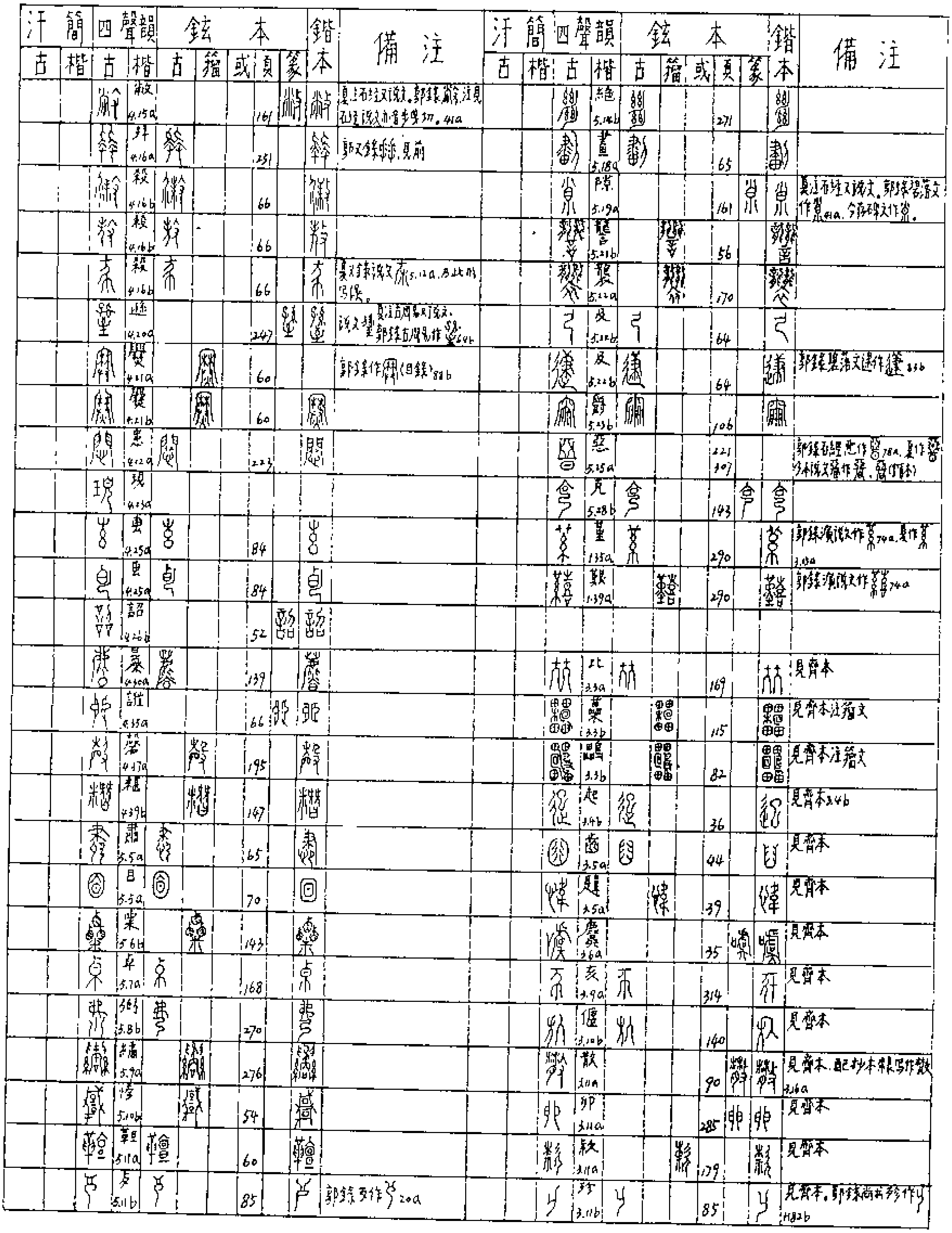
四聲韻楷	鉉本頁	備注
鬈 2.9a	108	
鼓 2.9a	61	
奢 2.11a	215	
家 2.11b	150	
騧 2.12a	199	
良 2.13b	111	郭錄義雲章作[illegible] 13b
涼 2.13b	284	夏注說文又古爾雅，郭錄古爾雅作[illegible] 72b
長 2.14b	196	郭錄華岳碑作[illegible] 11b
方 2.15a	268	郭錄匚作[illegible]（部首）4a，說文匚讀若方
方 2.15a	268	
方 2.15a	268	郭錄尚書作[illegible] 31b
方 2.15a		郭錄義雲章作[illegible]，[illegible] 33a，夏注亦能有誤，存此待考。
方 2.15a	268	
方 2.15a	268	
梁 2.15b	236	
牆 2.16a	111	
牆 2.16a	111	
剛 2.17a	91	郭錄尚書作[illegible] 41b
庚 2.18b	272	夏注說文作[illegible] 6.6b，郭錄義雲章亦作[illegible] 33a，[illegible]
平 2.18b	101	郭錄義雲章作[illegible] 5b，尚書作[illegible] 8b
城 2.20b	288	
2.21b	35	說文[illegible]讀若[illegible]
遊 2.23b	140	
周 2.24a	33	
柔 2.24a		夏注古尚書又說文，說文腦讀若柔，郭錄說文腦，見前。
輶 2.24b	302	
鬵 2.25b	62	
金 2.26b	293	
乘 2.28a	114	夏注古尚書又說文，郭錄尚書作[illegible] 26a。
兢 2.28a	58 177	夏注古尚書又說文，郭錄[illegible]注見尚書說文通作小篆 44a
徵 2.28b	169	
肱 2.29a	64	
徙 3.5a	40	
璽 3.5a	287	
邇 3.5a	41	[illegible]乃邇誤，齊本郭[illegible]本作[illegible]
承 3.5a	196	郭錄承作[illegible]（部首）33a，齊本作[illegible] 3.4b
騷 3.5b	200	
企 3.5b	161	
跂 3.5b	161	夏注說文企作[illegible] 4.5a，見後。齊本注古文 3.2b
跂 3.5b	161	齊本注古文 3.3b
鄙 3.5b	111	齊本作[illegible] 3.5a
宄 3.6a	151	郭錄尚書作[illegible] 78b
宄 3.6a	151	郭錄尚書作[illegible] 57a
癸 3.6b	309	
喜 3.6b	101	
彙 3.7b	122 149	夏注古禮記彙作[illegible]，郭作[illegible] 33a
與 3.9a	59	郭錄汗略集作[illegible] 14a，古老子[illegible]作[illegible] 22b
禹 3.10a	308	
雨 3.10a	241	
宇 3.10a	150	
侮 3.10b	166	
廡 3.10b	192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說文》"古文"與今本《說文》對照表



四聲韻楷	鉉本頁	備注
主 3.10b	105	郭錄作丨（部首脫，見目錄）
堵 3.11a	287	
弓 3.13b	100	郭錄作弓（部首），錄張揖古文作弓 2a
[illegible] 3.14a	44	郭錄作（部首）9b
[illegible] 3.14a	61	
閱 3.14a	249	郭錄古尚書閱作 59a、67a
尹 3.14b	64	
[illegible] 3.14b	284	
誕 3.16a	55	
腆 3.17a	89	
沇 3.18a	233 226	說文沿讀若沇州之沇。郭錄尚書沿作 61a，齊本作 3.14a
3.18a	67	郭錄作（部首）14b，即[illegible]之古文。
3.18a	67	殺之籀文
肇 3.19a	67 247	夏注郭昭卿字指又說文。郭錄字指作 65a
襄 3.19a	170	郭錄尚書襄作 44b
飽 3.19b	108	
禱 3.20a	8	齊本作 3.14a
禱 3.20a	8	
墮 3.21b	305	齊本作 3.15a
段 3.22a	64	郭錄林罕集字作 52a
敢 3.25a	84	
敢 3.25a	84	
莽 3.24b	27	郭錄作（部首）3b
礦 3.25b	194	郭錄卝作（部首）73a
頂 3.26a	181	
友 3.26b	65	
文 3.26b		郭錄碧落文作 27a，今存碑文作，汗簡碧落碑有此字。
融 3.27a	74	
[illegible] 3.27a	304	夏注古尚書又說文。郭錄尚書作 77a
缶 4.27a	109	郭錄作（部首）21a
稟 3.28b	111	夏又錄石經作，郭錄石經作 37a
飲 3.28b	180	說文歙，齊本注古說文
歙 3.29a	180	說文歙
歙 3.29a	180	說文歙，齊本作
飪 3.29a	107	說文飪
飪 3.29a	107	說文飪
弇 3.29a	59	齊本作 3.21a
[illegible] 3.30a	163	
範 3.30a	302	
鳳 4.3a	79	
共 4.4a	59	郭錄作（部首）
頌 4.4a	181	郭錄華嶽碑頌字作 49b
企 4.5a	161	互見前，形稍別
魅 4.5a	188	說文鬽
魅 4.5a	188	說文鬽
二 4.6b	285	夏注貝丘長碑又說文。郭錄尚書二作弍 76b。
次 4.6b	180	
植 4.7b	167	說文植字古文作
豕 4.8b	197	郭錄作（部首）。說文豕字
諭 4.10b	51	
肄 4.13b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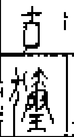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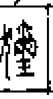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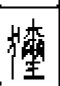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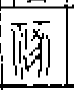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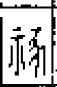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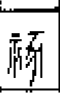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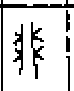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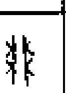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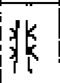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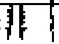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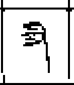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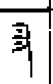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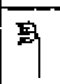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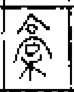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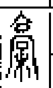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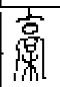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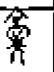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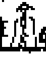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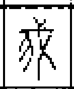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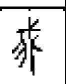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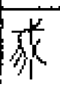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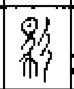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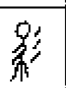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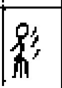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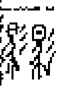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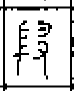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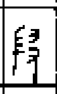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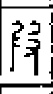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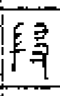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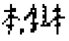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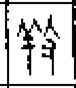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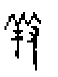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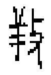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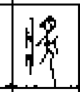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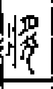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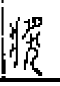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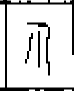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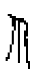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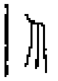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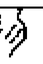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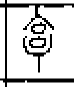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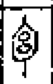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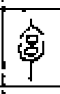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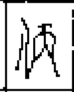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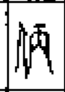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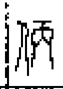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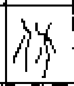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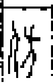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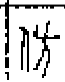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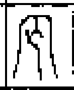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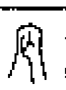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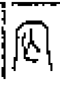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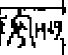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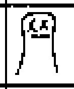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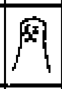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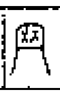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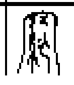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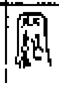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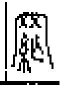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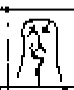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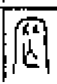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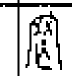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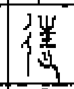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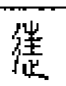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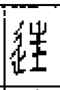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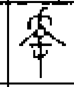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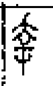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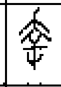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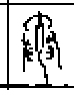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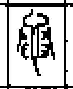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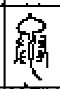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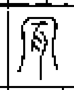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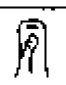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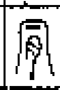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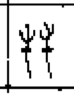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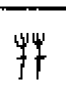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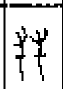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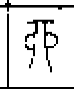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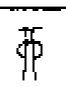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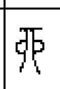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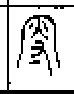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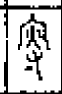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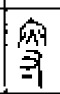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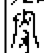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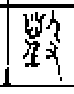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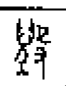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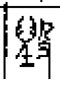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說文》"古文"與今本《說文》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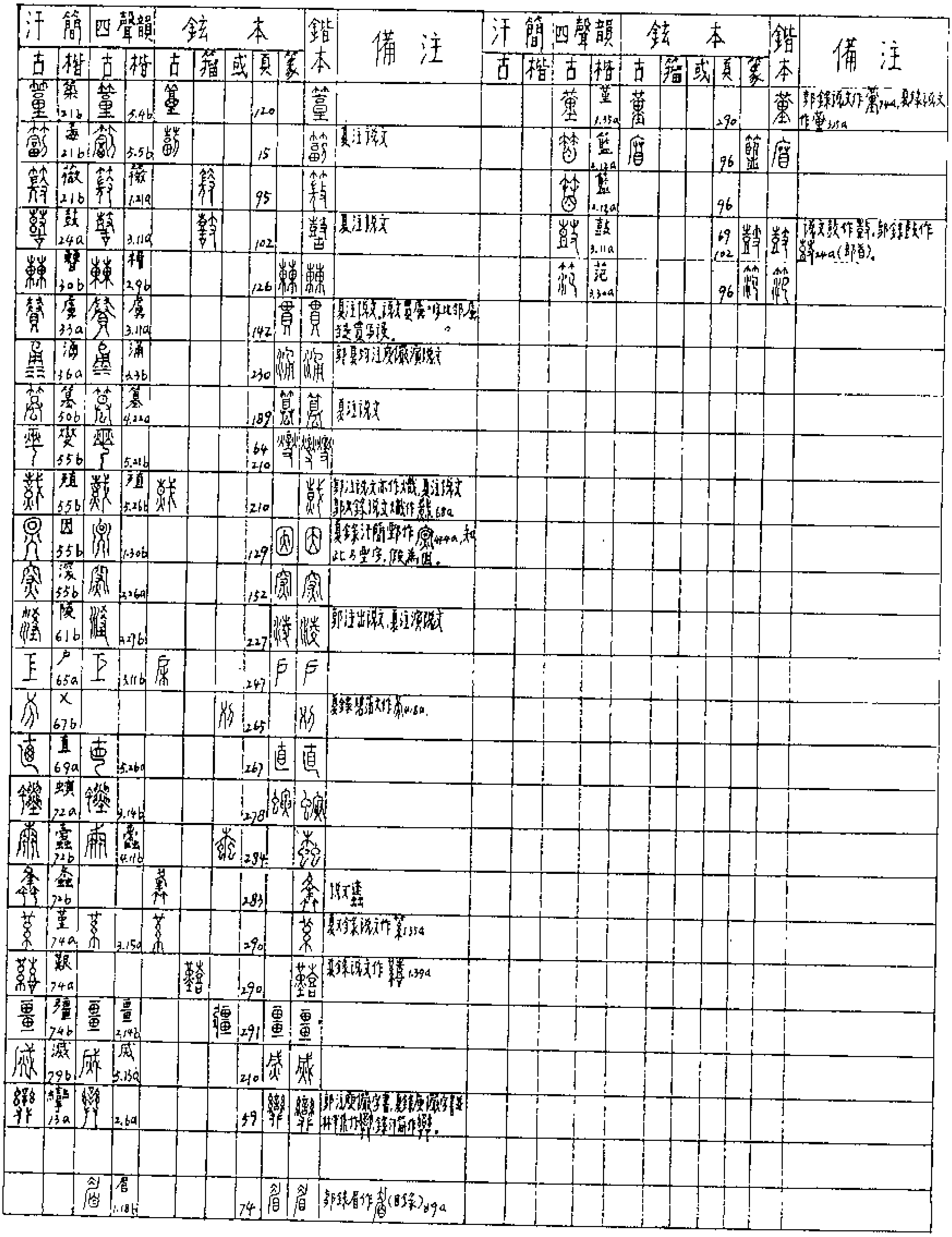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鉉本 古	鉉本 籀	鉉本 或	鉉本 頁	鉉本 篆	鍇本	備注
			[illegible] 4.15a				161			夏注石經文說文。郭錄[illegible]注見石經說文亦音步[illegible]切。41a
			拜 4.16a				251			郭文錄[illegible]，見前
			殺 4.16b				66			
			殺 4.16b				66			
			殺 4.16b				66			夏注說文[illegible]5.12a，乃此形寫誤。
			[illegible] 4.20a				247			說文[illegible] 夏注古周易引說文。郭錄古周易作[illegible]64b
			爨 4.21a				60			郭錄作[illegible]（目錄）88b
			爨 4.21b				60			
			惠 4.12a				223			
			現 4.13a							
			叀 4.25a				84			
			叀 4.25a				84			
			[illegible] 4.26b				52			
			暴 4.30a				139			
			[illegible] 4.35a				66			
			磬 4.37a				195			
			糟 4.39b				147			
			肅 5.5a				65			
			目 5.5a				70			
			[illegible] 5.6b				143			
			卓 5.7a				168			
			[illegible] 5.8b				270			
			[illegible] 5.9a				276			
			[illegible] 5.10b				54			
			[illegible] 5.11a				60			
			歺 5.11b				85			郭錄歺作[illegible]20a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鉉本 古	鉉本 籀	鉉本 或	鉉本 頁	鉉本 篆	鍇本	備注
			絕 5.14b				271			
			畫 5.18a				65			
			隙 5.19a				161			夏注石經文說文。郭錄碧落文作[illegible]41a，今存碑文作[illegible]。
			[illegible] 5.21b				56			
			襲 5.22a				170			
			及 5.22b				64			
			及 5.22b				64			郭錄碧落文及作[illegible]33b
			爵 5.23b				106			
			惡 5.25a				221 307			郭錄石經惡作[illegible]78a，夏作[illegible]，今本說文亞作[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5.28b				143			
			堇 1.35a				290			郭錄演說文作[illegible]74a，夏作[illegible]3.0a
			艱 1.39a				290			郭錄演說文作[illegible]74a
			比 3.3a				169			見齊本
			[illegible] 3.3b				115			見齊本注籀文
			[illegible] 3.3b				82			見齊本注籀文
			起 3.4b				36			見齊本3.4b
			齒 3.5a				44			見齊本
			[illegible] 3.5a				39			見齊本
			[illegible] 3.6a				35			見齊本
			亥 3.9a				314			見齊本
			偃 3.10b				140			見齊本
			散 3.11a				90			見齊本。配抄本誤寫作散3.6a
			卯 3.11a				285			見齊本
			[illegible] 3.11a				179			見齊本
			[illegible] 3.11b				85			見齊本。郭錄尚書[illegible]作[illegible]1.82b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說文》"古文"與今本《說文》對照表

汗簡		四聲韻		鉉本					鍇本	備注	汗簡		四聲韻		鉉本					鍇本	備注
古	楷	古	楷	古	籀	或	頁	篆			古	楷	古	楷	古	籀	或	頁	篆		
			獮 3.11b				205			見齊本											
			獮 3.11b				205			見齊本											
			兆 3.11b				311			見齊本，郭錄石經作 H41a											
			爪 3.13b				64			見齊本											
			稾 3.14b				119			見齊本，郭錄義雲章作 H11b，說文作 6.20b.											
			我 3.14b				267			見齊本											
			馬 3.15a				199			見齊本											
			假 3.15a				64			見齊本，鉉本譚長說叚如此，鍇本同。											
			養 3.15b				107			見齊本											
			獎 3.16a				204			見齊本											
			掌 3.16a				63			見齊本，又錄一形											
			享 3.16b				111			見齊本											
			髣 3.16b				163			見齊本											
			髣 3.16b				163			見齊本											
			罔 3.16b				157			見齊本，郭錄古尚書网作 H49											
			罔 3.16b				157			見齊本											
			罔 3.16b				157			見齊本											
			罔 3.16b				157			見齊本											
			往 3.16b				43			見齊本											
			幸 3.17b				214			見齊本											
			黽 3.17b				285			見齊本											
			肯 3.18b				90			見齊本											
			友 3.18b				65			見齊本											
			酉 3.19a				311			見齊本											
			叟 3.20a				64			見齊本，郭錄華岳碑叟作 H10b，用說文篆											
			毀 3.20a				289			見齊本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演說文》"古文"與今本《說文》對照表



汗簡		四聲韻		鉉本					鍇本	備注
古	楷	古	楷	古	籀	或	頁	篆		
	築 21b		5.4b				120			
	毒 21b		5.5b				15			夏注說文
	徽 21b		徽 1.21a				95			
	鼓 24a		3.11a				102			夏注說文
	[illegible] 30b		[illegible] 2.9b				126			
	賡 33a		賡 3.11a				142			夏注說文，說文賡 [illegible]
	涌 36a		涌 4.3b				230			郭夏均注 [illegible] 演說文
	墓 50b		墓 4.22a				189			夏注說文
	燮 55b		5.21b				64 210			
	殖 55b		殖 5.26b				210			郭注說文亦作殖，夏注說文 郭氏錄說文殖作 68a
	因 55b		1.30b				129			夏錄汗簡野作 49a，知此乃堂字，假為因。
	深 55b		2.26a				152			
	陵 61b		2.17b				227			郭注出說文，夏注演說文
	戶 65a		3.11b				247			
	乂 67b						265			夏錄碧落文作 4.18a.
	直 69a		5.26a				267			
	蠙 72a		1.14b				278			
	蠹 72b		蠹 4.11b				284			
	蠢 72b						283			說文蠢
	堇 74a		3.15a				290			夏 [illegible] 說文作 1.35a
	艱 74a						290			夏錄說文作 1.39a
	疆 74b		畺 2.14b				291			
	滅 29b		威 5.15a				210			
	[illegible] 13a		2.6a				59			[illegible]
			眉 1.18b				74			郭錄眉作 (目系) 89a

汗簡		四聲韻		鉉本					鍇本	備注
古	楷	古	楷	古	籀	或	頁	篆		
			堇 1.35a				290			郭錄說文作 74a，夏錄說文作 3.15a
			藍 2.13a				96			
			藍 2.13a				96			
			鼓 3.11a				69 102			說文鼓作 ，郭錄鼓作 24a（部首）。
			范 3.34a				96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義雲章》「古文」的研究

《汗簡》徵引的資料有七十一種，《古文四聲韻》有九十七種，除流傳至今的石經、《說文》、碧落碑以及《史記》、《漢書》、《周易》、《周禮》、《禮記》、《詩經》、《孝經》、《老子》、《論語》、《莊子》、《爾雅》、《尚書》等可與之對比研究外，其餘部分多已亡佚，我們已無法弄清其原貌。這些亡佚的資料所包含的內容究竟如何，是不是如《汗簡箋正．敘》所云，「其歷采諸家，自《說文》、石經而外，大抵好奇之輩影附詭託，務為僻怪，以炫末俗」，這還需要對其進行分類研究，纔能作出正確的回答。

我們曾經對《汗簡》、《古文四聲韻》徵引的石經、《說文》及《汗簡》、徵引的碧落文、《古尚書》、《古周易》、《史記》、《漢書》等資料與今存之資料作過比較研究，① 給我們的認識基本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一、郭忠恕收錄的「古文」是從原始材料中提取的，原始材料的書寫形式有「古文」篆體和隸古定體，是「古文」篆體者照錄，不合《汗簡》部首者改從部首。是隸古定體，則依《汗簡》部首以隸作古。在作古的過程中參閱了他能見到的諸如石經、《說文》、碧落碑之類的文字材料。

二、這些「古文」在流傳中有錯誤。

三、這些「古文」中有很多形體與古文字相合，是很珍貴的文字材料，可供研究先秦古文時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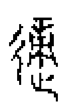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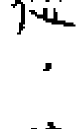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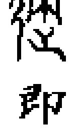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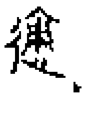
四、《古文四聲韻》多抄錄《汗簡》，二書筆畫小有差異，要相互比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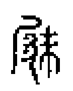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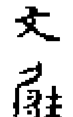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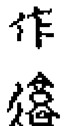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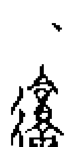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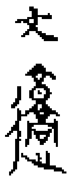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徵引的古佚碑、古佚書的情況我們估計不會超出以上幾點，但具體情況如何並不十分清楚。《義雲章》「古文」的數目在二書中佔居很大的比例，幾乎是《汗簡》的六分之一，是《古文四聲韻》的十八分之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剖析這部「古文」資料對於認識其它古佚資料無疑是有幫助的。筆者從二書中分辨出這部分「古文」，根據形體結構作了一些歸納性的分析，並列表於後，聊供學者們參攷。

《汗簡》中《義雲章》與《義雲切韻》是分注的，但據是部「題」下、齒部「飲」下注「義雲章切韻」，知《義雲章》與《義雲切韻》應是一書。《古文四聲韻》之書目標題將《義雲章》與《義雲切韻》分列，而編中所注一律是《義雲章》。這種稱謂，猶如《郭顯卿字指》或祇稱《字指》、《朱育集字》或稱《古文》、華嶽碑或稱太華嶽頌文等，蓋是唐時依《切韻》編錄「古文」之專書。下面我們統稱為《義雲章》。《汗簡》校錄《義雲章》「古文」約計四百九十七文（含部分重字，其中注《義雲切韻》者五十五文），《古文四聲韻》有五百一十二文（含部分重字，其中與《汗簡》重者四百三十五文，多出《汗簡》者七十七文），二者共錄五百七十四文（含部分重文）。有關這部分文字的考釋我們已有專文論述，② 下面的闡述主要是根據對這部分「古文」進行綜合分析後得出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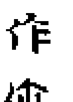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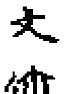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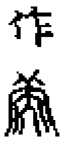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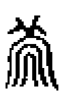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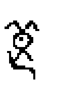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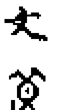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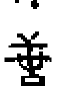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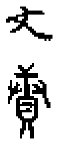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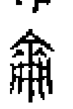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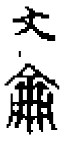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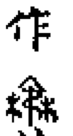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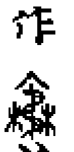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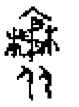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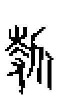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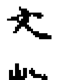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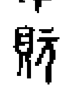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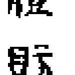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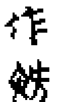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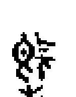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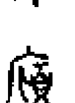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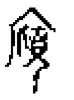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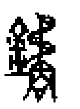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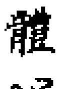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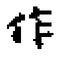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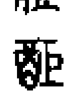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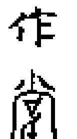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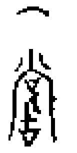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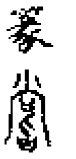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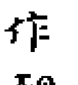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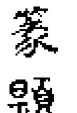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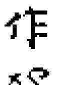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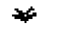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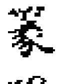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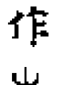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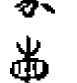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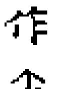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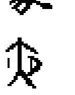
一、很多「古文」見於目前能見到的文字材料

（一）、見於三體石經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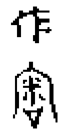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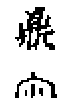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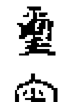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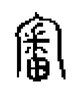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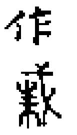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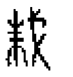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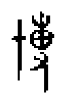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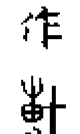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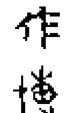
《義雲章》「古文」中，有一部分字與三體石經古文相合或大致相合，說明其可能是采自石經，或者是與石經為同一來源。三體石經古文的可靠性已屬定論，因此，這部分「古文」自然是我們應該重視的材料。如適作即石經適字古文，續作即石經迹字古文，

厥作即石經厥字古文，厥作、即石經厥字古文等，約有三十餘文。目前出土的石經古文字數還是有限的，因此，《義雲章》中同石經古文的字遠非此數。

(二)、見於《說文》古文、籀文、或體和正篆

見於《說文》古文者，如遷作即《說文》古文，次作即《說文》次字古文，良作即《說文》良字古文，續作即《說文》續字古文等，約有四十餘文。見於《說文》籀文者，如侖作即《說文》侖字籀文，襄作（夏韻作）即《說文》襄字籀文，析作即《說文》析字籀文等，約有十餘文。見於《說文》或體者，如玩作即《說文》玩字或體，氣作即《說文》氣字或體，亭作即《說文》高字或體，鑄作即《說文》鑄字或體，醻作即《說文》醻字或體等，約有二十文。見於《說文》正篆者雖然較多，但形體與正篆完全相同者則較少，其偏旁多與三體石經古文和《說文》古文偏旁類同，象這類字我們暫不作為與正篆同者。如嘗字作（形譌），即《說文》正篆，然所从之旨形有別：題作，即《說文》正篆，然所从之頁、是形有別。我們計算者祇是如踈作即《說文》字正篆，簡作即《說文》柬字正篆，夜作即《說文》夜字正篆等，約有二十餘文。

(三)、見於先秦古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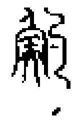
《義雲章》中有相當一部分「古文」與目前能見到的先秦古文字相合，說明其字形來源甚古。如審作，就與五祀衛鼎、古璽⑦形體相合，《說文》篆文則作，而鄭珍誤以為「審之譌」（見《汗簡箋正》，以下引文不再加注）。又如誅作，與中山王壺「以誅不訓」之形義完全相合，而鄭珍誤以為是「漢以來製誅戮字，取配戮从戈。」博作，鄭珍認為「篆从專，隸變每作尃同專，此从俗作，繆。」其實，師寰簋博作，或簋作，古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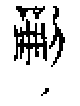
䡄（璽彙837），並从𦍌。又如張作𦀚，即與中山王壺張作𦀚同；內作𠔇，同戰國文字𠔇；兩作𠓜，同戰國文字𠓜；啟作𢼄，與《說文》正篆啟有別，而與古璽启（璽彙861）類同。它如再作𠕒、臨作𦣞、夏作𡖊、格作𢓜、詞作𧥮、廟作𢋨、或作𢦏、臧作戕、匿作𠥍、組作𦃇、垢作坸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的字竟與甲骨文相合而不見於目前能見到的商周金文或戰國文字。如東作𣎳，鄭珍以為「重口仿東字作之」。其實，甲骨文的東字就或作𣎳、𣎳、𣎳，从東之剌作𠝿、鍊作𨫊、敕作𢻫等。又如列作𣦼，即𣦼形譌誤，乃𣦼字，與甲骨文𣦼、𣦼、𣦼等形類同，思泊師釋𣦼為洌之古文。④此假洌為列，與碧落文假𣦼為烈類同。又如退作𢓴，即甲骨文之𠬧等。象這類見於目前能見到的先秦古文字者約有六十餘文，而實際同先秦古文字者當不止此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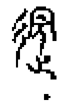
這樣，見於目前能見到的古文字材料的「古文」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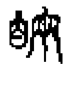
（四）、見於漢唐碑文、漢印等文字材料及《玉篇》、《一切經音義》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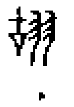
《義雲章》「古文」中的有些字雖不見於目前能見到的古文字材料，但每每見於漢唐碑文、漢印等材料及《玉篇》、《一切經音義》等書。如《說文》有緐無繁，《義雲章》紛作𦃲（𣫭乃每譌，假繁為紛），見於漢印作𦇱，夏承碑作緐。遲作𨒈，見於漢三公山碑作遟。顧南原按，「《說文》遲或从𡰥。《玉篇》𡰥，古文夷字。𡰥與尼相似，因譌从尼。《書．盤庚》『遲任有言曰』，《古文尚書》作『遟任』。李翊碑『棲遟不就』，遲亦作遟」（見《隸辨》）。楚簡有字作𨑜，即《說文》遲之或體𨑜。遟乃𨑜譌。顧氏之說甚是。隱作𨼆，與《說文》正篆隱有別，而與漢印隱形類同，㥯即𤔔，止乃乚譌。矢作𠂉，與古寫本《尚書》矢作戻同。又見於馬王堆漢墓一號墓竹簡作戾。結作絜，不見於《說文》，漢魯峻碑作𡠗，與梁休碑、范鎮碑、楊君碑等𡠗字均假為潔，此假為結。𡠗从女，蓋眞洁字。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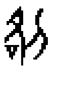
作，見《玉篇》魡，亦作釣。《莊子．刻意篇》魡魚閒處，釋文魡，本亦作釣。它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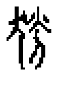
刻作，《玉篇》副，古文刻。《一切經音義十一》刻，古文副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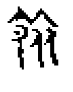
遡作，《玉篇》遉，古文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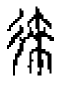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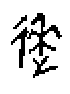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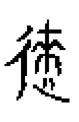
朗作，《玉篇》𣈶，古朗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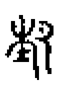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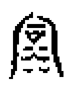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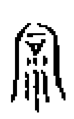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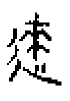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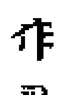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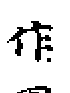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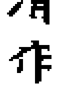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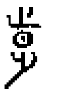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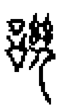
頡作，《玉篇》翓，或作頡。

刎作，《一切經音義十一》古文刎歾二形同。《說文》有歾無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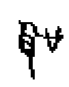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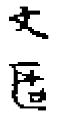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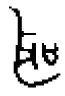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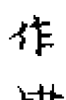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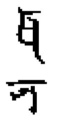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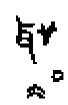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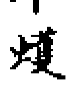
別作，《一切經音義》別，又作勢。

領作，見《玉篇》、《方言》、《爾雅》。

來作，見《楚辭》、《漢書》，金文作，石經作。

仿三體石經樣式所刻之唐（永泰二年）陽華巖銘，古文多與石經古文類同，其中有的古文或偏旁也見於《義雲章》。如節作、洞作、、徠作、名作、迴作、清作、步作、識作等，象這類見於漢唐碑文及《玉篇》、《一切經音義》等書的字，在《義雲章》中佔居一定的比例。

二、可據之以糾正石經、《說文》之誤，或可補充《說文》

三體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雖是來源於非常可靠的文字材料，由於經過後人轉摹傳鈔，致使有些筆劃失誤，除需以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校正外，以同時流行的見於其它材料的「古文」校正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方面，《義雲章》中就可見到這樣的例證。如《義雲章》聽作，即由金文（文保毀）、（中山王鼎）等形演變，三體石經《多方》古文作，耳形有誤（石經耳字古文作可證），當以此訂正作。《義雲章》獲字古文作擭，即字，左从古出，右

从蒦省。蒦字从萑與从隹不別，如甲骨文獲作隻，酓忎鼎作隻，中山王鼎作蒦。三體石經《微子》獲字古文作⿰金隹，今應是今誤，當依《義雲章》訂正作⿰金隹或⿰金雈。《義雲章》國字作戜，而石經古文作戜，顯然石經脫一畫。又石經殘石有古文對，不知出何經，也不知是何字。依《義雲章》節作對（陽華巖銘作對），知此是節字，見於《尚書》康誥、召誥，和《左傳》。今本《說文》碣字古文作⿰阝畐，《義雲章》作⿰阜畐、⿰阜畐，所从之阝、阝並是阜誤，《說文》應依《義雲章》訂正作⿰阜畐或⿰阜畐。今本《說文》次字古文作⿱𠂔爪，歷來困惑不解。以《義雲章》次字作⿱𠂔爪、⿱𠂔巿，又作⿱𠂔巿，姿作⿱𠂔巿，相互比較，始知為古巿字譌誤。甲骨文的⿱止巿、⿰巿止、⿰巿止、⿰巿止、⿰巿止等字，思泊師釋為巿、⿰巿止，讀為次。◎兮甲盤師作⿰𠂤巿，李宮父簋姊作⿰女巿，三體石經濟字古文作⿱𠂔巿（乃沛字）。巿字的演變關係為⿱止巿→⿱𠂔巿→⿱𠂔巿（古貨幣）→⿱𠂔巿→⿱𠂔巿→⿱𠂔爪。因此，今本古文次當訂正為⿱𠂔巿。又《義雲章》格作⿰彳各，與金文、石經合，而今本《說文》有格無⿰彳各，當可增補⿰彳各，古文格。《義雲章》鄰作⿰⿱宀⿳口豕刂、⿰⿱宀豕刂、⿰⿱宀豕刂，即劃和劇字。《玉篇》劇，「口郝、口郭二切，解也。劃，籀文。」《說文》無劃、劇。鄭珍認為「此劃字知必顧氏原文」，「因《玉篇》後世增出之字未有更列籀文者，以此知顧氏所見《說文》有劇字，其重文作劃，注云籀文，鉉等校諸家集本並無之，蓋其寫脫久矣。」今本《說文》當依《玉篇》、《義雲章》增補劇，⿰⿱宀豕刂古文，⿰⿱宀⿳口豕刂籀文。《義雲章》澡作⿰川⿱⿰木木三，今本《說文》有藻無澡，甲骨文澡作⿰阜⿱⿰木木，今本《說文》當可據此增補。

三、可據之以考證先秦古文字

出土的先秦古文字每每與《義雲章》古文相合，這不僅可以證明《義雲章》古文的可靠程度，反之，我們也可以利用這批材料去考證先秦古文字，過去有的學者已經注意到了這一

點，如金文有字作（穌甫人匜）、（齊縈姬盤）等，舊不識。劉心源據《義雲章》姪作，證其為姪之古文。⑥郭沫若先生據《義雲章》藏作，考證子禾子釜之為臧。⑦李家浩先生據《義雲章》弊字作，考證貨幣文字尚為幣。⑧古璽有字作，从口从馬，我們曾根據《義雲章》滿字作，釋此圖為古滿字。⑨又古璽有字作（璽彙0263）、《古璽文編》列入附錄，字書不見迷字，唯見《義雲章》逐字作，璽文無疑應釋為逐字。古从文从豕義同，鄭珍誤以為「篆从遯省，此改从犬非。」古璽有字作，《古璽文編》隸寫作，依《義雲章》鴈作、，曾侯乙鐘銘鄘作，則璽文應釋為。古璽有字作垧（璽文13.10），與《義雲章》垢作垧形體相合，均當是垢之古文。《玉篇》「垧，與垢同。」望山楚簡有字作，與《義雲章》膢作類同，所从之，即丹（日）省譌，或者是日形右邊豎筆與形左邊豎筆合書，猶如璽文伺字或作、（璽文8.2）。曾侯乙墓竹簡作，戰國行氣銘有字作，思泊師釋為天，陳邦懷先生認為「从宀天聲。……疑此即吞字的假借字。宎吞同諧天聲」。⑩古璽有字作、（璽文7.3），《古璽文編》隸作宎。《義雲章》天作，天形同蔡侯盤之天、中山王鼎之天。天字从宀，類似裡字或作（牆盤）、（哀成叔鼎）、（《說文》籀文）、造字或作（頌鼎）、（頌段）、遇字或作（子遇鼎）等。行氣銘、璽文均應釋為天，宎當是天之異體。金文有字作，舊不識，郭沫若先生釋為沙，侯馬盟書有字作，應釋鈔。《義雲章》沙作，即譌，足證郭老釋沙不誤。⑪

四、偏旁同石經、《說文》古文及出土古文字的一些字是值得挖掘的重要材料

《義雲章》「古文」中有相當一部分字不見於目前能見到的古文字，而又與《說文》正篆書體有別，其偏旁部件每每見於石經、《說文》古文或古文字，根據我們對碧落文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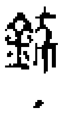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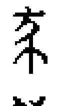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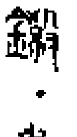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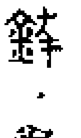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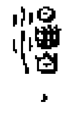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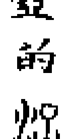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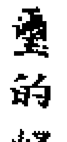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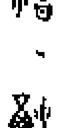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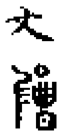
除有人為變改偏旁的因素外，凡原來字體與《汗簡》部首合者，郭忠恕是不更改的。因此，其中有不少值得挖掘的材料，在研究先秦古文時必須予以重視。

偏旁見於石經者如，釋作釋、麥作麥，來形同石經古文偏旁來（如[illegible]作[illegible]），鄗作鄗（郭書作鄗），隙作隙（當作[illegible]或[illegible]），从石經古文偏旁邑。領作[illegible]、[illegible]，从石經古文偏旁尸。羕作羕、泳作泳，从石經永字古文永。遮作遮，从石經庶字古文庶。斧作斧，父形同石經父字古文父。它如金旁、女旁、值旁等，亦同石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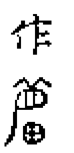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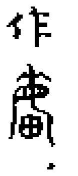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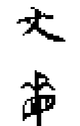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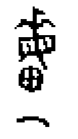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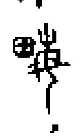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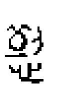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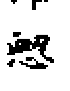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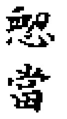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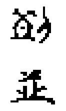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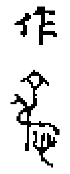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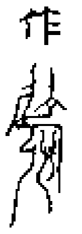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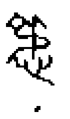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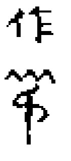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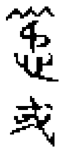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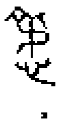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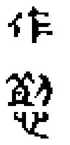
偏旁見於《說文》古文、籀文者如，題作題，从《說文》是字古文是；遐作遐，从《說文》叚字古文叚譌省；息作息，从《說文》自字古文自；牆作牆，从《說文》嗇字古文嗇；韔作韔，从《說文》長字古文長、韋字古文韋；飯作[illegible]，从《說文》弁字籀文弁，等等。

偏旁見於先秦古文字者如，索作索，从収从糸，與古璽紹作紹、綎作綎（璽文卷十三）類同，[illegible]乃[illegible]形譌，與案角[illegible]字所从之[illegible]同。[illegible]即[illegible]。鄗作鄗（郭作鄗），邑形同石經。巿形見於甲骨文作巿。②旇作旇、頗作頗，與古璽彼作彼、坡作坡類同，皮形與《說文》古文皮、籀文皮不同。古从刀之字亦从彡作，如利作利（侯馬盟書）、利（楚帛書）、利（《說文》古文），則作則（楚帛書）、則（石經）等。《義雲章》初作初、則作則等字應有根據。俊作俊，所从之[illegible]當是由楚帛書[illegible]、[illegible]而譌。《周禮》杜子春注「竣，讀為俊。」優作優，形似[illegible]，其實[illegible]乃憂譌省。如好蚉壺憂作憂、楚簡或作憂。③藝字古作藝、藝（甲骨文編[illegible]），又作藝（石鼓文）、藝（毛公鼎）。《義雲章》藝作藝，應當可信。从禾與从木从屮義同。又熱作熱，執形同毛公鼎之執。耻作[illegible]，鄭珍以為[illegible]字，其實，此乃[illegible]字，假為耻，侯馬盟書是字作是、也作是，止字作止、也作止可證。

我們曾經懷疑這類同石經、《說文》古文偏旁的字是由郭忠恕或後人變改過的，但在分

析這類字時我們又發現其中很多字的形體本來就是如此。比如，《汗簡》錄李商隱《集字》鍛作，从石經金，从石經、《說文》殺之古文譌。目前已發表的古文字材料中不見此形，《說文》正篆作。我們曾懷疑這個字是人為作古的，可是曾侯乙墓竹簡中出現了這個字，作，與上舉之形相同，無疑是一字，不由得使我們瞠目結舌。又如《汗簡》錄華嶽碑渴作，如果沒有中山王壺的、古璽的、作證明，我們也會以為這個字是人為作古的，从《說文》碣字古文旁。由於這類字無法與原始材料覈對，利用時需要持慎重態度。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這類字中的大部分應是來源於先秦的古文，少數字的形體有人為變改的嫌疑。然而需要挖掘的正是這類字。

五、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這批「古文」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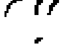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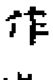
這批材料中的確有的字乍看起來令人費解，進而懷疑它是否可靠，但是祇要我們認真分析，細心體會，從不同角度去考慮，有些字還是能夠辨別的。有的字可能是在傳鈔過程中缺了筆畫，有的則是形體譌誤太甚，有的是假借字等。比如畝字作（夏韻列入敏），鄭珍無說，僅從這個字存在的形體結構很難分析出它與畝敏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如果將此字中間加上一筆作，那麼，我們便明瞭這個字原來是晦字，與金文（師薆毀）、（兮甲盤）形體類同，《說文》正篆則作，晦乃畝正字。這可能就是傳鈔過程中掉了一筆。又如恕作，鄭珍認為，「恕別作，見《集韻》、《類篇》，乃後出俗字。从衄非體，衄系鼻血之衄俗省。義雲以為古文，謬甚。」今按，《集韻》、《類篇》之當是本自《義雲章》，所从之並非从衄，而是叔字古文弔譌誤。如王孫鐘恕作，王子午鼎作，邾公華鐘作，三體石經叔字古文作。此字原本恐誤，當作或，誤作，《集韻》、《類

篇》應予更正。《義雲章》有字作徫、徫，釋文為「違」，鄭珍無說。按違字古作徫（班毀）、徫（古匋文孴錄二·三）等，與此形不同。按照字形分析，此應是「這」字，从古言，如匋文訢作訢，誌作誌（孴錄一·一、三·二）等，與古重之𧨏、古匋之𧨏同字。⑭「違」顯係「這」誤記。《說文》誕字籀文作𨗨，原當作𨗨。又如魄作屰，應是假屰為魄，因屰、魄、霸古韻同屬鐸部。《尚書·顧命》「哉生魄」，薛本作「生屰」。齧作齧（夏作齧），鄭珍無說。細審此形，上从《義雲章》齧，原應作齧，即古齧字。齧齧音義均近。《廣韻》「齧，齧聲。」

所以，象這類字，我們必須認真分析，不能隨意否定。

六、存在的問題

《義雲章》「古文」是一筆很重要的文字材料，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是，由於歷代輾轉傳鈔，又經郭忠恕、夏竦的摘錄，後人的翻刻，致使某些「古文」失去原貌，存在一些問題。如有的字出現有幾個形體，差別不大，很難分辨出孰是孰非；釋文每有誤記；有郭忠恕或後人為變改的字；也可能混雜有後世偽造的「古文」等。《義雲章》狄作屖（夏韻作屖），如果我們不知道石經古文狄作狄，簡直無法辨認。夏錄資作資，也難弄清其結構。刻作刻、射作射、謝作謝等，形體有誤。色字作色、色、色、色等，延字作延、延、延、延，興字作興、興、興等，不知孰得其真。釋文「次」誤為「決」、「這」誤為「違」、「貊」誤為「貌」、「宵」誤為「霜」、「甲」誤為「早」等。曆字作𣏟、𣏟，粉作粉、紛作紛等，是先秦古體還是後世「古文」，值得懷疑。《汗簡》「古文」邑旁均作邑，而夏韻有同石經作邑者，如郎字郭作郎，夏作郎，鄙字郭作鄙，夏作鄙，隙字郭夏二書作隙、隙，其

中究竟是怎麼回事，是雖改變了這個偏旁，還值得進一步追究。綌字郭作綌、夏作綌，疑郭改糸从古糸；頡字郭作，夏作，疑以夏為是，郭氏可能改羽从日錄羽。如此等等，郭屬二書收錄這批「古文」存在的缺點及《義雲章》這類資料本身存在的問題，徵引這類「古文」時需要留心。

前面我們已經談到，單獨抽出《義雲章》「古文」作專門研究，祇是一種嘗試，目的在於瞭解這筆數量較多的「古文」所包含的具體內容，進而推知其它古佚資料的大數情況，以便能更好地利用《汗簡》、《古文四聲韻》這類傳世的「古文」。如果學者們認為此作還有所參考價值的話，也算筆者沒有白費這番苦心。我們相信，隨着地下古文字資料的不斷出土，《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古佚資料將會得到合理的解釋。

為便於讀者查閱和研究，下面列出「《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義雲章》『古文』與古文字對照表」，現將有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我們采用的本子是中華書局於一九八三年影印出版的《汗簡》、《古文四聲韻》。《汗簡》即《四部叢刊》影印的馮舒本，《古文四聲韻》為宋刻配鈔本。如有疑問，則參攷汪刻本及齊安郡學本殘卷《集古文韻》（齊本有的注文與配鈔本有異者未采用）。

二、錄字以《汗簡》順序排列，夏書多出郭書之字列在其後。郭書脫注者依夏書。

三、郭、夏二書每有一字注出幾書者，祇要注文有「義雲章」字樣均收錄。夏書一字下每有數形，除見於郭書外，形體與郭書有差別者，則作為夏書多出郭書之字。

四、郭書有注「義雲章切韻」和「義雲切韻」者，字前或字後用※標出，以示區別。

五、郭、夏注文有異者均列出，以便比較。

六、「古文字」欄內，「甲」指甲骨文，「金」指金文，「雜」指陶文、石刻、璽文、竹簡、盟書、帛書等，「石經」指三體石經古文，「說文」包括正篆、古文、籀文、或體。為便於區別，《說文》古文標△、籀文標○、或體標▽，餘者為正篆。「說文頁碼」據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影印出版的《說文解字》。

一九八八年七月寫定

注釋

①見拙文《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說文》「古文」的研究，一九八六年中國古文字學年會論文。拙著《汗簡研究》上編，一九八四年十月撰。

②見拙著《汗簡注釋》，一九八四年十月撰，待出版。

③見徐中舒主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三四頁。

④⑤見《甲骨文字釋林》。

⑥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八鮇甬人匜。

⑦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二二一頁。

⑧《戰國貨幣文字中的「尚」與「比」》，載《中國語文》一九八〇年五期。

⑨⑪黃錫全《利用〈汗簡〉考釋古文字》，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

⑩《戰國行氣玉銘考釋》，載《古文字研究》第七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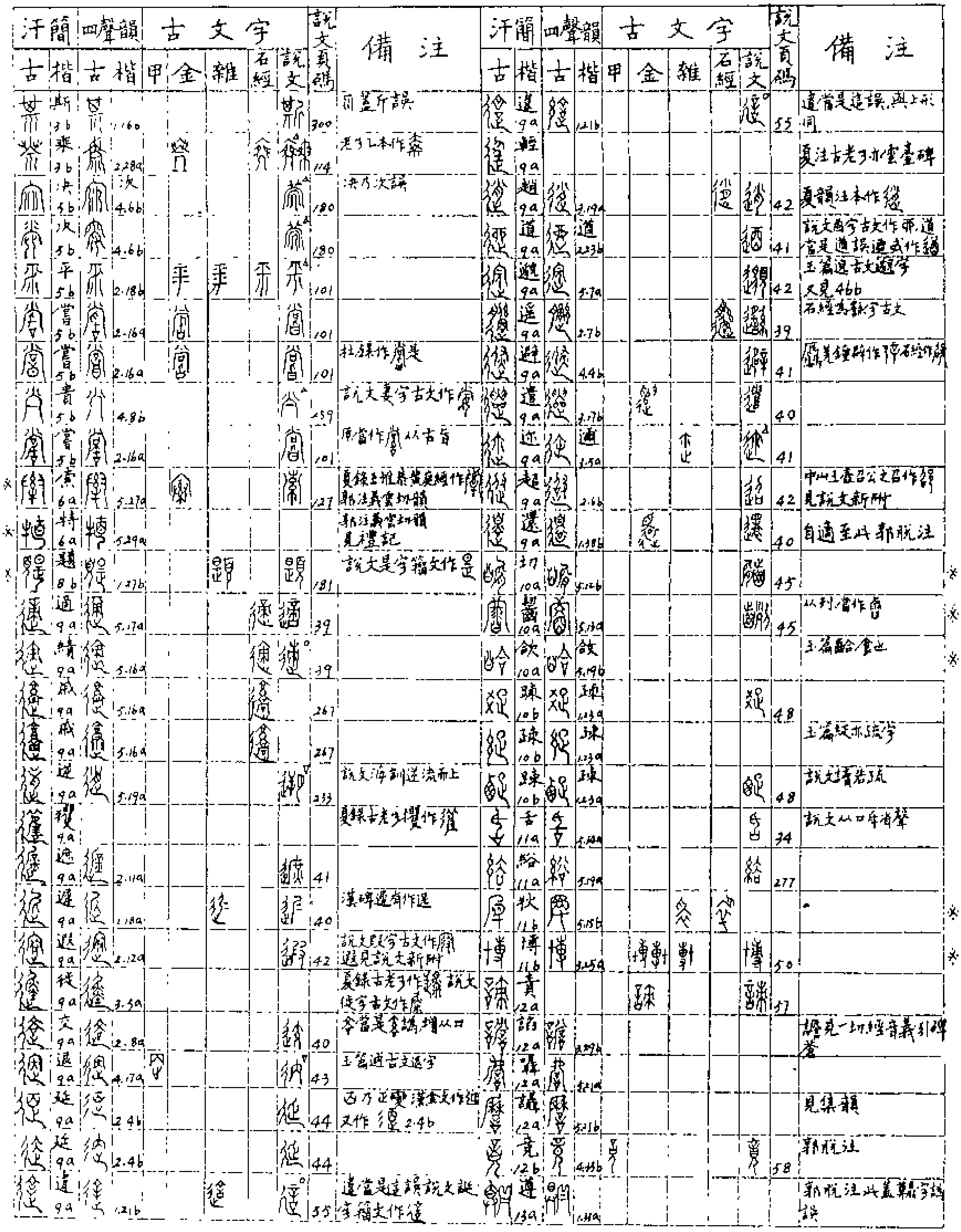
⑫見高明《古文字類編》九一頁，何琳儀《釋會》，碩士論文中的一節，一九八一年撰。

⑬見滕壬生《釋惪》，載《古文字研究》第十輯。

⑭見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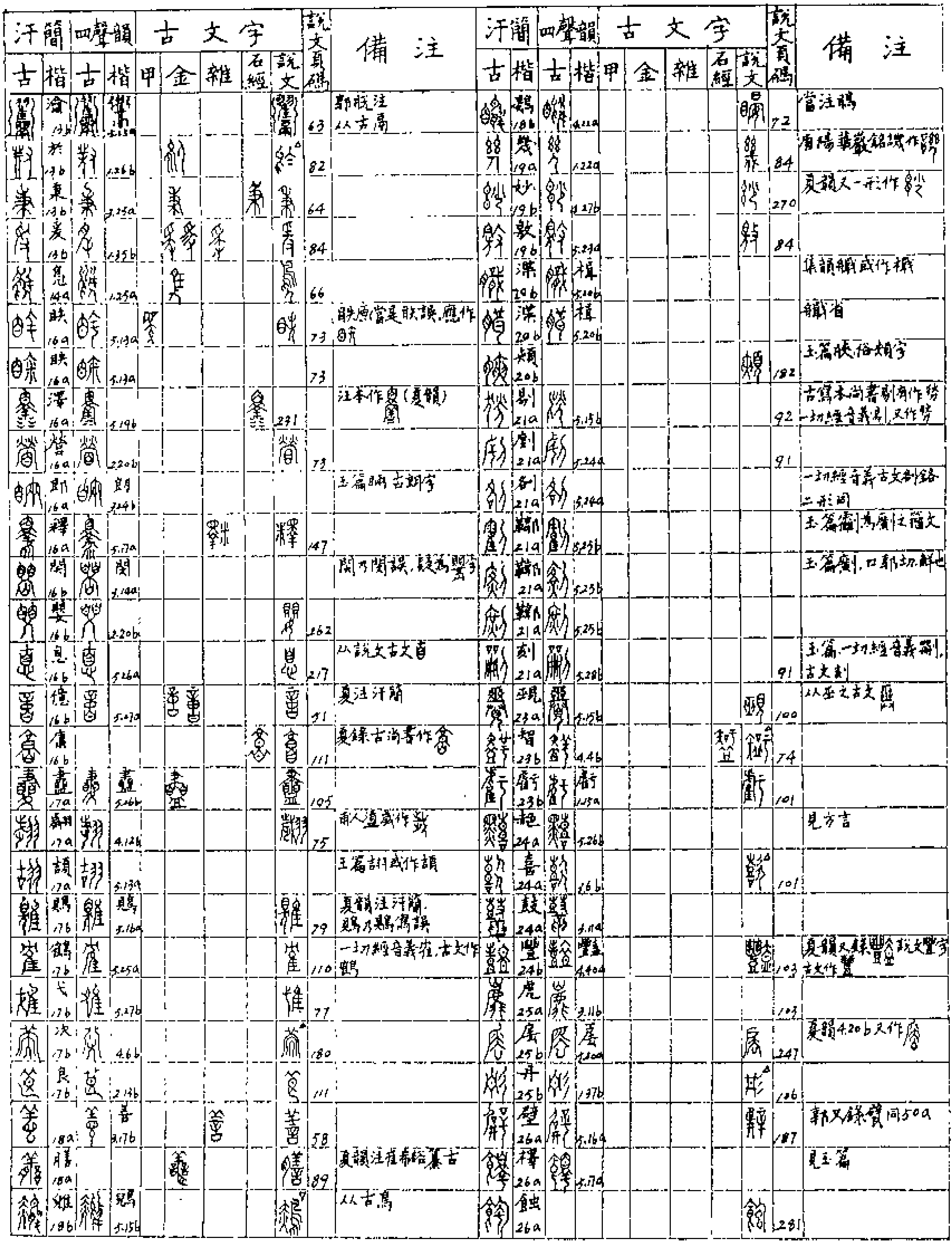
（此為一九八八年八月在長春舉行的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義雲章》"古文"與古文字對照表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古文字 甲	古文字 金	古文字 雜	古文字 石經	古文字 說文	說文頁碼	備注
	斯 3b		1.16a						300	同[illegible]所誤
	乘 3b		2.28a						114	老子乙本作
	決 5b		次 4.6b						180	決乃次誤
	次 5b		4.6b						180	
	平 5b		2.18b						101	
	嘗 5b		2.16a						101	
	嘗 5b		2.16a						101	杜[illegible]作是
	貴 5b		4.8b						459	說文婁字古文作
	嘗 5b		2.16a						101	原當作从古旨
※	賞 6a		5.37a						127	夏錄王惟恭黃庭經作 鄭注義雲切韻
※	特 6a		5.29a							鄭注義雲切韻 見禮記
※	題 8b		1.27b						181	說文是字籀文作
	適 9a		5.17a						39	
	績 9a		5.16a						39	
	戚 9a		5.16a						267	
	戚 9a		5.16a						267	
	逆 9a		5.19a						233	說文㳻訓逆流而上
	獲 9a									夏錄古老子獲作
	遞 9a		2.11a						41	
	遲 9a		1.18a						40	漢碑遲有作遅
	遐 9a		2.12a						42	說文[illegible]字古文作 遐見說文新附
	錢 9a		3.5a							夏錄古老子作 說文侯字古文作
	交 9a		2.8a						40	今當是[illegible]誤,增从口
	退 9a		4.17a						43	玉篇[illegible]古文退字
	延 9a		2.4b						44	西乃正變 漢[illegible]文作延 又作 2.4b
	延 9a		2.4b						44	
	遣 9a		1.21b						55	遣當是違誤說文誕字籀文作
	遣 9a		1.21b						55	遣當是違誤,與上形同
	[illegible] 9a									夏注古老子亦雲臺碑
	趙 9a		5.19a						42	夏韻注本作
	道 9a		道 2.23b						41	說文道字古文作,道當是遁誤,遁或作
	遯 9a		5.7a						42	玉篇遁古文遯字 又見46b
	遷 9a		2.7b						39	石經為遷字古文
	避 9a		4.4b						41	[illegible]羌鐘辟作 石經作
	遺 9a		2.7b						40	
	述 9a		遹 1.5a						41	
	[illegible] 9a		2.6b						42	中山王鼎召公之召作 見說文新附
	還 9a		1.38b						40	自適至此郭航注
※	[illegible] 10a		5.12b						45	
※	齧 10a		5.13a						45	从利,當作
※	飲 10a		飲 5.19b							玉篇[illegible]食也
	疏 10b		疏 1.23a						48	
	疎 10b		疎 1.23a							玉篇疏亦疏字
	疎 10b		疎 1.23a						48	說文[illegible]若疏
	舌 11a		5.14a						34	說文从口干省聲
	給 11a		5.19a						277	
※	狀 11b		5.15b							
※	博 11b		5.25a						50	
	責 12a								47	
	諾 12a		2.29a							疑見一切經音義引碑蒼
	[illegible] 12a		4.11a							
	[illegible] 12a		5.21b							見集韻
	竟 12b		4.45b						58	郭航注
	遵 13a		1.14a							郭航注此蓋[illegible]字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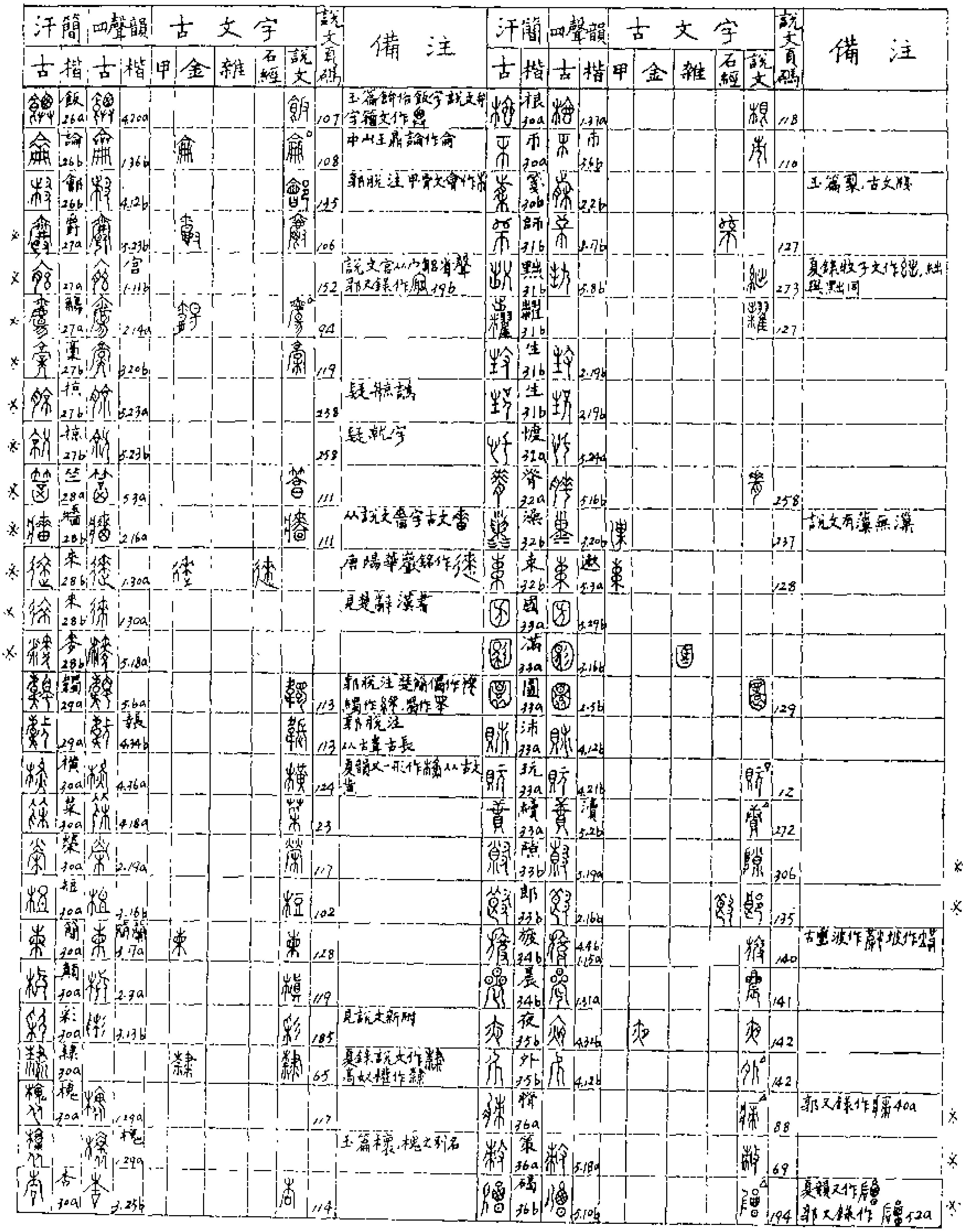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義雲章》"古文"與古文字對照表



汗簡古	汗簡楷	四聲韻古	四聲韻楷	甲	金	雜	石經	說文	說文頁碼	備注
	澮 13b		4.13a						63	鄭珍注 从古禹
	於 13b		1.26b						82	
	東 13b		1.25a						64	
	叓 13b		1.35b						84	
	兔 14a		1.25a						66	
	眹 16a		5.13a						73	眹應當是眹誤，應作眹
	眹 16a		5.13a						73	
	澤 16a		5.19b					231		注本作（夏韻）
	營 16a		2.20b						73	
	朗 16a		朗 3.24b							玉篇䀰古朗字
	釋 16a		5.17a						147	
	閒 16b		閒 2.14a							閒乃閑誤，疑為字
	嬰 16b		2.20b						262	
	息 16b		5.26a						217	从說文古文自
	億 16b		5.27a						51	夏注汗簡
	廣 16b								111	夏錄古尚書作
	盡 17a		盡 3.16b						105	
	[illegible] 17a		4.12b						75	[illegible]
	詡 17a		5.13a							王篇詡或作頊
	鶵 17b		鶵 5.16a						79	夏韻注汗簡， 鶵乃鷄傳誤
	鶴 17b		5.25a						110	一切經音義雀，古文作鶴
	弋 17b		5.27b						77	
	次 17b		4.6b						180	
	良 17b		2.13b						111	
	18a		善 3.17b						58	
	膳 18a								89	夏韻注崔希裕纂古
	雞 18b		雞 1.15b							从古鳥

汗簡古	汗簡楷	四聲韻古	四聲韻楷	甲	金	雜	石經	說文	說文頁碼	備注
	鶵 18b		4.11a						72	當注鶵
	幾 19a		1.22a						84	甬陽華嶽銘識作
	妙 19b		4.27b						270	夏韻又一形作
	散 19b		3.21a						84	
	濮 20b		槙 5.10b							集韻欜或作檏
	濮 20b		槙 5.20b							欜省
	頻 20b								192	玉篇頫俗頻字
	剔 21a		5.15b						92	古寫本尚書剔角作 一切經音義剔又作
	劇 21a		5.24a						91	
	劊 21a		5.14a							一切經音義古文劊銛 二形同
	劃 21a		5.25b							玉篇劃為劃籀文
	劃 21a		5.25b							玉篇劃，口郭切，解也
	劃 21a		5.25b							
	刻 21a		5.28b						91	玉篇、一切經音義劃， 古文劃
	覡 23a		5.15b						100	从巫之古文
	智 23b		4.4b						74	
	虧 23b		虧 1.15a						101	
	艷 24a		5.26b							見方言
	喜 24a		3.6b						101	
	鼓 24a		3.14							
	豐 24b		豐 1.40a						103	夏韻又錄說文豐字 古文作
	虎 25a		3.11b						103	
	虐 25b		虐 5.20a						247	夏韻4.20b又作
	丹 25b		1.37b						106	
	壁 26a		5.16a						187	郭又錄同50a
	釋 26a		5.17a							見玉篇
	蝕 26a								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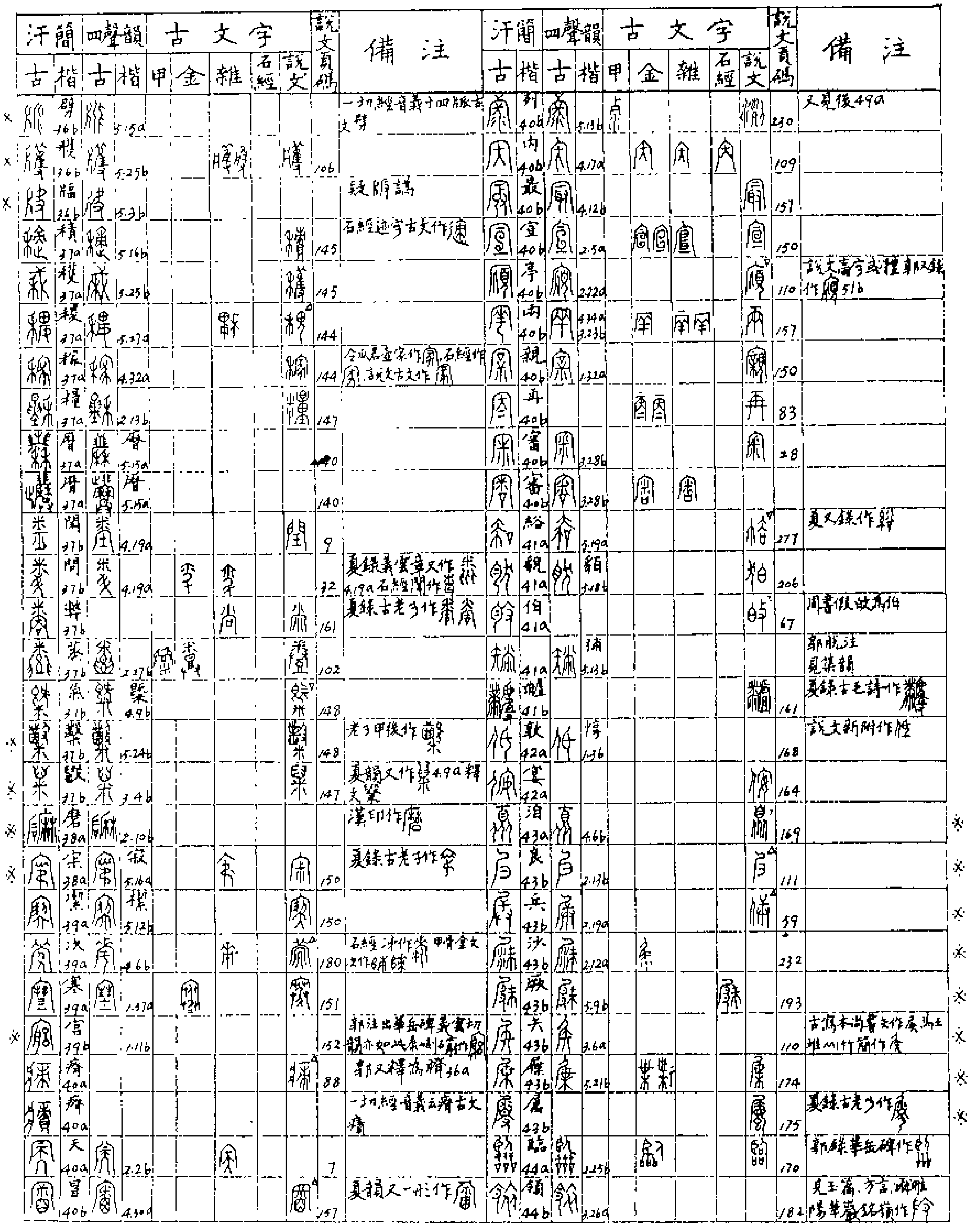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義雲章》"古文"與古文字對照表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古文字 甲	古文字 金	古文字 雜	古文字 石經	古文字 說文	說文頁碼	備注
		飯 26a		4.20a						107	玉篇餅俗飯字說文餅字籀文作[illegible]
		論 26b		1.36b						108	中山王鼎論作侖
		[illegible] 26b		4.12b						145	鄭珍注甲骨文會作[illegible]
※		爵 27a		5.23b						106	
※		27a		宮 1.11b						152	說文宮从宀躳省聲 郭又錄作[illegible]19b
※		繇 27a		2.14a						94	
※		稟 27b		3.20b						119	
※		掠 27b		5.23a						258	疑椋誤
※		椋 27b		5.23b						258	疑就字
※		[illegible] 28a		5.3a						111	
※		牆 28b		2.16a						111	从說文嗇字古文嗇
※		來 28b		1.30a							唐陽華巖銘作逨
※		來 28b		1.30a							見楚辭漢書
※		麥 28b		5.18a							
		韣 29a		5.6a						113	鄭珍注疑韣偏作[illegible] 韣作[illegible]蜀作[illegible]
		29a		韔 4.34b						113	鄭珍注 从古韋古長
		橫 30a		4.36a						124	夏韻又一形作[illegible]从古[illegible]省
		菜 30a		4.18a						23	
		[illegible] 30a		2.19a						117	
		梪 30a		3.16b						102	
		簡 30a		簡[illegible] 3.7a						128	
		顛 30a		2.3a						119	
		彩 30a		3.13b						185	見說文新附
		隸 30a								65	夏錄說文作[illegible] 高奴權作[illegible]
		槐 30a		1.29a						117	
				槐 1.29a							玉篇櫰，槐之別名
		杏 30a		3.25b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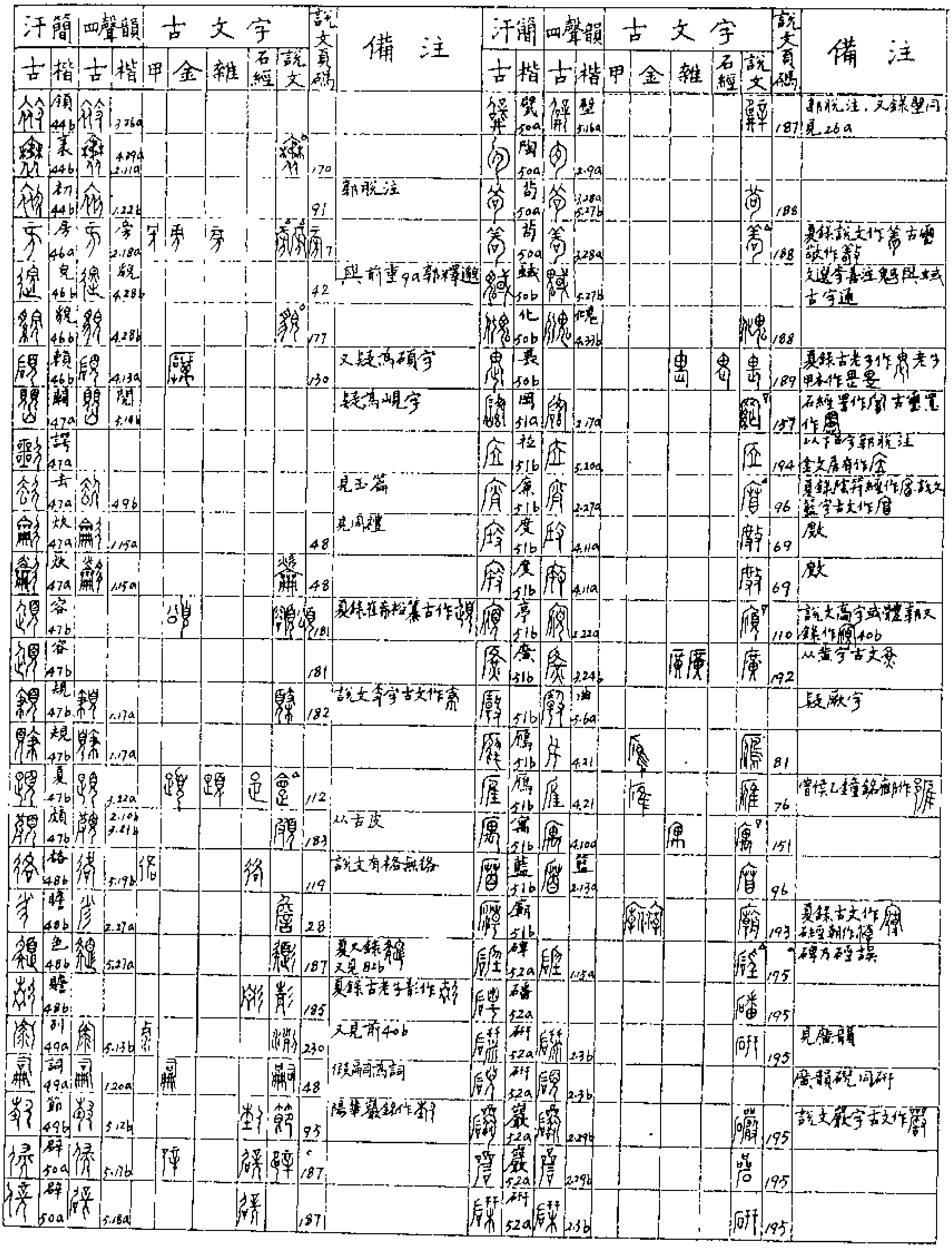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古文字 甲	古文字 金	古文字 雜	古文字 石經	古文字 說文	說文頁碼	備注
		根 30a		1.37a						118	
		巿 30a		巿 3.5b						110	
		叢 30b		2.2b							玉篇叢，古文[illegible]
		師 31b		1.7b						127	
		黜 31b		5.8b						273	夏錄收字文作[illegible]，[illegible]與黜同
		糶 31b								127	
		生 31b		2.19b							
		生 31b		2.19b							
		[illegible] 32a		5.24a							
		脊 32a		5.16b						258	
		澡 32b		3.20b						237	說文有藻無澡
		東 32b		遬 5.3a						128	
		國 33a		5.29b							
		滿 33a		3.16b							
		圖 33a		1.5b						129	
		沛 33a		4.12b							
		抗 33a		4.21b						12	
		績 33a		漬 5.2b						272	
※		陳 33b		5.19a						306	
※		郎 33b		2.16a						135	
		旅 34b		4.4b 1.15a						140	古璽旅作[illegible]坡作[illegible]
		晨 34b		1.31a						141	
		夜 35b		4.34b						142	
		外 35b		4.12b						142	
※		[illegible] 36a								88	郭又錄作[illegible]40a
※		策 36a		5.18a						69	
※		[illegible] 36b		5.10b						194	夏韻又作[illegible] 郭又錄作[illegible]42a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義雲章》"古文"與古文字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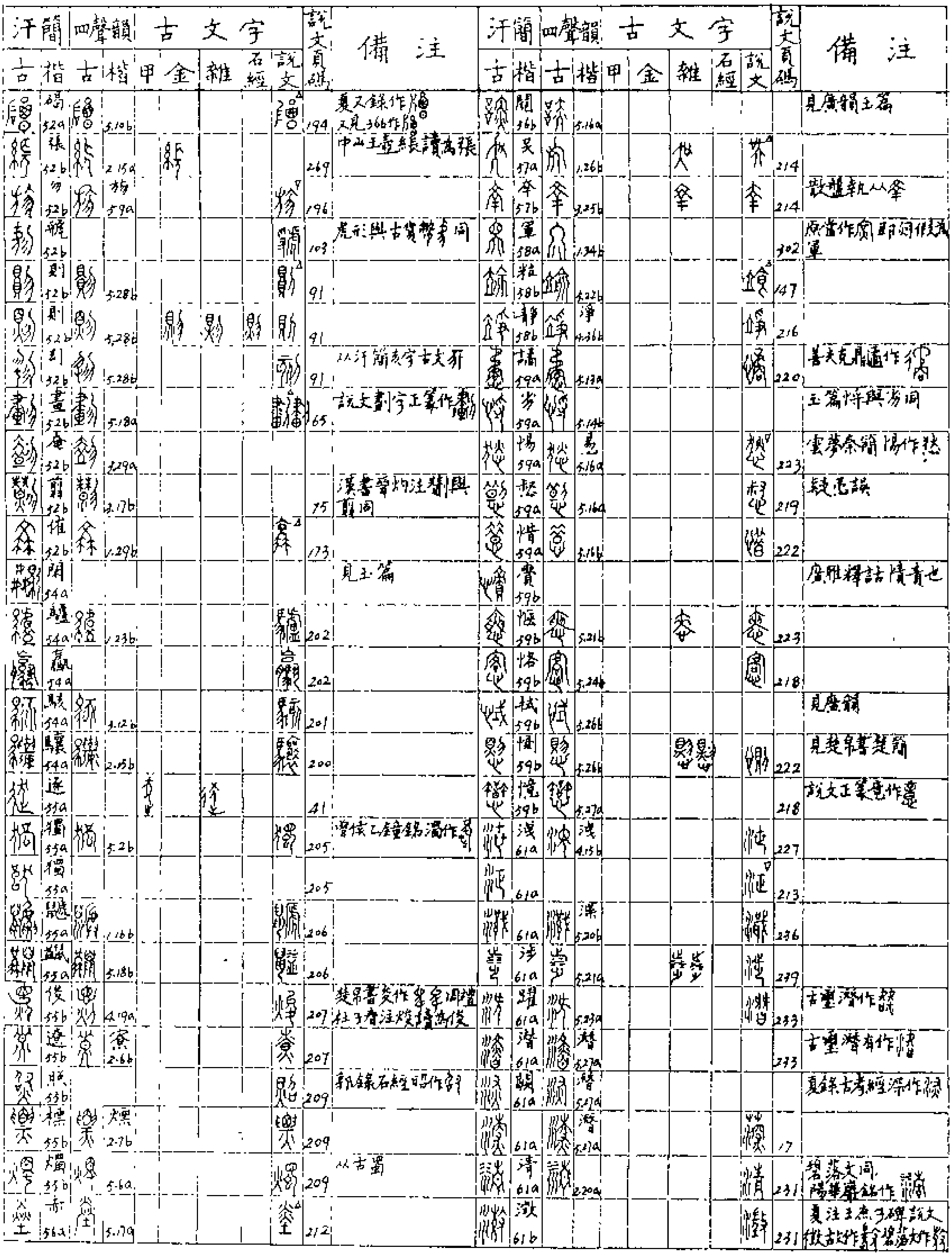
	汗簡		四聲韻		古文字					說文頁碼	備注
	古	楷	古	楷	甲	金	雜	石經	說文		
×		劈 36b		5.15a							一切經音義十四版古文劈
×		稷 36b		5.25b						106	
×		福 36b		5.3b							疑牖譌
		積 37a		5.16b						145	石經迹字古文作
		稷 37a		5.25b						145	
		穡 37a		5.27a						144	
		稼 37a		4.32a						144	令瓜君壺家作，石經作，說文古文作
		糧 37a		2.13b						147	
		屑 37a		屑 5.15a						140	
		屑 37a		屑 5.15a						140	
		閏 37b		4.19a						9	
		問 37b		4.19a						32	夏錄義雲章又作 4.19a 石經問作
		弊 37b								161	夏錄古老子作
		[illegible] 37b		2.37b						102	
		氣 37b		槩 4.9b						148	
×		糴 37b		5.24b						148	老子甲後作
※		毇 37b		3.4b						147	夏韻又作 4.9a 釋文
※		磨 38a		2.10b							漢印作
※		宋 38a		寂 5.16a						150	夏錄古老子作
		寀 39a		5.12b						150	
		次 39a		4.6b						180	石經次作 甲骨金文作
		寒 39a		1.37a						151	
※		宮 39b		1.11b						152	郭注出華岳碑義雲切韻亦如此秦嶧[illegible]作
		瘠 40a								88	郭又釋為膌 36a
		瘠 40a									一切經音義云瘠古文
		天 40a		2.2b						7	
		冒 40b		4.30a						157	夏韻又一形作
		冽 40b		5.13b						230	又見後 49a
		内 40b		4.17a						109	
		最 40b		4.12b						157	
		宣 40b		2.5a						150	
		亭 40b		2.22a						110	說文亭字或體郭氏錄作 51b
		兩 40b		4.14a 3.23b						157	
		親 40b		1.32a						150	
		再 40b								83	
		審 40b		3.28b						28	
		審 40b		3.28b							
		給 41a		5.19a						277	夏又錄作
		貌 41a		貊 5.18b						206	
		伯 41a								67	周書假敀為伯
		41a		猜 5.13b							郭既注 見集韻
		黼 41b								161	夏錄古毛詩作
		欺 42a		惇 1.36						168	說文新附作
		宴 42a								164	
※		渭 43a		4.6b						169	
※		良 43b		2.13b						111	
※		兵 43b		2.19a						59	
※		沐 43b		2.12a						232	
※		厥 43b		5.9b						193	
※		矢 43b		3.6a						110	古寫本尚書矢作 馬王堆M1竹簡作
※		[illegible] 43b		5.21b						174	
※		屬 43b								175	夏錄古老子作
		臨 44a		2.25b						170	郭錄華岳碑作
		領 44b		3.26a						182	見玉篇、方言、爾雅 陽華巖銘領作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義雲章》"古文"與古文字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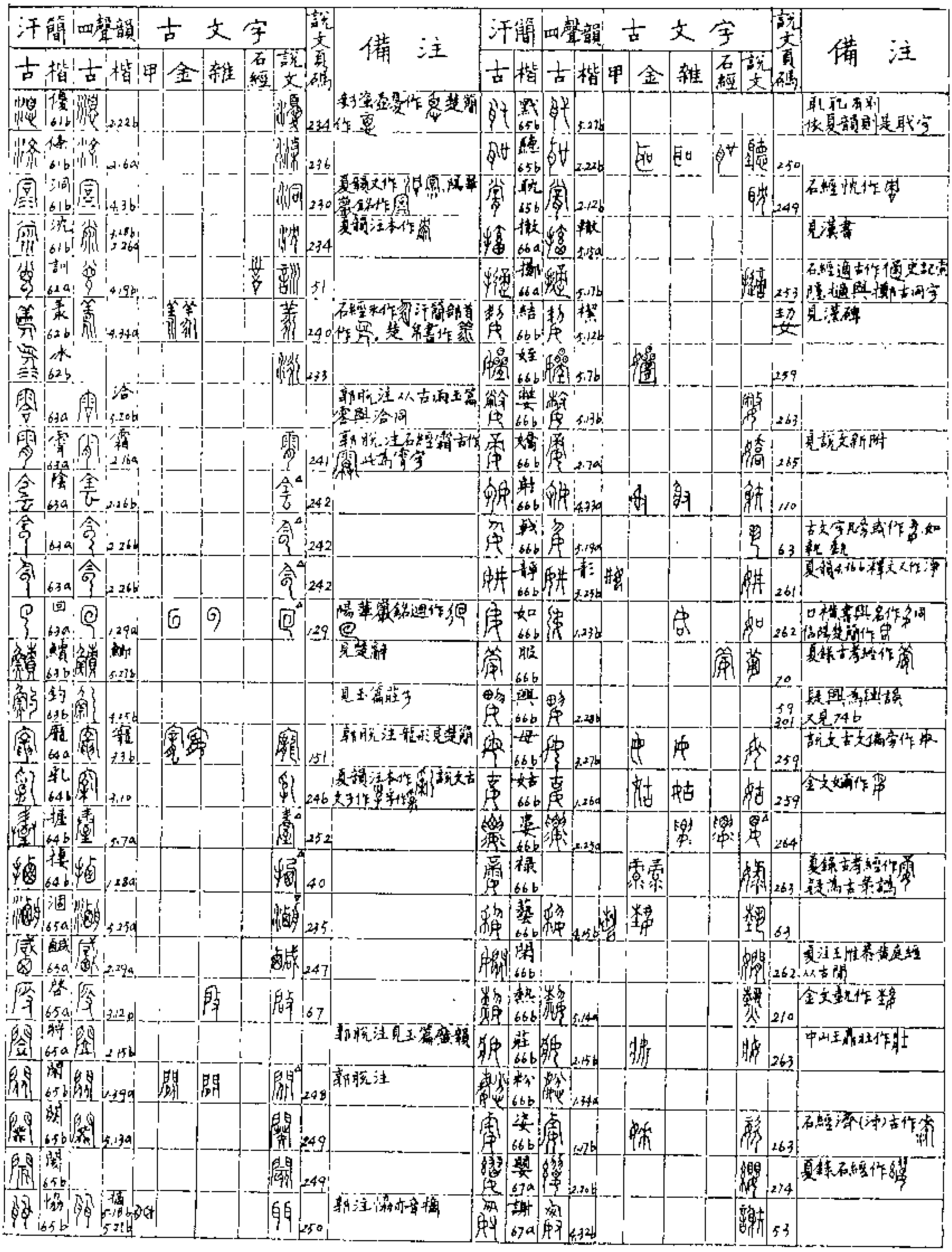
汗簡		四聲韻		古文字					說文頁碼	備注
古	楷	古	楷	甲	金	雜	石經	說文		
	領 44b		3.26a							
	[illegible] 44b		4.39a 2.11a						170	
	初 44b		1.22b						91	郭脫注
	旁 46a		旁 2.18a						7	
	兒 46b		貌 4.28b						42	與前重9a郭釋邈
	貌 46b		4.28b						77	
	額 46b		4.13a						130	又疑爲碩字
	[illegible] 47a		[illegible] 5.14b							疑爲峴字
	[illegible] 47a									
	去 47a		4.9b							見玉篇
	炊 47a		1.15a						48	見周禮
	炊 47a		1.15a						48	
	容 47b								181	夏錄崔希裕纂古作頌
	容 47b								181	
	規 47b		1.17a						182	說文奔字古文作[illegible]
	規 47b		1.17a							
	夏 47b		3.22a						112	
	頗 47b		2.10b 3.21b						183	从古皮
	格 48b		5.19b						119	說文有格無[illegible]
	[illegible] 48b		2.27a						28	
	色 48b		5.27a						187	夏又錄[illegible] 又見82b
	[illegible] 48b								185	夏錄古老子彰作[illegible]
	列 49a		5.13b						230	又見前40b
	詞 49a		1.20a						48	假嗣爲詞
	節 49b		5.12b						95	陽華巖銘作[illegible]
	辟 50a		5.17b						187	
	辟 50a		5.18a						187	
	甓 50a		壁 5.16a						187	郭脫注，又錄壁同見26a
	陶 50a		2.9a							
	𦉢 50a		3.28a 5.27b						188	
	𦉢 50a		3.28a						188	夏錄說文作[illegible]古孝經作[illegible]
	蜮 50b		5.27b							文選李善注魊與蜮古字通
	化 50b		𩲡 4.33b						188	
	畏 50b								189	夏錄古老子作[illegible]老子甲本作[illegible]
	岡 51a		2.17a						157	石經罔作[illegible]古孝經作[illegible]
	[illegible] 51b		5.10a						194	以下四字郭脫注 金文庶尊作[illegible]
	廉 51b		2.27a						96	夏錄陰符經作[illegible]說文籃字古文作[illegible]
	度 51b		4.11a						69	[illegible]
	度 51b		4.11a						69	[illegible]
	亭 51b		2.22a						110	說文高字或體郭又錄作[illegible]40b
	廑 51b		2.24b						192	从堇字古文[illegible]
	51b		[illegible] 5.6a							疑廄字
	鴈 51b		4.21						81	
	鴈 51b		4.21						76	曾侯乙鐘銘雁作[illegible]
	寓 51b		4.10a						151	
	藍 51b		藍 2.13a						96	
	廟 51b								193	夏錄古文作[illegible] 石經廟作[illegible]
	碑 52a		1.15a						195	碑乃[illegible]誤
	磻 52a								195	
	研 52a		2.3b						195	見廣韻
	研 52a		2.3b							廣韻硯同研
	巖 52a		2.29b						195	說文巖字古文作[illegible]
	巖 52a		2.29b						195	
	研 52a		2.3b						195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義雲章》"古文"與古文字對照表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甲	金	雜	石經	說文	說文頁碼	備注
	碣 52a		5.10b						194	夏又錄作 又見36b作
	張 52b		2.15a						269	中山王壺 讀爲張
	勿 52b		物 5.9a						196	
	彪 52b								103	虎彡與古貨幣字同
	則 52b		5.28b						91	
	則 52b		5.28b						91	
	刲 52b		5.28b						91	从汗簡表字古文刱
	畫 52b		5.18a						65	說文劃字正篆作
	奄 52b		5.29a							
	翦 52b		3.17b						75	漢書晉灼注鬋與翦同
	椎 52b		1.29b						173	
	閑 54a									見玉篇
	驢 54a		1.23b						202	
	驫 54a								202	
	駭 54a		1.12b						201	
	驤 54a		2.15b						200	
	逐 54a								41	
	燭 55a		5.2b						205	曾侯乙鐘銘濁作
	燭 55a								205	
	熄 55a		1.16b						206	
	熾 55a		5.18b						206	
	焌 55b		4.19a						207	楚帛書炎作 周禮杜子春注焌讀爲俊
	遼 55b		寮 2.6b						207	
	照 55b								209	郭錄石經昭作
	標 55b		熛 2.7b						209	
	燭 55b		5.6a						209	从古蜀
	赤 56a		5.17a						212	
	關 56b		5.16a							見廣韻玉篇
	吳 57a		1.26b						214	
	㚔 57b		3.25b						214	散盤執从㚔
	軍 58a		1.34b						302	原當作 與旬假爲軍
	粒 58b		4.22b						147	
	靜 58b		淨 4.36b						216	
	懎 59a		5.13a						220	善夫克鼎適作
	劳 59a		5.14b							玉篇悖與劳同
	惕 59a		易 5.16a						223	雲夢秦簡惕作悐
	懋 59a		5.16a						219	疑是誤
	情 59a		5.16b						222	
	憒 59b									廣雅釋詁憒責也
	愜 59b		5.21b						223	
	悟 59b		5.24b						218	
	惑 59b		5.26b							見廣韻
	惻 59b		5.26b						222	見楚帛書楚簡
	懥 59b		5.27a						218	說文正篆疐作
	淺 61a		淺 4.15b						227	
	61a								213	
	61a		漯 5.20b						236	
	涉 61a		5.21a						239	
	濯 61a		5.23a						233	古璽濯作
	潛 61a		潛 5.27a						233	古璽潛有作
	顯 61a		潛 5.27a							夏錄古孝經潛作
	61a		潛 5.27a						17	
	清 61a		2.20a						231	碧落文同，陽華巖銘作
	澂 61b								231	夏注王庶子碑說文澂古作 碧落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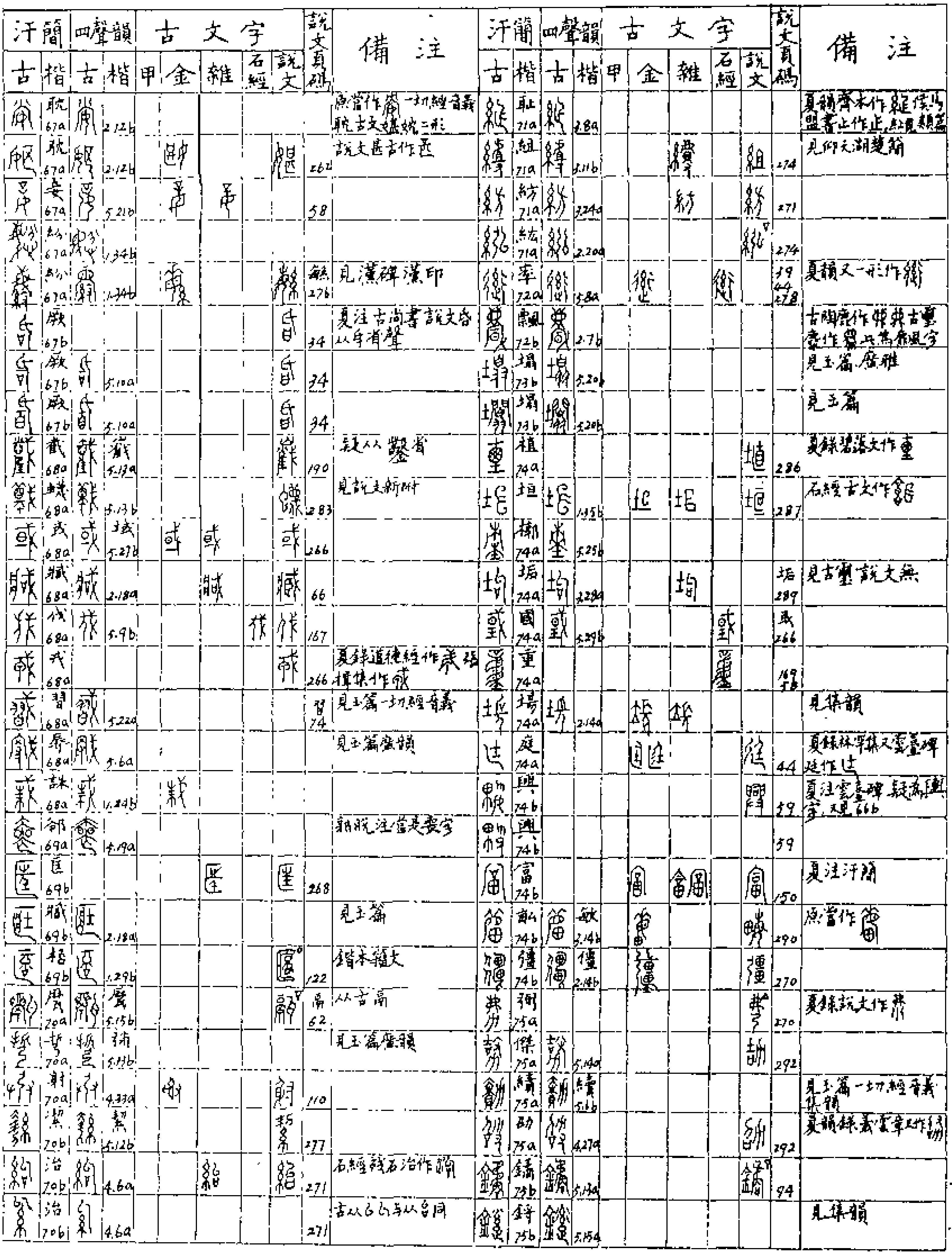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義雲章》"古文"與古文字對照表



汗簡 楷	四聲韻 楷	說文頁碼	備注
優 61b	2.22b	234	對蜜壺憂作 楚簡作
條 61b	2.6a	236	
洞 61b	4.3b	230	夏韻文作 ，陳畢彙錄作
流 61b	2.18b 2.26a	234	夏韻注本作
訓 62a	4.19b	51	
隶 62b	4.34a	240	石經隶作 汗簡錯首作 ，楚帛書作
冰 62b		233	
63a	洽 5.20b		鄭珍注从古雨玉篇霅與洽同
霒 63a	霒 2.16a	241	鄭珍注石經霒古作 此爲霒字
陰 63a	2.16b	242	
64a	2.26b	242	
63a	2.26b	242	
回 63a	1.29a	129	陽華巖銘迴作
續 63b	飾 5.27b		見楚辭
釣 63b	4.15b		見玉篇[illegible]字
龐 64a	寵 3.3b	151	鄭珍注龍形見楚簡
乳 64b	3.10	246	夏韻注本作 說文古文乳字作
擅 64b	5.7a	252	
樓 64b	1.28a	40	
涸 65a	5.25a	235	
鹹 65a	2.29a	247	
啓 65a	3.12a	67	
阱 65a	2.15b		鄭珍注見玉篇廣韻
閑 65b	1.39a	248	鄭珍注
關 65b	5.13a	249	
閟 65b		249	
協 65b	攜 5.18b 5.21b	250	鄭注協亦音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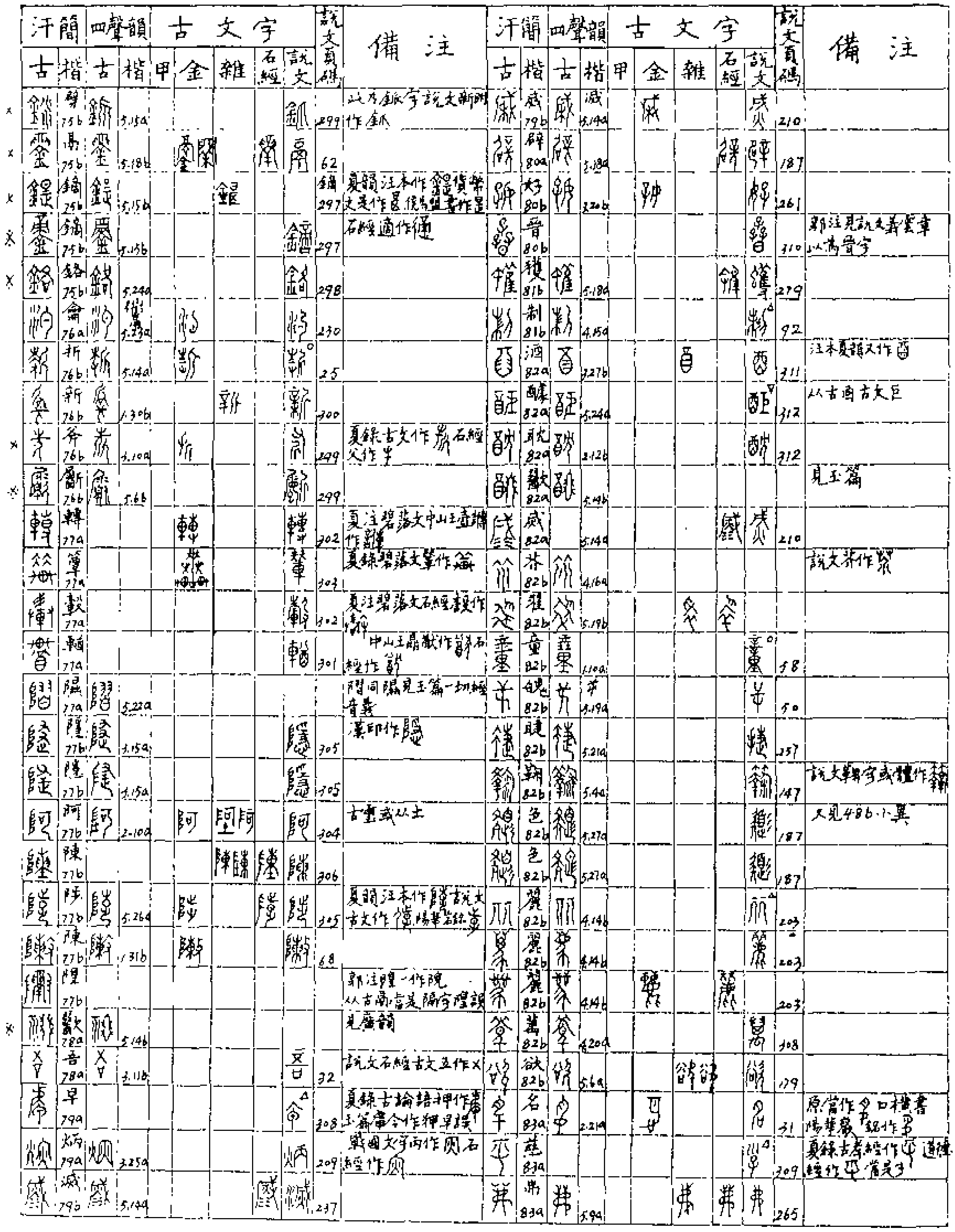
汗簡 楷	四聲韻 楷	說文頁碼	備注
聅 65b	5.27b		耳耴有別 依夏韻則是聅字
聽 65b	2.22b	250	
耽 65b	2.12b	249	石經耽作
撤 66a	撤 5.12a		見漢書
擲 66a	5.17b	253	石經適古作 史記索隱擿與擲古同字
結 66b	㚖 5.12b	劫 女	見漢碑
娃 66b	5.7b	259	
嫳 66b	5.13b	263	
嬌 66b	2.7a	265	見說文新附
射 66b	4.33a	110	
戰 66b	5.19a	63	古文字凡旁戈作 如 執
靜 66b	彰 2.25b	261	夏韻4.46b釋文作淨
如 66b	1.23b	262	日月書與名作 信陽楚簡作
服 66b		70	夏錄古孝經作
與 66b	2.23b	59 301	疑與爲誤 又見74b
毋 66b	2.27b	259	說文古文偏旁作
姑 66b	1.26a	259	金文婦作
婁 66b	2.25a	264	
祿 66b		263	夏錄古孝經作 疑爲古彔字
藝 66b	4.45b	63	
閒 66b		262	夏注王惟恭黃庭經从古閒
執 66b	5.14a	210	金文執作
莊 66b	2.15b	263	中山王鼎莊作
粉 66b	1.34a		
安 66b	1.27b	263	石經濟(沛)古作
嬰 67a	2.30b	274	夏錄石經作
謝 67a	4.32a	53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義雲章》"古文"與古文字對照表



汗簡 古	汗簡 楷	四聲韻 古	四聲韻 楷	甲	金	雜	石經	說文	說文頁碼	備注
	航 67a		2.12b							原當作 一切經音義航古文𦩡斻二形
	航 67a		2.12b						262	說文[illegible]古作
	妟 67a		5.21b						58	
	[illegible] 67a		1.34b							
	[illegible] 67a		1.34b						繇 276	見漢碑漢印
	厥 67b								34	夏注古尚書說文昏从手省聲
	厥 67b		5.10a						34	
	厥 67b		5.10a						34	
	截 68a		截 5.17a						190	疑从 省
	[illegible] 68a		5.13b						283	見說文新附
	或 68a		域 5.27b						266	
	臧 68a		2.18a						66	
	伐 68a		5.9b						167	
	戎 68a								266	夏錄道德經作 張揖集作戒
	習 68a		5.22a						習 74	見玉篇一切經音義
	戚 68a		5.6a							見玉篇廣韻
	誅 68a		1.24b							
	郤 69a		4.19a							郭說注當是袞字
	匡 69b								268	
	臧 69b		2.18a							見玉篇
	栝 69b		1.29b						122	錯本籀文
	鬳 70a		鬳 5.15b						鬲 62	从古鬲
	哲 70a		哲 5.11b							見玉篇廣韻
	射 70a		4.33a						110	
	絜 70b		絜 5.12b						277	
	治 70b		4.6a						271	石經殘石治作
	治 70b		4.6a						271	古从㠯台与从㠯同
	耻 71a		2.8a							夏韻齊本作 侯馬盟書止作止，然見類篇
	組 71a		3.11b						274	見仰天湖楚簡
	紡 71a		3.24a						271	
	絃 71a		2.20a						274	
	率 72a		5.8a						19 44 278	夏韻又一形作
	飄 72b		2.7b							古陶鹿作 古璽壺作 此爲飄字
	埍 73b		5.20b							見玉篇廣雅
	[illegible] 73b		5.20b							見玉篇
	植 74a								286	夏錄碧落文作
	垣 74a		1.15b						287	石經古文作
	槷 74a		5.25b							
	垢 74a		4.28a						垢 289	見古璽說文無
	國 74a		5.29b						戜 266	
	重 74a								169 78	
	場 74a		2.14a							見集韻
	庭 74a								44	夏錄林罕集又雲臺碑庭作
	興 74b								59	夏注雲臺碑疑爲興字，又見66b
	興 74b								59	
	富 74b								150	夏注汗簡
	鄙 74b		敏 3.14b						290	原當作
	殭 74b		僵 2.14b						270	
	[illegible] 75a								270	夏錄說文作
	傑 75a		5.14a						292	
	績 75a		績 5.1b							見玉篇一切經音義集韻
	助 75a		4.27a						292	夏韻錄義雲章又作
	鑄 75b		5.14a						94	※
	鋝 75b		5.15a							見集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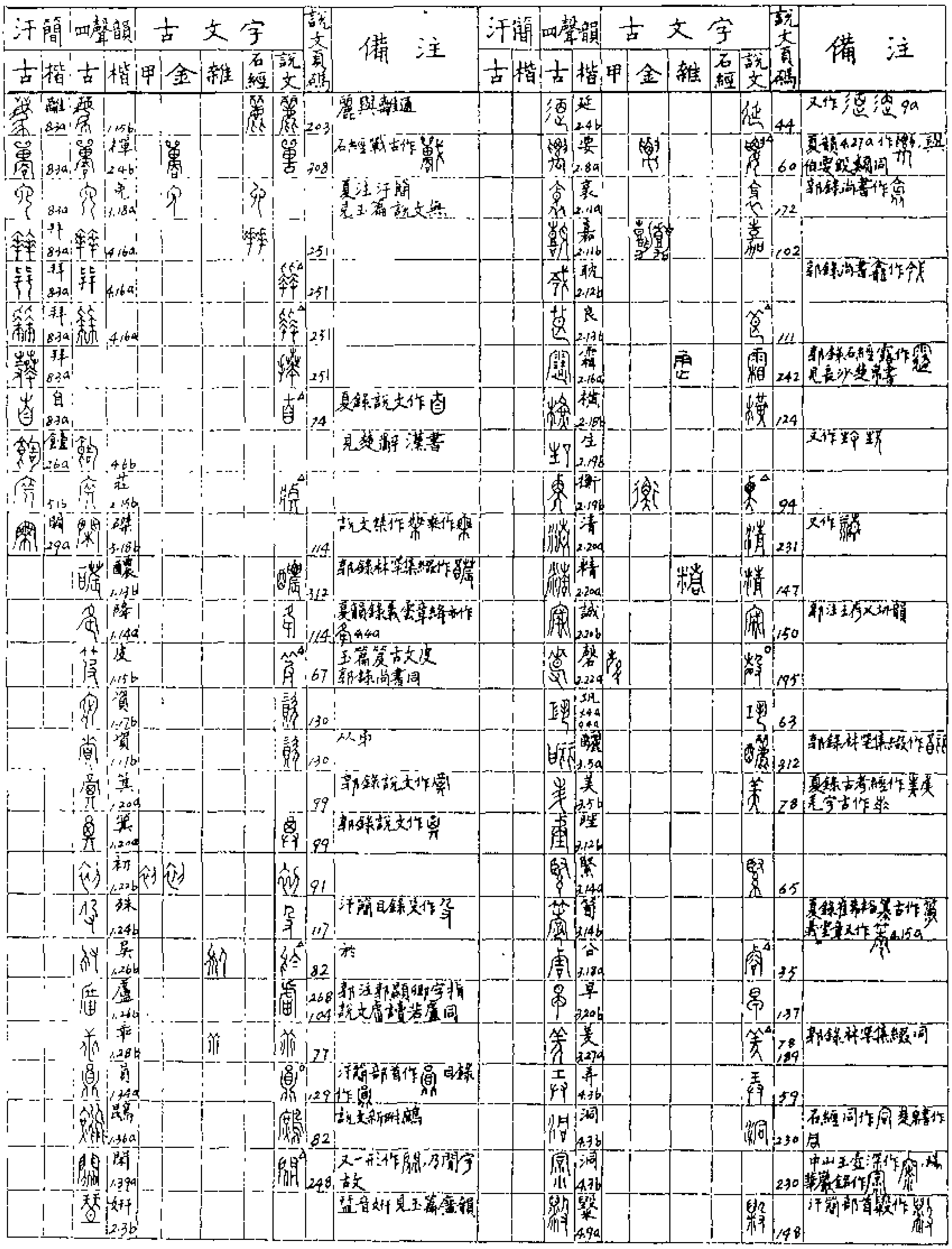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義雲章》"古文"與古文字對照表



	汗簡		四聲韻		古文字					說文頁碼	備注
	古	楷	古	楷	甲	金	雜	石經	說文		
×		劈 75b		5.15a						299	以爲釽字說文新附作釽
×		鬲 75b		5.18b						62	
×		鏑 75b		5.15b						鏑 297	夏韻注本作[illegible]貨幣文是作[illegible]侯馬盟書作[illegible]
※		鏑 75b		5.15b						297	石經適作[illegible]
×		鉻 75b		5.24a						298	
		龠 76a		[illegible] 5.23a						230	
		折 76b		5.14a						25	
		新 76b		1.30b						300	
×		斧 76b		3.10a						299	夏錄古文作[illegible]石經父作[illegible]
※		斷 76b		3.6b						299	
		韓 77a								302	夏注碧落文中山王壺韓作[illegible]
		輦 77a								303	夏錄碧落文輦作[illegible]
		毄 77a								302	夏注碧落文石經毄作[illegible]
		輶 77a								301	中山王鼎猷作[illegible]石經作[illegible]
		隰 77a		5.22a							隰同隰見玉篇一切經音義
		陸 77b		5.15a						305	漢印作[illegible]
		陸 77b		5.15a						305	
		阿 77b		2.10a						304	古璽或从土
		陳 77b								306	
		陟 77b		5.26a						305	夏韻注本作[illegible]說文古文作[illegible]陽華岩銘[illegible]
		陳 77b		1.31b						68	
		隉 77b									郭注隉一作隗 从古𠭯言是隗字隉誤
※		[illegible] 78a		5.14b							見廣韻
		吾 78a		3.11b						32	說文石經古文五作㐅
		早 79a								308	夏錄古論語神作[illegible]玉篇[illegible]今作神早[illegible]
		炳 79a		3.25a						209	戰國文字丙作[illegible]石經作[illegible]
		滅 79b		5.14a						237	

汗簡		四聲韻		古文字					說文頁碼	備注
古	楷	古	楷	甲	金	雜	石經	說文		
	烕 79b		滅 5.14a						210	
	辟 80a		5.18a						187	
	好 80b		3.20b						261	
	晉 80b								310	郭注見說文義雲章以爲晉字
	穫 81b		5.18a						279	
	制 81b		4.15a						92	
	酒 82a		3.27b						311	注本夏韻又作[illegible]
	醢 82a		5.24a						312	从古酉古文巨
	酖 82a		3.12b						312	
	[illegible] 82a		5.4b							見玉篇
	烕 82a		5.14a						210	
	朮 82b		4.16a							說文朮作[illegible]
	翟 82b		5.19b							
	童 82b		1.10a						58	
	[illegible] 82b		[illegible] 5.19a						50	
	睫 82b		5.21a						257	
	鞠 82b		5.4a						147	說文鞠字或體作[illegible]
	色 82b		5.27a						187	又見486.1.異
	色 82b		5.27a						187	
	麗 82b		4.14b						203	
	麗 82b		4.14b						203	
	麗 82b		4.14b						203	
	萬 82b		4.20a						308	
	欲 82b		5.6a						179	
	名 83a		2.21a						31	原當作[illegible]口旁書陽華巖銘作[illegible]
	[illegible] 83a								309	夏錄古孝經作[illegible]道德經作[illegible]當是[illegible]
	弗 83a		5.9a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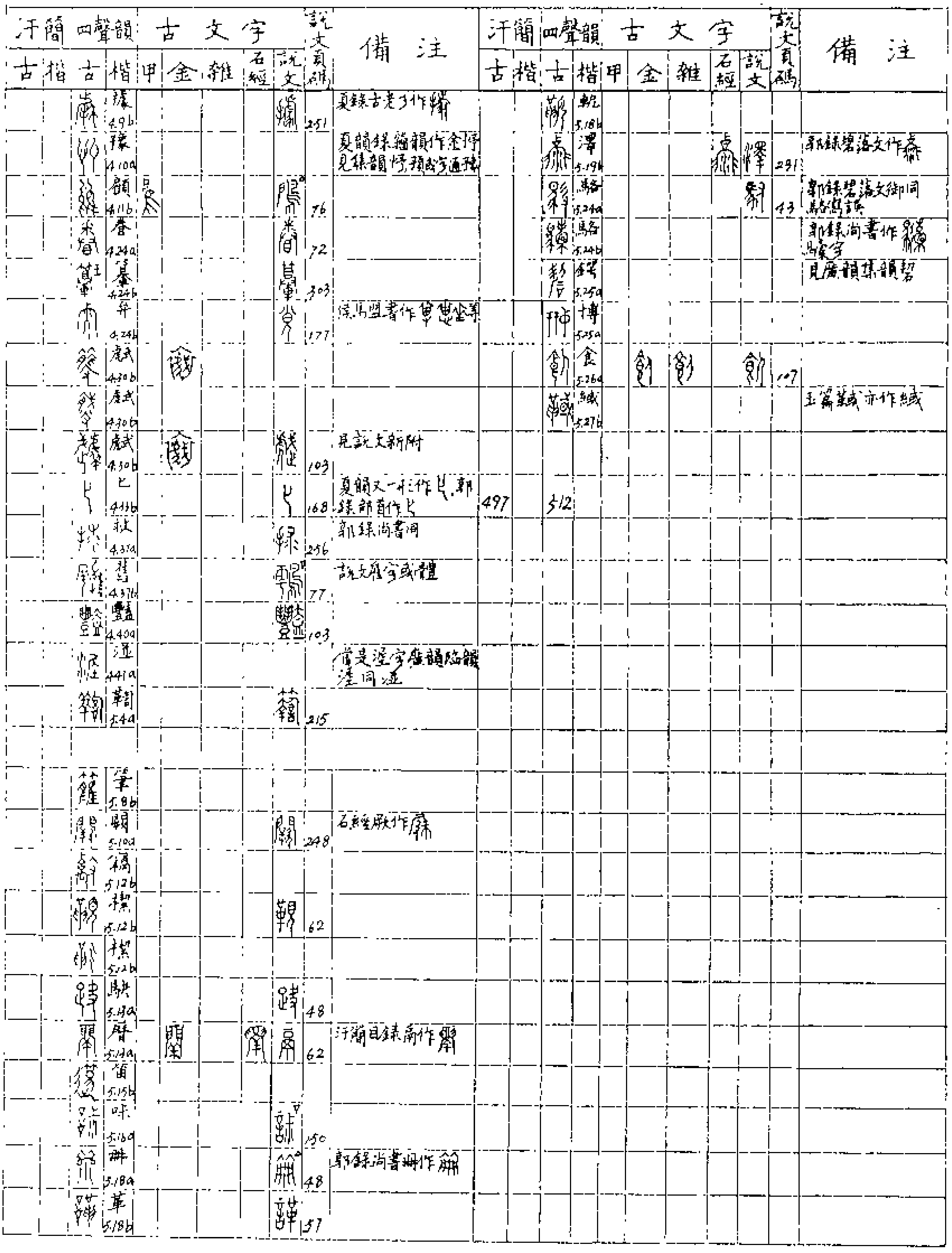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義雲章》"古文"與古文字對照表



汗簡		四聲韻		古文字					說文頁碼	備注
古	楷	古	楷	甲	金	雜	石經	說文		
	離 83a		1.15b						203	麗與離通
	83a		禪 2.4b						308	石經戰古作
	84a		允 1.18a					—		夏注汗簡 見玉篇說文無
	升 84a		4.16a						251	
	拜 83a		4.16a						251	
	拜 83a		4.16a						251	
	拜 83a								251	
	自 83a								74	夏錄說文作
	鐘 26a		4.6b							見楚辭 漢書
	51b		莊 2.15b							
	[illegible] 29a		磔 5.18b						114	說文桀作　乘作
			醲 1.13b						312	郭錄林罕集綴作
			降 1.14a						114	夏韻錄義雲章絳亦作　4.4a
			度 1.15b						67	玉篇箟古文度 郭錄尚書同
			資 1.12b						130	
			資 1.11b						130	从朿
			其 1.20a						99	郭錄說文作
			巽 1.20a						99	郭錄說文作
			初 1.22b						91	
			殊 1.24b						117	汗簡目錄又作
			吳 1.26b						82	於
			盧 1.26a						268 104	郭注郭顯卿字指 說文盧讀若盧同
			乖 1.28b						77	
			員 1.34a						129	汗簡部首作　目錄作
			鷴 1.36a						82	說文新附鷴
			閑 1.39a						248	又一形作　乃閒字古文
			妍 2.3b							[illegible]音妍見玉篇[illegible]韻

汗簡		四聲韻		古文字					說文頁碼	備注
古	楷	古	楷	甲	金	雜	石經	說文		
			延 2.4b						44	又作　9a
			要 2.8a						60	夏韻4.27a作　與伯要𣪘同
			衰 2.11a						172	郭錄尚書作
			嘉 2.11b						102	
			耽 2.12b							郭錄尚書龕作
			良 2.13b						111	
			霜 2.16a						242	郭錄石經霜作 見長沙楚帛書
			横 2.18b						124	
			生 2.19b							又作
			衡 2.19b						94	
			清 2.20a						231	又作
			精 2.20a						147	
			誠 2.20b						150	郭注王存乂切韻
			磬 2.22a						195	
			巩 3.4a 4.4a						63	
			醲 3.5a						312	郭錄林罕集綴作
			美 3.5b						78	夏錄古孝經作美及 毛字古作
			理 3.12b							
			緊 3.14a						65	
			筍 3.14b							夏錄崔希裕纂古作 義雲章又作　4.15a
			谷 3.18a						35	
			早 3.20b						137	
			羑 3.27a						78 189	郭錄林罕集綴同
			弄 4.3b						59	
			洞 4.3b						230	石經同作　楚帛書作
			洞 4.3b						230	中山王壺深作　楊華鼎銘作
			槩 4.9a						148	汗簡部首槩作

《汗簡》《古文四聲韻》所錄《義雲章》"古文"與古文字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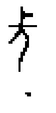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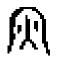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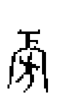
汗簡		四聲韻		古文字					說文頁碼	備注
古	楷	古	楷	甲	金	雜	石經	說文		
			纕 4.9b						251	夏錄古老子作
			穰 4.10a							夏韻錄籀韻作金[illegible] 見集韻[illegible]
			顏 4.11b						76	
			眷 4.24a						72	
			綦 4.24b						303	
			弁 4.24b						177	侯馬盟書作
			戲 4.30b							
			戲 4.30b							
			戲 4.30b						103	見說文新附
			匕 4.41b						168	夏韻又一形作，郭錄部首作匕
			[illegible] 4.37a						256	郭錄尚書同
			[illegible] 4.37b						77	說文雇字或體
			豔 4.40a						103	
			逕 4.41a							當是逕字，廣韻徑韻逕同逕
			鞫 5.4a						215	
			筆 5.8b							
			關 5.10a						248	石經厥作
			鴰 5.12b							
			楔 5.12b						62	
			楔 5.12b							
			駃 5.14a						48	
			肸 5.14a						62	汗簡目錄肸作
			笛 5.15b							
			咊 5.16a						150	
			冊 5.18a						48	郭錄尚書冊作
			革 5.18b						57	

汗簡		四聲韻		古文字					說文頁碼	備注
古	楷	古	楷	甲	金	雜	石經	說文		
			軏 5.18b							
			澤 5.19b						291	郭錄碧落文作
			駱 5.24a						43	郭錄碧落文御同，駱爲誤
			駱 5.24b							郭錄尚書作 爲[illegible]字
			鍔 5.25a							見廣韻集韻鍔
			博 5.25a							
			食 5.26a						107	
			緎 5.27b							玉篇緎亦作緎
497		512								

《〈汗簡〉注釋》自序

《汗簡》，是北宋初年郭忠恕彙集的一部「古文」字書，書名取自古人「殺青簡以寫經書」，謂之「殺青」，亦謂「汗簡」，借以標明書中「古文」的淵源，說明「古文」是來源於古人於竹簡上所寫經書的文字。書中正編「古文」六卷，後有「略敘」、目錄一卷，共七卷。正編前有郭氏序言。正編收字是每字一體，正文是篆書古體，釋文為楷書。錄字采用《說文》「分別部居」、「始一終亥」的原則，把收集的「古文」「據形繫聯」，使其「不相間雜，易於檢討」。在一部之內的文字次第，基本是「以《尚書》為始，石經、《說文》次之，後人綴輯者殿末焉」。今本《汗簡》存二千九百六十一字，本注釋增補《周才字錄》一字，部首二十八字，又於正編末尾補出《古文四聲韻》中注出《汗簡》而今本無者八十三字，計得三千零七十三字，估計原書收字可能超過此數。

《汗簡》的資料來源甚廣，收錄甚豐，不論字數多少，祇其郭氏認為是「古文」者，均一一採錄。徵引的七十一種資料中，少者僅錄一字，如玄德觀碑、《鳳栖記》、陵款臺銘、蘇文昌《奇字集》；多者數百字，如《古尚書》、《義雲章》等。據統計，十字以下的有四十九種，百字以下的有十三種，百字以上的有八種。除《說文》、石經、碧落碑等幾種資料外，其餘者多已失傳。

正編中每每同一古文，因偏旁有些差異，而郭氏將其分列不同的部。全書三千餘字，汰其重複，約存單字二千四百餘。「古文」與楷書的形體結構很多是相符的，如、、、達、即、長、丙、旁、趨。但有相當一部分「古文」與楷書不是一字，這當是郭氏於卷首所說

的：「於本字下直作字樣之釋，不為隸古，取其便識。」其中很多是假借字。

《汗簡》輯成之後，在當時就不多見。李建中（公元九四五——一○一三年）曾對此書作過「刊修」，所謂「秘閣新本」，就是經他整理過的刊修本。天禧二年三月（公元一○一八年），李直方又據「刊修」本抄寫，現在流傳的本子，有清初馮舒（字已蒼，又號癸巳老人）藏抄本和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又號驅舫）藏抄本兩種。《四部叢刊》本即據馮本影印，朱本在清康熙時被汪立名刻印成書。這兩個本子實際同源，乃是來源於李直方手抄李建中的「刊修」本，馮本《跋》說，他所據之本是明崇禎十四年「借之山西張孟恭氏」。又說，「此書向無刻本，張本亦非曉字學者所書，遺失為謬，未可意革」。《宋史·李建中傳》（列傳文苑三），李建中字得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為楷法，曾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由此可見，郭氏所輯之原本與李建中「刊修」過之「新本」已有差別，李本又經後人輾轉傳抄，遺漏錯誤之處是可以想見的。儘管如此，該書能流傳至今已是難得。

《汗簡》問世以後，夏竦於慶歷四年（公元一○四四年），在此書的基礎上，擴大收字範圍而成《古文四聲韻》，其中與《汗簡》同者多抄自《汗簡》，杜從古又在《汗簡》與《古文四聲韻》的基礎上，擴大收字範圍而成《集篆古文韻海》。因此，研究《汗簡》，夏、杜二氏之書是兩部重要的參考著作。

雖然宋人的有關目錄書中祇著錄郭氏的《佩觿》而未提及《汗簡》，直至元代輯成的《宋史·藝文志》纔載有《汗簡集》七卷，但是該書對後來金石學的興起，「古文」的流傳，字書的編纂等方面無疑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也曾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如北宋真宗時開封府判官虞部員外郎，亦即手抄李建中「刊修」本《汗簡》的李直方就認為，「結繩之後，倉頡、史

籀製作已來，三王與霸國文字或有異同，始皇兼天下，李斯為小篆，可謂至哉，而遭秦之所燬者，盡在此矣」（《汗簡》李直方述）。夏英公於《古文四聲韻．序》中說：「周之宗正臣郭忠恕，首編《汗簡》，究古文之根本，文館學士句中正，刻《孝經》，字體精博，西臺李建中總貫此學，頗為該洽，翰林少府監丞王維恭，寫讀古文，筆力尤善，殆今好事者，傳識古文科斗字也。」呂大臨在《考古圖釋文．序》中認為：其古文「傳於今者，有《古尚書》、《孝經》、陳倉石鼓，及郭氏《汗簡》、夏氏《集韻》等書尚可參考。」鄭所南《汗簡跋》云：「觀其原委，深有自來。」又云：「《汗簡》之作，追古法於既泯，流新傳於無窮，郭公之功多矣。」汪立名《汗簡序》云：「郭宗正《汗簡》，見《宋史．藝文志》，與《佩觿》並列，自夏英公《集古文韻》而下，凡小學之書亡不援據。」羅振玉影印《古文四聲韻》題記云：「郭氏《汗簡》，夏英公《古文四聲韻》，並為考究魏晉以後所謂『古文』之要書，蓋『古文』遞變之迹，由此可上溯許書及古彝器銘，沿流以得源。」王國維認為，「郭忠恕輩之所集，決非其所自創，而當為六朝以來相傳之舊體也」（《魏石經考五》）。

可是，對於《汗簡》的真偽及其學術價值並不是沒有疑義的，有不少學者提出過懷疑，或者否定。如清代考據文家錢大昕就認為，「郭忠恕《汗簡》，談古者奉為金科玉律，以予觀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於《說文》，或取《說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反引它書以實之。其它偏旁不合《說文》者，愚固未敢深信也」（見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吳大澂也認為，《汗簡》、《古文四聲韻》「援據雖博，蕪襍滋疑」（《說文古籀補．敘》）。唐蘭先生曾認為，「從漢到宋初，除了篆籀和竹簡古文外，祇有杜撰的古字了。郭忠恕做《汗簡》，是這一個時期的結束」（《古文字學導論》）。他又認為夏竦撰《古文四聲韻》的「本意是集錄這些材料以備研究鐘鼎文字，但結果這些材料，大抵不能用」。吾邱衍也認為象夏韻這

類材料「不可遽信。且又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學古編》）。鄭珍的《汗簡箋正》，是第一部系統而全面研究《汗簡》的專著。他對《汗簡》徵引的「書目」分別作了考證，在利用夏韻校正《汗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對有些「古文」的論證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參考著作。但是，鄭珍作《箋正》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批判《汗簡》；是為了說明《汗簡》所引「古文」，除石經、《說文》而外，其它無足憑信。鄭珍之子鄭知同在其《汗簡箋正．序》中就明確指出：「先君子為古篆籀之學，奉《說文》為主臬，恆苦後臬溷亂許學而偽託古文者二：在本書中有徐氏新附，在本書外有郭氏《汗簡》。」「《汗簡》之不經則異是，其歷采諸家自《說文》、石經而外，大抵好奇之輩影附詭託，務為僻怪，以炫末俗。」「先君子所為，抉其底蘊，為之箋正。」的確，鄭氏的《箋正》中對《汗簡》徵引的其它古佚書往往妄加詆語，駁難郭氏的按語在該書中到處可見。

《汗簡》之所以能够引起學者的興趣，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是與先秦古文字的不斷出土、特別是戰國文字的不斷發現分不開的。經過歷代學者的潛心研究，使我們認識到古文字的演變規律，尤其是戰國文字形體「奇詭」的特點與漢魏以来傳世「古文」有密切關係。儘管這些「古文」形體有譌變，祇要能找出其與先秦古文字的對應關係、演變軌迹，就能肯定它是來源有據的，可信的；也能利用這些「古文」去釋讀先秦古文字。如劉心源據《汗簡》錄《義雲章》姪作⿰亻至，釋金文⿰女至（穌甫人匜）、⿰至卩（嬗妊壺）等嬗（《說文》所無）字為姪（《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八）。羅振玉在《古璽文字徵》之序言中就列舉了一些古璽文與《汗簡》「古文」合者，說明《汗簡》對於認識古璽是很重要的參考著作。思泊師曾據《汗簡》錄王存乂《切韻》鬱作⿱林⿹勹彐，進一步證明陳夢家所釋金文之⿱林勹（叔卣）、⿱林⿹勹彐（小子生尊）、⿱林⿹勹彐（孟截父壺）等字為鬱是正確的，並考證甲骨文之⿱林勹亦應釋為鬱，指出《汗簡》之⿱林⿹勹彐乃是

譌大為舌，譌彳為司（釋林）。張頷先生據《汗簡》釋作[illegible]，讀中山王鼎「五年復吳」為「五年報吳」（張守中《中山王譽器文字編．序》）。裘錫圭先生據《汗簡》、《玉篇》等釋糟盤[illegible]為鑽之古文，借為纘，訓繼（《文物》一九七八．三）。李學勤先生在各地講學時曾多次指出《汗簡》，夏顧對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性（參見《山西文物》一九八二．二）。何琳儀先生所撰《〈汗簡〉、〈古文四聲韻〉與古文字的關係》一文（碩士論文），具體闡述了二者之間的辨證關係，舉例說明了一些問題。象這些具體的引證分析，使對《汗簡》的認識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同時也說明了《汗簡》這類傳世的「古文」資料不僅有參考價值，而且對古文字的研究已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本《注釋》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所作的一項綜合而帶有探索性的工作，試圖通過利用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結合古代典籍及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弄清《汗簡》徵引資料的內函，「古文」形體結構的演變或譌變關係及其得失，並解決一些《汗簡》與古文字研究中的疑難問題。

那麼，《汗簡》一書究竟是怎樣產生的，來源於甚麼性質的大字資料，包含哪些內容，有多大價值，存在哪些缺點和錯誤呢？經過作者的分析研究，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幾個方面的認識：

一、先秦「古文」流傳至唐宋沒有間斷，郭忠恕編纂《汗簡》絕非偶然

一部「古文」字書的形成絕不是偶然的，它與「古大」的流傳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追溯先秦「古文」流傳至唐宋的大致脈絡，《汗簡》中「古文」的來源及該書的形成就不難理解了。

我們知道，儘管用古文字書寫的先秦典籍經秦始皇的「焚書」遭到了嚴重的燬壞，但「古

文」的流傳並沒有因此而絕迹。秦滅以後不久，漢初惠帝時就「除挾書之律」（《漢書·惠帝紀》）。武帝「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志·序》）。許多已亡佚的先秦古書，漢初便陸續發現了。如「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說文解字·叙》）。因這些書籍都是用先秦文字寫的，所以叫做「古文經」，當時理所當然的皆充中秘府。除此之外，漢時幸存的，可能是籀文的，還有《史籀篇》（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叙錄》）。杜林在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杜林傳衛宏，衛宏作《古文官書》一卷（《後漢書·杜林傳》）。後來，古文經學者許慎作《說文解字》，「叙篆文合以古籀」，保存了很豐富的文字資料。

古文經到漢末時，估計中秘所藏已有散佚，但外間仍有抄本流傳。如魏初邯鄲淳傳古文，有《古文尚書》寫本，正始年間刻成三體石經，保存了不少「古文」。又稱「科斗文」（衛恆《四體書勢》）。晉時發現的魏襄王墓，出竹書七十五卷，有《周易》、《紀年》、《論語》、《穆天子傳》等古文字材料（《晉書·束晳傳》）。南齊時雍州發現竹簡，有《考工記》。梁時任昉得一篇殘缺的《古文尚書》删逸篇等（見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可見，這類古書在唐以前是常有發現的。雖然竹簡不易保存，但有臨摹傳抄本傳世，如李陽冰就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官書》合為一卷（見《汗簡·略叙》）。孔子壁中書出來以後，孔安國有隸古定本傳世。這個本子到唐時纔亡。晉時出現的偽《孔傳古文尚書》，也是用隸古定字寫的，流傳至今的唐人寫本中就有不少古體字。

漢魏以降，有銘銅器也時有發現，見於著錄的如湯盤、孔悝鼎之類，大概在隋末唐初發現了石鼓文（唐初就有了拓本），除此，還有印章、封泥、銅鏡、古璽、古陶等文字材科傳

世，象這些出土或傳世的「古文」材料，或摹或拓，都會反映到當時各家收錄的「古文」字書或碑刻中，如張揖《集古文》、朱育《集奇字》、徐邈《集古文》、蘇文昌《奇字集》，《證俗古文》，馬日磾《集羣書古文》，唐陽華巖銘，碧落碑等。山東高唐縣出土的金代虞寅墓誌蓋文十六字，就是用流傳的「古文」刻寫的，這些字與《汗簡》、夏韻中的「古文」大體相合，說明先秦古文經西漢至唐宋，不斷流傳，並沒有真正消亡過（《文物》一九八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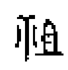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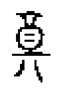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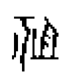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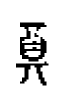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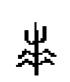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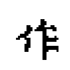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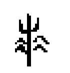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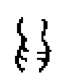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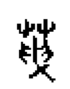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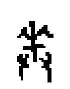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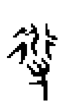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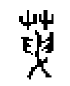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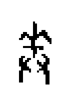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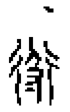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生於五代（具體時間不詳）。曾仕後漢。後周廣順中，為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後改《周易》博士。建隆初，被酒爭於朝堂，貶乾州司戶參軍。秩滿遂不仕，放曠歧雍京洛間。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又因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被流配登州，死於齊之臨邑道中，時為太平興國二年（公元九七七年）。他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後來「尤工篆籀」，能書善畫（參見《宋史．列傳．文苑四》、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等）。《汗簡》就是他「蒞官校勘正經石字」時精心搜求，長期積累而成。他於《汗簡》卷首中寫道：「《汗簡》者，古之遺像，後代之宗師也。蒼頡而下，史籀已還，爰從漁獵，得其一二，博寫多誤，不能盡通。臣頃以小學，蒞官校勘正經石字，繇是諮詢鴻碩，假借字書，時或採掇，俄成卷軸。」又於《略敘》云：「鳥迹科斗，通謂古文，歷代從俗，斯文患寡，目論臆斷，可得而聞。太史公曰：『禮失求諸野』，古文猶不愈於野乎，亦下臣之志也。」由此可見，郭忠恕不僅精心採錄中閣秘藏之材料，具有得天獨厚的寫作條件，而且又立志搜求民間流傳之「古文」，又因他「尤工篆籀」，具有較高的文字修養，流傳至唐宋的「古文」由他彙輯成書，非但順理成章，而且非常適宜。另外，他還撰有《佩觿》三卷，寫過一本小字《說文字源》（見《集古錄》），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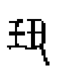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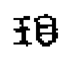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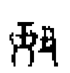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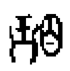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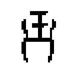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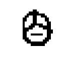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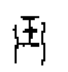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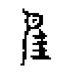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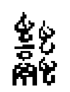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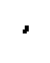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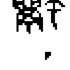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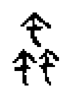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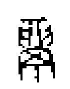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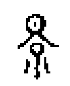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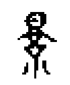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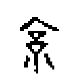
不傳》，「所定《古文尚書》並《釋文》並行於世」。

二、《汗簡》徵引的「古文」，大部分來源有據，形體結構可信，有的可補證《說文》，有的可補充石經，有的甚至可據之以考證先秦古文字

《汗簡》徵引的七十餘種資料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流傳至今者，如石經、《說文》、碧落碑等，以及《尚書》、《史記》、《漢書》、《周易》、《詩經》、《禮記》、《周禮》、《孝經》、《莊子》、《爾雅》、《論語》、《老子》等，我們可以拿「今本」與之對照。另一類是已經亡佚者，如《義雲章》、林罕《集字》、郭顯卿《字指》、裴光遠《集綴》、王庶子碑等」，我們已無法知其原貌，也不知郭氏如何取捨，衹能根據郭氏徵引的第一類材料的情況及這類材料本身的實際內容作出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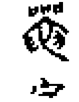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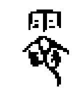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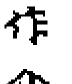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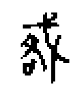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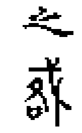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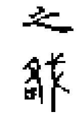
第一類材料，亦即可與今存資料對照者，經過比較分析，我們基本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郭氏收錄的「古文」是從傳世材料中提取的。如出土三體石經祖字古文作、鄭字古文作，郭錄石經祖作、鄭作；《說文》羌字古文作，為字古文作，郭錄《說文》作、；今存碧落碑天作、奉作、遒作，郭錄此碑作、、，等等。

(二)、傳世材料的書寫形式有「古文」篆體和隸古定體，是「古文」篆體者照錄，不合《汗簡》部首者改從部首；是隸古定體，則依《汗簡》部首以隸作古，在作古的過程中參閱過他能見到的諸如石經、《說文》及當時流傳的「古文」材料。如《說文》鈕字古文作、瑁字古文作，郭錄《說文》鈕作、瑁作，變从部首、。碧落碑雍作琟、郭錄作雝，變从部首、。碧落碑融作，同《說文》融字籀文，郭錄作，變从部首、。碧落碑景作，郭錄作，京同三體石經古文。《漢書．韋玄成傳、張敞傳》中的婿，注「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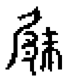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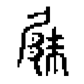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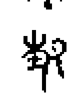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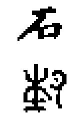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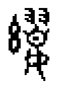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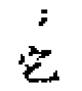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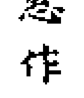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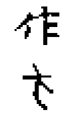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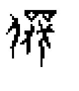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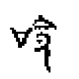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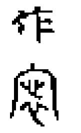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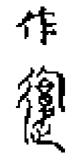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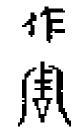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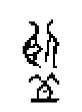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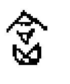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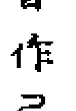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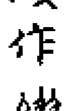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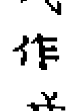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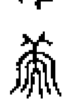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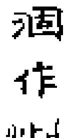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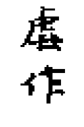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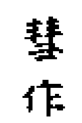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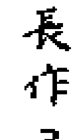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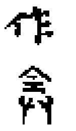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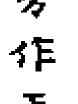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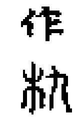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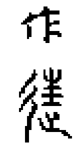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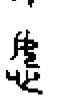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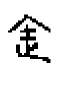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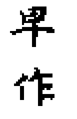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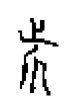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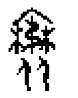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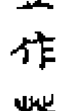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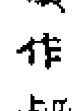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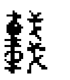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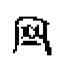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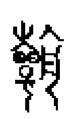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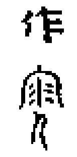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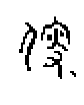
文情字」。《說文》情字古文作𢡱。郭錄「史書」情作𢡱，形同《說文》古文，而女旁从部首。《史記．司馬相如傳》中的盭字，索隱引張揖說「盭，古戾字。」郭蘇《古史記》戾作盭，所从之𠦬、攴、血，同部首𠦬、令、笽。古寫本《尚書》禮作𠃞，郭錄《尚書》作𠃞，同《說文》禮字古文𠃞。古寫本《尚書》冊作𠕋，郭錄作𠕋，同《說文》冊之古文𠕋。古寫本《尚書》典作𥫔，郭錄作𥫔，與《說文》古文𥫔有別，而與三體石經古文𥫔類同。古寫本《尚書》穆作穌、穌，郭錄作穌，與《說文》正篆𥞤有別，而與碧落碑穌形類同，等等。

(三)、有不少「古文」是今天難以見到的材料，也有比今本更原始的材料，可供研究先秦古文時運用。如編中注出石經的「古文」有一百四十一字，其中有四十八字不見於出土的石經和《隸續》所錄之石經。這些字無疑是非常珍貴的材料。如露作𩂣，同古璽𩂣。生作㞢，同望山楚簡㞢、好蚉壺㞢。法作金，同《說文》古文金等。郭氏所錄之《說文》，有的則是出自今天見不到的異本。如郭錄《說文》教作𤕝，即鉉本教字古文𤕝，又錄𢼂，注云「一本如此作」，而鉉本有古文𢼂無𢼂。郭錄《說文》勞作𤯍，注「見舊說文」，鉉本勞字古文作𤯍，字形有別。郭錄青作𡴑，又錄𡴑，注云「一本作此字」，鉉本青字古文作𡴑，不如上列二形更接近古體。象這類字，有的可校正今本，有的可補充今本。變與㝈古本一字，甲骨文作㝈，金文變作㝈、㝈，古璽作㝈，省作㝈。郭錄《演說文》變作㝈，顯係㝈譌，而今本無此形。甲骨文有𡧋字，古璽變作𡧋，舊不識，郭錄碧落碑社作𡧋，形體相合。上列之字當據此釋為福祉之祉。郭錄《古尚書》有四百多字，大部分來源於真篇的《古文尚書》，對於研究古本《尚書》是很重要的參考材料，尤其是還不見於今存古寫本的那些字。如古寫本《尚書》農作莀，郭錄作𦽆，《說文》、金文、戰國文字中均不見从艸之莀，惟甲骨文有𦽆字，《甲骨文編》列入農。郭錄《尚書》靈作𩂣，不見於目前古寫本。《玉篇》龗同靈，龗

靈音同。《尚書》當是假龗為靈，省作龗。楚簡有字，乃其省作。如依《汗簡》，楚簡應釋為龗。《汗簡》龍作来源有據。郭錄《尚書》格作，與滕侯戟之、蔡戟之類同，而《說文》無戜字，也不見於今存之古寫本。另外，徵引的《古周易》、《古論語》、《古孝經》等文字，也是研究其古本的珍貴資料。

後一類資料，亦即今已失傳的古佚書、古佚碑，估計郭氏收錄其中「古文」的情形與前一類〃同。由於我們已無法弄清其原委，衹能根據編中的字形結構分辨其来源及得失，從中吸取可資利用的材料。經比較分析，這類材料大致包含下列幾方面的內容。

(一)、見於三體石經和《說文》

古佚資料中，有相當一部分「古文」見於三體石經古文和《說文》古文、籀文、或體或正篆。他們雖有時代先後的差別，但其来源應該是相同的，有的可能就是以石經和《說文》為藍本的。如，《義雲章》厥作，即三體石經厥字古文；節作，即三體石經殘石；嬰作，即《隸續》所錄三體石經嬰字古文；它如裴光遠《集綴》惠作，華嶽碑才作、又作，王庶子碑命作、寧作，郭顯卿《字指》復作、周作，《牧子文》盥作、答作，朱育《集字》替作、纓作，張揖《集古文》戎作，等〃，均與石經古文類同。《義雲章》次作、涸作，裴光遠《集綴》虛作、彗作，華嶽碑長作，王庶子碑全作，林罕《集字》旁作，郭顯卿《字指》羸作，李商隱《字略》往作，孫強《集字》恕作，樊先生碑法作，《王維畫集》畢作，《馬日磾集》近作等，均與《說文》古文類同。《汗簡》書例，一般不明取《說文》籀體，但它書中有與籀文同者，郭亦錄之。如《義雲章》褎作、裴光遠《集綴》登作、朱育《集字》項作、王存乂《切韻》隼作、華嶽碑冈作、貝丘長碑朝作等。郭顯卿《字指》气作、林罕《集字》叓作、

裴光遠《集綴》歎作[illegible]、楊氏阡銘贊作[illegible]，《墨藪書》義作羛等，與《說文》「或體」類同。同《說文》正篆者，如裴光遠《集綴》嚼作[illegible]，即《說文》噍字正篆[illegible]；王庶子碑稽作卟，即《說文》卟字正篆卟，等等。

(二)、見於先秦古文字

古佚資料中有些字不見於今存石經和《說文》，或者字形與石經、《說文》有別，然每每見於先秦古文字，說明這些字的形體結構來源於先秦，並不是隨意杜撰的。如編中錄李守言《釋字》及王存乂《切韻》⿰九留作[illegible]，鄭珍認為，「此从九从邑，並俗造無義，字書皆不取」。其實，此乃⿰九阝字，與侯馬盟書⿰九阝字形體相合，[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譌變，⿰九阝、⿰九留並从九聲，此假⿰九阝為⿰九留，鄭說顯誤。又如孫強《集字》柩作匶，與《說文》柩字籀文匶有別，而與中山王壺「不匶諸侯」之匶形體類同。張政烺先生指出，此形从二，疑是匚之誤，舊聲，蓋即柩之異體，此處讀為忌。《撫古文》鼻作[illegible]，形同攻吳王光鑑[illegible]，連鄭珍也不得不承認「此為真古文」。《義雲章》誅作[illegible]，鄭珍認為是「漢以來製誅戮字，取配戮从戈。」其實中山王壺「以誅不訓」之誅就作[illegible]。《義雲章》博作[illegible]，鄭珍認為「此从俗作」，然形與金文博、[illegible]、古璽[illegible]類同。王庶子碑輔作[illegible]，鄭珍認為「《篇韻》無之，疑是《爾雅》輔小木之俗字」。此字見於信陽楚簡作[illegible]、古陶文作[illegible]、[illegible]，而《說文》無補字。它如《王先生誄》御作[illegible]，同古璽[illegible]；陳逸人碑忌作[illegible]，同古陶文[illegible]、古璽[illegible]；華嶽碑溫作[illegible]，同中山王壺[illegible]、古璽[illegible]、[illegible]；天台碑卣作[illegible]，同古璽[illegible]；王庶子碑諧作[illegible]，同王孫誥鐘[illegible]；林罕《集字》鑽作[illegible]，同[illegible]盤[illegible]；郭顯卿《字指》釐作[illegible]，同陳財簋[illegible]、芮伯壺[illegible]，等等。

(三)、見於漢唐之碑、漢印及《玉篇》、《一切經音義》等書

古佚資料中，有一部分「古文」不見於目前能見到的三體石經和《說文》，以及先秦古

文字，然每見於漢唐碑文、漢印及《玉篇》、《一切經音義》等書，說明這些字也是有來源的。以《義雲章》為例，如結作𦁜，不見於《說文》，而見於漢碑。如魯峻碑作㛃，與梁休碑、范鎮碑、楊君碑等絜字均假為潔。絜从女蓋貞潔字，《義雲章》假為結。《說文》有緐無䋣。《義雲章》紛作𦃀，見於漢印作𦃀、夏承碑作緐。《玉篇》朗字古文作朖，《義雲章》朗作朖。《玉篇》魡，亦作釣。《莊子．刻意篇》「魡魚閒處」，釋文：「魡，本亦作釣。」《義雲章》釣作鰴。《義雲章》刻作𠜂，與《玉篇》、《一切經音義》並以𠜂為古文刻同。《廣雅．釋詁》剫，剝也。《一切經音義》古文剫銘二形同。《義雲章》剫作剫，而《說文》有銘無剫。唐永泰二年仿魏三體石經體例所刻之「陽華巖銘」，「古文」多有來歷，如疑作𠤕、萬作𥜽，如作㚢、陽作𩃬、華作𠌶，其作𠀠、下作丅、家作𡨦、洞作𡇲、為作𤓰、清作𤄶、松作𡨼、石作𠩉、遠作𨖸、民作𡰥、退作𢓴、吾作𠄚、節作𥮫、懼作𥄎、人作𠆢、我作𢦏、時作旹、官作𡧯、名作𠰻、戲作𢧐、將作𤖍、徠作𢓜、前作𣦟、步作𣥂、望作𡔞、思作恖等，其中有很多字就與《汗簡》相合。思泊師曾經指出：「自漢以來之篆、隸、真、楷，每有背於許書而合於商周古文者，不應一概視作俗體。李斯作小篆，以『同書文字』，然民間之於古文，往往積習未改，故時有殘遺」（《論俗書每合于古文》）。因此，象上舉之例在古佚資料中佔有一定的比例，其中有不少的字可能就是保存在後世材料中的先秦「古文」。

（四）、可據之以考證先秦古文字

至今不能確釋的先秦古文字中，每有與《汗簡》徵引古佚資料中的某些「古文」有聯繫，祇要能仔細分析其字形結構的演變關係，充分利用這些材料，疑難之字往往能因此而獲得比較正確的解釋。如據華嶽碑羅作𡨦、𡨦、王庶子碑作𡨦，裴光遠《集綴》蘿作𦾓，可釋出古璽之蘭、蘭為蘿，假為羅。𡨦形內系旁的左右以為飾筆，乃戰國文字特點，類似古璽裹字作

[illegible]、又作[illegible]、縈字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illegible]等，而非从索。裴光遠《集綴》吳作[illegible]，即[illegible]形譌，據此可將卽鼎、琱生毀等器中的[illegible]釋為吳。李商隱《字略》盜作[illegible]，从門从戈，據此可釋出古璽之閔為[illegible]字，門乃門譌，《字略》是假閔為盜。華嶽碑傳作[illegible]，結合石經斷作[illegible]，中山王壺[illegible]作[illegible]，可證《說文》斷字古文[illegible]乃[illegible]譌，可釋古璽之[illegible]為剸字。與《說文》[illegible]字或體[illegible]、斷字古文[illegible]、石經古文[illegible]同字，古璽讀為專。林罕《集字》鐘作[illegible]，根據古文字中弋之偏旁每譌作戈的例證，可釋古璽中的[illegible]為鐘之古文[illegible]，而《說文》有鐘無[illegible]、[illegible]等＝（參見古研一五·一三五）。

（五）、有一部分字形體譌變奇特，有的字脫筆誤筆

古佚資料中，有一部分字，由於形體譌變、輾轉傳抄等原因，與我們能見到的古文字形體差別較大，有的甚至脫筆、誤筆，但祇要仔細分析字形演變的軌迹，「古文」與楷書的假借關係，及其錯誤的原因，很多字還是可以識別的。如《義雲章》閞作[illegible]，鄭珍以為：「當出好異者所為，未必古有。」其實，此即古[illegible]（關）字，本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陳庚因資錞「朝聞諸侯」之問省變作[illegible]；古璽作[illegible]，所从之米乃由朩、木、屮等形譌變。[illegible]乃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譌變；因[illegible]形同古斗，故變从[illegible]篆[illegible]。[illegible]由[illegible]形譌變，非但非「好異者所為」，而且其字形來源甚古，演變可尋。裴光遠《集綴》寧作[illegible]，鄭珍無說。此乃古磬字譌誤。甲骨文磬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說文》籀文變作[illegible]。[illegible]乃由[illegible]變，[illegible]即[illegible]譌誤。磬寧古韻同屬耕部，《集綴》假磬為寧。王庶子碑對作[illegible]，鄭珍無說。其實，此即合字。合形作[illegible]，與飲字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適字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類同。古合字義同荅（俗作答），與對字義近互訓。如陳庚因資錞「合揚氒惪」，即「荅揚厥德」，亦即金文習見之「對揚」。又如王存乂《切韻》完作[illegible]，形體奇詭，細審此形，下部[illegible]當是玉形寫誤，如楚簡玉作[illegible]、[illegible]、《說文》古文作[illegible]、漢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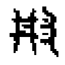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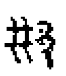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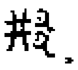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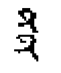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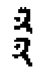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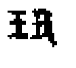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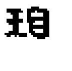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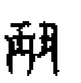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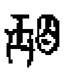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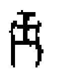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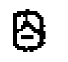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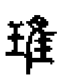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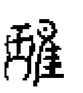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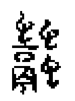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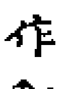
或作㘸、𡈼（偏旁）；上部八應是人。因此，㘸乃金即全字譌誤，而形似金。完全二字互訓，此假全為完。如果不从義近互訓方面考慮，是很難尋出㘸與完字形體之間的變化關係的。《牧子文》之豋釋文脫去。此字所从之廾當是反止，下从古豆，即豈，當為豋字省變。古璽鄧有作鄧，漢金文鐙或作鐙、鐙可證。所注之「闕」乃郭氏或後人所為。《義雲章》敵作廇，鄭珍無說。僅从字形考慮，我們很難找出它與敵字是甚麼關係，如果將此字中間加上一筆作廇，那就很清楚了。嗨即敵正字，金文作啻，《說文》正篆變作𠷎。裴光遠《集綴》有𦯻字，注文為「蓮」。鄭珍認為此形是萋而非蓮字是正確的，但究竟錯在何處，沒有深究。檢《說文》𦷂字或體作𦷂，蓮實為𦷂字寫誤。因此，在分析這類文字時，除尋其譌變、注意假借關係外，還要考慮到郭氏和後人在收錄、傳抄過程中人為造成的脫筆、誤筆等溷亂現象，不能因為字形「詭甚」就一概否定。

通過以上對郭氏徵引資料的具體分析，不難看出，不論是能與今存資料對照的材料，還是久已失傳的材料，其中都包含有豐富的內容，可以挖掘出不少可資利用的材料。如有的可補、可正今本《說文》，有的可補充今存石經，甚至有的可據之以考證先秦古文字。不見於目前能見到的古文字材料的那些字，更應該引起注意，其中有不少字可能就是來源於先秦的「古文」。

三、《汗簡》存在的問題及其局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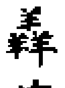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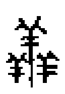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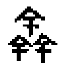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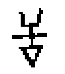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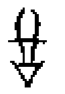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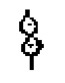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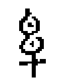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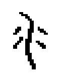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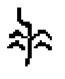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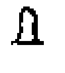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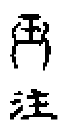
郭忠恕把當時流傳的「古文」輯成一部有系統的專集，保存了不少可貴的材料，對於研究古文字學以及整理古代的文化遺產無疑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及郭氏本人和該書在流傳過程中人為造成的錯誤，致使這部著作又存在不少問題。

(一)、收錄「古文」未能全部忠實於原形

這個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原文本來是「古文」者，郭氏為了求得一致，機械地將其統一於他所規定的部首，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三體石經古文和《說文》古文，這在他看來就是「古文」的材料，也不例外。如三體石經邢字古文作，《隸續》錄作，而郭氏錄作，从部首，郭氏當時所能見到的石經拓本邑旁不可能一律作。又如前所舉《說文》鈕字古文作，瑁字古文作，而郭錄作、，變从部首、。碧落碑雝本作，郭錄作；融本作，郭錄作等。這種「削足適履」的作法，給我們今天的研究增添了不少麻煩。

二是原始材料應該是隸古定的字，如《史記》、《漢書》、《尚書》、《爾雅》、《切韻》之類，郭氏取之以隸作古；如忠實於原貌，應該保持原形，而他未能這樣作。當然，這個問題如是前人已經這樣作了，郭氏祇是照搬不誤，那就另當別論了。

(二)、編排體制不夠謹嚴，自亂其例

關於編內每部的部首和後列「目錄」，不論是「古文」還是注文，按理應該是統一的，可是實際情況就不太一致。比如，編內作，目錄作；編內舌作，目錄作；編內玄作，目錄作；編內尾作，目錄作；編內且作，目錄作且；它如皮、系、畾、垂、戌等字，前後差錯，互有得失。編內丄祇注「上」，目錄注「上亦作二」；編內本祇注「士」，目錄注「士亦作求又作十」；編內注「玉見說文」，目錄祇注「玉」；編內中注「屮丑列切」，目錄注「屮丑折切」；編內艸注「艸」，目錄注「草」，等等，觸拾皆是。另外，部首排列的順序和隸定古文的「楷書」，也不如《說文》整齊劃一。

關於編內所收資料排列的順序和「古文」編排的次第也欠統一。如依郭氏所定，應是「以《尚書》為始，石經、《說文》次之。後人綴緝者殿末」。但編內沒有嚴格執行，有時石經

列在《尚書》前（如臥），有時《說文》列在《尚書》前（如酉），有時《說文》列在石經前（如宅、矛）。有時後人綴緝者居前（如谿、睦）。至於後人「綴緝者」的排列順序，也難尋出一定的規律。編內「古文」的編排，郭氏是仿照《說文》的體例，把形聲字的形作為偏旁部首，且以此歸部的。如丅、帀、屮等部，凡郭氏以為从示、从玉、从屮的字，均編入這些部。但某字應歸某部編內也較混亂。如劓應入刀部而入鼻部，𢔈（歸）應入彳部或止、辵部而入廴部，湧、涸、泜、沱等字應入水部而入弓、鹵、氐、它等部，等等。同一形體的字，理應按一個偏旁編入一個部首，而郭氏往往分列二部或幾部。如我本已作部首而又入丑部，兮本已入口部又編進入部，合本已入口部而又列入部，遙本已入辵部而又入皃部，册本已入冊部而又入日部，𠧪（廼）本已入廴部而又入乃部，「補遺」又錄𠧪、圖，嬰本已入幺部而又入女部和糸部。次字計有五見，分別列入小部、丫部、宀部、大部和「補遺」。辟字九見，分別列入人部、辟部、辛部。這種同屬一字而列入幾部，或一字形體稍異而散見於不同部的字，約有九百三十餘，計有三百七十餘個單字，另外，「補遺」八十七字沒能編入各部之中，而且與編內多有重複，也是一個缺點。

(三)、郭氏編纂時或後人傳抄中出現錯誤

關於部首，本應同《說文》為五百四十部，而今本編內祇有五百一十二部，缺哭、牙、疋、龠、共、異、舁、臼、晨、爨、革、鬲、丮、支、聿、聿、畫、隶、臤、臣、殳、殺、卜、眉、丰、久、弟、巾等二十八部。這應是郭氏編纂時漏脫，或者是後人抄脫。

編內楷書釋文和「古文」每每有誤，有的可能是郭氏誤釋，有的明顯屬傳抄或翻刻時致誤。如楷書釋文徙誤作徒、徵誤作微、甲誤作革、續誤作績、膹誤作旗、未誤作朱、微誤作徵、詩誤作信、信誤作詩、阜誤作曲等。夏韻支韻錄《汗簡》皆作茈，而今本《汗簡》作茈，

此誤作此，顯係後人更改或抄誤。夏韻旨韻錄《汗簡》旨作[illegible]，與《說文》古文[illegible]同，而今本《汗簡》作旨，顯然是後人抄脫一筆。夏韻支韻錄《汗簡》危作[illegible]，與《說文》正篆[illegible]形類同，而今本《汗簡》作[illegible]，顯然又多添一筆。夏韻青韻錄《汗簡》冥作[illegible]，與詛楚文[illegible]、《說文》正篆[illegible]類同，而今本《汗簡》編內作[illegible]、目錄作[illegible]，顯為傳抄時誤，等等。我們利用這部書時要相互校對、仔細斟酌。

（四）、時代的局限性

郭忠恕所處的時代離先秦已有一千多年，幸免於難的孔壁古文及各地所獻先秦古書等，經代，相傳（或傳抄或碑刻），至唐宋時不僅多有損失，而且其字形結構也不可能都十分準確；漢唐期間出土的先秦古文字材料，因不能完全識別，臨摹、傳抄及注釋中肯定有誤；「古文」的多頭來源及時間的早晚參差使這類材料不可能十分系統；秦以後託古作偽之風盛行，經書、字書都有偽作；郭氏雖有較高的文字修養，因時代所限，對這類文字往往會真假莫辨。因此，郭氏將流傳於世之「古文」兼收並蓄、彙輯成編，不可能不出錯，也不可能沒有收進後世偽造的「古文」。如編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字，手旁均从[illegible]作，這應該是受「折」字作[illegible]的影響所造的偽體。又如國字作圀（夏韻或作[illegible]），此乃武則天稱帝時所造。另外，鄭氏規定部首，以為祇有符合這種偏旁的字纔是「古文」，也應是受了託古之風的影響。

由於《汗簡》客觀上存在上述的缺點和錯誤，因此遭到一些人的非議，甚至攻擊，就不足為怪了。

不過，經作者的比較分析，有幾點需要在此提出來，供學術界參攷：

（一）、指責郭忠恕錄取「古文」未能忠實於原形要有事實根據，不能一概而論。比如，郭氏錄碧落碑[illegible]作[illegible]，變从部首[illegible]，但錄御作[illegible]則是原碑本作[illegible]。又如華嶽碑士作仕，

如改从部首本應該作佉或乩，而郭氏錄作圠，與仕亓戈仕字作圠、古璽作仕形類同。

（二）、與夏韻比較，發現郭氏原本很多正確的字而今本錯了。除前舉數例外，還如夏韻宕韻錄《汗簡》罷作𨙻，同三體石經邑旁作弓，而今本《汗簡》作𨙻，這說明夏英公見到的《汗簡》是正確的。夏韻注出《汗簡》而為今本無者竟有數十字，也說明今本已非原貌。夏英公所據是郭氏原本還是李建中「刊修」本，「多構新體」、「曾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的李氏究竟對郭氏原本動了多大「手術」，這類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深究，不能把今本存在的問題均歸咎於郭忠恕。

（三）、李氏「新本」的「古文」字形應是與三體石經古文類同的「科斗文」，今傳之「李本」，也非原貌，乃是輾轉傳抄的結果。《史記》、《漢書》、《爾雅》、《切韻》、《尚書》之類的「古文」，也有可能取自前人已用流傳之「古文」書寫（或以隸復古）者，郭氏納入編中，祇是統一於部首，而非由他「以隸作古」。

總之，郭忠恕處於那種先秦「古文」幾乎遺盡、託古之風盛行的時代，受當時文字水平、鑒別能力的局限，他本人受到一定的影響，並在該書中收進了一些偽字、錯字、或者後世俗體，是不可避免的；《汗簡》成書已千有餘年，經「刊修」、傳抄、翻刻，其中有後人竄改、遺漏、錯誤的地方也是不可避免的，這些都是我們今天需要仔細加以分辨、糾正和清除的。我們絕不能因今本《汗簡》中存在一些問題和錯誤就將它一筆勾銷，也不能因其中保存有不少可貴的材料而原諒其錯誤，而理應實事求是地去分清其中的精華與糟粕，既要看到它的長處，又要看到它存在的問題。祇有這樣，我們纔能夠正確地利用這部著作，為研究我國的語言文字學作出進一步的貢獻。

後記

這部論叢，收入了我於一九九七年底以前所寫的有關甲骨文、金文、楚器銘文及傳鈔「古文」等方面的大、小論文，計三十八篇。另有研究先秦貨幣方面的論文約三十餘篇，擬另輯為《先秦貨幣研究》，將由中華書局單獨出版。論叢中大部分文章已公開發表，每篇文末都著明發表期刊名稱和刊出時間，以及合作者姓名。

編輯時，已刊文章除個別字句作了必要的修正外，基本上保持原貌，適量增補了一些銘文和器形圖片。有的論點或所考所引之材料，後來學術界有不同意見者，除必要說明在文末追加補記外，一般不作改動或說明。文中所引書名等技術性問題，也基本照舊，不作統一處理。

這些文章，一部分是在吉林大學跟隨于思泊教授學習古文字時所作，大部分是在武漢大學執教時所作，少部分是調至北京工作後所作，多受先師的指導和同行師友的幫助、鼓勵。論叢的集結出版，又得到學界同仁與藝文印書館的熱情關心和支持。饒公選堂教授欣然為此書題寫書名，曾憲通教授撥冗為此書撰寫序言，全書又由王少華先生以軟筆繕寫。在此，謹對業師思泊教授表示深切的懷念，對上述諸位先生及同行師友、藝文印書館等表示衷心的感謝。

由於個人才疏學淺，書中存在有不少缺點和錯誤，若蒙讀者不吝指正，何幸如之。

黃錫全

一九九九年五月於北京右安門外無為齋